莫言文集

白棉花

当代世界出版社

莫言文集

白棉花

莫言／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白棉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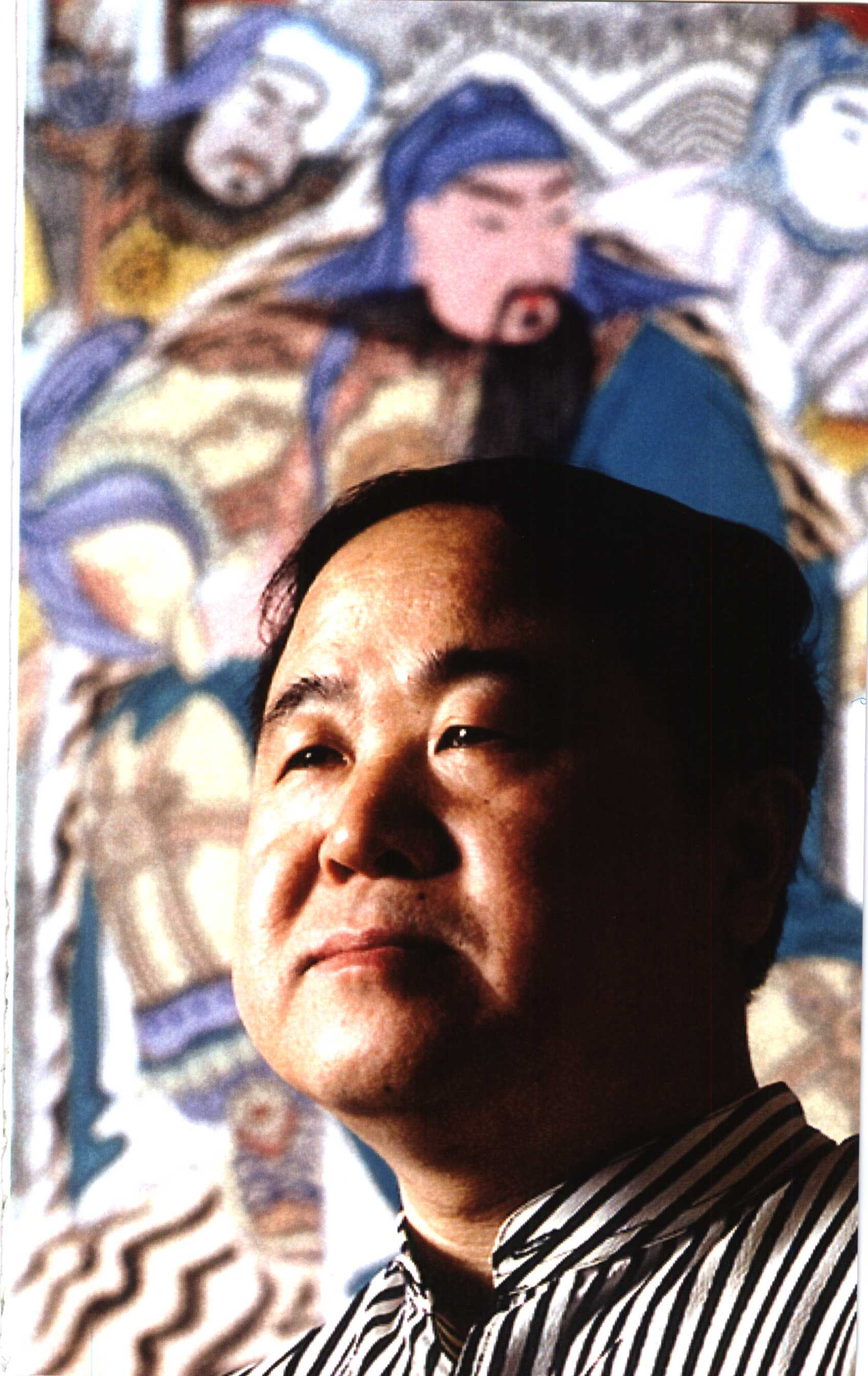
白棉花/莫言著．-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11
（莫言文集；10）
ISBN 7-80115-7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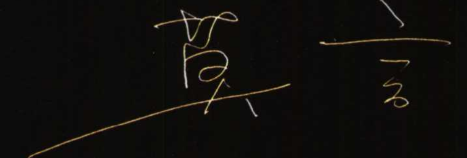
Ⅰ.白… Ⅱ.莫… Ⅲ.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2655 号

书　　名：白棉花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 号（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83908404
发行电话：（010）83908410（传真）
（010）83908408
（010）839084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首钢总公司印刷厂印制
封　　面：大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开　　本：635×990 毫米　1/16
印　　张：32
字　　数：412 千字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7-80115-702-8/I·122
定　　价：全十二册 430.00 元　　本册 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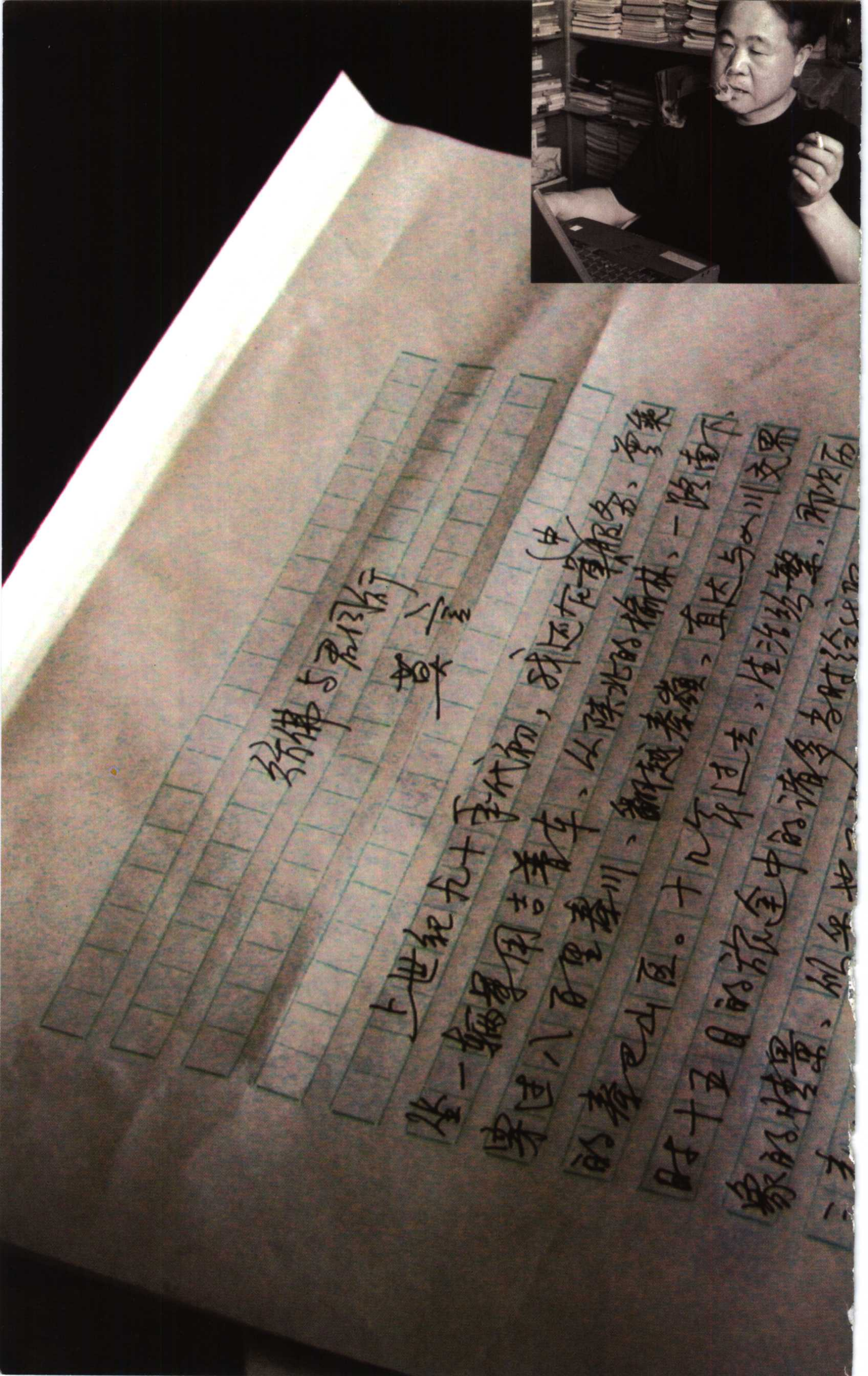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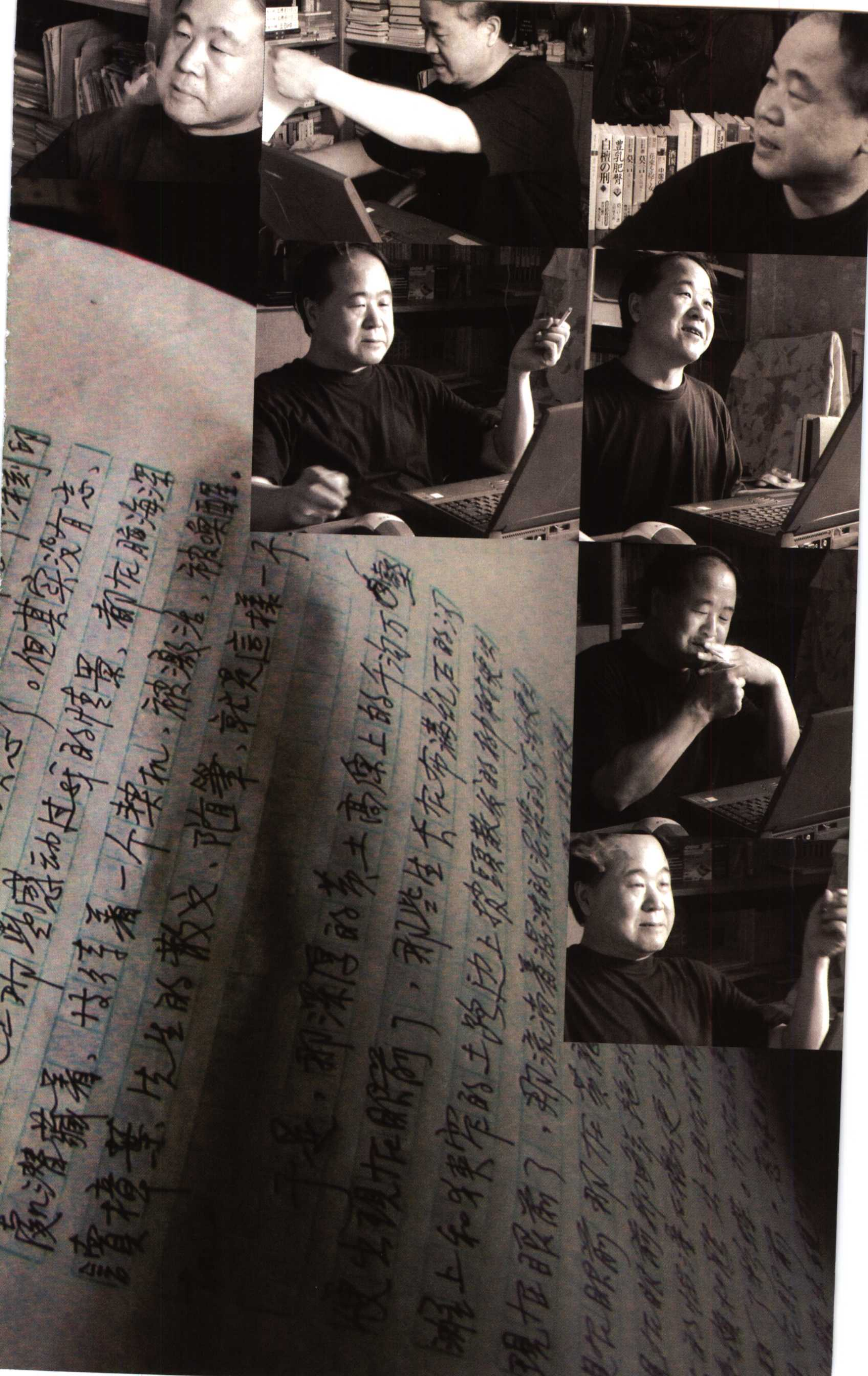
1955 年生于山东高密东北乡
1961 年在大栏小学读书
1966 年辍学回村务农
1973 年到棉花加工厂做合同工
1976 年应征入伍
1997 年转业
1981 年开始发表作品

>>目前，已出版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四十一炮》等九部。

>>《透明的红萝卜》、《爆炸》、《金发婴儿》、《怀抱鲜花的女人》、《欢乐》、《牛》、《三十年前的长跑比赛》等中篇小说二十余部。《枯河》、《秋水》、《白狗秋千架》、《冰雪美人》等短篇小说八十多部。翻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韩文、挪威文、丹麦文、德文、荷兰文、西班牙文等等多国文字。另外，还有散文、随笔、电影、电视剧本等多部，其中电影《红高粱》、《白棉花》、《暖》等获国际电影节大奖。






白檀の刑
豐乳肥臀



MO YAN RED SORGHUM
MO YAN RED SORGHUM
Mo Yan De knoflookliederen
Mo-Yan Het rode korenveld
MO YAN
DIE KNOBLAUCH-REVOLTE
Mo Yan L'UOMO CHE ALLEVAVA I GATTI
REPUBLIC OF WINE
MO YAN
Mạc Ngôn
BÁU VẬT CỦA ĐỜI
MO YAN Das rote Kornfeld
至福のとき
MO YAN ALLES VOOR EEN GLIMLACH
MO YAN
RED SORGHUM
MO YAN
DET RÖDA FÄLTET
Mo Yan Sorgo rojo
붉은 수수밭
술의 나라 2
술의 나라 1
白檀の刑
豊乳肥臀
莫言 赤い高粱
莫言 赤い高粱
莫言 花束を抱く女
中国の村から
酒国
MO YAN SORGO ROJO
MO YAN RED SORGHUM
Mo Yan Le Pays de l'alcool
Éditions du Seuil
MO YAN LE RADIS DE CRISTAL
LE CHANTIER MO YAN
THE GARLIC BALLADS MO YAN
RED SORGHUM
MO YAN
DET RÖDA FÄLTET
MO YAN GRANDE SENO, FIANCHI LARGHI
Mo Yan GRANDE SENO, FIANCHI LARGHI
MO YAN THE GARLIC BALLADS
MO YAN RØDT KORN
Mo Yan Het rode korenveld
THE GARLIC BALLADS
Mo Yan LES TREIZE PAS
MO YAN LA MÉLOPÉE DE L'AIL PARADISIAQUE
Vitlöks-balladerna
MO YAN
Bokförlaget Tranan

目　录

白棉花

楔子：围绕着棉花的闲言碎语

人类栽培棉花的历史悠久，据说可上溯一万年。我想可能不止一万年也可能不足一万年，这问题并不要紧。棉花用途广泛，一身都是宝，关系到国计民生，联系着千家万户，是一类物资，由国家控制，严禁黑市交易，这东西很要紧。

我们高密县是中国小有名气的产棉县，因为棉花我们县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表扬。至今还为此事感到骄傲。

关于棉花，我自认为是半个专家，从种植到加工，这期间的每一个过程我都清楚。因为我曾亲自干过这些事，而且干了很久，请允许我啰嗦一会儿，关于棉花。

农历三月中旬，由于太阳又开始向我们靠拢，地温上升，河水开冻，蜷缩了一冬天的农民们，从窝里钻出来，抻抻胳膊舒舒腰，人都仿佛长高了几寸。遍身死毛的牛马也从圈里拉出来，沾着满尾巴满屁股的稀屎，扭着刀刃一样的脊梁骨，拖着耙子，忧虑重重地走向一望无际的原野。春天的原野其实十分美好，头上是碧蓝的天，脚下是黑色的地，鸟儿在天地间痛苦地鸣叫着，刺猬在耸立着枯草的水渠边寒意未消地寻找着甲虫与爱情。蜥蜴在爬行。熬干了脂肪的蛤蟆在水边蹲着叫，叫声和身体都锈迹斑斑。被寒风吹尽了浮土的道路上，我们与牛在行走。棉花地去年秋天就耕过了，冻了一冬，现在很暄，大家都说春天的地像海绵。我们要在牛的帮助下把地耙平，使坷垃破碎，使水分保持，准备播种。当我们站在铁耙上，肩上搭着长约三米的使牛鞭，手扯着与牛鼻子相连的驭牛绳，身体晃动，随铁耙波浪式前进时，心中充满希望，很想仰脸歌唱，对着那无情而深情的天空和辽远的大地与天空的接合部。至今我也难以从感情上接受地球是圆的并且

绕着太阳旋转的事实，我更愿意天圆地方，“天似穹窿，笼罩四野”，然后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地球是方的，宇宙真是有限的，人活着才有点意思。即使地球真是方的，宇宙是有限的，人活着其实也不容易，这道理谁都明白。田间不憩时，看着疲倦的牛僵立着反刍，一团乱草从牛的喉管里涌上来，逼着它运动嘴巴咀嚼。如果它不咀嚼，就标志着它不正常，于是，郭老肚子使命令我，把一泡热尿滋到牛的鼻孔里，刺激它反刍，这法子有时挺有效，有时根本不灵。此法不灵时，郭老肚子便命令我用鞭杆敲打牛角，试图唤醒牛的反刍意识。这很有点像临济宗的当头棒喝。此法有时灵有时亦不灵。如果它实在不反刍，就说明它确实有病，不能继续使役了。我总想，应该有一些生性狡猾的牛能够钻这个空子，强忍着不反刍，然后得到休息的机会。幸亏牛们不如我这般坏，否则，人类役使牛类的历史就该结束了。

铁耙晃悠悠荡过去，牛的蹄印被耧平了，松软的土地露出新鲜的层面。大地犹如毛毡，布满美丽而规则的波浪形花纹。郭老肚子说种地应该和绣花一样。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有时我站在数十米高的棉花垛上，常常放眼眺望五湖四海。五湖四海是看不到的，绣毡般的大地却尽收眼底，隔着棉花加工厂那道两米高的砖墙，我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进了笼子的幸福。人并不总是想在广阔天地里有大作为的。我看到我熟悉的田地上，蠕动着星星点点的农人们，像诗、像画，在旁观者眼里。棉花被霜打掉大部分叶片后，棉桃成熟开裂，洁白的棉絮表现出来，像蔚蓝的天空中白云的倒影。河流看不出流动，村落像一些玩具，这是我登高后精神境界的一次飞跃，怪不得人说站得高看得远呢！这里是成堆的白，外边有青翠的绿，鲜艳的红罗卜，金黄的豆叶，秋天的气息沁人肺腑。我真怕又回到那棉花地里去。

在我们耙地时，村里的女人们正围坐在生产队的大仓库里，一粒粒地筛选棉籽。成熟的、颗粒饱满的放在大箩筐里；干瘪的、不成熟的放在小箩筐里。这是一种富有情趣的、应该算是愉快的劳动，因为劳动的强度不大，女人聚堆，又都是结过婚的女人，于是百无禁忌，谈话的中心总是围绕着两腿之间，欢声笑语震动四壁。

有一天，郭老肚子让我去找保管员领二两麻给牛套上搓一根鞅

绳，我便到仓库里找。到了那里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嫂子，把你那个家什给我用一下。”

“你的家什呢?”

“我的家什满了。”

“你那个家什就那么小?”

“你那个家什大!”

“保管员进去正好!”

于是便哄堂哈哈笑。

其他如：硬、软、粗、细、长、短、上来、下去等等，都变成隐语。据说有一李姓的中年女人，疯得厉害，男人们也都说她性大。有一次她说疯话说上了劲，坐在棉花籽上，把一条裤子都尿湿了。几年后，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发现，一群大姑娘聚了堆，疯起来不比娘们差，只不过稍微含蓄，不那么赤裸裸罢了。

棉籽选好以后，要用温水喷淋，然后堆在一起发热，让硬壳变软，以利胚芽破壳而出。等到新芽努嘴时，即用剧毒的“3911”药液拌种，以毒杀土壤中的害虫。棉花这东西特喜欢招虫，什么蚜虫、红蜘蛛、造桥虫、象鼻虫、棉铃虫，简直是虫出不穷，芽苗一出土，就得喷药，一直喷到八月老秋，一群姑娘、半大小伙子在一位技术员的带领下，天天背着沉重的喷雾器，喷洒农药，一干就是三个月。这事儿我干得很够了。起初喷药时，还能嗅到药味，喷几天就什么味道也嗅不出了。六十年代刚兴起农药时，喷药的人要带上防毒面具、乳胶手套、穿长袖衣服，不暴露丁点皮肤。我姐姐她们喷药时都这样。后来，到了我们这拨接过喷雾器时，所有的禁忌都被破坏，即便是喷洒剧毒的“1059”、“1605”之类高效有机磷农药，我们也不在乎。姑娘们因为胸脯珍贵，都穿着半袖衬衫保护，口罩是绝对不戴，谁戴谁遭耻笑。手套更不戴，生产队里没钱给买。偶尔买一副也珍藏起来，舍不得戴。我们男孩比姑娘们要彻底多了。既然没有秘密要遮掩，穿衬衣干什么？说实话，那时我们谁也不把衬衣叫衬衣，况且农民从来就不穿衬衣，我们冬天一件棉袄，其余的时间一件小褂。什么背心、衬衣，毛衣之类，跟农民没关系。现在当然也有关系了，农民富起来了嘛。穿衣服层次多了第一是麻烦，第二是不利于坦白襟怀。现在都说

农民变刁滑了，是不是跟穿衣服层次太多有关系呢？我一进棉花加工厂时，厂党支部书记训话：同志们，我们穿的棉衣、绒衣、衬衣、都是棉花的儿女。这话深刻得我至今不敢忘记。

我们光着背，赤着脚，只穿一条裤头，背着五十斤重的喷雾器，喷洒剧毒农药，与棉花的敌人也就是我们的敌人战斗。我们光背小子挣的工分跟姑娘们一样多。她们有意见，因为她们的衬衣被喷雾器磨破了。我们很流氓地说："你们也光背呀！"她们不敢光背。据说，乍兴起农药时，那药厉害得很，能毒三辈，就是说毒死的耗子被猫吃了猫也中毒而死，中毒而死的猫被人吃了人也被毒死。中毒而死的人没人吃。农民把自己的尸体看得比性命还珍贵，深深地埋葬，狗吃不了，否则也许还能毒死狗。后来，毒药不灵了，把棉铃虫放到号称剧毒的农药里浸泡半小时，那虫子照活。也有人说不是药不灵，而是人和害虫的抵抗力大大增强。与我一起喷药治虫的方碧玉是一位大眼睛小嘴巴的俏姑娘，我虽然比她小四岁但也经常想要她做媳妇。她很有力气。她从小没娘，由她爹拉扯成人。这家伙的爹会武术，曾经一个"二踢脚"踢死一条恶狗。这家伙从小跟她爹练武，压腿打飞脚，能把脚踢得比脑袋还高。小伙子们都馋她，但怵她的拳脚，只能口头上过过瘾，谁也不敢动手动脚。所以这家伙在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前，绝对是个处女。这家伙跟我一起在生产队喷药时，不知为什么事想不开了，竟然喝了半瓶子"马拉硫磷"，居然没死，只迷糊了几天，据说打下了几条蛔虫，就又背起了喷雾器。别人问她为什么要寻短见，她说谁寻短见了？你不寻短见喝毒药干什么？我为了治肚里的蛔虫呢！这家伙，比蒙古大夫还野。

这家伙留给我的印象最深了。坦率地说，这十几年俺运气不错，见了几个质量蛮高的女人，但没有一个能与我记忆中的方碧玉相比。用流行的套话说：这家伙具有一种天生的、非同俗人的气质。这家伙有一根长得出众的脖子，有一段时间我们给她起了个诨名：白鹅。这几年我学了不少文化，知道天鹅和白鹅相比，天鹅更文绉绉、更优雅些，所以很后悔当初没有叫她天鹅。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句话我当时也知道呀！我真是个"傻帽"。光滑的脖子下边，这家伙那一对趾高气扬的乳房，也超过了一般姑娘。农村姑娘以高乳为丑、为

羞，往往胸脯一见长时，便用布条儿紧紧束住，束得平平的，像块高地。一般农村姑娘的胸脯是高地，方碧玉那家伙的就如同喜马拉雅山啦。这家伙胳膊长腿也长，肤色黝黑。别的部位我无福见到，只能靠想象来补充了。

我经常回忆起二十年前在生产队的数千亩棉田里与方碧玉她们给棉花喷药灭虫时的情景，那是多么浪漫的岁月呵，哎哟我的姐你方碧玉！你额头光光，好像青天没云彩；双眉弯弯，好像新月挂西天；腰儿纤纤，如同柳枝风中颤；肚脐圆圆，宛若一枚金制钱——这都是淫秽小调《十八摸》中的词儿，依次往下，渐入流氓境界。那年棉花疯长，雨水充足，花棵子足有一米半高。清晨，大雾弥漫，一块块的红太阳从雾中显出来，天地间仿佛拉起了一幅无边无缘粉红色轻纱。我们瑟瑟缩缩地到达田间。技术员从井里打上水，用玻璃吸管往水里竞药液，再把搅拌均匀的药水灌到我们的喷雾器桶里。方碧玉抱着光胳膊说：这么大的雾，棉花枝叶上全是水，喷上药液不就立刻流下来了吗？技术员是个双眼角永远夹着眼屎的中年人。在生产队里一向以胡搅蛮缠著称，队长见了他都惧怕三分。他斜着眼说：流下来有地承接着，你操什么心？方碧玉便不再言语，撅着屁股，一起一伏地往喷雾器里打气。她胳膊有劲，上身起伏的速度特别快。我有时站在她的对面，有时站在她的背后，经常因为专注地看她打气而忘记往自己喷雾器里打气。看她打气是假，看她身上的故事是真。对于一个情窦初开的大男孩，女人周身都是迷人的故事。为此我挨技术员很多次冷嘲热讽和咒骂。但我恶习难改，只要看到那两瓣饱满的屁股、那弯下腰就显出来的乳沟时，便如痴如醉，想入非非。虽然知道这样想有悖道德，但女人的力量对我来说实在比道德更有吸引力。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们钻到棉花地里，横枝逸出的棉棵子已经把垄沟交叉住，只要一走动，露水便纷纷落下，几分钟后，全身上下便湿透了。即便是夏天的清晨气温也低得令人发冷，何况遍身被凉露浸湿。喷到棉棵上的药水很快又落到我们身上。所以与其说是喷药杀虫，不如说喷药杀我们自己更准确，幸好我们都有了抗毒性。有一次我头上生了虱子，方碧玉想了个高招，用喷雾器喷了我一头剧毒农药，虱子消灭得干干净

净，我安然无恙。我们全身的每个毛孔都往体内吸收剧毒农药。我猜想我的血液里至今还掺着些剧毒农药，几十年来，我身上再也没生过寄生虫，蚊虫也从不咬我，大概就沾了血里有毒药的光吧。所以当社会号召公民献血时，我从来不敢报名，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觉悟不高呢。

打完一筒药，我们又汇集到田头井边，让技术员为我们灌药水。这时好光景便展览在我的眼前。这时候往往也是阳光驱散农雾的时候。灿烂阳光普照大地，未被我们搅动过的棉花白露珠点点如珍珠在叶片上镶着，像处女般圣洁和纯净。被我们搅动过的棉花，叶子翻背，颜色深绿，形成鲜明的界限，就像处女与少妇有着鲜明的区别类似。这比喻既不妥又很流氓，这是跟我们一起喷药的一位青岛下乡知青说过的。

更好的风景自然不是在棉花地里，更好的风景在姑娘们身上，尤其是在方碧玉身上。前边我说过，她只穿一件粉红色的短袖衬衫，下身穿一条用染黑了的日本尿素化肥袋子缝成的裤子。上述服装被露水打湿后，紧紧地贴在皮肉上。她已跟赤身裸体差不多。通过看这种情景下的方碧玉，我才基本了解到，女人是什么样子。还有一景应该写："日本尿素"几个黑体大字，是尼龙袋上原本有的，小日本科技发达，印染水平高，我们乡下土染坊的颜色压不住那些字，现在，那几个黑体大字，清晰地贴在方碧玉屁股上；左瓣是"日本"，右瓣是"尿素"。于是方碧玉便有了第三个诨名："日本尿素"。

后来她知道了这风景，便再也不穿那条裤子，但诨名却叫了很长一阵子。一般的玩笑难让方碧玉发火。可这家伙一旦发了脾气，真是雷霆闪电，暴风骤雨，骂起人来嘴像机关枪一样。

有一年棉铃虫猖獗，把几乎所有的棉桃儿都咬了。棉桃遭咬，很快就脱落，而落了桃的棉花等于白种。队长着急，动员全队，老婆孩子齐上阵，提着大瓶子捉虫。二百条虫一个工分。眼尖手快的一上午能抓两千多只。队长一看开出工分太多，就改了价码。由两百条虫一工分改成五百条虫一工分。那些肉虫子花花绿绿的，什么颜色都有。一下工大家就在路上数虫子。队长看不过来，由点数改为称斤两。二两虫子一分。怕虫子爬回地里去，也怕私心重的人捣鬼，队长让大家

把虫子提到生产队仓库里，由保管员过秤。有人把过了秤的虫子提回家喂鸡，鸡吃了几只后，就抻着脖子呕吐，连鸡都消受不了的虫子，其恶可知。

跟我们一起抓虫子的有一位王大娘，慈祥得很厉害。她早年信过基督教，抓一条虫子念一声阿弥陀佛，基督教徒口宣佛号，又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活证据。她说，这是些神虫，抓不尽的，到庙里做点法事吧。有青年人斥她为老迷信，她说，不怕你们年小的嘴硬，有你们求神找不到庙门的时候。

还是回过头来说说种棉花的情景吧。天道轮回，旱一阵涝一阵。六十年代涝雨成灾，房顶上挂浮柴。七十年代来了旱魃，地干得像窖，种棉花要用水。先打井，好累的伙啊。啰哩啰嗦，拖泥带水。犁开沟，挑着担子担水，往豁开的垄沟里浇。一桶水倾倒，嗞啦一声就没有了。旱得冒青烟了。挑一天水，肩膀肿得像馒头，遭老了罪了。赤着脚，冷、硌、扎，也得赤着，省鞋。方碧玉戴着一副帆布垫肩，墨绿色的，荷叶状，显得脖子更长，如同一支莲蓬，从荷叶间高挑出来。因为她习练武功，气力非凡，所以，她的劳动富有表演意味。这家伙挑着两桶水大步流星，扁担颤颤悠悠，水桶悠然晃动，宛若小鹰展翅，也可能我太迷恋这方碧玉了，所以她的一切我都陶醉。小青年最初的恋人多半都是比自己大的女人，孩子半大不小，青杏半熟，有酸有甜，既需要母爱又需要性爱，大女人正好一身二任。

我还忘了说啦，给努芽的棉籽拌“3911”时节，多半刮东南风，潮湿、轻柔的东南风把极其难闻的毒药味儿吹到家家户户，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宁，但心里却莫名其妙地兴奋。在漆黑的夜里，在毒药的熏陶下，我感到心里不宁，惴惴不安，幸福加上点恐怖。剧毒农药催开了我的情窦。开始往脸上抹一点“葵花”牌香脂，偷我大姐的。大姐发现了就和我吵架，骂我：不害羞！小厮也学着浪。大姐骂我时我父亲就用深恶痛绝的目光剜我。吃罢晚饭我蹿出家门，像条小公狗一样在灰白的大街上奔跑，满口的革命样板戏，因为处在变声期，嗓子沙哑，不利索，高音总上不去，很不得意。跑一阵便在方碧玉家门前徘徊。她家门前是一块空场，有一些草垛，棉花柴、玉米秸什么的。一条公狗在草垛边磨磨蹭蹭，不知道搞什么鬼名堂。其实我当时

穿得很单薄，一站半夜竟不觉得冷，冷也不撤退，总幻想着奇迹出现：心有灵犀的方碧玉脸上擦着香喷喷甜丝丝的“葵花”牌香脂，上身穿着水红紧身衣、酱红针织衫、红毛衣、灰咔叽布褂子，下身穿着红花布裤衩、酱红绒裤、蓝布裤子，脚上穿着花格尼龙袜子，塑料底紧口布鞋，袅袅婷婷地、转弯抹角地来到了我的身边。她从没如过我的愿。其实这家伙一定能够感觉到我对她的爱慕，只是不愿搭理我就是了。

还要给棉花剪疯枝，掐顶心，喷矮壮素，喷催熟剂。过了中秋天，头茬棉花就要开放了。

摘棉花也不是轻松活儿。采茶姑娘们绝对没有电影《刘三姐》里那么浪漫。腰疼着呢！

关于摘棉花，故事很多。不过也真有首“摘棉歌”，作者不知何人。曲调我无法表现，歌词是这样：

八月里来八月八
姐妹们呀上坡摘棉花
眼前一片白花花
左右开弓大把抓，抓，抓，抓
……

我是半拉子劳力，队长分派我跟女人们一起去摘棉花。当时感觉很窝囊，现在想来很浪漫。摘棉花论斤数记工分，所以大家死命地摘。

方碧玉自然也是摘棉花的快手。

因为有了方碧玉，什么腰痛、手痛，全都抛到九霄云外。

摘棉花的季节跟煮熟的红薯、腌红萝卜条、大葱、豆瓣酱有联系。为了抢摘，我们的午饭都在地里吃。

棉花运到生产队仓库里，由老太太们择去沾在花絮上的草，摊在秫秸箔上晾晒，然后装包，由男劳力们装上大车小车，送到棉花加工厂里卖掉，而这时，棉花加工厂里的好戏就开始了。

1973年，我和方碧玉一起，到离我们家二十里的棉花加工厂里

去干季节性合同工。这是个美差。我能去棉厂是因为我叔叔在那厂里干会计。方碧玉能去棉厂，是因为她已成为我们大队支部书记国家良那个疤眼儿子国忠良的未婚妻。

二

那年我才十七岁，方碧玉二十二岁。我们怀揣着大队里的证明信，背着铺盖卷儿，走出了从未离开过的村庄，踏上了通往县棉花加工厂的车马大道。支部书记的疤眼儿子国忠良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我们背后。他完全有理由跟在我们背后，因为他是方碧玉订了婚的未婚夫。在我们那儿，订婚契约似乎比盖着大红印章的结婚证书还要重要。我不清楚国忠良准确的年龄，估计将近三十岁吧。我恨这个家伙。我几乎把他看做了我的情敌。当然，这字眼既抬举了他也抬举了我自己。我用仇恨的目光斜视着这个身躯高大、俨然一座黑铁塔似的我们村第一太子。他脸上布满了青紫的疙瘩，马牙、驴嘴、狮鼻，两只呆愣愣的大眼，分得很开，眼皮上有一堆紫红的疤痕，据说是生眼疖子落下的。离村已有五里远了，他还没有丝毫回去的意思。方碧玉突然站住，半侧着身子，眼睛注视着路边那些生满了毒虫的疤瘌柳树，像木头一样用木头般的声音说：

"你甭送了。"

国忠良血液猛然上冲，脸皮变紫，眼皮上那堆肉杂碎变得像成熟的桑椹。他那两只小蒲扇一样的大手下意识地搓着崭新的灰布制服，口唇扭动，发出吭吭哧哧的声音。

"你回去吧。"方碧玉说。

"俺……俺娘……俺爹……让俺往远里送送你……"

"回去跟你爹娘说，让他们放心。"方碧玉大步向前走去。

我有些同情地看了一眼还在搓衣裳的国忠良，尾随着方碧玉往前走。我甚至无耻地说："忠良大哥，碧玉姐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昨天夜晚的情景如同翩翩的蝴蝶飞到我的眼前。我家那只芦花公鸡学母鸡叫，好运气降临，我的福气逼得家禽都性错乱。爹对我说：

“支书终于开了恩，放你去棉花加工厂了。吃过晚饭你到支书家去趟，说话小心点，别惹他老人家生气。站着，让座你也别坐，听仔细了没有?”

我牢记着爹的话，衣袋里装着母亲给我的十个鸡蛋，忐忑不安地往支书家走。十个鸡蛋，让我心疼。支书家的黑狗猛扑上来，吓得我丧魂落魄，紧贴在墙边。是国忠良吆喝退了黑狗，并把我引进了他的家。玻璃罩子灯明亮。支书盘着腿坐在炕上，像一尊神秘的大佛。我喉咙发紧，说话不利索。支书睁开眼，轻蔑地打量着我，使我小肚子下坠，想蹲茅坑。俺爹……说你……叫俺……我说着看到他摆摆手说你坐下吧，果然是嗓音洪亮，犹如洪钟。老人们说有大造化的人都是声若洪钟。我忘了爹的嘱托，支支吾吾地坐在一把木椅子上。支书说，小子，看在你叔的面子上，我放你一马。我感激不尽，胡乱点头。你们家出身老中农，四七年你家门上贴过封条，你知道吗?你堂叔一九四七年逃窜到台湾你知道吗?我吓得直冒冷汗支书说，我能放你出去就能揪你回来，你不要忘了姓什么!我连连点头。支书说，方碧玉跟你一起去。她是什么人你知道吗?知道就好，你看着她，有什么情况立即回来跟我说，她出了事我找你。我夹着尾巴逃回家，裤裆里湿漉漉的。衣袋里粘糊糊，十个鸡蛋碎了八个。母亲痛骂我，并抡起烧火棍敲打我的头。爹宽宏大量地说：算了，别打了，明天他就要去棉花加工厂了。

我竟成了国支书派到方碧玉身边的坐探，真卑鄙。他哪里知道我早就迷恋上了方碧玉，他妈的。

一只碧绿的蚂蚱落到国忠良裤腿上，裤子也是新的。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满脸哭相，跟着我们往前走。我距离方碧玉五米近，他距离我五米远。我离方碧玉近，他离方碧玉远。我暗暗得意。我插在了这一对未婚夫妇之间。道路两边全是一望无际的棉田，经霜的棉叶一片深红，已经有零星的棉桃绽开了五瓣的壳儿，吐出了略显僵硬的白絮。新棉就要上市了。我再不用弯着腰杆子摘棉花了。方碧玉也一样。她穿着一身学生蓝的军便服，显得英俊而潇洒，像个知识青年，只可惜衣兜盖上没别上一支钢笔。

就那样保持着距离又走了一会儿。方碧玉又一次站住，等到我和

国忠良磨蹭到身边，她说：“回去问问你爹娘，要是不放心就弄我回去。”

国忠良脸上的变化同前次一样，手的动作也一样。终于他说：“那你……走吧……俺爹说，你在他手心里攥着呢，他能弄你出来，也能弄你回去。”

我看到方碧玉一脸激动的表情。她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果然是自小习练武功的人，腿脚矫健，腰肢灵活，仿佛全身都装着轴承和弹簧。

我紧着腿脚追赶方碧玉，累得气喘吁吁，浑身臭汗，后来我一回头，发现国忠良还站在那儿，一定是目送我们，阳光照耀着他，使他通体发亮。

为什么一表人才的方碧玉会跟疤瘌眼子国忠良订婚？对此村里传闻很多，有说方碧玉的爹要攀高枝。有说方碧玉要借机跳出农村。有说方碧玉早就被支书睡了，老支书为子辛劳，等等。这些流言蜚语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方碧玉要嫁给国忠良，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又似乎无所谓。我沉浸在离开农村进工厂的巨大幸福中，尽管是临时工，季节工。

二

棉花加工厂有一个很大的门口，有两扇底下装着铁轮子的花格子钢筋门。门旁的空地竖着红漆大标牌，写着“严禁烟火”之类与政治无关的口号和“严防阶级敌人破坏”之类与政治有关的口号。门口里侧有两间警卫室。有一个穿着一件破旧军衣的瘦男人，搂着一杆锈迹斑斑的“七九”步枪，坐在门边一把椅子上，时而打瞌睡，时而目光如电，追逐着面前马路上来往的行人。我和方碧玉走到门口时，看门人握紧枪杆盘问我们，我发现他的目光搜索着方碧玉周身上下。我感到他的目光如一双贪婪的手，把方碧玉身上的衣服剥得干干净净。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的脖子随着方碧玉移动。他撇腔拿调地讲着令人周身起鸡皮疙瘩的普通话。后来我们知道这条把门虎是一位复员

兵、正式工，吃国库粮，是棉花加工厂党支部委员，厂保卫组组长，姓孙名禾斗，已婚，老婆在农村。孙组长奇瘦，眼贼大，不漂亮。

一进大门一排房屋，厂办公室门口挂着红字白牌。我和方碧玉都认几个字，冲着办公室便进。方碧玉适才与那看门人对答时就一扫在路上那种沉闷忧悒的情绪，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仿佛换了一个人。

办公室里有六张桌子，每张桌子前都坐着一个或两个人。后来我们知道，那两位对弈的胖子一为厂长一为书记。他俩一边下棋一边斗嘴，互相挖苦，妙语如糖球山楂葫芦串。还有一部笨重的老式手摇电话机蹲在棋盘旁边，很威风。

“同志，谁管登记?”自然是方碧玉问话。

我看到了我叔，坐在一张桌子前，埋头打算盘算帐，心中竟升起一种自豪感。我感到自己的条件比方碧玉优越。

叔叔抬起头，看到了我们。他没搭理我，却冲着方碧玉很热情地打招呼。叔叔把我和方碧玉介绍给书记和厂长，他们胡乱应付了几句，低头继续斗棋。屋子里其他人的目光却被方碧玉吸引住了。她的脸稍微红了一下。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到这边来登记。”

我们交了证明信给那男人，后来知道他姓蔡。据说他本该转成正式工人，所有的表格都填了，但最终被人告了，说他老婆有神经病。满嘴脏话的采购员周一鸣说，老蔡真冤枉，转你的正，又不是转你老婆的正，你老婆有神经病碍你转正屁事？老蔡你当时怎么不去县里找一找，没准就找回来一只铁饭碗，一辈子甭发愁，你真是个老实人。老蔡呀！

老蔡推给我们一个簿子，递过一支圆珠笔，让我们按着栏目填写。什么籍贯姓名性别年龄是否党团员家庭成份社会关系等等。一本正经，工人阶级果然不一样，激动得我和方碧玉手指捏不住笔杆手心里冒汗。“你二大爷你那个马什么时候跳到这儿来的?”“二大爷我的马早埋伏在这里等着你啦！走呀！走！看你还有什么高招。”啪！方碧玉问：“同志，俺该填虚岁还是填实岁?”“你实岁多少虚岁又多少?”“实岁二十二，虚岁二十三属大龙的。”

“你们吃饭的事去问他。”老蔡指着一位独臂的小伙子说。那小伙子面色苍白，人很清秀，不知怎么少了一只胳膊，别人说笑，他不吭

气，神色忧悒地盯着墙壁。很快我们就知道了他姓秦名山，有喜欢念别字的人把他的名字念成“泰山”后，大家便叫他泰山了。他那条胳膊是锯齿剥绒机切掉的，算是工伤，厂里照顾他，让他担任了生活会计，挺轻松挺有油水的一桩美差。他垂着一只空荡荡的衣袖，乍一看挺别扭，看惯了也不觉得他身上缺什么东西。他冷冷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把粮食投到食堂里，就能换到饭票，如要吃菜可以拿钱买菜金，一元兑一元，一角兑一角。

十几分钟功夫，该办的事就办完了。有一位一直在观看棋战的秃头男人说：“毛，送他们去宿舍吧。”

秃头是副厂长。毛是正式工人，办公室打杂的，留着一个菊花头，穿双又黑又亮大皮鞋，经常夸张地捋着袖子看手表，那时候戴手表的人还非常少。我不喜欢这小子。他名叫毛红灯，挺革命的一个名字。

我们正要走时，门外一阵自行车铃响。一个高个子打着哈哈进来了，他后边跟着一个扁脸的姑娘，矮胖，一脸雀斑。我突然认出了那个男人，在水利工地上认识的。那男人是公社团委书记，跟我们村里的“刘三姐”有点黏糊。下棋的二位丢开棋，站起来与团委书记握手，打哈哈。团委书记说：“这是我妹妹。”又对他妹妹说：“这是金书记，那是于厂长。”还介绍了几个人。我感到很愤怒。书记说：“毛红灯，找几把椅子来！”毛红灯立即去找椅子，把我们晾在门口。厂长挤着一脸肥肉，笑得眯缝着眼儿跟扁脸姑娘说话。“叫什么呀？”厂长问。她羞涩地玩弄着辫子梢儿，酸溜溜娇滴嘀麻酥酥地回答：“孙红花。”“啊，好名好名，好听，有意义，骑马要骑千里马，戴花要戴大红花嘛！在家干什么来着？”厂长问。孙红花轻飘飘文绉绉地回道：“在家治虫。”“治什么虫呀？”“哟，多着呢，主要是棉铃虫。”呸！不就是背着喷雾器喷药么，还“治虫”哩。我看了一眼方碧玉。她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这时毛红灯擒着两把椅子进来，一看我们还傻站着，便说：“你们自己去吧，努，就那排房子。”

是一排高大的青砖瓦房，有十几间，分两个门，门上很可能是那位毛红灯用狗爬样的红漆大字写着：“男宿舍”、“女宿舍”字样。为了表示点什么，我先陪着方碧玉进了女宿舍。

这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女宿舍。房间宽六米，靠着墙用木桩子、高粱秸、苇席捆扎搭架起两排大通铺，上下三层。最后一层在房梁之上，离地足有三米高，有固定的简易木梯子可以爬上爬下。两排通铺之间的地面崎岖不平。我看到铺下生长着几堆小蘑菇，还有一条破裤头，这一定是去年的女临时工留下的东西了。

屋子里已经有了几十个姑娘，或忙碌或静坐。她们妍嗤不一穿着几乎青一色的蓝布衣服，个别的穿着花衬衫。我第一次嗅到了由女人的群体发出的味道。这味道并不美妙，但富有诱惑力。我分辨不出是谁发出了什么味道，就像猫分辨不出一盆鱼里究竟是哪条鱼发出了那种腥味一样。对了，女宿舍里一股子臭咸鱼的味道。

一位黑瘦脸庞的姑娘站起来跟方碧玉打招呼。我恍惚在邻村见过她，大概也是支部书记的女儿或儿媳之类的人物。

"方碧玉，你也来了？"她很高兴地说。

"宋金鱼呀，"方碧玉上前拉着她问。"你也来了？"

"来当几天工人过过瘾呀，"她说，"俺爹说每个月能挣三十多元钱，交生产队一半，还剩十几块钱呢。挣到钱，什么不买也得先买五尺花布，缝件小褂穿穿。"

她很小，顶多十八岁，脸上的五官都团聚在一起，似乎还没有长开呢。

我很入迷地盯着她的娃娃脸，她瞪我一眼，说："你看我干什么？你是不是也要扯花布缝褂子？"

这句并不好笑的话竟让十几个姑娘咯咯地笑起来。

宋金鱼说："方碧玉，你住上铺还是住下铺？"

方碧玉问："你呢？"

"我正犯犹豫呢，睡上铺吧，太高，爬上爬下的，成了猴啦。我困觉不老实，万一从上边骨碌下来，还不把腰跌断？睡下铺呢，不吉利，万一上铺有个尿床的，不正好流到我脸上了吗？"

"那你就睡中铺吧！"

"好，听你的，我睡中铺，你呢？"

方碧玉想了想，说："我睡上铺。"

这时候毛红灯拎着孙红花的花铺盖卷儿，引导着团委书记和他的

妹妹，朝着女宿舍这边来了。

“马成功，你自己去占铺吧，我能安顿自己。”

方碧玉一只手拎着铺盖卷，一只手把住梯子的横梁，极其矫健地攀到上铺上去。铺上立即嘎嘎吱吱地响起来。

我进了隔壁的男宿舍，发现里边的格局跟女宿舍一模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更脏一些。

几十个男人，多数是青年，正围着一个口吃的、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后来我知道他名叫李志高，会写文章，会唱吕剧，尤其会唱《李二嫂改嫁》中“李二嫂眼含泪关上房门，对孤灯想往事暗暗伤心”那一段。当时他正在那儿吹牛。吹周恩来总理如何把支援朝鲜棉花的任务交给高密县，高密县如何完成任务，受到了表扬。吹得神乎其神，听得有滋有味。

我必须与方碧玉睡在相同的高度上，所以我爬到上铺。这里举手就可触摸瓦房的檩条、秫秸笆。麻雀隔着一层瓦在我头上唧唧叫，我能听到它们细小的脚趾行走在瓦片上时磨擦出的声音。当时我没有在麻雀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这个崭新的热闹世界里值得我谛听观察的东西太多太多，更何况，我知道方碧玉与我仅有一墙之隔，十厘米厚的墙，上边涂抹着淫秽的图形和语言，无疑是去年的或前几年的临时工们留下的杰作。隔壁的上铺也在嘎嘎吱吱地鸣叫着，我知道，那是方碧玉在展开她的被褥。她的呼吸声抚摸着我的面颊。

三

三百名男女合同工（或曰季节工、临时工）陆续入厂。男女宿舍内上中下三层铺镶满了人。因为要洗脸、刷牙、洗衣服，井台上挤满了人，于是便有了打了水回宿舍涮洗的，宿舍里的地面很快便泥泞一片。入夜，呼噜声、梦呓声、放屁声、喘息声、通铺嘎吱声汇合成优美的乐章，充满气体的力量。所有的人都压在一起，我担心房屋被胀破，担心大通铺支架压断，我感到惶恐，幸好，方碧玉就在我的身边。

我们在一位名叫“铁锤子”的正式工人领导下清除院内杂草，铺设垛底，等待新棉上市。“铁锤子”罗圈腿，驼背，眼睛不停地眨动，走起路来像只母鸡，说起话来像只公鸡。不是我有意要丑化他。当时我就听到李志高说：转这样的人当工人，领导真是瞎了眼！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呸！就他那样！

“铁锤子”大号郭海，“铁锤”是郭海的乳名，“铁锤”后边加一个“子”，就有大不敬的意思了。郭海是厂里的业务组长，领着垛棉花的。

棉花加工厂占地五百亩，远离村庄，周遭用坟砖圈起一道墙。那年头煤炭紧张，砖窑无法开火，连公家搞建筑都要用坟砖。破除迷信，生活艰难，老百姓积极扒祖坟卖砖换钱。老祖宗遭了殃。有几个堂兄弟为争一座坟，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割草，平地面，用石头、棉籽皮、苇席铺成一个个长方形大垛底。棉花收购淡季里，厂内空地里种了些花生、玉米之类，长得不好。收花生时男工女工都吃，吃得满嘴白沫，拉稀跑肚的可不少。

在等待新棉上市的过程中，我知道了如下事情：1、棉花加工厂准确的名称是棉油加工厂，属县商业局管辖。它负责收购农民的棉花，把棉花跟棉籽分离，棉花打成件外运，棉籽经过锯齿剥绒机三遍脱绒，然后在榨油车间榨取棉籽油，定量卖给棉农食用。这种粘稠的黑油起初不做任何技术处理即食，后来导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病症。党和政府为了保证农民身体健康，便在棉油里放了火碱在大锅里烧煮、沉淀，熬成清清的卫生油让农民吃，怪病也随即消失了。棉短绒据说是制造炸药的基本原料，珍贵的了不得，严禁向帝修反出口，免得他们用中国人生产的棉短绒制造屠杀中国人的弹药。棉籽壳可以喂牛。棉籽饼也可喂牛。尽管牛吃了棉籽饼粪便带血，但人还是喂，牛也还是吃。所以说棉花一身都是宝，“人民公社一定要把棉花种好，”这是最高指示。“铁锤子”在为我们训话时严肃地说。他训话时眼睛眨动得频率更高。有一位大家都叫她“电流”的姑娘咯咯地浪笑（我认为），“铁锤子”说：“不准笑，严肃点，”“电流”只管笑。有人说“电流”是公社党委副书记的女儿，正儿八经的高干子弟，何人敢惹？“铁锤子”算什么？“铁锤子”是业务组组长，屁虱子大的官。2、棉

花加工厂有一个皮辊车间（主车间），一个打包车间（把皮辊车间加工出来的皮棉打成件），一个维修车间，一个榨油车间，一个红炉组，一个财会组，一个业务组（负责把收购来的棉花码上大垛用苇席和篷布封好），一个炊事班，一个警卫班，一个动力组（柴油机工和电工）。大概就是这些了。

棉花加工厂没有自来水，只有一眼大口井，井里吊着几只潜水泵，井边挂着十几只漆成红颜色的消防桶和十几只大红颜色的泡沫灭火器。我们入厂一星期后在井边发生了一场大热闹。起因是前边说过的那位差一点捧上铁饭碗的老蔡的老婆来找他。那天正逢集，老蔡的老婆从集上回来，胳膊上挎着个二升笆斗，笆斗里盛着几根老黄瓜，女人约有四十多岁，梳着飞机头，眼睛水汪汪的，一副风流相。孙禾斗拦住她问："找谁？"她说："找俺儿！"其实禾斗知道她是老蔡的老婆，却故意大声嚷叫："老蔡，你娘来看你了！"那女人也不分辩，只手掩着口笑。老蔡慌慌张张跑出来不满意地说："你来干什么？"女人道："来看看你。"老蔡道："我好好的，看什么！""看看你有没有勾搭大闺女。"禾斗道："老蔡天天搂着大妮困觉。"女人说："死鬼！今日饶不了你！"说着就扑上来，一弯腰，熟练而准确地攥住了老蔡的……嘴里说："我让你这个小和尚馋嘴！"老蔡干嚎一声，腰弓头垂四肢勾勾，脸色如同黄土。禾斗忙上前把女人拉开。女人躺在地上打滚撒泼，惊动了厂长。厂长用火柴棍剔着牙走出办公室，训斥道："闹什么闹什么？这是工厂。怎能胡闹？"老蔡一看惊动了厂长，十分恼怒，热血冲懵了头，不计后果，一把抄过孙禾斗肩上的破大枪，哗啦一声推上大栓，对着女人吼："我这辈子就毁在你手里，今日我毙了你吧！"说罢就搂了扳机，震天动地一声响，这支打过日本鬼子的老枪拼着老命放了一响，也不知子弹钻到哪里去了。女人哇啦一声叫，也不打滚了，也不疯了，爬起来，捂着头，跑着，喊着："救命啊！救命！反革命杀人喽！"老蔡端着大枪追。厂长一九四七年时当过民兵，有点胆量，喊道："快，捉住他，先下了狗日的枪！"禾斗到底当过几天兵，有军事经验，高一脚低一脚地去追老蔡。我们正在空地上拔野草，听到大门口响了枪，又看到一群人追过来。"铁锤子"兴奋得嗷嗷叫。老蔡的老婆一看老蔡虎虎地追来，吓得屁滚尿流，一头扎

到井里去了。老蔡追上井台，嚎啕大哭着："孩他娘哟，我活着也没有什么奔头啦，跟你一路去吧！"把枪往井台上一扔，头朝上脚朝下，立正着跳到井里去了。众人乱纷纷围坐在井口，一看老蔡和他老婆在井里折腾得紧，不救必定淹死，忙扛来一架竹梯子，沿着井壁顺下去。大家都抢着下去救人。禾斗愤怒地说："闪开闪开，我是军人出身，让我下去。"只好让他下，又找了些粗绳子，把老蔡夫妇员上来。都没喝多少水，把肚子里的水往外挤了挤，就好了。一男一女两个落水鸡似的，对着眼睛看了一阵，竟搂着脖子哭起来。厂长气得大骂："混蛋老蔡，不是看咱一村的面上，非开除你不可！"老蔡和厂长是一个村的人。正好食堂里的江大田来挑水，"铁锤子"说："得了，喝老蔡他娘的黑蛤蝌鲜汤吧！"厂长说："罚你和你老婆把井水淘干净！"老蔡的老婆泪眼婆娑地说："表叔，让俺两口子说会儿话再淘吧。""呸！"厂长啐了一口唾沫，走了。走两步又骂孙禾斗："孙禾斗，你的军人的不是，废物的一堆！"禾斗机智地一并腿说："哈依！"于是众人哈哈大笑。

孙禾斗带着几个小伙子给我们表演怎样使用泡沫灭火器，并当真喷了一阵泡沫嗞嗞的，喷了十几米远，落在地上，像一摊摊烂棉花。孙禾斗在训话、表演的过程中念念不忘盯方碧玉，不过别人发现不了罢了。

对了，还有一个棉花检验组，负责给棉花定等级，挺要紧的一个部门。检验组长是一位名叫赵虎的小伙子，正式工人，皮肤很白，留着大背头。

还应该提一下炊事班长江大田，这是位青岛知青，细高挑身材，洁白牙齿，浓眉大眼，号称棉花加工厂第一美男子。他去井台挑水时，总是能碰到一些在井台上洗涮的姑娘。姑娘们直着眼看他。他很得意，用悦耳的青岛腔跟她们调笑。"铁锤子"醋兮兮地提醒她们："你们要小心，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漂亮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当然，姑娘们没人睬他。都知道，"铁锤子"这家伙馋女人，馋得发了疯。

棉花加工厂有意思的人和事很多，在有限的篇幅里无法说清楚，让我们在下面诸节里再谈。新棉上市，皮辊车间开工。我沾了叔叔的

光，干了件轻松活：司磅。方碧玉被分派到皮辊轧花机。在她的面前，棉籽和棉绒因为被两只飞速旋转的皮辊挤压和牵拉而分离。

四

中秋节后第一天，第一车新棉出现在加工厂门口。是一辆马车，拉着十包棉花。棉花包有两米长，两搂粗，赶车的是个老头，跟车的是几个中年妇女。门口的警马冯结巴在保卫组长孙禾斗的指挥下，收了车把式的火柴、烟袋，交他一个牌，出厂时换回吸烟家什。洁白的花包在阳光下耀眼，检验组的扦样员赵一萍提着袋上去开包扦样。门卫冯结巴是个非常贫困家庭里的小伙子，托舅舅的关系来厂干活，他舅是公社党委组织委员，所以他干了轻松差事。赵一萍很清季，嘴角有一粒痣，痣上有三根毛，外号“一撮毛”。“铁锤子”说这娘们很浪。她爹是县水利局的头头，所以她也受优待。

新棉入厂时，我很激动，因为我们很快要各就各位，不用跟着混蛋“铁锤子”干杂活了。方碧玉跟我说她很讨厌“铁锤子”，说他两只眼贼突突的，明显是个色鬼。

一群人拥到大门口看新棉。送棉的人竟是我们村的。那赶车的老头是我们队的王九，跟车女人里有国忠良的叔伯嫂子崔月桂。

“是我们村的！”我兴奋地对大家说。

王九阴沉沉地说：“马成功，当了工人啦，抖起来了！挣了多少钱？请你九爷去喝盅烧酒？”

“还没开工资呢。”我说。

“瞧瞧，也开工资吃工资了！”王九邪恶地笑着说。

我知道村里人对我来棉花加工厂干活眼红，嫉妒，也就不说什么。王九是老贫农，惹不起。

方碧玉跟车上女人打了个招呼，国忠良的叔伯嫂子笑着说：“碧玉，吃了两天工人饭，脸白了不少哩！”

方碧玉说：“白个屁！剥我一层皮也是黑的。”

那嫂子从屁股下揪出一个满嘟嘟的花布书包，说：“碧玉，给，

这是你婆婆托我带给你的。”

方碧玉一愣，脸发了红，上前接了包。

方碧玉提着包，很窘的样子。

我看了一下周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方碧玉身上。当然有门口保卫组长孙禾斗的目光，有业务组长“铁锤子”的目光，有杰出青年李志高的目光——经过一段接触，我开始和他熟起来。他能吹能拉，我挺服他。

办公室有人出来干涉：“都围在门口干什么？没见过棉花是不是？有你们看够了的时候！”

业务组长“铁锤子”扯着公鸭嗓吼起来：“走走走，快去干活！想吃鸡蛋就去找个男人！”

众人散开。方碧玉拎着那只花书包，一副茫然无措的样子。“铁锤子”涎着脸凑上去，说：“小方，给我个鸡蛋吃？”

方碧玉想了想，把书包递给他，冷冷地说：“给，全拿去！”

“铁锤子”愣着，方碧玉已经把那一包鸡蛋投到他的怀里。他狼狈地说：“这，这不好意思……”

旁观者哈哈大笑，冷言相加：“铁锤子”真有造化。艳福不浅，白捡个大便宜，吃吧，好吃难消化。当心噎死。

“小方，我不要，我随便说说……”“铁锤子”说。

方碧玉已经走到垛底那儿，抄起竹扫帚，清扫垛沟里的浮土和杂草。

孙禾斗凑上来，说：“‘铁锤子’你小心点，人家可是有婆家的人。”

“铁锤子”反唇相讥：“看门狗，眼红什么？”

“铁锤子”突然问我：“马成功，方碧玉她男人是干什么的？”

我恶狠狠地说：“解放军团参谋长！”

“哎哟我的亲娘！”“铁锤子”叫一声苦，说，“军用品，一类物资，不敢乱动了。”

他把那一书包鸡蛋递给我，说：“马成功，你和她是一个村的，求你把这包还给她吧。”

“我不管。”

“求你啦，小兄弟。”

“给你吃你就吃吧！”

“我不是不想吃，我是领导，又是正式工人，领导阶级，哪能随随便便吃你们临时工的东西？吃了影响不好。求你啦。”

考虑到司磅员归他这个业务组长管，我不敢得罪他，便接过书包。

孙禾斗在大门口乐得哼小曲儿。

五

吃过晚饭后，红日西沉，气温宜人。男工女工们都结伴出去，号称“散步”。第一次“散步”时，看到道路两侧的农民在埋头劳动，心中忐忑不安。散到中秋节后，已经心安理得，并且产生优越感。终于我也高人一等了，哪怕是临时的。

李志高邀我去散步，使我受宠若惊，以往他眼里根本没有我。我们爬上河堤，低头看到一片洁白的棉田和正在弯腰摘花的妇女儿童，笼罩在火红晚霞下的棉花加工厂和烟雾腾腾的村庄。

走了一会儿，李志高掏出一包香烟，撕开口，弹出一支，请我抽。他的礼遇让我加倍地受宠若惊。

他自己也点了一支烟，熟练地喷了几个烟圈。他这些小动作令我佩服，想摹仿又有点不好意思。他背靠在一株柳树上，深沉地注视着河道中清澈的流水，说：“小马，你想知道我的经历和我胸中的抱负吗?”

我说：“想。”

他晃了一下脑袋，用十分流行的潇洒动作把滑到额头上那绺黑发甩到头顶上，说：“我自幼聪明，五岁即能背诵唐诗三百首。上小学时，我的作文曾荣获过全县小学生作文竞赛第一名。我会拉京胡、板胡、二胡，会吹笛子，弹风琴。我识简谱，会唱歌。我曾在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过。啊！那是多么浪漫的岁月啊！充满激情和幻想……”

晚霞照在他的脸上，使他的双眼像两粒火星，闪烁着熠熠神采。我感觉到我深深地被他煽动了，激情似火，想展翅飞向天空。

他的语调一转，表情也变得深沉而严肃："可是，我空有满腹才华，却没有地方可以施展！我是怀才不遇。'自古英雄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等开了工资，你我兄弟一定要去饭店开怀畅饮一次，借杯中之物，浇胸中块垒。这真叫'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他停顿了一下，又一次点火抽烟。月光已经上来，照耀得满河流金泻玉，看着被火光映红的那张脸瞬息又淹没在朦胧中，我感觉到周身寒冷，牙齿打战，我知道这不是气候的缘故。说实话，他这番话我不能很好地明白，但却让我心跳失常，这就足够了。他突然高声说："老弟，等着瞧吧，我李志高是人中龙凤不是凡夫俗子，天生我材必有用！在这棉花加工厂，我是'勉从虎穴暂栖身'，总有一天会'说破英雄惊煞人'！什么'铁锤子'、孙禾斗，不过是运气好，转了个正式工，就神气得了不得，颐指气使，俨然人上之人，狗屁！老子压根儿就瞧不起他们。还有那什么'电流'、孙红花、赵一萍之类，凭着爹的官职也来狐假虎威。老子不理睬她们。这样的女人，白送给我都不要！"

"李大哥，你真伟大！"我由衷地说。

"伟大谈不上，但决不渺小。"他自信地说。

"你是非常伟大，李大哥。你要是有朝一日混出了头，别忘了我。"

"'苟富贵，勿相忘'！"他坚定地说。"但有一条，从今之后，你要听大哥我的调遣。"

"放心吧大哥。从今之后，你要我向东我不向西，你要我打狗我决不去吓鸡！"

"好，老弟！"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驷马难追'！"我说。

"我问你，"他压低了嗓门说，"方碧玉真的有了婆家？"

"李大哥，你问她干什么？"我有些惊恐地问。

"随便问问。"

“真的有了。来棉花加工厂之前订的婚。”

“刚订婚?”

“是。”

“男方真的是解放军团参谋长?”

“狗屁！那是我瞎编了吓唬‘铁锤子’的，”我很难受地说，“她男人是我们村支部书记的儿子，疤瘌眼子。”

“好!”

“好什么呀，李大哥，”我说，“方碧玉嫁给他可真叫‘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喽。”

“你把方碧玉的一切都告诉我。”

“你要听这些干什么?”

“你甭管，快告诉我。”

我开始为他讲述方碧玉的故事，不知出于何种心理，在讲述过程中，我把方碧玉会武术这一点做了大大的夸张。难道我希望方碧玉打谁一顿吗?

后来我们边说边往回去，晚风清凉，月光如水，水声潺潺，秋虫唧唧，真如同走在诗里走在画里走在梦里。被繁重的劳动和艰难的生活消磨干净了的种种幻想，在这个月光之夜复苏了。我感到自己与李志高一样，也是个怀才不遇的天才，总有一天，我也要像李志高一样，剩长风破万里浪，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来。

但“电流”、赵一萍、孙红花这几位结伙散步的官宦人家的富贵不姐粉碎了我甜蜜的梦幻，她们在河堤上排成横队，像一伙拦路抢劫的女强盗。

“李志高，你跟谁一块散步了?”

“吃过晚饭我们就去找你!”

“你为什么不陪我们散步?”

“这一个小鼻涕孩是谁?”

“马成功，跟方碧玉一块来的。”

“方碧玉，哈哈，送给‘铁锤子’一书包煮鸡蛋!”

“要是让她男人知道了……哈哈哈。”

“李志高，你不能回去，你陪我们散步去。”

“好好好，诸位俏妹妹，”他媚声媚气地说，“我陪你们。马成功，你自己回去吧。”

他在她们的簇拥下回去了，我独自一人往前走，走了两步，我回头站定，看着他与她们逐渐模糊的身影，听着他与她们的说笑声，突然感觉到受了侮辱。

“臭娘们，等着瞧吧！”我对准柳树踢了一脚，塑料凉鞋的襻儿断了。“哎哟我割了一个月野薄荷换来的凉鞋呀！”我似乎感觉到了，浪漫是既费钱又费力气的活儿。

回到棉花加工厂，我爬上我的空中楼阁，听到隔壁那边有响声。我用巴掌拍了拍墙，轻声说：“碧玉姐，你的书包和鸡蛋还在我这儿呢。”

我听到方碧玉叹了一口气，然后说：“你吃了吧。”

六

中秋节后，连刮了几天金风，棉花大量开放，大批的棉花如潮水般涌进加工厂，收购旺季终于到来。与此同时，皮辊车间六十台皮辊轧花机一齐开动，棉花加工厂在 135 马力柴油机的巨大轰鸣中颤抖起来。女工们两班倒换，每班十小时，不大容易看到方碧玉了。业务组长“铁锤子”手下只剩下三十几个人，且多是被车间里挑剩下来的“人渣”。

我整天坐在那只磅秤前，拿着一支圆珠笔，一把算盘。过磅，填斤数，退包皮，算出皮棉数字。经常想入非非，经常出错，经常挨结算组长和过磅组长的训斥。

一个个高达数十米的棉花大垛拔地而起，满眼的洁白，满世界的洁白。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人竟能把如此多的棉花积累到一起，高密一个县的棉花就能满足朝鲜一国的棉花需求，看来绝非妄语。李大哥的话句句都是真呀。

那些天通往棉花加工厂的道路上挤满了除机动车外的各种车辆，交通堵塞。从凌晨到黄昏，车声、牲畜鸣叫声、人的呼叫声，此起彼

伏。道路上布满被践踏得没了模样的马粪驴粪骡子粪。我一坐一整天，全身发硬，脑袋发昏。有一天因为压住了一个农民的单据挨了一耳光，其实那单据是传单员压住的，责任并不在我。“铁锤子”不为我撑腰却站在那人的立场上，原来那人是他的堂叔。他的堂叔人高马大，胳膊比我的腿还粗，我不敢还手。我跑回宿舍爬到我的三层楼上哭泣，惊动了上夜班正睡觉的方碧玉，隔着墙壁她问我：“哭什么?”

“‘铁锤子’……他堂叔打我……”

“为什么打你?”

“说……我压住了他的单子……”

“是你压住了?”

“不是我……”

“那他就打你?”

“嗯……”

“你没还手?”

“我打不过……他有两米高……”

“‘铁锤子’没护你?”

“他向着他叔，说我该打……”

我听到她坐了起来，说：“走，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碧玉姐，别去了，他太壮了。”

“少啰嗦，下去，在门口等我!”

七

那场精彩的打斗相信所有的目击者都不会忘记，这是继老蔡夫妇跳井之后的第二件热闹事。

我听到方碧玉从三层铺上一跃而下，一定是漂亮加潇洒，宛若一只飞鸟。我战战兢兢地从三层铺上爬下来，急急忙忙跑出去，方碧玉已在男宿舍门口等我。

“走!”她扯了我一把。

“碧玉姐……算了吧……反正已经挨打了，剥不下来了……”我

结结巴巴地说。

“窝囊！”她说，“咱是来做工的，不是来受欺负的！”

我带她走到我的磅位旁。

“铁锤子”眨着眼睛训我，“你他妈的干什么吃的?！扔下工作不管了？这么多棉农在等着你！你是不是干够了?”

“我挨了打……”我委屈地哭起来。

“活该！挨打是你找的！打得轻了！”

方碧玉冷冷地盯着“铁锤子”看。

“是哪一个打了你?”她问我。

那个熊一样的壮汉正扛着一包二百斤重的棉花踩着颤悠悠的木板往棉花垛上走。他腿不软，腰板直。他虎背熊腰。

“就是他。”我指指那汉子。

方碧玉一声不吭，抄着手站着。

那男人踩着陷没膝盖的棉花，一直爬到垛的顶尖。扔下花包，扯着包角，把棉花抖搂出来。把花包搭在胳膊弯上，仰着脸，一步步走下棉花垛。他的四方脸有棱有角，像一块铁坯子。

方碧玉迎着他走去。

她用闪电般的高速度，扇了那汉子两记耳光。左一耳光，右一耳光。响声清脆传得很远。在场的人都呆了。

那男人怪叫一声，扔下花包，抬手捂住了脸。这就是方碧玉家祖传的绝技：反正锅贴。

一般的人经不起这两下子。

这两个“锅贴子”贴得像刀刃一样快。

那汉子两腮立即胖了。

“走！”方碧玉命令我。

汉子吼叫一声，骂道：“臭娘们！往哪里走！俺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挨过一次打，今日是头一遭。”

他攥着拳头，张牙舞爪地扑上来。

方碧玉只一跳，就闪到一边，让他的凶猛拳头捅到虚空里去。

没等到他转回身来，方碧玉已凌空跳起，在空中踢出两脚，一脚踹在那男子下巴上，一脚踹在那汉子小腹上。

他嚎叫着坐在地上，双手捂住腹，垂着头，呜呜有声，好像是在哭。

棉花垛上的临时工齐声喝起彩来。

棉农们也喝彩。

孙禾斗手提着一杆破大枪跑来。一边把大栓推得哗啦啦响一边喊叫："不许武斗要文斗。"

"铁锤子"喝斥他手下的临时工："喊什么？看他娘的什么热闹？快给我干活！"

孙禾斗傻乎乎地问："谁跟谁打？怎么不打了？'铁锤子'，怎么回事？"

"铁锤子"骂道："操你妈！"

"你怎么骂人？"孙禾斗问，"你骂谁？"

"骂你！""铁锤子"凶凶地说。

"你敢骂我？"孙禾斗一拉枪栓，"我毙了你这个小舅子！"

"你毙吧，""铁锤子"拍着胸脯说，"有种你往这里打！"

孙禾斗端起枪来，说："你以为我不敢打是怎么着？老子在珍宝岛打死过一个班老毛子，还不敢毙了你这个驴日的？"

"孙禾斗，你要干什么？!"厂长像只坛子一样风急火燎地滚过来，喘息不迭地说："你要行凶杀人？"

"我不过是吓唬吓唬他，"孙禾斗拉开枪栓说，"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

厂长说："没有子弹也不许这样，万一把撞针弹出来也能伤人，再说枪口哪能对准革命同志？"

孙禾斗讪着脸，把大枪抡到肩上，说："这小子整个一个反革命'五一六'分子！"然后，摇摇摆摆地走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厂长问。

"铁锤子"指指我和方碧玉，说："你问他们俩吧！玩忽职守，殴打棉农！"

厂长说："你们是不是干够了？干够了立刻给我回去，我这儿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活人。"

方碧玉说："回去就回去，离了你这门口俺就活不了怎么的！"

我却说："都怨我不好。"

八

打架事件后，方碧玉成了众人注意的中心。亲眼目睹了打架过程的人，在向别人转述时，都毫不吝惜地添油加醋，把方碧玉描绘成侠女十三妹一样的人物。

那两巴掌两脚实在是太漂亮太过瘾了。两巴掌名曰"反正锅贴"，两脚名叫"鸳鸯脚"又叫"二踢脚"。方碧玉的爹曾用"鸳鸯脚"踢翻一条恶狗，她却踢翻一个高大凶猛的男人。

方碧玉成了全厂注目的人物，无论在饭堂里排队打饭还是在井台上洗脸刷牙，只要她来了，大家都用敬畏和神秘的目光看着她。她的英雄本色再也掩饰不住，她也不再掩饰。她恢复了与我一起打药时的风采。她昂首挺胸。她扬眉吐气。她全身上下好像重新装满了弹簧。

几天后，厂里召开全厂工人大会，正式工、临时工统统参加。露天会场，在打包车间的水银灯下。打包车间是个二层楼，水银灯安装在楼顶上。那是我看到的最亮最高的一盏灯。光亮普照全厂，波及到农民的庄稼地。光是浅蓝色的，照得人脸靛青。几百人聚在灯下，如同一群活鬼。

支部书记先念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内容是关于批《水浒》反对投降派的。接下来厂长训话，他首先批评有人在棉花垛旁大小便，又批评有人用皮棉擦血。厂长说这事与男工没关系是女工干的。女工都垂着头不说话。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电流"大声说："与我们干部女儿没关系，我们有专用器材抢险救灾。"众人龇牙咧嘴怪笑。"防洪排涝！"一个男工说。"电流"说是农村来的女工干的，让我们跟着受牵连。方碧玉说："你有什么证据？是哪个农村来的女工干的？休要一网打尽满河鱼。另外厂长说的也不对，男工碰破皮肉、走火流鼻血不也能用皮棉擦吗？"

厂长怒冲冲地说："我正要说你，你自己先跳出来了！你殴打棉农，破坏治安，目无领导，厂里决定开除你！你明日找会计算算帐，

卷铺盖回家吃你娘做的吧。”

临时工们吓坏了，不敢吭气。正式工也他妈的不放一个屁。几个大蛾子死劲碰水银灯的罩子。这时更像一群鬼，我们，在一座庙里。

几十年后我想我当时应该跳起来，像个男子汉一样拍着胸膛说：“这事不怨方碧玉，怨我，要开除就开除我吧。”但我没有这样做。实际上我永远是个懦夫，永远是个患得患失的小人。

方碧玉站起来，平静地说：“我可以卷铺盖回家，但要把事情说清楚。厂长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轻信一面之辞。说到底俺是个农民，死乞白赖干这份临时工，无非是想来挣几个钱，扯几尺布做几件新衣裳。俺没那么高的觉悟，照顾什么‘工农联盟’。我打了那黑熊，不过是女农民打了个男农民，这事公安局都懒得搭理。路不平大家踩，马成功跟俺一块来的，他受欺负，别人看热闹俺不能看热闹。还有，厂长，正式工也不是祖宗给挣下来的皇粮，干部女儿也没长四个鼻孔眼！棉花加工厂是共产党的，也不是你们家的祖业。我拿着介绍信入的厂，你一句话打发不了我，你让我走我偏不走，你不让我走没准我自己走了。”

李志高青白着脸站起来，也许是激动，也许是恐惧使他声音又尖又细：“方碧玉不能走……她打得好！打得妙！打出了临时工的威风。临时工也不是你们锅里煮的地瓜，愿意怎么捏就怎么捏。我的话讲完了。”

有人怪声怪气地嚷了一句样板戏台词：“老九不能走！”

好多人都嚷：“老九不能走！”

我也跟着嚷了一句。

厂长气得浑身肥肉哆嗦，巴掌拍着屁股说：“反了你们！反了你们！”

“我们不干了，受这个窝囊气，不拿我们临时工当人！”有人大声煽动。

支部书记一看事不好，连忙安抚打圆场说：“方碧玉坚持正义，不畏黑大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教训了刁民，打出了棉花加工厂的威风，基本上是件好事。厂长说开除你不过是开个玩笑吓唬吓唬你，要你不要跟男人打架怕你吃了亏。临时工正式工包括干部子女大家都

是阶级兄弟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要团结不要分裂，要不象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方碧玉你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干活厂里不会亏待你。散会吧散会。”

方碧玉冲着支部书记鞠了一躬，说：“天大地大不如您的恩情大，谢谢您。”

我叔叔说支部书记回到办公室把厂长训了一顿，说他差点惹出大乱子，这年头闹出个罢工事件咱都得倒血霉。厂长说这个大妮真不是盏省油的灯。

我叔叔骂我不成器，狗屎抹不上墙，死猫扶不上树，天生是个出大力的材料。

两天之后，“铁锤子”对我说：“马成功，不用你司磅了，到皮辊车间找郭主任吧，以后你归他管。”

郭主任是个满脸麻子的半老头，正式工人。他会唱京剧《苏三起解》，咣采咣采咣咣采！还带锣鼓家什呢。麻主任说：“小兄弟，抬大篓子去吧。”

九

据说现在的棉花加工厂都安装了吸风设备，只要把粗大的铁筒子插到棉花垛上，棉花便会源源不断地进入车间，再也不用抬大篓子了。

那种大篓子用竹片编成，长方形，宽约一米半，长约三米，高约一百二十厘米，两头缀着铁鼻子，中间横穿一根大杠子。单看看这套家什就吓你一跳。抬一天大篓子可挣一元三角五分钱。

都怨我自己不争气，得罪了“铁锤子”也可能连带着得罪了厂长，丢了好差事，由脑力劳动者变成了体力劳动者。幸好我是苦出身，干活干惯了。

同时被贬到车间抬大篓子的还有李志高，毫无疑问他是因为在大会上为方碧玉辩护才丢了在维修车间磨皮辊的好差事的。

他深刻地对我说：“小马，你感觉到了没有？这是一场尖锐复杂

的斗争，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是真理与谬误的斗争。”

我激动万分地说：“李大哥，我感觉到了。”

“你真的感觉到了？”他怀疑地问道。

“真的感觉到了，”我急忙说，“跟着你，我可是天天都在进步。”

“好，好。”他说，“斗争刚刚开始，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你怕不怕？”

我说：“不怕。”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样的！”

“李大哥才是好样的呢！”我说。

老天开眼——也许是郭麻子的有意安排，我们和方碧玉一个班。这个班的时间是晚九点到凌晨六点，零点时休息半小时，食堂有热玉米面粥卖。

我不知道李志高心里怎么想的，反正我心里挺高兴。

夜里就要上班抬大篓子啦，尽管我在当司磅员时多次看到那装满棉花的大篓子像山一样压在两个健壮男子的肩上，压得他们趔趔趄趄，像两只醉酒的小狗，知道这碗饭不好吃，是绝对苦力的干活，但一想到能够时时见到方碧玉，便生出无数的渴望来。

我睡不着。我知道方碧玉与我只隔着十厘米，从看不见的缝隙和能看见的缝隙里，我听到方碧玉均匀的呼吸声。她在睡觉，为上夜班做准备。

李志高也没睡着，就着高吊在梁头上那盏昼夜不熄的电灯的昏黄灯光，他趴在被窝里，只露着脑袋和一只手，一个小本子摆在枕头上，他在写什么东西呢？李大哥绝非久屈人下之人，他那么深刻，那么有思想，脑袋瓜子生得那么圆……跟他拜了兄弟，肯定要沾光……

我还是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警卫班冯结巴披着黑大衣抱着破步枪踢开门，大声叫：“起……起床……该……该换班了……”

警卫班负责提前半小时把上夜班的叫醒。

用枪托子捣着女宿舍的门板，冯结巴继续叫：“起……起床……该……换班了……”

十

十五年后，我与成了一级厨师的冯结巴冯飞扬在火车上邂逅相遇。他又白又胖，穿着一身呢子制服，手腕上戴着一块足有四两重的大手表。

通过简短交谈，我知道他沾了他舅舅的光，去了滨海油田，先当炊事员，又进烹饪技校，去过香港、新加坡，回来评上二级厨师，娶了党委书记的女儿，生了一个胖儿子。话题自然转到棉花加工厂，他说："那时过的真是狗都不如的日子，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很知足。你不知道我们家有多么穷。别人还从家背点玉米面投到食堂里，正儿巴经地拿着粮票打几个窝窝头吃，我们家里连地瓜干子都吃不上。背着人，吃点菜团子，喝点开水，就算一顿饭。看到那些正式工吃馒头，馋得我呀，他妈的，眼泪鼻涕一块儿流。不瞒你说，实在饿极了，我跑到榨油车间去喝过棉籽油，一次喝一铁瓢。肚子受不了，肛门没了约束，不知不觉就流了油……"

我们一起笑了。

这小子现在是头发乌黑，像在油里浸过一样。我们忆着苦，思着甜，话题自然转到方碧玉身上。

"她死得好惨……"我说，"那么好的一个人，落了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你认为她死了吗?"冯结巴问我。

"怎么？难道她没死?"我惊异地问。

"她死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永远不会忘记!"我说，"她死于那一年的一月二十五号，那天正好是古历腊月二十三，'辞灶日'。"

"我认为方碧玉没死。"冯说。

"她的身子都被清花机给打烂了，你还说她没死。"

"她没有死，像她这样的女人决不会自杀!"

"别说梦话了。"我说。

“你还记得那个被皮辊绞死的女工吗？”

“记得。”

冯说：“问题就在这里。”

十一

深秋的夜晚，天有些凉了。我感到浑身哆嗦。

郭麻子对我们说：“你们俩负责供应这三十台车的棉花，误了找你们。”

柴油机轰鸣起来。地沟里，一位柴油机工拿铁撬棍往主传动轴上挂皮带。几十个身穿白裙、头戴白帽、嘴上捂着白色大口罩的女工各就各位，面对着自己的轧花机。我毫不费力地认出了方碧玉。车间里灯光明亮，胜过白昼，她那两只黑色大眼在处处雪白的映衬下，蓝幽幽地放光，像狸猫一样，我看到她在注视着我和李志高。我认为她在对我们表示同情和关注。她在鼓励我们。她一定在为能与我们上一个班感到高兴。你的高兴就是我们的高兴呀，方碧玉。我在心里大声说。

传动皮带猛然抽紧，并发出尖利的摩擦声。传送轴轰轰转动，几十部轧花机皮辊旋转，除籽栅前后推拉，巨大的噪声立即充满车间。姑娘们抱起棉花，放在机前平板上，然后左右开弓，双手抓花甩动，让棉花均匀地落在两只皮辊之间。方碧玉的动作最迅速、最准确、最优美。

“还不快去抬棉花！”郭麻子对着我们大声吼叫。

机器的力量使人兴奋，我和李志高一前一后抬着大篓子，向棉花垛跑去。

另外两个抬大篓子的老手，看着我们笑。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这俩小子是热锅上的蚂蚱，蹦达不了多会儿。”

他们笑得有道理，他们说得更准确。

垛在一起的棉花竟会变得如此硬，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从垛上往篓里抱棉花，其实是非常艰苦的过程，棉花挤压在一起，纤维粘连，

拽着如同胶皮，插手难进。要想使棉花松软能抱，第一是用铁钩子把棉花扯下来，第二是爬到垛上去，坐下，用两个脚后跟找到层次，把棉花像揭饼一样蹬下来，这是抬大篓子的伙计们艰苦摸索后得到的经验。当时，我们在那儿扯呀，撕呀，有货装不到篓子里去，仅装了半篓，就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

"你们俩小子，要磨洋工是不是?"郭麻子跑到垛边来骂我们，"几十台车等着吃！你们知不知道两个班比着干?"

"主任，不是我们不急，是干着急拽不下来。"李志高说。

"笨蛋，用钩子往下抓，上去用脚往下蹬！"郭主任告诉我们。

上去一试，果然有效。很快满了篓。一抬，不起，再一挺，起来了。李在后，我在前，互相看不见。脊梁杆子弯曲，腿哆嗦，不拿准，一路歪斜，扭秧歌一样。顾不上说话，听到郭麻子郭主任在我耳旁说："小子，尝尝滋味吧！你以为一天一块三毛五分钱就那么好挣?!"

进了车间，地上棉花绊脚，正扭着，感到后边猛一沉，李志高没招呼就扔了杠子。全身骨节一阵嘎吧，脸一仰，我一腚就坐在地上。幸好有些棉花垫着，没跌坏尾巴骨。姑娘们哧哧地笑我们，因为我们俩算公认的秀才。我也不知我怎么就糊糊涂涂地成了秀才。站起来，哥俩顾不上埋怨，喊声号子，去倒大篓子，忘了抽杠子，倒不出来，又翻过来抽掉杠子，再翻回去，像屎壳郎翻屎蛋，狼狈透了。正想喘口气，郭麻子又吼："快去抬呀，操你们二大爷！"顾不上回操郭麻子的三姑或二姨，抬起篓子就跑，现在李在前我在后，跑急了篓子碰腿。磕磕碰碰，到了垛前，手刨脚蹬，死活不顾，装满一篓，速度大提高。抬起来一溜小跑，在运动中求平衡，实践出真知。郭麻子说："这样干还差不多！"

一个小时过去，跑了十趟，抬进去十篓，汗流干了，浑身酸软，想歇歇，坐下就起不来了，躺在棉花上，什么也不想就想死。感到只躺了不到一分钟，车间里又告了急。郭麻子拿着小竹竿抽打着我们的屁股，脏话像吐鲁番的葡萄一串一串的。没法子，强挣着爬起来，死干吧，干死吧，往死里干吧。感到像干了一个世纪似的。夜怎么会这么长？问李大哥几点了，李大哥从腰带上摘下手表，凑到鼻子尖上看

了看，说十二点不到，就算到了十二点才算一小半，我的亲娘，什么时候才能熬到下班。车间里的轰鸣声好像把地球都震动了，那几十台皮辊机像几十只张着大口的巨兽，贪婪地吞食着，吞食着棉花……车间里白雾蒙蒙，细小的绒毛飞舞着，白炽灯泡上沾满花绒，像白色的猴头蘑菇。尘土和细绒已经改变了方碧玉她们的模样，她们的工作服和口罩变厚了，她的眼睫毛上沾满了花绒毛，像结满了冰霜的树枝枝。她们在拿着小竹竿的主任的催促下，机械地重复着那些动作……室外星光灿灿，室内尘绒弥漫。起初我还感到鼻孔发痒，直打喷嚏，现在我连喷嚏都打不动了。我们再也不敢停止手脚的运动了，而且事情正在起变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肢体的疼痛和疲倦消逝了，感觉迟钝，伟大的麻木状态开始。这时候人的思维十分节约，我不知道我的李大哥如何，我只知道我自己的脑袋里只有黄豆粒那么大小一块明亮的地方，其他的部分都混混沌沌，处于半休眠状态。就是在那一点黄豆大小的明亮里，装着一只竹编的大篓、一根大杠子和又白又硬又凉丝毫也不松软也不温暖的棉花。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一想起棉花，立刻便有那又白又硬又凉的感觉像蛇一样爬进我的脑海。

郭麻子吹响下班哨子时，红色的霞光已经满了天。柴油机工熄了机器，天地间突然安静，这安静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压迫着每个人的耳膜，肉体，甚至是灵魂。我的耳朵嗡嗡地响着，突然感到眼前的一切都丧失了原来的模样。霞光怎么会是这样？晨风怎么会是这样？路面上的石块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们哥儿俩扔掉大篓子，栽到垛旁凌乱冰凉的棉花上，我想应该说一句："同志们，永别啦！"然后悲壮地合上眼睛。

方碧玉毫不客气地踢着我的屁股："马成功，起来，起来，这样睡下去是要落病的！"

"李志高，老李，起来，起来，回宿舍去睡！"

我们在爱的催动下，拼着最后一丝力气，回到了宿舍，爬上我的三层楼，如同攀登珠穆朗玛峰。

十二

开工资的日子到了，掐指一算，来到棉花加工厂已经三个月。据说正式工人每月发一次工资，临时工三个月发一次工资。但总算发工资了。什么叫上等人？上等人就是每月发工资。我们三个月发一次工资，处于上等人与下等人之间，可以算做中等人。下等人永远不发工资。

我记得那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厂外的柳树脱光叶子，垂着柔软的枝条，像一排排默默肃立的革命英雄。棉花收购旺季已过，田野里的棉花柴擎着五瓣的淡黄色花壳，显示出即将牺牲的悲凉与轻松。厂里的柴油机需要大修，车间放假，我们都准备拿着工资回家看看。

办公室外拥挤着二百多人，女多男少。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脸上涂了一层气味逼人的雪花膏、香脂之类。我既无新衣好换，又无东西好往脸上抹，心中不甘不漂亮，便偷挤了李志高一些“万里香”牙膏抹到脸上，脸上又麻又痒，着风一吹凉飕飕的，感觉很好。还用热水洗了头发和脖颈，用一块锋利的铁片刮了刮牙齿上的黄垢，刮得牙龈破裂，满嘴血腥。李志高打扮得风度翩翩，满头的乌发与脚上的皮鞋上下呼应，闪闪发光，宛若优质煤炭。我当然发现他吸引了姑娘队里的许多目光。孙红花磨磨蹭蹭地就和李志高靠在了一起，咯咯地笑着。她的笑声令我厌恶，使我生出许多流氓的思想，使我想起村子里那个老光棍的经验之谈：人浪笑，猫浪叫，驴浪巴咂嘴，狗浪跑断腿。我通过观察，确认这是真理。那么，孙红花对着李志高我的李大哥如此浪起来，说明她对我李大哥有意思。只要李大哥要她，她一定脱不迭裤子。想到此，不由我全身发热，像犯了罪一样，偷偷窥视那些与我一起排队领工资的人，生怕他们看到了我心中那些不高尚的想法。尤其不能让方碧玉看破我的内心啊。她站在那里，面上神情淡漠，不和任何人搭腔，像一棵黑色的树。

负责发放工资的，是那位满脸布满纵横皱纹的老蔡。自从开枪、跳井后，他仿佛又老了十岁。他拖着长腔，按照工资表呼叫人名。

终于呼叫到我的名字了。我分拨开众人，挤进办公室，兴奋得有点手脚无措。厂长、书记，还有那些大小头目正式工们，都坐在那里，目光灼灼，盯着我也一定盯着每--个前来领取工资的临时工。我突然感到心里空虚，好像我来领取的不是艰苦劳动的报酬，而是他们的施舍一样。

厂长说："马成功，拿到了钱，要好好想想，党给了你们这些钱，你们应该拿出点行动来答谢党的恩情！"

我嗫嚅着："我好好干活，死命抬大篓子。"

厂长与支部书记对视片刻，支部书记点了点头，说："发给他吧。"

厂厂对老蔡说："发给他吧。"

老蔡说："过来过来，靠前点。"

他照着册子念道："马成功，实干工日八十五个，日工资一元三角五分，应得工资一百一十四元七角五分，扣除水电住宿费八元五角，实发工资一百零六元二角五分。"

他把一大摞票子推到我面前，说："这里边含有交生产队的钱，原则上是交队里一半，队里给你记一个整劳力工分。具体交多少，你自己回去跟生产队里协商。"

紧紧地攥住钱，我走出办公室。初次拿到这么多钱，我心中充满幸福感。即使是交队里一半，也有五十三元多钱归我所有。我想我应该去买一件蓝咔叽布军便服上衣，买一条灰布裤子，再买双紧口白底青年鞋，最好再配上一双花格尼龙袜子。应该买包香烟，高级一点，"金叶"或"玉叶"，每盒两毛九，不要"勤俭"和"葵花"，每盒九分钱。还应该买柄牙刷，买管"万里香"或"分外香"牙膏，我也要刷牙，像李志高大哥那样，嘴里插着一把牙刷，满嘴吐着白沫，说话呜呜噜噜，显得那么有派头，有文化，有地位，有身份。买了牙膏牙刷，还应该买个红塑料香皂盒，买一块高级的"罗锅"牌香皂，再配一条花毛巾，洗脸时，一定要用毛巾擦，不是像农民那样从来不把毛巾浸湿。把这一切配齐了，我还应该买辆"金鹿"牌自行车，买块上海产全钢防震十九钻手表，配上两条表链子，一条铁的，一条皮的。夏天用铁表链，冬天用皮表链。那时我一定转成了正式工人，我骑着

崭新的自行车，戴着光灿灿的手表，穿着灰涤卡衬衣，挽着袖口，衬衣的下摆一定要扎到腰带里，不要像老农民那样打着伞。裤子，一定要那种深蓝色混纺华达呢，裤线要有缝，没有熨斗，可用装满热水的玻璃瓶子代替。坚决买双皮鞋，要牛皮的不要猪皮的，猪皮毛眼子粗，擦不亮。还要什么呢？足了，什么都不要了。那时我可以每个月开工资，歇星期天也照样开钱。忘了一件大事：要对一个象。方碧玉，方碧玉我还要吗？不要，坚决不要。要找个月月开工资吃国库粮的，要长得漂亮，要有文化，最好会唱歌，会唱那首著名的抒情歌曲，“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沟”，然后是“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实在不会唱歌会跳舞也凑合，“南飞的大雁请我快快飞”……那时候，正式工人马成功，这位英俊潇洒的小伙子，携着她的胳膊，昂着头，挺着胸，分花拂柳，沿着河堤漫步。他口中吟诵着唐诗宋词，手持纸折扇，与美人同行，犹如羊群里的两匹骆驼，鸡群里的两只仙鹤，那些在堤下棉田里摘棉花的女人，都直起腰，看直了眼，看走了神，嘴里发出啧啧的感叹声：瞧人家，郎才女貌，才子佳人，天生的一对，地设的一双，弯刀对着瓢切菜，生子当如马成功！我携着她走进棉田，她穿着一条火红的裙子，迎风招展，像一面鲜艳的红旗飘进棉田，犹如天仙下凡。洁白的棉花与她火红的裙子形成鲜明的对照。她皮肤光滑，唇边两个小酒涡，性格温柔，待人礼貌。大娘婶子姑娘姐妹们，像一群蜜蜂，或者一群蝴蝶，把她当然也把我包围在中央。大娘伸出生满皱皮的老手，把她的手抓住，赞不绝口：瞧瞧这手，瞧瞧这手，像剥了皮的葱白一样，尖溜溜，滑溜溜，溜光水滑呀溜光水滑……姑娘们捧着她的裙子，反复欣赏，有一位还把脸贴到她的裙子上。这时候，我应该拉着一位老大娘的手，对她嘘寒问暖，态度和蔼可亲，要把她感动得热泪盈眶，把我当成县里来的干部或是省里来的演员……我们终于摆脱了这群农村妇女，互相搀扶着，表现出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的样子攀登上大河高堤，在攀登的过程中，最好她的手能被锯齿形的草叶拉开一条血口，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浅，太深则疼痛，太浅则做作，她轻轻地呻吟一声，我紧紧地抓住她的手，用嘴巴去吮吸她的伤口。这一幕多么亲切感人，会把那些大娘婶子们羡慕得要命，感动得半死，我们知道她们一定在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但

我们故意不回头，不要让她们错以为我们是表演给她们看。我们是天生的一对情侣，情侣一对天生成，我们亲密举动源于火一样的从骨髓里榨出来的从血管里奔涌出来的真爱情……我吮完她手上的伤口，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条绣着几朵鲜红凌霄花的洁白手绢，替她包扎住伤口，然后我像托一只小鸟一样，右手揽着她的屁股，左手揽着她的脖颈，她双手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把那颗血红的脸蛋儿埋在我的胸膛里……她的秀发如瀑布顺着我的胳膊弯子一泻千里，犹如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我左手如抱泰山，右手如托婴孩，跌跌撞撞往上走，幸福之火熊熊燃烧，烧得我头晕眼花。我们忘情地拥抱在一起，我寻找着她那两片玫瑰花瓣一样芳香扑鼻秀色可餐之唇……我们互相怀着感恩戴德的心情，依依偎偎拉拉扯扯搂搂抱抱拍拍捏捏向前走，革命道路艰难崎岖仿佛永远没有尽头。突然，前方垂柳树下站定一个人，黑干加枯瘦，好像一棵严冬的树。方碧玉终于出现了，在马成功的故事里，没有她的出现，整个故事将变得枯燥无味，犹如一潭死水。这时，我，翩翩青年马成功，应该仪态潇洒地走过去，主动伸出我那只腕上戴表的右手，镶着红点儿的秒针快速游走，表壳在夕阳余辉下闪烁温柔祥和之光。我的手细腻，她的手粗糙。我白，她黑。但是我决不骄傲。我握住她的手，轻轻地一握，然后稍微一低头，彬彬有礼地说："碧玉姐，您好！"她一定满面愧色。我对她介绍我的她：碧玉姐，这是我的妻子，学名凌霄花，俗名爬山虎。然后再反过来介绍：爬山虎——对，应该叫她小爬或小虎——这是我在农村时的同伴，方碧玉。这两个女人会怎么样表现呢？她们会互相打量一番，然后必然是方碧玉自惭形秽，爬山虎醋溜兮兮。方碧玉，你现在该后悔了吧？我向你求爱，你竟敢嫌我小，嫌我没出息。现在你还怎么说？当然，我马成功不是那种得意忘形的势利小人，富贵不忘贫贱交嘛。我对你方碧玉也是辗转反侧心念旧恩呀！呀！呀！呀！乌鸦要归巢了，我们也该回家啦……亲爱的，让我们紧紧拥抱……

"马成功！"

我听到有人在耳边喊叫，并感到有人在拍打我的肩膀。努力定神，摆脱幻觉，才发现我正搂着一棵糊满了干牛屎的柳树啃树皮。我满脸都是幸福的泪水。

方碧玉惊讶地看着我，问："你得了失心疯了是不是?"

我羞得要命，支吾道："我故意出洋相逗你笑。"

她说："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发了几个钱把你欢喜疯了呢。"

"瞧你说的，碧玉姐，我马成功再没出息也不会到那种程度。"

"好吧好吧，"她说，"咱结个伴回趟家吧。"

"我在这就是为等你的嘛。"

"走吧。"

"走。"

踢着石头往前走。

"碧玉姐，你每天开多少钱?"

"一元二角五分。"

"你呢?"

"一元三角五分。"

"你们抬大篓子出大力。"

"挣钱多的不出力，出力多的不挣钱。"

"你知道孙红花她们几个干部子女挣多少?"

"我不知道。"

"一元三角。"

"比你们多，你不是技术能手吗?"

"那管什么用?"

我们悠闲自在地向前走，其实我并不悠闲，一方面适才那场梦幻的余毒尚未完全清除，我还把一半身心浸泡在幸福的药酒里——或者说我的脑袋还在天上身体在地上——幸福的感觉像发了疯的狗一样追逐着我狂吠，使我不能很实事求是地与这位被我臆造出来的爬山虎姑娘枪毙掉的方碧玉交谈——爬山虎犹如天边的彩霞渐渐消散，只剩下一团模糊的暗红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另一方面我的靠心脏部位的衣兜里装着三个月劳动换来的人民币，我强烈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感觉到它对我的心脏乃至神经系统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它使我精神沉重肉体轻飘。上述两方面都证实了我与方碧玉同行的第一阶段我是一个精神与肉体分裂了的二元论者。

走着走着就晚霞满天了。爬山虎已融进晚霞，与我脱离了假想的

夫妻关系。土路上有迈着沉重的步伐自田野返回的农民。他们脸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我和方碧玉与他们擦肩而过时，感到他们用仇恨的目光斜视着我们。我下意识地按按衣袋，人民币一沓还在。田野已基本光秃秃了，只有一小片一小片的棉花柴还没拔。偶尔也有一棵树在路边挑着碧绿的叶子，生出许多妖气来，因为别的树都已落叶惟独它不落叶。那次给我印象最深至今难以忘记的是一个体重足有二百斤的大胖子开着一辆用 12 马力柴油机组装成的小拖拉机。他端坐在驾驶座上，俨然一座巍巍肉山。车后的小挂斗上，竟插着八面像农家案，显得诡怪而神秘。开车的大胖子是我小学的同学，他把小拖拉机的油门开到最大，黑烟滚滚，红旗猎猎，十分英勇悲壮。我和方碧玉向他打招呼。他对我们的招呼不屑一顾。他严肃的面孔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

我跟方碧玉相视一笑，顿时觉得周身通电，精神振奋，如同中了魔法。我们同时转身，我们同时说：追上他！

道旁的百姓害怕这挂着旗子的车如同害怕一车烈火，纷纷闪到路边，有急忙中扭了脚的也不足为奇。有一天毛驴受了惊吓，拖着地排子车蹿到路沟里去了。赶车的农民扯着嗓子骂，不知他是骂驴还是骂车。那天的情景经常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出：一辆妖怪车在前跑，两个傻男女在后边追。

追呀追呀追呀追！

追上了。

大胖子刹住车，挪下车来，问我们：“你们追我干什么？有事吗？”

我不满地问：“开这么个破车，老同学叫着都不答应，要是开上吉普呀‘解放’呀，连你爹叫你也不会应。”

“老同学，你胡咧咧什么？”他弥勒佛一样笑着说，“我光顾聚精会神开车了，目不斜视，哪能看到你们？方碧玉你说对不对？”

方碧玉嘻嘻地笑起来。

“你开这车干什么去？”我问。

“不干什么。”他认真地回答。

“那你把我们送回家去行吗？”方碧玉问。

“当然行啦。”他说，“只要你大妹妹开了金口，甭说送到家，送到北极去都行。”

他站在车下拧着方向盘调转了车头，说：“上来吧，你们。”

他跨上车，说：“坐稳，走啦。”

扑扑通通一阵响，机器冒着黑烟，吭吭哧哧往前爬。

我说：“跑快点嘛。”

他说：“你别吵吵好不好？嫌慢坐炮弹去。”

忽听背后有人喊叫：“方碧玉——方碧玉——小方——”

原来是李志高。

我说：“等等他。”

胖子说：“就你啰嗦，让他追就是了。”

一会儿李志高追上来，一个蹿跳上了车，竟然跟方碧玉坐在一起，气喘吁吁地说：“一转眼就不见了你们，我到处找，有人说你俩结伴回家啦，把我急得呀，在门口转呀转，一转眼看到你们在车上。”

“你不回家？”方碧玉冷淡地问。

“我没有家，”李志高说，“革命者四海为家嘛。”

“找我有事？”方碧玉问。

“没什么事，”李志高脸皮有点红，说，“反正我无家可归，想送送你们。”

“方碧玉武功超群，八个小伙子也近不了她的身，还用你送？”我说：“李大哥你回去吧。”

他说：“送送吧，这么威风体面的红旗车，我坐会儿过过瘾。”

夜色渐渐洇上来，一钩新月在西南方很矮地挂着。棉花加工厂那盏灯亮了，碧绿碧绿，像魔鬼的眼睛。胖子把车灯打开，本来有两只灯，坏了一只，只亮一只，独眼龙，一道略呈绿色的白光，照着崎岖的路面。

走了一会儿，胖子停车，说：“你们下去吧，快到村了。”

“胖子，送人送到家。”我说。

“不行不行，我有任务，耽误了不得了。”

“下吧下吧，”方碧玉跳下来说，“你快回吧，耽误你功夫真不好意思。”

李志高也跳下来。方碧玉说："你就别下了，顺便坐回去吧。"

"不，不，"李志高说，"我愿意走走。"

胖子调过车头，一加油门，窜了。

方碧玉说："老李，你快回吧，俺到村了，没法招待你。"

李说："没事没事，我侦察过你们村的地形，村头有个麦草垛，垛上有一个大窟窿，送你们到村后，我钻到草垛里去睡一夜，明早你们回厂时叫我一声，咱们一块走。"

"你这人怕是有神经病吧？"方碧玉说。

"我这人喜欢冒险，喜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他说。

方碧玉再也没有吱声。

到了村头，李志高果然钻到草垛里去了。

方碧玉站在草垛前，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星光洒下来，一切都朦胧，失去了真面目。

十三

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李志高不英勇地夜宿草垛，就不会有紧随其后的浪漫故事。我猜想，事情发展到危急关头，方碧玉也许会捶打着李志高的胸膛，悲愤交集地哭诉：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在那麦草垛里过夜？到了这步田地，你又软了，熊了，像受了惊吓的鳖一样，把脖子缩了回去！

十四

"多少缠绵曲折的男女爱情故事，都沉痛地证明和宣告：女人的爱情之火一旦燃烧起来，就很难扑灭；而男人，在关键时刻总是像受了惊吓的鳖一样，把脖子缩了起来。"十八年后，我喝了一大杯酒，对着与我对饮的李志高说。他的头发根部颜色红黄，一看就知道是染过了的。他已是县棉纺厂副厂长，四十多岁的人了。他喝了一口酒，

用筷子挑挑捡捡夹了一根碧绿的菜梗放到嘴里，愁苦满面地说："活到如今，我只信命，别的什么都不信了。"

我正准备激烈地反驳他时，他的十八岁的女儿李棉花穿着一身艳丽的衣裳闯了进来。这姑娘很像孙红花。她咕嘟着嘴对李志高说："爸爸，我要改名字！"

"为什么？"李志高问。

她说："你给我起了这么个破名字，丑名字，土名字，同学们都笑话我。"

"我跟你妈是在棉花加工厂里相识、结婚，然后有了你，所以叫你'棉花'。"李志高说。

她反驳道："在棉花加工厂里相识就叫我'棉花'，要是在化肥厂里相识就该叫我'化肥'，在橡胶厂里相识就该叫我'橡胶'是不是？"

李志高苦笑着说："胡搅蛮缠！你打算改成什么名字？"

她说："我准备改成李口百惠子！"

李志高说："随你自己的便吧，你改成山本五十六我也不管了。"

十五

我相信，方碧玉和李志高的浪漫史上最幸福、最富有爱情特征的一夜，也是李志高夜宿草垛的一夜。过了这一夜，他们的关系便突飞猛进，迅速发展，很快把事情推向高潮，同时也推向深渊。

那天，他沾着一头麦糠与我们同归棉花加工厂。在冉冉上升的朝阳里，他头上的麦壳像黄金，他的微笑也像黄金一样可爱。

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我虽然痛苦但却清楚地意识到：方碧玉与李志高才是天生的一对，我不是李的势均力敌的对手。我缺少夜宿草垛的勇气。我决定退居二线，发扬风格，为他们二人穿针引线，搭桥铺路，充当一个光荣、高尚的第三者。在我还年轻的时候，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方碧玉从她的花书包里掏出四个热得烫手的红皮鸡蛋，分给我和

李志高每人两个。拿着鸡蛋，我的灵魂在哭泣。我意识到这鸡蛋是为谁而煮。虽然都是同样的红皮鸡蛋，但李志高那两颗重若泰山，我这两颗轻如鸿毛。一个早起捡狗屎的老头满脸冰霜地看着我们，吓了我们一跳。

她用我认为是充满了似水柔情的眼睛抚摸着李志高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他毫不客气地往口里塞着鸡蛋，鸡蛋黄噎得他泪流满面。她笑起来，并且用半握的拳头捶打了一下他的背。这一拳是他们爱情的定音鼓。一锤定音。这一拳看起来打在李志高背上，实则打在我的心脏上。完了，我已经被淘汰了。李志高大笑起来，鸡蛋残渣在笑声中喷出，好像横飞的弹片。随着笑声，他的头颅在抖动，头上蓬松的黑发跳跃，宛如啼鸣雄鸡尾巴上的翎毛。那时候已经开始流行留长发，那时候留长发是反社会反传统的鲜明标志。我听棉检室的"一撮毛"姑娘说过，男人留长发是吸引女性的需要。她举了两个富有说明力的例子来论证她的理论。她说国外有一位科学家做过这样的试验：剪掉雄狮头颈上的长毛，那雄狮身边的雌狮立刻离它而去，去寻找头颈上有长毛的雄狮。剪掉雄鸡尾巴上的卷曲高扬着的翎毛，雄鸡便被母鸡们啄死。由此可见，毛发对雄性是多么的重要，它不但关系到吸引配偶，而且关系到生死存亡。我摸了一下自己光秃秃的头颅，在自惭形秽的同时，暗下决心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头发，即便吸引不了方碧玉，也要吸引别的雌狮和母鸡。

一路说了许多话，其实都是废话。对话的内容对陷入情网的男女来说变得毫无意义，这时传递性与爱的信号的载体是他们各自的声音。我也说了不少话，看起来我们三人的谈话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实际上我的话是对他们互相传递爱情信号过程中施放的干扰。

十六

李志高提出跟我调换铺位。他的理由是下铺太吵，影响他思考一些重大问题。他拍着他那个红皮笔记本对我说，他正构思一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长篇小说，比《艳阳天》还厚，比《金光大道》还长。

他说这部小说一旦写成必将轰动全国，成为名著。他说："老弟，我需要安静，这部著作的后记中，我将写上你的名字。"他的目光深邃，像深不可测的海洋，能为这样一位未来的大人物做点什么是我的幸运，我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私心杂念不能抛弃呢？尽管我知道他到上铺去是为了与方碧玉建立某种秘密联络，但我还是果断地说："好，李大哥，为了你的伟大事业，别说让我从上铺挪到下铺，就是让我挪到猪圈里去，我也不会有丝毫犹豫！"

李志高激动地抱住我，抑扬顿挫地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十七

我和李志高抬大篓子抬出了经验，抬出了技巧。肩膀上磨出了老茧。二百五十斤重的一大篓子棉花上了肩，再也不左右摇晃、举步维艰了。现在我们抬着大篓子一路小跑。我们头上冒着热汗，嘴里唱着小调。前边说过，李志高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他会唱吕剧、京戏，会编顺口溜，会写打油诗。我唱的小调都是跟他学的。我们边跑边唱，车间的女工都看着我们笑。车间主任郭麻子是个戏迷，好乐，好热闹，他开始喜欢我们。他非常喜欢我们。他对厂长说："那两个小伙子真不赖，满肚子艺术，干着那么累的活，不发牢骚不叫苦，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带动了全车间的积极性。建议给他俩每天加五分钱。"听我叔叔说郭麻子正在领导面前说我们的好话，我挺感动。我想别看郭麻子的嘴巴刁，其实是个爱憎分明的好人。我把情况告诉了李志高，李也说郭麻子还不错。

我们俩一抬上大篓子就才思泉涌，我想很可能是艺术细胞就像吸了水的棉花一样，杠子一压，艺术就流出来了：

火红的太阳落了山，
三百斤棉花上了肩，
抬着大篓子来回蹿，

抬着棉花进了车间。
一眼看到了女婵娟，遮着头来盖着脸，
只露着两只毛毛眼，
让我怎能不心酸。
……

多数都是诸如此类的词儿。

我跟李志高创作了一种歌唱工作法。歌唱是我们的馒头，是我们的麻药。我们猛抬一小时，便可以休息半小时。休息时，我们或是躺在棉花垛上数星星，或是坐在车间的墙角，看那些女工，重点是看方碧玉。

姑娘们被我们埋在棉花里。她们很愿意我们在她们身左身右身后堆满棉花，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她们弯腰抱棉花的力气。另外，把身体埋在棉花里还可以抵御寒风的侵袭。我们总是先把方碧玉用棉花埋起来，让她省力，让她温暖。别的姑娘吃醋，骂我们。谁骂我们我们就不埋谁，让她不断地弯腰往平台上抱棉花，让她在后半夜的寒风中打哆嗦。

“李大哥，马大哥，快把我埋起来吧！”姑娘们求我们。

我们欣赏着白色的皮棉像瀑布一样，像连绵不断的白云一样从两只皮辊间倾泻出来，落在皮辊机前的储棉箱里。两个负责收皮棉的姑娘推着皮棉车在两排轧花机前来回奔跑。皮棉车其实是个四四方方的竹编大篓子，篓下安装着四个轴承，跑起来咯咙咙脆响。车间的尽头有一个起重装置。皮棉车推上支架，推皮棉车的姑娘按一下电铃，楼上打包车间的临时工按住刹把，把棉花车吊上去，棉花倒到皮棉打包箱里，再把空棉花车吊下来。

棉花的绒毛是种讨厌的东西，它那么喜欢沾人，往我们的衣服上沾，往我们头发上沾，往我们眉毛睫毛上沾，往我们鼻孔喉咙里钻。它撕不掉扯不掉，只有用刷子往下刷用海绵往下擦。它向人们证明我们的身份。

满目的白色令我们的视觉疲惫不堪，农历十一月初，鲜红的血染红了白色的花。

那天夜里，照老例我们把姑娘们用棉花埋起来，然后躺在车间边角的棉花上看景。那晚上加工的是一级棉，绵絮肥大蓬松。因为特别冷，我们在方碧玉周围倒了四大篓棉花，埋住了她胸脯之下的全部身体。紧靠方碧玉的那位长辫子姑娘，人很好，我们也把她埋得很深，也该当有事，一阵风刮掉了她的工作帽，盘在帽里的辫子突然松开，这时她正转过头来抱棉花，两只飞速旋转的皮辊把她的辫子吃了进去。我们听到一声惨叫。就看到姑娘仰面朝天躺到机器上。所有的人都愣了。鲜红的血四处迸溅，周围的棉花上血迹斑斑。郭麻子大叫：停车停车停车！他向柴油机房跑去，两条腿像弹簧一样起起伏伏。女人们尖叫着想逃离机器，我们堆在她们周围的棉花阻碍着她们的行动。一刹那间全车间乱纷纷，女工们像陷在流沙中一样，手脚并用，连滚带爬地从棉花中挣脱出来。

那姑娘的辫子连同着全部头皮，从皮辊机中吐出来，吐到皮棉箱子里，她的头变成了一只令人又恶心又恐怖的光葫芦，满脸血污，分不出了眉眼。一群女工尖叫着蹿到车间外，有一些反应敏锐的，弯着腰在寒风中呕吐。

柴油机突然停了，厂领导和那些正式工们喘着粗气跑进车间。郭麻子双手抱着头坐在棉花上，好像死人。厂长破口大骂："郭麻子我操你祖宗！"

享受着临时工中最优惠待遇的卫生员"电流"虚张声势地背着一个药箱子跑来。一见长辫子的模样，她扔掉药箱，叫了一声"妈"，一屁股坐在棉花上。

支部书记吩咐人把长辫子姑娘往临近的医院抬。她像一只掐了头的虫子一样在棉花上扭动。扭到哪里哪里红。我第一次感到棉花是那么肮脏，那么令人生厌。

正式工都怕被鲜血染脏了手，躲躲闪闪往后退，女工们多半逃出了车间。支书是个大胖子，拉了长辫子姑娘一把，随即跌倒在棉花上，沾了一手血。他生气地说："都来呀，救人要紧。"

不是我为了拔高方碧玉而故意让她英雄。当时在场的人都会证明方碧玉英勇无畏。是她继支部书记之后扑上去，抱起了长辫子姑娘，并急中生智，用大团的皮棉包住了长辫子姑娘鲜血淋漓的头颅。她把

那生命垂危的姑娘从棉花堆里拖出来，胸前的白围裙沾满了鲜血。

支部书记说："来人呀，快送医院。"

方碧玉说："李志高、马成功快把大篓子抬过来。"

我们立即执行她的命令，把大篓子抬到她的面前。

"快往篓子里抱皮棉！"她说。

我们抱了两大抱皮棉放到篓了里。

她说："好了。"

她一手揽着那姑娘的脖子，一手揽着她的腿弯子。一哈腰，抱起来，放在大篓子里。

她抱了一抱皮棉，把那姑娘盖住。

她一挥手，命令我和李志高："抬起来，跑，去医院！"

我和李志高的抬篓技巧在危急时刻超水平发挥。从棉花加工厂到公社卫生院约有三里路，我们跑了八分钟。方碧玉手把着篓子沿，帮我们维持着篓子的平衡。

我们在前边跑，后边跟着一群人，拖拖拉拉，像败兵一样。

第二天早晨，长辫子姑娘死了。

长辫子姑娘姓许，棉花加工厂附近村里人。许姑娘是个孤女，跟着远房叔叔长大成人。让她来棉厂做临时工，是村里对她的照顾。这人沉默寡言，郁郁寡欢，很爱惜那两根大辫子。我对她印象不坏。想不到她竟死在那两根辫子上。

她的远房叔叔来闹。不流泪，光数说为抚养她长大花了多少钱。数目自然大得惊人。厂里给了她叔叔三百元钱，嫌少，又追加二百，还嫌少，又加了五十元。她叔叔拿着五百五十元钱走了。临走时说，死尸他不要了，是烧是埋厂里处理吧。

那时火葬刚兴起来，厂里想，去火葬又要雇车又要买骨灰盒，既麻烦又费钱，还扩大了不良影响，索性就掘坑埋了吧。埋葬时堆起了一个坟头，在那儿埋上块白石条做纪念。

老蔡在白石条上写了五个红漆大字：许莲花之墓。

厂里如此草草处理了许莲花的后事，临时工们尤其是女临时工们都觉得挺寒心。有七个女工打起铺盖卷回了家。没走的女工也情绪低落，胆战心惊。一时间厂里听不到欢声笑语，生产大受影响。

出了人命事故，厂里在县商业局里现了眼。厂长、书记挨了克，整天灰溜溜的。过了几天，厂里意识到：出了大事故，更要抓生产抓进度，否则要赚更大的丑。只要能把生产抓上去，上级就会原谅。厂里召开了党员会，正式工人不是党员的也旁听了会议。各车间、班组的头头向会议反映了工人们的情绪，有个别良心发现的正式工还向领导提了意见，希望厂里花点钱，做点安抚人心的工作。

厂里决定为许莲花召开追悼会。追悼会在许的墓前露天进行，厂长主持追悼会，支部书记致悼词。追悼会结束前，支部书记还对方碧玉、我、李志高提出了表扬，书记说我们三人在抢救伤员时表现英勇，行动神速。书记号召全厂职工向我们学习。为了表彰我们的事迹，厂里决定出一期黑板报，并奖给我们每人五元人民币。

十八

那一段时间，是我们的黄金时代。厂里给了我们荣誉，我们感动得要命，于是便努力工作，处处带头。有一些临时工嫉妒我们，风言风语地说我们三个人关系不正常。正式工如“铁锤子”之类，见面便对我们冷嘲热讽。方碧玉警告他，如果再敢胡说，就砸他的黑舌头。他这才老实了点，见了我们双眼眨巴得像饿鸡啄米一样，不知道他又在想什么坏主意。我们曾在一起议论，说领导真是瞎了眼，竟把这等社会渣滓转为正式工人，后来又有传言说厂里要把我们三人转为正式工人，我兴奋得一夜未眠，第二天赶紧告诉方碧玉，方碧玉说：你别做梦了。

我们的黄金时代很快就结束了。表彰着我们英勇事迹的黑板报的粉笔字也被一场雨夹雪抽打得模模糊糊。许莲花之死留给临时工们的鲜明印象也逐渐变得模模糊糊了。

十九

又开了一次工资。

这次回家，方碧玉没说跟我一起，我约她，她说有事，不想回去。过后我听说她跟李志高一起下饭馆吃饭喝酒了，我感到很生气，因为他曾说过要跟我一起喝酒的，有了方碧玉，他就把我淘汰了。

我回家那晚上，国支书派人把我叫了去，向我打听方碧玉的情况。我说她表现很好，在厂里威信很高。国支书严肃地问："李志高是个干什么的?"

我说："跟我一样，抬大篓子，出苦力气。"

国支书说："你捎个信给碧玉，让她回来趟，说我有事找她。"

二十

"碧玉姐，"我同情地说，"你公公国支书让你回去一趟，说有事找你。"

她脸色灰白，端着一盆水木在井台上，好一会，她才说："他还说别的没有?"

我支吾了一会儿，决定还是如实相告："他还问起了李志高李大哥。"

"你怎么说?"

"我说他跟我一样，抬大篓子，出苦力气。"

她两眼泪汪汪地说："马成功，好兄弟，这些话就烂在你肚子里吧。"

她两眼泪汪汪，我也两眼泪汪汪。我说："碧玉姐你放心，你和李大哥的事我心里明白，你们俩对我好，我永远维护你们。"

她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就是个死。"

我说："碧玉姐你千万别这么想，天无绝人之路，实在不行你们

俩就跑了吧。”

她说：“其实我跟他还什么事都没有。”

二十一

李志高跟我交换铺位后，我一直未忘记观察他。每当上铺的人像死猪一样沉沉入睡后，我就听到笃笃的敲墙声。听到这敲墙声我的心便碎了，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毒药一样在我的血液中循环着。我想嚎叫，我想骂人，但我既不能嚎叫也不能骂人。我拉起油腻的被子蒙住头，腥臭的味道使我窒息，但那笃笃的声音穿透被子似乎更加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我用全部身心感受着这敲墙声。我看到了墙对面的方碧玉折起身来，悄悄地穿好衣服，不，她根本就没脱衣服，她在等待着李志高的信号，笃笃！笃笃笃！声声如重锤敲鼓震动着我体内密如蛛网的神经。她瞧瞧身旁已沉沉睡死的同伴，轻快无声地从梯子上滑下来，她像一只花猫像一只蝴蝶像一片彩云从梯子上飘下来。她穿上她的鞋，踮着脚尖，溜到门边，拉开门，一闪身，她已站在夜气浓重之中，寒星满天之下。李志高笨手笨脚地爬下梯子，大模大样地向门口走，好像要出去小便，一只手胡乱摸索着裤扣不知是在解还是在系。他拉开门，一阵冰冷的空气灌进这臭哄哄的宿舍。一切复归平静。我掀开被头，把脑袋露出来，那盏昼夜长明的 25 瓦灯泡把哀伤的微弱黄光浓一块淡一块地涂抹在房间里的物件上，满地臭鞋子，一汪汪结着薄冰的水，还有从昏暗中发出的各式各样的鼾声。我知道我无法入睡了。

那一天夜晚当笃笃的联系信号又响起时，一个念头在我心中闪烁：我是国支书派来监视方碧玉的人，监视方碧玉是村党支部书记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必要躺在被窝里辗转反侧地去想象他跟她幽会的情景，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跟踪他们，像侦察员跟踪图谋不轨的敌特。我非但不卑鄙，而且很高尚。

我尾随着李志高，竟然没有发现方碧玉的踪影。他走到厕所那儿，在墙根处撒了一泡尿。难道是我胡猜乱想？难道是我神经过敏？

正犹豫着，看见他一闪身消失在厕所与伙房之间那条幽暗的夹道里。我紧张起来，跟过去，我是高尚的不是卑鄙的。那夹道由围墙和伙房的房山构成，墙边有几株挑着秃枝的泡桐树，地上有一些被风卷过来的枯黄树叶和沾满杂草的棉絮，水银灯光照到这里已变得暗淡而微弱。我看到他贴着围墙边缘，走到打包车间外边那一片山一样的棉花件附近，一闪又消逝了。跟踪监视他们是村党支部书记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我是高尚的。我钻过去，左右都是长方形的棉件，两垛棉件之间有一条幽深的小巷。从这里出去，是一堆破旧的机器，秋天时我曾看到这些机器上红锈斑斑，很高的杂草在机器缝里生长着，那是秋天，现在它们干枯着。越过机器，便是棉花加工厂的露天仓库了，数十个长约 50 米、宽约 30 米、高约 20 米的棉花大垛整齐地排列着，在夜色中巍巍峨峨，如同沉睡着的巨兽，如同停泊在港湾里的巨轮。穿过几条浅浅的垛沟，我看到一个轻俏的人影从垛后闪出来，果然是方碧玉，我的心痛苦地痉挛着。我突然感到这两个人十分严重地伤害了我的感情，我像一个十足的傻瓜被他们耍弄了。他们低声嘀咕了几句，手拉着手，机警地四下望望，然后飞快地向紧靠着围墙的那个一级棉花大垛溜去。我尾随着他们，没有半点羞愧。

棉油加工厂面积广大，这里距车间足有半里路。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飘到这里时已变得舒缓如白云。打包楼上的水银灯使每一个棉花大垛把自己的巨大暗影投射到另一个大垛上，垛与垛之间，像一条山涧。

我当司磅员时，知道这个大垛上的棉花洁白松软，绒长平均 31 毫米。这个垛前的白木牌上写着：29 号垛。等级绒长：131。存量：28 万斤。

按量说应该首先加工一级棉花，后来听说这垛棉花是留着保种的。保种棉要等到所有棉花加工完毕后才能加工。这个大垛保留时间将是最长的。

紧靠着 29 号垛的 30 号垛，只有半垛棉花，棉花等级与 29 号垛一样，也是保种棉。

30 号垛没有封席，上边用两扇大篷布遮掩着。

他们携着手，穿过 9 号垛和 8 号垛之间的峡谷；跳过道路，进入

19 号垛和 18 号垛之间的幽暗通道；再一跳，进入 29 号垛与 30 号垛之间的幸福夹道。

我躲在 18 号垛的阴影里，看到水银灯的碧绿光芒把他们俩的脸照得像植物的绿叶，一股寒冷的腥气从我的记忆中挥发出来。他们俩相隔有一米远，脸对着脸。似乎有一层绿色的磷火在方碧玉的脸上哔哔叭叭地燃烧着，爬行着，让我纤毫毕现地看着她的睫毛她的眼睛和她眼睛里那种绝望的表情。我为她感到悲哀起来，好像我已看到了她的尸首。

他和她相持着，把阴暗影子重叠在一起。水银灯的光芒突然抖动起来，光芒抖动，如同信号，他和她扑在一起。同时扑向对方，分不清谁先谁后。我的眼泪奔涌而出，咸咸地流了一嘴。

他们俩死去活来地拥抱着，痛苦的呻吟声从方碧玉的嘴里冒出来。还有李志高咻咻的喘息声。没有一句话。他们抖动着，喘息着。嘴唇相接的咂啧声像杂乱无章的音乐在 29 号垛旁的爱情深涧里轰鸣，在我心里轰鸣。这一阵生死搏斗持续了足有十分钟。后来，他们筋疲力尽地分开了。水银灯抖颤水止的光芒继续往他们身上挥洒着，从东南方向的棉花大垛上，传来一个男子凄凉、暗哑的歌唱声，如其说他在歌唱，不如说他在吼叫：

“收了工啊，吃罢了饭哪，老两口儿坐在床前……”

我知道歌唱者是我与李志高的同行——抬大篓子的弟兄们。想不到一个人的歌唱会如此洪亮，想不到凄凉冬夜里男人的歌唱会使人心灵如此感动，不管他歌唱的是什么词儿。

李志高和方碧玉怔了一下，随即又拥抱到一起。后来他们依偎着坐到 30 号垛的大篷布上。篷布上有一层亮晶晶的东西，是霜。后来他们解开了系在垛边铁环上固定篷布的绳子，解开了一根又一根，一共解开了六根。然后他们每人扯着篷布的一角，把篷布撩上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动作迅速、准确，不说一句话，好像两个夜间行窃的盗贼。十万斤一级棉花暴露出来，暴露在绿色的水银灯下，闪烁着模模糊糊的蓝幽幽的光辉。我嗅到了棉花苦涩的气息。感觉到了棉花垛里发散出来的潮乎乎的热气。我正要研究他们撩开篷布的意图时，两个人已经蹿到棉花上，对面跪下，急剧地把眼前的棉花挖起来，扬到

身边去。在他们面前，很快出现了一个洞。他们的身体起伏着，胳膊晃动着，像两只挖掘巢穴的绿狐狸。扬起的棉花如一团团蓝色的朦胧火苗，冲激着水银灯抖动的光线，一团一团，又一团，他们移到洞下去了，只有那些从洞中飞出的蓝色的棉花，表示着他们还在为营造爱巢继续劳作。

棉花不再从洞中飞起了。他们站在洞里，露出肩膀之上的身体，一个面朝东，一个面朝西，各自把适才挖出来的棉花往洞里扒。我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他们要用棉花把自己盖起来。

现在，棉花垛上，只露着两个头颅。两个头颅那么紧密地挤在一起，时而亲嘴，时而喁喁低语。后来我想，如果他们把白色的工作帽戴在头上，遮住绿油油的头发，哪怕人走到垛边，也不会发现他们。我还想，如果猛然地看到蓝汪汪的白棉花上突兀地冒出两颗燃烧着磷火的头颅，这头颅还说话，眨眼，亲嘴，那将是一幅多么恐怖的情景。

当时，虽然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用棉花掩埋自己的过程，但当他们只余下头颅在棉花上转动时，还是有一阵彻骨的寒意迅速地流遍了我的全身。他们是人还是鬼？我自小就怕鬼，心管科学告诉我世界上并没有鬼，但我还是怕鬼，怕到见了坟墓和松树就头皮发麻的程度。

一只绿油油的黑猫在围墙上油滑地流动着，它发出阴风习习的嗥叫声，那两只眼绿得格外强烈，像电焊的火花。

这时我听到棉花垛上那颗女人头颅哭叫了一声："李大哥我豁出去了……"这颗头颅扑到那颗头颅上，在叽叽唧唧的啮咬声中，棉花在头颅下翻腾起来。蓝幽幽的白棉花像扑到礁石上的海水，翻卷着白色与蓝色混杂的浪花，两颗头在浪花里时隐时现，后来两个身体也浮起来在浪花中时隐时现，好像海水中的两条大鱼。他们的动作由慢到快，我的耳畔回响着哗啦啦的声响，当方碧玉发出一声哀鸣之后，浪潮声消失了，浪花平息了。他们的身体淹没在棉花里，只余两只头颅，后来竟连这两只头颅也沉没在棉花的海洋里……

二十二

腊月初八，厂里上午放假，下午开大会。支部书记念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纵谈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厂里生产情况，表扬了一些人，批评了一些人。接下来厂长讲话，厂长说春节就要到了，大家要鼓干劲、争上游，创生产新纪录。厂长说眼下正加工的这批棉花是准备支援阿尔巴尼亚兄弟们的，他们是欧洲的惟一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如果这盏明灯熄灭了，整个欧洲便会一团漆黑。虽然他讲的话令人半信半疑，但很生动很活泼，我们都爱听。厂长说这批棉花很重要，一丁点儿也不能马虎，为什么要停产开会呢？就是为了提高同志们的思想认识。把这批棉花加工好。厂长说为了减少棉花里的杂质，特意安装了清花机。厂长还说："同志们，今天是传统节日，腊月初八，喝腊八粥，为了鼓干劲，厂里决定，今晚上免费供应一顿腊八粥，大家放开肚皮喝，一文钱也不收，一两粮票也不要！"

我们齐声欢呼。

独臂的生活会计"泰山"说：为熬这顿腊八粥，食堂准备了大米一百斤，小米五十斤，绿豆三十斤，豇豆三十斤，豌豆三十斤，黄豆十斤，花生米三十斤，大枣二十斤，总共八样三百斤，加水十桶，用那口炼油大锅熬，保证人人喝足。

二十三

傍晚时分，棉花加工厂里漾开了腊八粥的香气。我们围在那口大锅旁，拿着搪瓷碗、盆，用勺子敲打着，焦急地等待着这顿不花钱的晚餐。美男子江大田穿着工作服，操着大铲子，搅拌着大锅里愈来愈粘稠的粥，馋急了的人说江大田甭搅和了，凑合着喝吧，再熬就糊了锅底了。江说急什么急什么心急喝不得热粘粥。那天晚上没有风，不甚冷，为了热闹红火，电工在锅旁拉上了几个大灯泡，照得周围一片

雪白。香气愈来愈浓，锅里的白蒸气滚滚上升。正式工“铁锤子”端着一个脸盆，双眼放凶光，像一个要动手的强盗。又熬了一会，江大田对支部书记和厂长说行了，可以喝了。人群嗷地一声怪叫，拥了上去，支部书记说不要挤不要抢人人有份，管饱管够。但大家还是往前挤。保卫组长孙禾斗说：“再挤就开枪了！”没人理睬他的恫吓，大家都知道抢粥喝不犯法，更犯不了死罪。厂长说：“我来掌勺，一个个来，挤什么，发扬点风格好不好?”谁也不听他的，都去抢勺子，一边挤一边笑一边吵一边叫，像一群蚂蚁一窝蜂。厂长差点被挤到锅里去。有人骂“铁锤子”你他妈的怎么把盆伸到锅里去了，你又洗屁股又洗脚，盆上的灰二寸厚，就这么脏乎乎地伸到锅里别人还喝不喝了。“铁锤子”已经得逞端着脸盆往外挤，“烫着！烫着！我长眼盆不长眼，烫着谁我不管。”吆喝着端着大半脸盆粥挤出来。“操你妈！‘铁锤子’烫坏我了！”“哎哟娘！哎哟爹也不行。”“铁锤子”端着粥出来，一抬头正碰上支部书记愤怒的目光。“铁锤子”有些窘。支部书记说：“老郭你这几辈子没吃过饭了？咱是正式工觉悟怎么这么差，还不如个临时工。”李志高和方碧玉没有挤，端着碗在外围耐心等待。“铁锤子”尴尬地站着，一副受难的样子。抢到粥的开始喝，烫嘴，拂拂地吹，转着碗边喝，谁都怕喝慢了。江大田给方碧玉盛了小半碗，说盛得少喝得快，因为越少凉得越快。这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大场面，很多平日里拿拿捏捏的姑娘这时都拼了老命，都烫得嘴里没了粘膜，都喝着碗里的瞅着锅里的。喝喝喝，快喝快喝，喝慢了就被别人喝光了。锅里的稀粥依然沸腾，炉灶里大劈柴燃烧，火光熊熊，香气扑鼻。我们喝得紧张喝得高兴。九点钟，喝粥进入尾声，男的和女的，肚子都大了，像蜘蛛像葫芦，行动不便，呃呃地溢上来。胀得昏头昏脑。厂长高声说同志们喝饱了没有？饱了就好，好好干活。白班的睡觉去，夜班的准备准备，今夜要创新纪录。

第二天有人发现许莲花碑前供了一碗腊八粥。

二十四

喝完腊八粥，我感到眼皮沉重，爬上铺就睡。恍恍惚惚中听到那幽会的暗号又笃笃地响起，但我实在是没力气去跟踪了。蓝幽幽的棉花在我脑海里翻腾着，在我的梦里翻腾着，李志高和方碧玉的头颅像两颗绿油油的西瓜，在棉花上漂浮着。

“起……起床……该……该换班了……”冯结巴又用大枪捣门了。

我努力睁开眼睛，搓掉眼睫毛上的眵目糊，穿好衣服，上中下三层铺上都有人在穿衣服，床铺嘎嘎吱吱地响着。

“李大哥，李大哥！”上铺上没人应声。

我爬到上铺一看，李志高的被子卷着。

我心中泛起一种说不清的味道，一个人往7号垛走去。我知道李志高又到30号垛上挖洞去了。

我们同班抬大篓的伙伴王强和刘金果已经到了。刘金果在垛沟里响亮地撒尿，王强爬到垛上去往下蹬棉花。

“老李怎么还没来？”王强在垛上问我。我没有吱声，他蹬着棉花说，“他不来就不热闹了。”

135柴油机轰鸣起来，随即车间里几十台轧花机也隆隆地卡嗒卡嗒地运转起来。王强和刘金果抬着一篓子棉花颠颠地朝车间跑去，一边跑一边唱。我和李志高创造的“歌唱工作法”已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推广了。

半个小时后，李志高还没来。

车间主任郭麻子来了。一见我就骂：“马成功，狗日的，你们想闹罢工是不是？”

我没有吱声。他问道：“李志高这个狗日的呢？”

我说不知道。

郭麻子气得跺着脚骂：“狗日的，哪里去啦？狗日的方碧玉也不见了，让老子替她当了半天班！”

初八的月亮惨淡地挂在西南方向，颜色苍白。

郭麻子喊叫："王强、刘金果，你们俩先往北半边抬几篓子！"

王强嘟嘟哝哝，刘金果哑着嗓子问："凭什么让我们替他们抬！"

郭麻子说："再不抬轧花机就要空转了，抬吧，把他们俩的工资扣了，给你们俩补上，快抬！马成功，你给我快把李志高和方碧玉这两条浪狗找回来！"

我大声说："我到哪里去找？"

郭麻子蛮不讲理地说："我不管你到哪里去找，反正我要你去把他俩找回来！"

正吵嚷着，李志高从垛中蹿了出来，边跑边喊着："来啦来啦！"

郭麻子骂道："我操你姨李志高，你要大妮不要紧，别误了我的活呀？"

李志高说："我……我……"

郭麻子说："少啰嗦少啰嗦，快抬棉花，赶明儿再跟你个兔崽子算帐！"

李志高对我说："对不起你老弟，我来晚了！"

他四肢并用往棉花堆上爬去，爬到半腰哧溜一下滑下来，很狼狈地跌了个屁股蹲儿。讪讪地骂了一句："他妈的！"转身又往垛上爬。这次总算爬上去了。

我一声不吭，发着狠往篓子里抱棉花。杠子一上肩，就感到非常别扭。往常杠子一上肩，我们的嘴巴就自动张开，各种油腔滑调便源源不断地流出。今天夜里我们没了歌唱的兴致。今天夜里：杠子上肩，嘴巴张开，喘气不迭，步伐凌乱，双腿绊蒜。往常我们一溜小跑，配合默契，两个人好像一个人。今天我们你扯我拉，东倒西歪。进了车间，扑通扔下篓子，满肚子没好气。抽掉杠子，刚要扳倒篓子，郭麻子喊："他妈的，匀开点倒！"女工们身后已经空空荡荡，我们已经造成了生产损失。

方碧玉已站在她的位置上，今天我不想多看她。

郭麻子跟着我们的篓子跑，追着我们的屁股骂，也没法使我们加快搬运棉花的速度。今夜我们唱不出来了。我们忙得团团转，我们越抬越别扭，王强和刘金果在郭麻子的逼迫下，支援了我们五大篓子棉花，解救了一下燃眉之急。过去的陈旧幻觉今晚又栩栩如生了：几十

台皮辊压花机，像一排张着巨嘴的怪兽，想把我们吞食进去，使我们的骨头和皮肉分离。

杠子又上肩，别别扭扭往前摇，忽觉背后猛一沉，腰杆子嘎叭了一声。回头看到，李志高软在地上，满脸透明的汗珠。

他说："兄弟，今天夜里我感到一丝力气也没有了。"

车间哨响，二十四点，女工们拥出来，到食堂喝粥。李志高沉重地倒在垛下松软的棉花上，闭着眼睛，连呼吸声都没有，满脸冷汗，像具僵尸。我也感到空前的疲倦，受挫的脊椎隐隐作痛，一头栽到棉花上，闭上眼，眼前绿油油，那棉花翻卷犹如蓝色浪潮的景象，又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

我感到棉花里包含着的蓝色汁液和天上降下来的蓝色冰霜正缓缓地滋入我的体内，损害着我的健康，我清楚地知道应该跳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最好到食堂里去喝上碗玉米糊糊，用柴油机排出的热水洗把脸，咬牙，瞪眼，干完后半夜六小时，然后钻到被窝里，一觉睡到天黑。但我的身体动不了，我的所有的想法都凝聚在大脑深处那一点空间里，好像凝聚在一大块岩石中的一个透明的气泡。我知道如果这个气泡一旦破裂，我就会永远地睡去。我听到自己的鼻腔和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我的肉体已经沉沉入睡。

车间里哨子又响起来，柴油机又轰鸣起来，这些声音似乎真似幻想，很远很远很远……很细很细很细……郭麻子死劲儿踢着我，也不会不踢李志高。头脑深处那一点光明渐渐地扩大大，驱赶着沉重驱赶着黑暗驱赶着寒冷。我睁开眼，看到团团簇簇蓝色的棉花在寒星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我终于爬了起来，李志高也爬了起来。

郭麻子的怒骂把树上的麻雀都惊动了，它们扑棱棱飞起，像几块黑石头，滑到棉花加工厂外那广大的黑暗中去了。

郭麻子监督着我们，甚至动手帮我们往篓子里装棉花，感动得我够呛。

杠子一上肩，我的腰椎一阵奇痛。我肩膀一歪，杠子滑下，刚刚离地的大篓子又沉重地落在地上，李志高像一堆肉，软在篓子后。

"他娘的，这是咋弄的?"郭麻子说，"昨夜还是一对生龙活虎，

今夜就成了松包软蛋？睡大妮了？闯老婆门子了？搞破鞋了？他娘的，你们还干不干了？”

李志高哭丧着脸，棉花的蓝色光芒辉映着他脸上的粒粒冷汗。他说：“郭主任……我们俩……犯了乏……”

“我不管你怎么着，反正你们俩用头拱也得把棉花给我拱到车间里去！”郭麻子风风火火地跑回了车间。

李志高低声说：“马成功，好兄弟，我和她的事无论瞒得了谁也瞒不了你。我知道你喜欢她，我跟她好了，你心里不痛快。咱兄弟俩情同手足，不要为个女人伤害了感情，天下好女人多如细砂，待几年等你长大了，大哥我保证帮你找个胜过方碧玉五十倍的姑娘给你做媳妇！”

他这一席话说得我心里暖融融的，满肚皮的怨恨顿时消解，我说：“李大哥，只有你才配方碧玉，我不配。”

他说：“别说傻话了，咱死了也要把这台戏唱下去，惹急了郭麻子，我跟方碧玉都要倒霉。”

他说：“你担待点，我跟她闹那事闹的，腿酸胳膊疼……”

他把隐秘告诉了我，不但没激起我的嫉妒，反而使我心情舒畅，我说：“李大哥，装篓的活我包了，你只管抬就行！”

“一块干”他说。

我把腰带煞进去两扣，往手里啐口唾沫，伸开胳膊，如狼似虎，扑向那些一团团一摊摊、由无数蓝幽幽的眼睛积聚成的棉花群体。它们像海绵像橡胶像盘蛇像淤泥像浮游在海洋中的海蜇皮，我搂抱住它们时，全身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眼前一片绿，喉咙里味道腥甜，但我咬牙发狠搂抱它们，在一个瞬间里，我觉得搂抱棉花的感觉也就是搂抱方碧玉的感觉……

抬着它们向车间奔跑，像抬着一篓阴冷的蓝蛇，它们在篓里鸣叫着，纠缠着，令我脊背阴凉，为了逃避它们，我必须快跑。

对棉花的厌恶和恐怖恶性地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为了躲避它们，我必须用最快、最狠、最准的动作把它们搂抱起来，把它们投进竹篓。在车间里，踩着它们我感到它们在蠕动，这感觉逼着我快跑，大步快跑，让脚板尽快踩到坚实的土地。为了甩开，必须接触；为了

逃避，必须进入。这个夜晚是蓝幽幽的夜晚，是我与这可怕的棉花生死搏斗的夜晚，我没有疲倦，没有痛楚，只有阴冷、粘腻、蠕动的逼迫与追击和我的反击与进逼。

凌晨四时，那些蓝色的、唧唧嗞嗞的东西已经在女工们身左身右成为峻岭，紧靠墙壁外有一线路。最后一篓子抬进来时已无法行走，我们拖着它们沉重粘腻，脚踩着它们沉重粘腻，腿陷在它们里沉重粘腻，最后在顶峰上把它们倒出来，依然沉重粘腻。

看一眼陷在沉重粘腻中的姑娘们：蓝幽幽的光芒中，她们帽子蓝幽幽，口罩蓝幽幽，看不到她们脸上的表情，只能看到她们金黄色的神秘眼睛、粉红色的怪异耳朵，和那些像鲜红菊花瓣儿一样点点划划频繁舞动着的手指……我忽然觉得，这些女人已经和棉花融为一体，她们的头颅是棉花的头颅，她们的肢体是橡胶是海绵是盘蛇是淤泥是浮游在海洋中的海蜇皮……

这时，在我们身后响起郭麻子的胜过嘉奖的大骂：

“你们这两个王八羔子，想把我埋在棉花里憋死吗?”

二十五

早就留了心的孙禾斗和“铁锤子”终于把李志高和方碧玉从棉花垛里抓出来了。抓贼抓脏，抓奸拿双，方碧玉和李志高只穿着小衣裳站在办公室里发抖。孙禾斗端着那杆老掉了牙的破大枪，时而指着方，时而指着李，指方的机会比指李的机会多。他的两只眼珠子像耗子一样往方碧玉身上乱钻。孙说：“看你们还跑！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啊!”“铁锤子”大喊大叫：“书记呢？厂长呢？快来看看你们培养的模范人物!”又跑到男女宿舍门口大声吼：“来呀，看操 X 的啦，白看不要钱。”当时正是晚上十点多钟，我正在床铺上似睡非睡，李、方敲墙相约而出我知道，所以“铁锤子”一吼我就知道他们的事发了。宿舍里炸了营，都想看热闹看稀罕，便提着裤子趿拉着鞋蹿出来，围在办公室门口。说什么的都有。孙红花等几个干部女儿，骂方碧玉破鞋，骂李志高流氓。李志高垂着头，方碧玉却渐渐昂起

头。“铁锤子”抱着李、方的裤子，得意洋洋地对人们宣讲：“我早就看出这两个家伙眉来眼去的不地道。我和孙禾斗跟踪了他们好久，滑得像泥鳅一样，三转两转就没了影。这俩家伙，打起地道来了，在30号垛那儿挖了一个秘密地道，一直钻到垛中间里去，暖暖和和的，真会找地方。”

这时候，正在小伙房里喝酒的书记和厂长闻讯起来，都跑得气喘吁吁。一见屋里情景，两人都愣了。“铁锤子”把怀里抱的衣裳往地上一扔，恶狠狠地说：“二位领导，看看吧！”

厂长一拍桌子，说：“胡闹！”

也不知他是说“铁锤子”和孙禾斗胡闹，还是说李志高和方碧玉胡闹。

支部书记对门外的人说：“看什么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都回去！回去！”

支部书记关上门，说：“穿上衣服穿上衣服。”

我们都趴在窗上看。李志高匆匆忙忙穿上衣服。方碧玉不紧不慢地穿上衣服。穿完了衣服还对着人笑。

厂长说：“你还有脸笑！你们干这种事，对得起爹娘吗？”

方碧玉说：“我豁出去了。”

“电流”在窗外说：“听听，真不要脸！”

支书拉开门，十分生气地说：“回去，都回去！”

我们往回走。我感到很难过，趁着黑暗，摸起一块半头砖，掷到“电流”腰上。

“电流”哇啦一声叫，紧接着哭，但没人理睬她。

二十六

当夜里，李、方没有上班，方的位置找了一个女工顶替。我跟李的大篓子由两个男工抬。我被分配到清花机上。这活儿很累，要用铁叉子把棉花拨到清花机里。所谓清花机，实际上就是一个大铁皮壳里装上一只缀满手指那么粗、筷子那么长的铁齿大滚筒，用一台功率很

大的电动机拉着，一转起来轰隆隆响，像威力很大的坦克车一样，我对这玩意有点发怵，生怕一不小心被卷进去，吐出来怕就要成为一堆杂碎了。

挑着抱着拨着这些蓝色的精怪，我挂念着李志高与方碧玉，我的心情挺复杂的，因为我从心里喜欢方碧玉。他们俩的头颅漂浮在棉花中的那个夜晚的情景不断地出现在我眼前。我恨透了“铁锤子”这个王八蛋。

厂里会不会把李志高和方碧玉开除呢?

二十七

厂里没开除方碧玉，也没开除李志高。给他们调换了工作。李调到维修车间红炉组抡大锤打铁，方调到食堂里烧火、挑水。大家都说他们因祸得福，因为这两件差事都比他们原先的活儿轻松，而且不用上夜班。

据说支部书记把孙禾斗和“铁锤子”骂了一顿，骂他们不懂政策。

“铁锤子”眨巴着眼骂：“他娘的，厂里保护破鞋流氓，这是谁的天下?”

二十八

中午开饭时，我们村支部书记和他儿子国忠良带着几个精壮的民兵，拿着棍子、绳子闯了进来。国支书站在伙房外边，双手叉着腰，气汹汹地说：“去，把那个骚狐狸揪出来!”

国忠良满脸赤红，喃喃着：“爹……算了吧……”

“窝囊废！要你有什么用?”国支书骂道。

“你们去!”国支书命令民兵。

民兵们面有难色，互相看着。

国支书很生气地说："看什么？去呀，出了事我兜着！"

临时工有不言语的，有靠边看热闹的，"电流"她们欢欣鼓舞。我缩在人堆里不敢伸头。

几个民兵拿着家什要进伙房。

美男子江大田挺着胸脯站在门口，大声说："你们想干什么？还有没有王法了？"

国支书靠上来，说："你是谁？我找我的儿媳妇要你管？进去抓她出来！"

江大田亮出两把菜刀，一手攥一把，堵在门口，说："我看看你们哪个敢进?!"

国支书说："给我先把这个小子拿下！"

几个民兵提个棍子凑上去。

厂支部书记来了，说："光天大白日，闹起土匪来了！"

国支书说："你放屁！"

厂支部书记说："原来是你？这里是国家的工厂，不是你的一亩三分地，把你那些威风找块棉花絮包包搁起来！"

国支书说："什么国家工厂，是妓女院！"

厂支部书记说："滚！你再闹我就给县里打电话。"

国支书说："你把我吓出一舌头汗水！先把这个老混蛋抓起来！"

孙禾斗领着几个警卫提着大枪跑来。跑来，站定，拉着枪栓，吼："谁敢动俺书记一根汗毛，就打他个透气窟窿！"

方碧玉从江大田身后挤出来，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走吧！"

有人说："方碧玉会武术！打他个四仰八叉！"

国支书冷冷地说："你干的好事！"

方碧玉说："是干了！"

国忠良说："碧玉，你跟我回去吧，咱成亲，过日子。"

方碧玉说："你晚了，我已经和别人困了觉了。"

国忠良呜呜地哭起来，哭着用拳头捶自己的头。

国支书骂道："窝囊废！打，打死她，爹再给你找个好的！"

国忠良说："爹，她……我不打……"

国支书说："你不是我的种，早知你这么窝囊，还不如一生下来

时放尿罐里淹死你……”

方碧玉说：“国忠良，你打吧！”

她把头伸到他的面前。

国忠良捂着头蹲下，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国支书从民兵手里夺过一条棍子，拦腰一棍打到方碧玉的腰上。她一声没吭，摇摇晃晃地跌倒了。

国支书扔下棍气咻咻走了。

国忠良也被民兵拖走了。

好多人说这个大个子男人真窝囊。

江大田把方碧玉扶起来。

江大田喊：“李志高！李志高到哪里去了？”

二十九

我去找李志高。

他坐在18号垛旁的一捆苇席上抱着头哭，孙红花站在旁边，轻言曼语地劝他。她手里捏着一方小手绢，双眼红红的，好像也哭过了。

我说：“李志高，你怎么躲起来了？方碧玉被他公公打倒了。”

孙红花瞪着眼对我说：“你吵嚷什么？没看到他在哭吗？”

我骂道：“操你们的娘，哭什么，他也没挨打！”

“他心里比挨打还难过。”孙红花说着，掏出一条花手绢给李志高擦眼泪。

李志高拨开孙红花的手，响亮地擤了擤鼻涕，问我：“兄弟，方碧玉怎么样了？”

我说：“你还好意思问！她的腰被国家良打断了！”

李志高猛地站起来，脸色灰白，眼睛直直的像个痴人一样。呆了一会，泪水从他的眼里沁出来，他用手啪啪地扇着自己的脸，说：“我混蛋呀我混蛋呀！”

孙红花搂住他的胳膊，哭着劝：“别打了呀，别糟蹋自己！”

他推开孙红花，大声嘶叫着："别拦我！别拦我！我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要去找国忠良，替方碧玉报仇！"

孙红花扑上去抱着他的胳膊，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不能啊你不能去……他们一群人，拿着绳子拿着棍……你一个秀才，怎么能打过他们……"

李志高头发凌乱，遮住了额头，发疯一样地晃动着身体，却怎么也挣脱不了孙红花的羁绊，拖拖拉拉来到井边。刚看完一场热闹的临时工们，听到动静，又蜂拥到这边来看热闹。

李志高更来了劲，不但肩摇脚踢，甚至张嘴去咬孙红花的手。孙红花大叫着："你咬吧，狠心的，你咬吧，咬死我我也不会松手……"

江大田用冰凉的刀背拍了拍孙红花的头，冷冷地说："小姐，松手吧，让他去，他应该去。"

孙红花被那冰凉一压，脖子一缩，胳膊松开。李志高呆呆立着，像只斗败的公鸡，说："我李志高其实配不上方碧玉，方碧玉，我死了后，你该嫁谁就嫁谁去吧！"说完后几步跑上井台，站在井台上，像宣誓一样说："爹呀，娘呀，我可是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江大田一把扯住他，说："伙计，你别糟蹋我了，你跳下去，我们捞上你来，你没事了，我可来事了，淘井！想死跳楼、摸电闸、拿菜刀抹脖子，千万别跳井。"

孙红花无畏地抱住李志高，说："你跳井我跟着，反正我也是你的人了！"

孙红花这最后的表白把我打懵了。

三十

李志高和孙红花双双调走了。李调到公社通讯报道组，孙调到公社妇联。

这一天方碧玉躲在她的三层铺上放声大哭，还用拳头不停地捶打墙壁。

我把自己的铺盖搬到李志高腾出来、原本属于我的铺位上。看着

墙壁上那些李志高留下的痕迹，听着方碧玉嘶哑的哭叫，我的泪水一串串流到嘴里。

我敲着墙壁酸涩地说："碧玉姐，别哭了……你别哭了……"

我的叔叔在铺下喊我，叫着我的乳名。我擦擦眼泪，从铺上爬下来。一下铺，没能站定，当着众多临时工的面叔叔就扇了我一个耳光。

"为什么打我?"我怒吼着。

"你给方碧玉和李志高通风传信拉皮条，国支书已经把咱家的成份由中农改成上中农了!"叔叔气愤地说。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静静地又挨了叔叔一记耳光。朦胧着泪眼，看着叔叔顺着墙像小鼠一样溜走了。

三十一

方碧玉哭了一天，第二天大家又看到她一趟一趟地去井台挑水。我瞅了个机会跟她说："碧玉姐，想开点，李志高这种人，早晚要倒霉。"她笑着说："别咒他。"

过了腊八，眼见就是春节。厂里已放出口话，说腊月二十九放假，并说要辞退一批临时工。我想我和方碧玉都在辞退之列。我回去就回去，方碧玉回去的日子怎么过?我带着我的担心问她，她说："别犯愁，只要想活就会有办法。"

三十二

腊月二十一傍晚，阴云密布，刮过一阵料峭的小西北风后，稀疏的大雪花轻飘飘地落下来。

吃晚饭时，我与方碧玉在食堂墙角相遇，她轻轻地对我说："晚饭后到30号垛等我，我有话跟你说。"

我的眼前一片蓝光闪耀。

我寻找了几百条理由，证明我必须到30号垛去等方碧玉。我胆战心惊地沿着隐蔽路线到达了爱情峡谷，抬头看到蓝色的美丽雪花在水银灯的绿色光芒里飞舞，爱情的味道扑进我的鼻子与口腔。

我看到那扇大篷布又把棉花遮住了，他们的爱情巢穴已被孙禾斗和“铁捶子”彻底捣毁了吧？这时篷布的一角翘起，从底下伸出一个碧绿的头颅，头颅上沾着两絮蓝棉花，头颅上生着金色的眼睛，粉红的耳朵，紫色的嘴唇，是方碧玉的头颅！她吓了我一跳。

“快钻进来！”她焦急地对我说。

我四周望着，犹豫不决。

她说：“如果你害怕就回去吧。”

“不不不，我不害怕。”我表白着，从她的身体支撑起的空隙里，像条小狗一样钻了进去。

她在后边把篷布放下，绿色的光芒消失了，眼前一片漆黑。她越过我的身体，轻轻地说：“跟着我爬。”

她伸出一只冰凉的手摸了摸我的手。

原来我以为篷布会死死地压在我们身上，现在才发现，篷布是悬着的，她在棉花垛上挖出了一条交通壕。

我跟着她向前爬，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靠鼻子嗅着她的味道跟着她。

交通壕直通到棉花垛的腹心，我估摸着有七八米长，她在黑暗中说：“到了。”

我摸索着感觉到这是个两米见方的大坑，抬起胳膊，戳到了篷布。

她说：“坐下吧。”

我顺从地坐下来，心脏突突地胡乱跳动。

有两根钢笔杆粗细的绿色光柱透下来，我知道这是篷布上的两个窟窿，这窟窿既是光明的通道又是空气的通道。

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我看到四周的棉花放射着白森森的光芒，看到了方碧玉那张俏脸的大概轮廓。我听到了她的呼吸，嗅到了她身上那股有点酸、有点咸、还有点香的混合味道，我从初懂人事起就迷恋着的方碧玉就坐在离我不到三十厘米的地方，伸手即可触摸，但是

我不敢触摸。我感到冷，上下牙嘚嘚打战，她不吱声，她在想什么？我结巴着问："碧玉……姐……你叫我来干什么……"

她叹息一声，用响亮的声音说："我在这个地方跟他睡了九次！"

她的声音碰到棉花上，立即被它们吸收了。在这九次欢爱当中，它们吸收了他们多少声音，多少味道，多少眼泪？

"在这里，我用棉花……我到底还是用棉花擦了血！"

棉花吸收了她的处女血。

女人的秘密向我彻底敞开了。我十八岁了。

她突然大声哭泣起来。

我伸手寻找她的手，找到了一只，攥住了，我说："碧玉姐，别难受，李志高这个王八蛋丧了良心，等他的那饼子脸孙红花生个孩子没屁眼！"

她抓起一把棉花塞到嘴里去，又冷又腻扯不断撕不烂的怪物堵住了她的嘴，它们贪婪地吸收着她的唾液，她的哭泣，它们把自己又苦又腥的味道释放在她的嘴里，我的嘴里又苦又腥。

她的哽咽之声让我心痛。她的颤动的身体让我愤怒。我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李志高，她吐出棉花，说："求求你，别骂他了。"

"你还向着他？你还忘不了他？"

"是忘不了他。"

那两道抖动的绿光柱已经把这个爱情巢穴通通照得蓝幽幽了。我听到头上的篷布索索细响，是雪花打击它的专场声音，是雪花的声音也是篷布的声音。

"你很早就想着我，是不是？"她幽幽地问我。

"是。"我坦率地说，"从我懂了男女的事时就迷你，疯你，想你……我……爱你……碧玉姐。"

"可惜我已是破鞋了。"她幽幽地说。

"我不嫌你。"

"你迟早会嫌我的。"她说，"男人都一样。"

"我跟李志高不一样。"

"现在还不一样。"

"将来也不一样。"

她凄凄地一笑，说："你想了我这么多年，怪不容易的，今晚上我就如了你的愿吧。"

我浑身打起哆嗦来。

"你害怕了?"

"我……我……不怕……"

"你不怕国忠良?"

"不……不怕!"

"其实你也用不着怕，"她说，"今晚上的事只要你自己不说，就只有鬼知道了。"

"我不说。"

"说也不要紧。"她说着，把上衣的扣子解开了。

"你也脱了吧!"她搂过我的头，在我的嘴上亲了一下。我觉得有一股刺骨的寒气猛地流遍我的全身，首先渗入我的骨髓，然后渗入我的大脑。

蓝色的光布满她的全身。

她的声音蔫蔫的，像一簇簇忽明忽灭的小火苗。"你怎么还不脱?"她用金黄的眼睛盯着我，她的蓝色的牙齿像透明的水晶，嘴巴里一片紫罗兰。她跪着，挺着那双我在清晨给棉花喷药时就云里雾里看见过的耀武扬威的乳房，像两只咻咻喘息的小兽。她伸出鲜红的手指，解开了我的衣服，脱光了我的衣服。

她把我抱在怀里时，我周身僵硬，又一次像极度疲劳后一样，脑子里只有一点光明，我觉得我沉入一个冰窖之中，四周堆满蓝色的、蠕动的、吸收一切的、冰冷腻人的棉花。先是她与这种怪异的棉花融为一体，后是我与她融为一体，与她融为一体也就与棉花融为一体……

我听到她悲哀地说："兄弟，你还太小了，我对不起你……"

三十三

冯结巴把我们吼起来，让我们准备接班。我穿上衣服，走到门

口，正碰上方碧玉。她穿着工作服，戴着大口罩，只露着两眼。她说："兄弟，回去睡个好觉吧，姐姐替你一个班。我说，"不用不用，你忙了一天，够累了。"她说："明日上午，你替我回趟家，要过年啦，捎点东西给俺爹。"我说："那也不用。"她推我一把，说："你跟我还客气什么！"我还要争执，她已经往车间走去。

后半夜时，朦胧中听到吵嚷声，我爬起来，听到有人大声喊："出事了出事了，方碧玉让清花机给搅碎了！"

我的头嗡的一声大了。

清花机旁血肉模糊，一群人围着一丝不挂、周身窟窿、脑袋像烂冬瓜一样的方碧玉。所有的人都不说话，浑身哆嗦着，宛如狂风暴雨中绿油油的树叶。远处传来雄鸡的喔喔啼声，天就要亮了。

三十四

大年夜里，正在门口值班的孙禾斗看到一个影子远远地飘来，他厉声问："谁？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了。"那影子嘻嘻地笑着逼过来。孙禾斗感到有一股凉气突然包围上来，使他手不能动，口不能言，借着那盏水银灯碧绿的光芒，他看到来者周身粘满白棉花，满脸鲜血，不是别人，正是方碧玉！孙禾斗双腿一罗圈，跌坐在地上，屎尿一裤裆。

同一夜里，喝得醉眼朦胧的"铁锤子"出外撒尿，突然感到有一只冰凉的手叉住了他的脖颈，他硬着舌头说："别、别闹！"这时他的脑后响起凄厉的笑声，他一回头，看到了方碧玉沾满鲜血的脸。

事发之后，在棉花加工厂过年值班的人，都回忆起仿佛听到过车间里有女人凄厉的哭嚎声。

尾声：拾遗补缺

我仿佛从极高处跌落下来，落在一个棉花的海洋里。我的身体四

周无数棉花像洁白的雪浪花一样，缓慢地飞腾起来，又缓慢地跌落下去。飞腾和跌落都静悄悄的。无数瓣棉絮像漫天大雪飘飘而落，渐渐地埋没了我的身体。刚开始我还能从棉花的缝隙里看到天上的太阳，南飞的雁阵，后来只余下苍白。我想我已经被棉花埋葬了。我为自己的葬礼哭泣，泪水沿着两腮流下。一个人清醒地看到自己的葬礼是很幸福的事情，尤其是当你看到心爱的人儿为你的死亡而哭泣的时候。方碧玉在为我哭泣，她的眼睫毛上挑着晶莹的露珠。她身着一袭轻纱，飘飘欲仙，真是亭亭如玉立，款款如柳烟。她手抓着棉花，一瓣瓣往我脸上洒。李志高李大哥扶着她的腰。马兄弟，安息吧！我在棉花里哭泣……下雨啦下雨啦！有人在我脸旁喊叫。我奋力从棉花梦里挣扎出来，感到有一些热乎乎臊哄哄的液体滴到脸上。抬眼上望，头上的席片正往下渗水，原来是上铺的人尿了床。遭殃的四五个人齐声骂起来，上铺的人一声不吭，好像死了一样。天亮后才知道尿床的人是打包车间的杨贵，一个极其健壮的大汉。听他村里人讲，杨贵这样一条车轴汉子，竟讨了个身高不足一米的侏儒为妻，否则只有打光棍。我看过杨贵发火，相当可怕。起因是打包车间的李结实拿他的侏儒妻子开玩笑，杨贵双眼血红，双手卡住了李结实的脖子，不是众人死力相救，李结实就死在他手里了。

冯结巴夜里站岗巡逻，到了半夜时分，腹中饥饿难熬，便背着大枪，转悠到食堂附近，想找点东西吃。食堂锁着门，进不去，想撬锁又不敢，叹一口气，晃晃悠悠往前走。忽然想起食堂外有一席棚，席棚里有一口大祸，是专为给临时工煮地瓜安的。也许能找到块地瓜吃。弯着腰进了席棚，闻到了地瓜油的味道，感受到尚未散尽的热量。忽听有窸窣声响，吃一惊，摸出手电筒，刷一道白光射出，罩住了灶前柴草上两个没穿裤子的人。仔细一看，原来是赵虎和赵一萍。冯结巴认真地说："你，你们别、别怕，接着干吧。我给你们站、站岗。"这两个人急急忙忙穿裤子。穿上裤子，赵一萍弯着腰跑啦。赵虎和冯结巴套近乎。冯说："我饿得慌，没功夫跟你啰嗦！"赵虎说："我那儿有饼干，你等着。"一会儿功夫，赵虎果然给冯结巴送来一斤青岛饼干。

以后我每天夜里都想去席棚里去找饼干吃，人家再也不去了。冯

结巴笑着说。列车鸣着长笛，冲过一座铁桥。

打包车间临时工张洪奎负责踩包——把棉花倒在那个高两米半、宽八十厘米、长一百五十厘米、外包铁皮的木箱里踩实，然后推到打包机那个可上下升降的挤包拴上。张洪奎换班前踩了半包棉花，疲倦袭来，竟坐箱里睡去。换班的前来，以为此箱已踩好，便推到打包机上，开动机器，空空地挤上去。挤着挤着，箱缝里哗哗地流出血水来，知道大事不好，开箱一看，张洪奎已经变成一张肉饼了。

方碧玉的尸体用白布层层包裹起来，埋在许莲花墓旁边。她死后，厂党支部书记找我去了解情况。我如实汇报。有人说她是自杀，因为她有自杀的理由：丑事败露、遭公公棍打、李志高叛变。大家都痛骂李志高不是东西。连“电流”、“一撮毛”这些素与方碧玉为敌的干部子女也骂。

厂里派我回村报告方碧玉的死讯。

国支书说她死活已与国家无关。

方碧玉的父亲听到女儿死讯，悬梁自尽。

她的后事只好由厂里处理。

女工宿舍里哭声震天。

孙禾斗、“铁锤子”灰溜溜。大家都说方碧玉是被他俩逼死的。

闹鬼之后，孙禾斗神经失常，送到精神病院里去。“铁锤子”大病一场，差点送了命。两人出院后都死活不在棉花加工厂干了。

李志高到方碧玉坟上祭奠、痛哭。他头发凌乱，眼窝凹陷，看样子是真悲痛。也有人说他在演戏，假惺惺。

我没有想到方碧玉死后竟招来了那么多的同情。方碧玉一死，女工们罢了工，厂里只好提前发工资，提前放假。领到工资的女工们，不约而同地涌向商店，每人扯了一块花布，齐集方、许墓前，用花布盖住了她们的坟头。

腊月二十四，二百余名女工，背着自己的铺盖，沉默地走出棉花加工厂大门口。跟刚入厂那种欢喜情景成为鲜明对照。她们走后，棉花加工厂死气沉沉，那些尚未加工的棉花大垛，像巨大的坟包一样肃然兀立着。

春节过后，女工们都拒绝回厂。方碧玉显魂吓死仇人的事传得很

远。没加工完的棉花只好装车外运。

棉花加工厂里到处有鬼。正式工们都要求调离。厂长命令电工把所有黑暗角落里都拉上电灯，国家电一停，立刻开柴油机自己发电照明。看来厂长也害了怕。

冯结巴对我说："哥们儿，方碧玉是个有勇有谋的奇女子，她把所有的人都糊弄了。她在腊月二十二夜里，一个人偷偷地把许莲花的尸体起出来，放到棉花垛里藏好。腊月二十三晚上，她替你到清花机上去顶班。这时她已经把许莲花的尸体转移到离清花机很近的地方。她上班时一声不吭。也许谁也没注意到是她在顶你的班。十二点吃夜餐时，她关掉了清花机旁边的灯，趁着没人，她用推棉籽的车子把棉花盖住的女尸推到清花机旁掩藏好。你知道，运棉工在吃夜班饭前总是把清花机旁堆满棉花，为的是可以悠闲喝粥，车间开机后还可以休息一小时再去抬花。这一段时间内，遮盖着清花机的大席棚里只有方碧玉一个人。她把一切准备就绪后坐在清花机旁等待。当清花机与车间里的机器一起隆隆运转时，她站起来，先把一部分棉花扔进清花机，然后拖过许莲花僵硬的尸体，把尸体上的衣服剥得干干净净，剥下来的衣服团成一包放在身边。凭着练过武功的有力胳膊，她托起许莲花的尸首，扔进清花机的大口。清花机怪叫着把尸首吐出来后，她把自己傍晚时剪下来的头发和自己被同伴们所熟悉的内衣、外衣、鞋子、工作服、大口罩一起扔进清花机。然后她把早就准备好的红颜色水洒在棉花上、清花机上、许莲花的尸体上。做完了这一切，她拿着从尸体上剥下来的衣服鞋子，抽身离开现场，隐藏在她与李志高幽会的棉花垛里。那里边有水，有食物。她一直隐藏到大年夜里，等周围的村庄里响起了辞旧迎新的鞭炮声时才出来。她装鬼吓昏了孙禾斗和'铁锤子'后，又跑到空荡荡的车间里大哭了几声，然后跑出车间，施展轻身功夫，翻越围墙，从此远走高飞了。"

我问："这是你亲眼所见？"

冯说："我那时正在老家过年，怎么能亲眼所见？我只是猜测。"

我说："原来是猜测。"

冯说："你亲眼看见过方碧玉尸首吗？"

幽蓝的颜色、碧绿的颜色立即在我的脑海里闪烁起来。那具遍体

拳头大的窟窿、磷光闪烁的修长尸体如浅滩上的一条死鲨鱼，团团簇簇的棉花宛若翻卷的浪头，苑若唧唧鸣叫的群蛇，涌上来围上来，冲击着，噬咬着……我的鼻腔里洋溢着腥冷的尸臭。我捏住了脖子上的皮肤。

冯问："你没发现那具尸首的蹊跷吗?"

我摇了摇头。

冯说："我在新加坡学厨时见过一个贵妇人，与方碧玉一模一样。"

我胆怯地说："天下长得你的女人多着呢。"

冯说："我敢打赌，棉花加工厂那两个坟墓里，只有一具尸骨。 不信你就去掘开看看……"

火车怪叫着，钻进了一个幽暗的、长得仿佛永无尽头的隧道。在一片幽蓝的闪光中，棉花留给我的又冷又腻扯不断撕不烂的古怪感觉又一次缠上了我。

爆炸

一

父亲的手缓慢地举起来，在肩膀上方停留了三秒钟，然后用力一挥，响亮地打在我的左腮上。父亲的手上满是棱角，沾满着成熟小麦的焦香和麦秸的苦涩。六十年劳动赋予父亲的手以沉重的力量和崇高的尊严，它落到我脸上，发出重浊的声音，犹如气球爆炸。几颗亮晶晶的光点在高大的灰蓝色天空上流星般飞驰盘旋，把一条条明亮洁白的线画在天上，纵横交错，好似图画，久久不散。飞行训练，飞机进入拉烟层。父亲的手让我看到飞机拉烟后就从我脸上反弹开，我的脸没回位就听到空中发出一声爆响。这声响初如圆球，紧接着便拉长变宽变淡，象一颗大彗星。我认为确凿地看到了那声音，它飞越房屋和街道，跨过平川与河流，碰撞矮树高草，最后消融进初夏的乳汁般的透明大气里。我站在我们家浑圆的打麦场与大气之间，我站在我们家打麦场的边缘也站在大气的边缘上，看着爆炸声消逝又看着金色的太阳与乌黑的树木车轮般旋转；极目处钢青色的地平线被阳光切割成两条平行曲折明暗相谐的汹涌的河流，对着我流来，又离我流去。乌亮如炭的雨燕在河边电一般出现又电一般消逝。我感到一股猝发的狂欢般的痛苦感情在胸中郁积，好象是我用力叫了一声。

父亲伛偻着腰，高大地站在我的面前，那只打过我的手像一只兴奋的小兽一样哆嗦着。父亲穿一条齐膝盖的黑色长短裤，赤脚，光背，头戴一顶破了边的卷曲如枯叶的草帽站在我面前，我的父亲，我

的威严的父亲用可怜的目光看着我。白炽的阳光里夹带着一股恶毒的辣味，晒着父亲棱岸的肩膀和两只崎岖的大脚。父亲像麦场上生出来的一棵无叶树，不给我丝毫阴凉，他使我灼热难挨。我说：爹，你听我说……父亲柔顺地说：你别说了，我的儿，你想错了！爹已经七十岁了。我说：不，我要说，爹，你不懂，你什么都不懂！（爹前进一步，我后退一步。）爹说：我什么不懂？我说：你打我是犯法的！父亲开颜一笑，趔趔趄趄地抢上来，左手一挥，像往锅边上贴饼子一样打响了我的右腮。我犯法了，杂种，把你爹送到局子里去吧。爹满脸膨炸着说。我并无悲哀，泪水流出了眼眶。我的双耳共鸣着，模模糊糊地看到父亲的手臂在空中挥动时留下的轨迹像两块灼热的马蹄铁一样，凝固地悬在我与父亲之间的墙壁上。

其实没有墙。阳光射到父亲身上，反射出一圈褐色的短促光线，父亲像一件古老的法器灿烂辉煌。他脸上有一千条皱纹，每条皱纹里都夹着汗水与泥土，如纵横的河流，滋润着古老的大地。家乡的土地是黄褐色，深厚的土层下边是古老的沧海，它淤积了多少万年，我爷爷的爷爷也许知道。父亲用古老的犁铧耕耘着黄土地，在地上同时在脸上留下了深刻悲壮的痕迹。父亲用脸来证明着我的该打。爹！我又叫了一声爹，你不能这样粗暴地对待我。我也是大人啦！爹说：比你爹还大吗？你要是敢给我毁了他，我就打死你。你以为我不想生个儿子吗？可我已经生了一个女儿，已经领了独生子女证。我是国家的干部，能不带头响应国家的号召吗？父亲的嘴角沉重地垂下去，两道混浊的泪水冲刷着落满灰土的面颊。我们偷着生，不去报户口，不行吗？父亲说。我说：这是生孩子，不是养个小狗小猫。再说，我的领导已经知道的。父亲说：你们领导是怎么知道了？我说——我没说这句话前心里充满了怒火，我没说这句话前心里先说：你们把我害苦了，当然，我也把你们害苦了。

大约二十年前，我刚刚上小学，留着齐额短发。有一天，母亲对我说：过来，把裤裆给你缝死吧。我说：不，撒尿不方便。母亲说：你是有媳妇的人了，还穿开裆裤，不怕人家笑话？我说：什么媳妇？母亲说：你爹给你从北庄订了一个媳妇。我说：什么媳妇呀？母亲说：给你做饭，缝衣裳，生小娃娃的媳妇。我说：我不要。母亲把我

的裤子扒下来，用一根长长的粗线把裤裆缝起来了。

后来，我一年年大起来，骨骼肌肉长破了一件件衣服，乌黑的胡须盖过了柔弱的茸毛，我终于懂了“媳妇”的重大使用价值。我见到了她，隔着很远。那天，我们村请了一台戏，戏台子扎在干枯的河里，四乡八村都来看。她扛着一条被几辈人的屁股磨得乌黑发亮的板凳，跟在一群小女孩后边。有人对我说，那个大高个子是你媳妇。我慌忙跳开眼，见戏台上挂着一块天蓝色的大布，几十领淡黄色的苇席托着天，锣鼓家什打成一片响，台下的孩子喊爹叫娘。锣鼓家什响一阵，停了，琴师嘎嘎吱吱的调弦声响，鲜明地盖了河道。我终究忍不住，一斜眼，就盯住了她。她身躯高大，因为是夏天，熟透了的胸脯把一件被汗水浸白了的对襟式红褂子撑得开裂。她生一张通红的大脸，头发乌黑。她把那条看着就知道沉重的凳子放下，一屁股坐下去，头刚抬起来，胸还未挺直，人就突然弯曲歪斜着矮下去了。她站起来，脸侧对着我，有三十米远，眉眼看得清楚，腮帮有些凸，小皮球般饱胀。她从河沙里把凳子拔出来，用脚把沙土踢到凳子腿钉出的眼里，四个眼全填满，又跳动着踩，她全身的肉跳，好一阵，又放好凳子，坐下。我看到那四条凳子腿在人腿缝里又陷下去了，似乎嗞嗞如泥鳅钻洞，陷了一会，停住了，她身后又接上了一片人，我牢牢地盯住她从人缝里露给我的半边身子，心里一阵阵潮起潮落。胡琴钻出锣鼓。锣鼓淹没胡琴。浪潮吞没沙滩，浪潮吐出沙滩，娘——你在哪儿？一个左手握玉米面饼子右手提白根绿叶羊角葱的女孩子站在戏台上大声喊。村里那个人又戳我一下说，你媳妇那腚盘真够宽广的，你要惹她生了气，她一下就把你蹾扁了。我说：去你娘的。戏台上出来一个李铁梅，红鞋，红裤，红袄，红腮，两眉之间点一个拇指大的红胭脂，长辫子上扎着红绳，手里提着红灯。村里那个人说：又是《红灯记》！我没搭腔，眼睛总往人缝里溜，看一眼，心一热，又一凉，凉了又热了，我不知是幸福还是痛苦。这年秋天我当了兵。假如我不去当兵，假如我当了兵没提干，假如提了干没上大学，假如上了大学没住医院，假如住了医院没碰上那位单眼皮大眼睛的女护士，就不会有一连串的烦恼发生，也不会有今天。父亲沉重的巴掌打得我灵魂出窍，我的脸上热辣辣的。一摸，摸到一根根胡萝卜般的凸起。

我的脑袋变成了空桶，蜜蜂的哼叫声掺和着远天的音爆声在空桶里碰撞回折，翻腾盘旋。你就别管了，反正我知道了。我没说这句话之前心里就充满了怒火。爹说：你告诉我，是哪个狗娘养的告诉你的，我去跟他拼命。我说：是公社计划生育委员会给我的信，我向领导汇报了，才赶快回来。父亲懊丧地吼了一声，他的手抖抖索索地举起来，把胸膛上的一个牛虻打飞，又拂去十几颗麦糠。那么，那么，孩子，你就忍心把咱这一门绝了？父亲悲哀地看着我说。我不是有一个女儿吗？我说，怎么能算绝了呢？爹说，女儿不是儿，女人不算人。我说：印度总理、英国首相、丹麦女王、田副县长，不都是女人吗？你见了田副县长连头都不敢抬！爹说：这不是一码事。我求求你啦，放了他的生吧！蹲监坐牢爹替你去。我说：不行！爹，不行！

我的情绪恶劣，我对父亲巴掌的畏惧消失了。我就要三十岁了，父亲打我前的激动和打我后的颤抖使我意识到我已把大部分身体挤进了中年人行列，决定与我有关的事情的权力在我手里而不应该在父亲手里，父亲打我，应该解释成他交出权力之前的无可奈何的挣扎。我的心冰冷坚硬，不管怎么说，也不能让我投降。妻子瞒着我怀上的胎儿的留与流，甚至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自作主张。

父亲转过身，向着打麦场边的矮墙走去。矮墙外，那棵被烈日灼伤了的小椿树垂着所有的叶子，把一块暗淡的影子掉进矮墙里，造成一点点阴凉的感觉。父亲立在椿树斑驳的影子里，褐色的肉体上漏出一些不规则的白得发绿的光斑，非常眩目，非常美丽。他摘下那顶似乎一口气就能吹破的草帽，提在手里，并不用它扇风。场上的麦秸在烈日下暴躁地响着，到处都在反射光线，所有的颜色都失去颜色，我的眼前一片白后是一片黑。一阵风吹过来，椿树叶不得不动几下，立刻又垂下头，粘滞在混浊的空气里，象一簇簇硫磺火苗。父亲面对着我站着，站得那么遥远寒冷，他的脸一团黑，疲乏地垂着两条长臂，长臂好像经不起大手的重量才被坠得这般长，血液好像流进了大手才使大手这样大。父亲的手上凝集着令世界悲痛而起敬的表情，这表情唤起我酸涩的感情，我的舌头在嘴里熟了。父亲的手一只在髋骨间垂着，一只捏着草帽垂在髋骨间。那草帽令我吃惊害怕，我吃惊它怎么还能作为草帽存在着，我害怕父亲不小心捏碎了它。它一旦破碎，就

会变成焦糊的粉末辛辣的粉末，飞散进粘滞的空气里，使重浊的夏天更重浊。在青翠的麦苗与金黄的麦浪之间，我的妻子怀孕了。

父亲挥手打我时，我的心里酝酿着毁灭一切的愤怒。新帐旧帐一起算！我看到在我们父子三十年的空间里，飞动着铁锈色的灰尘，没有温情，没有爱，没有欢乐，没有鲜花。但是我知道我的感觉是偏颇的。父亲伛偻的腰背和遍身的泥土抗议我的偏颇。他的骨头上刻着劳动的深痕，他的眼睛里结着愁苦的车轮轧出的血红的辙印。他站在疲乏的椿树下好像一个犯人，在我面前，垂下了灰白的头。我听到从他的喉咙里发出一阵“喀啦喀啦”的声音，随着这声音，父亲耸着肩，慢慢地、慢慢地蹲下去。父亲被我打败了。我站在火热的太阳下，表皮流汗，内里凉冷，我的空壳里，结着多姿多彩的霜花，还有一排排冰挂，状如狼牙……

我是匆匆赶回来的，穿着都市里通俗的衣裤。面对父亲，这衣裤顿时生辉，显示出高贵和奢侈，它有多余的口袋和钮扣，还有不必要的干净。打败了父亲，我感到深刻的罪疚：一个几乎是赤身裸体的老头子，七十岁了，蹲在他的衣冠整洁面孔白胖的儿子面前，阳光照着他们，照着夏天的打麦场。满场铺盖着铡掉根部的小麦，金黄中泛着银白的麦秸和麦穗，尖锐的麦芒。麦芒上生着纤细的刺毛，阳光给它们动力。它们互相摩擦着，沙啦沙啦地响。偶有一两个不成熟的绿麦穗，夹杂在金黄中，醒目得让人难受。那绿麦穗上，有火红色米粒大的小蜘蛛在爬动，好像电光火星。场外横着一盘铡刀，一条长凳，无言无语，一动不动，那儿留下杂乱的脚印和狼藉的麦根，宛若一个古战场，向凭吊者透露着模糊的感情……妻子高抬着铡刀等待着，父亲弯着腰，把一个麦捆塞到铡刀下，妻子一弯腰，铡刀“嚓”一声，麦捆一分为二。母亲努力蹒跚着，用那杆桑木老杈把麦穗挑起来，挑到场上散开。我的女儿在麦场上打滚，她吃麦粒吃到嘴里一根麦芒，麦芒子噌噌地往嗓子里爬，她脸憋紫了，一边哭一边咳，妻子吓出一脸冷汗……金黄的麦穗，平静的劳动，芳香的汗水，鲜花般的女孩，健壮的少妇，树根般的老人……一幅天下升平民乐年丰的优美图画，所有的色彩都服从一种安谧的情绪，没有风，没有浪，没有雷，没有雨，人的动作似蛤类的移动，强大的平静潮水冲刷过的沙滩上，留下

一行行千篇一律的足迹，如同图画、文字和历史……

我确实感到深刻的罪疚。

我虽然每年回家履行丈夫的、爸爸的、儿子的职责，虽然自认为与这个偏僻的荒村联系密切好似胎儿与子宫，但还原了艰苦宁静的劳动场面，心里还是万分惊愕。从人欲横流的都市生活中，仅仅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又两小时汽车，就来到这里。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的男男女女的急促的嘟嘟哝哝与饱含着杂质的欢笑被远远甩开，仿佛一个忘不了的梦。我在梦中飞行，飞机失事，人破机毁，飘然落地，睁眼一看，竟是我家的打麦场。

我站在麦场边缘，像苦行僧一样忍爱着阳光的惩罚，类似的情景使我忆起二十年前，老师因我下河洗澡把我晒在炎阳下忏悔，我被晒晕了。为这事，父亲端着一柄粪杈把我的满脸粉刺的老师赶得跳墙逃命。父亲是爱我的。父亲为使我上学把一根锄把子攥细了，就是就是，父亲是爱我的，即便是打我，也是伟大父爱的一种折射，但是，我不能因为父亲爱我就投降。还有一种，还有一种超过父爱超过母爱的力量，不是爱情，不是忧伤，是一种无法言喻的东西在左右着我的感情，它缺乏理智，从不考虑前因后果，它的本身就是目的，它不需要解释，它就是我的独立。固然你们为了爱我而干涉我的独立，但我不是要恨这种干涉。固然你们在辛勤劳动，你们的辛勤劳动创造着人类的历史，但我还是要憎恨。在父亲们丰碑般的贡献面前，儿子们显得渺小，但岁月依旧，人世如河浪推拥。我向前走着，靠近了父亲，我说：爹，您别难过。

父亲按一下地，站起来，把草帽扣到头上，僵硬地走几步，弯腰拾起一杆杈，翻挑着场上的麦穗。褐色的父亲，用长长的淡黄色木杈把金色麦穗挑起来——晒脱了壳的少量麦粒从杈缝里轻快地掉在因挑走麦穗而暴露出来的灰绿色的场面上——又抖抖地放下去。场面平整光滑，麦粒在上面蹦跳。父亲一杈杈翻着，原来在下边的，现在请上边来；原来在上边的，现在请下边去。满场散着炒面香，麦穗干透，是打场的时候了。我走到父亲身边，去夺他手里的木杈，父亲紧紧地攥住杈杆，我抬起眼看他的脸，碰到他眼里的陌生的冷淡神情，这神情一下子把我推出去，我松开了手。父亲说：孩子，还是把他生下来

吧？啊，把他生下来吧，你想想，一个孙女，一个孙子，都活蹦乱跳，在我和你娘身边，像小狗小猫，跑着跳着叫着，该有多好……

父亲画出来的幸福图感动了我。父亲继续说：谁跟谁结夫妻是天定的，你也不能怨爹娘。父亲的话似乎不应停住，但停住了，他低着头翻晒麦穗。我一侧身，看到她从场北走过来了。她高大丰硕，一摇一晃地走，一边走路一边咬着一根水淋淋的大黄瓜。走到我面前，她把黄瓜赶紧咽下去，唇边沾着两颗白色的黄瓜籽，她抬起袖子擦了一把嘴，急促地问：你回来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她说：正好，帮我们打场。我说：别打场了，走吧，去公社卫生院做手术。她说：做什么手术？我无病无灾的！我说：流产手术。

我的话一出口她的脸就白了，呆呆地立着，有半分钟，垂着两只通红的大手。我说：还愣着干什么？回家去收拾收拾，快走。她大声抽泣着，血液渐渐又上了脸，湿漉漉的眼睛里喷吐着愤怒的火苗，我看着她的高大的身躯，心里不由生出怕来。她腮上的肉一鼓一鼓的，我知道她发了怒。她说：你听谁说我怀了孕？我说：你别管。她双手捂着脸，发出一阵哽咽之声，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她的哭泣充满了浓厚的舞台气。她是善于装哭的。记得那一夜，我坐在炕下吸烟，直吸得烛泪满窗台。她哭了，我看她一眼，眼里干巴巴的。我不看她，她还哭。我又看她一眼，眼上粘乎乎的，我认为那是唾沫。有一次我拉肚子住医院，她去看我，隔着窗玻璃，我看到她往脸上抹唾沫……她的哭泣声变成咕咕噜噜的低语，低语又变成清晰的詈骂：老不死的，闲得嘴痒痒，让儿子断了后你就舒坦了……走遍天下也找不到这样的爹……

父亲高举着的双臂僵在空中，片刻，又猝然落下，像中弹的鸟翅，连同木杈，连同麦穗。在短暂的瞬间，我看到父亲的脸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初如一张白纸在火苗中燃烧着，卷曲着，飒飒作响，后来轻抖，定型，静止，似怒非怒，似哀非哀。半岛地区初夏的灿烂阳光照亮了父亲那灰烬般的脸。我胸膛中都是心跳，全身肌肉紧缩，我叫：你胡说什么！她昂起头，双目灼灼地逼视着我：天生的事儿，明摆着的事儿，全中国没人知道我怀了孕，只有他和娘知道，娘不在这儿，就他在这儿，不是他告诉了你还能是谁告诉了你？我说：爹打了

我两巴掌，你看我的脸。她说：你们是演苦肉计给我看。我说：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欺负我的爹娘，我就和你算总账，你不是以为我怕你。

父亲的眼泪一下子挂满了腮，他的嘴唇哆嗦着，把一张脸都带活了。他又举起木杈翻场，麦穗麦粒在杈下场上愉快地跳动着。

我说：走，别磨蹭，赶快流掉，拖一天难一天。

她在我面前第一次用眼里的水而不是用口里的水把脸濡湿了。她眼里流出来的泪水浅薄透明，仿佛没有重量，这张红色大脸上挂着的泪水就像马头上生出的角一样令我难以接受。

她的哭声放大，泪水密集起来，颜色变深，质量变大，沉甸甸像稠而透明的胶水。我的眼睛火辣辣地发烫。我恨她对我的欺骗，我暗自庆幸及时得到了她怀孕的消息：这不能怨我，我让你服药，你说你戴着环。你自己找的，别怨我。

俺也没怨你。她不哭了，大步走到场边，把一根棕色的粗绳子背上肩——绳子后连结着一个一头大一头小的青石碌碡——好言好语地问父亲：爹，能轧了吧？父亲的脸上慌慌张张跑出笑容来，父亲笑着说：艳艳她娘，你放下吧，我来拉。她说：我年轻，我来拉，您干了一晌午头，去树阴里歇歇吧。父亲感动了，说不出话，更紧张地挥杈翻场，一串串的麦穗，小金鱼般跳跃着。她拉着碌碡绕场旋转，长腿大臂，麦场显得小。我有口难说话。这时，从场北边那条小路上，母亲走过来了。母亲牵着一条小公牛。小公牛后跟着我四岁的女儿。

母亲是小脚女人，一步步走得艰难。她老远就看见我了，想走快一点，但牛走不动了。父亲停住杈对我说：前天来了劁牛的，要钱少，手艺好，就劁了。

怎么选这么个忙时候劁牛？我问。

艳艳她娘要劁，父亲说，这个人手艺好，要钱少。

牛劁了后，必须不停地遛，严防倒卧，但动过手术的牛，又千方百计地想趴下，因此，遛牛是艰苦的劳动，白天连着黑夜，黑夜接着白天，娘和牛，都遛成木头了。我迎着娘走去，我看到娘兴奋的枯脸，一阵热风把她灰白的乱发吹动，吹得更乱。女儿在娘的身后，提着一个绿色的长方形小收音机，畏畏缩缩地看着我。

母亲说：艳艳，叫爸爸呀。

我说：娘……

母亲说：你回来了？有什么事？

我说：没事。

母亲的眼泪流出眼眶。

女儿躲在娘的背后，偷偷地看着我。我看着她那两只酷肖我的眼睛，弯腰把她抱起来。她很胖，沉甸甸地坠手；可能是去年的衣服吧，裤头和汗衫之间有一段空白，露出了积满灰垢的肚脐眼。我说：艳艳，我是谁？她轻轻地说：你是爸爸。我说：你怕我？她说：爸爸。

我答应了一声。

二

我抓住她的袖子，拉她上河堤，又拉她下河堤。干河里的沙土冒出灰白的热气。她往后仰着身体，下巴翘起，口里吐着一串串含混不清的话。我们走得粘涩，如毡上拖毛，洞里拔蛇。河里没有路，泛碱的松软沙土嗞嗞响着，烫着我们的脚面。烦乱的蝉鸣在两面河堤的柳树上交叉着响起，一道蝉鸣一道丝线，飞蹿着编成一面大网，罩住了枯河道。我抬头看见天上布满了鱼鳞状碎云。正午时分，满天都是强光，不知太阳在哪里。蝉鸣声挡住了河堤对面母亲的低泣、父亲的叹息和女儿手提小收音机的叫声，空中一声爆响压住蝉鸣，空中响爆的蝉鸣像爆竹的碎片，爆竹碎片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地在半空中浮游。空军基地的飞行训练，还在继续进行。我拽着妻子往河堤上走时，女儿睁大了眼，惊吓得不敢哭。我惶恐得不敢看她。我拉着妻子横过枯河，方向由北向南，目标公社卫生院，距离两千米。脚下的沙土干涩地响着，令人牙碜，妻子不情愿地跟着我走，我气喘吁吁地回过头，手仍然紧抓住她的袖管。你走不走啦？我阴沉沉地说。她不做声，迷惘地看着我。

六年前，她牵着我的袖管——像我今天牵着她一样——去公社登

记。那天上午阳光明媚，美好的天气犹如孔雀开屏，那时候河里还有些潺潺的流水。我为了拖延时间，提议去走七里外的九孔桥，她说去你的吧，你今天听我的。她脱了鞋，挽起裤腿，高高地露出湿沙色的小腿和干沙色的大腿，说，我背你过河。她把鞋一下子塞到我怀里，鞋旮旯子里一股淤泥味扑进我的鼻孔。我说，我去走桥。她说，你走屁！四下无人，她在我面前蹲下，反胳膊搂住我的腿弯，我抱着她的鞋，趴在她的背上。她稀哩呼隆下了河，腿蹚得水声一片，我不敢低头，平眼前望，见河滩地里麦苗青青，笨重的斑鸠从河边飞起，在麦垄上落下，划出一道麻麻斑斑的抛物线。她用两只大手抓住我的大腿，我全部的感觉都集中到她的手掌上。她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虽没结婚但身体已经发胖。她的呼吸沉重，宽阔的背上散发着热烘烘的大葱气味，我在温暖的阳光下，在她体温的圈子里，瑟瑟地抖颤。她把我背过河，放下我，推我一把，拍我一掌，说：你别想跑。我迷迷糊糊地说：往哪里跑？她说：往哪里你也跑不了。她从我手里夺过鞋，提着，赤脚踩着干净的路，一步一个清晰的脚印。几十步，脚印淡了，肥肥的脚背上，蒙着一层黄尘土，两个明亮的大脚趾甲，像两只警觉的眼睛。你看什么？她脸上露出强悍的笑，催我快走。我恍然如赴刑场，把腰板挺得笔直，恰似一支箭杆。公社民政助理员是一个极漂亮的麻子，见人先笑。他哗哗地翻动着蓝皮户籍簿，翻到了一个，用笔杆点点，抄到白纸上；她放下一条裤腿，盖住了一条腿。又翻到了一个，用笔杆点点；她盖住了另一条腿。民政助理员打量着我们，她拍拍鞋子，穿到脚上，他问了几句话，全是她对答，声音大得像吵架。麻子写好了一张纸，说：按指印。她蘸了一个鲜红的手指头，狠狠地按在麻子指点的地方。我双手插进裤袋里，磕磕绊绊往后退，向着门口的方向。你还想跑？她一把抓住我，喊：回来。麻子惊愕地看着我们，五官一定，接着挤鼻弄眼地邪笑：当心，小伙子，当心挨打！我说：不按。麻子说：按吧，不按不合法。她拉着我的胳膊用力一顿，我就站在了桌子边。她有两条乌黑的眉毛，嘴唇上汗毛很重；她胸脯丰满，衣服上印着金黄色的葵花。她说：我等你快二十年啦，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凭什么不按？麻子说：小伙子，别傻了！这样的媳妇哪里去找？人高马大，山大柴广，生个孩子也是大

个的。我举着手指，看着她那个大指纹，想起了河里的戏台，她坐在台下看戏，把板凳坐得直往沙里陷……

空中突然有强光交错，耀得河沙象水银。一架抿翅翘尾的飞机翻着筋斗往下掉，掉一会，又猛地竖起头，斜刺着冲上去，冲去了之后，响声才震动河道。飞行训练，还在继续进行。

妻子端坐在沙土上，用宽大结实的背对着我。她的脖子上沾着灰土，沾着一根淡红色的麦芒和两颗蛋黄色的麦壳，一颗大，一颗小。汗水溻透了她的衣服，皱边的衣领上有发亮的油腻。我说：起来。她说：不。河沙钻进凉鞋，烫着我的脚，暗蓝色的光线嗞嗞叫着往上扑，扑得我两眼落泪。我说：玉兰，你难道要我给你下跪吗？

我叫出"玉兰"二字，心里感到别别扭扭，结婚六年了，我没叫过她一次名字，总有那么一些极其简单的方法让她知道我在跟她讲话。我不得不给她写一封信的时候，总是用尽量潦草的字体写她的名字，这个名字与它符号着的人相去甚远，我感到惭愧。而她，在六年中写给我的五封信里，每次都把我的名字砍得缺胳膊少腿的躺在信封上，象三个疲乏的伤兵在沙漠中行军。我叫了一声"玉兰"，她的脸一下化了，她不但回头而且转了一下身体，亲切地望着我。我说：这么热的沙土，你也不嫌烫，快站起来。她温顺地站起来，说：她爸爸……真要流，我也依着你……刚才，我觉得就像李二嫂一样，没人痛没人爱……你叫了我，我又觉得跟李二嫂不一样了……

李二嫂在我女儿手提的那个绿色长方形小收音机里哭哭啼啼唱起来：麦场上拉完碌碡再把场翻，满肚子苦水能对谁言。这两口唱震动得我们全家肃然默立，静听着阳光哔哔叭叭晒焦麦穗。树叶子都蔫了。小公牛想趴下，母亲用力上提着它的铁鼻环，它嘴里吐着白沫，尾巴弯弯曲曲痛成一条蛇形。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说，这个孩子坚决不能要，即便是要，也要等我干出点事业来。娘说：什么他娘的狗屁事业，有人才有世界。收音机说：郎咸芬在这两句唱腔里，充分发挥着传统吕剧委婉凄切的风格，又吸收了河北梆子的高亢和黄梅戏的甜润，完美地表现了青年寡妇李二嫂孤单寂寞痛苦不堪的心情，使人能从她对苦难生活的控诉中，联想到她对男欢女爱的幸福生活的向往。请大家再来欣赏一遍这两句唱腔。妻把嘴唇噘起来，脸上布满乌云。

她把绳子抓起来——棕色绳子如一条死蛇——背上肩头，弓腰探颈，大踏步走起来，青石碌碡吱吱哑哑响着，把麦穗轧得纷纷落粒。父亲跟在碌碡后边，把轧实的麦穗挑起来，抖松，雨点般的麦粒从杈缝中落地。小女儿退到短墙投下的那道窄窄的阴影里，袒着肚子，伸开两条小肥腿，鞋子脱下来扔在两边，一只离腿很近，一只离腿很远，收音机在两条腿中夹着，呜呜哇哇地响。

麦场上拉完碌碡再把场翻，满肚子苦水能对谁言。

妻子呼噜呼噜地哭着，一声声地紧。她步幅巨大，每一步都把麦穗扬起来，抬脚高高，像在泥泞中跋涉。

十七岁到李家挨打受骂，第二年丈夫死指望全断，靠娘家并无有兄弟姐妹，靠婆家无丈夫孤孤单单。

妻子哭得酣畅，步子跌跌撞撞，青石碌碡跟着她左一头右一头地瞎碰乱撞。父亲的腰伛偻得更厉害了，那顶破草帽随时都会从头上掉下来，但总也掉不下来。

在收音机絮絮叨叨的哭诉声中，女儿一动不动，双手搭在肚子上，眼望着麦场，眼皮落下去，抬起来，又落下去，又抬起来……女儿出生后三天，我从外地匆匆赶回来，她躺在妻子身边，从一条小被子里露出一张生着细毛的小脸，小脸，怎么会这么小？我又可怜她又厌恶她。她好像要表演给我看：把鼻子和眼睛挤在一起挤出一疙瘩皱纹，抽搐一会，突然打出一个响亮的喷嚏。我大吃一惊，料想不到这么个小东西竟然会打喷嚏。打过喷嚏后，她放开脸，睁开眼，好像在看我，我觉得她的目光很短，并不能射到我的脸上。她哭了。妻子说：别哭，你看看谁来了？不认识，这就是你爹呀。我沉重地坐在方凳上，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是个爹了。妻子把女儿抱起来，解开怀，把一个与大乳房相比显得很小的褐色奶头触到女儿嘴边。她的嘴翕动着，像鱼儿吞钩一样把与她的嘴相比显得很大的奶头吞下去。妻子用手往上提着不断地壅住女孩鼻孔的乳房，面容庄严神秘，我看着她们，心中一片荒漠，见一个大人正向着那金子般辉煌的远古走去。

妻子的爹做贩卖猪皮生意，很能赚钱。他来看女儿，时间是寒冬腊月，风在河里怒吼着，把黄沙扬过河堤，一把把撒在屋顶的枯草上，打出一片细声。她的爹肥胖的脸上冻着一层油腻。他跟我的父亲

寒暄几句，走进女儿房里，看着我，没说一句话，喝了一碗茶，站起来说：大嫂，我给你送来六个猪蹄子，让你婆婆煮汤给你吃，吃猪蹄子发奶水。我送他到院子里，他从车兜里摸出猪蹄子，一个接一个扔在冻得裂纹的地上，有白的，有黑的，在地上蹦成一盘残棋。我说：你不吃过饭再走？他说：不吃了，我要去赶集。他姐夫，你孬好也是个吃国库粮的人，每月五十六十地挣着，咋就把家弄成这副穷酸样子？三间东倒西歪屋，两个半聋半瞎的爹娘，我闺女嫁到你家，是她穷鬼薄命。现如今坐月子的，吃的是鸡鸭鱼肉，睡的是绫罗绸缎，喝的是奶粉蜂蜜，你们家可倒好！我被他训斥得哑口无言。的确，在这个家里，是没有多少幸福的成分的，我、她、爹、娘，还有这个刚刚出世的小灾星，大家都感到委屈，都不仗义，可都得忍着，受着，这一切都是阴差阳错，似乎命中注定。我送走岳父回来，见爹娘正瑟缩着肩膀，把猪蹄子收拾到屋里去。娘和爹用寒冷的眼睛看着我，仿佛我是主人，他们是奴隶。娘在灶下点着火，灶里抢出白色的浓烟，大力直冲房顶，又汹涌地折下来。爹和娘用袄袖子擦眼，把颧骨擦红了，把袄袖子擦亮了。我说：去他妈的，我堂堂的……竟要被这个屠户训斥。我抓起冻得硬梆梆的猪蹄子，用力摔到院子里，一颗接着一颗，好像投掷手榴弹，有一颗飞进嘎嘎作响的老杏树里，白蹄子在黑枝丫中碰撞着，好半天，才缓慢地落下来，惊飞一地麻雀。

你骂谁？妻子在屋里说。

我说：骂你的混账爹。

她说：你爹才混账。

你要是委屈，就跟你爹走，我说。

她说：你想得好，我孩子都有了，你还想休了我？党是怎么教育的你？

父亲弯着腰走出去，把我扔出的猪蹄子一颗颗捡回来。屋里的烟压得我弯了腰，凹凸的地面离我的脸很近。锅里的水沸沸地响起来，父亲从墙角上拖过一块木板，一个瓦盆，把猪蹄子放进盆里，母亲用一个缺口破瓢舀来开水，缓缓地浇到猪蹄子上，猪蹄子在盆里吱吱叫着，翻滚着，浮起来又沉下去。弥漫全屋的炊烟蒸气渐渐淡薄，显出乌黑的墙壁和老破的家具。父亲试试探探地往盆里伸手，黑手缭绕着

白雾，虚实相济，构成幻象。黑手从盆里捞出一只水淋淋的猪蹄子，不是扔也不是放，而是在运动中滑落，恰恰打着木板边缘，溅出一圈水星，我看到父亲的眼眨了一下又眨了一下。母亲伸出两只手，一手按住猪爪子，一手往下撕毛。猪毛像腐烂的毛毡，一片片脱落，亮出白白红红的猪皮。爹和娘认真极了，连一根毛也不放过。撕净了毛又涮锅烧火，煮猪蹄，煮得香气满屋。妻子用了一天，就把猪蹄啃光，汤喝了大半。后来，妻子对邻人说：俺娘家送来六个猪蹄子，全被两个馋老给啃了。母亲把妻子对邻人说过邻人又转述给她的话学给我听。我听了，嗟讶良久……

这碌碡滚滚绕场旋转，我的命和碌碡一般，转过来转过去何时算了，这样的苦光景无头无边。

收音机感情充沛地唱着，好像成了专门替我拉碌碡的妻子配乐。她的哭声变成了一条舒缓的河流，平平静静，不妨碍这一番控诉黑暗家庭感叹悲惨命运的大唱灌进我的耳朵。她也许把自己当成李二嫂了，善良懦弱，漂亮多情，惹人爱怜。她机械地牵引着碌碡绕场旋转着，好像把这种劳动变成了对我的谴责。我被李二嫂优美的歌唱动了心，被这骗人的戏剧感动得浮想联翩。我感到自己非常不幸，悲剧是世界的基本形式，你，我，他，都是悲剧中人物。我妻子认为她和李二嫂一样命苦，我认为我比她还要命苦，父母认为他们比我们还要苦。大家都被痛苦压低了头。只有我的小女儿倚在土墙上睡着了，她圆圆的头颅歪在墙上，晒得火红色的脸蛋上，画着忧伤的图画……

妻子把肩上的绳子摔下，怒冲冲地说：我不干啦！我给你们家当牛做马，我受够啦。我说：你想跟李二嫂一样吗？她说：噢，你想撵我改嫁？美得你。我知道你这两年学会了照电影，天天跟那些大嫚在草地上打滚，有了新鞋就想脱旧鞋，你别做梦！我打不着鹿也不让鹿吃草。我突然感到一种下坠般——自由落体般的快感，太阳像噪叫着的老鸹向我俯冲下来，金色的麦场像唱片般飞旋。

我的头触到了柔软芳香灼热的麦秸和麦糠，坚硬饱满尖锐的麦粒和麦芒，再下一点，嘴唇沾满了灰土。妻子像拖死狗一样把我拖到树阴里，乱拳捶打我的背，爹和娘站在我身边，大声呼叫我。娘说，艳艳她娘，你别把他毁了啊，他再不济也是你的男人，要是真有个三长

两短，咱这一家人，可就散了班子啦……妻子愤怒地说：怨我？又怨我！唱丑都是我的，唱旦都是你们的，还不是让俺爹打的，还亏得是亲生的儿子，要不是亲生儿子，这两耳刮子，怕连头也打扁了。我睁开眼，看到妻子眼里的泪水，她是为我而哭吗？是泪水呢还是唾沫呢？我恶心，想呕吐。她爸爸，你把俺吓死啦！要俺背你去医院吗？她俯身问我。我盯着她那张饱满的大脸，急忙摇摇头。这时，那头对人类满怀愤怒的小公牛，瘫在了麦场边缘上。母亲、父亲、妻子，一齐跑过去。我被冷在一边，小女儿还在睡觉，收音机播放广告，一个酸溜溜的女人向我推销金银花牌防治感冒牙膏。

我爬起来，走到牛边。小公牛像一堆泥巴一样坨在地上，母亲用力提着它的鼻子，父亲恼怒地吼叫起来，眼睛嘴巴夸张地张着，那顶破草帽在他脸上挡出灰暗的影子。你是干什么吃的！你瞎了？死了？父亲骂着母亲。母亲仰着浮肿的脸，乱发如麻，不敢大声说话，讷讷地低语：我……光顾了儿子啦……把牛忘了……父亲说：你死了算啦！母亲眼里露一线惊恐和争辩的神色。妻子冷冷地笑了一声。父亲脸上的骨头都在跳，他抽了母亲一巴掌。母亲退行五步，用脚后跟捣着地，终于站不住，倒地无声，仿佛身体是灯芯草。母亲一生生养六胎，就活着我一个。我把娘扶了起来。娘的左边鼻孔里流出一道暗红色的血。血流过人中，流进嘴里，染红了舌头染红了牙。母亲喊：打！母亲要打牛，牛正在弯曲着四条腿，企图再次趴下去。娘及时地抓住了牛鼻绳，用力提着，牛无可奈何地把腿伸直。母亲用悲凉的目光看看我，牵着牛，踏着斑驳的树影，慢慢地挪去。

我用力把那杆木杈踢飞，木杈横斜着在阳光中翻了两个滚，躺在麦秸中。我冷冷地说：走。妻子问：去哪儿？我说：卫生院，流产。她说：我不去。我双手揪住自己的衣服，用力撕扯着。我没有权力打人，我有权为撕扯自己的头发，我有权力嚎叫，在这种疯狂的发泄中，我流了非常混浊、包含多种物质的眼泪。爹，你不敢管他？妻子说，父亲好像聋了，踉跄着进了麦穗中，拾起那根死蛇般的棕绳子，背上肩，脖子像鹅一样抻着，走，青石碌碡在他身后，干涩地叫着，转着……

妻子感激地看着我，因为我叫了她的名字。黄褐色的热浪在枯河

道里滚动着。蝉鸣声单调枯燥，让耳朵发硬。我认为我已经被白日和白沙烤糊了，妻子也糊了，从我们身上发出一股浓重的焦炭味。我掏出一块白得刺目的手绢，举到眼前，我擦不动凝结在额头上的汗，因为，妻子在紧盯着我。我用三个手指捏着手绢，在她脸上用力擦了一下，她的脸在手帕下绷成一片瓦样。我抬起手帕，发现手帕已变色，她眯着眼，嘴唇半开，如离水的鱼儿。肯定地她还在期待着我擦她。在某些时刻，她是一个极好的合作者，她总是极尽她的热情，用她的方式来迎合我，这既令我感动，又令我悲哀；既使我满足，又使我歉疚。我把手帕翻过来，轻一下重一下，横一下竖一下，把她脸上的汗水和灰垢擦干净了。我说：玉兰，你是我的好妻子，你一向是听我的话的，你想，中国十亿人，要是都生两个，全中国怎么办？她把手伸过来，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反过来握住我，用力捏着，好像怕我跑掉。我走，她跟着，走完枯河床，爬上绿河堤，我不敢回望，但还是感觉到河北的打麦场上，火样的炎热和冰样的寒冷正汇合成一束恐怖的箭矢，一支接一支地射击我的脊椎。

我和她在河堤上小站，散漫地看着堤坡上一棵棵刺槐，一丛丛紫穗槐，为了这虚假的幸福，我不把手从她手里挣出来，不把脸上纸一样苍白的笑容撕破。一阵粗重的人吼声使我们转过身，我看到从枯河道上游，一簇人拉杂着跑过来。他们跑得沙尘弥漫，前面的人脚扬起的沙土打着后边人粗糙的面孔，后边的人闭着眼循着声音跑。在人群前，有一匹火红色的狗状动物一蹿一蹿地跑着。它在我们前面，跑上河堤，那群人蜂拥着追没了。

她用力握着我的手。她手心里的汗水又凉又粘。我们转身。我转了一个半圈，她绕我转了一个半圈。我们小心翼翼地向前走，象一对恩爱夫妻。

公社卫生院那几排红房子，象火焰一样燃烧着。

三

我和妻子走进妇产科时，妇产科医生兼主任正在急如星火地吃包

子。她是我爷爷的哥哥的女儿，四十九岁，面孔白皙，一双手即使在夏天也冰凉彻骨。她用冰凉的手捏着一把亮晶晶的剪刀，剪刀上挑着一个热气腾腾的包子。咬包子时，她使劲闭着眼，舌头在嘴里唏溜唏溜地响；咬一口包子，她睁开眼，看得出舌头还在嘴里乱动。我说：姑。妻子说：姑。姑把包子咽下去，伸出舌头舔舔唇，说：你不是才走了不几天吗？又回来干什么？选演员还是选山水？我顺水推舟地说：选演员。姑问：演什么戏？我说：没意思的故事。她说：没意思谁还看，要弄就弄有意思的。我说：是。姑说你把我写进电影里没有，我比陆文婷不差，接了一千多个孩子，人到中年，你姑父还在宁夏，调不回来。我说一定要写个生孩子的戏，从头到尾都是生孩子。姑笑问：你见过生孩子的吗？我说没见过。那你写什么生孩子？姑说，我看了你们那些演员在电影里生孩子了，脸上喷口水，就是汗，咧咧嘴就是用力，手撕衣服就是痛，几分钟不到，孩子就哇哇叫了，没那么容易。我笑了笑。姑说：你要不要看生孩子的？要看今日就能看。我说不看。

姑又叉起一个包子，吃着问：有事吗？我说：她怀孕啦。姑笑了。我说：要流产。姑说：生了吧，也许是个男孩呢！我说：我有一个女孩。姑说：女孩到底不行。我说：您也这样说？姑说：只有我才有权力这样说。姑可是闯社会的，女人本事再大也不行。生了吧。我说：不生啦。姑说：真要流？妻子点点头。

姑从墙角的水缸里舀出半盆水，哗啦哗啦地洗着手。提着两只水淋淋的手，她站起来说：你们要等，里边就一张产床，有个产妇占着。等两个小时，也许还要长。我说：等吧。姑说：要不你们就明天来。我说：不。姑说：也好，等着吧。

姑站在窗前擦手，用背对着我。狐狸！我听到她说。

狐狸？

窗户外边，响起一阵杂声，有脚步的踢踏，有人的吼叫，有狗的狂吠。我扑到窗前，果然见一匹狗状动物从医院前的绿草地飞快地滑过去，像一朵红云，三条狗紧追不舍，二十几个男人跑在狗后，跑得遍地生烟。

狐狸？大平原上哪来的狐狸？我看到狗和人把狐狸追出草地，追

进收割后的麦田，还是不敢相信那物就是狐狸。狐狸在黄色的麦茬地里风似的向南飘，飘过东西向的公路，飘进路南那一片绿色玉米林。狐狸在玉米林边像火苗样闪了闪，便不见了。我收回目光，打量这间房子，这间房子的门口挂着好几块白漆红字牌子，这间房子里边还有一间房子，四壁还算白，地面是劣质水泥，东墙上有扇门，门里是产房；南墙上有个窗，姑和妻子趴在窗台上，脸贴着窗玻璃看狐狸。她们看得那么专注。我少数服从多数，穿过玻璃往外看，医院没有围墙，原野一览无余：绿草地。收割后的麦田。黑色公路。玉米林。飞行训练继续进行，飞机的银影子在原野上滑来滑去。

在那片齐胸高的玉米林里，二十几个男人排成一个半圆，嗷嗷地叫着往南赶。能看到漂在绿色之上的男人脖子和头，看不见狗，能听到狗叫，狗叫声空洞，透着恐惧。人走得纷乱，狗吵得热闹，并不见狐狸的动静。我把吃进眼里的景物慢慢往外吐，又看到窗玻璃，一只苍蝇在玻璃上吐着唾沫刷翅膀，窗框上绿漆发白，嵌玻璃的油泥子干裂，绽开一道道竖纹。姑和妻子把脸从玻璃上揭下来，对望一下，同时发出遗憾的叹声。是狐狸吗？我并不希望谁来回答我，只是为了打破寂寞随便问。妻子张惶地看着姑，姑的脸上有一层神秘的蜡色，她说：是狐狸！不是狗，狗尾巴翘着，狐狸尾巴拖拉着，像扫帚一样。要是夜里，能看到它跑出一溜火光来。我笑了。你不信吗？姑说，我也是党员哩，党员也得承认狐狸能发光。我说：您见过吗？姑说：当然！前十几年，咱这地方人烟稀少，孩子少得像星一样，人只要少，邪魔鬼祟就多。那时候，我常常半夜三更去给人看病，遍野都是闪闪烁烁的鬼火。你大爷爷说，只要把鞋子倒穿着，就能追上鬼火，踩在脚下一看，不是一块破布，就是一块烂骨头。还有狐狸。天漆黑一团，你迷了向，四面都是大崖坎，怎么爬也爬不上去，这时候，狐狸就来救你了。你的眼前，跳出一盏小灯笼，影影绰绰地照着灰白的小路。你只管跟它走，保险到家，你能听到吱吱悠悠灯笼把子响，吧嗒吧嗒的脚步声，到了村头，灯笼跳几下，像跟你点头，你不及回答，就见那灯笼变成一溜火光去了。我说：您碰到过狐狸引路吗？姑说：没有，你大爷爷碰到过。我说：原来您也是听说呀。姑说：你不信吗？我没碰到过狐狸引路，但碰到过狐狸炼丹。这可是千真万确的——

姑一语未了，就听到产房里一连声地响，一个白衣白帽的护士拉开门，冲出来。在开门的瞬间，我看到产房里那张白铁腿黑革垫的产床上，仰着一个白净小女人。我急忙别过脸，往里走几步，眼睛往墙上看。女护士说：老师，她要生。姑抬起腕看表，说：你别听她说，不行，起码还要半个小时。护士问：您进去看看？姑说：看不看都一样。你要抽烟尽管抽，姑对我说，这里不是协和医院。姑跟女护士进了产房。女护士关门时，使劲儿看了我一眼。我立即掏出一支烟点燃。

妻子怯怯地问我：狐狸精真能变成媳妇？我想了想，说：也许吧。妻子说：你出门在外，可要当心。我点点头。那只苍蝇正在奋力冲撞玻璃。

窗外的光线似乎暗淡一些，玉米林里打围的汉子们又从北面过来，看不清眉眼，只依稀分辨出一些长的头或是圆的头。人的喊叫声有些疲乏，狗的叫声却比适才粗犷嘹亮。东西向的公路上，有一台灰绿色的手扶拖拉机噗噗地叫着疯跑，朝天的烟筒里喷吐着一圈圈白烟，开车人的面部忽喇忽喇地射出炽目的白光。又过了一辆马牛车，一匹花马拉着长套，一头黑牛驾着辕，车上载着乌黑的东西，也许是煤；马腚上亮亮地泛着光，也许是汗，也许是膘。马蹄夸张地抬起很高，牛蹄不离地面，牛不是在走，而是在流动，凭着经验，我看到了黑牛那两支粗大结实的犄角。一辆鲜红摩托车，骑着两个人，一个男一个女，女的搂住男的腰，像兔子一样在路上蹦跳，超了马牛车，又超了手扶拖拉机，嗵嗵嗵嗵直劲儿响，把整个世界都震动了。

姑和那个女护士从产房里出来。姑说：你翻开书看看吧，大概在五十八页上，要不是我认识她公公，我就给她一顿臭骂。姑不知要骂谁。女护士走到我面前——她的脸粉嘟嘟的，委实嫩得灵活，一绺刘海盖住额头，连眉毛都看不见——我慌忙站起来，退到墙角上，让出她的位子来，我说：对不起。她说：没事，您只管坐着。我哪里还好意思再坐，见女护士的手伸到我的眼下，拉开了一个抽屉。她的手小巧玲珑，皮肤粗糙，指头上爆着一圈圈的白皮。她的手努力表演着，紧张得颤抖。打狐狸呀！很远的南方飘来喊声。手红了又白，白了又红，我想象着她的脸，她的脸就印在手上。手在抽屉里躲躲藏藏，象

一只小耗子。抽屉里花花绿绿，书并不多，有两颗翠绿色的玻璃球在骨碌碌滚动。女护士的胳膊上生着纤弱如丝的黄毛。打狐狸呀！她总算把一本书从抽屉里提出来。书脊上贴着胶布，破碎的封面上也贴着胶布，我看到那是一本《妇产科教程》。姑说：也许是六十八页，我记不清了，你翻开看看。女护士翻书，翻动书页哗哗响，说：老师，跟您说的一样。

喊打狐狸声和狗叫声沉默了几分钟，又忽然觉悟般地大响起来，二十几个汉子散在玉米林里，怎么数也数不全。姑骂一声，又问我：你信不信，我真的见过狐狸炼丹。妻子说：姑，你别说，俺害怕。姑说：怕什么！妻子说：您说吧，俺不怕。姑说，也不过是十几年前的事，十几年前，人比现在少多了。三年困难，全公社生了七个孩子，死了四个。那会儿人少，荒地也多，路也少。有一天夜里，我去王干坝接生，接完生就是后半夜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个小伙子说：姑，我送你回家吧。我说：不用，你快回去照顾你媳妇。他还是要送我，我说：没事，我走惯了夜路，什么都不怕。那个小伙子回去了。一出村，我心里就怯生生的，那个天，没死没活地黑，现在根本就没有那么黑的天。我摸索着路走，听着路两边的高粱叶子哗哗地响，像有人摇的，一串串的脚步声跟在我身后，还有哞嗤哞嗤的喘气声。路越走越不平坦，乱糟糟的细草缠着我的腿，毛茸茸的尾巴扫着我的脸。我的头皮一乍一乍的，头发都支楞起来了。我知道毁了。碰上邪了。你大爷爷给我说过这种情景，我原来也不信，这下信了。我走不动了，瘫在地上，听到四面八方的风响，勾唧嘎唧的鸟叫，叽叽咕咕的人语，心里想：今日算完了。坐了半天，又想，不就是个死吗？半辈子人啦，活着没味，死了也利索，想着想着胆就壮了，我大叫：邪魔鬼祟，有本事就使吧，你姑奶奶连死都不怕。我这一声吼不打紧，眼见着远远地过来一道火光，停在离我几十步远的地方，叭嘎叭嘎地响一阵，就看到有一颗碗大的火球慢慢地升起来，升到五六米高的光景，在空中停停，又慢慢落下。连升三次，那火球就在空中舞起来，像两个孩子在抛球，划一道红线，又一道红线。那个球发出不刺眼的红光，照清了我眼前的一片绿草……好久好久，火球没了，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狐狸露了一下相，紧接着一溜火线走了。这时，

黑雾散了，我看到了满天星星和遍地的坟头，我被邪到老墓田里了……从河对面传来了你大爷爷喊我的声音……你大爷爷那时还活着，我出去给人家看病，他就拄着拐棍在河堤上等我……你还不信吗？我说：也许……您在神经极度紧张之后产生了错觉。姑说：你给我滚到一边去！我是医生，还不知道什么是错觉？

我说希望能碰到次狐狸炼丹，也好开开眼。姑说绝对不可能了，现如今人太多了，鼻子里眼里都是人，人多地面窄，人多心眼黑，山猫野兽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了，到哪里去炼丹！

门嘎吱一声响，进来的是女护士，她提着两只热水瓶，热水瓶塞儿吱吱地叫。她什么时候出去打开水我不知道，我光顾了听姑讲炼丹了。姑说：小安，这就是我那个当电影导演的侄子。安护士说：我早就认出来了。安护士用蜕皮的手端一杯水给我，我伸手接水时，礼貌地看着她，她说：我看过您的电影。您喜欢用慢镜头。姑说：你不是选演员吗？看看小安怎么样？我说，我要带走她，谁帮您接生？姑说：我一个人干，扶植年轻一代嘛。

大家笑了一阵。安护士又给我妻子倒了一杯水。产妇的婆婆从产房里冲出来，气喘吁吁地说：露头了……露头了……姑说：你就在外边等着吧，产房里地方小，转不开人。产妇的婆婆诺诺连声。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娘们，留着二刀毛，一张大脸红扑扑的，气色好得如刚上市的小萝卜。安护士对我嫣然一笑，说：老师，您坐着。她叫我老师，我看到妻子脸上抽搐。安护士的脸嫩得像毛桃，眼睛开了一些，双唇极富感情，红润得像熟樱桃。

妻子戳我一下，说：她爸爸！

我打了一个惊悸，听到墙角上一声爆响，见那个绿花格子铁皮热水瓶下渗出水来，水银色破瓶胆嚓嚓响着，碎在地上……

四

我坐在窗户下安护士的办公桌前，斜看着那扇上半截乳白下半截乌黑的门。妻子坐在姑那张办公桌前，两张桌子连在一起，妻子也就

与我对面而坐。她的目光从我脸上飞向墙壁、飞向天花板，又从天花板滑到墙壁、滑到我脸上。她的胳膊肘撑在黑漆剥落的桌面上，两只大手玩弄着一支蘸水笔，蓝墨水染蓝了她七八个指头肚子。产妇的婆婆坐在一张小方凳上，面对着产房门口。她不停地扭动身体，凳子在她臀下吱吱叫着，她脸上的焦虑像一点即着的煤油。产房里悄然无声，器械打在搪瓷上的声音极其响亮，我感到寒冷从心里往外扩散，那扇乌黑乳白的门阴森森地闭着。门里突然飞出一声惨叫，又一声惨叫，我的毛孔陡然关闭，屁股微微离开凳子。

我飞快地点燃一支烟。

妻子鄙夷地对我说：她太不中用啦。我生艳艳那会，也没哭，也没叫，上了产床一袋烟工夫，就生下来了。你也不在，谁也不在。早晚都是自己的活儿，谁也替不了。

产妇婆婆的脸上汗水涔涔，双手使劲抓着裤子，脖子伸向门，眼凸着，肚子一鼓鼓地喘气。一个穿浅灰色制服的高大小伙子推门进来，问老太太：生了吗？答：没有。怎么这么慢？小伙子说着，瞅瞅房里人，走到产房门口，侧耳听一阵，又拉开北边的门，走出去。妻子跟踪着他的背影，直到门碰回她的目光。妻子居高临下地问老太太：这是你的儿吗？老太太说：三儿。妻子说：看样子也不是个吃庄户饭的。老太太说：在供销社开汽车。他二哥在国务院里当秘书，他大哥在地委里统战。妻子说：您真好福气。妻子说：俺家里这个……

我转脸对着窗户。绿草地上色调已见出柔和来，十几只蓝蜻蜓在草尖上停着。麦茬地里黄光泛滥，偶有一点绿点缀其中，显出生气来。东西向公路上，沥青化出一湾湾油，犹如一块块碎玻璃闪光。玉米林里，那群追赶狐狸的男人们，把圈子缩小，几十个头低着，一点点往紧里凑。狗不再叫。男人们动得艰涩，屏住呼吸，眼珠子一定瞪得发绿，流着酸水。有几只手按着紧张的狗。玉米叶子被缓缓地推搡着。久旱而生的粘虫被晒死后，化成蜂蜜一样的汁液，玉米叶子像涂了水胶，又粘又亮。叶片边缘上的刺毛扎着裸露的皮肤，又痛又痒。狐狸的味道直冲鼻道，使那些人头发昏，胃肠翻搅。四方八面往里缩着，人越见密，玉米棵棵被挤出去，狐狸的味道愈浓，中间挤着一个狐狸。狗脖子上的毛直竖起来，呜呜地发着威。我像一颗拉了弦的手

榴弹。我听到了千米之外咻咻的喘息，闻到了他们腑下的汗臭。在最后那一刻，几十个人直起腰，棒硬如木桩，站成一道栅栏。狐狸完了！你真笨，有多少深山老林你不去，有多少荒漠大泽你不去。男人们大发一声喊。狗叫声似放枪。二十几个男人一齐朝里倒了，一大片玉米叶子翻转。我知道狐狸完蛋了，这只曾经炼过丹曾经跑起来一路火光的大仙落了运。我错了。众人七零八落的从翻滚的叶子里冒出头来，嘈杂地喊叫着，把一地玉米撞得前仰后合，乱滚滚上了路。我眼前的玻璃上通红一亮，那条狐狸一溜火光从沟里上了公路，由西向东跑。人们散漫一条羊屎队伍，跟在几条狗后，几条狗短促沉闷地嚷着，跟在狐狸后面。那辆鲜红的摩托车又蹿回来，蹦蹦跳跳的从人群中穿过去，离弦箭般射向狗尾。车上坐着的女子一手搂着骑手的腰，一手举着个塑料娃娃之类的东西，屁股不时跳离车座，口里发出猛禽鸣叫声。狐狸跑成一团贴地飞行的红火，一条花狗两条黑狗一辆红摩托等等穷追不舍。眼见着那狐狸跑得慢了，四条细腿点钞般轻动，三条狗趁机缩小着与狐狸的距离，伸口就能咬住狐狸尾巴的样子。我想这个狐狸完了。我又错了。狐狸一个立正站住，尾巴略抬，那三条狗扑地而倒，有两条打着滚下了沟，一条在公路上转圈。摩托车钻进狗队，前轮压住那条在路上转圈的狗尾巴，狗转着身子叫，女人也转着身子叫。狐狸跳下公路，不知哪里去了。摩托车紧随着狗下了沟，沟里蹿起一股淡蓝的白烟。

妻子和老太太看着我，红脸上都似擦了铅粉，黯淡生灰。我抬头就看见我奇形怪状的脸，在那面倾斜着挂在墙上的大镜子里，我的下巴拉得像根棒棰一样，四只眼睛在镜子的边上晃动。这是县卫生局奖给妇产科的大镜子，一排鸡蛋大的红字写得分明。

拿不着的。老太太说。

这些人不得好死。我妻子说。

草地上起了一股小旋风，把几块纸片螺旋到天上去。从医院后边的河堤上飞来蝉鸣，我恍惚听到女孩的哭声，不敢说，故意咳嗽几声。抬腕看表，已是下午三点，这个名目繁多的房间里焦灼闷热，妻子的胳膊把姑的黑漆桌面湿了两大道。房门被轻轻推开，一个面上锈着蝴蝶斑的女人在门外探头探脑，妻子大声说：干什么？那个女人震

了一下，小声说：找医生。妻子说：你干什么？女人说：查查胎。妻子说：医生在接生。女人小心翼翼地走进来，说：还早？妻子说：等吧。

产房里又热闹起来，产妇尖着嗓子叫娘。婆婆弓身向门，眼见着脸上滚汗。那个蝴蝶斑女人老得焦黄，躲躲闪闪地站在墙角，和妻子东一句西一句地扯着，产房里的挣扎声使她们心不在焉，使她们像两只躲在一根枯枝上面的蝉。

产妇的嗓子哑了，声声慢，声声凄惨。我仿佛听到了肌肉撕裂的声音。我听到了肌肉撕裂的声音。姑和护士催促着产妇用力。听到产妇吭嗤吭嗤地憋气，“哞哞哞哞”像牛的声音。我的脸在镜子里变成面具，根本不像我了。房间拉成巨大，墙壁薄成透明胶片，人在胶片上跳跃，起始模糊，马上鲜明。我透视着产房。那张白铁腿黑革面可以推动可以升降的产床上，仰着裸体雪白的产妇，她小个子，像个纺缍，头发一圈一圈粘在床面上。她两只手死劲抓着床边，指甲盖红的红，紫的紫。脖子拧来拧去，乳房松弛成两张饼，褐奶头凸出，产妇肚子上青筋暴跳。姑戴的手套薄而透明，像没戴手套。安护士用白牙咬着红唇，戴着大口罩。他们手动嘴动，一点也不比产妇轻松。我恨不得变成胎儿，我看到我自己，不由惊悸异常。

我推着重载的车辆登山，山道崎岖，陡峭，我煞腰，蹬腿，腿上的肌肉像要炸开，双手攥紧车把，闭着眼，咬紧牙，腮上绷起两坨肉，一口气憋在小腹里，眼前白一阵黑一阵，头发梢上叭叭响，木头车把往外长，太阳绕着我的头旋转，四周弥漫着蝉鸣。飞机在我的头上逆着阳光飞，驾驶员是个小伙子，黑黑瘦瘦，嘴里嚼着一颗奶糖，他把奶糖根吐出来，吐到玻璃上，吸引来三只红头绿苍蝇。车轮一寸寸地上行，挺住！用力！使劲！只差一点点，就爬上了山顶。山顶平坦如砥，绿草如茵，柔软似绵，只要登上山顶我就可以躺在绿草上，看活泼伶俐的黄蝴蝶在我脸上飞来飞去，蝴蝶背负着深不可测的蓝天，如几片漂在水面的黄叶。用力！对！对！对！……哎哟……我不行了……

产妇又垮了。姑和安护士喘息着立在一旁，安护士把牙齿从唇上收回去，口罩蠕蠕地动了一下。我在安护士的桌面上按出十个鲜明的

指印，指肚都挤扁了，离开桌面的瞬间它们是白的，明白地看到肌肉在鼓起，血也从根端汩汩地流过来，指尖胀得麻木不仁。我被陡峭的山路累得筋疲力尽，站在半山腰里，想像着山顶的芳草地，既怕又向往。产妇婆婆踽踽到门口，双手扶住门框，用力往里看，像要看破门板。她身上肉一律下垂，形成上尖下宽形状。妻子老练地说：到了这火候，咬牙瞪眼也要挺住。妻子不知是对我说话，还是对蝴蝶斑女人说话，蝴蝶斑女人扫我一眼，不知是对我妻子说话还是对我说话，她说：是个雏儿吗？

那个穿灰制服的小伙子在草地上转圈，脑袋耷拉在胸前，好像拉着碌碡转圈。打麦场上，一定忙累着父亲，他孤身一个人，放下扫帚拾起杈，落满麦糠的身体，在薄薄的尘土中冲出一道七歪八扭的胡同，但尘土立刻就重新填满了胡同。父亲像一条大鱼，在澶漫的黄水中游泳。女儿跟在母亲身后，寡淡地走着，海绵小鞋用力擦着地面，她不愿把脚抬起来。父亲顶风扬场，麦粒在空中亮起一面褐色翅膀，麦糠夹着灰土，疾速地向南飞，医院上空飘着麦场上的尘土和味道。

姑在产房里大声训斥着产妇：你打算怎么着？要个死孩子还是要个活孩子？产妇好像死去一样，一面孔灰黄和白汗。每当我想看产妇时，面对产妇的墙就像玻璃一样透明，产房里味道从玻璃里透过来，刺激着我的鼻孔。产房里的浅蓝色的气体像冰晶一样，寒冷彻骨，我突然明白了姑为什么要有一双冰冷的手。她用冰冷的手摸着产妇洁白的皮肤，拭去一层层固体的汗珠，就像拭去冰萝卜上结着的霜花。安护士樱桃红唇上留下四个牙印，中间两个深，两边两个浅，我惊异地想那鲜嫩的汁液何以不流出，马上又想到产房里一切都结了冰，樱桃也不例外，而结冰的樱桃是固体，不会流淌。

姑提着双手，走到窗前，看了一眼平放在窗台上的手表，摇摇头，说，小安，给她注射上几支葡萄糖。安护士摘掉手套，用干燥的小手拿起一个粗大的玻璃针管，针管里装着无色的液体，针头伸出一段白色尼龙细管，尼龙管的结尾是一根亮晶晶的针。姑说：你听着，你上了产床四小时了，再磨蹭孩子就死在肚里了，再磨蹭我就要切了你。你想想看，是生出他来，还是让我剥出他来？配合我，生出来，一辈子就这一回嘛！

产妇呜呜咽咽地哭起来，身体像大蚕一样蠕动。我用拇指压着太阳穴，听产妇在破釜沉舟。我重新推车爬山，太阳绕着我车轮般旋转。妻子半张着嘴，蝴蝶斑女人紧闭着嘴，张嘴的闭嘴的都屏着呼吸，紧张地用着力。我虽然没见过妻子和那蝴蝶斑女人生孩子，但猜想到她们那时的表情跟现在差不多。苍蝇狂热地冲撞玻璃，发出沉闷如擂鼓的声响。那忠诚的婆婆手把门框，像焊在门上的一个大铸件。产妇的哭泣或是用力声像连续的吐痰。我推车上山，每一条肌肉都像拉坏了的弹簧一样松弛。我不是用肌肉发力，而是用筋骨，用牙齿，用浓稠如粥的意识，陡坡与山顶之间只有一点点距离了，薄得像一线刀刃，我通过车轮感觉到了平坦山顶的边缘，闻到了野草杂花的腥香，遍体金茸毛的蜜蜂像呼啸的子弹射击着轻飘飘的蝴蝶……

好！姑大叫一声。婴儿被关卡压迫得长而难看的头沐浴在温暖明亮的人间空气里，姑扯着婴儿的膀子，婴儿像一条圆滑的鳗鱼缓缓地游出来，我感到淋漓尽致的厌恶和欣慰。我闭眼。剪刀喀嚓一声响。我睁眼。产妇一动不动，腹部凹陷，她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细胞分裂，血液也不循环，她像一条吐尽了丝的蚕。

山顶上金碧辉煌，绿草把我淹没了。山下传来我家那头公牛悲怆的叫声。

一个大胖小子！姑兴奋地说。那个婆婆顺着声软在门前，成了一堆肉。妻子和蝴蝶斑女人对望一眼，都长长地吐气。姑提起婴儿的两条腿，安护士用两只小手用力拍打着婴儿的背。婴儿呱了一声，又呱了一声，像吐掉了一个堵嘴的塞子，下边就咕呱连片，把产房叫成一个池塘……

男孩，那老女人从水泥地面上一跃而起，少见的敏捷动作由这样臃肿的身体做出更是少见。男孩！男孩！老女人叫着，风一般扭出去，很快出现在草地上。三春，生啦，男孩！那个小伙子的脑袋像弹簧一样跳起来，眼睛突然睁圆。我把脸从窗户上移回来时，他已经站在产房门口，露出一脸蠢笑，搓搓手，搔搔脖子，听着他儿子在产房里哭。婴儿每秒钟都在进步，哭得已经熟练流利，像歌唱不像蛙鸣。我如见婴儿腰缠白纱布，湿漉漉躺在磅秤上，四个爪爪朝着天，睁着眼哭。产妇身上盖了一条花格床单，眯缝着眼欣赏儿子，她的脸花红

柳绿，原来是一个精致漂亮的小媳妇。姑用手指拨着磅秤上的刻度标卡，安护士皱着眉头收拾战场。八斤！姑说：弄出这么个大孩子来，这个当爹的真该挨打！小伙子傻笑一声，掏出一根超长的烟卷，递到我面前，说：老师，请抽烟。他也叫我老师，我被捧得舒坦，接了烟，说：恭喜你！他说：造了个大孽！

产房门开，走出姑和安护士。姑对我点点头，眼睛在口罩上笑。安护士眼睛在白帽下笑。我狼狈地对她们笑，安护士走出屋。姑对小伙子说：把你儿子抱走吧，半小时后，找辆车把你媳妇拉走，倒床用。

老女人蹦进产房，把婴儿抱出来。婴儿包在一条绿被子里，拦腰捆着红带子，头上蒙着红绸子。妻子脸色煞白，跨一步，挡住老女人，说："大娘，让我看看孩子。"蝴蝶斑女人也凑过去。老女人把孩子往妻子面前送送，妻子伸手撊了婴儿的盖头红布，看着婴儿的一头黑发，目光都直了。蝴蝶斑女人啧啧连声，夸着："好孩子，真馋人！好孩子，真馋人。"老女人急了，嚷：他嫂子，快盖好，快盖好！妻子如梦初醒，把婴儿的头用红布盖好，退了回来。老女人骄傲地打量了一圈，脚下似踩着轮子，溜溜地滑出去。

姑哗哗唧唧地洗手。困难地脱大褂。在那面歪曲所有形像的镜子前拢拢头发。我看表，四点三十分。

姑说：今日是生男孩的日子，上午接了两个，也是男孩。

我飞快地点了一支烟。

姑一脸的遗憾，看看我，又看看妻子，说：非流掉不可？妻子顿时泪水盈眶，说：不流，我不流！她拉开门，急步走了。

我高喊：站住！

我追出妇产科，在走廊里，与安护士险些相撞，她说：老师，对不起。

我说：你站住。

安护士被我吓坏了，直着两眼看我。

五

妻子双腿并拢，干净利索地跪在梧桐树下，双手合十上举，仰面看着我，阔大的梧桐树叶缝隙里筛下几线瘦长的金色光辉把她的脸分割成几块，她的脸残缺不全，庄严肃穆。她跑出走廊，拐上南北向贯通医院通向河堤的煤渣路，不到几十步，就被我一把抓住了肩膀，我一扳，她一摇晃，像小女孩发脾气，我说：你发疯了？她说：你才发疯了。我把她揪到路边梧桐树下，狠狠地搡她一把，她就借着劲儿跪下了。

阳光不但照黄了她的脸，也照黄了她身边纤弱如发丝的野草，不叫的蝉翘着屁股，淋下几点冰凉的分泌物，落在我的耳朵上，我擦一下耳朵，嗅一下手指，蝉尿无色无臭，十分洁净。生有绿锈的梧桐树干上，有一只背负白花斑的天牛在直线上升，优雅的斑节长须在方棱的头上招展着，如京剧武生头上的雉尾。四周安静，枯河道里溢出来短小精悍的风，一段一段间隔着吹到医院，梧桐树叶动一下，紧接着不动；响一下，紧接着不响。树下孱弱的细草沉思着点头，像为我唱赞歌，像为我奏哀乐。压死了几株瘦草的是一大团被雨水阳光改造过的惨白的红纸，一只昂扬的蚂蚁在纸的高峰上站着，触须抖动不止。喀喀唧———只灰羽蓝尾的长鸟从梧桐树上空滑翔过去，向着北方，向着河堤。河堤如长蛇般东西蜿蜒，柳树都如画在堤上的，色彩灰暗沉闷，不像因为炎阳曝晒倒像因为画老了。枯河上空似有一道白光壁立，衬着绿树，使绿树都有重影，飘飘渺渺，一直到极目外才淡薄了。

我弯腰去拉妻子，她用那两只幼稚的大手，抱住我的腿，我听到她喉咙里格格地响几声，见她嘴角下垂，好像要呕吐，不是呕吐，她悲伤地哭了，她真哭了。她说：她爸爸，你是铁石的心肠吗？你看看人家，生了八斤重的儿子。你不馋？我能给你生个十二斤的儿子，我不会像她那样哼哼唧唧，你只管在外边闯你的世界，白拣一个儿子，好不好？我用力托着她的胳膊，一股湿热的气体堵在胸口，使我出语

凝滞。我说：玉兰……你起来……她说：我不。我说：起来，让人看见这像干什么。她说：我怕什么？我没有罪。我说：没有罪才该起来……

我松开她的胳膊，想飞快地点上一支烟，烟盒空了，我攥紧烟盒，扔在草间。我束手无策。狐狸！

她应声跳起，站在我身后，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

狐狸沿着麦茬地疲惫不堪地跑过来了。它不断地回头张望，那群人跟在它身后约有二百米，全累得脚拖地面，好似橡皮擦纸。那三条狗在人前几步远，半死不活地跑，连叫也不敢。狐狸尾巴拖着地面，扫起一溜黄烟。它越来越近了，身体渐大，毛色通红，愈像一团火。我看着狐狸跑进绿草地，红毛狐狸绿青草，像一幅生气蓬勃的宣言书。我为狐狸兴奋担忧。它跑了几个小时，还没有摆脱这群人狗，这么多人狗追了这么长时间，还没逮住它。我想狐狸一定累昏了头，它竟然踏着煤渣路，直奔我和我妻子来了。她在我身后啾啾地叫着，恨不得钻进我的身体里去。

这只也许早就失去了炼丹走火本领的狐狸孑遗从我和妻子面前，流水落花般跑过，它的秀丽的脚趾抓得我心脏紧缩。妻子的指甲掐得我肉痛。在跑动中，它侧着狭长的脸，用绿色的眼睛，鄙夷地瞄了我一眼。狐狸瞧我不起，它高傲得可以，它冷漠得要命，这只伟大的狐狸，像一尊移动的纪念碑，从路上飘然而过。像一道红色闪电，坚硬而滋润。我无意中叫了一声，长而恐怖，嘴巴张着不合，舌头冻结，目光如线一样粘在狐狸那条老练地道的雪尖尾巴上，狐狸跑到哪儿，就把线带到哪儿。

狗和人杂沓地追来，狗无表情，人却恶狠狠地骂我：你他妈的怎么站着不动！你腿有毛病？他们不敢恋骂，撇下我不管，急如星火地追下去，人跑成狗样，狗跑成人状，狐狸跃上河堤，在那道壁立的白光上，投下一个边缘朦胧的影子，狐狸的影子，使柳树立刻绿得厉害。

这只狐狸脸上的傲慢神情刺激着我的神经，它蔑视我，它使我把从前积累的关于狐狸的印像全部曝光。我在动物园见过铁笼子里一群红狐狸，它们臭气熏天，懒洋洋地蹲在阴暗潮湿的石洞里，尖削的下

巴使它们满脸荒诞愚蠢。那次我跟那个单眼皮大眼睛的姑娘去看狐狸，奶油冰棍把她的嘴巴弄得粘乎乎的。她问：你为什么像狐狸一样阴沉？我说：我怕这铁笼子。她吃惊地看着我忧伤的脸，我忧伤地看着她吃惊的脸。她说：遗憾吗？我说：你闻得惯狐狸的味道吗？她说：我有慢性鼻炎。我说：我们去看老虎吧。

狐狸翻过河堤，跳到枯燥滚烫的河沙上，宛若进了白色沙漠。它柔软的爪子踩出一朵朵梅花，天上的金光，沙上的白光，把它夹成一个金银狐狸。两岸墨绿的垂柳排比而下，河堤的漫坡上一团团连续着荆条、红柳、酸枣棵子，枯河之沙曲曲折折向前流着，沙子热胀，摩擦有声。狐狸在沙上跑，尾巴拖出一条痕迹。它钻进丛生的灌木，不见了。那群汉子也下了河，低头辨认着沙上的花纹。狗把鼻子触到花纹上，可耻地对着人叫。三架飞机压着狗头飞过去。飞行训练继续进行。驾驶员都是面孔冷峻的小伙子，都不会眨眼睛。飞机有时飞得很高，有时飞得很低，飞低时，麦茬地里它们金黄色的大影子像河水一样流着，机翼激起的硬风把野草按倒，枝杆强硬、叶子边缘上生满硬刺可以做止血药用的大蓟在伏地的野草中昂扬着紫红色的花朵。

安护士从墙角拐出来，我认为她是为我走得如此风姿绰约雄赳赳气昂昂，像个烫发的红卫兵小将。飞机成排地低飞过去，巨大的轰鸣声把梧桐叶子都震翻了。

安护士说：老师，老师让我问问你们，是流还是不流？

我说：流，坚决流。

安护士响亮地笑起来，我看她，她立刻把笑容敛起来，说：其实，这不算什么大事，我们每天都给人流产，半个小时就完事。她用眼斜看着我，嘴对我妻子说：大嫂，老师是搞艺术的，你应该支持他。

妻子说：什么狗屁艺术，嫁给他是我前辈子干了缺德事。

安护士说：哎哟我的大嫂！全县里的女人也比不上你幸福。

妻子说：你知道我遭了多少罪？等他等老了，和我一般大的女伴都两三个孩子了我才结婚，还是我拉着他去登的记。

安护士说：拉郎配。

妻子说：他像个小孩一样，能把人气死。

我说：行了。

安护士说：大嫂，你真该知足了，老师从这么多人中选了你，你真该知足。我们院长的女儿何苹，号称十大美人之一，想嫁给一个演匪连长的，匪连长都不要，她只好嫁给飞行中队长。老师是导演，导着演员呢！

妻子说：她爸爸，我听你的，往后，你可得好好待我。我在你们家这么多年，也不是容易熬的。

一片哭声，从医院的东北角那排房子里传出来。

安护士说：大概又有人死了。

这么个小医院还经常死人？我问。

安护士说：经常死。

我说：走吧。

妻子说：等等，看看死了一个什么人。

那排房子前乱了一阵，见一行七八个人，幽灵般走过来。最前边一个中年男人，面部无表情，弯腰驼背，拉着一辆平板车。车板上躺着一个面孔方正的小伙子，他瘦削脸，高鼻梁，脸色黝黑，嘴唇青紫，两只雪白的耳朵在披散下来的头发中隐显着。他好像睡着了，嘴上还挂着一丝悠然的微笑。车后跟着一个老年妇女，哭得一脸模糊，破旧的蓝布大褂上，沾着鼻涕眼泪。车后还有几个男女，有架着老女人胳膊的，有拿着零碎东西的，都紧蹙着眉头，踉踉跄跄地走。一个小姑娘，穿着一条好像用红旗改成的裙子，一件又脏又破的汗衫扎在裙子里。她脖子细长，腮上沾着圆珠笔油迹，腕上画着一只手表。她右手提着一双旧拖鞋，左手托着一个鲜红的苹果，走一步她看一眼苹果，苹果红得像一块血，光滑得像一块玉。她几次把苹果举到嘴边，嘴唇张开，露着两排小小的牙齿。我嗅到了苹果浓郁的香气。女孩每次张开嘴唇，都干巴巴地叫一声：哥哥。她脸上连一滴泪珠也没有。红苹果举在她手里，像暗夜中的灯笼火把。红苹果把周围暗淡的灰蓝色全照浅了。小姑娘的红裙子与红苹果上下辉映。小姑娘的叫声很像梦中的呓语。最后，是一个老汉，他穿一件圆领大汗衫，曾经是白色的，汗衫的背部破了十几个铜钱大小的洞。一条黑布裤子，一双用废旧轮胎做成的凉鞋。两条弯曲着伸不直的胳膊。光秃秃的头上挂着西

斜的太阳。他一声也不出，默默无语。他迈着缓慢的大步，驼着背，从我的面前经过，那灰白的眼色，使我感到彻骨的寒冷。他们过去了，车轮在破烂路面上颠簸着，车板喀喳喀喳地响，车在人的簇拥下，看看就远了。我看到车轮与地面接触的部位胀开一圈黄色气体，紧接着我听到一声爆响。

妻子说：屋漏偏遭连阴雨，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我无话可说。妇产科门前停着一辆小面包车，那个穿着灰制服的小伙子，双手托着他劳苦功高的妻子，从走廊里走出来。

六

临进产房前，妻子脸色灰黄，鼻子上渗出一层汗。她直着眼看着我说：我可是为了你才走这一步，你别忘了。我挥挥手，姑坐着，毫无兴趣地喝着一杯水。姑说：小安，给她推上两支葡萄糖吧。这种事我干一回够一回，刚才是送子观音，现在是催命判官。妻子说：还要推葡萄糖吗？这么贵重的药。姑说：计划生育用药，不花钱。

安护士举着一管子透明药水，对我妻子说：把袖子挽起来！

妻子坐下，挽起袖子，她吧嗒吧嗒地咂着嘴，好像品尝什么东西的味道，她的胳膊上凸起一层白色的鸡皮疙瘩。

你冷吗？安护士问。

妻子说：不冷。

注射完毕。安护士说：老师，开始吗？

窗户金碧辉煌。妻子在产房门口，拧着脖子看我一眼，她那张脸浮肿得像个大气球。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待要重新看时，产房的门刺耳地响着关上了。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这间房子里，房子宽阔高大，天花板上吊着一个沾满石灰的灯泡，高如天星。一个个墙角都深邃无边。西墙角上有蛛网，东墙角上有斜阳投进来的淳厚凝滞的阳光。西墙面着我的背，东墙上那面镜子里我变形成一个外星来客。我数了，镜子上写着二十一个大小不等的字，镜框上有一个木疤。西墙上挂着一排登记簿子，我流产登记簿，有放环登记簿，有子宫下垂登

记簿，有独生子女登记簿。

我不敢看那扇通往产房的门，因为它愿意向我传递阴森恐怖的情绪。我也不敢拂去粉壁上的阻光物质，让粉壁透明了，更重要的我要把第三只眼睛紧闭。我看了一阵苍蝇，又回头看墙上的登记簿子，我逐个地揭开它们，看到一行行花花绿绿的名字，从名字缝里，浮现出一张铁腿革面床，床上躺着一个女人，她有庞大的乳房，松弛的肚皮，肚皮上布满了眼睛般的斑点。她眼睛的神情像被钢刀威胁着的羔羊……我垂下手，簿子自动合起。

安护士挪动着钢铁机械发出沉闷的钝响。墙上阳光灿烂。产房里响起了噗哧噗哧的声响，好像用气筒往轮胎里充气。我尽力地不去想像，但那张床，床上躺着的我妻子，我妻子身下那些奇形怪状的物件，不断地在我脑海闪现，好像多少年前的旧景重现。妻子的脸扭曲着，嘴角歪歪扭扭地乱动，一两声憋不住的呻吟从嘴角冒出来。我挣扎出来，像溺水的人扯住几根垂到水面的树枝。我面目狰狞，在镜子里，动一动一副面孔。安护士的腿一曲一伸，一曲一伸，咖啡色的膝盖在白大褂下闪闪烁烁。那干涩的噗哧声从她脚下飞出，在她脚下编织成串，向我脑子里爬动。我的脑袋像齿轮一样转着，把噗哧声编织成的链带全部绞进来，储存起来，这些声音如气体般膨胀，我感到头痛欲裂，脑壳等待着爆炸。

我张开嘴巴，噗哧声从嘴巴里钻进来；我闭住嘴巴，噗哧声从鼻孔里爬进来。我索性拿开堵住耳朵的手指。一种难以名状的焦虑感，电流般贯通我的全身。妻子在产房里叫了一声，这叫声湿漉漉沉甸甸，像水渍湿的棍子一样抽打着我，我沉重的心脏把我压倒在凳子上。我想飞快地点一支烟，没有烟，我捧起腮，又扔了腮。

在紧张的摸索中，我的手碰到了《妇产科教程》，《妇产科教程》碰到了我的手，我迫不及待地翻开它。它发出碘酒的味道，珍珠霜的味道。安护士用红杠子蓝杠子把一行行黑字托起来，还在书的空白处歪歪斜斜地加了注。妇产科专家写道：世界上有识之士对迅速增长的人口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人口增长迅猛已使地球体系严重不稳定，人类正奔向“聚爆”的摧残性结局……安护士批注道：刘晓庆，我多么羡慕你呀！妇产科专家写道：实行人工流产是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一

项有力措施。要消除广大妇女对人工流产的恐怖心理，又要认识到人工流产不是小手术，施术者和受术者都不能掉以轻心。安护士注道：佐罗是个好小伙。安娜是个好姑娘。我一定要……

安护士还在用力踩那物件，把一连串噗哧声制造出来。产房里的情绪灰白迷蒙，空气干涩。妻子的脸像一具蝉蜕，褐色透明，没有丝毫活气。我揉揉眼睛，合上这本见神见鬼的《妇产科教程》，站起来，看了一下表，方知妻子进产房仅七分钟，我怀疑表停了，但秒针哒哒地追赶着数字，数字追赶着秒针，时间追赶着空间，空间与时间融为一体，人在茫茫时空中如同纤尘，来如风去如烟，有时极大，有时极小。噗哧声还在继续，像一条藏污纳垢的河流，我整个身体都掩没在河流里，我用力挣扎，伸出头来，手把住窗框，如捞住救命的船板，窗外金碧辉煌。

我一眼就看到了大如车轮的太阳，成熟的金桔般的太阳，流溢出半天彩霞，低低地压着残缺不全的地平线，芳草地上飞来飞去的蜻蜓，贼星般射过捕蜻蜓的麻雀。我的眼跳过那片温暖的麦茬地，跳过河流般的公路，跳进苍翠如海的玉米林里，那些液化了的蚜虫使玉米叶子像青铜的刀剑，它们在如水的阳光中又簇立了起来，袅袅的白气沿着叶尖上升，我蓦然想起了狐狸。玉米林里这般平静，不会让人想起狐狸的故事，然而这平静之前，确确闹过狐狸。十几年前，狐狸在这里走火线炼仙丹，指引迷津，救我姑姑出黑暗。十几年前的光景像闪电一样消逝了。我把眼往回拉，眼前横着那条如河的路，路边的树木投下长长的影子，把路面遮了，似遮着流动的河水，河水中，树影动摇不定，我偶尔发现，从沟里冒上来似的，那路南边树影下，蹲着一个蛋黄色的人。像从河里流下来似的，从路的上游，拥来一群女人和孩子。我恍然明白，在路的上游，聚集着乡政府和公社干部们的家属子女，那儿号称干部村。那些女人孩子们都端着什么，跑着，童稚们发出飞越树梢的欢呼。女人和孩子把那蛋黄色人围起来，人圈阻住了道路。我起初只看见一些粗粗细细的腿，后来看到蛋黄色人坐着，身子前仰后合，有呱哒呱哒的声响传来，一个带着长柄的圆物下，蹿出比阳光更加温柔的火焰来，女人的眼，孩子的眼，都被这火光映照得炽炽如金豆，投到那地雷状圆物上。有几个孩子往火中投薪，有一

个孩子摇着把柄，让那地雷状圆物快速旋转。

呱哒呱哒的声音从窗缝里挤进来，噗哧噗哧的声音从门缝里挤出来，碰撞在一起，溅满四壁，如同两个波浪同归于尽……

柏油路上那些女人孩子纷纷跑开，有的躲在树后，有的远远地侧着身，眼睛都齐射到蛋黄色人身上。我看不见蛋黄色人的脸，只见到他手提长把圆物，跳跳蹦蹦似类人猿在开辟鸿蒙。蛋黄色的阳光涂到他身上，使他更加蛋黄不止，他把那物塞进一个长长的尖尖的小丑帽子一样的柳条篓里，身体停动，恰似演员亮相。一眨眼的工夫，他的身体跳离地面有二寸高，那篓子跳起有半尺高，落地后又跳几下，从篓缝里喷出几十股乳白色气体。这时窗玻璃抖动着，我听到了公路上传来的爆炸声。

我妻子是轻易不会喊叫的，她生我女儿时都没叫一声，现在她叫了。我想起妻子临进产房前看我那苍凉悲壮的一眼。我说：苍天保佑。天花板上那个涂满石灰的灯泡，射出短短的黄光，这里经常停电，现在来电了。灯泡悬挂在天花板上摇摇欲坠，妻子的叫声粘腻冰凉，带着潮湿的霉变气息，我的耳朵在寒冷中痉挛着。窗外金碧辉煌。我起身走几步，手拉灯绳，开关啪哒一响，灯灭了。天还不黑，窗外金碧辉煌，太阳破了，草地柔和温顺，静静地躺着，草梢儿似动非动，任凭着蜻蜓撩拨。它使我深深地内疚。草地的中央，有一片草长得分外茂盛，像一个孤独的浪头，也像平静海面上的一块沐着光辉的礁石。有蚯蚓的叫声在礁石后响起，极其清晰地把一声与另一声之间的距离断开。这蚯蚓叫出了无线电信号，东北风把这信号向西南吹，吹向落日的方向，那儿有几十株向日葵，向日葵正怒放，全都向着太阳，葵花叶上落着蜻蜓，蜻蜓翅膀像刀刃一样锋利。我目无目标，胡乱地看，看到妻子的叫声在房间里飞翔，看到那长柄的地雷状物在孩子手下飞旋，我怕那沉闷的爆炸声，怕妻子的叫声。公路上的女人孩子又散开去，蛋黄色人从血红的火焰中提出那物塞进篓里，人跳篓跳白烟飞蹿，我缓缓地按住耳朵，见窗玻璃莫名其妙地动。女人和孩子围上去，蛋黄色人把篓子倒提着，倒出一串白花花的东西在一个女人双手端着的盆状器皿里。玉米林里刀剑上指，落尘有声，谁也想不到那里曾进过狐狸，出过狐狸。我松开堵耳的手指，听到产房里

磁器碰撞当啷啷响。

父亲来了。好像久别重逢，父亲我认识，但感到陌生。父亲比我上次见他时苍老多了，他穿着一件破汗衫，穿一条黑裤子，穿一双废旧轮胎制成的凉鞋，戴着那顶灰烬般的草帽，站在了窗外。父亲身上散发着的汗酸和炒面香气从我的眼睛里进入我的意识，它使我鼻孔收缩，肌肉作神经质地弹跳。父亲这样瘦，汗衫的破洞里露出一个黑豆大的乳头，他无言默立，身后立着那头石雕般的牛。父爱的眼穿过玻璃，看到了我。他的嘴动了一下，好像要说话，我抢在他说话之前说话：爹，你回去吧，马上就好了……路上又爆炸了那黑色地雷状物，父亲双肩耸起，牛也在父亲身后一动。父亲没有回头，我的目光越过父亲和牛，我说：今天下午，几十个人追赶一条狐狸，也没有追上。父亲不说话，站了一会，牵着牛走，牛背上搭着一条防寒的麻袋，后腿上的血痂乌黑，那个空皮囊肿得发亮。

父亲走了，母亲来了。母亲牵着我的女儿。女儿穿一件夹袄，盖住了圆滚滚的小肚子。她脸上带着泪痕。娘和女儿在窗前站了一会，娘不说话，女儿不停地吹一个红气球，把脸憋得通红，总也吹不大。我说：到屋里来吧。

娘站在产房门口静听了一会，回头问我：还活着吗？

我说：怎么会不活着呢？流个产，又不是什么大手术，马上就好。

整整一下午了。娘哭着说。

我说：整整一下午产床上都在生孩子，她刚刚进去。

妻子低沉地叫一声。姑说：好了。

我坐在凳子上，乞求地说：娘，您回去吧，弄点饭给她吃，多煮些……鸡蛋。

娘说：艳艳，走吧。

女儿扭扭身体，说：我要找俺娘……我要找俺娘……

我说：艳艳，你跟奶奶一起回去，爸爸和娘待会儿回去。

女儿哭着说：我要找俺娘……

我说：娘，你一个人先回吧。

娘走了。

女儿怯怯地看着我，说：我要找俺娘。

我说：你别哭，你会吹气球吗？来，吹给爸爸看。

女儿鼓起腮帮吹气球，气球膨胀起来。女儿一换气，气球随着瘪了。

我说：爸爸给你吹起来，好吗？

她点点头。

我从姑的抽屉里找出一根线，把女儿的气球含在嘴上，用力吹一口，气球胀大，又吹，又吹，气球顶端变薄，变亮，红色被吹淡了，吹白了。气球胀到排球大时，我屏住气，腾出手来，用线扎住了气球嘴。我把气球还给女儿。

我说：你怕爸爸吗？你恨爸爸吗？

女儿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产房的门开了。

产房门一开，女儿就高叫一声娘，紧接着她在我怀里挣扎着，用气球敲着我的头，敲得我的鼻子酸麻，敲得气球嘭嘭地响。她哭叫着：娘……我要找俺娘……

女儿的娘还在产床上躺着，苍白一团，安护士帮助她穿衣。女儿的气球打得我嘭嘭响，在短暂的几秒钟里，我看到了那些奇形怪状的器械，竟与我想像的一模一样。产房门大开着，妻子在产床上召唤女儿，她满脸泪水。我放下女儿。女儿擎着红气球，扑到了妻子身边。我在那面镜子里，看到了我的脸。我立即逃离我的脸。

窗外是一个紫红色的世界。

那架通红的大飞机无声无息地从东边扑了过来，直冲着医院前这片草地，直对着我的头。飞机像个醉汉。飞机的翅膀流着血一样的光……

1985年6月春于魏公村

野种

身体高大但骨肉疏松的渤海民工团“钢铁第三连”指导员命令两个青年夫子把父亲捆在一棵大桑树上。这是1948年初冬，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天亮后，父亲看到桑树被饥饿的人们剥成了几乎裸体。两个青年夫子一个叫刘长水，另一个叫田生谷，都是高密东北乡人，父亲看着他们眼熟，但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他们两位对余豆官这个土匪种却很熟悉。父亲虽然比不上爷爷大名赫赫，但也算得上东北乡的传奇人物。听到指导员的命令后，两位夫子脸上在黎明前的晦色里露出了一此朦胧的难色，手下的事儿干得不太迅速。指导员拍着盒子枪的木匣，哑着嗓子训斥他们：“磨蹭什么？动老乡观念了？快捆，捆结实！”

指导员说话带着浓重的莱阳、海阳口音，他身体有病，哈着腰，经常咳嗽、吐痰。父亲在晨光中发现了他牙齿的闪光。

两个民夫一左一右紧着绳子，把父亲的身体与桑树捆在一起。他狡猾地鼓足着力气，抵抗着绳索的侵入，为的是松气时绳子松弛些。清冷的空气使绳索僵硬，索上的细刺像针尖一样刺激着他的皮肤，他感觉到自己的皮肤热度很高，头眩晕，鼻子胀得厉害。捆绑完毕，两个夫子退到一边去。指导员不信任地斜了他们一眼，走上前来，检查捆绑的质量。父亲赶忙挺胸鼓腹，让绳与肉紧密咬合。指导员用残手上的两个相依为命的指头往绳与肉之间插，插得父亲肋骨奇痛。插不进去，说明捆得紧，绑得牢，捆绑质量很高。他满意地对两个青年夫子哼了一声。他恨恨地对父亲说：“小王八羔子，看你还怎么跑！”父亲听到指导员说话时肺里有重浊的杂音，还嗅到了他牙龈发炎的味道，父亲心里升腾起蒙骗得逞的愉快，只要一松气，绳子与肉皮之间

就有了间隙。

天有些白亮了，离桑树一百米的民夫连宿营地里，传来毛驴厮咬的声音，寒气逼人，驴声显得暖烘烘热呼呼，驴声里有驴的胃里泛上来的草料味道。一个黑瘦的人从那边过来。父亲认出了他是连长，看到了他披着的那领日本鬼子军大衣。

“抓回来了？”连长问。

“抓回来了，”指导员说，“这兔崽子，腿下好生利索，要不是我打瘸了他的腿，非跑了不可！”

父亲突然又感觉到腿肚子上枪伤的疼痛，不是指导员提起这痛疼不明显，他庆幸子弹未伤着腿骨，暄肉伤，好得快，伤了骨头可就毁了。

连长凑上来漆黑发亮的生铁脸，用两只细细的冷眼盯着父亲看一阵，然后，猛挥起钢硬的巴掌，扇了父亲的鼻子。“混蛋！”连长说，“非毙了你个狗杂种不可！临阵逃脱，还是什么土匪种呢！”父亲鼻子一阵酸麻，刚想呜呼叫喊，就感到四股热乎乎的液体在脸上流，两道泪水，两道鼻血。他无法擦拭脸膛，心里憋闷，便呸呸地啐着嘴里的咸滋味，骂道：“你妈的连长！共产党还打人？”

连长又挥掌在父亲的鼻梁上加了一下工，回骂道：“共产党不打好人！”

父亲知道斗嘴不是好法子，除了落得皮肉受苦外，什么好处也捞不到，于是便闭了嘴巴，低下了头。

连长劝指导员回营地休息一会儿，并命令两位青年夫子严格看守父亲。刘、田二位各肩着一杆解放军正规部队淘汰下来的老汉阳步枪，诺诺地答复着连长的命令。连长和指导员一高一低向宿营地走去，指导员咳得很厉害，他是正规军的一等功臣，因病转到地方。刘与田披着破棉袄，黑色牛皮腰带上插着一颗木柄手榴弹。太阳在东边烧起一团火，照着荒凉颓败的村庄里的断壁残垣、朽木枯株和干萎的蒿草，草茎上结着白霜。刘、田二位眉上有霜，他们的黑脸膛遭到太阳光照，黑红黑红，犹如怪异的葵花。一股乳白色的热气从他们的嘴巴里喷出来，已经是农历的九月底，秋天结束了，父亲心里一片凄凉。刘长水打了一个哈欠，身体有些晃荡。他对父亲说：“余豆官，

都说你是个生死不惧的好汉，跑什么？民夫连死人的机会不多呀！”

父亲白了他一眼，没说话，他的心里很不愉快，被人曲解为怕死鬼，是莫大的耻辱，但他没有辩解。

田生谷说：“你这小子，害得我们一夜没得安生。你跑什么？不知道队伍等着吃粮？待会儿怕要枪毙你了，有什么要往家里捎的话，跟我们说说吧，孬好是乡亲。”

父亲说：“你给我把脸上的血擦擦，别让我这样鼻眼不清地挨枪崩。”

田生谷跟刘长水交换了眼神，疑虑重重地说：“余豆官，你不会趁着我给你擦鼻血时机咬掉我的手指头吧？”

父亲忍不住笑起来，他自然不知道脸上的笑容怪模怪样，令两个年轻夫子胆寒。他们互相推托着，谁也不敢冒风险。父亲愤怒地说：“别他娘的推托了，不用你们擦了！”

田生谷怔怔，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支支吾吾地说：“豆官，不是我不给你擦，是你太厉害，村里人都说你在日本用牙咬死了一头狗熊，看看你，一口那么结实的钢牙。”

父亲说：“别啰嗦了，我不用你擦了。”

田生谷从破棉袄的洞眼里掏出了一团肮脏的棉花，小心翼翼地靠近父亲，马马虎虎地揩了他脸上的血，又掏出一小团棉花，撕成二份，搓成两个小球，堵住了他两个流血的鼻孔。

这一堵使父亲本来就发胀的鼻腔更胀得厉害，他嘟嘟哝哝地说：“你想憋死我吗？快把棉花拿掉！”

田生谷说：“老余，我好心被你当成驴肝肺，堵着怕你流血哩。”

父亲说：“我血多，流不光，你快点弄掉吧，憋得我脑袋瓜子都发晕了。”

田生谷把棉花球儿从父亲的鼻孔里掏出来，厌恶地扔在地上。地上已经十分明亮，一粒黄铜弹壳儿闪烁着柔和的光辉。刘长水打了一个喷嚏，然后用明晃晃的袄袖子擦了擦嘴巴，说：“老余，你还记得与你一起在大洼里打狗的德治吗？他是我小叔叔。”

父亲打起精神，观察着刘长水瘦巴巴的脸，努力从沉沦的记忆里寻找着少年时英雄伙伴的面孔，他的脑子里浮现出那个初冬阴霾的天

空，天空下翻滚的潮湿烟云，烟云笼罩着的高粱地，墨水河低沉的呜咽，尖利的东风，疯狗的咆哮与喘息，手榴弹的清脆爆炸声，一一在他的耳畔轰鸣。腐臭尸首的味道、乌鸦粪便的味道、硝烟火药的味道、“二百二”药水的味道，伴随着声音和图像，通通涌上他的心头。在这纷沓的诸多感觉中，终于缓缓地涌出了那个黄脸皮、黄眼珠的瘦长少年的形像。他是为掩护父亲和母亲冲入狗阵拉响了两颗手榴弹与一群疯狗同归于尽的，那猛烈的爆炸声和淡薄的硝烟以及缓缓飞起的人与狗的破碎尸首合成一股力量，猛烈一击，使父亲心脏紧缩，随即下体一阵难以名状的剧烈痛楚，那只残存的、非常发达的“雀蛋儿”紧紧地缩上来。以后的岁月里，每当他思念倩儿——我的母亲时，就要爆发这种痛楚。

父亲感激地望着民夫刘长水的脸，呢呢喃喃地说：“德治是你的小叔叔？你那会儿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刘长水低沉的回答淹没在嘈杂的人声里，一百米外的宿营地在红太阳下乱糟糟地动起来，数百名民夫从车子底下、从用破油布搭起的遮霜棚下钻出来，连长挺着胸脯，亮着眼睛，吹一只铁皮哨子，尖厉的哨音从数百个身体发出的交响里高高地拔出来，像海鸥在海浪上鸣叫。几十头毛驴也莫名其妙地亢奋起来，它们婉转多曲折的叫声把哨音彻底淹没了。

父亲充当民夫一个多月，第一次脱离了连队，成为一名狼狈的旁观者。他看着繁忙的人们，心里浮起一种酸溜溜的感情。民夫们有的整理车辆，有的去街边的水井打水。父亲看到刚出井的水冒着稀薄的热气，口渴的驴对着水桶喷响鼻。后来炊烟升起了，连长吹哨子集合起二百名民夫，让他们排着队，走到父亲面前来。刘长水小声对父亲说：“伙计，你的死期到了。”

父亲亲切地注视着迎着朝阳走过来的民夫连，丝毫也没感觉到恐惧。他坚信死神降临之前，总会有些特殊的感觉，但现在什么感觉也没有，一切正常。他用挑剔的目光看着逼近的队伍，嘲笑着他们凌乱不齐的步代和庄稼人的各式怪模怪样的步态。尽管受过正规训练的指导员哑着嗓子喊口号，但民夫们的脚照样各迈各的，不踏点子。队伍行进到离大桑树五步远时，指导员喊了“立定”的口令，队伍却立不

定，好像惯性难收，一群熟悉的面孔凑上来。父亲不愿意看他们，便放远了目光。宿营地那儿还留下几个人，有持枪站岗的，有埋锅造饭的，有打水饮驴的。荒草几乎淹没了街道，村子里的人好像死光了。

指导员大声说："同志们，我们民夫连虽然不是正规部队，但也和正规部队差不多，现在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了，前线部队需要粮食，我们大家都努力前进，争取立功。但是，十个指头不齐，一粒耗子屎坏一锅粥，余豆官昨夜开小差，妄图逃跑，被我们抓回来了！我们是受过军区首长表扬的支前模范连，是渤海民工团的光荣，在我们连队里，能容忍这样的怕死鬼软骨头吗？"

指导员等待着民夫们的怒吼，民夫们却紧紧地闭着嘴，没有一个人吭气。他继续进行宣传鼓动，想煽起人们对贪生怕死者的愤怒，便不惜把各种侮辱性的名词扣到父亲的头上。

民夫们依然不吭气。

连长沉不住气了，高叫道："你们说，像这样的逃兵该不该枪毙？"

民夫们低垂着头，谁也不吱声。

父亲被指导员骂得十分窝火，便昂起头，大声说："他妈的痨病鬼子，别嗷嗷了，要砍就砍，要毙就毙，余豆官要是装了孬熊，草鸡了，就不是余占鳌的儿子！"

连长说："好小子，倒嘴硬起来了，既然连死都不怕，为何临阵当逃兵。"

父亲说："我没有当逃兵。"

指导员说："没当逃兵蹿出了十几里，不是追得快，你这会儿到临沂了。"

父亲说："我有夜游症。"

连长笑起来，说："小子，倒挺会找借口。夜游的方向还挺准确，你怎么不往南游呢？"

父亲说："你们放了我，今天夜里我就往南游。"

指导员说："没那么容易。"

父亲叹了一口气说："随你们便吧，反正我不怕死。"

指导员从队伍中把父亲的搭挡王生金拽出来，让他作证。王生金

是个结结实实的中年人，与父亲共同负责一匹黑叫驴，一辆载着六百斤小米的木轮车。指导员问："王生金，你来证明，余豆官有没有夜游症？"

王生金低着头，父亲看不到他的脸，单看到他那两只通红的大耳朵和他头顶上乱蓬蓬的花白头发。

指导员推了王生金一把，说："说话呀，你聋了还是哑了？"

王生金的身体晃了一下，那只头垂得更低，两片耳朵更红。

连长骂道："混蛋，你不说话连你也毙了！"连长的脚伴随着骂声踢到王生金的屁股上，王的身体往前一扑，趴在了地上。连长揪着他的袄领子把他提拎起来，他仍然把下巴紧紧地抵在胸脯上。连长用屈起的膝盖顶了一下他的尾骨，他的肚腹往前一耸，一串小孩子般的尖细哭声从这个四四方方的大汉子喉咙里断断续续挤出来。

指导员生气地说："你还有脸哭，没打你没骂你，哭什么？"

父亲说："行了，痨病鬼子，别糟蹋老实人啦，要毙就毙了我吧，别让乡亲们站在这儿遭罪。"

"你倒仗义起来了，"指导员咳嗽着说，"我们不能枪毙一个有夜游症的民夫，也不能不枪毙一个谎称夜游实想逃跑的坏蛋！"

不知不觉中天色更加明亮了，村子里棵棵没皮的树在各自的位置上可怜巴巴地闪着白光，野灶里火色金黄，一个民夫正把一口袋暗红的高粱米倒进沸水翻滚的铁锅里，一定是溅起的沸水烫了他的脸，父亲远距离地看到他脸上的怪模样，忍不住笑了。一群瓦蓝羽毛的乌鸦大着胆子在宿营地上乱杂飞一阵，一窝蜂抢下，落在运载军粮的军上，坚硬的嘴啄击米袋，担任护卫的民夫轰赶不迭，乌鸦聒噪成一片云。父亲说："快去打乌鸦呀，你们手中的枪是干什么吃的？"

连长和指导员向前跑几步，掏出匣枪，呼喊着："闪开闪开，别误伤了你们！"

守护粮草的民夫听到喊叫，慌忙避到一边卧倒在地。连长和指导员又往前冲了几步，便跪在地上开了火。清脆的枪声使父亲精神抖擞，血液循环加快。他看到亮晶晶的弹壳翻着筋斗在空中飞行。乌鸦们惊飞起来，有一只似乎受了伤，在地上打扑棱。群鸦哇哇怪叫，一头黑驴跌倒了。有人喊："坏了，死驴了！"队伍一哄而散，跑向宿营

地，想看看是谁的驴遭了枪子儿，连奉命看守父亲的刘长水、田生谷也忘了使命，提着大枪跟着人群跑走。趁着这机会，父亲用力收束身体，挣脱一支胳膊，然后挣脱出整个身体。他自由地站在树下，看着可怜的桑树，肚里涌起饿的浪潮。腿上的伤口结了个血疙痂，一动又开了裂，渗出血。他挽起裤腿，抓了一把浮土，按在伤口上。宿营地里，传来王生金那特有的婴孩哭声，父亲猜到，是他与王共同管理使用的那匹黑叫驴被打死了。他仿佛闻到了驴肉的香味，便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父亲分拨着民夫的肩膀，喊叫着："闪开，闪开，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他的双手铁钳般有力，遭捏的肩膀都赶紧缩到一边去。他看到黑叫驴头颅上中了一弹，虽然四蹄还在打鼓点，但头上已流了半斗血，注定是不中用了。王生金手摸着驴肚皮哭叫："我的驴——我的驴——"

父亲弯腰抓着王生金的肩膀，把他扶起并安慰道："老王，别哭了，死了好，死了吃驴肉，你忘了人说'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吗！"

王生金抓了父亲一把，骂道："都是你出的坏主意，让连长指导员开枪打乌鸦，乌鸦没打死，倒把俺的黑驴打死了！"

连长和指导员突然醒过来似的，用枪指住了父亲，两个人一齐喊："不许动，动一动就毙了你！"

父亲说："你们毙了我干什么，怨你们枪法不好，怨我吗？"他尖锐地批评连长和指导员的射击技术，好像一位班长批评两个战士。他说指导员右手有残，用左手射击，打不准有情可原，可你连长双手不缺一个指头，竟然指鸦打驴。怎么回事？你们笑什么？原来连长左手有一个骈指。十一根手指打枪不准，还好意思骂我，看我给你表演一下，他说着话就把连长手里的枪拿过来，动作随便自然，没有半点矫揉造作，连长没有丝毫不愿意的表示，众人也没感到有什么别扭的地方，父亲拉开连长的枪膛，对着阳光看了看，又摸了摸枪口，不屑一顾地说："老掉牙的货，扔到街上也没人捡，当年我爹那只德国镜面儿，那是啥成色，一勾机嘎嘎地叫，小公鸡一个样儿，那才叫枪！"

他说着，又把指导员的枪一把夺过来，指导员怪叫一声，一阵剧烈的咳嗽使他弯下腰。

指导员吐出一口血，焦黄着脸挺直腰板，愤怒地看着父亲。父亲一手提一只盒子炮，吃狗肉长大的身体挺拔修长，犹如一棵黑松树。他疤痕累累、结结实实的脸上挂着小流氓一样的傲慢笑容。指导员咬牙切齿地说："狗杂种，把枪还给我！"

"还给你？"父亲狡猾地笑着说："还给你干什么，让你枪毙我？"

连长仿佛从梦中醒来，黑脸吓得煞白，双手上的指头打哆嗦，左手大拇指后那根红红的小骈指抖得尤其厉害。

父亲抬臂开了两枪，左手一枪，右手一枪，空中有一只乌鸦中弹落了地。他说："连长，你这支破枪的确不拿准了。"他拿枪的姿式老练极了，谁要想空手夺枪，大概只有吃枪子的份儿。连长可怜巴巴地说："余豆官，我们不枪毙你了，把枪还给我们吧！"

父亲说："我才不上你的当呢，前边我给你枪，后边你就把我给毙了。"

连长说："决不，我对天发誓。"

"你甭发誓，发誓我也不信。"父亲说。

指导员严厉地说："余豆官，你太猖狂了！"

父亲说："指导员，你有病，别气坏了。"

指导员又咳出一嘴血。

连长说："豆官，我们谈判一下，你把枪还给我们，我们放你回家。"

父亲说："不不不，我还想把这车军粮给解放军送去呢。马上就到徐州了，我十里路走了九里半，跑回去落个临阵逃脱多不光彩？"

连长说"你有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再好也不过了，可枪要还我们，否则情况来了怎么办？"

父亲说："枪我替你们背着，没有情况要枪也没用，有了情况你们有枪也不会用，还是我背着保险。"

连长还要说，被父亲喝住了："连长，你再啰嗦我可要背着枪走了。"

连长望了一眼指导员，无可奈何地说："那就依你吧，不过男子

汉说话要给话做主，你要完成任务。”

父亲说：“放心吧连长，我说不跑就不跑。”

王生金还跪在地上摸弄着驴肚子淌眼泪，连长不耐烦地说“别哭了，不就是一头驴吗？”

王生金泪眼婆娑地说：“连长哇，俺家里拉犁推磨可全仗着这头驴啊！”

连长说：“知道知道，我也不是故意打死它，还不是为了护军粮？要是国民党打回来，你们的地都要还给财主，有驴也没用是不？这么大的人民战争，谁家也得牺牲点子利益是不？”

王生金不流泪了，但依然哭丧着脸。父亲把两只盒子炮插在腰里，对连长说：“伙计，我看你这个连长不称职，干脆我替你当了，指导员病得厉害，也别管事了。”

连长说：“不行不行，我们是县委任命的干部，怎能随便让给你！”

指导员气得再一次口吐鲜血，他举着一支胳膊说：“你……太放肆了……”话没说完，就晕了过去。

父亲拍拍腰间的枪，大声说：“弟兄们，现在我就是连长兼指导员啦，没本事的给有本事的腾地方，从古到今都一样。眼看着就要过年了，天一天冷似一天，弟兄们听我指挥，快马加鞭往前赶，完成了任务回家过年，你们拥护不拥护？”

民夫们看看晕倒在地的指导员和气急败坏的连长，个个脸上都是六神无主的表情。

父亲说：“别怕他们，他们腰上不挎盒子炮，连个民夫也不如，我可是双盒子！”

刘长水和田生谷等十几个持枪的骨干分子简单交谈了几句，定下了主意，刘说：“豆官，说一千道一万，能早一天把军粮送上前线就是好汉，就是共产党的好民兵，我们暂时拥护你吧。”

民夫们见带枪骨干表了态，便纷纷说：“我们也拥护你，早完成任务早回家。”

父亲高兴地跳起来，他发布命令一连串：把被乌鸦啄破的米口袋补好，不许漏掉一粒米。把王生金车上的米袋卸下，匀到其他的车

上。把那匹死驴开膛破肚剥皮剔骨分肉，立即下锅，搜集干柴点起烈火煮肉。每个人检查自己的车辆和毛驴挽具，该上油上油，该修理修理。谁敢违抗命令，轻罚割掉一只耳朵，重罚割掉两只耳朵。父亲指着连长和指导员对众人说："我不像这两个家伙那样混蛋，动不动就要枪毙人，本官开明，废除死刑！"

民夫们积极执行父亲的命令，营地热闹非凡，所有的人都在忙碌，惟有三个人不动，他们是：王生金、连长、指导员。父亲说："王生金，你的车子空出来后，推着指导员，他不能走路了。"王生金因为死了亲爱的驴心里不痛快，气呼呼地说："我不推！"父亲说，"不推割耳朵！"王生金说："好吧，我推，可我的驴怎么办？"父亲说，"老王，放心吧，我保证帮你弄匹骡子。"王生金倔着说，"我不要骡子，我要驴。"父亲说："行行行，给你驴。"连长轻蔑地嗤了一下鼻子，父亲说："多一根指头，甭嗤哼鼻子，王生金推车，你拉车，当驴吧。"连长说，"我不干！"父亲说，"你再敢说个不干？"连长说，"我不干不干就是不干！"父亲从王生金腰里拔了刀子，试试刃口，嫌不快，招呼来一个持枪民兵，借了他枪上的刺刀，放到鞋底上蹭了蹭，笑着，逼近连长，问："干不干？"连长说："不干！"父亲飞起一脚，把他踢翻在地，连长不及爬起来手脖子已被踩住，父亲迅速一刀，就把他手上那只颤颤悠悠的小骈指旋掉了。连长哀号了一声。父亲抓起一把土，按在连长手上，然后退到一边，看着连长爬起来。连长爬得很慢，他嚎啕大哭着，不知是悲是怒。那根怪模怪样的骈指在枯草上打哆嗦。民夫们围上来观看，父亲高喊："弟兄们，我给他动外科手术了，我是天下第一的外科医生！"

父亲的自吹自擂引起一片笑声。父亲说连长："你还哭，哭什么？你该谢谢我，没有了这个鬼指头，能找个俊媳妇，多一个指头，谁跟你？嗯，谁跟你？"

连长捂着手跳起来，骂道："豆官，我操你的娘，你这个土匪野杂种！"

父亲提着刺刀，笑嘻嘻地问："拉车不拉车？"

连长说："拉！拉！虎落平川遭狗咬！"

父亲一点也不生气，把刺刀在衣服上擦擦，还给那民夫。

驴肉的香味渐渐弥漫出来，枯草上的白霜开始融化，太阳一竿子高了。

……

自从父亲靠流氓手段篡夺了民夫连的领导权之后，严肃而呆板的连队变得生龙活虎、调皮捣蛋，这变化类似一个死气沉沉的中年人变化成一个邪恶而有趣的男孩子。父亲从九十九匹毛驴中选择了一匹蛋黄色的小母驴作为自己的坐骑，又把刘长水和田生谷抽调出来作为自己的专职随从，号称“驴前田生谷”、“驴后水长刘”，跟岳飞的“马前张保、马后王横”一样。田与刘原先负责的那辆木轮车上的六百斤小米，匀到别的车辆上，木轮车扔到路边了事。每当车队行进时，父亲就骑着毛驴，带着刘、田，一刻也不停息地，从队伍前头跑到队伍后头，又从队伍后头跑到队伍前头，他们一边跑一边咋呼嚷叫着时而荒谬绝伦时而又严肃认真得要命的顺口溜，鼓动着夫子们的情绪，几天下来，刘与田嗓音嘶哑，脚上起泡，说这随从的活儿比推木轮车还要累，想辞职不干。父亲说：不干割耳朵！刘、田摸摸耳朵，到底舍不得，只好继续驴前驴后跟着跑，跟着嚷叫。其实，最倒霉的不是刘、田，而是父亲胯下那匹小母驴。

如前所述，那匹小驴子是蛋黄颜色，这种颜色高贵温暖，是堂皇的帝王之色，打死染匠也染不出来。世上毛驴千千万万，但具有如此纯正蛋黄色的，天下惟此一匹，怪不得父亲放着那么多身材高大、腿蹄矫健的大公驴不骑，单骑这匹小母驴。她除了色泽高贵外，还具有性格温顺，善解人意，脉脉含情，忍辱负重等宝贵品质。她生着两只铜铃大眼，两只柔软的大耳朵，一根粉红湿润的鼻梁，还有两片柔软多情的嘴唇，四只小蹄子端正秀丽，没有一点好挑剔的了。这匹驴毫无疑问是驴群之花。她经常用水灵灵的大眼盯着父亲看，父亲头朝下立在她的眼睛里。她伸出舌头舔着父亲的手，好像随时都要开口说话的样子。父亲不是傻瓜，自然非常深刻地感觉到了小毛驴对自己的深厚感情，他陷入一种矛盾心境：既盼望着骑她，又担心自己长大沉重的身体压折了她的脊梁骨。这矛盾一直延续到横渡冰河那天才结束。

在父亲英明又混账的领导下，民夫连的士气调皮地高涨着，运粮车队的前进速度日益加快，由原来的日行三十里四十里，进步到五十

里六十里七十里，阴历十月二十六日这一天终于达到了八十里。前线日益逼近，火药的味道越来越浓，道路也愈来愈不成道路，有时不得不在收割后的泥泞稻田里挣扎前进，人和驴通通遍体臭汗，气喘吁吁。傍晚，在一条河边宿营时，有一个老太婆前来讨饭吃，父亲问她说离贾家屯还有多少里，她说离贾家屯还有九十里路。贾家屯是距前线最近的华东野战大军粮草储运站，也是民夫连此次艰难行程的目的地。

父亲蹦了一尺高，翻了一个筋头，站定，用他永不嘶哑的钢嗓子吼叫："弟兄们，听着，离贾家屯还有九十里，明天晚上，我们就赶到了!"

刘长水和田生谷也扯着破嗓子吼叫，父亲的小母驴积极响应号召，高声鸣叫，是花腔女高音；四蹄弹动，是非洲踢踏舞。卸了套的毛驴们齐声叫，民夫们齐声喊，沉沉暮色里，河边一片欢腾。

……

这一夜父亲难以入睡，他躺在一堆稻草上，仰望着漆黑天幕上的耀眼星辰，编织着明天的鼓动词儿，最后的一天最艰难最光荣的一天决不能马马虎虎，鼓动词儿要精彩、通俗、有嚼头，要解饥解渴忘疲乏，编一套不容易。编着编着他眼皮粘涩，开始犯困，挥挥手，心里想去他妈的明天再编，他相信自己是具有即兴创作的天才。南方传来沉闷的爆炸声，地平线上闪烁着翠绿色的镁光，一声声滚成团，一簇簇连成片，随即是暴雨般的枪声和隐隐约约似有似无的吼叫声。他翻身爬起，血液升温，心跳加剧，两排牙齿下意识地磨擦着。南边正在激战，令他兴奋。父亲对大规模的战争有着强烈的兴趣也有着淡淡的恐惧，他虽然从小就跟着爷爷玩枪杀人，基本上不畏生死，但对于这种集团大战还不太适应。父亲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战士，在淮海战场上、在渡江战役中、在朝鲜战场上建立功勋，那是后事。他的成功得力于他的素质。名震四海的粟司令夸奖他是"天生的战士"也是后事。现在，他从稻草堆上爬起来，站在河边遥望战场。父亲后悔自己恋家从队伍里逃出来，误了这场大热闹。半边天都被打红了呀，不合时宜的南风把战场的扑鼻香气吹过来，父亲紧张不安地抽搐着鼻孔。他感到有一股热烘烘的气喷到了自己冰凉的手上。

蛋黄色小母驴千言万语地舔舐着父亲的手掌，她的眼睛被火与星照耀，在河边的黑暗中，闪烁着奇光异彩，宛若最杰出的宝石。父亲转过身来，用另一只手摸着她的耳朵，拍打着她的额头，亲切地对她说：“小黄花鱼儿，你吃饱了没？这软绵绵的稻草不对胃口？将就着点儿！赶明儿见了解放军跟他们要谷草吃。”小母驴摇着尾巴，放了一个很响的很长的屁。

父亲与毛驴说话的时候，民夫们大半站起来，看南边的光景。河里的凉气侵上来，父亲感到股间紧张，那个独蛋儿上缩疼痛不太严重。火光断断续续地映亮河面，河水湍急，呈现灰白的光芒。听说东边有座木桥，但愿它没被炸掉。父亲很忧虑。他听到田生谷在旁边压低嗓门说：“大哥，咱去送粮食还是去送死？”

父亲说：“粮也送，死也送。”

田生谷说：“大哥，天地广大，咱跑了吧。”

父亲拧住他的耳朵，低声说：“胡说。”

田生谷说：“松手吧，大哥，我跟着你就是。”

父亲突然跨上小毛驴，在民夫们中间串来串去，他说：“弟兄们，睡觉吧。”

民夫们说：“俺睡不着。”

父亲说：“睡不着就别睡了，都起来，赶路。”

一个民夫道：“黑灯瞎火，人困驴乏，怎么赶路？”

父亲骂道：“那就睡觉，谁不睡就枪毙。”

民夫们纷纷躺倒，独有两个人不躺，一个是连长，一个是指导员，被父亲一顿像征性的拳脚打倒。这两个人被剥夺了领导权后，基本上没捣乱。指导员虽然坐在专车上，但病势日益沉重，天天咳血，脸像金纸一样。连长拉车还算卖力，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能上能下、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风度。被打倒后，指导员一声没吭，连长低声咒骂。父亲说：“十一指子，别嘟哝，等把粮食运到，我就把你的破枪还你，连你的破官。”连长说：“你最好现在就把连长和枪还给我。”父亲说：“没门，你能领着车队一天赶九十里路？”连长说：“我能！”父亲说：“吹牛，别嘟哝，再嘟哝我骟了你的蛋子！”

连长怕骟蛋子，不再吭气。父亲骑上毛驴，一手提一只盒子炮，

沿着宿营地来回走，驴蹄弹打冻地，发出“得得”脆响，节奏分明，成为父亲所唱催眠曲的节拍。父亲——他的嗓音高亢油滑是泥鳅与鳝鱼交配产生的音乐形象——

解放军在前边打大仗
等着吃咱车上的粮
睡觉是为了送军粮
谁不睡觉操他娘
榴弹大炮隆隆响
天明咱去送军粮
睡不醒觉走不动
谁不睡觉操他娘
老余俺口才天生强
驴尾诌到马腚上
一千里咱走了九百九
谁敢装熊操他娘
……

民夫们在父亲的动人心魄的歌声里，忍受着地上的潮气，忍受着饥饿寒冷和对明天的恐惧，哆哆嗦嗦进入梦乡。宿营地里，一辆辆木轮车下，响起了痉挛的鼾声和甜蜜的呓语。

小母驴羞涩地趴在了地上，她为心上人的粗鲁野蛮甚至直指她的羞处不顾她的脸面而羞涩，并且伴有委屈、悲伤、愠恼等感情。

父亲跌下驴来，立刻睡意朦胧，他本能地蜷曲着身体，紧贴着驴肚子，像一个胡闹了一天的野孩子依偎着母亲的胸膛沉沉睡去。

……

天蒙蒙亮时，父亲感觉到有人在自己腰间摸摸索索做文章，打一个滚爬起来，急摸腰间，空荡荡没有一物，才要转身，两支冰凉的枪口顶在了腰上，他听到连长在背后冷笑着说：“兔崽子，举起手来！”

父亲缓缓地举起手，嘻皮笑脸地说：“连长，你舍得打死我吧？”

连长把枪口使劲往父亲腰里戳了戳，咬牙切齿地说：“我太舍得

了！”

父亲高声说：“连长，你打死我可没人给你唱歌啦！”

连长说：“你他妈的唱的那是歌？我们的娘都被你操遍了！”

父亲说：“我不操你娘你每天能跑八十里？为了革命，什么舍不得，何况又不是真去操！”

连长说：“闭嘴！”

民夫们聚拢起来，父亲感觉到死期离自己还遥远得很呢，嘴里越发没了遮拦，并且一边说着一边把身体转过来，与连长成了面对面。连长慌忙后退了一步，持枪的手也缩到腰间，父亲看到连长其实在打哆嗦，十月底的凌晨尽管冷气侵骨，但连长的哆嗦与寒冷无关。

父亲说：“连长，你这个伙计不够伙计，我要毙你早就把你毙了是不是？不看在别的份上，你也得想想我给你割去那个丑指头，要不你连个老婆也讨不上。”

连长怒冲冲地说：“闭嘴，我开枪了。”

父亲说：“指导员，你这个痨病鬼替我求个情吧。”

指导员躺在稻草上，像根木头。

民夫们说话了，他们不同意连长开枪。小母驴蹭上来，羞羞答答地咬父亲的衣角儿。

父亲摸着驴头，悲凄凄地说：“驴啊驴啊，只有你真心对我好。”

两杆长枪指住了连长，是刘长水和田生谷。刘、田说：“把枪还给余大哥！”

连长无奈，垂下了手臂。父亲跑上去一步，把双枪夺过来，插在了腰里。

父亲说：“把他按倒，剥下他的裤子来，骟了他的蛋子。”

刘、田按倒连长，连长死死护着裤腰带，骂道：“余豆官，你这个土匪种，枪毙了我吧。”

父亲说：“不枪毙不枪毙，骟蛋子骟蛋子！”

连长杀猪般嚎叫。

指导员咳着坐起来，咳着说：“余豆官……别胡闹……整理队伍……过河送粮……”

父亲说：“痨病鬼说得有理，听痨病鬼的，军粮送到再骟，弟兄

们，快埋锅造饭，吃了饭找桥过河，今日死活也要赶到贾家屯!”

司务长对父亲说：“只剩下一袋子高粱米啦，怎么办?”

父亲说：“你问我我问谁去?”

司务长是个挺好的中年人，他的故事顾不上讲了，他说：“我想，今日要赶很多路，又靠近了战场，吃不饱不行，是不是吃几袋军粮?”

父亲说：“不行不行，胡闹胡闹!”

司务长说：“问题不大吧，到时跟粮站的人说说清楚。”

父亲说：“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少了几袋子军粮怎么能说清楚?一粒军粮也不能动，吃屎也不能吃军粮，谁吃军粮操他娘!”

司务长说：“吃不饱怎么行?”

父亲说：“谁饿谁来吃我的吧!”

司务长哭笑不得。

父亲说：“多加水多加水，熬汤喝。”

司务长说：“喝汤不顶事。”

父亲说：“过了河我给大伙儿打几条狗吃。”

指导员拄着棍站起来，他说：“余豆官同志是对的，同志们，咬牙坚持吧，吃军粮是耻辱的行为。”

父亲说：“你看你看，痨病鬼支持我啦。”父亲把一支盒子递给指导员，说：“我把指导员还给你吧，你这个人不错。”

指导员接过枪，插进木套，说：“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不妨碍你。”

父亲高兴地拍了指导员一巴掌，没想到下手太重，竟把他拍了个嘴啃冻泥。

……

面对着七零八落的断桥，父亲气得眼睛放绿光。太阳升起一竿子高了，冰冷的河里虽然流光溢彩，但没有一丝一毫暖意，河边浅水处结着狗牙般的冰凌，看着都让人寒冷。民夫们都是阴历八月离开老家，穿着单裤夹袄，个别的带一件破棉袄。潮湿的冷风一吹，河里的冰水一激，不但身上冷，心里也凉冰冰。所有的民夫都在河边立着颤抖，双手有抄在袖管里的，有插在腰间的，耳朵冻红犹如鸡冠子，鼻尖上挂着鼻涕水。父亲扫了眼他的民夫，心里生出很多凄凉情绪。不

惟人抖，毛驴也抖，父亲的小毛驴尾巴夹在双腿中间，紧咬着牙关不哭出声音，眼睛里盈满泪水。父亲伸出巴掌擦掉她眼里的泪水，安慰了她两句，她依然流泪，激得父亲烦恼，便粗鲁大骂：哭你娘个球蛋，动摇军心，我宰了你！小母驴不哭了，脖子上的血管一鼓一鼓的，好像悲恸深厚粘滞难以下咽，但父亲认为她不识不体不顾大局乘机添乱，恼怒挥一拳，瓷瓷实实正中驴头，小母驴应声倒地，躺在地上打滚撒泼，做出无数肉麻姿态，父亲不理她，她又无趣地爬起来。

指导员拄着棍子移过来，站在父亲面前，宛若一架活骷髅。他说："豆官，不要着急，想想办法，世上没有过不去的河。"

父亲有些草鸡，软软地说："你有什么好法子？"

指导员说："过河走桥，没桥乘船，没船涉水。"

父亲看看那桥，桥面不知何处去了，只有十几根焦黑的桥桩兀立在水中央。

指导员说："桥毁了，修来不及，没有船，只能涉水过河啦。"

父亲说："这么冷的天过河，连鸡巴头子都要冻下来的。"

指导员咳一阵，咽下一口东西，说："冻下来也要过。"

父亲说："河水有多深？"

指导员说："下去探一探。"

父亲说："谁敢下去探？"

民夫们望着凝滞的冰河，个个面生畏难之色。不但没人报名探河，还有几个民夫提议把粮食卸在河边打回头，反正解放军千军万马不在乎这六万斤小米子。

指导员愤怒地驳斥了这些反动言论，然后，剥掉棉军袄，褪掉单裤、布鞋，佝偻着腰站在父亲面前，瘦骨铮铮，好像一具铁铸的鱼刺。他嘴唇乌紫，牙缝里渗着血，眼珠子灰溜溜的，像两粒冰冷的玻璃球儿。他说："余代连长，你照顾连队，我下去探河。"

父亲心里一阵滚烫，大声吼叫："指导员，胡闹什么，你下河去见阎王爷？要探河道也轮不到你，快穿上衣裳吧，要探我去探，谁让我抢了个连长呢？余代连长？伙计你是共产党无疑，你封我代连长，就等于共产党封我代连长是不是？"

父亲一边说着一边脱衣服，一边脱衣服一边咋咋呼呼地叫冷。父

亲的健壮肉体和骨头架子指导员形成鲜明对照。指导员看看父亲身上的肌肉，也许羡慕也许嫉妒，他转着腔说："共产党员吃苦在先，生死不怕！"说完，就转身往河里跑。他的奔跑姿势古怪稀奇，活似木偶运动，动作大步伐小，满身都是荒谬表情。父亲看着指导员的背影，突然感到一阵鼻酸眼辣，他几个大步跨出，扑到河边，把半截身子入了冰水的指导员拦腰抱住，像托一个稻草人，轻松地把他托上岸。

父亲骂道："妈拉个巴子你好性急，死在河里鱼都不吃你。"

父亲把指导员放在地上，吩咐民夫们快给他穿衣服。指导员嘴唇硬了，说话呜呜噜噜，听不清楚。原任连长把军大衣脱下来盖在指导员身上。父亲夸奖道："十一指子，还行。"

父亲脱得一丝不挂，在河边弯腰踢腿活动筋骨，小母驴忧愁地看着他。他说："别看我别看我，你这个小娘们。"

民夫队里有笑的声，也有研究父亲那件遭过狗咬的传家宝贝的目光。

他撒了一些尿抹在肚脐眼上。

他拿着指导员那根棍子往河里走，脚踩得冰凌破碎，发出啪啪声响。

一踏进河水，父亲不由得打了一个凶猛的哆嗦，一股寒气从脚底猛烈上升，似乎不是凉，而是两股电，两百根针，沿着腿骨、骨髓往上爬行，速度极快，嗡一声到达脑袋，眼前噼啪放了一阵绿光。父亲叫了一声娘，怪腔怪调，惹得岸上人笑。他继续往前走，身上爆起鸡皮疙瘩，皮肤绷紧，头发梢儿奓煞，似乎噼噼啪啪微响，脚起初还能感觉到水底卵石，几步后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父亲喊了几句流氓口号，声音滴溜溜转，嘴里一片牙响，舌头僵冷，喊不出口号来了。往前走，水渐渐淹至大腿根，他的狰狞鸡头缩得如一只蚕蛹，那个过分发达的独蛋儿歪歪地贴在盆腔上，丝丝缕缕扯不断的钝痛，这地方是父亲身上的要害，他遵照爷爷的意旨加倍地尊重它宝贵它，不敢有一点点损伤。没有它老人家就没有我们，这话虽近流氓但确是真理。不啰嗦这些尽人皆知之的话。后来它老人家整个儿淹没在河水中了，父亲用一只手捂着它，但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恐慌与痛苦由此产

生。父亲的另一只手拄着棍子，试探着前边的河。水淹至乳下时，他已到达河的中央，这是最深的地方，水流因寒冷显得不太湍急，几簇似乎凝固的灰白。浪花附着在父亲身体一侧，他移动得很缓慢，岸上的人替他焦急。这时他感觉不到冷，全身似被针扎，甚至有虚假的热呼呼在心里出现。他的眼球冰凉，运动不流利且目光朦胧，河面上好像有雾但其实没有一缕一丝雾。太阳照在河上照在父亲身上，金色的阳光很美丽很温暖，父亲到达对岸紧接着又涉回来。

上岸时他相当狼狈，手脚并用，身体变成一座拱桥。几个民夫跑过去把他架上来，把一件破棉袄披到他肩上。他双手捂着宝贝，脸相难看至极。许久，他龇着牙，笑着，结结巴巴地说："操他姥姥个冷。"

小母驴热情地扑上来，用她的毛茸茸紧贴着父亲的凉冰冰。父亲招呼过一个民夫，伸手摘掉他头上的毡帽，捂在了自己的小鸡巴上，气得那民夫破口大骂。高密东北乡风俗：摘下别人的帽子像征性地戴在自己的小鸡巴上，是对戴帽人的巨大侮辱，其喻意是：你的头等于我的鸡巴。那民夫上前抢帽子，被父亲避开。民夫骂余豆官，操你二舅你欺人太甚，父亲说，别生气二哥，我冻毁了，哪儿都不冷就这儿冷，你们都是两个蛋，我只有一个蛋，你们冻坏一个还有一个，我冻坏了就没有了，放心放心你的头是你的头，我的蛋是我的蛋，怎么也长不到你头上去，见到解放军我帮你要顶帽子。

指导员忧虑重重地看着父亲，父亲对他摇摇头。民夫们个个神情沮丧，不说话。父亲在阳光下蹦跳一阵，嘴与舌又灵活起来。他把毡帽扔给那民夫，那民夫哭丧着脸，嘟嘟哝哝骂着，把湿漉漉的毡帽挂在车把上晾晒。

父亲提着盒子炮，对原任连长说："伙计，把枪还给你吧，这代连长我也不代啦。"

连长说："我不要，你既然抢了去，你就干到底。"

一个民夫说："豆官，散伙吧，回老家过年。"

指导员掏出枪来，对准那人就是一枪，嗖溜一声响，子弹贴着那人的脑袋犁过去。那人哀嚎一声，双手捂着头，一腚蹲在地上。众民夫骇得目瞪口呆，大气大敢出。

父亲讪讪地说："指导员好大的脾气。"

指导员轻蔑地扫了父亲一眼，冷冷地说："我一直认为你是条好汉子！"

父亲被他说得脸皮发烧。

指导员挥舞着盒子炮发表演说。他的脸上洇出两团酡红，像玫瑰花苞，暂时不咳嗽了，嗓音尖厉高昂，每句话后拖着一条长长的呼哨，如同流星的尾巴。金色的阳光照着他的脸，使他一时辉煌如画，他的眼里闪烁着两点星火，灼灼逼人，他说："你们还是些生蛋子的男人吗？解放军在前线冒着枪林弹雨不怕流血牺牲饿着肚子为你们的土地牛马打仗，你们竟想扔下粮食逃跑，良心哪里去了？卸下粮食，一袋袋扛过河，谁再敢说泄气话，我就枪毙谁！"

指导员吭吭吭三声咳，脖子一抻，眼一翻白，嘴一咧，喷出一股鲜血，身体前仰后合，看着就要栽倒。父亲抢上去扶住了他。父亲说："指导员别生气，运粮过河小意思，俺东北乡人都是有种的，发句牢骚你别在意，气死你可了不得。"

父亲瞪着眼喊，"伙计们快脱衣裳快卸车，水不深，好过，冷是冷点，比挨枪子儿舒服多了。不为别的，为指导员这番话，别叫这个小 X 养的嘲笑咱。"

民夫们听从号召，匆匆忙忙吸着冷气脱裤子。一会儿工夫，岸边光溜溜赤条条一片，景像非凡。父亲问："有三个蛋儿的没有？"都笑起来，说没有。然后卸车，扛起粮袋，呼隆隆要下河。指导员大喊："停住！"

父亲问："为什么要停住？"

指导员说："这样干速度慢又不安全，有人摔倒不就把粮食湿了吗？排成两路纵队，一个传一个。"

父亲说："不行不行，这样不公平！站在河中央的吃大亏了。"

指导员说："共产党员和希望入党的同志们，跟我到河中央深水里去。"

父亲说："去你奶奶的那条腿，共产党员长着钢筋铁骨，轮班轮班！"

指导员大踏步往河水中走去，父亲说："我说二大爷，你在岸上

歇着吧，冻死你怎么办？”

指导员坚定地说：“放心吧，我的老弟！”

父亲紧跟着指导员往深水中走，这个黑瘦咳血的骨头人表现出来的坚忍精神让他佩服。父亲感到从指导员脊梁上发出一股强烈的吸引力，好像温暖。指导员背上有两个酒盅大的疤痕，绝对的枪疤，标志着他的光荣历史。父亲往前冲几步，溅起的水使指导员背部扭曲。阳光灿烂，水面上片片琉璃碰撞，清脆玻璃声。他伸手捏住了指导员的手，指导员用迷迷的目光看了父亲一眼。父亲感到指导员的手僵冷如铁，不由得心生几分怜悯。他暗下決心，从今后应该向共产党学习。

两条人链形成，人们摇晃着身子，对面而立，都看到一双双打着哆嗦的灰白嘴唇。民夫们几乎都下了河，岸上剩下一片驴，都伸着颈，眯着眼看阳光，好像在找光线刺激打响亮喷嚏。父亲这时感觉不太冷，舌头和嘴唇很灵活，便高声嚷叫：“上岸去一部分！上岸去一部分！”

民夫们站在水里咬牙切齿，没有动弹，仿佛在一齐赌气。父亲看到了他们的思想，这个思想如几百朵花瓣旋转成一朵美丽的花朵，充实而饱满地悬挂在河道上空，父亲用思想看着它的鲜艳，用思想嗅着它的芬芳，用思想触摸着它润泽的肌体，寒冷和饥饿通通被排挤到意识之外，只有这朵花，这朵奇异的花，还有馨香醉人的音乐。父亲感到自己的灵魂舒展开形成澎湃的逐渐升高的浪花，热泪顿时盈满了他霸蛮如电的黑眼睛。

“王生金、李路、马小三……你们快上去……”父亲把一批民夫驱逐到两岸上。被点到名字的民夫都用恨恨的目光盯着父亲。指导员哆嗦着、求情般地说：“同志们……顾全大局……服从……服从余连长的命令……”

他们不情愿地往河两岸移动，一步三回头，冰河让他们留恋，浪花无声地环绕着他们的身体，太阳的金色瓢泼而下，涂满了河与河中人。

一袋袋小米在人链上运行着，动作迅速而有节奏。父亲沉浸在神圣乐章里，感到六十斤重的米袋轻如鸿毛。这种忘形有形的境界在他日后的冲锋陷阵中经常出现，他用思想代替感官。他的开枪、投弹、

拼杀、格斗全靠下意识控制。他打仗像游戏又像梦游，动作优美得要命，所以马师长的望远镜跟着他转，所以马师长击掌而叹：天才！天才的士兵！他不是训练出来的，他是为战争而生的精灵。

众所周知，父亲身材高大，幼年时他吃了大量的狗肉，而那些狗又是用人肉催肥了的野狗，我坚信这种狗肉对父亲的精神和肉体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耐力、他的敏捷超于常人。在河中人链上，他是最光辉最灿烂的一个环节。指导员早已面色灰白、气喘不迭了。父亲立在他的上水，减缓了河水对他的冲激，他依然站立不稳。指导员一头撞在父亲胸脯上，把父亲从梦幻中惊醒。链条嘎吱吱停住。父亲扶住指导员，吩咐身边两个民夫把他送上岸。指导员昏厥过去，没有了挣扎能力。链条闪开一条大空缺，父亲舒开长臂，弥补了空缺。他大臂轮转，动作优美潇洒，一袋袋米落到他手中，又从他手中飞出，一点也不耽搁。父亲大显身手，民夫们赞叹不止。最后一袋米过了河，民夫们竟直直地立在水中，没有人想离开。直到北岸有人吼叫："米运完了，快上来呀！"

父亲说："上去上去，命令你们。"

他伏下全身在水里，带着头往岸上冲。手脚并用，狗刨姿式，打得浪花蓬蓬如树，民夫们怪声吼叫，恰如一群顽童。

上岸之后，父亲领着民夫在岸上跑步，二百根裸体一片黑光，二百根肉棍子很难看。呱唧呱唧满岸响。毛驴"昂儿昂儿"大合唱。

驴叫声把父亲从嬉闹中拉出来，他说："弟兄们别闹了，快把木轮车行李衣服渡过河，回头来赶驴。"

木轮车漂浮，过河顺利。

毛驴是一种复杂的动物，它既胆小又倔强，既聪明又愚蠢，父亲坐骑的蛋黄色小母驴是匹得了道的超驴，基本上不能算驴。毛驴们畏水，死活不下河，好不容易七手八脚推下去一匹，蹄腿刚一沾水又蹿上来。驴叫人忙，拳头巴掌起落，驴蹄起舞，驴尾巴拧绳子，驴眼里充满恐怖与恼怒，父亲挥舞着盒子炮吼叫："我枪毙了你们这些驴杂种！"驴们不怕骂，照样调皮如旧。一位民夫说："余连长，拿这些驴没办法，放了它们吧！"父亲说："不行，靠它们拉车呢！""它们不过河怎么办？"

父亲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有了，快用褂子裤子把它们的眼蒙起来。"衣服已运到对岸，民夫们骂着驴过河取衣服，父亲说："别骂驴了，骂我吧，怨我指挥不周。"

衣服取回来，一件件蒙住驴脸，驴眼前一片漆黑。有一匹犟驴死活不让蒙眼，用蹄子踢人，还龇着白色大牙咬人，挨了一顿拳头，打得蹿屎汤子，老老实实蒙了眼。

父亲命令："转圈，拉着它们转圈，转迷糊了这些驴杂种！"

民夫们遵命拉驴转圈，一圈一圈又一圈，不知驴晕不晕人都有些晕，父亲说："快点快点，趁着晕劲牵它们过河！"

民夫与驴踢踢踏踏跑下河，驴在水里发脾气，斜跑横窜不走正道，被人抓紧了缰绳。河里好大的水声。

指导员睁开眼，一脸的沙土，嘴角上挂着两线欣慰的笑纹，他低沉地说："干得漂亮。"

父亲问："伙计，你可别忙着死，要死也得熬到贾家屯！"

指导员说："把我搁这儿吧，相信你能把粮食送到。"

父亲说："胡说胡说，放你这儿喂狗？狗也不愿吃你。"

指导员说："还有九十里路，别让我拖累。"

父亲说："拖累个屁，有十一根指头用小车推着你走。"

指导员还在说，父亲不理，蹲下，用绳子把他紧紧捆在鬼子军大衣里，好像一捆秫秸。"把指导员扛过去！"父亲命令刘长水和田生谷。

驴们陆陆续续上了岸，父亲高叫："赶快装车子，一分钟也不许耽搁！"

小母驴焦灼地叫起来，父亲一招手，她摇头摆尾跑过来，弯曲着身体蹭父亲的肚子。

父亲拍拍她的脖子，说："黄花鱼儿，该我们过了。"

她点点头，叫了一声。

父亲说："要蒙眼吗？"

她摇摇头，叫了一声。

父亲说："河水很凉，你怕吗？"

她点点头，叫了一声。

父亲说："要我扛你过去?"

她点点头，叫了三声，四蹄刨动。

父亲搔搔头，说："妈的，随便说说你竟当了真，自古都是人骑驴，哪个国里驴骑人?"

她噘起嘴巴，一副好不高兴的样子。

父亲拍着她，劝道："走吧走吧，别耍驴脾气了，不是我不扛你，是怕人家笑话你。"

她拧着头不走，嘴里还咕咕噜噜说些不中听的话，惹得父亲性起，攥起大拳头，在她脸前晃晃，威胁道："走不走? 不走送你见阎王。"

她咧嘴哭着，跟着父亲向河中走去。河里的冷气如箭，射中她的肚皮，她翻着嘴唇，夹着尾巴，耳朵高高竖起，好似两柄尖刀。

……

正午时分，运粮队到了一个小村庄。村边一堵光滑的大墙上，石灰水涂出三个雪白大字：马家屯。

队伍停在村中一块平坦的、但生满齐膝枯草的打稻场上，指导员跟父亲商量，希望他下令让民夫们休息一会，父亲奔波吼叫半日，早已累了，巴不得歇一歇，但立即遵命下令，令下如风吹袭，疲惫不堪的民夫东倒西歪，躺倒在地。驴们也大半卧在地上，站着的也垂头耷拉耳朵，没有一点精神。但卧也罢站也罢没有精神也罢，都没忘记就近吃那些枯草，咯咯唧唧一片驴嘴响。

指导员从他那只黑油油的牛皮挎包里，摸出了一份皱皱巴巴的军用地图，摊开，指指点点地对父亲说："马家屯在这里，离贾家屯还有五十里。"

父亲打量着地图上那些弯弯曲曲的线条和大大小小的圆点，眼前一片迷蒙，如同观看天书。上午赶得太猛，汗出汗落，衣服硬如冰甲，冷风一吹，彻骨沁髓。他也感到摇摇晃晃，体力不支，想倒头便睡。

经验丰富的指导员说："余连长，必须把同志们轰起来，这样躺着就毁了。"

父亲便大声喊叫："起来起来，不要睡，活动活动筋骨马上赶

路。”

他听到自己的声音软绵绵的，失去了张扬之力。民夫们没人动弹，横躺竖卧，犹如一地僵尸。这种僵尸状态对父亲产生了强烈的诱惑，他对指导员嘟哝了一句什么，耳边隐隐约约一声闷响，好像倒了一堵墙壁，一阵骨肉解体般的舒适感把父亲浸泡了，他知道自己也躺了下去，成了一具活僵尸。大地团团旋转，冬天的阳光好像轻柔的红绸，在天地间拂来拂去。父亲听到了微风吹拂草尖梢的声音与远处的滚滚雷鸣，大地微微颤动，旋转着，冰冻的土地放出新鲜的清冷味道，醉人芳香。他再也不想起来了。

指导员焦灼万分，激情燃烧着他腐烂的双肺，火苗上升，脸潮红如酒，如血。他轰赶着民夫们，嘴骂，脚踢，但张三刚起，李四又倒，来回奔命，使指导员近疯似狂。他清醒一会，从挎包里掏出一撮烟末，撕一角地图卷成喇叭筒，点火抽起，青烟袅袅一分钟，一阵剧烈的咳嗽便淹没了他，一直咳得脸色蜡黄，口吐鲜血方止。至死不渝的信念发挥着不可思议的神力，使这个奄奄待毙的瘦骨头共产党员不肯躺下死去。他的脑筋清晰如图画，知道“擒贼先擒王”、“纲举目张”的道理，要轰起民夫连，首先要轰起我父亲。

指导员捏着一撮烟末，塞进父亲鼻孔眼里。见没反应，又塞进一撮。父亲皱眉张嘴，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吓了指导员一跳。指导员用一根草棍拨弄父亲鼻孔里的毛，拨出一连串大喷嚏。父亲从迷糊中清醒，坐起来，看着指导员。

指导员双眼流泪，哭着说：“豆官，我的好兄弟，求求你，想办法把弟兄们弄起来，离贾家屯只有五十里了，就是爬，我们也要爬到！”

父亲想不到共产党的干部竟然会哭、会流眼泪，这刺激如一针吗啡，驱赶着他的麻木与倦怠，脑子里一声脆响，他一跃而起，说：“指导员，冲着你，我也要把民夫连带到贾家屯！”

指导员说：“我下决心了，拿出三袋小米，一百八十斤，煮几锅干饭，让同志们吃饱。”

父亲说：“不行，咱不能‘明天要立贞节牌坊今夜偷汉子’，我到村里去看看，能不能找条狗。”

指导员从皮挎包的夹层里掏出一只小玻璃瓶，拧开盖子，把两颗乳白色的小药片倒在掌心里，郑重地说："这是两片美国药，是我们老八团政委临牺牲前送给我的，他让我在危急关头吃下去，为了把军粮送到贾家屯，你把它吃了吧。"

"什么仙丹?"父亲问。

指导员说："我也不知道。"

父亲说："你是不是想把我毒死?"

指导员哭笑不得地骂一句。

父亲说："我不信你的话。要不，咱俩各吃一片。"

指导员掐起一片药，扔进了咽喉。

父亲也掐起一片扔进了咽喉。他吧咂着舌头，说："不咸也不淡，虱子大一片药，能有什么用?"

指导员说："待会儿你会感到精神头儿格外足。"

父亲说："就算它是块砒霜，也毒不倒我。"

指导员说："不要不相信化学。"

父亲说："你说吧，咱该怎么办?"

指导员说："把同志们叫起来，搞点东西吃，烧点水喝，立即出发，争取今夜赶到贾家屯军粮储运站。"

父亲说："叫是叫不起来了，用锥子扎吧!"

指导员说："再让我试试，实在不行你就扎吧。"

父亲从小车上找来一根锐利的缝包针，放在鞋底上蹭着。

指导员支撑着站起来，掏出盒子炮，"啪啪啪"放了三响，趁着民夫们惊吓初醒的机会，他抖擞精神，高声喊道："共产党员们，不能再睡了，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呀！如果关键时刻不带头，要我们这些党员干什么？共产党员们，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为了保卫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起来呀……"

指导员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嘶哑、低沉。父亲心里说："算了吧，你喊话一千句，不如我一锥子!"他有些同情地看着这个坚决的共产党，和倒在枯草里的共产党员们。父亲是非党的群众，但清楚地知道民夫连的共产党员是谁。他是从持枪与会议上判断出来的。民夫连有

十二条长枪，两只盒子炮。原任连长和指导员是理所当然的共产党，十二个持有武装的民兵自然也是共产党，枪杆子永远握在党的手中。这十几个经常凑堆儿开会，神神秘秘的，“共产党开会，国民党抽税。”真是不假。父亲摸摸腰间的匣枪，心里感到很痛快。指导员继续嘶叫着，父亲想劝他停止，没及张嘴，一个奇迹出现了，那十几个持有武器的民夫和原任连长像笨拙的大虫一样，缓缓地、痛苦地支撑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坐起来，站起来，向指导员靠拢，其中有父亲的随从马前田生谷和马后水长刘。他们一个人前倒后倾，身体重心不稳，仿佛一阵微风便能吹倒。父亲好奇而崇敬地看着指导员那张丑陋的嘴：干枯裂皮的嘴唇和被肺火烧黑的牙齿，但这张嘴里吐出了嘶哑难听的声音却像神的咒符一样，把十几个鞭子抽不醒的人唤了起来。他越来越感觉到共产党的厉害。民夫连指导员是父亲碰到的第三个令他佩服的共产党员，第一个是胶高大队的大队长江小脚。

指导员向他的党员们灌输着力量，父亲却拿着缝包弯针去扎昏睡的民夫。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他掌握了一定的医学知识，所以他的针扎的都是既痛又能令人神志清醒的穴位。如人中、十宣之类，决不是无目标的盲目乱扎。针到人叫，叫声痛苦，痛苦混在无可奈何里，像万绿丛中一点红，格外鲜艳，格外醒目。民夫们一排排跳起来，你看看我流血的唇，我看看你流血的手指，不知道该骂谁。

指导员站在一辆小推车上，拄着棍子，沙哑大叫：“同志们，快点清醒啊，我们钢铁第三连，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浩浩荡荡出了山东，淮海战役立大功，立了大功都可以脱产当干部，区长、村长任大家选，最后的时刻，谁也不许草鸡！”

父亲喊：“谁草鸡谁是大妮养的私孩子！谁草鸡生儿子没蛋子！”

指导员说：“同志们，赶快收拾车辆，埋锅烧水，连长带人进村里打吃食，放驴吃路边草，一小时后出发，赶到贾家屯吃羊肉大包子，喝大米稀饭！”

父亲招呼着刘长水和田生谷，各把枪攥在手，虎虎往村中走。村庄破败，与沿途所见相同。街道上丛生着人头高的枯萎黄蒿，草如葵花秆子粗，不像草像树，风吹草动，种荚响声如小铃。街道中央有一脚路，标志着村里还有活人。时有一只癞皮猫从枯草中蹿起，上墙或

者上树，猫眼碧绿，咪呜一叫，鬼气横生，父亲想开枪打猫，又怕浪费子弹，便捡起砖头砸猫。他们踅进几户人家，见门窗拆除，草比房檐还要高。怵怵地喊叫几声，无人回答，但屋子里有响动，大着胆闯进去，即有一群红眼大老鼠疯狂扑来，一个个腾跳人高，唧唧怪叫，吓得三人慌忙逃出。街上草中，时有一架架白骨，虽是冬天，但依然邪臭扑鼻，令人欲呕。

刘长水说："到这里来找吃的，简直是活见鬼！"

父亲说："是活见鬼。"

村中央有一栋大建筑，虽也颓败但相对完整，鱼鳞小瓦翻成飞檐，好像一座庙。父亲闻到一股热腥的味道，便说："进去看看，兴许能打几只狐狸、狗獾。"

父亲提着拉开机关的匣枪在前边开路，刘、田紧攥着"老汉阳"随后，恰成一个三角小分队。进了大门，腥味更重，大厅里黑咕隆咚。猛冲进去，没有什么冲出来，只有一片喘息，细看时，却见地上或躺或坐着一群人，全是老弱妇婴，约有四十余条，一个个不成人形，有的脸如铜盆，肿胀得透明，有的瘦得皮包骨头，奄奄待毙。

父亲嗟叹不止，把枪插入腰间，搓着手，连连倒退。

一个水肿的人，用手指掀起肿成一线的眼皮，打量着父亲和刘、田。一丝细声响起，是那人的话，父亲侧耳细辨，听到他说："长官……长官……可怜可怜吧……给口吃的……"

那人的身体如一条肥嘟嘟的大蛆，缓慢地移动起来，父亲捂着嘴巴，冲出庙门，跑上街道，胃里的酸水咕咕上冲，吐了两口在蒿草上。

刘、田也跑出来，呸呸地吐着唾沫，骂一些很难听的话。

父亲和刘、田空手而回，对民夫们刺激不小。烧水放驴的都缓慢了手脚。驴们却大口地吃着枯草。父亲的小母驴忧心忡忡地左顾右盼，惟有她吃草不够生猛。

指导员痛苦地说："下米！吃军粮吧！"

司务长扑向米袋，被父亲一把拉住。

父亲说："不能吃军粮，杀驴吃吧！"

民夫们激烈反对着父亲，他们的理由是：道路早被踩翻，半泥半

浆，没有毛驴拉车，才步难行，这是一。毛驴都是有主的，杀了回去没法交待。

父亲拗劲上来，说："不杀你们的驴，杀我的坐骑。"

他看了一眼那匹正在含情脉脉地望着自己的蛋黄色小毛驴，心里感到一阵抽搐，那只独蛋儿猛地缩了上去，丝丝拉拉的钝痛产生出来。

一位中年民夫抢上来，抓住不母驴的缰绳，说："这驴是俺七婶的，你不能杀它。"

父亲说："倾家荡产，支援前线，什么七婶八婶的。"

民夫道："这驴是俺七婶的命根子，像女儿一样。"

父亲说："女大要出嫁。我骑着她，就是我的。难道杀老婆还要向丈母娘汇报吗？何况本来是条驴，还是分了人家财主的，杀杀杀，为了保卫胜利果实。"

小母驴伸出舌头舔父亲的衣角和手，泪水汪汪，弄得父亲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他从真心里希望她咬人、尥蹶子、发疯发狂反抗暴政，绝对怕她一味温顺不反抗摆出一副慷慨赴死的架式，这使父亲心中烦恼，手脖子发软，端不动枪杀母驴的盒子炮。

父亲听到蛋黄色小母驴说："我生为你生，死为你死，死而无憾，你开枪吧！"

当然在不通晓驴语的民夫们耳朵里，听到的只是"昂儿昂儿"的驴叫声，不过凄清点罢了。

父亲说："不是我要杀你，是革命要你的肉吃。"

驴说："我的肉只给你吃，不给革命吃。"

父亲说："你这伙计，整个一个文盲，革命不是人，是革命。"

驴说："是人不是人我不管，反正不许你把我的肉喂革命。"

父亲说："好好好，听你的。"

驴说："让我再看你一眼。"

父亲说："看两眼也行。"

驴说："其实我不想死，熬过了冬天就有嫩草儿吃。"

父亲说："实在没办法了，要不我怎么忍心杀你。"

驴说："我理解你，为了保卫老百姓的庄稼地，开枪吧！"

父亲泪眼模糊，掏出匣枪，顶上火儿。

驴说："要我喊句口号吗?"

父亲说："喊吧。"

蛋黄色小毛驴高声鸣叫着，声音洪亮婉转，响彻天空和大地，父亲举起枪口，瞄准了驴的宽平的额头，咬牙一勾枪机儿，噼啪一声微响，子弹并没出膛。父亲发了一分钟愣，才悟过来，原来碰上了一粒臭火。

驴说："你不要折磨我啦!"

父亲说："不是故意的。"

民夫们呆愣愣地看着父亲退掉臭火儿，把一颗新鲜子弹顶上膛。耳朵们都待着一声脆响，眼睛们等着看毛驴倒地。父亲却不慌不忙地退出那粒屁眼儿崭新的子弹，盒子枪插进了腰里。他的行为使民夫们感到纳闷。指导员也有些不高兴，批评道："时间紧张，你搞什么鬼名堂?"

父亲说："我不愿充当杀驴凶手，这活儿都是替共产党干的，要开枪你们共产党开。"

指导员严肃地驳斥父亲："你这话根本错误，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不为自己谋利益，即使革命胜利后，我们也不要一亩地。"

驴说："别人杀我我不干!"

父亲无奈，扯过一支三八大盖子枪，哗啦一声推上子弹，按倒钢铁大栓，闭眼勾板机，吧——勾一声响，驴头开了花，驴脑子迸裂，驴血一脸。驴尸立着，约有半分钟，才倾斜歪倒。父亲把大枪扔还民夫，转脸走到一边去。

指导员命令："快剥皮，开膛，快把锅里水煮沸，谁也别闲着，剥驴的，弄草的，打水的，拨火的，时间不等人，一小时后准时开拨!"

民夫们见有驴肉吃，精神头上来，忙忙碌碌，好像一窝蚂蚁。灶下的火熊熊，灶边草成堆。开膛的民夫怪叫一声，问其原因，他说驴的心脏烫手。

……

这是一匹很嫩的驴，所以驴肉进锅半小时后，锅里就溢出了扑鼻

的香气。如果是匹老驴绝对不会这么快就出香气。灶里的火非常旺，因为这就地挖的野灶灶膛很大，通风良好，拢柴的民夫从临近的破屋上拆来了干裂的木料，正是干柴烈火。民夫连有三口行军大锅，今日使用两口。一般民夫连是不带大锅的，煮饭借百姓的锅用。“钢铁第三连”军事化程度高，走的路线艰险，所以有锅，这些锅是缴获国军的，是美国货，轻便，传热快，据说煮出肉来不如中国锅煮出来的香。这些话都是父亲说的。

他把母驴枪毙了，心里若有所失。民夫们一齐忙碌，他却在场院里绕圈子。枯草被他的脚踩断发出细微断裂声，枯草与他的腿磨擦发出窸窸窣窣声。有一会儿灶里的火曾经蔓延出来。引着了场上的野草，被民夫们一顿乱脚踏熄。南风微微吹，阳光当头照，天气比早晨过河时温暖了好多，虱子在身上活跃起来。父亲再次听到南方的枪炮声，闻到硝烟火药味。尽管驴肉香味浓烈，但绝对压不住硝烟火药味，因为它深刻，它沁人骨髓。后来，让父亲终生感到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从那条蒿草没人的大街上，团团簇簇一群黑物滚过来，父亲马上猜到，这是大庙里那几十名快要饿死的饥民。是煮驴肉的香味把他们吸引了出来。后来父亲也体验过：饿急了的人对味道极端敏感。

饥民似滚非滚似爬非爬，他们嗅着味道前进，速度很快，直逼驴肉锅。父亲几步跳到民夫们中间，高叫：“注意，抢肉吃的来了！”

驴肉在锅里颤抖着，汹涌的乳白浪花在肉的缝隙里蓬蓬上升，香味十分猛烈。指导员用刺刀戳一块驴肉，一戳冒血水，不熟。指导员命令共产党员持枪站成一队，刺刀上好雪亮十把，一条线样闪亮，迎着眼前滚到锅边来的饥民。指导员同时命令民夫把火势再加猛，争取十分钟后把驴肉挑出来，分到每个人手里。

父亲在大庙里见过的饥民们被刺刀挡住了。他偷偷数了一下，共有四十二名。在大庙里父亲并没有十分看清他们的面容，现在看清了。父亲摇着头，不愿对后代儿孙描绘饥民们可怕形状。他说当头的一位饥民是位高大的妇女，她肿得像一只气球，腹中的肠子一根根清晰可见，仿佛戳她一针，她就会流瘪，变成一张薄皮。她站得很稳，由于地球的吸引力的作用，她身上的水在下部积蓄很多，身体形成一座尖顶水塔，当然上部水较之常人还多。四十二人中患水肿病者都如

他们的领袖一样稳当当地着，不患水肿者都站立不稳硬要站，于是晃动不止。有几个孩子头颅如球，身体如棍，戳在地上，构成奇迹。饥民女领袖用木棒把自己的眼皮挑开，贪婪地盯着沸腾的驴肉。饥民们都拼命地抽动鼻子，饱含着营养的驴肉空气源源不断地进入他们的身体，使他们逐渐增长着精神头儿。

那女人说："长官……老总……可怜可怜……我要死啦……"

持枪民夫毫不客气地把刺刀晃动，寒光跳动，威胁饥民。饥民们有些骇怕，但终究难抵肉香诱惑，挤成一团，一步步往前逼。

"停住！"持枪民夫喊："再走就要开枪啦！"

然后便是哗啦哗啦拉动枪栓的声音。

指导员猫着腰跑到持枪民夫前，与饥民的女领袖对面谈判："老乡们，我们是共产党的民夫连，是为解放军送军粮的，我们也三天没吃饭了。"

女领袖扒着眼，目光从指缝里射出，有红有绿，有些恐怖。她步步逼进，指导员步步后退。

指导员后退着说："把驴肉给你们吃，我们就推不动车子，完不成任务了。"

退到不能再退时，刺刀和盒子枪口抵到了饥民的胸脯上。饥民队里忽然爆发了尖厉刺耳的嚎叫。指导员的枪跳动了一下，冒出一缕青烟，饥民女领袖的胸膛崩裂，一股黄色的液体迸溅出来，黄里夹着几丝红。

女领袖沉重地倒了。在她身后的一个小瘦孩被她的躯体碰烂了骨骼。饥民们呼叫着后退。后退十几步，就停住，团团簇簇一起，对着驴肉张望。

父亲看到指导员枪口冒出青烟那一刹那，心中生出一种复杂情感，似怒不是怒，似痛不是痛。他对这位丑陋得没了人形的妇女没有一丝好感甚至很厌恶，但看到她的身体沉重地往后仰倒时，无限的怜悯在父亲心里爆发了。几个月来产生的对共产党的好感被指导员一枪打碎了。

父亲揪住指导员胸前的衣襟，死劲晃动着，晃得指导员前仰后合，双腿拌蒜。他低沉地吼叫着："为什么要打死她？为什么？"

指导员呼呼喘息着，然后便剧烈咳嗽，豆粒大的汗珠子布满脸庞。父亲松开手，指导员一屁股坐在草地上，腰弓着，像一只大对虾。随着几声尖锐如鸡鸣的咳嗽，他的嘴张圆，脸皮色泽如锡箔，一股绿油油的血喷出来。

一位民夫跪下，为指导员捶背。

持枪民夫都用怪异的目光盯着父亲看，父亲辨别不出这些目光里包含着的内容，他感到背后发凉，心里感到恐惧。他恍惚感到，十几把刺刀缓缓地对自己逼来，刺刀代替着一种严肃得可怕的力量，和自己对抗。父亲感到软弱异常，汗从脚心里流出。这是他的幻觉，持枪民夫都僵硬地立着，脸上表情麻木。惟有跪在指导员身旁那个民夫脸上的表情鲜明地标志着痛苦。

驴肉的香气愈加浓重，锅里的水变成了混浊的汤。鹰在低空盘旋，太阳很小也很扎眼。有一位民夫从锅里挑出一块驴肉，几口吞下去，烫得他伸脖瞪眼。其余的民夫正要动手抢肉时，父亲及时地想起了自己的职责。他拔出盒子炮，凶狠地说："不许动！谁敢抢打死谁！"

几位嫉妒的民夫用木棍戳打那位抢吃了一块驴肉的民夫。

父亲吩咐司务长安排分肉，然后再由各排排长分到各班去。在父亲的霸道领导下，排长班长名存实亡，今日分肉，才发挥功能。那十二个持枪民夫，大小都是干部，要他们参加分肉，必须撤销防线，而饥民们又在向前移动。

父亲动脑，智谋产生。他命令民夫们往驴肉锅里倒了几桶冷水，降低驴肉温度，然后让司务长把驴肉分成大约相等的四份。司务长很会照顾领导，为父亲和指导员留出了最好的肉，自然也有他自己的份。

父亲命令持枪民夫对空各鸣一枪，吓得那群饥民又退了三五十步，然后一声令下，那十二个民夫便跑到锅旁，卸下刺刀，快速切肉，民夫们都睁圆眼睛，盯着刺刀和驴肉，他们都生怕驴肉分割不均匀，又盼望着分割不均匀。父亲看穿了民夫们的心思，大声说："不要在乎大小，吃点填填肚子就行了，吃不饱汤灌缝。"他的话刚完，民夫们便呼拉拉挤成几团，一片呼哧声夹杂着骂声。然后，都站起

来，低着头，双手捧着肉，生怕别人夺去似的，一个劲儿往嘴里塞。他们的腮鼓起来，有的鼓左边，有的鼓右边，有的两边都鼓。二百张嘴巴一齐咀嚼，汇合成一股很响的、粘粘糊糊的响声，这声音使父亲感到厌恶。他的眼前浮动着小母驴那生动活泼的可爱形像。他用半扇葫芦瓢盛了一些热气腾腾的驴肉汤，送到指导员嘴边。指导员还昏迷着，但他的嘴却被驴肉汤苏醒了。父亲端着瓢，看到肉汤激烈地灌进指导员的咽喉，一瓢汤灌进，指导员睁开了眼睛，父亲招呼司务长：快把肉拿过来！司务长捧着肉跑过来，父亲说："你喂给他吃吧。"司务长说："连长，您不吃吧？"父亲挥挥手，说："我不吃！"

他一人担当阻拦饥民的重担。女领袖确实淌瘪了，圆月般的胖脸变得很长很长，嘴唇也缩了上去，龇出了黑色的破碎牙齿。他尽量不去看她，但她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诱惑他看，每看必厌恶，必胃肠翻腾。他吐出了一些很苦的胃液。他高举匣枪，对着饥民头上一尺处射击两次，把逼近的饥民又轰了回去。在他身后，犹如风卷残云一般，民夫们吃光了驴肉，啃光了驴骨头，吸干了骨髓，喝光了煮驴汤。民夫们倦倦地打着水嗝，有一位十八岁左右的夫子在哭泣，原因是别人抢吃了他的一部分驴肉。

司务长用一把干净的白茅草裹着一块驴肉，悄悄地对父亲说："连长，这是你的。"

父亲看到，那块肉足有四个拳头大，比一般民夫所得要多出一倍，于是他从又一个侧面了解了当官的好处。

他说："我不吃，你把它好好拿着，路上有用。"

指导员恢复了精神，站起来，对父亲说："余连长，下令前进吧！"

父亲说："伙计们，咱们驴也吃了，人也杀了。杀驴说是为解放军送军粮，杀人又说是为解放军送军粮。咱要是送不到军粮，那就连王八蛋都不如！走吧，好汉吃驴肉，孬种吃鞭子！"

民夫们套驴架车，动作十分迅速。父亲找了一把斧子，剁下了连结在驴皮上那条驴尾巴，薅一些细草擦干净尾巴上的血迹，攥在手中，来回挥动，挥出一溜风响。

车队开拔时，已是日过中午两竿子，日光浅淡了许多，白光变成

金黄光。毛驴屁股被打，夹着尾巴跑，木轮小车被拉着跑。车轱辘发出吱悠吱悠的响声。近百辆木轮车齐声吱悠，尖锐中透出雄壮，对神经有刺激，对革命有贡献，有一辆陈列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车队沿着生草的街道，匆匆穿过村庄，把饥民和驴皮抛在后边。

父亲没了坐骑，不得不徒步赶路。指导员坚持不坐小车，与父亲并肩而行，驴前田驴后刘尾随在后，威风大减。

车队出了村庄，便踏上了艰难征途。狭窄的道路早被车轮和马蹄踩翻，早晨结了层冰，中午融成稀泥，驴蹄打滑，车轮扭动，推车人扭秧歌。父亲跑前跑后，挥动驴尾巴打人脊梁，一边打一边骂，他的脾气变得很坏。

就这样跌跌撞撞前进了两个小时，估计赶了十几里路程，冬日天短，太阳已进入滑坡阶段，金黄色也渐渐被血红色代替，又赶了半点钟，民夫连人困驴乏，全部汗水流尽，无可奈何黄昏降临了。车队前进速度大减缓，驴屁股尽管连遭打击，但驴们已被打皮了。它们低着头，伸着脖子，肚皮和四肢上沾满污泥，连最愉快的驴也愁眉苦脸。

父亲一下午不停地挥动驴尾巴，胳膊肿胀，但精神头儿还有，于是他想起了指导员送给的那片白色药片，一定是它发挥了作用。太阳很大，挂在了黑色的林梢上了，它已停散热量，大地放出冷气，汗溻过的衣服冰凉地贴在背上，父亲打了一个寒噤。战场上的火光在南边闪烁，燃烧他，焦躁他，他叫着："不许停顿，快赶，只剩下二十里路了!"叫着，骂着，队伍的前进速度照样如僵蛇过路。怒从心头生，他舞着驴尾，逢人打人，逢驴打驴，呱唧呱唧的皮肉声中，夹杂着民夫的哀号。

终于，反抗开始了。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夫子脊梁上挨了父亲的驴尾之后，便猛地摔掉了车把子，直起腰来，伸手抓住了驴尾巴。他的双眼喷吐着仇恨的光芒，脸庞痛苦地扭曲着。

父亲说："你要干什么?"

中年夫子道："豆官，你当了豆大一个官，就这么霸横，都是爹娘生的皮肉，你打一遍也罢了，不能翻来覆去打!"

父亲说："为了送军粮，挨点打算什么?"

那夫子一把扯过驴尾，在手里调换一下，抡圆了，抽了父亲的脸

一响。

父亲忍痛不住，手自动捂脸，嘴自动出声，“哎哟”一声后，说：“还真痛！”

父亲夺回驴尾，别在腰里，大声说：“弟兄们，我错了，我不打你们了。大家说怎么办？剩下二十里路，要么我们咬咬牙熬到，完成任务，吃米吃肉，要么在这里等死。”

指导员拼着命滚下车子，鼓动着民夫。

沉沉暮气中，民夫们都铁青了脸。

父亲从司务长那里要来了自己那份驴肉，高举着，说：“这是我那份肉，大伙儿每人吃一小口。”

驴肉在人手上传递着，传到尽头，还剩下驴粪蛋儿那么大一块，父亲很感动，把那块肉给了那位中午分肉时吃了亏的小伙子。

指导员坚持不坐车子，拄着棍子，与父亲并肩行走。民夫们鼓起了最后的力气，推着车子，帮毛驴拉着车子，向着火光前进。

天越走越黑，路却渐渐变硬。半夜时分，不远处的天一片红光，照耀着地面和队伍。爆炸声不断传来，夜空中有飞机的轰鸣，道路两边的田野里，影影绰绰有人影活动，指导员兴奋地说：“同志们，努力啊！”

民夫们没人吭气，跟着感觉走。

终于,他们看到了那个大村庄,看到了村庄里闪烁光明的风雨灯。

民夫连到达村头路口，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喝问：“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指导员用他能发出的最大声音回答：“我们是渤海民工团钢铁第三连，为解放军送军粮来了。”

岗哨揿亮一支手电筒，一道光柱扫过来。

岗哨问：“你们应该把军粮送到储运站呀。”

指导员问：“这不是贾家屯吗?”

岗哨说：“你们早过了贾家屯啦，往回走吧！”

父亲大怒，骂道：“混蛋，我们快累死了，你还让我们推回去。”

岗哨说：“你这老乡，怎么张口骂人呢?”

父亲说：“骂你怎么啦，我还要揍你呢！我们千里迢迢从山东把

粮食推来，你敢让我推回去！”

父亲抽出驴尾巴就要往前冲，几个岗哨哗啦啦推上子弹，厉声喊：“站住，再走就开枪啦！”

指导员一把拉住父亲，低声说：“不要胡闹！”

这时，几个骑马的人从村子中跑来，马蹄得得，说明村里街道平坦而坚硬。一个骑马人问道：“怎么回事？”

岗哨向骑马的人汇报：“报告首长，有一个从山东来的民夫连，走过了军粮储运站。”

几个骑马的人从马上跳下来，走到父亲和指导员面前，问道：“谁是领导？”

指导员跨上去，一个立正，说：“报告首长，我是渤海民工团第三连指导员！”

首长问：“车上运了什么粮食？”

指导员说：“六万斤小米，颗粒无损！”

首长说：“好啊！山东人民好样的！刘参谋，你回去找一个向导，把他们带到军粮储运站去。”

首长握了握指导员的手。

父亲愤怒地说：“你这首长不够意思，我们一路拼命，饿得半死也没动一粒军粮，都说见了解放军吃顿饱饭，可你连口水也不让我们喝就要赶我们走！”

首长怔了怔，问：“你们还没吃饭？”

父亲说：“我们三天没吃饭啦！”

首长道：“刘参谋，带民夫同志们到村里去，赶快让炊事班搞饭吃！”

父亲说：“这才像个首长样子！”

那首长笑着说：“小伙子，你好大的胆子！”

父亲说：“不是我吹牛，首长，十四岁时我就打死过日本鬼子一个少将。”

指导员说：“豆官，不要放肆！”

那首长说：“哟，不简单！刘参谋，带他们进村！小伙子，明天我找你问话。”

首长跨上马，向火光闪烁的地方驰去。

红耳朵

几十年前，我们巴山镇曾出过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有关他的传说，我初懂事时就听老人们说过；后来在政协的文史资料上，又看到过好几篇关于这个人的文章。这个人究竟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还是个精神病人，那些写文章的人也说不清楚。

一

王十千，诨名：红耳朵、王疯汉、王神仙。他生着两只像小蒲扇一样的招风大耳，这是他最有名的生理特征。我认为这对耳朵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他的一切不被常人理解的行为都与这两扇大耳有关，这是我在王十千研究中的独到见解。我的观点在“王十千讨论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赞同者少，反对者多，但无论赞同者还是反对者都被我的观点新鲜了一下子。

王十千七岁那年的春天，镇上王家祠堂前的大槐树下，来了一个牵着一匹单峰骆驼的相面先生。许多闲人正坐在墙根晒太阳、抓虱子，相面先生手中铜铃清脆，立即把闲人招过去。正在闲人堆里厮混的王十千也跟着过去，他抽着两条黄鼻涕，蓬着一头刺猬毛、穿着破棉袄，趿拉着破草鞋，挤进里圈，与相面先生对着面。

他应该闻到了骆驼嘴里喷出的腐草味儿，相面先生的鹰钩鼻、元宝嘴，犹如两柄尖刀、插在他的记忆中。

闲人们腰里无钱，围上来是为了看热闹，并不是要相面。内中有一个叫孟中宝的，嘴尖舌怪，以刁钻刻薄闻名乡间，此时自然不甘寂

窠。他与相面先生搭上话，说："先生给我相相，相对了我给你钱，相不对你给我钱，各位乡邻做证。"相面先生扫了孟中宝一眼，撇撇嘴："本该出将入相，却成了地痞流氓。"孟中宝一撸袖子，怒道："我是堂堂君子，怎是地痞流氓?!"相面先生笑嘻嘻地说："皆因一笔风流帐，官运财运俱消亡。坑蒙拐骗全在行，你不流氓谁流氓。"相面先生几句话，把众人说愣了也说乐了，原来这孟中宝早年在军阀队伍里当过副官，因为勾上了上司的姨太太，险些丢了小命，幸亏有朋友帮助，才逃回家乡。他黄着脸说："放你娘花椒麻辣屁，老子今日手懒，要不定宰了你的骆驼抠了你的眼！言罢，悻悻地溜了。

众人都感到相面先生道行不小，七嘴八舌道："先生反正闲着没事，何不相相我们，看看可有个真龙藏着?"

相面先生缓缓运动目光，把众人扫描一遍，失望地说："一群凡夫俗子，连个像样的地痞流氓都没有。"

众人道："你再好好相相，兴许漏了贵人。"

那时，恰逢着王十千从相面先生面前站起来，瞪着两只黑溜溜的小眼，举起袄袖子，擦唇上的鼻涕。相面先生手拍额头，慌忙站起来，说："该死，该死，果然把贵人漏了!"

众人听相面先生说得邪乎，便问："哪个是贵人？贵人在哪里?"

相面先生指指十千，说："这小官人注定了是人中龙凤。"

众人不由得大笑起来，看那王十千，抽着鼻涕蓬着头，脸上的灰垢有半寸厚，两根袖管上沾满鼻涕，亮晶晶的像盔甲一样。说也奇怪，他的脸上脖子上沾满了灰垢，那两扇大耳朵却是粉红雪白，在太阳下显得生动鲜明，十分可爱。

相面先生仔细端详着十千，又是摇头又是咂舌，不知心里转着什么圈儿。围观者道："先生说这小童儿是个大贵人，他究竟贵在什么地方？能贵到什么程度？求先生给俺们批讲批讲。"

那先生说："这小童儿贵在这两扇大耳朵上。"

闲人中有捣乱者说："照先生这说法，圈里的猪该是最贵了?"

相面先生有些生气地说："你以为圈里的猪不贵？吃饱了睡，睡饱了吃，无衣食之忧，无筋骨劳累，可谓大贵，只怕你比不上圈里那些猪!"

那人本想逞逞嘴上功夫，没想到栽了个大跟头。又有挑衅者问：“你说他耳朵主贵，总得有个批讲。”

相面先生道：“相书云：‘耳白于面，名满天下’。”

挑衅者道：“相书也云‘两耳煽风，卖地的老祖宗’，究竟以那条为准?”

相面先生道：“卖地就不能成贵人吗？竖子不可教也，竖子不可教也!”

相面先生收拾起包袱，在闲人们的起哄声中，拉着骆驼走了。临别时他对十千说：“小兄弟，好自为之，日后发达了别忘了今天的事。”

十千正一心研究着骆驼背上那个肉疙瘩，相面先生的临别赠言没引起他的兴趣。

二

十千是巴山首富王百万的儿子。王百万本名王柏国，家有良田三千多亩，家里开着烧酒作坊，在县里还有两个店：一个卖杂货，一个卖布匹、绸缎。他家的堂号名“积善”。所以十千也就是积善堂的公子，而且是唯一的公子。

十千是王百万五十岁时得到的儿子，是三姨太太所生。三姨太原是河北保定府大户人家的使唤丫头。民国初年王百万去保定贩卖布匹时，与那大户人家主人相识，结为把兄弟，盘桓在主人家吃酒。那使唤丫头侍候酒宴，被百万一眼看中，竟鬼迷心窍般地跟大户讨要，大户一慷慨，就把她送了百万。三姨太姿色不错，又是当丫环出身，侍候人有经验，所以很得百万欢心。后来她就怀了孕。百万虽有万贯家产，但后继无人，前边两房，大房生了两个女儿便不再生养，二房干脆不生，所以这三姨太太身怀六甲，实在是一桩大事，连前边二房太太也整夜焚香，祷告三姨太能为老爷生出一个儿子。三姨太果然不负众望，怀胎九个月，产下了一个男孩，这男孩就是王十千。

写到这里，读者诸君可能会提出疑问：王百万五十得子，一定视

若掌上明珠，应该食珍馐，衣锦绣，读诗书，写文章，怎么会让他像小叫花子一样在闲人堆里厮混?

王十千本该是王百万的掌上明珠，没成明珠反成弃儿的原因在于：

三姨太妊娠期满，腹中剧动，底下见了红，百万忙差人把接生婆娘搬来。接生婆进去了，百万一人在暖厅里焦急踱步，把脚都踱麻了，托人进去问，说是难产。百万跑在祖宗牌位前，点了三柱香，虔诚祷祝一番，磕了三个响头，爬起来，坐在雕花紫檀木太师椅上。他有些累了，便吩咐丫环烫了一锡壶黄酒端过来，一个人独酌。那是清明节后十几天光景，春阳景和，院子里几株桃树红花怒放，宛若几簇烈火。阳光照过木格子，洒到他的身上，使他筋酥骨软，不觉迷蒙了眼。似睡非睡之间，见一满身脏污，生着两只格外显眼大耳朵的叫花子手拄要饭棍闯了进来。他急忙起身去拦挡，拦挡不住，叫花子直冲到三姨太太的产房里去了，这里，大太太二太太正在他身边说："恭喜老爷！恭喜老爷！老三生了一个儿子。"

王百万从梦中惊醒，满脸热汗。他看到了大太太和二太太猫一样的媚脸，听到了三姨太产房中传出来的颇为雄壮的婴儿啼声。

前来贺喜的亲朋把人间所有的恭维话都说遍了，王百万心里却疙疙瘩瘩的，那大耳朵叫花子的形像像驱赶不走的鬼影，无时无刻不在他的眼前晃动。这件事他压在心头，没对任何人说。他强装出欣喜的样子，应酬亲朋。他一直没进三姨太的房去看儿子。三姨太自知今后必定因子而贵，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自己也尊重起来，老爷不进房，她也不邀。

满月那天，高朋如蚁。积善堂摆开了流水宴席，反正自家开着烧酒锅，有的是酒。王百万应酬着，欢笑着，心中却忐忑不安。

贵子抱上席，让众人观赏。王百万一颗心在喉咙里堵着。在一片对婴儿的阿谀声中，他下着狠心，举目观看。他看到了保养得如同白面馒头一样的三姨太，看到了描龙绣凤的富贵襁褓，看到了那两只既熟悉又陌生的漆黑小眼睛，还有那两扇大得与婴儿头不成比例的大耳朵。王百万胸口一阵剧痛，眼前一黑。一头栽倒桌子底下。

大太太，二太太哭叫着，亲朋好友们忙乱着，把老东家从桌子下

拖出来，抬到炕上，掐人中，捏百会，扎十宣，撬牙关，灌姜汤，忙乎了足有半个时辰，才有一口气缓上来。

缓上气来，夹着两眼泡老泪，眼睛盯着天棚。大太太二太太齐声表忠心、流眼泪，一人握着一只手揉搓。

三姨太抱着她必胜的武器昂昂然走过来，把大太太和二太太挤到一旁去。三姨太撮着婴孩靠近百万的脸，嘴里叫着婴孩的名字："十千，十千，好儿子，快问候你爹爹好了没有。"

王百万把双手从女人手里抽出来，捂住眼睛，大声吼叫："滚！滚！滚！这不是我的儿子！不是我的儿子！"

三姨太一听这话，哇啦哇啦地哭起来，哭着骂："老东西呀老东西，大喜的日子你丧了良心！自从跟了你，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是你的种，是哪个驴的种？"

亲朋们一看这情景，有的偷偷溜了，有的上来劝，劝三姨太的说："三娘，别哭了，老爷是欢喜过了头，痰迷了心窍，清醒过来就好了。别哭了，别闹了，叫外人听了去笑话。"

三姨太一听劝告有理，便停住哭闹，抱着十千，由丫环搀扶着，回到自己房中。

剩下的人继续掐捏捶打老爷，并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开导劝解。老头儿吐出一堆粘涎，清醒地坐起来，直着眼不说话，心里边舞龙滚狮般折腾。心想：这个大耳朵的小妖精不知是何方冤孽投胎，是冲着我的万贯家产来的。我王百万一世好善，怎会招来这么个冤家？杀掉他？不行。将他和三姨太驱逐出家门？更不行。直想得脑袋都大了，也没想出个主意。他仿佛看到，那个大耳朵的家伙正冲着自己冷笑。老头儿，我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让你头痛的事还在后头，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百万暗中叹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心中稍微宽松了些，便招呼下人烫酒炒菜，直喝得烂醉。从此王百万一改节俭勤劳的旧习惯，日日挑着口儿吃，变着花样玩，大把地花钱，他的想法是：与其等你败我的家，还不如我自己来败。他挥霍时，却对家人格外苛刻。他先是把三姨太送回了保定，然后把十千赶到长工屋里，与那个放牛的小觅汉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还对大耳朵实行了愚民政策，不让他念书识字，百万的反常行动，自然在镇上引起不少议

论，说坏的有，说好的也有。坏话无非是说十千来路不正，或曰百万蛇蝎心肠；好话则说百万教子有方，让儿子先受苦，知道稼穑艰辛，然后才能克勤克俭，继承大业。从现代政治观点来看，在那段时间里，王十千这个大公子，实际上是一个受着地主阶级压迫的奴隶。后来十千表现出来的叛逆精神，与这段生活也许有某种关系。史志上的文章里有类似观点。

三

拍马屁的人添油加醋地把相面先生的话转述给王百万。百万听罢，不觉心头一震。历史上确有许多大贵人是生着大耳朵的呀！那刘备刘玄德就是一个。那济公活佛不也是两耳扇风、遍身脏污，形同乞丐吗？也许那小妖精真是个大福大贵的人。回想起这几年，尽管自己花钱如流水，但花一进十，家运反而比前愈加昌盛，这一切不都应在这小妖精身上吗？

第二天一大早，王百万便到长工们住的旁院里去看十千。正在修理家具的长工头儿老张见了东家，忙恭敬问候。百万搭了几句闲话，便问："十千这孩子怎么样？"

老张观察着东家的脸色，揣摸着东家的意思。他听人风言风语地说过十千是三姨太太招的野种，所以老爷不喜欢，名义上是父子，实际上是主仆，想到此便说："这孩子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懒一点。"

"噢，"百万应一声，说："叫他来见我。"

老张道："我打发他赶着骡子啃青去了。"

"去哪儿啃青？"百万问。

"庄东，墨河边，都是老爷的麦田。"老张说："老爷要见他？待小的去唤他回来。"

百万摆摆手，说："不用了，忙你的吧。"

王百万信步走出村子，登上河堤。回头看到自家的深宅大院在镇中央犹如鹤立鸡群，被数千股白色炊烟从四面八方缭绕着，仿佛万千村民对自家供献香烟。这样的家庭只能生出人杰，怎能生出败类？想

到此，不觉把几年来压在心头的阴云驱逐干净，出现了空前的欢喜愉快心情。

他放眼东望去，见墨河白冰如玉龙蜿蜒东去，河堤外旷野千里，都是即将返青的好麦苗。一个如磨盘大的红太阳正从冰河上抖抖颤颤爬升出来，河上布满红光，宛若一条即将飞升的赤龙。百万心中肃然起敬，精神如梦，腿脚如踏在云团中，轻捷异常。新鲜的空气与红光像玉液琼浆灌进肺腑，使他周身通泰，宛若再生。正在此时，从那红日的边缘上，传来高亢的嗥叫声。七八匹光灿灿的骡子沿着河边的大道奔驰而来。当头一匹火炭般的红毛大骡子上，猴蹲着一个破衣烂衫的男孩。正是王十千！那些啃饱了麦苗子，喝足了冰河中水的骡子们在初春的原野里伴随着这个注定要在巴山镇大出风头的王十千撒野！骡子嘶鸣，孩子嗥叫，蹄声嘚嘚，土星四溅，如一阵狂风刮了过去。

待骡群又跑回来时，百万拦在路中央，揪住了红骡的缰绳，其余的骡子四下里走散了。红骡收腿不住，往前冲了七步，拽着百万打了几个趔趄。在骡子粗重的喘息声中，父子二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

现在是十千面对着朝阳，百万背对着朝阳。百万仰视着十千，十千俯视着百万。十千依然蓬头垢面，但那两扇冻得赤红的大耳朵，被阳光一照，竟闪出灿灿的金光，宛若寺庙里古老的法器。如醉如痴地瞻仰着儿子的耳朵，百万深信自己的儿子必定会成为大器物。

十千看着这个红光满面的老财主，突然感到烦躁不安。母亲的影子模模糊糊地出现在眼前。往常里长工们对他的戏谑也在耳边缭绕：十千，东家是你的爹不是你的爹？他从没把自己的爹跟东家连在一起。现在，一向冷若冰霜的东家抓住了骡子的缰绳。他看着这个嘴唇哆嗦的老头，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肚子发胀，很想放屁。

“十千，我的亲儿呀！”百万说，“你该念书识字了。”

四

十千的好运气来了。他搬离长工屋，住进大宅院，与百万住在一排房子里。换下了破衣烂衫，穿上了绫罗绸缎。一日三餐与百万同

进，山珍海味，大盘大碗，撑得拉肚子。日子过得飞快，由新奇到习惯，乱纷纷，给十千留下一些凌乱印像。据时人的回忆文章讲，十千自己否定这段锦衣玉食的生活，认为是一生耻辱，撮其要者记之：

百万为十千请了一位老秀才做家庭教师。老秀才也姓王，瘦高身材，手指细长，像木材棍儿，留着长长的指甲，指甲缝里积着紫色的灰垢。穿一件长袍，留山羊胡子，尖下巴，大黄眼珠子。头顶一盔瓜皮小帽，帽顶簇着一团红缨。黄牙，满身烟臭。“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写一手好字，悬腕，力透纸背，像石斧凿着錾字。先生吃住在书房。一架木床，黄色花椒眼蚊帐。逢节加菜，一壶黄酒。先生狼吞虎咽，一副穷吃相。有人时子曰诗云，无人时大放响屁。还记得老财主托人去保定府，回来说她已病死。她应该是我的娘。大娘肥胖，二娘也肥胖。渐渐清楚在家里的地位，万贯家产继承人，很跋扈地做起了大少爷。朦胧中有人摸耳朵，是爹。爹吃了酒，满面红光，双手摩挲着我的双耳，嘴里喃喃：大耳儿，大耳儿，长大当皇帝！叫爹真别扭。老秀才被辞。进入镇上的新式小学堂。1924年秋。

五

王十千由积善堂的长工老冯送到学堂门口，巴山镇英才小学校长王石清出来迎接。王石清是北京朝阳大学毕业生，老家也是巴山镇。那时他三十出头年纪，留着一分为二的西洋头，头发油光光的，纯正的黑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没有一丝乱毛。紫花布长衫，挽着袖口，露出一段白袖管。脚穿漆皮鞋。用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纸烟。举止谈吐儒雅风流。他的一切都给十千留下深刻印像。老冯对着王石清鞠了一个躬，说：“先生，老东家吩咐我把少东家送来。”

王石清打量着十千，连声说好。

老冯说：“少东家，我回了，放学时我来接。”

十千不耐烦地说：“去吧去吧，别忘了给我的鸟儿喂水。”

老冯弯了腰，说：“少东家放心。”

王石清问："你就是王百万的儿子?"

十千答道："是。"

又问："叫什么?"

"王十千。"

"王十千，你跟我来吧。"

王石清引着王十千，穿过了挂着牌子的学校大门，进了校长室。王石清突然笑起来。十千被他笑得怪紧张，正猜测他笑什么，听到石清说："你长了两只好大的耳朵。"十千以为他嘲笑自己，心里有些恼怒，直着眼瞪他。石清拍了一下他的头，说："你知道你长得像谁吗?"十千脱口而答："我长得像刘备刘玄德刘皇叔!"石清道："谁教你这么说?"十千道："俺爹!"石清道："你爹真是望子成龙哟!"十千道："我会成龙的。"石清摇摇头，说："你像不像刘备刘玄德我不知道，但你像一个人，真是太像了。"十千问："我像谁?"王石清说："以后你就知道了。"他领着十千到了隔壁教员办公室，把十千介绍给教员们。并说："好好照应，王百万老先生捐给学校一笔不小的钱呢!"

听到爹为学校捐了钱，十千感到很得意。

英才小学堂只有四个教员。校长王石清教国文、历史。陈克正陈先生教算术。陈先生是潍县人，穿长制服，不抽烟，留寸头，二十七八岁的样子。谷正言谷先生教地理，谷先生四十多岁，诸城城里人，还有一位穿黑裙白褂白胶鞋姚惠姚小姐姚先生教英文，姚先生圆脸圆下巴，丹凤眼短头发，脸白手也白。二十出头年纪，青岛人。四位教员里数姚小姐留给十千印像最深。十千被百万拘在大宅子里跟那个臭气熏天的老秀才伴了两年，乍一出来，见了这些人物，感到新鲜异常，尤其是姚小姐这种装束打扮的女性，更让十千眼界大开。他听到校长称姚小姐为"密丝姚"。

小学堂招了四十八名学生，有富家子弟也有贫家子弟。当天上午即上了一课，上课前校长摇响一个像成人拳头那么大的黄铜铃铛。铃声清脆悦耳。

第一课由校长王石清上。他站在黑板前，先给台下这帮小孩子鞠了一个躬，然后用很好听的京腔说："同学们，咱们认识一下。"然后

他在黑板上写了自己的名字。三个字写得很大，用粉笔写的。接下来点名。点着谁的名谁站起。李发贵王阿狗等。点到十千时，他站了起来，他听到孩子们在后边嗤嗤地笑。他回头，笑声更烈。猛然省悟，知道同学们在笑自己的耳朵，他顿时感到不自在起来，左右一顾盼，便看到自己双耳肥厚的边缘他感到双耳沉重异常，把脖子都压短了。他自然提起了父亲对这两只耳朵的厚爱，想起刘玄德。大声吼叫："等我当了皇帝，灭你们的九族！"

"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

"同学们，不要吵闹！"王石清平息了吵闹，说："男子汉不在乎生着什么相貌，关键要看有没有学问，有没有本事。王十千同学有两只大耳朵，咱们山东省里，还有一个生着两只大耳朵的人。这个人才华出众，胆识超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去过俄罗斯，见过大世面，会写文章会演说，是咱山东的人杰也是咱中华的人杰。如果他来了，同学们会嘲笑他的大耳朵吗？"

"不会！"

"那么，希望大家也不要嘲笑王十千。"

"他不是人杰呀！"

"只要努力，他会成为人杰的；只要努力，你们都会成为人杰的。"

六

第一天上学十千先恼后喜。小学堂给他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像。放学时王石清与三位教员一起，站在校门口，礼貌地送众学童回家，像送客人一样。老冯看样子早就在门口等候了，见了十千，鞠了一个躬，道："少东家学堂念书辛苦。"十千看到同学们在看自己，联想到耳朵与人杰、东家与长工的关系，不由得洋洋得意，说："老冯，跪下，驮着我！"老冯立即跪下，让十千骑到自己的脖子上，嘴里叨咕着："少东家坐稳，少东家坐稳呵。"老冯毕竟有些年纪了，脖子上骑着个十几岁顽童，站立时有些吃力。十千用只手抓着老冯的头发，用

两只脚后跟磕打着老冯的胸脯，嘴里说："嘚儿驾——老马快跑！"老冯十分听话地跑起来，跑得呼哧呼哧喘粗气。骑在老冯脖子上，十千故意不回头，他知道教师和同学们都在看着自己，心中愈发得意起来。

吃饭时百万向十千问起学堂里的情况，十千高兴地说："爹，老师夸我的耳朵长得好哩！"

百万喜欢得把眼睛眯成两条缝，追根刨底地问老师是怎样夸奖的。十千便添油加醋地把王石清的话复述了一遍。百万捋着胡须沉吟着说："我怎么不知道山东有这么个人杰呢？老冯备上骡子，下午进城，去打听打听。"

七

英文课，挺新鲜。几十个男孩子怪腔怪调，把教室变成了池塘。满池塘蛤蟆叫。新来的校友兼炊事员老何摇响了下课铃。姚先生宣布下课。憋了一小时的顽童们箭一般往外射。十千也跟着往外射。不知谁在后边推了他一把，使他的脑门接触了姚先生柔软的腰部。他感到脑门上痒酥酥的，不由地龇着牙抬头看姚先生。姚先生的脸皮像成熟的桃子一样，粉红颜色，一层细细的白茸毛。这个龇着牙咧着嘴高擎着大耳朵的男孩让她心头一怔，随即又感到他滑稽古怪还有几分可爱。她不由地把手伸出去，用食指和拇指捻了一下他的耳朵。这一捻令十千终生难忘这一捻甚至决定了十千一生的命运。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那些写文章回忆王十千的老先生们提到过姚先生，说她喜欢捏十千的耳朵。

前两堂国文课上，王石清讲了些"共产"、"革命"之类的东西，十千似懂非懂。还有什么"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什么的，十千也是似懂非懂。那些穷家孩子可能天生具有革命基质，听了王石清的鼓动宣传后，立即进行实践，英文课后，孩子们挤到厕所里小解，哗哗哗，一阵好响。十千也在其中。完事后，一声暗号十几个孩子一拥而上，把十千按在尿泥里，给了他一顿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拳脚。革命

成功后，一哄而散。剩下十千一个人趴在尿泥里痛苦思索。他不明白同学们为什么揍他。

英文课后是谷先生的地理。讲了五分钟名山大川后谷先生才发现少了一个人。立刻知道少了谁。谷先生问："王十千呢？王十千呢？"顽童们低头不语。谷先生手持教鞭拷问生着一张马脸的学生聂高寿。聂高寿家里穷，穿得破，对富家子天生有仇。谷先生家里是地主，心有灵犀，一眼就看出了谁是阶级敌人。他抽了聂高寿一教鞭，问："说，王十千呢？"聂高寿是无产阶级的软骨头，一鞭就招供："在厕所里，不是我一个人干的！""他在厕所里干什么？"谷先生问。"我们革了他的命……"聂高寿说。谷先生脸白如纸，扭出教室，花着腔喊："不好了，校长哟，出了人命啦！"

王石清和陈先生姚先生都跑出来，齐问究竟。谷先生说："王十千被这帮小子在厕所里革了命了。"一听，都紧着往厕所跑。

厕所在教室后边，借着围墙用玉米秸夹成的障子，露着天。就地挖一个坑就是。男孩不规矩，都喜欢往障子上滋，玉米秸子全湿了半截，有股臊气。十千脸朝下趴在尿泥里，一动不动，好像死了一样。教员们都啊起来，姚惠姚先生啊得最响亮，四个人你一把我一把地将十千扶起来，石清伸手摸摸十千鼻孔，万分庆幸地说："还喘气，没死！"四个人把十千抬到教员办公室里，平放到办公桌上。姚先生打来一盆水，用自己的手巾沾着水擦十千脸上的泥。其时十千已经清醒，脸上感觉到极端的舒适温柔，从眼缝里看到姚先生那张月宫仙子般的美丽脸庞，幸福得直想哭泣。待到姚先生为他擦洗耳朵时，仿佛天翻地覆，死去活来，热泪滚滚而出。

"太不像话了，一定要惩罚这些穷小子"谷先生拍着桌子说。

王石清扶十千从桌子上下来，问："十千，你感觉怎么样？"

十千双眼发直，盯着姚先生，两扇大耳朵红如鸡冠，颤颤抖索，宛若两只站在架上耸动着周身羽毛等待喂食的鸟儿。

姚先生被他这两只耳朵吸引住了，脸上出现了痴痴迷迷的神情。

陈先生轻拍了一下姚先生的肩头，不无嘲讽地问："姚先生在观看什么庄严法相？"

姚先生从痴迷中醒来，有点不好意思，说："密斯特陈，你看他

那两只耳朵，简直不可思议。”

而这时，没有了姚先生的关注，十千的耳朵突然失去了神气，像两只斗累的公鸡。

王石清说：“根据达尔文氏的理论，这可能是一种返祖现像。”

姚先生道：“不对不对，猿类的耳朵是很萎缩的，哪似他这般生机勃勃？”

谷先生说：“还是讨论讨论怎么去向柏园先生交待吧！没了他的支援，咱这学校立即就垮。”

王石清道：“好，好，王十千，你挨打的事，我们马上就调查，对打人者一定严肃惩处，希望你能暂时不告诉王老先生，免他生气。”

十千肉体上虽然有痛苦，但因挨了打而得到了姚先生的抚爱，并且使自己的耳朵有了一次表现机会，所以很痛快地说：“我愿意保守秘密。”

八

星期六下午，石清把十千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兼宿舍。他让十千坐在凳子上，倒了一碗水给他。十千说不渴。石清又从抽屉里摸出两块用花花纸包着的硬糖块，说：“这是日本糖果，姚老师从青岛带来的。”十千也礼貌彬彬地说：“谢谢校长。”然后小心翼翼地剥掉糖纸，将糖块放在嘴里含着融化，一股酸甜的味道刺激得唾液大量分泌。他打量着房子里简单的陈设：一张三抽桌，两把方凳。一张木架子床，一把用棉絮和蒲草套着的茶壶，四个碗。三抽桌上摆着笔砚之类，桌前墙上挂着一张肖像画，画上的人胡须茂盛，头发卷曲，像个老狮子模样。石清见十千对着那张画像出神，便问：“十千，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十千摇摇头，表示不知道。石清道：“这个人就是全世界穷人的总头领，德意志人麦喀士。”十千大睁着双眼，不知所云地点点头。石清见他如此，便简短截说地把一些革命道理与实践告诉他，十千听得十分神往。

石清又道：“十千，知道同学们为什么要揍你吗？”

十千道：“因为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比他们大，他们嫉妒我。”

石清大笑起来，说：“错到哪里去了！耳朵大并不是优点呀。”

“你不是说大耳朵可以成人杰吗？”十千道。

石清笑着说：“我什么时候说大耳朵就可以成为人杰，我是说我们山东省有一个人杰生着大耳朵，你长得跟他很相像。”

十千脸上显出失望的神情。

“当然，你可以成为人杰，”石清说：“我让你见见这个人的字。”

石清从枕头下抽出一封信，抖开信笺，让十千看那人行云流水般的秀丽字迹。接着又告诉十千，此人名叫赵赤州，是诸城人。

十千忽然问：“先生，您是不是布尔什维克？”

石清道：“你看我像吗？”

十千说：“我看你像。”

石清道：“你看像就是。”

十千又问：“姚先生也像布尔什维克。”

石清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微笑着说：“十千，我告诉你同学们为什么要揍你——他们恨你摆大少爷架子，骑在长工头上作威作福。要知道，人是平等的。”

十千说：“他是我爹花钱雇来的，我当然可以骑他。”

石清说：“你爹的钱是哪里来的？是你爹亲手劳动挣来的吗？”

十千说：“我爹有土地、有店铺、有烧酒锅。”

石清道：“你还小，渐渐会明白，你爹的财富是剥削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消灭剥削，把土地、财产从地主手里夺回来，还给穷人。”

十千说：“那我爹不会答应的。”

石清说：“这就要搞阶级斗争。”

十千说：“什么阶级斗争？”

石清说：“就是穷人和富人斗争呀。”

十千说：“那聂高寿赵阿四他们打我就是阶级斗争了？”

石清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但是我告诉你，将来的世界必定是赤旗的世界，天下也是布尔什维克的。你如想做人杰，就必须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

十千说："那个大耳朵的人杰家里有钱吗？"

石清道："他家里钱不多，但很多人杰家里钱很多，他们把家里的钱拿出来，分给穷人。"

十千说："要是不拿呢？"

石清道："早拿的成人杰，晚拿了丢脑袋。"

十千说："我当然想跟那个大耳朵叔叔一样，成为人杰。"

石清道："事情不简单，要慢慢来。我这里有一些书，借你回去看。"

据说，王石清借给王十千的书是《共产党宣言》和《赤色的俄罗斯》。

十千接了书，鞠了一躬，说："谢谢先生！"

石清捏了一下他的耳朵，说："爱护着看，千万别弄丢了。"

十千耳朵被捏，又感到幸福袭来，但这感觉比不上姚先生捏耳朵时的感觉强烈。

九

十千心里渐渐浓厚了对王先生和姚先生的感情。他看完了王先生借给的书，又从姚先生处借了几本。姚先生还笑着说过："你快成了少年布尔什维克了！"

先生们的厚爱，使十千心里温暖，他觉得应该想法为先生们干点什么。八月中秋节，家里来送礼的人络绎不绝，月饼、活鸡之类成堆成群。十千跟百万说："爹，这么多东西，咱又吃不了，何不送些给学校的先生？"

百万打量着儿子，问："先生们怎么样？"

十千说："非常好，对我格外好！"

百万说："哼，他们不敢不对你好，我捐了二百大洋！"

十千说："你答应了？爹。"

百万说："好吧，让老冯打点一下送去。"

十千说："不用老冯，我自己去送。"

百万说："也好。"

十千拣了十几封月饼，四只肥鸡，背到学校去。先生们自然很高兴。王石清问是谁让送的。十千说是爹让送的。谷先生说柏园前辈真是一方贤士。陈先生说王老先生是开明士绅。姚先生说十千你爹还挺大方。王先生说："十千，回去代我们谢谢王老先生。"

姚先生捏着十千的大耳朵说："大耳朵，你越来越可爱了！"

十千的耳朵欢欣跳跃，颜色变化迅速。

十

在1924—1927年间，姚先生捏过十千耳朵不下十五次。每一次都让十千感动。为了得到这幸福，十千跟百万要钱资助学校。起初，百万还勉强答应，后来就坚决拒绝。这使十千丧失了耳朵挨捏的机会，百万因此变成十千获得幸福的障碍。

1926年冬，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革命浪潮滚滚北上，一时举国兴奋，巴山镇也不例外。英才小学堂的教师多系新派人物，热血青年，校长王石清又是共产党，所以，小学堂成了巴山镇革命空气最浓厚的地方。

先是校长王石清召集全校大会（此时学校已有一百二十多名学生，并新聘了四名教员），动员全校师生上街宣传、募捐、声援北伐。小孩子们听说可以不上课上街游行个个欢呼雀跃，十千也不例外。

在巴山镇范围内闹腾了几天，反应不大，王石清去了一趟县城，回来后便说要与县中和县里几所小学联合行动，逐乡逐镇宣传，以唤起民众、声援北伐。为了整齐好看，提高英才小学在全县的地位，姚先生提议学校购置洋鼓铜号，成立军乐队，并买布制作统一校服、校旗、彩旗等。大家都说主意甚好，但校长王石清说学校没钱。初步匡算一下，要实现姚先生的设想，需要现大洋三百元。三百元大洋可不是小数目。有人建议募捐，但根据前一段募捐的情况看，在男人还有留小辫女人还在缠小脚的巴山镇要募捐得此数目大洋是不可能的。

十千马上就知道了姚先生的绝好建议就要流产。耳朵的渴望、成

人杰的梦想、布尔什维克的召唤使他飞跑回家找爹。

其时百万正在柜房里与账房先生范大傻子算账。十千闯进柜房，气吁吁地说："爹，给我三百块大洋！"

范大傻子停住算盘，恭敬地说："少爷！"

十千冲着百万又道："爹，给我三百现大洋！"

百万扶扶老花镜，道："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十千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百万严厉地说："不行，为这个学校，我出血够多了。"

十千力争道："这是为了革命！"

百万道："革什么命？三百现大洋，好大的口气！"

十千道："你不拿就是劣绅！"

百万愤怒地说："你给我滚出去！"

十千含着两眼热泪跑出账房。在街上转悠了一圈，想起如能拿到大洋时姚先生必定会高兴地跳起来，会拍着自己的头顶，扯着自己的耳朵夸奖自己等等诸般情景，不由地心跳如鼓，心驰神往。树上乌鸦啼叫，把他从幻想中唤醒，百万狰狞的面貌浮现眼前。钱是决计要不到了。同班一男孩正从街上担水回来，见他眼睛里有泪，便问："王十千，哭什么？"他擦着眼，说："谁哭啦？被沙子迷了。"那同学被两桶水压得肩膀倾斜，双腿罗圈、顾不上跟他多说，挑着水歪歪斜斜走了。十千怕再碰到熟人，便无精打采地回到大宅院里去。过了二门，隔着花棂子窗，听到百万正在对大娘发火骂人，听来听去，竟是骂自己的。大娘不但不劝解，反而添油加醋地说："我早就说过，这个败家子不像你的骨血。查查咱王家十八辈，哪一个是这副长相？"十千听罢，心中怒火万丈，正要进去跟大娘理论，又听到二娘帮腔道："准是那个臊狐狸趁老爷不在跑出去招的野种！"接着，屋里啪啪两声响，是巴掌拍到桌子上的声音，只听到百万吼道："闭了你们的臭嘴！"十千怕被他们发现，便蹑手蹑脚回到自己的房中去。

吃饭时，大娘二娘板着脸，百万也板着脸，十千心里不痛快，也板着脸。胡乱吃了几口，放下筷子要走，百万喊住他，说："十千，我送你去学堂，是让你去学本事，将来好支撑家业，那些党派的事，你离着远点。我去县里打听过，那个大耳朵的赵赤州是个共产党，整

日价南跑北窜，不干正事，把家里折腾得吃糠，你不要去学他。”

十千道：“我们校长，姚先生都说他了不起，有大本事。”

百万道：“那他们也不是好东西。”

十千感到怒火从心底升起来，想：爹诋毁了大耳朵赵赤州，等于否定了我，也否定了我的耳朵，否定了我的耳朵就等于否定了我的一切。于是他说：“等北伐军来了，砍你们的头！”说室外，转身就走。

第二天去学校，见到姚先生愁眉苦脸的样子，十千感到心中非常难过，便想方设法凑近姚先生，心乱如麻地说：“先生，你别难过……”

姚先生习惯地捏捏他的耳朵，说：“十千，我家里像你家里那么有钱就好了！”

她捏着十千耳朵说的这句话在十千的心中激起了万顷波浪，姚先生啊姚先生……姚先生……至亲的姚先生……无法言表的姚先生……为了你十千什么也不顾了……爹不给钱，我就偷！

是夜，十千潜入爹的卧房，解下了爹腰上的铜钥匙，开启了爹床底下的檀木柜子，提出了两只装满大洋的白羊皮袋子。他不敢点数，咬牙屏气，控制着喘气和哆嗦，把柜子锁好，把钥匙拴回，然后提着口袋溜走。回到自己的房子，不敢点灯，松开袋口，伸手触摸着那圆圆硬硬的东西，竟如触摸冰块一样，寒气沿指尖上升，连半条胳膊都僵硬了。他盘算着如何把这些银洋带到学校去。连夜出去？大门二门关闭，大门旁耳房里还有值夜的长工，一开门必定惊动家里人。爬墙出去，狗窝里那两条忠心耿耿的大狗会狂吠不止，墙高丈余，自己也爬不上去。只有等明天上学时，装在书包里夹带出去。抱着两袋大洋，他又惊又怕，难以入眠，尽管门上闩已插，还是感觉到爹随时都会推门进来。天未亮时，他把书包里的书本拿出一部分，塞到褥子底下，把大洋装在书包中央、然后把书包放到枕头旁，又挪到桌子上，再挪到窗台上，重新挪到桌子上，再次放到枕头旁。反复折腾，竟然抱着书包睡着了。丫环的敲门声差点把他吓死，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调，抱着书包他像一只被狼逼住了的羊，说：“谁……谁……”那丫环道：“少爷，是我。”听出了丫环的声音，他问：“找我干什么？”丫环道：“老爷和太太等少爷吃饭。”他说：“我不吃了！我不吃了！”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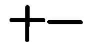
一出口，立即觉得不妥，忙改口道："我马上就去！"急忙把书包用被子蒙好，开了门，胆战心惊地挪到正厅门口，腿发软眼发花，拧拧大腿，咬咬嘴唇，推门进去，见到几张脸都冷若冰霜，好像要审讯犯人一样，不由得头晕头眩，眼睛不能视物，默念着姚先生给我力量，勉强支撑住，见爹与大娘二娘都盯着自己，心里更加害怕。战抖抖屁股刚要沾板凳，听到爹说："好啊，你真出息了！"十千猛然挺直身，冷汗顿时满头满脸，心里一片灰白，又听到爹说："古人云'黎明即起，洒扫庭院'，你可好，连吃饭都要人请！"十千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心像欢娱的小鸟一样跳跃，口中却说："爹，是我不对，我一定改过！"

吃饭时，十千故意说笑，显出轻松活泼的样子，脸上的冷汗却擦了又冒。惹得百万生疑，问："你就那么热？"

十千说夜里伤了风，搪塞过去。

吃罢饭，他恨不得一步窜到学校，但百万却又留住他，教训了半天，十千心里如火燎，却必须装出恭顺的样子，嘴里连声诺诺。

总算熬得百万施教完毕，十千回到房中，背上沉甸甸的书包，左看也觉得书包变了样，右看出觉得书包里有大洋，踌踌躇躇，不敢出门。后来把意识集中到姚先生那张明丽动人的脸上，咬牙切齿，做出轻松自然状，走完自房间至二门，自二门至大门这段路。这段不足十丈的距离，在十千的感觉里竟好像数万丈长。他感到爹那两只黑森森的眼睛正像枪口一样瞄着自己。



十一

巴山镇英才小学的队伍赶到县城边缘时，已是太阳东南晌光景。四十里路的跋涉，使学生和先生都疲惫不堪。校长让教体操的黄先生把队伍吆到城墙根避风处歇息歇息。黄先生将一只用硬纸壳糊成的喇叭筒子按到嘴上，喊道："各班注意——校长指示——城墙根休息——"

校长对黄先生说："让大家吃点干粮，整齐衣冠。"

黄先生又喊："吃点干粮……整齐衣冠……"

十千与众学生蜂拥到城墙边。

天上追逐奔驰着一些极大极厚的灰白云团。只要有一块云团遮了太阳，立刻就有清雪花飘下。风是东北风，阴冷、峭劲。太阳时出时没，天空时阴时晴。

靠在墙根上，十千感到在路上被冻僵的耳朵渐渐缓过热来，一道道细如游丝的热在耳轮上爬行，又痒又麻又痛，难过得他想哭。他已经有两个冬天不戴帽子了——偶尔戴戴单帽，从不戴能放下耳扇保护耳朵的棉帽——学生们掏出干粮，没有水，就着风雪干啃。十千的干粮在姚先生的袋子里。姚先生走过来。她穿着浅蓝色薄棉袍，外套一件开胸毛坎肩，脖子上围一条又厚又长的白色大围巾。齐着肩膀的黑发，额上梳出一帘薄发，齐着眉毛。她的脸蛋赤红，嘴里喷吐着洁白的雾气，鼻子上挂着晶亮的小汗珠儿。在十千眼里，此时的姚先生是无处不佳，胜过了世上最美的风景。

“十千，吃点干粮!”她从花布包里摸出一个夹肉烧饼。

十千眼睛潮潮地看着她。

“你怎么了?”她问。

“我……我的耳朵……”泪水盈满了十千的眼睛。这时恰逢云过日出，明丽的阳光下，十千那两只耳朵红得好像燃烧的火，显得格外娇娆。一个眼尖的女学生（英才小学招了十几个女生）惊喜地喊道：“快看王十千的耳朵呀!”

学生、先生们把目光集中到王十千耳朵上，不由地都忘记了咀嚼口中的干粮。真是好耳朵！全世界也难见到这么美丽、这么出色、这么骄傲的耳朵。这样红的耳朵。这样大的耳朵。这样感情丰富的耳朵。十千的耳朵令他们赞叹不已。

十千听到姚先生轻轻地呻吟了一声。那呻吟声极细、极微弱，是姚先生灵魂深处的呻吟，但十千还是听到了。紧接着姚先生手中的夹肉烧饼落地、滚到结着冰的壕沟里。姚先生伸出手。姚先生伸出那两只白皙的、胖乎乎的小手，轻轻地捂住了十千的大耳朵。自然是右手捂住左耳，左手捂住右耳。两股热流冲击，十千全身的骨头都像雪一样化了。他瞳孔扩大、口出怪声、一股热乎乎的东西，从那个初生羽毛的小东西中滑出来。当然，旁观者谁出没有想到这一层。他们只是

看到，姚先生的小手捂着十千的大耳朵，像一手捂着一只大鸟，捂不严实，露出了耳轮的耳垂。十千的耳朵在姚先生手里并不老实，它们扑扑楞楞地抖动着，刺激着姚先生的神经。姚先生已是发育成熟的姑娘，她以往捏十千的耳朵、看十千的耳朵，只是感到好玩、感到好看，包括十几天前十千送来四百大洋时她兴奋地吻了他的耳轮，也不过在好玩好看的基础上加了一点感激之情。但这次大不相同，这次那只鲜红着、挺立着、颤动着的大耳朵向她传达着一种强烈的情爱信号，使她心醉神迷难以自持。握着、揉搓着大耳朵时，温馨的热流从她口中喷出，她感到心中充满激情，充满柔情，充满无限的怜爱之情。

又有一大团厚重的灰云把瘦弱的太阳吞没了，随即又斜斜地落下雪花来。王石清告诉黄先生："整齐队伍，奏乐进城，呐喊口号。"

黄先生匆忙清清喉咙，举起喇叭筒子喊："整齐队伍……奏乐进城……呐喊口号……唤起民众……支援北伐……"

太阳一进云团，姚先生就松开了手。十千的两件珍宝顿时垂头丧气，失去了光彩。姚先生在光线阴暗时心头一震，省悟到自己的失态，脸皮一红，说："十千，坚强点，耳朵冷点不值得流泪。"

十千怔怔地望着姚先生，像丢了魂魄。

学生乱纷纷重排队伍，整理身上新做的校服。军乐队的鼓手们把吊鼓绳套在脖子上，戴好白手套。号手们甩甩号，擦擦号嘴。钹手把钹鼻上的红绸带挽到腕上。十千敲鼓不会，吹号不响，打钹手酸，只好举着一面红色小纸旗。校长走过来关切地问："怎么样十千？耳朵冻坏了？"

十千六神归位，说："没有。"

校长解下围巾，想把十千的耳朵包起来，十千坚决不让。校长笑了笑说："就凭着这两只红耳朵，也要让你参加布尔什维克！好，跟上队伍，用力呼口号。"

十千点头。

校长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头，说："这次游行宣传你立了大功劳！"

十千知道校长是指那两口袋大洋的事，在高兴的同时，心头不由

地升起阴云。那天他把大洋背到学校后，直奔姚先生宿舍。姚先生上午没课，在宿舍里洗头。刚洗完，披散着头发，上身穿一件单衬衫，高挽着袖子，衣领怕弄湿窝在脖子里，露着光滑的白脖颈和两节肉滚滚的胳膊，左腕上还套着一只绿玛瑙镯子，胸上露着一点白，两个小乳宛如两个小馒头。十千把这些看在眼里，只感到醉晕晕的，虽说没有什么私心杂念，但也把大洋的事忘了。双眼忍不住地往姚先生身上瞅。

姚先生道："十千，你干什么？有什么事闯来？"

十千一惊，慌忙打开书包，把两口袋大洋提出来，沉甸甸地捧到姚先生面前。说："大洋。"姚先生吓了一跳，接过口袋，问："哪弄来这么多大洋？"十千说："俺爹捐献的。"姚先生解开袋口、抓得大洋哗哗响，说："多少？"十千也不知道数目，说："俺爹没说。"姚先生放下口袋，拍着巴掌说："好极了好极了，我的计划可以实现了！"然后，抱着十千的头，在他的两个耳朵上各吻了一口。她湿漉漉的头发和香香的脸让十千终生难忘。

姚先生拉着十千去见校长。听说了原委，石清也兴奋异常，搓着手，来回踱，嘴里说："开明绅士，开明绅士。"石清拉着十千的手，说："十千，我们要向你父亲当面道谢去！"十千慌忙说："别去别去！俺爹到县城店铺里算账去了。"十千一个谎竟撒中了，百万竟真的在第二天去了县城……

千万别让我爹知道呵，十千想。

队伍穿过城门的高大穹窿，从一条小巷子斜插过去，三五分钟后，便到了店铺鳞次的繁华街道。十千初次进城，处处新鲜，眼睛有些不够用。听到前头传令下来：不许东张西望，要像平时操练那样，挺胸收腹，目不斜视。这时听到哨子响：嘢、嘢、嘢嘢嘢。嘢、嘢、嘢嘢嘢。十千的脚步不由自主地跟着哨子的节奏走。大鼓突然敲响，小鼓、铜钹随即跟上，嘭嘭嘭嘭嚓！嘭嘭嘭嘭嘭嚓！嘭嘭嚓，嘭嘭嚓，嘭嘭嘭嘭嘭嚓！稍一停顿，号手一齐把金光灿灿的铜号举起来，指挥把彩棍一扬，铜号齐鸣：嘀哒嘀哒嘀嘀哒、嘀嘀哒嘀哒……嘭嘭嚓嘀嘀哒嘭嚓嘭嚓嘀嘀哒……十千被这昂扬的军乐感染，周身热血澎湃，暂时忘掉了怕被父亲看见的恐惧。军乐队演奏了十分钟，暂时休

歌。姚先生手持一面小红旗，站在队伍的腰部，举起持旗的手，面对着队伍也面对着十千，高声喊道："打倒军阀！"十千也举起小旗、学生们齐举小旗，大声呐喊："打倒军阀！"姚先生喊："打倒列强！"学生喊："打倒列强！""北伐胜利！""北伐胜利！"……好一阵呐喊，嗓子累得冒了烟。姚先生嗓音清脆，宛若银铃。然后唱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军乐又起，嘭嚓嚓，嘀嘀哒。整齐的队伍，崭新的校服，热情的呼号。太阳依然出出进进，青石板道上飞快滑行着巨大的云影。观者如堵。豆角辫遗老撇嘴。三寸金莲惊诧。长袍马褂冷眼。洋服革履扬威挥舞司提克。黑衣警察默立。青天白日生辉。杏花村酒香。福源钱庄铜臭。孙记货栈冷静。县党部燥热。一色青石板路啪啪响。队伍热热闹闹。穿过沧湾街，越过龙王庙，望见超然亭，又窥夫子庙……一行迤逦，摇旗呐喊，到达南校场，与县立中学、茂华学堂、省立四师等等诸校学生会齐，开声援北伐全县学界誓师大会。一个用松木杆子苇席扎起的演讲台，台前挂着红布条幅，上缀白色大字。全县学生千余人，观者逾万。有点冷，僵立不动。县党部执行委员余某上台演讲。余身着黑制服，头戴黑礼帽、黑脸膛，左眼周围一圈带毛黑痣，精瘦，站在台上手舞足蹈，嗓音尖锐。演讲声嘶力竭，慷慨激昂，内容记不住，只记得赢来阵阵掌声。后来各界代表轮流上台演讲。共产党代表也上了台。国共合作。姚先生是上台演讲的唯一女性，仪态端庄，举止大方，言辞流畅，台下傻了一片人，最傻了的当属十千。每逢太阳露脸，台上的姚先生便皎洁如冰雕玉琢。于是十千便暗暗祈求太阳不要被云团遮住云团不要遮住太阳。有时似乎灵验有时根本不灵。

誓师大会后又沿街游行，英才小学堂的师生经过长途跋涉，僵立半天、冻饿交加，此时已是萎靡不大振，校长传令大家拼出最后的精神，为英才争光。姚先生指挥歌唱鼓舞士气。

此次来县游行，英才小学服装整齐，军乐仪仗威风，确是大大出了风头，令县城里人大开了眼界。当日的威风今日还在流传。这全仗了十千盗出的四百元大洋。

队伍走到沧湾对面的斜街上时，"积善绸布庄"里窜出了百万。

从人堆里准确地拧住了十千的招风耳，说："小杂种，你给我回去！"

十二

在绸布庄的后堂里，十千就挨了百万两个结结实实的耳光。十千被扇得双耳里蜂鸣，但没有哭。他心中充满对这个老财主的仇恨。使他仇恨老财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老财主在众目睽睽之下揪住了他宝贵的大耳朵，并且，老财主还侮辱了上来劝解的王校长和姚先生，当然侮辱了姚先生比侮辱了王校长更使他愤怒。老财主骂姚先生是"臭婊子"。

百万将十千倒剪了双手装在一辆黑色花格子木轮车上往巴山镇驶去，车子由两匹健骡拉着，跑得飞快。这是百万的专车。百万骑一匹红骡，跟在车后小跑。

十千其时大约是十五岁左右年纪，已具备了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他坐在车上，起初很麻木，后来想到跳车逃跑。车子颠颠地往巴山镇窜、路旁的萧条景色在车厢格子里滑进滑出，结果使他想跳车逃跑的念头也在脑子里滑进滑出。

回到巴山镇，已是掌灯时分，百万又是拧着他的耳朵把他拧到当年开汤饼会的客厅里，把他拴在一根柱子上。然后出去，寻来一根马鞭，一块破布，先堵了十千的嘴，然后抡起鞭子，劈头盖脸一顿好抽，抽得十千血流满面。百万掷鞭于地，倒退两步，跌到一张太师椅子里喘息。

大娘和二娘闻讯赶来，戳着十千的额头骂。

十千周身痛疼，泪水涌流，身体不由自主地扭动。

老财主上来，拽出十千嘴中的破布，问："杂种，你还敢不敢了？"

十千大口喘着气，顾不上回答。

大娘说："老爷，快把这个败家的妖精弄死吧，要不然，咱都要毁在他手里！"

二娘说："老爷，他压根儿就不是咱王家的子孙，不知是何方冤

鬼来投胎的败咱的家业。”

昔年那个白日梦一定又清晰地出现在百万眼前。细一打量，眼前这家伙与那个叫化子竟是一模一样。百万哆嗦着，从一根手杖里拔出锥刀来，举起白森森一条寒光，说：“孽障，不是我毁了你就是你毁了我，如其等你毁我，不如让我先毁了你吧！”

十千眼前一黑，哭叫一声：“爹——亲爹——我再也不敢了——”

伸到十千胸口的利刃停住了，百万抖擞起来。

十千又道：“爹呀，你杀了我，谁给您养老送终？”

十千这句话击中了百万的要害。他垂下胳膊，扔掉刀，突然老泪纵横。上前抱住十千的头，哭着说：“大耳儿呀大耳儿，你改过就好。爹辛苦一生，挣下这份家业，早晚都是你的，有钱人敬你，没钱狗咬你，儿呵，你要好好守住啊……”

十千感到百万那两只揉着自己耳朵的手又凉又腻，像十条小蛇在蠕动，极度的反感使他浑身起了一层寒栗。但双手被捆，无法摆脱。大娘二娘哭着说：“十千啊十千，俺是恨铁不成钢才说了那些狠话，娘是为你好啊……”

十三

十千回到学校，俨然成了英雄。同学们尊重，先生们夸奖，但十千并不幸福，因为，姚先生再也不抚摸他的耳朵了。

走到池塘边，十千把头伸出去，在如镜的水面上研究自己的耳朵。走到水井边，十千把头伸出去，在幽深的水面上观察自己的耳朵。在新买来的小镜子里，十千端详自己的耳朵。有时他觉得自己耳朵没变，还是像从前那样生动美丽；有时他觉得自己的耳朵变了，变得苍白、单薄、无精打采、丑陋不堪，像两只猪耳朵，像两只驴耳朵，像两块破布，两块破皮子，两只悬挂着的破鞋子。他伤心地哭了，他感到一切都完了，再也活不下去了。

一转眼到了 1928 年，十千的精神状态没有丝毫好转。学堂还是天天去，但什么东西也学不进去。

一件偶然的事情使十千受到了启发：巴山镇来了一个野戏班子，在王家祠堂前唱戏，戏子们脸上抹着很重的颜色，耳朵显得特别白。十千反其道而行之，第二天上学时，就用颜色把双耳涂成了鲜红。走在去学堂的路上，人们都指指点点地说笑。十千对人们的议论感到满意。他高擎着因涂了红色而重新引人注目的耳朵跑进学校，躲在厕所里装出恭。一直等到上课铜铃摇过之后，他才出来。他知道第一堂课是姚先生的英文。为了强化效果，他看到姚先生挟着课本走进教室之后，才一步步挪用近门口。他在门口大声报告，吸引了全体同学和姚先生的目光，然后昂着头，运着全部的精神，让双耳翩翩欲飞。这时他并没忘记观察姚先生，他看到姚先生的满脸惊愕之色，似乎还听到了从她的胸腔里迸发出来那种细如蛛丝的呻吟之声。泪水顿时迷朦了他的双眼。他的心在欢呼雀跃。他的两扇血红的大耳朵真正地舞动起来，他自己都能看到它们煽动起舞的血红英姿。

他初进教室时，学生们先是一愣，然后突然爆发了哄堂的大笑。当他的耳朵跳起神奇又古怪的舞蹈时，笑声却嘎然而止。孩子们吃惊地注视着这空前的景像，个个聚精会神，呆若木鸡。时至今日，当日目睹了这奇景的幸存者都已是耄耋老翁，他们也许把一生经历中的许多事情都忘记了，但却忘记不了这美妙无比的耳朵舞。

十千在他的座位上坐好，耳朵继续猖狂表演了几分钟，便渐渐安静下来。只有那两个耳垂和耳轮顶部还偶尔跳动几下，很像进入休息状态的鸟儿挪动一下脚爪或者用嘴巴啄理一下羽毛。

姚先生脸色煞白，只剩下双唇上还有点血色。十千听到她牙齿紧紧咬住嘴唇的声音。她用没有血色的手拿起课本（她的血都到哪里去了呢？十千想）说：“现在……”她的嗓子哽住了。她抬起头来，眼前立刻又飞舞起红色的耳朵。随即，全体学生都看到，姚先生夹起课本，呜咽着跑出教室。

姚先生的跑走使十千心如刀绞。他知道姚先生是为了自己的红耳朵逃走。他知道耳朵是联系自己跟姚先生的桥梁，踏着这道桥梁，可以走到姚先生内心深处最隐密的房间里，那里摆满了香气扑鼻的瓜果。姚先生曾经用双手接通了这桥梁，但现在却抛弃了这桥梁。

校长王石清走进教室，从诸多耳朵中他第一眼就看到了十千的耳

朵。这毫不奇怪，因为十千的耳朵确是古今未有过的耳朵，何况还涂了红颜色。他说："姚先生身体不舒服，这一课改自习。"学生们都愣着不动，他又说："快自习，快自习！"然后他说："王十千同学，你跟我来一趟。"

王石清把王十千带到自己的宿舍。十千看到姚先生正坐在三抽桌前捂着脸哭。石清道："十千，你怎么把姚先生气成这样子？"十千看到姚先生哭，不觉得热泪汩汩而下，似乎比姚先生还要悲痛。石清左顾右盼，叹一口气，说："你们这是演的哪出戏？嗯？"

姚先生泪眼婆娑地说："他的……耳朵……"

石清道："十千，你出什么洋相？你自己找个镜子照照去。"

十千只哭不动。

石清从墙角的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倒到搪瓷盆子里，说："快把耳朵上的颜色洗掉。"

十千依然不动。

石清有些生气，说："难道还要我替你洗？"

十千无奈，只好用脸盆里的水洗了耳朵，洗得满脸盆血红。

石清道："你看你把姚先生气成了什么样子了，还不快去道歉。"

十千踱到姚先生面前，弯腰鞠了一躬，说："姚先生，我错了。"

姚先生擦擦泪脸，说："十千，求求你，再也不要往耳朵上抹颜色了。"

石清道："姚惠啊姚惠，你怎么像个小孩子一样？"

石清笑着，拧住十千的耳朵，说："你这个大耳朵的小布尔什维克，再也不许装神弄鬼吓唬姚先生了。"

十千点点头。

姚先生脸上有了血色，看着十千说："你其实还是个小男孩呀！"

石清嘲讽道："你好像比他还小。"

十四

有一天上午，一群穿黑军衣扎白绑腿的士兵在谷先生的引领下闯

进了学校，包围了办公室，当着全体学生的面，抓走了王石清和姚惠。陈先生质问谷先生："老谷，为什么要抓他们？"早已辞掉教职去县党部做了书记员的谷先生冷笑着说："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的身份？"陈先生说："老谷，谷先生，政治的事，翻云覆雨没个准，看在共事数年的份上，放他们一马。"谷先生道："我谷某何尝想为难王先生和姚小姐？可蒋委员长有令，对共产党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你陈老弟的头颅也不十分安全哟！"王石清道："陈先生，你别跟他多费口舌了。"谷先生道："校长大人，休怪谷某无情，麻烦你跟姚小姐走一趟吧！"几个兵拿着绳子要上来捆绑，姚先生奋力反抗，谷先生道："姚小姐，老实点吧，早晚脱不了的！"姚先生一昂头，啐了谷先生一口，不再挣扎，由着兵们往胳膊上缠绳子。兵们把王石清也捆绑起来。谷先生说："这学校也该散了，再办下去就赤化了。"

兵们押解着王先生和姚先生，簇簇拥拥向校门走出。陈先生黄先生他们都耷拉着胳膊垂着头，不吱声。学生们都吓呆了。十千因为经常在家里看到谷先生与爹在一起喝酒说话，觉得自己与谷先生关系不一般，便追上去，扯住谷先生的衣服，说："谷先生，把姚先生和王先生放了吧，他们都是好人。"

谷先生说："十千公子，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共产党要杀的就是你爹这种人！杀了你爹，然后把你们家的财产全部分光！"

石清回头看看十千，说："十千，万贯财产易得，一个人杰难当。"

姚先生凄然一笑，说："十千，我再也看不到你的大耳朵了！"

兵们看着十千的耳朵，都笑。有个兵说："好大耳朵，切下来能拌两碟子酒肴！"

"快走，快走吧！"谷先生说。

兵们用枪托子捣捣王、姚的腰，吼："快走！"一行人便慢腾腾地出了校门，上了大街。十千一直跟着队伍，后来姚先生回头对他又是凄然一笑，十千感到一阵剧痛钻心，眼前一片昏黄，便再也挪不动腿脚。

十五

十千跑回家，央告百万花钱把王先生和姚先生赎出来。百万咬牙切齿地说："赎他们出来革我的命？小子，你也被他们赤化了。"

十千想了很多营救姚先生的主意，但一个也不能实行。

不久，县里传来消息，王石清先生和姚惠先生在县城狮子湾畔被枪毙了。与他俩一起被处决的还有八人，据说都是活跃在各学校的共产党员。

十六

学校解散了，十千每日仍然到那里去。没有了教师和学生的校舍像一座断了香火的破庙，很快就招来了大批的麻雀。它们在教室里飞来飞去，从窗格子飞进飞出，在学生们齐声歌唱、齐声朗读的地方喳喳乱叫，拉屎撒尿。校园内那几株国槐树上，招来了几十只黑乌鸦，常常毫无理由地呱呱叫。王先生和姚先生住过的房子同样成了野鸟的天堂。徘徊在校园里，十千起初是黯然神伤，后来便如醉如痴。起初几日，他与麻雀们乌鸦们斗争激烈。他用砖头瓦块袭击它们，用吼叫诈唬它们，这些野鸟很快就不理他了。后来，他也不理睬它们了。

镇上的人都说王百万家的大耳朵少爷疯了。几个学生到学校来看他，劝他，他一声不吭，眼睛直直的，于是他的同学们也认为他疯了。从此再也没人理他。

他躺在姚先生的宿舍里，时而清晰地看到房顶上的梁木、墙角上悬挂的灰白蛛网、墙上斑驳的水渍，嗅到房子里日渐浓重的灰土味道，听到鸟们的吵叫，草木的窸窣和镇上的各种声响。但当他进入另一境界时，这些景像、声音和味道便统统消逝了。这时，充斥着他全部思维空间的是以姚先生为核心的过去生活的重现，而每一次重现都是一次充实与发展。升华与提高。他的感官极其灵敏地感受着色彩、

声音、速度、味道、温度，其体验比实际感受更加强烈。他反复回忆姚先生每次捏或搓揉自己耳朵的情景，他的眼睛看到了姚先生脸上汗毛的竖起与倒伏，他的耳朵听到了姚先生心脏的巨大轰鸣和血液的澎湃，他的鼻孔嗅到了姚先生皮肤上的汗味，他的舌头尝到了姚先生泪水的咸味。当然，最精密的器官还是他的耳朵，这耳朵不仅仅是听觉器官，而具备了嗅、触、看的能力。大耳朵成了独立的全能感觉系统，它甚至具有了独立的意志和思维，在关键的时刻，十千必须听命于它们。

据十千的一个同学讲，如果没有了那两只大耳朵间歇性地勃起、颤抖、大舞蹈，谁也不会把躺在地上这个大男孩当成一个活物。他像一具木乃伊，一根枯木头、一具鳄鱼标本，那两只耳朵表演时其实他也不像活物。那两只大耳朵红红地活跃时，像附着在朽木上两只生机旺盛的木耳，像两只在枯木上振翅抖须传递爱情信号的红晴蜓。是比灵芝还要珍贵的菌，是蝴蝶家族中绝无仅有的名种。

他醒来时总是热泪满脸，满身泥土。血红的夕阳照在墙上，催促他回家吃饭。由此可以肯定地说，王十千的神智一直正常，他的一切行为都是有道理的，世界上的人最喜欢把正常的人叫做“疯子”。他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走出姚先生的房间、看着呱呱鸣叫着归巢的乌鸦，先是低声呼唤：姚先生、姚先生、王先生，姚先生姚先生王先生，布尔什维克呵布尔什维克……然后高声呼唤：布尔什难克呵布尔什维克！

他的呼唤压倒了乌鸦的噪叫，使寂廖破败的校园里回荡着金玉撞击的轰鸣。喊叫时他双眼放黑光，耳朵放金光放红光，这颜色与布尔什维克的颜色完全一致。

老先生们的回忆文章说，十千在这段时间里，在与大自然的交流中，渗透了马克思主义，看破了红尘。这几个月是他思想的成熟期，从此之后，一个以独特方式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职业革命家便开始进入了他一生中的辉煌时期。这种说法立刻让我想起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的三月静坐，难道布尔什维克的深邃思想也能够在静默中参悟透彻吗？

十七

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生活持续了两个月，百万从县城里回来了。百万能在县城里一住两月不归巴山，是因为他在县城里新纳了一个妾。百万看出十千不是继承祖业的材料，便想抓紧时间再整旗鼓散发余热结个晚瓜。这件事十千的大娘二娘都知晓，不但知晓，而且大力支持，由此可见旧式妇女所受封建思想毒害之深重。其时百万已七十出头年纪，娶的妾却是一个年方二八的女学生，大脚、短发、省立十三联中毕业。这个女子嫁给百万的目的很明确：冲着百万的钱财。这样的势利姻缘当时有没有舆论谴责现在也搞不清楚，搞清楚了也没有什么意思。提到百万这个小妾，是为了完成十千，我们的主人公，他曾与这个小妈有一面之识，在百万死后，她与十千一样，对百万的死没有任何悲伤。她跟十千谈判，要求十千将百万在城中的产业分一半给她。十千看着她的明眸皓齿，乌发红唇，竟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两个青年人竟像一对好朋友攀谈起来，谈话中涉及到二七年底那次学界游行，彼此都是参加者，她还特别提到在主席台上代表着妇女演讲的那位巴山镇英才小学堂的年轻漂亮女教师，说非常崇拜云云。这一枪正正地击中了十千的心脏，勾起了十千的心病，双眼里不由地滚滚涌出泪水来，嘴里喃喃："姚先生啊姚先生……"那小妈警惕地打量着他，问："姚先生与你……"十千说："她捏过我的耳朵。"小妈道："她死得很惨，胸口挨了七枪。县党部的人也过分了些，把她的头割下来挂在城门楼上，挂了一个多月，风吹日晒，乌鸦啄食，成了一个烂冬瓜……"十千听到这里，顿足捶胸，大放悲声，那副真情发动的样子，竟感动了他的小妈，抽抽搭搭陪着他哭起来。她说："大少爷，我原本也是个解放的女子，姚小姐的事让我灰了心，这共产党是成不了气候，大少爷你分碗饭我吃，让我糊糊涂涂了此一生吧！"

十千泪眼波娑地说："我明天就回巴山镇，这里的一切都由你做主了。我跟姚先生一样，是布尔什维克。"

小妈被他吓了一跳，怔怔地望着这个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儿子，

看着他抖擞着光彩夺目的大耳朵，双眼放射着心驰神往的光芒，疯疯颠颠地、压低了嗓音呼喊着：“姚先生呵姚先生，布尔什维克呵布尔什维克……”

……百万找到校园，正逢着十千对着沉沉西下的红日表演他每天的最后一个节目：呼唤姚先生和布尔什维克。百万一见到他这副落魄的样子，心中大大不快，上前去，在他肩胛上推了一掌，抬手欲揪大耳朵时，才发现这个古怪的儿子已经长得很高了。

“十千，你已经十五岁了，”灯火下，老态龙钟的百万说：“学校不必再去了，明日跟我进城去学买卖。”

十八

十千在县城里混了三年，什么买卖也没学会。百万渐入老迈昏聩之境，身边又睡着个妙龄少妇，其实无暇过问十千的业务。绸布庄和杂货店的二掌柜，都清楚地知道十千是百万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只有拍马逢迎，何来监察管教？所以这三年是十千吃喝玩乐的三年。据说有几位纨绔子弟曾带领十千去烟花巷里盘桓过，十千却最终未表现出对此道的任何留恋——他终生未娶——在那种时代里，一个广有财产的青年男子竟能不在妓院里沉溺，确是个例外，我想我在前面对十千的所有描述，其实都是主观地猜测，这个在巴山镇一带流传不衰的异人王十千究竟是个什么人物，恐怕永远是个谜语。除了他有两只大耳朵是确切的，除了他经常独自一人呼喊布尔什维克等等事实是可以相信的之外，别的我们只能猜测、继续往下猜测。

十千在妓院里应该是毫无作为的，我想，在关键时刻，他一定想起了姚先生的一切。姚先生揉搓他的耳朵时带给他的愉悦是灵与肉的双重愉悦，这种愉悦的出现需要的条件已经随着姚先生的死去而消逝了，妓院里的一切，都无法使十千重获这种双重愉悦。所以，十千沉溺在赌博中而没有沉溺在女色中。

老人们都说王百万是被王十千活活气死的，是不是如此无据可查。有据可查的是：为制止王十千滥赌，王百万花钱买通了警察局、

将王十千抓进班房关了三个月。王十千出狱后，继续赌。气得王百万捶胸长叹：天意啊天意！

百万死后，我想王十千不会有丝毫悲痛之感。口头资料证明，十千在百万的灵堂上就聚众赌起来，一夜输了半个绸布庄，如果不是百万的小妾前来求情，积善堂在县城里的产业用不了三天就会输光。

十千慷慨地把城里的产业拱手送给小妈，然后打道回巴山，他的小妈变卖了房产，远嫁他乡去了。

十九

积善堂十八岁的新主人回到巴山镇，创造了一段充满奇异色彩的新生活。他继续赌，输了他哈哈大笑，赢了他满面愁容，把赢的钱四处乱掷，嘴里骂道："王八蛋，赖人，不算数，不算数。"这种反常的心理是巴山人无法理解的。据老人们讲，王十千的赌博不分地点和对手，有一个小孩子在街上碰到他，说："王十千，赌一场?"他立刻响应，说："怎么赌?"孩子说："你猜我手里有什么?"十千说："你手里有十匹大骡子!"小孩子一张手，说："输了输了，我手里什么也没有。"十千就说："让你爹去积善堂拉骡子吧!"孩子的爹自然不会真去拉骡子，王十千却吩咐长工把骡子送去了。说起这件事，当日的目击者眼里放着光彩。好像又重睹了十匹油光光的大骡子拴到那穷孩子家里的情景一样。

"王疯子"的名字就是从那时叫起来了。

他卖地，输钱，再卖，再输，巴山镇其实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进行了一场共产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的后果是数千户的一个大镇没有一户真正的贫农，王十千用赌的方式，在巴山镇均了贫富，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后来，他懒得自己动手赌了，每天清晨，让长工们抬出两箱银元，然后纠集一群穷孩子来分拔打架。有时，他把银元奖给胜利者，有时他把银元奖给失败者。弄的这些孩子们不知该打赢还是该打输。看打架看腻了，他又组织呐喊比赛，他让孩子们喊的口号是：布尔什

维克呵布尔什维克。谁喊得最响，赏钱最多，这是中国北方农村最早的共产主义宣传，布尔什维克的呐喊，震动着古老的土地。

以上的叙述，虽经流传者润色加工，但基本上准确可信。不可信者是下面的描写：他坐在积善堂大门的门槛上，入迷地观赏着、聆听着孩子们的呐喊。那个拖着鼻涕的男孩子，为了白花花的银元，拼着吃奶的力气，把布尔什维克喊出，在连续不断的布尔什维克呐喊中，他的两扇大耳朵由频频抖动的小动作，发展成如舒如卷、忽开忽合、上蹿下跳的大动作。每当他的耳朵进入角色后，他枯瘦的脸上便漫卷着布尔什维克的赤旗，眼睛里放射出迷人的光彩。那些远远地站在后边等待着帮儿子拿钱的男人们，都异常感动地看着这个非凡的人，都恍惚如在梦境中观看一个显出真面目的天神。

“王神仙”由此得名。

1936年春，王十千卖掉了积善堂的深宅大院，并不过问吊死在门框上的二娘（大娘已死），只身一人走上街头，开始了他的乞丐生涯。他这时的形像，已与二十几年前王百万在半睡半醒中看到的那个乞丐一模一样。这时候，老财主当年做梦梦见乞丐投胎的事已经流传开来，于是，王十千所有的违背常理的行为都得到了最合理的解释，尽管这种解释充满迷信色彩，但至今还有很大的说服力，相信这种解释的人数，远远胜过相信十千是共产主义者的人数。

二十

我们应该感谢巴山镇的百姓们，他们在王十千沦为乞丐之后，表现出了足够的同情心。第一，他们没有拆除荒芜的小学堂里那些东倒西歪的房屋，为十千这个真佛保留了参悟人生的神圣殿堂。第二，只要十千乞讨上门，他们总是慷慨施舍。有一些靠王十千的变相馈赠而暴富的人家，甚至还在喜庆时刻送一些美酒佳肴到姚先生住过的那间房屋里去，供十千享用。

十千沦为乞丐的第一夜投宿的当然是那间神圣殿堂。他在那里得到的安慰和幸福是我们无法想像的。在那个春夜里，当巴山镇的千家

万户为这个人叹息时，他却沉浸在最美好的感觉里享受。如果要描述，又只好假想，因为谁也没有去观察他，即便去观察又能观察到什么呢？当然我希望那是个明月皎皎之夜，吹着温馨的和风，风里挟带着泥土和野花的芳香。英才小学堂旧日的繁华景像以更加丰富的形态，缓慢地重复展现在十千的脑海里。他比从前更强烈地体验着那一切，有幸福有酸楚，比生活更立体更客观，就像我们从前所描述过的一样。我们生活在人群里，十千先生却生活在自己的思想里，我们对这种智者的任何评议都是浅薄的，但出于习惯我们还在评议。，

1947年秋，大批国民党军队涌进巴山镇，家家户户都让出房子给军队住，兵太多，房子依然不够。一个上尉连长带着一个排士兵开进小学堂。校园里布满半人高的枯萎蒿草，一只红毛狐狸从草丛中蹿出来，士兵端起卡宾枪，把狐狸打死在草丛中，士兵们进入房子时，发现了僵卧在地上的十千。

“一个死尸！”

“不是死尸，是个叫化子，你看他的耳朵还在动呢！”

“啊哟，好大的耳朵！”

“起来，起来！”

士兵踢着十千喊叫。

十千站起来，双眼如兽，盯着那些兵。

“滚出去，大耳朵，这里要驻国军！”

十千突然发出叫嚣：“这是我的屋，是我和姚先生的屋，是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屋！”

“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上尉连长笑着说：“我们杀的就是布尔什维克，杀的就是共产党！”

“把他拉出去，毙了！”上尉连长命令道。

几个士兵用枪托子把十千顶出去，十千挣扎着往回跑，嘴里还喊着：“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将来的世界，必是赤旗的天下！”

几个士兵竟拦不住他，上尉连长拔出手枪，说：“你们闪开！”

士兵急忙闪开，连长举起枪来，对准十千开了火。

他挥舞着两根胳膊，招展着两只大耳朵，一头栽在地上。两只耳朵垂死地抖了几下，然后软沓沓地顺下去，几乎盖住了他的全部面

颊。

“他妈的，这么大的耳朵!”上尉连长把手枪插进套子，不无遗憾地骂着。

二十一

王十千的故事应该结束了。但就这样结束是不是太简单了？用这么短的篇幅、如此粗疏的笔墨打发了这么好的一个素材，确实有点可惜。本来还有好多文章好做呀！譬如：我应该浓笔重彩地写一写十千将耳朵涂红的过程，写他涂耳朵时的心理活动，写他涂红耳朵后的心理变化，台湾的姚一苇先生写过一部名为《红鼻子》的话剧，说一个马戏团的小丑，只要戴上他的红鼻子面具，便妙语连珠，妙趣横生，忘掉人世间一切烦恼。只要摘下红鼻子面具，他立刻地萎靡不振、痛苦不堪。戴上红鼻子面具是他逃避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们都是有过这种体验的吧？我为什么不写王十千三番五次地涂抹耳朵，用过红颜色再用蓝颜色再用黄颜色再用黑颜色。一个本来就因耳大而引人注目的男孩竟三番五次地让耳朵更怪异，这行为里可以分析出很多东西，哲学呀，心理学呀，等等等等。我知道我仅仅粗枝大叶地写了一次十千涂红耳朵并且把涂红耳朵的目的十分确切地限制在为了吸引姚先生注意这一点上是多么笨拙，是啊我写得真笨拙。十千涂红他的大耳朵并不一定是为了吸引姚先生，就像雄孔雀开放尾翎并不一定是为了吸引雌孔雀一样，它对着雄骆驼照样开屏。即便他就是为姚先生而涂耳朵，那么第一次他涂了红耳朵姚先生被吓哭、吓跑，第二次假如他涂了蓝耳朵姚先生会怎样？第三次他涂成黑耳朵姚先生又会怎样？这种描写是对小说家的考验同时也是小说家充分展现才华的地方，我本该好好地“展现”呀。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每天都挖空心思打扮自己的大耳朵……再譬如，王石清和姚惠被捕后临刑前也有很多场面可以写得很精彩，可以让王十千亲眼目睹王、姚在刑场就义的情景。围观的麻木群众、共产党员凌乱的头发、洁白的衣衫上梅花般的血迹、天上铅色的破云、狮子湾里凄清的死水和死水中萧索的芦苇、天

空中黑色的乌鸦、执刑官的狗脸六月之霜，执枪士兵的觳觫、女共党在最后关头看到人群中那两只鲜红的大耳朵怎样像束火焰刺痛了她的心由此她感到生活的美好死亡的可怕感到她其实对这两只大耳朵萌动了爱情她对着大红耳朵呼喊：红耳朵啊红耳朵我爱你然后一声枪响一发灼热的铅弹洞穿了她的心脏鲜红的热血喷射出来散着血腥散着热量紧接着奇迹发生一个生着大耳朵的男孩如一道闪电、照到姚先生身上他用耳朵去堵她的伤口让鲜血染红耳朵她大睁着眼腮上挂着微笑目光盯在定在染血的大耳朵上士兵们去拉这个男孩却被这个大耳如扇的怪男孩惊呆了啊多好的细节和图画我竟然忘了描写……那男孩看到子弹射进姚先生青春的胸膛后，双耳感到一阵难忍的剧痛，好像子弹不是打在女人胸脯上，而是打在自己双耳上……当那些士兵想把男孩从女共党尸身上拉开时，竟发现他已经昏厥过去，只有那两只滴血的大耳朵还在剧烈地痉挛着……女共党的人头挂在城门楼上，也可以让大耳朵男孩去观看呀，许多革命现代小说里不都有过类似的描写吗？啊，我真笨，我真笨……再譬如，我该把十千在县城三年的生活写一写，如浮浪子弟引诱十千去嫖妓，可以写得十分“床上”，十分“暴露”，十分富有诱惑力呀。写十千初进妓院那种心情、写老辣的妓女、肮脏的环境、龌龊的空气、烟、酒、挑逗的语言，妓女的呵欠、口臭、干瘦的胸脯……突然，姚先生明丽如中秋月的面庞活生生地出现在十千的脑海里，他的大耳朵突然抖起来，他急忙寻找自己的裤子，妓女揪住他的大耳朵不放，说什么，大耳朵，怎么啦？想跑？拿钱来。十千掏光了兜里的钱，穿上衣服，逃出妓院。接下来该写他的内疚，耳朵蒙受的巨大耻辱，感到对不起姚先生，听到姚先生的哭声笑声和呻吟声……这两只耳朵是属于姚先生的，姚先生捏过它、吻过它、抚弄过它。他跑到湾子里去洗耳朵，洗了一遍又一遍。洗完后他对天发誓：姚先生，十千的耳朵属于你，今后谁也休想动它！本来还可以明确地把十千的耳朵写成准性器官，不必像现在这般隐晦，这在生理上是可以解释的，那潘达雷昂上尉不是必须让妓女揪着耳朵才可以达到高潮吗？这故事的大框架是一个男孩子的恋爱故事，一种畸恋。还有呀，十千与百万那个小妾的关系还可以写得更繁复一些，他和她可以是同学，也可以是相识，但现在一个成了“儿子”一个成了“妈”。百万

死了，这一对青年男女有好多种可能性。这一段好戏也被我给糟蹋了。我写了许多不该写的，该写的反而没写。譬如十千回到巴山镇成了新主人后，与大娘二娘关系怎样？怎样斗争？大娘何不出逃饿死？二娘何不行刺十千？就算让她吊死，何必一笔带过？我真笨。还有，十千豪赌五年，输光全部家产，这期间应该安排两场重头戏，成为“华彩乐章”，可是我又偷了懒，我用干巴巴的语言交待了这段过程，还有还有，十千终于沦为乞丐，与百万梦中所见乞丐一模一样后，他的心境如何？他夜宿学校，日间行乞，夜里怎么度？白日遭不遭狗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描写呀。我真笨，我把一个好素材给毁了。

十千死后，国军的那拉上尉连长用刀把十千的两只大耳朵割了下来，炒熟，用一张纸包了，下了酒馆，要了半斤酒邀来几个同僚，请他们吃，说是猪耳朵。那几个小军官边吃边赞：真肥！真香！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猪耳朵！一大盘一抢而光。哎，伙计，你怎么不吃？上尉连长笑着说：狗儿们，上次炒人肝给我吃，让我呕了三天，今日老子弄了副人耳朵给你们吃。说罢哈哈大笑。小军官们一怔，随即也哈哈大笑，骂那上尉连长：放你姨的屁，那有这么大这么肥这么厚的人耳朵？不信不信。

1948年底，土地改革开始，巴山镇因为赢了十千的钱发了家而被划为恶霸地主“砸了狗头”的有七人、被划为地主的有十一人、划为富农的二十七人。富裕中农有五十余人。剩下的中农、下中农们也都丰衣足食，较之贫困地区的地主、富农还要富裕，其实我们巴山镇的所谓贫民，在十千豪赌时代，每日都用十千的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享尽了人间富贵。

那些被枪毙的恶霸地主被拉上桥头等待枪毙，其中有一位突然觉悟，大声说：“伙计们，咱都死在王十千这个王八蛋手里！”众人如醍醐灌顶、大彻大悟。这时，在他们脑后一阵乱枪轰鸣，七个头的脑浆迸出，七个人横着竖着，跌到桥下去了。

怀抱鲜花的女人

一

海军某部上尉王四回家结婚。他的未婚妻是县城百货大楼钟表专柜的售货员。她的家与王四的家都是离县城四十里的马庄乡，王四家住李家庄，她家住桥头堡。原说她要到部队去与王四结婚，后来又让王四回来结婚，理由是老人年纪大了，想在家结婚热热闹闹让老人高高兴兴。

王四下了火车就直奔百货大楼，到钟表专柜一问，说她已告假回家了。几个女售货员嬉皮笑脸地问："你就是燕萍的那个吧?"他说："就算是那个吧!"王四出了百货大楼往公共汽车站走。走了一半路程，天开始下雨，起初很小，后来渐大。距汽车站还有不近的一段路，他担心淋坏了包里的东西，便寻找避雨的地方，抬头看到了铁路立交桥，紧走几步，钻了进去。

雨水在天地间拉开了灰白的巨网，往常交通繁忙的立交桥下，此刻竟冷冷清清。这里地势低洼，立交桥下既是车辆与行人的通道，也是洪水的通道。马路上的雨水哗哗地泄进来，桥下明晃晃一片。王四站在水里，寻找比较干燥的地方，这样他就站在了那几根既把立交桥下的空间分割成两半又支撑了立交桥的粗大钢筋水泥支柱之间。他放下行李，从口袋里摸出手绢擦干脸上和脖子里的雨水，然后掏出烟、打火机。打火时，一条狗在他背后恐怖地叫了几声。他的打火机喷出的火苗可能把狗吓了一跳，狗的叫声把他真正地吓了一跳。他抬眼去

寻找那条狗时，猛然发现，在对面那根支柱旁边，站着一个身穿墨绿色长裙的女人。

他又一次点燃打火机，在背后那条狗的叫声中，仔细地观看这个距自己只有三米远的女人。

她穿着一条质地非常好的墨绿色长裙，肩上披着一条网眼很大的白色披肩。披肩已经很脏，流苏纠缠在一起，成了团儿。她脚上穿着一双棕色小皮鞋，尽管鞋上沾满污泥，但依然可以看出这鞋子质地优良，既古朴又华贵，仿佛是托尔斯泰笔下那些贵族女人穿过的。她看起来还很年轻，顶多不会超过二十五岁。她生长着一张瘦长而清秀的苍白脸庞，两只既忧伤又深邃的灰色大眼睛，鼻子高瘦，鼻头略呈方形，人中很短，下面是一只红润的长嘴。她的头发是浅蓝色的，湿漉漉地，披散在肩膀上。其实，上述这些，王四当时并没真正看清楚。当时，在打火机微弱光芒的照耀下，最先映入王四眼帘并使他感到突然袭来了莫名兴奋的，是女人怀里抱着的那束鲜花。

那束花叶子碧绿，花朵肥硕，颜色紫红，叶与花都水灵灵的，好像刚从露水中剪下来的一样。王四没有太多的花卉方面的知识，从花枝上生长着的粉红色的硬刺上，他猜测那束花是月季或者蔷薇。

那束花约有十余枝，挑着七八个成人拳头般大小的花朵和三五个半开的、鸡蛋大小的花苞。她用双手楼着花束，因裙袖肥大而褪出来的雪白胳膊上，有一些红色的划痕，分明是花枝上的硬刺所致。花朵团团簇簇地拥着她的下巴，花瓣儿鲜嫩出生命、紫红出妖冶，仿佛不是一束植物而是一束生物。

火光映照着那些花朵也映照着她的脸，她的眼睛里射出善良而温柔的光彩。好像花儿渐渐开放——她的脸上渐渐展开了一个妩媚而迷人的微笑，并且露出了两排晶亮如瓷的牙齿。她的牙齿白里透出浅蓝色，非常清澈，没有一点瑕疵。

王四的心紧起来，持续燃烧的打火机突然烫了他的手。他晃灭打火机。一时感到六神无主。桥洞里黑幽幽的，洞外雨雾漫漫，洞口垂挂着一道雨水的青白帘幕，水从他的脚下响亮地流过去。他并不感到恐惧只是感到思维迟钝，女人在鲜花丛中绽开的笑脸像一束黄色的火焰在他的脑海里燃烧着。

他不由自主地又一次打着打火机。蓝色的火苗跳跃起来。女人保持着适才的姿势，连一丁点儿也没移动。在他手中光明的照耀下，女人又绽开了迷人的微笑。王四觉得自己的整个精神都被那花朵中的笑容俘虏了。他再也不愿熄灭手中的火焰，好像打火机一熄灭，自己就要从美梦中惊醒一样，但耗尽气体的打火机还是毫不客气地熄灭了。他掰着灼手的齿轮打火，嚓嚓嚓嚓嚓嚓，除了有一些细小的火星从打火机中溅出外，火苗儿再也无法喷出了。他懊恼地将这个烫手的小玩意儿扔到面前的水中。他听到了打火机灼热的金属部分在冷水中发出了“咝”的一声。

女人无声的笑容像一道灿烂的闪电，随着打火机的熄灭而熄灭了。这时，暴雨中响起了沉闷的雷声，遥远的闪电把微弱的蓝光抖动着投射到立交桥下，仿佛引燃了女人头上浅蓝色的头发，一大团幽蓝的光模模糊糊地辉映着她苍白的脸和那些紫色深重的花朵。一列火车冒着大雨从桥上通过，车轮压迫钢轨的声音、汽笛撕裂潮湿空气的声音在空旷的桥洞里被放大了，仿佛即刻就要天崩地裂一样。

王四在这巨大的轰鸣声中，思维突然清晰起来。他感到被雨淋湿的衣服冰凉地粘在身上，寒意从内脏里生发出来，凉透了四肢和体表。一股热烘烘的、类似骡马在阴雨天气里发出的那种浓稠的腐草味儿扑进了他的鼻道和口腔，而这种味道，竟是从那怀抱鲜花的女人身上发散出来。尽管他也嗅到了从阴暗地沟中滚滚流过的雨水的腥味和那束鲜花清冷的植物气味，但都压不住女人身上的味道。王四的老爹曾当过生产队的饲养员，饲养棚里有一铺热炕，王四考进高中前一直跟着爹在这铺热炕上睡。每逢阴雨天气，牲口身上的腐草味道像一只温暖的摇篮、像一首甜蜜的催眠曲使他沉沉大睡。现在他闻到这味道，感到这个陌生女人与自己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的联系，他产生了与她对话的欲望。

“你在这里避雨吗?”话一出口，他就觉得这句话既枯燥乏味又浅薄无聊，但他的确又找不到别的什么话好说了。

幽暗中的女人没有说话，凭着一种古怪的感觉，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灵，他感受到了女人脸上再次绽开了那灿烂的微笑。

女人没有说话，那条一直躲在柱子后边的狗却汪汪地叫起来，好

像它是女人的代言人。王四感到这条狗的存在非常多余，转念一想，又觉得它的存在非常必要。

“你不是本地人吧？”王四说，“我感到你肯定不是本地人。”

女人似乎在那儿动了一下，因为王四听到了花叶的窸窣声。

暗处的狗再次接着王四的话头吠叫。

“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吗？”王四说；“你不要怕，我是解放军。”

他感到女人在暗中微笑，听到狗在暗中狂叫。

他开始讨厌这条狗，但也没有转到柱子后边驱逐它的念头。

这时有一辆载重卡车大开着车灯从上坡路上冲下来，雪亮的灯光照耀着被油烟熏黑的洞顶和附着在洞壁上的几蓬嫩黄的草，车轮溅起来的水花直飞到灯光里去，宛若一簇簇秋菊。车上好像拉着许多铁笼子，笼里关着的动物可能是鸭子，他听到呷呷的叫声，自然他没忘记借助光明观察面前的女人。王四觉得她始终在对着自己微笑。她的目光专注，没有去看汽车，更没有看洞壁。

雨声渐小，洞口的水帘破裂，先变成几根水线，一会儿就只余下淅淅沥沥的滴水了。一道阳光照进来。在洞里他还看到了东南方向的天际上挂起了一道彩虹。王四又问了那女人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依然只有那条狗回应着。似乎再也没有理由待下去了。他提起行包，蹚着淹及脚踝的水，走出了立交桥。这时，那条一直没有露面的狗竟闪电般从后边窜出来，在他的脚脖子上咬了一口。

王四脚上一阵奇痛，扔掉行李，口出哎哟之声，猛回了头，看到那条黑色的瘦狗电一般地窜回立交桥的幽暗之中，随即消逝，无影无踪，无声无息，宛若鱼儿钻进了深潭。清凉的穿堂风从桥洞里吹出来，振动着他的衣角。他弯腰查看脚踝，发现狗牙仅仅在踝骨上留下了两个紫红的斑点，既没有破皮，更没有出血。查看完伤势，愈觉得那种奇痛不可思议。他做出进洞的决定前犹豫了一会儿。他知道那条狗黑得像抹了焦油的狗如果再次发起突袭，自己仍然是猝不及防。被狗咬破皮肉完全有可能感染上狂犬病。据说县供销百货大楼钟表部那个专门卖小闹钟的男售货员就是被狗咬伤得了疯狗症死掉的，他的未婚妻就接替了那人的位置。桥洞中的巨大诱惑无法抵抗，他小心翼翼

在走了进去。

那条狗躲在柱子背后吠着。它的叫声里似乎并无特别的恶意。狗的比较友善的叫声在潮湿的洞壁上碰撞着，好像几只洁白的乒乓球来回弹射。洞里的光线明亮了许多倍，彩虹的一部分被洞里积存的雨水反射上来，更增添了洞中的柔和气氛。王四非常清楚，自己再次进洞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狗报仇。

她还站在原地，仿佛连一毫米都没有移动。现在不必借助打火机的火焰他就清楚地看到了她的一切。她的鞋她的裙她的鲜花她的脸。当然那种浓郁的腐草味儿重新包裹了他的身心。

王四问："小姐，这长狗是你养的吗?"他对着发出吠叫的地方指了指，又接着说："它咬伤了我的腿。"

女人把怀中的鲜花用右臂搂住，腾出左手，捂住嘴巴，吃吃地笑起来。她笑出的声音不大，但因笑而引起的身体活动幅度却很大。她身体前倾后仰着，那块肮脏的披肩像一块灰白的云片，沿着肩背滑落在地上。她的半个洁白如玉的嫩绿肩膀突然刺进了王四的心脏。他呼吸急促，眼睛像两只羽翼丰满的家燕飞出巢穴附着在她的肩膀上。她的锁骨与脖子之间那个蓝幽幽的燕窝状的涡涡，恰好依偎得下一对家燕。他的眼睛凉森森的，心中却有熊熊的黄色火焰燃烧起来。

他用激动得发着颤的声音说："好啊！……你这个调皮鬼……小坏蛋……支使你的狗咬了我，你还笑，看我怎么治你……"

你知道自己心中充满了邪念，但却用一种仿佛纯粹玩笑的外衣把邪念遮掩起来。他不知道自己是迈着什么样的步伐扑到了她的身边，并且用灼热的嘴吻了她光滑的肩头和那软绵绵的燕窝。她的皮肤凉森森的，有一股淡淡的青草味道，使他的嘴唇和鼻子都感到极其舒适。他吻她肩膀时，她笑得浑身颤抖，仿佛那儿就是她身上最敏感的部位。

"你还笑？我让你笑！"王四得寸进尺地把嘴印到她的脖子上、面颊上，一瞬间他感到花枝上的硬刺扎破了他的上衣，刺痛了他胸前的肌肤，花朵上的水珠也弄湿了他的下巴。但当他的嘴紧密地粘到了她的嘴上后，花朵和花枝便不存在了。她的嘴唇厚礅礅的，弹性很好。从她嘴里喷出来的那股热烘烘的类似谷草与焦豆混合成的骡马草料的

味道几乎毫无泄漏地注入他的身体并主宰了他的全部器官。王四昏沉沉地感觉到阴雨天气里生产队饲养室里那滚烫的热炕头，灶旁蟋蟀的鸣叫声、石槽旁骡马咀嚼草料的嘎叭声、骡马打响鼻的嘟噜声、铁嚼链与石槽相碰的银铛声……都在他的感觉里响起来。女人嘴里的味道源源不断地输送出来，像给打火机充气一样，注满了王四身体内的所有空间。后来王四回忆起来，与其说自己的嘴巴凑到了她的嘴巴上，勿宁说她的嘴巴扑到了自己的嘴上。

他们的吻应该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后来，他感到筋疲力尽，小肚子却一阵阵上抽着隐痛。女人的笑比刚才要露骨多了，那种像隐没在纱幕之后的神秘之美被他的嘴撕破了。他感到与这个女人的距离突然逼近。她原本如同一个路人，与王四毫无牵连，王四想理她就理她不想理她就可以抽身走开，但经过这一吻，王四觉得自己欠了这女人许多债，当然他也可以抽身跑掉，但他发觉自己的良心不安。

通过立交桥的车辆多了起来，他感到那些司机都在好奇地打量着自己，于是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离开了。他尽量淡化着与女人接触的印像，为自己开脱着：她的狗咬了我，我在她脸上轻轻地咬了一下，我根本不欠她什么，是的，什么也不欠。他说："你还敢不敢调皮了？小丫头，快回家去吧！"

说完那句话，他故作轻松地离开桥洞，提起扔在路边的行包，慢慢走到拐弯处，然后，就像要逃脱警察追捕的逃犯，在那条通往公共汽车站的小斜路上跨开了大步。疾走了大约有十几分钟，他感到提着行包的双臂又酸又麻，额头上、腋窝里沁出了热汗。雨后的毒日头很快把湿漉漉的地面晒热。他在一家卖五金材料的小店铺外堆满了钢筋的法国梧桐树下放下手中的东西。钢筋上长满铁锈。那棵法国梧桐只有茶碗口粗，树冠蓬着，如一支火炬，在地上投下一团黯淡的阴影。树干上用刀子深刻着四个莫名其妙的字："明根沐法"，他看了不解其意。路上有几条狗在懒洋洋地散步，几个苍老得好像有几百岁的老人在烈日下合伙编织着一块巨大的苇箔。他感到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

上尉还没来得及第二次从头到尾地回忆桥洞里的艳遇，就嗅到自

己的背后洋溢开了那绿裙女人嘴中的气息。他惊诧万分地跳起来，回头就看到她果然亭亭玉立地站在自己背后，中间只隔着那堆钢筋。那条极其油滑的黑狗蹲在女人的身后，双眼眯缝着。冰凉的汗水在一分钟之内就布满了他的面孔。汗水浸眼，他抬起衣袖擦了一把。面对着好像一直站在自己身后的女人和那条知不知道是她的黑狗，上尉张口结舌，脑子里一片灰白。

他终于从这种狼狈状态中清醒过来，心中如烧如烤，脸上却尽量表现出冷静。他打量着站在明媚阳光下的女人，心中那种大祸降临的感觉竟然减轻了许多。这女人的确不同凡响。阳光把她的墨绿色长裙照耀得泛出鹅黄色，那鞋那发那肩那窝那胸脯都光辉夺目。当然，那束紫红色的鲜花是她身上的画龙点睛之笔，好像如果没了这束花，一切都不存在一样。他嗅到花朵的若有若无的清新味道，看到那些紫红的肥厚花瓣上挂着一层淡薄的白霜。

她自始至终对着上尉微笑。她的嘴巴微张，喷吐着草料香气；牙齿半露，闪烁着珠玑之光；嘴唇颤抖，表示着接吻的热望，上尉差一点又心猿意马起来，但已经西斜的太阳向他提出了警告：两天之后，将是他与那个闹钟姑娘举行婚礼的日子。想到此，尽管面对着这个几乎落入嘴中的熟透的鲜桃，他也不敢再动嘴了。

那间小五金商店的窗玻璃上，似乎贴上了几张扁平的脸。那边编织着苇箔的老头们也把头颅向这里转动。上尉低头看看自己引人注目的军服，又看女人、鲜花和黑狗，恍然觉得自己置身于一幅图画中。既是图画，就无法不让人欣赏。于是他便仓惶着要逃出图画了。

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面额五十元的人民币——上尉知道这样做很不光彩——用两个指头夹着递到女人面前，说："对不起，算我冒犯了你——如果不是你的狗咬了我，我也绝对不会再回到桥洞里去……跟你开那些玩笑……请收下，算我对你的赔偿。"

女人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上尉的脸。她双手搂着鲜花，脸上的笑容永远。上尉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个女人将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巨大的麻烦，她不理睬这五十元臭钱是完全正常的。他抱着一线希望，忍痛又摸出一张五十元币，两张同时递给她，说："再加五十行了吧?"

他发现把钱递到这女人面前如同把钱递到牛面前一样，牛盼望有

人递给它一把鲜嫩的青草，她盼望什么呢？

上尉有些恼怒上来，提高了声音说："你打算干什么？告诉你，你这种女人我见过，就算'打你一炮'，也不过五十元钱，你高贵，一百元总可以了！"

话一说出口，上尉感到很后悔，他觉得这种脏话不仅亵渎了女人也亵渎了自己。虽然他看到过在港口周围晃动的那种女人，但也就是看看罢了，"五十元一炮"，听人说过的。

"我真诚地向您道歉，"他对着女人鞠了一躬，"请您不要跟我这种下作的人一般见识，高抬贵手，放我一马！"

道歉完毕，他觉得自己鼻子发酸，连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提起钢筋上的行包，垂着头，不敢看女人和黑狗，胆战心惊地往前走。

上尉多么希望怀抱鲜花的女人就此放了自己，领着她的黑狗回到她的桥洞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只求她不要像幽灵一样跟随着自己，但事与愿违。他始终被女人的味道包围着。无论他怎样疾走，也逃不出这气味的追逐。女人的脚步声细碎而且轻曼，那条黑狗更是悄无声息，仿佛一股油在地上流淌。他不用回头就看到了女人怀中鲜花的红光，她离自己只有一步之遥。黑狗距她也是一步之遥。路过那个积着水的小池溏时，在碧绿浮萍的间隙里，他看到了上尉、女人和黑狗的充满浓郁诗意的倒影。他知道再拐一个小弯儿公共汽车站就会突然出现在面前，在那里他很可能会碰到熟人，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在这里把她和她的狗甩掉。

上尉站住脚，把行包扔在地上，咬牙切齿地、使自己发起狠来，他虚张声势地压低了喉咙说："如果你胆敢继续跟踪我，我就把你推到池溏里去淹死！"

他满以为女人会对这句话有所反应，即便不表示出恐惧表示出愤怒也好，他此时最惧怕的就是她那种似痴似迷、高深莫测的微笑。

女人在微笑。

上尉恼怒地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吓唬你！现在我喊数，当我数到三时，你如果还不转身，我就用刀子先捅了你，然后再把你沉到池溏里去！"他从腰间皮带上摘下一把大号的水果刀，打开刀子，对着她的胸脯比划着。他喊道："一——二——三——"她依然在微笑。

池溏里出现了三只洁白的鸭子，呷呷地叫着，悠闲地游动。它们粉红的脚掌在透明的水中像桨一样划动着，撩乱了水上的浮萍，也搅动了他们的倒影。

上尉暴怒起来，但她的绝对友善的微笑使他不能发狠。这时他看到了那只实为罪魁祸首的黑狗。上尉的恼怒终于有了发泄口。他攥着刀子朝黑狗扑去。

黑狗不龇牙也不咆哮，机警地一闪，就让气势汹汹，头重脚轻的上尉扑了空。他差不点儿就跌到池溏里去，皮凉鞋上沾满了紫色的淤泥。他回过头来，看到黑狗已经蹲在适才他站着的地方，而他站着的位置，恰是刚才黑狗蹲踞过的。上尉的凶猛一扑，起到的作用是人与狗交换了位置，并且还使女人将身体旋转了九十度。她那可怕的微笑在脸上绽开着。上尉又向黑狗扑去，黑狗还是悄无声息地机警一闪，女人轻俏地旋转九十度，人与狗又一次交换了位置。紧接下来上尉连续发起的十几次凶猛进攻，结果都是一样。他气喘吁吁地站着，女人和狗却都是呼吸平稳，没有丝毫的恐慌和紧张。

上尉握刀子的手紧张地痉挛起来。现在，女人的微笑对他再也不是琼浆玉液，而是致命的毒药。他感到眼前全是那微笑化成的赤红的火焰，而那十几朵鲜花则是火焰中央最炽烈的部分，女人身上那条绿裙子也像绿色的火苗在抖动。他觉得自己伸出去的手臂和刀子正在火焰中熔化着。

上尉大声抽泣着说："小姐，求求你，饶了我吧！我从今之后保证改过，无论在何时何地，再也不敢占便宜了……"

泪水沿着上尉的面颊流进了上尉的嘴里。他尝到自己的泪水竟然也是一股腐草味道了。

女人在微笑。

路上已经站了十几个红男绿女。一边观看，一边议论着。

上尉拎起行包，大步流星地朝汽车站窜去。他知道女人和狗在后边追赶。但似乎拉开了五六步的距离。

公共汽车站门口的路两侧，排开了两列贩卖花生、瓜子、水果、点心之类的小摊贩，只要想进汽车站的售票和候车大厅，就必须从摊贩造成的夹道中通行。上尉进入夹道，一个扁脸的女摊贩伸手就抓住

了他的左臂，非要把瓜子卖给他不可。他挣扎着想逃走，女摊贩死抓着他不放。上尉想腾出右手对准那张扁脸捅一拳。但此刻他的右臂也被右侧一个女摊贩死死地拽住了。右侧的女摊贩嘴唇上生着一层疮，说起话来鼻子嘟嘟哝哝的。

上尉拼命挣扎着，女人们的手却像铁箍子一样难以挣脱。当然他真正想挣脱的并不是这两个女摊贩。危险来自后方。他像只小鸟一样窜跳着，最后竟大声叫骂起来。

周围的摊贩们一个个嬉皮涎脸地笑起来了。

这时，饱含着骡马草料味道的温暖气流又从后边吹拂着他的耳朵了。

上尉的叫骂声变成了哭喊："放开我，放开我，我买还不行吗？"

那条黑狗闪电般跳起来，咬了左侧女摊贩的手脖子。随即它又一个腾跃，咬了右侧女摊贩的手指。两个比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要霸蛮的女摊贩怪叫着松开了手。

上尉提起行包，不敢回头也不敢旁顾，在震耳的嘈杂声中，穿过摊贩夹道，跳了十八层台阶、扑进了公共汽车站售票与候车兼用的大楼的弹簧大门。

他听到弹簧门在身后响亮地合上了，心中略感宽松。售票厅里人如蚁群，你挤进来，我挤出去，好像每一个人都在钻来钻去。上尉野蛮地用手中的行李碰撞着阻拦他的人，似乎招来了许多的闲言冷语，他知道这些闲言冷语都正确得要命，要说不对是上尉的不对，但他根本不在乎了。

上尉钻到一个人群最稠密的角落蹲了下来，这里有一堆垃圾，放着两个肮脏到极点的破墩布。素爱清洁的上尉连丝毫犹豫都没有，就把脊背靠在了墙角上，现在他的背后再也不会有女人的微笑了，他的面前则是无数条移动的或不移动的腿。他机警地摘掉大盖帽，抽掉了支撑帽子圈的蛇皮弹力架，将松松垮垮的帽子与蛇皮弹力架塞进旅行包。随后他又脱掉上衣，照样往旅行包里塞。旅行包太满，他毫不犹豫地拽出两盒糖果，腾出空间，把军装塞了进去。

上尉吐了一口气，心里感到轻松无比，而感到全身松松垮垮，好像骨头架子散了。

他的眼前移动着各种各样的腿，粗的细的生毛的不生毛的黑毛的黄毛的光滑的粗糙的白的黑的沾着泥土的糊着牛粪的布满疤痕的静脉曲张的……蓝裤子黑裤子黄裤子绿裤子白裤子红裤子……各色裙子没有墨绿色裙子，他舒了一口气。……各种各样的脚……各种各样的鞋袜没有半高跟半高腰古朴华贵的棕色小牛皮鞋，他舒了一口气。他的周围浪潮般涌动着各种味道，没有那种别具一格的骡马草料味道，他舒了一口气。

持久的蹲踞姿式使上尉的腿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一咬牙，屁股坐在了那几块湿漉漉的、粘糊糊的破墩布上。血液立即在全身顺畅地循环起来，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舒适，宛若躺在随着轻浪起伏的甲板上沐浴阳光或是仰望明月与繁星。他的目光抬高了一点，看到了频繁移动着的人们的臀部之下的部分。他发现其实通过观察人们臀下的部分，就基本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出身、地位、性格甚至脸上的表情。那个腿肚子上布满盘结蚯蚓一样的曲张静脉、脚上的破胶鞋上沾着干牛屎的人绝对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农民。那条白皙但滞重的，腿肚子发达的腿的主人应该是纺织厂的一个中年女工。那个屁股在牛仔裤里紧绷着上翘着脚上穿着冒牌运动鞋的是个年龄不超过二十三岁的姑娘应该是个爬杆比猴子还要快的女电工。那个屁股上的裤子被木板凳蹭得发了亮脚上穿一双比较干净的布鞋的男人应该是某家工厂的一个中年会计员。那条沾满柴油的绿军裤的主人是个复员兵，拖拉机手。那个屁股肥大的毛料裤子是个乡镇的小干部，绝对不是乡镇的主要领导。那条在红裙子中轻轻踮动的白腿花袜高跟凉鞋是个胸脯干瘪的基层供销社女售货员。那扎着的裤管下两只套在黑布鞋里的尖脚是哪个村的一位老大娘，她有一个女儿嫁到了县城。那挽着的黑裤管下裸露着的瘦腿趿着车轮胎缝成的简易凉鞋、脚趾甲里积满黑垢的是像我父亲一样的老农，上尉有点心酸地想。他觉得人的思想岁月都在腿上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屁股上的表情基本上也就是脸上的表情。

他猛然想起，应该买一张去马庄的汽车票。看看腕上的表，已是下午四点，正好还有一趟五点的车。他让一条百褶的白裙从眼前晃过，那趾高气扬的白塑料凉鞋说明这是一个滚刀肉一样难缠的女人。他放过一条灰的确凉裤子裤缝如刀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干部子弟。他抓

住了那只沾有蓝墨水的裤角，递上去一张十元人民币，恳求着："老师，我的腿坏了，劳驾您代我买一张去马庄的票，五点的。"说着，他把那两盒包装精美的糖果举上去，说："这是两盒糖，送给您的小孩吃。"

"这怎么好意思……"上边客气着。

"拿着吧。"

"要不……我拿一盒……"

"真的别客气。"

"这……真不好意思，举手之劳……"手还是拿了糖，说："您等着，我帮您去挤。"

蓝墨水的裤脚消逝在腿的密林里，上尉一点都不担心蓝墨水裤脚会拐款潜逃，尽管他根本没抬头看他的脸。在嗡嗡的人声里，几十只苍蝇围绕着他飞舞。上尉眼皮粘涩昏昏欲睡，他果然就打起了瞌睡。

"同志，同志。"蓝墨水裤角用食指戳着他的肩头说，"同志，您的票，马庄一张，票价一元四角，余款八元六角，请查收。"

上尉接过了票，连声道谢。

蓝墨水裤脚关切地问："同志，您的脸色很难看，是不是病了？"

上尉忙说："没有，没有，我很好，谢谢您的关心。"

蓝墨水裤脚善意地嘟哝了一句什么，挤到腿林中去了。

上尉看看票上标着检票时间距现在只有二十多分钟，他仔细地把面前的腿脚辨别一番，确信没有危险了，便整理好行包，想站起来挤到候车室里去。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他看到那条狡猾的黑狗像泥鳅一样从腿的缝隙中游刃自如地钻过来。

上尉痛苦地把身体蜷缩起来，脑袋深深地埋在双膝间。但随即他就意识到，即便钻到垃圾堆里去，也难以逃脱这条狗的跟踪，而摆脱不了这条狗，也就摆脱不了那个女人。于是他抬起了头，攥紧了拳头，牙齿错得格格响，腿弓起，做跃跃欲试状，他想那狗一旦钻到面前，便像猎犬一样扑上去，扼住他的咽喉，咬断它的喉管。但那件绿裙子已经从天而降般地挡住了他的视线，黑狗毫无疑问地蹲在了她的背后。她的味道逼退了所有的味道，把上尉笼罩起来。他丧失了抬头看她脸上微笑的勇气。她的绿裙如一泻瀑布，到小腿肚中央时却突然

中止，然后是肉色丝袜，然后是托尔斯泰的女人们穿过的华贵皮靴。上尉不得不看到女人修长得令人惊讶的双腿，这是应该令人爱慕的两条腿，但在上尉的心里，更多的是对这两条腿的恐惧。

上尉想起了许多惊险电影中摆脱跟踪的办法，但一个也不能用。他又想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活动起来。活动创造机会。

他提着包站直身体，脸几乎擦着了她胸前的花束。女人的微笑和渴望一如既往。她吸引了无数的目光。因为她站在这肮脏的售票大厅里如同孔雀站在家鸡群中一样显眼。那无数面孔中似乎有许多似曾相识。上尉侧着身子绕过女人。在他的眼前竟然闪出了一条狭窄的甬道。他立刻明白了女人和她的狗紧紧在跟随着自己，这道路正是为她所让。上尉想自己正扮演了《狐假虎威》中那只狐狸，形式上类似，但心境大不一样。售票大厅与候车室之间有一个过道，过道两侧有两间杂货铺，还有两间厕所。上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紧走几步，钻进了男厕所，上尉进了厕所，提着包打量着墙壁、窗户、塑胶天花板。墙壁无门，天花板无缝，窗户上钉着比大拇指还粗的钢筋。正在厕所里解决问题的人好奇的看着他。而此刻，门响，女人像一片绿色的云闪了进来。她视一切若无物，其实她什么也不看，只要一找到上尉的脸，她的视线和脸上的表情便凝固了。男人闯进女厕所问题严重复杂，一个怀抱鲜花的美人闯进男厕所竟没人吭气。他跑出了男厕，听到里面几个男人把女人搂抱了起来，黑狗竟然没有动静。

上尉分明看到它跟进了厕所。这是他难能再逢的脱身良机了。他急匆匆跑了几步，但难以忍受的巨大痛楚使他再也挪不动半步，女人灿烂的微笑、洁白的肩膀、柔软的长嘴、丰满的乳房，还有绿色长裙、夺目鲜花、修长双腿以及那醉人的气味突然涌进他的脑海。他听到厕所里的挣扎声。他扔掉行包，撞开男厕所的门，看到男人们几乎就要把她按倒在汪着尿水的地面上了。上尉正要冲上去，那条黑狗已经耸着肩上的毛，像几道纵横交错的黑色闪电，把几个男人咬翻在地。

女人的脸上挂着几滴晶莹的泪水。看到上尉她立即破涕为笑，然后对着上尉扑上来。上尉在一瞬间冷静了。他伸出手握住了她的腕子，没容许她像颗肉弹一样扑进自己怀中。

经过这番磨难，上尉觉得自己与女人疏远了的情感又突然被拉近了。他看到了她的泪水，知道她不仅仅会微笑。她是会哭又会笑的女人，不是妖精。上尉对自己的英雄行为感到满意，对女人的欠债感消逝了。现在，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心胸正直的大哥哥，而女人则是一个傻乎乎的小妹妹。他用手指梳顺了她的长发，整理了她怀中的鲜花，拉平了她的裙裾。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到自己的心里泛着淡淡的忧伤。女人笑着，睫毛上挑着几点水珠。

上尉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小妹妹，你不要跟着我啦，我后天就要结婚，你这样跟着我，将给我带来无法收拾的后果，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女人微微地点着头，脸上挂着微笑。

上尉说："带着你的狗回家去吧，世上坏人太多。"

说到狗，一个疑团在上尉心中升起：为什么这条狗只有当我返回厕所时才跳起袭击正对它的女主人施暴的男人们，而在这之前，它好像一直在观望。它的袭击好像是专门做给我看的，或者，它是故意让女人的挣扎声拖我回去……想到此，上尉心中紧张，这条狗简直是一个深刻的阴谋家。它蹲在女人身后，眯缝着眼睛，一条平凡的黑狗，并无任何惊人之处。

这时，悬在墙上的喇叭催促去马庄的旅客赶快检票上车，说汽车即将开走。

上尉握了一下她的手腕，说："求求你，好姑娘，快回家去吧！"

他拎起包，匆匆跑向去马庄的检票口。从兜里摸出车票时，他无限欣慰地想到，女人和她的狗没有车票，站口的检票员会拦住她，等她买来车票——看样子她身上也不会有钱——况且也不会允许黑狗登车——那时我已坐在汽车上，疾速地远离了这个女人同时也疾速地逼近了那个闹钟姑娘。

检票口的铁栅栏内已经没有旅客，只有一位身穿蓝制服，满脸蝴蝶斑、神色倦怠的女售票员倚在门边。

上尉递过票，她接了，略看一眼，吧嗒剪了一钳子，说："马庄，快点，要开车了。"而这时那条黑狗擦着检票员的裤脚溜了进去，她竟然毫无知觉。上尉看到售票员脸上闪出了惊愕的神情，他知道这神

情是为了她而不是为了自己。他想说什么。售票员反掌在他背上推了一把，他已经进了站。

上尉跳上空空荡荡的汽车，拣了一个位置坐下。他看到司机趴在方向盘上打瞌睡。那条黑狗无影无踪。他知道它绝对在车上。他想如果售票员拦住她，单独一条狗跟到马庄就变成了好事，干掉它，剥它的皮，吃它的肉。他回头，透过车后的玻璃，看着检票口。她怀抱着鲜花，面带着微笑走了进来。美女从来不买票。

她上了车，选了个座位坐下。她侧着身子，把微笑和鲜花献给上尉。

喇叭放出了为汽车送行的音乐，司机抬起头来，扫了一眼车内的旅客，一脚蹬开发动机，拉了一下气动门的开关，呱哒一声响，门关上了。汽车缓缓爬行，上尉闭上了眼睛。

二

公共汽车到达马庄。红日西沉。王四下了车，女人也下了车。那条黑狗在他们后边跳下来。

这里离王四的家还有三里路。一下车王四就遇到了小学时期的同学马开国。马开国现在是镇供销社的经理。马开国说这不是王四兄吗？王四说是我。马开国说你怎么弄成这副模样？像刚从垃圾堆里钻出来的一样。王四说伙计，一言难尽！马开国的目光已经被站在王四身后的女人吸引去了。王四说马开国！马开国！马开国羡慕地说王四兄，这位就是四嫂子吧？王四说我正为这事犯愁呢，伙计。马开国说老兄真有两下子把洋妞儿弄回来了！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呀！你这小子，也不替咱介绍介绍。王四说你他妈的住嘴听我说，我根本不认识她！马开国说你这小子捣什么鬼！王四说我真不认识她。她跟着我非跟着我不行。马开国哈哈大笑着说行了行了你看看嫂子在笑你呢！

王四一回头，女人的微笑依旧。

马开国说："四兄，四嫂子，再见！"

王四拉住他，恳求道："马兄，帮帮我，把她带到你们供销社饭

店住一夜。”

马开国说：“别假正经了。改天我去看你们。嫂子，再见。”

“马开国你别走！”王四喊着。

马开国蹁腿上了自行车，在车上笑着回头说：“四兄，真有你的！”

王四绝望地看着马开国被夕阳照红了的背影消失在一条巷道里，很多的人在路上走动。他生怕再碰上熟悉人，便转身下了公路，爬上了一道河堤，望见了他的老家李家庄和与李家庄毗连着的他未婚妻闹钟姑娘的老家桥头堡。

王四不想引人注目地站在这里，他下了河堤，沿着泥泞的河滩行走。河滩上生长着一些细弱的高粱，还有茂盛的杂草，再往里去，则是一大片与河水相连的高大茂密的墨绿色芦苇，女人紧紧地跟着他，裙子的下摆在野草的梢头摆动。黑狗在杂草里一耸一耸地蹿跳着。

王四渐渐地进入了芦苇丛。柔软的苇梢在他的身体和手中的行包的碰撞下焦躁地晃动着，并且发出哗哗啦啦的声响。苇叶边缘上的锯齿状硬刺在他的脸和耳朵上拉出了一道道血口子。他感到那些伤口火辣辣地发着烫，但没有丝毫痛楚。血红的夕阳洒在部分苇叶和苇秆上，渲染出一种类似悲壮的气氛。王四自认为很像一条胡碰乱撞的野狗，但回头看到那墨绿长裙与芦苇浑然一色、一束鲜花娇艳、满脸微笑灿烂的女人和那条泥鳅般滑溜地在粗壮的苇秆间钻来钻去的黑狗时，他立刻修正了前边的假设，认为自己更像一匹被猎人和他的猎犬追逐着的狐狸。猛回头时，一柄芦苇的剑叶锋利地锯了他的眼睛，呆钝的剧痛使他的脑袋突然膨大许多，粘稠的热泪凸出眼眶。他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手中的行包跌落在地，双手捂住了眼睛。钝痛由眼睛进入鼻腔、进入双耳，他感到自己正在体验着比导致痛哭的痛苦还要痛苦若干倍的痛苦。粘稠的液体沾满了手指，他惧怕地想到：坏了，眼球破了！黑暗的浓重阴云爬上了他的心头。他感到自己十分悲惨，非常可怜。他放下捂住眼睛的手，困难地睁眼睛。眼皮异常沉重，但终于在忧虑重重中开了一条缝。一道强烈的光线像箭一样刺进眼球，眼皮又疾速地合拢了，眼泪又汹汹涌出。既然还能感受到光线，说明眼睛还没瞎。这个惊喜的念头明亮地驱逐了他心头的黑暗。因为眼睛

遭受的苦痛他感到了一种还清债务般的轻松。他粗野地转身，身体夸张地推搡着芦苇，睁开绝对红肿了的眼睛，大声地吼叫着："我的眼睛瞎了！瞎了！你现在总该满意了吧?"

橙黄色的阳光还是那么强烈地刺激着他受伤的眼睛，泪水不绝，酸麻胀闷的感觉持续着。他确凿地知道自己的眼睛没有瞎，但是他又一次吼叫着、特别地强调着："我的眼睛瞎了!"

他的眼睛没有瞎，但视物模糊。无边的芦苇弥漫成一道幽蓝的高墙，那女人竟如同一块镶嵌在墙上的浮雕，狗蹲在她身体右侧，轮廓模糊，只有两只狗眼红红的，像绿墙壁上的两颗红光斑。

后来那道壁立的绿障渐渐涣散了，橙黄的阳光如同一股股轻清的烟雾、一道道明亮的洪水，在芦苇间流淌着、游荡着。那些芦苇棵棵笔挺、荷剑肩戟，仿佛一群群散乱的、密集的士兵。

女人脸上挂着两行蓝色的泪珠，鲜花灿烂，鲜花枝叶灿烂，仿佛用金箔、银片、贝壳镶嵌拼贴而成。狗是一匹黑色的冰凉玻璃狗。她的嘴唇哆嗦着，好像要说什么似的，但她终究没开口。王四意识到，要想让这个女人开口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他说："我警告你，你如果继续跟踪我，我真要杀死你了！你不要以为我是吓唬你，"他指划着左右前后，继续说："这里是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打死你，然后把你扔到河里，没有人会知道!"

女人入迷地盯着他的嘴唇，笑容绽开，味道放出，顿挫了王四的嚣张气焰。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绝对不是那种能够对女人下狠手的男人，尤其是对面前这个女人。他无可奈何地打量着周遭芦苇，愈来愈重的暮气、被芦苇分割了的缓缓流动的河水，河中的水腥味儿、芦苇的微辛味道在黄昏时分格外浓重。这时他看到在女人和狗的后方，在芦苇丛中，有一团暗红的蓬松乱毛在微微抖颤着，他辨别出那是一只红毛狐狸并随即嗅到了狐狸的臊气。他本能地把狐狸和女人联系在一起，把神话与现实联系在一起。一切的关于女人的令人困惑不解之处，似乎都可以从狐狸身上找到答案：这女人是狐狸变成的。她是一匹狐狸精。王四想起自己当水手时在舰船的潮湿舱房里躺在那狭小的铁床上摇摇晃晃地阅读《聊斋志异》的情景，那时多么希望有一位美丽温柔的狐女来到自己的身边。现在，狐女近在咫尺，如影随形般地

跟着自己，理想变成现实，结果却是如此痛苦。王四自我解嘲地想：我是他妈的真正的“叶公好龙”！他有些胆怯，但并不恐惧，甚至又一次感到轻松。王四被一个女人跟踪是丑事，但王四被狐狸精跟踪着却是奇谈、是美谈，不但不必掩饰，甚至可以大肆地自我宣扬。被狐狸精迷过的男人是有仙气、有灵气的男人，舆论不谴责这种男人。纪律不制裁这种男人。王四感到自己真正地轻松了。他的视力在轻松心情下飞快地恢复了。他看清了狐狸那优美的线条，那狭长的鼻梁和弯曲在身后的笤帚尾巴。他尤其感到狐狸的眼神与女人的眼神完全一致。他感到自己一天来的狼狈逃窜是一场虚惊，问题早就应该如此解决：他从旅行包中摸出了一截用火鸡肉制成的大火腿肠，撕掉缠裹的油纸，炫耀似的对着女人晃了晃，他笑着说：“我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了。我知道你是狐狸，但我不怕你。给。”他把火腿肠扔到狐狸眼前。狐狸惊恐地跳起来，用那小巧的蓝鼻子去嗅火腿。王四心中十分得意，但情况突变，把他的得意撕得粉碎：一直蹲踞在女人身侧的黑狗凶猛地跳起来，一口就咬翻了狐狸。狗晃动着头颅，耸动着颈上的毛，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噜声，狐狸发出凄厉的鸣叫，在狗的嘴底滚动着，像一个火红的绣球。一股极其难闻的味道突然挥发出来，熏得他想呕吐。黑狗松了嘴，团团旋转，狐狸叨起火腿肠，一溜红光，消逝在芦苇丛中。

潮湿的泥地上，留下了几撮金黄的狐狸毛，女[illegible]态依旧，对适才发生的一切仿佛没有看见。王四悲哀地想：狐狸就是狐狸，女人就是女人，想凭借鬼狐故事解救自己出困境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天色愈暗，有一些水鸟在草丛中鸣叫。他抬眼望望在晚风中波浪般翻滚的芦苇，想起了八路军打游击的若干故事。凭借着青纱帐的掩护，他自信一定能够把这女人甩掉。主意拿定，他盯着女人的脸，缓缓蹲下身去，悄悄地抓起两把泥土，又慢慢地站起来。他高叫一声：“看好！”然后猛扬起左右手，把两把泥土打在女人的脸上。

王四弯着腰，用张开的手掩护着眼睛，用头颅开道，在芦苇丛中疾速地穿行着。他感到芦苇柔软的秆儿在自己的身体四周弯曲着让开道路，又随即合拢。他感到脚下的泥土越来越粘稠，如果不是鞋带紧系，鞋子早就被泥巴吸掉了。他看到了河水，并且看到了水中那些绚

丽的晚霞倒影。在大口的喘息中，他想起了泥土在女人脸上炸开的情景。他感到水中冰凉，开始为自己的残忍后悔。当然这后悔也仅仅是活跃在一闪念间，因为身后的芦苇响声向他表明：女人和狗随后就到。

他惧怕回头，但无法不回头。女人满脸污泥，显得既可怜又可憎。一股狠劲在王四心中蠢蠢欲动，他的双手紧张而痉挛起来。女人一笑，脸上的泥往下脱落。王四咬牙切齿地说："我掐死你这个狗娘养的吧！"

王四扑上去，双手准确无误地掐住了女人的脖颈。女人嘴巴张开，像一个蓝幽幽的洞穴，一声青蛙鸣叫般的叫声伴随着强烈的腐草味道从洞穴中冲出来，直扑他的面颊，刺激得他的眼睛酸麻，泪水浸出。这时他的双手的虎口部拉异常敏锐地感觉到了女人脖颈上的滑腻和温暖。他产生了手捧着初生绒毛的鸟雏的感觉，温柔、善良、恻隐、法律、道德……千头万绪涌上了他的心。他松了手，看着女人颈上的红痕，悲凉之雾从他身后的河水中蒸腾起来。他叹息一声，转身，一个鱼跃，钻进了河水中。

王四是带着自绝的念头跳进河水中的。在身体下沉的过程中，他的手脚并拢，没做丝毫的挣扎。缓缓流动的河水轻轻地冲击着他的身体，使他感到舒适。这种冲击类似一种爱抚。在下沉的过程中他一直流着泪。越往下沉水越凉，沉到河底时，他昏沉沉的头脑在冷水的刺激下清醒起来。他睁开眼，先看到黄澄澄、雾蒙蒙的一片，耳朵里隆隆地响着，继而则出现幽蓝的水底颜色，十五年的水上生活培养了他对水的适应性和在水底察颜观色、辨别方位、冷静思索的能力。他看到有几匹犁铧般的大鲫鱼在几蓬水草间游动着，吐着一串串扶摇上升的水泡泡。他趴在河底，双手穿透浅薄的淤泥，插在沙土中。他想到了水上那丰富的生活，感到投水自尽是很愚蠢的行为。天无绝人之路，既然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他感到胸口发闷，知道血液中的氧气已经不足。一条弯弯曲曲的水蛇在他头上游动着，他打算浮出水面了。他把固定身体的双手从沙土中抽出来，身体立即在移动中上浮，这时，一个惊喜的计谋突然产生了。逃犯之所以难逃法网，多半是因为气味被狗鼻子追循。聪明的逃犯借助河水消灭气味，摆脱狗的

追踪。王四之所以甩不掉女人，吃亏就吃在那条黑狗身上。这真是歪打正着的一个妙招。王四大口地喝了两口腥苦的河水，屏住呼吸，施展水底功夫，箭一般向下游窜去，这是顺水行舟，毫不费力，逃脱追踪的强烈愿望鼓舞着他尽可能在往远里游，尽可能长地在水下潜行。一直坚持到胸口胀满、耳膜压痛时，他才靠在水边，手把着两株芦苇，把脑袋慢慢地伸出水面。他做得很好，几乎没发出任何声响。清新、浓郁、无比珍贵的空气从他张开的嘴巴和鼻孔中扑入他的身体，他顿时感到轻松了。

王四抹掉障眼的河水，满怀希望地扫视着金光闪闪的河面。他希望水平如镜，果然是水平如镜。这次脱险像电影故事一样漂亮，他轻松地想，十几年的海军没有白当。河上细波如鳞，狗在芦苇丛中鸣叫。王四提高警惕，把身体尽量地往下沉，又撕了一把水草，顶在头上，只露出眼睛观察，只留下鼻孔喘气，他感到河边的水热乎乎的，身下的淤泥滑溜溜的，这样潜伏着甚至是一种幸福。

王四的幸福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眼见着发生了：那个女人，突然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就在河的上游方才他跃入水中的地方，身着绿裙、怀抱鲜花的女人径直向河中走去。她全身笼罩在金黄的暮色里，显得庄严神圣。河水淹没了她的膝盖后，绿色长裙便在水面上漂浮起来，黑狗也开始鸣叫，它躲在芦苇丛中，王四只能听到它的叫声但看不到它的身影。愈往河心走，绿裙浮起越大，终于成了一团大莲叶。水淹没了她的腰，裙裾缓缓地转到了她的左侧，随着流水的走向，摇曳成一束宽大的海带形状。渐渐地淹至胸脯了，王四的心猝了起来。她的鲜花好像植根在她的胸脯上，不上升，不下垂，水无法改变它们的形状。满河金黄流水，半截碧绿女人，一束艳丽鲜花，背景如烟似雾，构成一幅油画，很美很辉煌。她继续前行，河水使她的身体晃动了，披肩长发漂起来，狗叫声里有了焦急的情绪，河水淹没了女人的头颅。

王四又一次流了泪，他知道自己的潜伏已经没有了意义。女人在河中心沉浮着，时而露出一朵花，时而举起一只手。他爬到芦苇与河水的交界处，呆呆地看着，一切似乎都解决了。女人与河水一起流着，一寸寸地流到他的面前，狗叫声也渐渐地响到了他的眼前。他突

然大声呜咽起来，因为他已下定决心让女人从自己面前漂过去。看起来女人是自己走进河中，实际上是我引她到了河中。她在水中挣扎着，她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浮沉着。世上难道还有比见死不救更可鄙的吗？何况不单纯是见死不救。王四动摇起来。他感到这女人的精神太可贵了，太难得了。她为了我勇敢地选择了死亡。我要么自杀，要么救她。

女人漂到了王四面前，狗站在他的身旁对着河水呜叫。狗眼里有闪闪的水花，说明连狗都哭了。好像为了响应狗的召唤似的，女人的一只手突然伸出了水面。粉红的手，金黄的手，宛若一枝兰花。她的手指间好像生着一层透明的薄膜。

王四没有再犹豫，他奋力一跃，久经训练的身段潇洒俊美，拖着绸带一样美丽的光弧，刺入了水中。这条河不宽，几下子他就到了河心。那只手又高擎起来，他经验丰富地从反面攥住了她的手脖子，让她的手指无法抓住自己。借着这股劲儿，女人的身体像一条大鱼，打着挺窜出水面。王四提防着她用另一只手抓捞自己——这是一般的规律——许多救人者因此而与落水者同归于尽——一旦如此，他准备照惯例对准她的太阳穴轻击一拳，让她暂时昏厥，然后拖着她的头发，拖她上岸。但女人的另一只手死死地搂着那束花，没有丝毫放弃的意思，王四松开拳头，叹息一声。他不忍心去揪她的头发了，只攥住她的手脖子，奋力地踩着水，借着流水的劲儿，向滩涂靠拢。在水里，他头脑清醒，四肢灵活，俨然一个英雄。他再次感到了军人的骄傲和光荣。这时，那条一直在芦苇中哀鸣的黑狗，竟然也奋勇地跳入河水，向他和她游过来。王四看到，它的跳水姿式不错，但游泳技术实在糟糕。要不人们为什么把初通游泳水者的笨拙泳姿叫做“狗刨”呢，他想着，几乎要笑起来。狗只露着鼻头和眼睛，脊背成了一条线，尾巴淹在水里，像一张简笔画。王四骂道：“它妈的，我不跳下来，你也不跳；看到我跳下来，你也跳下来。学英雄也不是你这种学法！”

狗游到她身边。张嘴咬住她的裙裾，立即呛了水。它吐掉裙裾，啪啪地打着响鼻。王四鄙夷地看着它那张狗脸，啐了一口。他加紧动作，只几下，脚就触到了河底的淤泥。他站直身体，一手揽着女人的

颈，一手托着她的腿弯子，把她平托到岸上。他感到自己的腿在淤泥里陷得很深，几乎不能自拔。

走到比较干燥的地方，他放下女人，感到腰酸腿软。试试女人的鼻孔，有气息喷出，他放了心。女人还昏迷着，绿裙长发鲜花，凌乱在地。她的腹部膨大，他知道原因何在。这时黑狗狼狈地靠过来，毛儿贴在身上，尾巴拖着，可怜又可厌。王四狠狠地踢出一脚，黑狗猝不及防，翻了一个滚，呜叫着，滚起来，抖擞身体，所出几百滴水。此时王四感到自己的精神上绝对优越，压倒了女人，更压倒了这条落水狗。

王四掮起女人，让她的腹部压在自己肩上，颠动着向前走。走了十几步，一股清水，从她的嘴里喷出来。因为她的头颅垂在他的胸前，她的头发有的粘连纠缠在她的脖子上，有的直垂挂到他的膝盖处，所以那些水一半吐在他的肚腹上，一半吐在她自己的头发上，淅淅沥沥地落了他两脚。

他掮着她走了十分钟，女人喷了三次水。他感到她的肚子瘪了下去。女人身体丰满，比较沉重，王四奔波一天，身体疲倦，两方面的因素，使他气喘吁吁，难以支持。他把她仰着放到芦苇间。自己也一屁股坐在她旁边。女人呻唤几声，睁开了眼睛。她的那几乎永恒的迷人（有时也是可怕的）微笑绽开了，王四感到很温暖。

已是垂老的黄昏了，金黄满世界。女人的裙子紧紧地贴在肉上。裙裾凌乱，露出了她雪白的一条大腿和另一条大腿的内侧。一股热血翻腾着冲上他的脑袋，他感到自己的头变成了一把沸腾着热水的带响哨的壶，发出吱吱的鸣叫，喷着灼人的蒸气。他忍不住地往她身体上看去，所有的苦难都淡忘了。他的手颤抖着触到了她的光滑的大腿。如果不是落水狗在他面前又一次抖擞身体，把冰凉的水点甩到他发烧的脸上，王四就要犯严重的错误了。

他的手仿佛被火烫着似的从她的腿上跳开，他看了一眼湿漉漉的黑狗，扯开裙子，把她的腿盖住了。

王四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感到极端疲倦，又头晕又恶心，心脏和肠胃一阵阵地痉挛、绞痛。他特别想抽一支烟。他打开旅行包，从尽底下找出了那个金光闪闪的、原准备送给大舅子的强力防风打火

机，又拆开一包硬盒："万宝路"，啪，按火机，在嗞嗞的蓝色火苗中点着烟，贪婪地吸着。他渐渐地安定了。

王四不看女人看着芦苇，哀伤地说："好姑娘，咱俩前世无怨。我招惹了你，也救过你两次，将功折罪，你放了我吧！"

他收拾好行包，站起来，往前走。脑子里晃动着绿裙里的风光。他心里矛盾重重，走出芦苇地，无法不回头，回头看到狗和女人也走出了芦苇地。

三

他在通往李家庄的那道黑色的石桥边站定了，夕阳如血，映照着哀愁的河水，狭窄的高粱叶子忧悒地低垂着，蝼蛄在泥土中凄凉地鸣叫。上尉感到无限的辛酸涌上心头，泪水流到颊上。他用手抓住她冰冷的肩头，晃动着她的身体，说："姑娘，你是哑巴吗！你是聋子吗？你如果不是哑巴也不是聋子，就请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你家住哪里？你为什么一个人站在桥洞里？你这样死死地追着我，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上尉粗暴地推搡着她，对着她吼叫。她的嘴唇颤抖着，眼眶里盈满泪水。她那副温顺可怜的样子唤起了上尉心中的柔情，他松开了她的肩膀，说："我知道，你也许是个好人，但你知道，我后天就要结婚，如果我把你这样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带回家中，结果会怎样？求求你一千遍地求你，带着你的狗，回去吧！"

女人的泪水扑簌簌地滴到湿漉漉的花朵上，上尉说："求你了，小姐！"他转身走上桥头。暮气沉重，河上闪烁着暗红色的光辉，他看到自己的影子长长地倒在河里。没有女人的影子，也没有黑狗的影子。一种类似孤独的滋味爬上他的心头。他骂着自己：混蛋，你不能再去招惹她了！你为她度过了一生中最悲惨的一个下午。年久失修的小桥在他的脚下晃动起来。他每前进一步就感到莫名的痛苦加重了一分。走到桥头上，他无法控制自己，回过头去。她站在桥的那头，身旁是那片瘦弱发黄的高粱，好像一片鹅黄的云。那花那人那狗都如涂

了一层釉，闪闪地放着光彩，河面上升腾起一团团雾气，血红的大月亮，宛若一匹红马驹，从广阔的地平线上跳跃出来，河上立刻出现了月亮长长的红影子。上尉心中的温情又恶性膨胀了，女人那无法言表的妙处又一次涌上他的心头。他感到自己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不是一个敢爱敢恨的男人。多少浪漫故事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勇气在他心中徒然翻腾起来，他迈步向桥走去。

上尉仅仅走了两步，那条静静地蹲踞着的黑狗就蹦跳着欢呼起来。狗为先导，女人紧跟着，飞上了黑色的小石桥。她的绿裙的后摆飘扬起来、她的那些浅蓝的头发也飘扬起来。这是他的幻觉，其实她的头发湿粘在颈肩上，她的裙子则纠缠在双腿间。她张着双臂，高擎着鲜花，朝上尉飞来。一瞬间上尉热血澎湃，把功名利禄抛到脑后，竟然也张开双臂，扑向飞来的女人。他与她在桥中央那块摇摇晃晃的桥石上相遇，四臂交叉，嘴唇相接。他感到女人的身体无处不跳动，好像她身上生着一百颗心脏。她的嘴贪婪得可怕，上尉觉得自己嘴里漾开了淡淡的血滋味。灰白的恐怖感又从他脑后渐渐扩散，他感到自己的热情之火渐渐熄灭了。他试图挣脱出来，但女人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他又后悔了。月亮已脱离了河面，悬在那些高粱的梢头，银色的光辉洒在河中，也洒在他们身上。上尉觉得身上发冷，他用力把女人推开，说："行啦，姑娘，咱俩相识，算是冤家聚头。咱们的关系到此为止。我后天就要结婚，今晚上你就到马庄镇饭店住宿，明天该回哪里就回哪里吧。"

女人痴迷迷地站着，怀中的花朵瓣瓣如玉片雕成。黑狗静静地蹲着，宛若一尊雕像。

上尉跑回桥头，提着行包进了村，街道上悄无人迹，村子里千家灯火，间或有孩子的哭声和狗的叫声从这家屋里那家院里传出来。

上尉的脑子里好像钉上了一幅画：一轮明月当空照耀，月下的小石桥，桥上怀抱鲜花的女人和黑色的狗。

他暗暗地骂着自己：你是个无赖！懦夫！狗都不如的东西！

靠近家门一步，对自己的痛恨和对女人连同那条黑狗的担忧就增强一分。

上尉跨进了家门。

迎接他的是他父亲的一记耳光！

上尉被扇得头昏脑涨。他大声地、外强中干地争辩着："为什么打我？"

他的父亲铁青着脸说："混帐东西，你干的好事！"

尽管他早就考虑到事情可能会暴露，但没想到会如此迅速。

四

王四费尽了口舌，也无法把事情向他的父亲、母亲解释清楚。坐在粉刷一新、贴满了剪纸、摆着四个闹钟、挂着六块电子钟的洞房里，他感到饥寒交迫、头晕眼花。他的父亲还在骂："党白白教育了你！无病鬼上身？你不去招惹她她会跟上你？天大的一个县，比你俊的青年成千上万，她不跟着别人为什么偏偏跟着你？"

他的患有肺病的母亲喘息着、唠叨着："孽障，你这不知道深浅的东西！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话没有腿跑得比马还快！半过晌时就有人把话传回来了，说你在汽车站勾搭上了一个女妖精，还有一条黑狗！做死吧你……"

父亲说："桥头堡上怕是早知道了，这年头人心奸怪，谁不想看热闹？谁肯把话烂在肚子里？要是人家知道了，这婚也就甭结了，这门亲事也要散了！"

"散了就散了吧！"王四烦恼地说。

"你吃了灯草灰！"父亲愤怒地说，"说得轻巧，花了多少钱就别去说了，这丑名要顶几辈子？走到哪儿都让人戳脊梁骨，这人还怎么活？"

"行啦，我求求你们饶了我吧！"王四用拳头死命地捶打着自己的头颅说，"就算我犯了死罪，横竖也不过一个枪子，你们也不能这样折磨我！"

母亲嘤嘤地哭起来。

父亲走到院子里，咯咯地吐痰。

王四像堵墙壁一样倒在炕上，感觉到房子在团团旋转。十只钟表

步伐凌乱地跑着。清冷的月光照进窗户。王四拉过一床被子蒙住脑袋，他感到自己正向无底的黑暗深渊坠落。

五

黎明时分，昏昏沉沉的上尉被一阵雨点般的棍棒打醒。他睁开眵眼，看到手持棍棒的父亲和颤成一团喘成一堆的母亲。

“孩子呀……快起来吧……了不得了……那个妖精堵了咱的门口了……”母亲哆嗦着、喘息着说。

父亲又一次举起了棍棒，劈头盖脸打下来。有一棍子恰好打在上尉鼻梁上。他感到鼻子酸痛，两行热泪，两股鼻血，平行着淌出来。上尉从炕上跃到地下，一把夺过父亲手中的棍棒，愤怒地掷之于地，说：“你没有权力这样打我！我是国家干部！犯了罪自有国法处置，要枪崩我也轮不到你动手！”

父亲脸色苍白，坐在了地上。

上尉用手捂着鼻子，走到大门口。

怀抱鲜花的女人怀抱着那束鲜花站在大门口那株刺槐树下，黑狗蹲在她身旁。朝霞万道，上射云天，太阳正在喷薄，门外的水沟里和沟外的田野里氤氲着袅袅白雾。女人浑身上下都被露水打湿，鲜花不例外，黑狗也不例外。

上尉此时没有了惧怕，女人的不屈不挠的追隋精神虽然给他带来了无穷的麻烦但也确实让他感动。他把手从鼻子上放下来，鼻血又汹涌地窜出来。

女人眼里的清明泪珠滚滚地涌出来。她扑上来，伸出舌头，一下下地舔舐着上尉的鼻血。他感触到了她温暖的仿佛生着细刺的舌头和冰凉的嘴唇，并且当然也嗅到了那股从她口腔里涌出来的骡马草料的味道。

黑狗低沉地呜咽着，好像一个男孩在哭泣。

父亲的毒打激发了上尉的仇恨，仇恨在女人口腔中味道的催化下，又变成了勇气。他拉住她的手腕，一直把她牵引到那间有十只钟

表的新房里，黑狗寸步不离地跟随着。

他感到她的手像冰块一样。

母亲泪眼婆婆娑娑地说："闺女呀，你快走吧，你不能把俺一家子都毁了啊！"

上尉说："问题没那么严重！"他对女人说："你坐着，我搞点东西吃。"

他从饭橱里找出一把挂面，放在锅台上，从水缸里舀了两瓢水倒进锅里，盖上锅盖，蹲在灶前烧火。

母亲说："好闺女，吃点饭你就快走吧，俺儿明日就结婚，他媳妇一会儿就要过来看他，你要是不走，俺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父亲愤怒地说："你跟她啰嗦什么？正经人家的闺女哪有这样的？不是婊子，也是娼妓！"

上尉从灶前站起来，铁青着脸说："爹，你不要胡说！"

"我胡说？"父亲尖利地笑着，"我胡说？我怎么能养了你这么个逆子？"

上尉说："事情是我做下的，该杀该剐由我一人承担！"

父亲怒骂着走出了家门。

女人和狗来到灶旁蹲下，时而看着灶里跳动不止的火苗，时而看看上尉沾满鼻血的面孔。她时而微笑时而流泪，狗也一样。她颤抖不止，狗也一样。

母亲哀求着："儿啊，你快点把水烧开，煮熟了面条，让她吃了，就打发她走，再晚就来不及了。你媳妇一来，就塌了天陷了地了。"

上尉说："娘，你甭操心啦，砍头不过碗大个疤，我豁出去了。"

母亲说："你豁出去可以，但这名声可就臭大了！你媳妇的叔叔是你哥的领导，你要和人家散了，又是为这种事散了，你哥的日子可怎么过哟！闺女，这些话也是说给你听的，你怎么不说话？该不是个哑巴？儿呀，你是被糊涂油蒙了心，放着那伶牙俐齿的媳妇不要，竟跟个哑巴勾搭连环……"

上尉心中一动，觉得母亲的话也有道理，他说："娘，其实我跟她并没有什么真事，她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燕萍来了，我向她解释就是。"

母亲说："糊涂儿啊，只怕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哟。"

上尉看着女人，心中也犹豫了。

这时，父亲带着一个穿警服的人闯进来。

这是一个高个子青年，黑眉虎眼，很是威严。上尉认出他是自己那位在镇派出所当副所长的堂弟。

上尉站起来，女人和狗也站起来。

堂弟冷笑一声，嘲笑地说："好一个上尉四哥，真有本事，一个四嫂子还不行，又勾来一个二房？"

上尉恼怒地说："你胡说什么！"

堂弟道："别生气！俺大伯管什么都告诉我了，你还狡辩什么！这就是那个女流氓？"堂弟从腰里摸出一副亮晶晶的手铐，向女人逼过去。

上尉挺身挡住女人，说："你要干什么？"

堂弟一伸胳膊，把上尉推到一边，说："干什么？我要铐起她来！"

上尉扑上去，抓住了堂弟的手。两个人撕扯着，都累得气喘吁吁。

堂弟说："四哥，你松手！"

上尉说："你把手铐收起来。"

堂弟说："好，我收起来。"

堂弟收好铐子，说："四哥，你哪里出了毛病？你堂堂的海军上尉，怎么能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你看看这个女人，像个正经东西吗？不定是哪儿流窜来卖淫的呢？"

上尉说："你给我滚！"

堂弟说："大伯，俺四哥护着她，我也没有办法啦！"

父亲啊啊地哭起来。

看着老人苍白的头颅，上尉心中难过。

堂弟说："四哥，你简直是个混蛋，要不是你比我大，我非扇你的嘴巴不可！"

上尉说："爹，您甭哭了，我跟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待会儿让她走就是。"

堂弟说："四哥，你的心太慈了，对这样的女流氓还客气什么！"

堂弟虎虎地逼住女人，大声问："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流窜来的？"

女人抖抖颤颤地向后退着，一直退到墙角上。

堂弟拍了一下腰上悬挂的手铐，说："说！不说我铐起你来！"

女人双手搂着那束鲜花，求救地望着上尉。那条黑狗躲在她的绿裙下颤抖。

上尉心如刀绞，上前拉住堂弟的手，说："你不要这样吓唬她，她没有罪！"

"四哥！"堂弟甩开上尉的手，说："你是不是打算跟她结婚啊？真要这样我就不管了，我犯不上得罪我四嫂子呀！"

"我的事不要你管了！"上尉挡住女人，伸出双手，说，"请吧！"

堂弟说："大伯，大娘，恭喜你们了，双喜临门，外带一条黑狗！"

堂弟冷笑着走了。

上尉蹲下烧火，女人和狗又围上来。他苦笑着说："姑娘，吃过饭你必须走了！"

她的眼里又涌出泪水。

爹提着一把镐头闯进来，掀掉锅盖，抡圆镐头，砸进了锅里，铁锅破了，半开的水飞溅出来，烫了上尉的手和脸。灶里的火被水浸灭，白色烟灰和水汽一直冲上房顶。

母亲跪在了女人面前，哭着说："求求你，走吧，求求你，走吧！"

上尉拉着女人的手站起来，说："你必须走了。"

女人定定地望着他，脸上又是那种微笑。

上尉说："你都看到了，为了你我已经狼狈透顶，你再不走就没有道理了。"

女人微笑着，狗蹲在身旁。

六

已是中午时分，来看热闹的村人走了一拔又来一拔，孩子们则始终挤在院子里。女人现在跟上尉是寸步不离，那条狗与她寸步不离。上尉走动她跟着走动，上尉止步她对着上尉微笑。狗跟着她走动，或是蹲踞在她身旁。

上尉的父亲已经离家出走。上尉的母亲已昏倒在地。上尉把母亲抱到炕上，她站在上尉身后，狗蹲在她腿边。

上尉走到院子里，她跟着，狗跟着。上尉愤怒地对看热闹的村人说："都走都走！王四勾搭了一个女妖精，有什么好看的！"村人们窃窃私语着，并不离去，好像上尉、女人和狗是铁笼中的猛兽，尽管龇牙咧嘴吼叫，但并不能伤害参观者。上尉甚至追打那些顽童们，她跟着他跑，狗跟着她跑，那些孩子像猴子一样灵活，跳来跳去跟他周旋着，院子里的人们发出叽叽嘎嘎的怪笑声。

上尉回到那间洞房，她跟着，狗跟着。顽童们也拥进屋子。有一个男孩用木棍子捅黑狗，黑狗嘤嘤地叫着，把头藏进她的裙裾。

对女人的怜爱，好感逐渐地减弱了。上尉简单地回顾了这二十多个小时的经历，痛感到这是一生中最悲惨的一段时光，所谓的黑暗地狱也不过如此了。遭此炼狱般煎熬的根本原因是自己的荒唐。他想自己不应该去吻她，不应该去厕所救她，应该把她从河中救上来，但不应该在桥头鬼迷心窍般地回首，更不应该赶走前来搭救自己的堂弟。现在他侧着脸闭着眼对她说："小姐，你已经差不多把我搞得家破人亡，对一个男人最重的惩罚也不过如此了，你应该走了，带着你这条可恶的狗！"

女人却把脸来对着他的脸，并伸出舌头舔他的嘴。

上尉趁着自己还没被她口腔中的草料香气弄得昏头涨脑时，将头扭到一边，并迅速抬手，抽了女人一个耳光。

黑狗在女人裙下哀鸣起来。

女人低沉地呻吟一声，眼里盈出泪水，脸上竟然还挂着微笑。

上尉心里又可怜起她来了。她的洁白的腮上凸起了四根红红的指痕。巴掌打在女人脸上，却痛在上尉心里。他强忍住想去抚慰她脸上的伤痕的热望，大声吼着：“滚滚滚！统统给我滚！”

七

傍晚时分，闹钟姑娘在两个强健男人的护卫下来到上尉的家。她面色如铁，一声不吭，走进洞房，把十只钟表收进一只提包，然后对着上尉、女人和黑狗啐了一口，转身就走了。两个男人一左一右保护着她。

收尽了钟表的房间突然变得十分安静，上尉哀伤地看到清冷的月光又一次照在窗户上。

几个男人把他的奄奄一息的父亲从不知什么地方抬进来，放在锅灶旁的柴草上，然后悄悄地走掉了。

看热闹的人也散尽了，院子里静悄悄的。夏末秋初的凉风从田野里源源不断地刮来，院子里的扁豆架上，响亮着一片虫鸣。

精力耗尽的上尉坐在洞房的炕沿上，借着月光，专注地看着女人。女人也在看着他。上尉觉得她的眼里一会儿射出温柔可人的爱之光，一会儿又喷吐着磷光闪闪的地狱之火。那束怪异的鲜花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枯萎了，女人仍然死死地抱着它。

上尉想起了那条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狗，用眼睛去女人裙边寻找，却没有发现它的踪影。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古怪的微笑。他有气无力地说：“我们被它给玩弄了。”

女人放下枯萎的花束，在月光下缓慢地脱下了绿裙，赤身裸体站在他的面前。她身上磷光闪闪，寒气逼人，宛若一条冰河中的青鲤。上尉的心脏猛烈地跳动起来，一股腥冷的味道包围了他。他莫名其妙地想到了初登舰艇时的情景：一个身材高大的、姓崔的炮手抱着一颗金光闪闪的大炮弹、狡猾地说：“小心着点，滑手必炸！”那个大个子炮手青铜一样的脸色竟与女人身上的颜色极其相似。他知道自己已对女人毫无兴趣，但他还是很急地走上前去，搂抱了她赤裸的身体。女

人的舌头冷冰冰地伸进了上尉嘴中。上尉感到血液冻结了。他疲倦地随着女人倒下去。在最后那一刻，他模模糊糊地听到一条狗在黑暗中悲鸣不止。第二天，村人发现上尉和女人紧紧搂在一起死去了。为了分开尸体，人们不得不十分残忍地弄坏了他们的口舌，折断了他们的手指。

1991年3月于高密

金发婴儿

夜色深沉。她大睁着两眼坐在炕上，什么也看不见。她披一件羊羔皮袄，倚着谷子壳枕头，干瘦的身体下垫着蓬松的褥子，身上盖着暄腾腾的被子。儿媳妇刚拆洗过的被褥散发着清雅的肥皂味儿。——俺的儿媳妇名叫紫荆——紫荆嗓子略有点沙哑，语声低低的，很甜，很迷人。——那天她对我说：娘，你摸摸看，我给你换了一条缎子被面。火红的颜色，绣着游龙戏凤。红缎子被面映得你满脸通红，像一朵五月里的石榴花。我说：你是逗着我笑哩，一个瞎老婆子，还石榴花哩，石榴皮还差不离儿。真的，娘，我不骗你，你年轻了十岁——紫荆叽叽嘎嘎笑起来——俺儿媳妇就是爱笑——她的笑声变化多端，有时像两岁女孩被大人高举到空中，又刺激，又惊奇，"咯咯咯咯"笑成一串，还倒嗝着嗓儿，气都喘不过来。她一边笑一边用双手拍打着腰身，身体起伏着，腰弯下去抬起来，抬起来弯下去，笑声，拍打腰身声，衣衫窸窣声，连成一片，这一通笑可真是丰富多彩，热闹非凡，四周的空气都被冲扰得乱纷纷流动。老太婆对儿媳说：紫荆呀，你这个傻闺女，女人家没有你这种笑法的，女人家要笑不露齿。紫荆说：亲娘，咬人的狗才不露齿呢。我的上嘴唇短，一笑就龇出牙来。说完又是一阵好笑。老太婆感到四面吹进春风来，白发飘飘在头上。她仿佛看到了在笑声中东倒西歪的儿媳妇，忍不住也张开凹进去的嘴，发出一连串干干瘪瘪的笑声。老太婆的笑声如残荷败柳，儿媳妇的笑声如同鲜花嫩草。——紫荆有时也轻轻地笑，笑声长长的，平平的，像一声声惆怅的叹息。儿媳妇的笑声是情绪的晴雨表，老太婆从她的笑声里就看到了她脸上的表情，就看到了她的心。

她可不是一个平凡的老女人。——哎，我这一辈子呀——她历尽

了人世的酸辛。她知道女人最怕的是什么，最想的是什么，想起自己的往昔，她就完全听懂了儿媳妇那一声声悲叹般的笑。紫荆嫁过来两年啦，从没听她哭过一次。也许那些笑声里就饱含着泪水吧？老太婆看不见。——前年，乡党委书记的汽车轧断了俺女婿的腿，书记不但不给俺女婿治伤，还踢了他两脚，骂了他一顿，骂他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绊脚石，骂他螳螂胳膊挡车，真真不讲理呀——老太婆的女儿回娘家找哥哥出主意。老太婆的儿子是解放军的指导员，当时正好在家休假。女儿哭得呼天抢地，紫荆却淡淡地轻轻地笑。女儿急啦，恼怒地说：嫂子，俺碰上这种事，你还笑，亏你笑得出来。紫荆说：妹妹，我盼望着你哥哥也轧断腿哩！女儿顿时不哭啦，老太婆清楚地听到了三个年轻人粗重的呼吸，似乎还听到六道目光相撞的声音。原来是这样！儿子说，我轧断了腿对你有什么好处？紫荆说：当然有好处，轧断腿你就走不了啦，我就甭守活寡啦。她的嗓子哑哑的，话音里透出一股愤愤的怨气。女儿又高一声低一声地哭起来，紫荆断续冷冷地笑，儿子沉重地踱着步。在这几种声音里，老太婆同时感受到了寒冷和温暖，黑暗和光明。

她是四年前突然瞎眼的，她的双眼在年轻时不知道打中过多少青年男子汉；即便老了，也还是黑洞洞如同枪口，亮晶晶如同煤块，就是这样一双眼睛竟活生生地瞎啦。那时儿子刚提了排长，正一片火热的心儿奔前程，女儿急着要出嫁，家中无照应的人，儿子无奈，急匆匆娶过紫荆来。紫荆是一溜十八村的“茶壶盖子”，媒婆夸她长得像尊活观音。老太婆看不见这个儿媳妇，也不知她和儿子和睦不和睦。儿子前年在家待了一个月，很少和娘坐在一起聊聊。她寂寞极了，呼唤着儿子的名字：天球呀，天球，来和娘说回话儿呀！儿子来了，坐在她对面，划火柴点烟，只有烟味儿辛辣没有话。球呀，你说点什么给娘听吧——你想听什么——我也不知道想听什么——那我怎么说——那就别说啦。老太婆叹了一口气，忽然问：你媳妇待你好吗？儿子说：什么好不好的，就是那么回事。老太婆说：她待我可是一百成哩。你常年不在家，她可是不容易，侍候着我，还要下坡种地。儿子说：要不是为了侍候你，我娶她干什么？老太婆说：这么说是我累赘你了。儿子说：娘，别说这些啦，别说啦，生米做成熟饭啦，别说

啦。儿子的话像铅块一样沉重地打在老太婆的心上，她心里突然涌起对儿子的陌生感，她感到一阵阵冷气逼人，她不相信这个发着浓烈烟味，用冰冷的语言打人的男人就是那个忠厚老实、聪明俊秀的憨厚小伙子。院子里响起了吱吱嘎嘎的水桶声，紫荆挑水回来啦。

……她伸出手，抚摸着光滑的缎子被面，干枯的手指摩擦得缎子被面嗞嗞啦啦地响。她的手非常敏感，指尖上好像生着明察秋毫的眼睛。她模着被面上略略凸起的图案，摸了凤头又模龙尾，她摸呀摸呀，龙和凤在她的手下获得了生命，龙嘶嘶地吼着，凤唧唧地鸣着，龙嘶嘶，凤唧唧，唧唧嘶嘶合鸣着，在她眼前飞舞起来，上下翻腾，交颈缠足，羽毛五彩缤纷，鳞甲闪闪发光，龙凤嬉戏着，直飞到蓝蓝天上去，一片片金色的羽毛和绿色的鳞片从空中雪花般飘落下来，把她的身体都掩埋住啦……

她睡了一小觉。自从失明以来，她就这样没白天没黑夜断断续续地睡觉。视觉丧失了，听觉便加倍灵敏起来。她现在能听到人们听到的所有声音，还能听到人们听不到的声音。她把那只搁在缎子被上冻得凉森森的胳膊缩回来，屏神静气，听了一会，知道已是寅卯时分，儿媳房中的挂钟连敲四响，阳春天气，昼长夜短，辰时就要大亮，离天亮还有个把时辰，黑暗还是又浓又厚，伸手即可触摸，仿佛触摸天鹅绒。被褥暖烘烘的，很舒适。她看不见房子里的、院子里的、田野里的、天地间的一切，但天地万物全在她的耳中。她听到神秘莫测，幽幽冥冥的夜色。夜的声和谐优美，生机蓬勃，有时也嘈嘈切切，如同乱弹琴，闹闹哄哄如同狗抢屎。——也许是夜游神在胡闹哩。夜游神应该是个邋邋遢遢的小伙子，面孔黑黝黝的，穿一袭玄色长袍，头发梳成一百条小辫，两只大眼散漫无神，左手提一把黑陶烧酒壶，壶里装着陈年老酒；右手搦一管大墨斗子笔，酒壶咂得“吱吱”地响，墨汁子甩得铺天盖地，如同黑色暴雨。醉三麻四，脚步踉跄的夜游神，就这么邂里咣当顽皮捣蛋地整夜悠荡着。老太婆伸出去两个指头，戳着夜游神的额头，骂他顽皮不长进。他嘻嘻地笑着，呼出的浓郁酒香把老太婆熏得轻飘飘的，酒香弥漫天地，酒气摇动着花草树木，枝叶婆娑起舞，窸窸窣窣。蓝汪汪的星星在天上动荡起来，悠逛起来，有时候，两颗星撞在一起，訇然作响，火花飞溅，调皮的流星

高叫着，嗤啦啦地撕破夜的黑袍。天上全乱了套，星星们聚在一起，喊喊喳喳，聚首又分手，各说各的理，谁也不让谁。天河里波浪翻滚，白色的河水冲刷着墨绿色的堤堰，眼见就要决口，浪头哗啦啦地响，黄牛哞哞地叫，孩子哇哇地哭，就这样闹了一阵，终于平静下来。露水滴滴答答落下来，田野里的禾苗和青草钻出水面，芽儿或鲜红或嫩绿，不分彼此，你追我赶，噌噌地往高里蹿，往壮里长。晚出的芽苗把大块的泥土掀起来，解放了的欢呼声和失败了的切齿声融进夜声里，一齐扑进了老太婆的耳朵。

一只蛤蟆在泥土里呱呱地叫着。

一群蚯蚓把泥土翻出来。

一只猫头鹰在坟头上大笑一声。

老太婆心里猛一哆嗦，鼻子里满是春天的气息：青草的苦涩味儿和浅黄色迎春花淡淡的香气。

一阵咯咯咯的笑声从儿媳房里传出来了。这是欢乐的笑声，她分辨出来了。她知道紫荆在被窝里做了什么好梦。但这笑声很短促，像一声欢乐的喊叫，很快就沉寂了。接下去传来的是不断地翻身的声音。她想像着那个年轻火热的身体是怎样在被窝里烦乱地翻滚着。撩开被子的声音也传过来了。几秒钟后，她闻到了那股子年轻人特有的灼热的气味。终于一切又沉寂下去，紫荆轻轻地、长长地笑了一声，这笑声浸满了悲哀和忧愁。老太婆不由地叹息一声，手又下意识地伸出去，单单地摸着那只光滑的凤。凤呀！凤呀！这是你的头，这是你的尾，你活了，你身上有了温度，你的羽毛全奓煞开，好像孔雀开了屏……

她又睡了一觉，醒来时听到太阳正嘎嘎吱吱地响着，像一条老牛车一样在爬着上坡路。红光撞到云霞时，吱溜吱溜叫着，村西头响起一声鸡鸣。公鸡叫声很长，拖腔和回音都是百里挑一。公鸡一叫，窗外鸡窝里的母鸡便焦躁不安了，一个个用头撞击堵窝的木板。养在厢房里的那头小母牛也哞哞地叫起来。

她听到儿媳穿衣的声音。房门响。鸡出窝，鸡翅膀扑楞楞地扇动空气。点燃火柴，柴草哔叭。刷锅声。

娘，起来了吗？夜里睡得好吗？紫荆问着，把洗脸水放在老太婆

面前，老太婆探出头，紫荆一手卡着老太婆的脖子，一手拿着毛巾把老太婆的脸洗得噗噜噗噜响。她的动作很有力。但不粗鲁，老人在她手下，像个温顺的孩子，帮婆婆穿衣时，紫荆用三个指头捏住婆婆干瘪的乳房，嘻嘻地笑着说，他就是叼着这个东西长大的吗？婆婆愣了愣，感慨地说：荆啊荆，你可真能呀，谁家的儿媳妇还跟婆婆说这种话。这怕什么？紫荆说，那怕什么？我想起他那么个大小伙子，再看看你这个干瘪奶子，就觉得心一下子很远很远地移开啦。婆婆说：一辈一辈的，都是这么着。女人的奶子是男人的耍物，孩子的干粮，男人要够了，孩子长大了，它也就干巴啦，像一朵花，败了，蔫了，没人看啦，也没人要啦。老太婆感慨万端地说着，紫荆呀，你到队伍上去找他吧，男人的心是水上的浮萍，没有根的草呀，离开的时间长了，恩情就淡了，心就凉啦，你去找他，有了孩子，就给他拴上了鼻绳，想跑也跑不了啦……

娘，您盖被子怎么这么费呀。叠着被，紫荆说，你摸摸看，游龙戏凤都发了白，起了毛，难道你夜里摸着它们睡觉吗？——是的，是摸着它们，我摸着凤就像摸着你，摸着龙就像摸着天球，摸着摸着就睡着了，睡着了就梦见你们俩一块儿，高高兴兴地飞上了天。——娘呀，我是只草窝里的母鸡，上不了天，这是你儿子说的——你去吧，去找他吧，别记挂着我，我摸索着也能照顾自己——我不去，我不去，娘，我舍不得离你哪。她笑了笑，很重地吸着鼻子。——孩子，你可别难受，你可别哭。老太婆把枯柴般的手指伸出来，在空中摸索着说，紫荆，碰上你这样的儿媳妇，是我瞎老婆子的福气，可是我连你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哪怕让我看你一眼，让我的眼亮那么一霎霎，亮过了嘎嘣一声就死啦我也情愿……

老太婆的喉咙里呼噜呼噜响起来。

哎哟，娘哎，看不见我是你的福气呀！我这副模样呀，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一个人不敢看，两个人带着棍子看。你不信？真的，我才不会骗你哩。那年，俺娘家村里来了一个照相的，照相的是个紫脸小青年，大家都去看，我想，到底也算来到这人世上一趟，照张相，美一回，也不枉活了一辈子。我就那么往照相机前一站，只听到机子里喀嚓一声响，那个紫脸小青年从黑布里钻出来，对我说，丑八

怪，家去拿钱赔我的机子吧！我说，怎么啦？他说，你长得太难看啦，连我的镜头都给蹩了。

老太婆开心地笑起来：紫荆呀，你是逗着我笑哩。东胡同里你大娘说你眼睛大大的，鼻梁高高的，嘴唇肉肉的，让人爱不够哩——我长得不好，你别听大娘瞎咧咧。说着话，紫荆感到一种沉重的东西压住了胸口，话语低了下去，喉咙发哽，她把头低垂在老太婆胸前，双膝跪在炕上，说：不信，那您就摸摸吧，你摸摸你这个儿媳妇是多么丑，你儿子不喜欢她，见了她就翻白眼珠子……

老太婆枯柴棒一样的手指在紫荆粉嘟嘟的脸上移动着。你可别哭，闺女，别哭啦。你的眼睫毛是这么长，像麦芒子一样。闺女，你也知道，儿子不由娘。你的眉毛就像那弯钩月儿一样。他心里想的什么我都知道。你就走了吧，闺女，我不怨你。你满脸的细皮嫩肉。你去给我买点吃了睡觉那种药。闺女，你可不能哭，你一哭，就把我的心揉碎啦。这弯钩月儿一样的眉毛，这一脸的细皮嫩肉，这麦芒子一样的睫毛…

她对着他甜甜地笑着。她那两只充满热情的眼睛正灼热地望着他。稍稍嫌大的嘴微张着，嘴唇略微有点噘，像生气又像撒娇。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她是一个迷人的姑娘呢？我怎么会毫无理由地反感她呢？某市警备区七连指导员孙天球独自枯坐在连部里，用汗津津的手指抚摸着紫荆破碎的脸——照片是撕破过的，他认真端详着，眼里流露出茫然若失的深思熟虑的青蓝色光辉。照片重新粘合后，脸上留下两条瘢痕，头发也像梳开了一条深深的缝。前年探家时，妻子塞到他挎包里一双花鞋垫子，回来一看，鞋垫子中央夹着一张照片，他把鞋垫子塞进皮鞋，把照片撕成几半，扔到抽屉里。我为什么要撕破她呢？我真有点糊涂……孙天球懊丧地捶打着脑袋，嗓子里像要冒火。

连部墙上挂着两面临近小学校赠送的大镜子，一面镜子映出他的脸，一面镜子映出他的背。他的脸瘦瘦的，下巴稍稍有点长。这稍长的下巴配上他藏在浓密眉毛下的一双锐利的黑眼睛，面部表情显得坚毅固执，甚至有些残忍的成分地时隐时现。在警备区的十几个指导员中，数着他才貌双全，头头们很器重他。他的脸在镜子里晃动了几

下。连长洗澡回来啦。他低着头，说：老肖——连长姓肖——我想探家。肖连长狡黠地挤挤眼，说：怎么，禁欲主义者，想老婆啦？——是的，是想老婆啦，他有气无力地说——对不起，老兄，连长从裤兜里掏出一张揉成一团的纸，说，老兄，你把这码子事办完了再走。大旱三年，不差这点雾露。或者，写封信让弟妹来，让大哥也沾点光。你甭瞪眼，仅仅是拆洗拆洗被子而已——他把连长投掷过来的纸团慢慢剥开，展平，看着，说：你不知道我母亲双目失明，瘫痪在炕上，我妻子离不开家吗？——真该往报社写篇稿子，表扬表扬模范老婆！兄弟，你真他妈的好福气，娶着这样的孝顺老婆。弟妹长得怎么样？嘿，管她怎么样，凭着这点心灵美就够意思啦。

在连长杂七拉八的话语声中，他读完了通知，抬起头来，怔怔地望着连长。连长翻腾着衣服口袋，把纸头、烟蒂、空弹壳、玻璃球摆了一桌子。看着我干什么？连长发现他两眼发直地望着自己，便说，这种事儿你不是有兴趣吗？连长把换洗的衣服塞进一个绿色的塑料小桶，几步走过来，从他手里夺过那张皱巴巴的纸片，用手指点着说：政治部里这些老兄，吃饱了没事干就编发通知。“鱼过千层网，网网都有鱼”！听听，都是些什么词儿，有限的水平无限的高度，简直是有点扯淡的干活。一帮子当兵的，天天执勤训练，上哨挺得像根棍，下哨累得像根棍，到哪里去搞黄色图片。连长发着牢骚，躺到床上，双脚搭在床头上，皮鞋底上不知何时踩进一颗图钉，凸起的钉头已磨得跟鞋底一样平，在窗玻璃里透进来的阳光里，图钉很亮地闪烁着。

让查就查吧，查不出来是一回事，不查是一回事。今晚开个军人大会，我动员一下。他懒洋洋地说。

连长躺在床上，打饱嗝似地笑了一声。行啊，连长说，你看着办办就行了，弄完了你就回去鹊桥会。老孙，你这个家伙，我还以为你是个太监呢。——什么意思？他阴沉沉地问。——没有意思。连长说着，一骨碌从床上翻下来，高声喊叫通讯员。

通讯员是个挺挺拔拔的大小伙子，个头在一米八十左右，膀阔腰圆，耳大面方，一身一号军装撑得绷绷紧，半截子通红的手腕子露在外边。连长让通讯员给他洗衣服。通讯员冷冷地瞅了连长一眼，嘴唇猛地噘了起来。你噘什么嘴？连长说，告诉你，噘嘴骡子不值匹驴

钱。我也告诉你，连长，我是来当兵的，是来为祖国服务，不是来当你的老妈子，更不是骡子更不是驴。通讯员恶狠狠地说。他的气派很大，把黑黑瘦瘦的连长比得猥琐渺小，同样是人，为什么要我侍候你？星期天都要为你洗衣服，这是哪个条令上规定的？通讯员虎虎地质问着连长。你必须给我洗衣服，你还得给我打洗脸水，把牙膏给我挤到牙刷上，还得给我铺被子叠被子，懂不懂？这是光荣传统，内部条令。等你熬成连长时，你的通讯员也会这样干。连长训斥着通讯员。通讯员轻蔑地歪了歪嘴，说：我才不当这倒霉连长哩。我回家去卖冰棍也比你这个破连长出息大。通讯员提起绿色塑料桶，嘟嘟哝哝地走出门，在门口，他很响地喊了一句：简直是活生生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连长笑眯眯地看着通讯员走了。他说：这个熊兵，别看他这么顶顶撞撞的，我却是越来越喜欢他。我就讨厌那种像哈巴狗子一样的通讯员，踢他一脚他就摇摇尾巴，连叫一声都不敢——其实，他心里恨不得咬死你哩，你说是不是，伙计？——也许吧！他很疲乏地搭理着连长——伙计，这清查的事，你就看着办吧，牢骚归牢骚，执行归执行。究竟是什么原因惹动了你的凡心？

他淡淡地对着连长笑了笑，什么也不愿说。他知道这种清查如同儿戏，如同水面上打棍子。他知道战士们心里想的是怎么一回事，他知道人们都极力掩盖着内心深处那一点点秘密，大家都互相知道，都心照不宣。

晚上的军人大会上，他宣读了上级的通知，然后讲话，他又讲了巴顿将军用手杖打碎美人照片的故事。战士们在下边窃窃私语，有人佯装打呼噜。他笑了笑，说：各班回去讨论一下，讨论题有两个：一是如何认识这次清查的重要意义，二是在这场清查运动中你持什么态度。

第二天上午，各班班长汇集到连部。班长们一个个面色冷漠，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叠的照片，很响地、像甩扑克牌一样甩到桌子上，真是“鱼过千层网，网网都有鱼”！一个阔嘴大耳的班长半嘲讽半认真地说。孙天球拿起照片一看，满脸顿时发了红。班长们一齐望着他，看着针尖般大小的密密一层汗珠从他的鼻子上渗出来。照片上，他的

战士们摆出不同的姿势，在一个裸体美女身下，有的甜蜜地微笑，有的愁眉苦脸，有的局促忸怩，美女始终傲傲地笑着，端庄娴静，居高临下，如同天神。他抬起头，看到班长们的眼里都隐隐约约地闪烁着鬼火一样的东西，这东西使他浑身发冷，他把照片划拉到一起，第一次在战士们面前口齿不清地说：你们回去吧，大家的态度很好，很有成绩，回去吧。班长们面面相觑，一个个无声无息地站起来，悄悄地退出去。他急匆匆地跑过去关住门，把那一大堆照片统统扫到抽屉里。

去年春天，那个月牙状的人工湖边塑了一尊裸体女人像，有人说是个渔女，有人说是个村姑，反正这个女人肌肉丰满，魅力很大，一时遍城轰动，游人如蚁。待业青年在塑像前设了几个照相点，照相的人排成很长的队伍等候。塑像前的湖畔，红男绿女成群结队，照相机咔嚓咔嚓响成一片。

当时，他刚从政治学校学习回来。他记得他曾在军人大会上宣布：干部战士一律不准在塑像前摄影留念，一律不准在塑像前逗留，因公路过时，不得歪头仰视。规定一公布，战士们议论纷纷，连长对这几项规定也不以为然。月牙湖前那条三米宽的水泥路，是七连战士去警戒目标值勤的必经之路。连长说：老孙，你这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女人塑像就像吸铁石，战士们的脖子就像大头钉，一吸就歪啦。我不敢说别人，我就想看，多美呀！你呢？老兄，你说良心话，你难道不想看吗？——我不想看，我坚决不看，我也不能让战士们看——你能天天陪他们上哨下哨吗？——我相信战士们的觉悟，只要干部们以身作则，战士们就会自觉遵守纪律。——好吧，我倒要看看你的本事。

那天，他挎上手枪，扎好腰带——腰带扎得很紧，连一个大拇指头也插不进去——戴正军帽，擦亮皮鞋，准备带兵换哨。连长正在对着镶嵌在墙上的小镜子刮胡子，满嘴的肥皂沫子。连长对着他眨眨眼，说：伙计，走吧，我在家里看着你。

四个战士已经披挂整齐，站在门口等着他。他说：同志们，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谁要歪头失态，谁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汉。

战士们被激得意志如铁，对着指导员坚定地点点头，他的一连串

口令短促有力，暗含着杀机，战士们感到一阵阵冷气从脚底升起，脊椎骨好像通了电。

一走上水泥路，粉红色的朝阳便把他的眼睛照亮了。他走在战士们内侧，按照条令要求迈步，摆臂，身体挺直，上体微微前倾，下颌微收，目光平视前方，阳光照着他鼻子尖上的汗珠，反射出彩虹的光芒，水泥路两侧的淡雅花香沁入心脾，还有更浓烈的混合香味不时地一股股扑过来，随着这香味的，是高跟鞋击打水泥路面的橐橐声。女性的气息比任何理论都深刻透彻，热水浇雪般地深入到他的灵魂里去。

水泥路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他眼睛的余光瞥见了粼粼的湖水上泛起的金色的虹彩。塑像离他们大约还有五十米的光景，就在水泥路右侧的湖水中，他已听到了男人女人的喧嚷声，听到了照相机的咔嚓声。（哆一点，哆一点嘛！哎，好！控制住面部肌肉，别动——咔嚓——阿玲，亲爱的阿玲，看着我，稍微有点表演，嘴张开一点，对，表现出对爱情的渴望，对，像六月天渴望喝冰镇汽水，注意——咔嚓——）踢踢踢踢的脚步声从他右边传来，战士们的步伐全乱了。生活的热浪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他的身体仿佛在下沉，思想却在上升。四周全是那种混合的香气，浓郁得化不开，熏得他头发晕，脚发轻，心飘飘地往上冲。一个个花枝招展的倩影从他的面前滑过去，他感到自己仿佛在花丛中穿行。路的右侧，湖里泛起来的光芒更加明亮，他的右脸膛像被火炉烤着一样灼热。他确实感觉到右边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不止是牵动着他的脖子，而且牵动着他的心，这股力量大得出奇，使人几乎无法抵抗，好像他一个人单枪匹马与一个班的战士进行拔河比赛，尽管他立场坚定恨不得脚下生根，但即使有根也要被连根拔除，一绺绺洋黄色的根须像丝钱一样拖在地上。他不自觉地把脖子向左扭着，好像风中射击的目标修正。——瞧那几个大兵！——他听到一个酸溜溜的女人在喊叫——瞧呀，好像五个木偶。——他怒不可遏，恨不得扭过头去啐她一口。可是他不敢，他生怕一歪头就看到那尊裸女，那样，这伙小街痞子就会误解他，更多的污言秽语就会喷到身上，他低低地说：保持姿态，别理睬他们。他稍稍放小步幅，把四个战士让到了右前方。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五六七。那个女人又在右侧叫起来。她的叫声很响，具有一股臭豆腐的魅力。他看到，四个战士竟在按着那个女人的口令走路。他们动作僵硬，腿和胳膊如同木棍，脖子一律向左歪着，好像四只歪头鹅。——正当梨花开遍开涯，湖上披着柔漫的轻纱。卡秋莎站在士兵们身旁，眼巴巴地把你们瞭望——姑娘在湖边唱歌。大兵在行进。歌声中，战士们的动作慢慢地柔和自然起来，拧着的脖子也拧了回来。

那座要命的塑像终于被甩在身后，姑娘的歌唱声也听不到了。从湖里吹过来的清风擦着他的脸，这时，他才觉察到自己满脸的汗水。同志们，在交接哨的时候，他说，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为军队争了光，让那些小流氓们见识了军人的志气。四个战士哭丧着脸，不知道说点什么好。

……我为什么那样傻，抚摸着妻子的照片，他想。那天我一回到连部，连长就哈哈大笑，那双漆黑的小眼睛笑成了一条缝。我的指导员！连长拍着我的肩头说，真是绝妙的表演。我说：让他们看看军人的风度。连长说：你别恶心我啦，简直像耍猴。要是有录像机，我录下来让你自己看，看完了你就会去上吊——百分之百地装孙子。我说：连长，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军人难道不应该这样吗？难道你让战士们目不转睛地去盯那女人吗？连长说：别“那女人”“那女人”的，那是个女人吗？我没进过什么学校，肚里没学问，但凭着直觉，也知道你们一路歪着脖子佯装悲壮，还不如大大方方地看两眼好。

连长把望远镜装进皮盒，挂到墙上去，我瞥了一眼敞开着的玻璃窗，从窗里望出去，看到月牙湖银光闪闪，那尊洁白的不知是渔女还是村姑的女裸像也在湖里放出耀眼的光辉。我看不清她身体的细部，只能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轮廓。一个念头在我心里突然一闪，但即刻就被压了下去。太可耻了，我想，要求战士做到的，干部首先要做到。我用力把玻璃窗拉起来，震动得窗框上的尘土飞散起来。我说：连长，不管你施放什么毒气，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连队驻守闹市几十年，红旗不倒，在我们的手里，难道能让红旗沾上污泥浊水吗？因此——连长打断我的话头，龇牙咧嘴地说：防微杜渐，还有，针鼻大的窟窿牛头大的风，对不对？他抬起头来，用轻蔑的目光看看我说，我建议，星期六下午党团活动时，让全连到塑像下玩一下午，

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看个够看个饱，见多不怪，习惯成自然，虱子多了不痒痒！我说，我坚决反对。连长说：那么就看你的本事啦，你能天天带他们去换哨？你能给战士们戴上眼罩？你能每个星期天在塑像前监视着？你不能，你没有这么大的本事，你一手遮不住月牙湖。再说，一个指导员不应把精力放在这些事情上，什么是指导员的工作，你比我当然要清楚。

他再也没有去带队换哨，他不愿再受一次罪。后来，当他凝眸渔女或是村姑塑像时，不由得对自己的一些举动感到莫名其妙，不可理解。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只因为片刻的动摇，便使他心中的防线彻底崩溃；他原先以为牢不可破的东西，原来单薄得如同蛋壳。连长到操场上去了，他独自一人关在连部里绞尽脑汁给政治处编写一份材料。屋子里闷热，烟雾使空气混浊，他推开窗户，明亮的湖水和洁白的塑像又跳入他的眼帘。他看到有四块绿色停在塑像前的空地上，心中猛然一惊。他从墙上摘下望远镜，跨到窗前。他把望远镜按到眼上，手调整着焦距，四个战士一下子被拉到了眼前。他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他又转动着镜头，搜索着周围人们的反应。塑像前人来人往，大家都很忙，照相点的青年们忙着给人照相，小孩子在学步，老太太在卖奶油冰棍，清洁女工往铁撮子里扫冰棍纸。没有人去注意四个战士。战士们仰望着塑像，好像葵花向着太阳，他们的神情是那么专注，面容平静如同吃奶的婴儿。那个念头又在他心头一动，像有一条鞭子猛抽了脊背一下，他神经一阵紧张，咬着嘴唇，想：不，我决不能这样干！他撤转身，放好望远镜，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四个战士的名字。那四个年轻的面孔像葵花向阳般仰着，是那样专注和恬静。那个念头像烙铁一样烫着他。他坐立不安，窗外盛开的丁香花飞散出紫色的花粉，像毒药一样熏着他。他恍恍惚惚，用力拉上窗户。他仰起脸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雪白的，但从雪白中渐渐透出斑驳陆离的污渍来，有的如青蛙蹲在荷叶上，有的如云团在膨胀、蜻蜓站在云团上。他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惆怅孤独，魂儿像出了窍。朦朦胧胧中他又把望远镜取下来，关起门，插上销，然后推开窗户，胳膊肘支在窗台上，望远镜扣到了眼上。一片蓝幽幽的水在他眼前晃动，一个巨大

的白影子在他眼前晃动，这白影子烫着他的瞳孔，烫着他的心，一种火一样的焦渴折磨着他。终于，他把望远镜定住了。洁白丰满的渔女或是村姑，一丝不挂的渔女或是村姑，走到了他的面前。他的心怦怦猛跳两下，便再也不跳了。他听到血液在体内发疯般地循环着，遍体肌肤像被无数根通电的银针刺激着。渔女或是村姑侧面对着他，他看到了她的结实的小腿和粗壮的大腿，线条优美的臀部，优雅地弯曲着的腰，耸立的乳房，举起的手臂，手中托着的什么东西。一切都是这样近，他听到了她的呼吸，嗅到了她的青春气息，看到了血液在她洁白如雪的肌肤内流动着，看到了热情和欲念在她年轻的躯体内骚动着……

连长的踢门声把他惊醒了。他匆忙装好望远镜，挂在墙壁上，然后，掏出手绢擦擦额头，揉揉又酸又辣的眼睛，才去拨开门插锁。

大白天插门干什么？连长不满地嘟哝着，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你是不是病了？连长惊诧地问。没有，我很好。他嘴唇仿佛不得劲儿地说着，我没事，很好。连长说：你的脸色灰白，像个死人。通讯员！连长大吼一声。那个虎背狼腰的通讯员撞开门，横儿八唧地走进来，不说话，直着两眼望着连长。去，叫卫生员来给指导员看病，连长说。连长，你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找麻烦吗？卫生员和我住在一起，你喊我时，他也听得清清楚楚，你直接叫他不就得了？通讯员理直气壮地指责着连长。连长怔了一怔，双眼一瞪，虎虎有生气，说：我就是要喊你，通讯员负责传达连长的口令，这可是条令上规定的。你这是滥用职权教条主义！通讯员高声吵嚷着走出门去，出门就大叫：卫生员，连长命令你给指导员看病。

这个熊兵，真是好样的。连长解嘲地说。

卫生员习惯性地拿出温度表要往他胳肢窝里塞，他摆摆手说：有万金油吗？

娘，你不要想那么多。紫荆把脸挪开，翻身坐在炕沿上。老太婆的手在空中悬着，一动不动老半天。咱娘俩凑到一块也是缘份，紫荆说，其实也不能怨他，我没能使他如意，所以他才不理我……她的嗓子突然哑了，两汪亮晶晶的东西在睫毛下闪烁着。老太婆听到儿媳妇

不均匀的喘息声。她困难地挪动了一下腿。紫荆把一条毯子盖在她的腿上。她一把抓住了儿媳妇的手，儿媳妇的手背柔软光滑，手掌坚硬粗糙，指头根上的茧子一个个如枣核儿大。老太婆说：紫荆，你去给我买那种吃了睡觉的药。紫荆说：你要是再说这种糊涂话，我就不理你。她戳了婆婆手背一下，说：其实呀，我才不在乎哩。我这个人是猪脑瓜子，一干活通通全忘，您别瞎猜疑。今日又是个大晴天，去年冬天下了一场雪，把地里的坷垃全泡酥啦，地暄得像发面团，咱家三亩麦子，长得黑油油的，每亩地能打六百斤，够咱娘俩吃的啦。那三亩春地，二亩种棉花，一亩种谷子，甭说他一年还往家寄几个钱，他一个子儿不寄也断不了咱的钱花，缺不了咱的粮吃。有钱花，有饭吃，娘，你还愁什么？——不愁，什么也不愁——前几天有两个燕子在屋檐下打着旋飞，看样子要在咱家垒窝呢。你没听到它们唧唧嘎嘎地叫吗？

院门响。老太婆说。紫荆说：八成是黄毛来啦，说好了他今天来帮我耙地。今年地暄，要不早耙耙，春风一起就把肥土刮跑啦。老太婆说：早年间我听你爹这么说过。

紫荆嫂子！

进来吧。

一个细高条儿的小伙子轻手轻脚地进了屋，他怀里抱着一只红毛大公鸡。

你抱着只公鸡干什么？让它去拉犁耕地？燕子不进愁门，对不对？娘。

嫂子，你怎么忘了呢？前几天你不是让我找个偏方给大娘治治眼睛吗？

紫荆愉快地笑起来。我忘啦，我这人是属耗子的，搁爪儿就忘。你用这只公鸡来给你大娘治眼睛？

嫂子，我听了你的话，回家就把我爹那些书全翻腾了出来。我爹死后，那些书就被我娘捆成一捆吊到梁头上去啦——你是谁家的孩子？老太婆举起一只手问——大娘，瞎娘，您听不出来啦？我爹是西头老扁呀！我是他的小四。——是老扁家那个黄头发小四？你不还是个孩子吗？——瞎娘，我二十一啦，——你还是一头黄发？——是，

还是一头黄毛。他的脸臊红了。我那个闯青岛的外甥女对我说，有一种染发药水，能把头发随意染成什么颜色，要白就白，要黑就黑，要红就红，要绿就绿——那你怎么不去染了呢？紫荆揶揄道。——我是想去染，可又一想，算啦，生成个什么样就是个什么样，天老爷塑造的。我外甥女说，小舅，你有点像外国人，金头发，白皮肤。我回家找了个镜子一照，是挺好看的——真不害羞，自己夸自己漂亮——黄毛，你小时候不叫这个名，你好像叫“丰收”，叫着叫着就叫成黄毛啦，全村都这么叫。你爹活着时可是个大能人，劁鸡阉狗，抽签算卦，推推拿拿，没有他不会的营生——瞎娘，我爹临死前还唠叨过你呢。我把俺爹的书从屋梁上拿下来，放在太阳底下抽干净灰尘，然后就翻来覆去地找，终于找到了一个偏方：不明原因眼瞎者，用雄鸡冠子血滴鼻，每日一次，复明为止。我把俺家的大公鸡抱来啦。

黄毛的脸皮很单薄，嘴唇红得有点妖里妖气；上唇上一层细软的茸毛、平平坦坦的狮子鼻。他满脸孩子气，身体却长得十分狼亢，长胳膊长腿，两只手很大。他抱着大公鸡，不住嘴地跟老太婆说着话。那只大公鸡在他怀里，时而一动不动，时而把头转动一下，血红色的大肉冠子颤颤巍巍地抖动着。紫荆说，黄毛，你别来糊弄你瞎娘啦！瞎眼点鼻子，亏你想得出来——嫂子，你不懂科学。七窍相通，兴许能点好哩。老柴那年眼里出云翳，我爹用劁鸡刀子在他手心里拉开一道口，滴进一滴鸡冠子血，云翳登时就褪啦。——是吗？紫荆拖着长腔奚落黄毛。公鸡在黄毛怀里动了一下，脖子一歪，瞪着黄金般的眼睛瞅了紫荆一眼。这一眼如同一道电光，在紫荆的心上烫了一下。她的目光一下子被公鸡吸引住了。这是一只少见的漂亮大公鸡，遍身火红色的羽毛，像一团燃烧的火苗子。脖子上的细毛像剪开的丝绸条条，柔软又顺溜地垂下来。尾巴是一簇高挑着的绿翎毛。公鸡望着她，使她的皮肤灼热起来。她简直不敢跟它对视，它金黄色的眼珠子中间有一个漆黑的亮点。公鸡傲慢地歪着脖子看她，金色眼睛里的神情既轻蔑又狡黠，意味深长，充满神秘色彩。

瞎娘，我本来早就应该来看看你，来帮助紫荆嫂子干点活，可村东村西住着，这么远，我也不知紫荆嫂子是个啥脾气。那天我的手被镰刀砍破了，我捂着手往家走，血从指缝里往外流，正碰上嫂子，嫂

子从地里采来一把蓟草，搓出汁水来，给我滴到伤口上止血。血止了，嫂子又给我把手包扎好。我这才知道紫荆嫂子是个好心人。瞎娘，你甭发愁，我有的是力气，你们家有什么沉活我全包了。

黄毛说的什么话她已听不到了。她被那只公鸡吸引住了。公鸡美丽的羽毛令她心里焦躁不安，她突然非常想抱一抱这只公鸡。黄毛，把公鸡给我。她红着脸说。——就给瞎娘治眼吗？——她把上身探过去，把公鸡接过来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婴孩。她用手抚摸着公鸡羽毛，心跳得急一阵慢一阵。公鸡羽毛蓬松柔软，弹性丰富，充满着力量。她摸着摸着，呼吸越来越急促，胳膊使劲往里收。公鸡拼命挣扎起来，尖利的脚趾蹬着她的胸脯，她感到又痛又惬意。后来，“嗤啦”一声响，鸡爪把她的褂子撕裂了，露出了她双乳之间那道幽邃的暗影。她一松手，公鸡跳下地，咯咯叫着穿过堂屋，跑到院子里。她急步追到堂屋门口，望着在院子里跑动着的公鸡。公鸡步伐很大，像一个一年级小学生。她疲乏无力地转回身，一抬头，正碰上黄毛激动不安的面孔。两个人仇敌般地对视着，她发现他的头发像鸡毛一样灼目，目光也像鸡眼一样既诱人又可怕。她忽然恼怒地说：我恨死你啦！

我去抓住它。

你别去管它。

公鸡在院子里咯咯咯地叫着。

嫂子，他说，你那儿破啦。

她低头看看胸脯上那道血印子，面孔冷冷地走回屋里去，毫不顾忌地脱掉褂子，雪白的脊背在屋里很亮地照着黄毛的眼。紫荆换了一件藕色新褂子。她说：

你把你家的牛牵来了吗？

拴在门外柳树上啦。

你从厢房里把俺家的小黄牛牵出来。

老太婆听到牛喝水的嗞嗞声，又听到那只公鸡站在阳光里，抖擞着全身羽毛，撕肝裂胆地叫了一声。

后来，在那个逢集日的上午，当七连指导员孙天球办完了那件事

情，精神恍惚地走出村，穿行在刚刚秀出穗的麦田里的时候，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疯疯癫癫的神情。麦穗子摇摇摆摆地拂动着他的大腿。故乡四月的太阳像火炉子一样烘烤着他满身的冷汗，他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如同蛙鸣。麦田前方小河沟里几只青蛙在凄楚地哀鸣着，那个孩子的脸像一个红色的气球在他眼前飘来飘去，从两排深咖啡色睫毛间露出来的那线眼白，射出两道蓝色的光芒，刺得他想大口呕吐，大声喊叫。他晃晃悠悠地走到河边，坐在稀疏地生长着细瘦的菅草的河边上，面对着银灰色的河水和河滩上一层雪白的碱土，脸上那种疯癫的表情渐渐消褪了，一种沉思的表情像云层后边灰色的天空一样出现在他的脸上。

……那天，卫生员把一盒万金油放在他手里，转身便走啦。他拧开盒盖子，用指甲挑出两块绿豆大小的油膏，揉在太阳穴上。他发现连长不时用探询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突然感到十分恼怒，他把那张写着四个战士名字的纸条拍在连长面前，说：他们四个看那个女人啦。连长惊讶地看着他涨红的面孔，划火点烟，从唇间吐出一个滴溜溜的圆圈，圆圈在空中久久不散，如同太空飞碟。是吗？好半天，连长才懒洋洋地问。我亲眼看见的，我用望远镜看见的，就用这架望远镜。他伸出手指指着墙壁，辩论似的说：你知道不知道，在望远镜里，塑像下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连他们脸上的表情我都看到了。连长说：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呢？你想给他们定个什么罪名呢？他的两眼使劲眨巴着，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连长看着他眼泪婆娑的样子，问：老孙，你是不是神经出了毛病？——你说谁的神经？说我吗？流泪是因为万金油。——我不是说万金油。

从此之后一个月里，连部里靠近指导员办公桌的那扇窗户，几乎每天都开着，窗台上明晃晃的，连一点灰尘也没有。大个子通讯员每天早晨擦玻璃时，站在这个窗台前，总是要露出一脸斗鸡般的神情。

他举着望远镜连续观察了五天，全连的战士名字几乎全上了他的白纸，好像一张花名册。但到了第六天，他却把这张白纸揉成一团，扔到墙角的废纸篓里。他发现，战士们上下岗路过塑像时，渐渐地表现出一种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表情，有人偶尔抬头瞥一眼，那神色与看一个老太婆与看一棵白杨树并没有什么两样。他感到战士们在欺

骗自己，在伪装，他们一定知道我在窗口监视着他们，他想。他记得在政治学校时曾听过一个老红军讲政治工作光荣传统，他听了一上午只记住一句话，老红军说：同志们，政工干部惟一的诀窍就是拿着自心比人心。他想，同志们，你们没有必要欺骗我，你们看吧，随便看吧，我们都是人。

他专注地研究这座塑像已累计数十小时，拿起望远镜把她捕捉过来，他就感到时间凝滞不动，肋间生出翅羽。凌晨，日出前的她是冷峻的，但冷峻里含着委婉的愁怅。他觉得她脸上带着成熟女子孤独的寂寞；日出时她是温暖的，洁白的身体被朝晖映得通红，遍体流动着玫瑰花的浆汁，这时刻她最动人，但这时刻很快就会消逝；日出后，她的颜色一般来说是由浓艳变化为透明，那种轻柔的、充斥着床笫气息的情绪渐渐被一种蓬勃的狂热情绪代替，这时她是灼热的、撩人的。这一段时间持续得最长，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她始终放射着温柔的热流。这个塑像在他感情浪潮的冲击下，似乎获得了灵魂和生命，他觉得已经和她达成了一种默契，已经心心相印，只要一套进镜头，她的一切美就属于他了。她面部表情丰富，那显得非常结实的嘴唇里正在吹出三鲜水饺的香味。从下午四点到暮色苍茫这一段时间，她的外在的激情逐渐收敛，色调由明艳强烈渐变为柔和舒适。她的周围，笼罩着草窝子庄稼地的温情脉脉的气氛。在太阳即将沉沦那一霎，湖上往往升起淡淡的薄雾，雾气缭绕中，紫红色的光晕像一片云彩裹住了她的身体，洞房花烛照美人的香艳气氛弥漫湖畔。他如果把望远镜稍一低垂，湖畔的人影便映入他的镜头，暮色像一道纱帘，使湖畔的人物朦胧着。银灰色的法国梧桐下，有两个人在练鹤翔桩，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戴着一副大眼镜，身穿一件中式蓖麻蚕布扣大褂；一个长发披散到腰际的妙龄姑娘，面孔饱满，像成熟的豆荚，左耳像只水饺，右耳像只馄饨。两个人先是双腿微曲，双臂平伸，闭目凝神，如同塑像。片刻，他发现那姑娘大张开嘴，大睁开眼，双手狂乱地拍打着胸膛，拍完了胸膛又拍屁股，又拍肩头，身体扭曲成麻花形状，长发像马尾一样拂动着。最后，他看到那姑娘猛扑到树上，张开嘴，咔嚓咔嚓啃着树皮。那老头子却始终不见动静，好像一个瓶装动物标本。

四月一号这一天，原本是星期天，为避免凑热闹，部队把星期六当成星期天过。连长去医院割治鸡眼去啦，连部里就剩下他一个人。他急急忙忙起了床，心不在焉地跟值星排长聊了几句。在伙房里他匆匆忙忙吃了一个馒头。一个班长拉他去打扑克，他说有重要材料要写，他那副神情把那个班长吓了一大跳。

他走回连部时，与匆匆往外走的卫生员拨撞了一个满怀，卫生员背后跟着通讯员。他用力瞪了卫生员一眼，大声问：你们干什么？鬼鬼祟祟的！卫生员张口结舌，双手急忙插进裤兜。通讯员把卫生员拉到一边去，大大方方地说：指导员，我们来看看你有没有事情要办，我们想请假去新华书店买书。他说：去吧，你们快去吧，我什么事情也没有。你们上街要注意军容风纪。他伸出两个指头，把通讯员的帽檐往下拉了拉。通讯员和卫生员走啦，他插上门，从墙上摘下望远镜，又趴在窗台上。

太阳正在往外钻，无数又厚又重的云团在地平线上方等着它。它在云与地的夹缝里羞怯怯地呆了五分钟，流散出汹涌的霞光。她全身沐浴在光的浪潮里，正眉目含情、艾艾怨怨地向他致以早晨的问候。云下的太阳红得像血，颤抖不止，这是坏天气的先兆，他当时可没有想到什么天气，他只是感觉到她的艾怨情绪要比往日浓重得多。她的脸上似乎还有露珠般的东西在滚动，那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肌肤也像成熟的花瓣那样，暗寓着凋零前的悲凉。

这天早晨，渔女或是村姑塑像的非凡表情触发了他心中最隐秘的感情。他恍然觉得站在湖水中的是他早就熟识的一个女人。也是在一个早晨，他和衣躺在炕上，似睡非睡，阳光穿过窗棂，斜照在墙壁上，又折射回来，在炕角上，直挺挺地立着一个女人，她遍体金黄，正用模糊的泪眼看着他。她手提着一件藕色褂子（褂子的颜色激起他一种生理上的厌恶），仿佛在说：你娶我干什么？娶我单单为了照顾你娘吗？那你还不如花钱雇个老妈子……

塑像好像是从他妻子身上脱下的模子。怪不得，怪不得这样，他很麻木地想着。他忽然记起曾把她的一张照片扔在抽屉里，撕成了四块，那些碎片不会丢失，除非抽屉里跑进耗子。他不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对妻子的艾怨无动于衷，记得当初相亲时，她的容貌还令他满

意，后来她坐着毛驴来啦，毛驴背上搭着一条红毯子，她两腿在一边，侧坐在毛驴上，穿着一件藕色新褂子。她一下毛驴正踩在一汪泥水上，摔了一个大跟斗，从地上爬起来，她原先红扑扑的脸就变得跟褂子一个颜色，这种颜色使她丑陋不堪。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多么漂亮多么柔和的颜色啊！

望远镜里，她变成了那种令人心旌摇荡的藕色。太阳钻进了重云，天色晦暗，他的心愁苦不堪，他多次陷入迷惘状态。伸出手去想抚摸一下她，但每次都摸到虚空，从迷惘状态中惊醒。

中午，他在玻璃板上拼凑着照片。他记得这是一张二寸照片，显然是走乡串巷的二把刀照相师的作品，她的脸暗淡苍白。他看了一眼照片，便把她一撕两半，叠起来又一撕，她成了四半。连长正好闯进来，问：老孙，撕什么？他说：一张扑克牌。他把她的残骸扔在一个盛杂物的抽屉里。现在，从生锈的图钉和曲别针之间，他把她的残骸一一拣出来。他先拿起她的一块脸，用胶水固定在一张很白的纸上。这块脸上有她一只乌黑的眼睛，正阴郁地盯着他。他又拿起另一块脸拼凑上去，这时，她的额头出现了，两只眼睛并列起来，那种阴郁的神色减弱了。她的鼻子正中开了一道缝。他很快把她的嘴和下巴以及其他部位拼接到她的鼻子下。白纸上复原了她的半身像。她的脸上有两道裂痕，交叉成一个十字形，裂痕处衔接不好，留下一些锯齿状的空间。她的脸变得很恐怖很残酷，那两只黑眼睛里有一种仇视他的神色。紫荆，他低低地叫她一声，我真不该把你作践成这般模样。让你挂在十字架上，还不如烧了你好。他点燃火柴后，又临时改变了主意。他用三角板把照片压平，取出了一盒金鱼牌彩色绘画笔，开始为妻子涂红抹绿。他用黑笔把她的头发涂得漆黑发亮，又细细地勾勒出两条掉梢的眉毛；他用黄笔把她的脸涂得像一个成熟的金桔；他用红笔把她的双唇涂得鲜红。这样，妻子就面如金桔，唇如樱桃，目如葡萄，照片上洋溢着水果的气味。那两道交叉的裂纹变成了两条浅浅的暗影，退到鲜艳的亮色后边去了。

他又拿起望远镜时，已是下午两点钟光景，太阳从云层中探出金色的柱脚，斜照着月牙湖水，也斜照着湖中的塑像。塑像也是面如金桔，唇如樱桃，目如葡萄。看着塑像的脸想着妻子的脸他感动极了，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看着塑像美妙的身躯想着妻子那短短的一截花格子布盖着的胸脯，他懊恼极了，这是事情的另一方面，但这个缺憾不久就得到了弥补。在不久后的清查运动中，班长们缴上来一堆照片。那时他精神亢奋地把照片全拨拉到抽屉里去。班长们走了之后，他看着那些照片，灵机发动，把战士们照片上的塑像剪下身体，和妻子的照片头粘接在一起，妻子和塑像合为一体，尽管妻子的头大了一些，与塑像的身体不合比例，但他连续凝视了几分钟之后，所有不合谐的感觉都消失了，他感到妻子就是塑像，塑像就是妻子。

他更加渴望探家，但后来又发生了别的事情，耽误了他的行程。这些事情，等他坐在故乡的小河边泛着白花碱的滩涂上时，都会想到的。

黄毛扛着齿耙，紫荆扛着锨和钩子，紫荆家的黄牛和黄毛家的黑牛驮着各自的挽具，一起出了村。

土地包到户后，天地好像一下子大多啦。黄毛说，从前地里这里那里的都是一堆堆的人，现在见个人影就像见个鬼影一样难哩。

现在干农活的人少啦，跑买卖的多啦。紫荆说，你呢？你怎么不去跑点买卖？

我笨得要命，啥也不会，跑买卖又不懂行市，不敢瞎折腾，安安稳稳种地，每年挣个千儿八百的，够花的就行啦。

钱不是越多越好吗？

谁都知道越多越好，但挣钱可不是容易事。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去抽签算命呀。

我不会。

你爹不是有书吗？

我不学。

那么你会劁鸡阉狗吗？

我才不去干这些缺德事呢。

怎么是缺德呢？

怎么不缺德？好端端的，硬给劁了，阉了，公不公母不母，不缺德？

我不跟你说啦！紫荆不高兴地垂下眼皮。

黄牛和黑牛在他们前头不紧不忙地走着，坚硬的蹄瓣踩着被风吹打得光滑结实的土路，留下一些白白的花纹。路两旁全是桑树，桑枝上已放出铜钱大小的桑叶。桑树下生着密密麻麻的扁蓄嫩芽。

咱村的地离村真远，黄毛说，我真不愿意一个人到这么远的地里来干活，孤孤单单走一路，孤孤单单干一天，想说话都找不到个人，只有和牛说，和天上的鸟儿说，从前在队里干活，男男女女一大堆，比现在热闹。

光图热闹，就把牙闲起来啦。

嫂子，你不感到孤单吗？你不感到难受吗？

吃饱了肚子我什么都不想。

骗人吧，你不想天球哥？

你还有完没完？不愿帮我耙就滚你的。

我不说啦。他挺委屈地说，不过是顺嘴问问，发什么火。

他们走全了两大段灰白的路，翻过一条小河，河滩上全是白花花的卤碱土，丛生着红梗的蓬蓬菜。村庄被扔在八里路外。周围一大片褐色的土地，四周望不到村庄。寂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到底是熬到了，黄毛把沉重的铁耙猛扔在地上，铁耙齿深深地扎进松软的土壤里，他的肩膀上被耙框压出了一道深深的印儿。他熟练地套好牛，黑牛和黄牛互相看了看，扛了扛膀子表示亲热。鸟儿在明晃晃的天空中嘹亮地叫着。很远的地方，好像在太阳的正下方，有一个人也在使牛耙地，人和牛都显得很小很小。

他和她互相对望着，莫名其妙地红了脸的黄毛被紫荆的目光逼视得垂头丧气。他说：那么，你就倒粪？那么，我就耙地？

紫荆看着他披散下来遮住额头的黄头发，突然感到他非常可怜，于是便柔声说：你耙地去吧，去吧，我望着你哩。

她在地头上的粪堆旁站定，先用钩子把粪刨下来，敲打成细末后，再用铁锹翻到一边去。田野里几乎没有风，阳光越来越辉煌，地平线在银色的光芒中跳动不止，远处那人那牛像蚂蚁一样移动着。黄毛踩着耙，像驾着一条船，渐渐离她而去。黄牛黑牛拉着耙，黄毛踩在耙上，劈开双腿，身体有节奏地摇晃着，他把身体重心时而放在右

腿上，时而放在左腿上，铁耙在摆动中前进着，耙后的土地上留下波浪般的耙纹，优美平滑。黄毛手持两根连结牛鼻子的细绳，一支短柄使牛鞭搭在肩上，这种鞭足有四米长，挥动起来犹如长蛇飞舞。鞭子从他背上顺下来，拖在身后，在平整的土地上，蛇一样蠕动着，有时留下痕迹，有时留不下痕迹。他迎着阳光耙过去，黄头发如同金丝线。他背着阳光耙回来，黄头发依然如金丝钱。他的脸愁苦不堪。一直伸展进天地相接的帷幕中去的田野上好像只有他和她两个人，泥土的腥气撩人心弦，生命的搏动声充斥天地。她机械地劳动着，身体慵倦无力，眼皮发沉，便坐下来，坐在河堤的漫坡上。漫坡上很干燥，松软的黑土和隔年的枯草被晒得暖烘烘的，她坐着，醉眼朦胧地望着平旷的田畴，雪白的蒸气像鸽子一样飞翔。黄毛抖颤着嗓子对两头牛发号施令——咦咧咧咧——呜啦啦啦——喝哩哩哩——他的喊声粗犷有力，但融进辽阔的原野后，随即显得单薄无力，仿佛一个浑圆的东西被挤得很扁。温热的河堤太舒适了，她无力地仰下去，头发触着干枯的野草，也触到了干枯的野草下生出的蓬勃的新草芽。天是蓝白夹杂的颜色，没有云，太阳很高很小，光线强烈，一会儿就照得她眼前发黑，黄毛和两个牛变成了一大团暗红色的影子。暗影远远近近地移动着，时大时小，她把双肘支地，目送着暗影远去，又目迎着暗影归来。她看不清黄毛的脸，她只是感觉到黄毛那一头金发在阳光下闪烁如金箔，闪烁如同那只大公鸡的金色的羽毛。

忽然，从很近的地方响起黄毛很浪的歌唱声。他的嗓音又粘又滑，吐字如吐汤圆，给人以水分饱满的感觉。从西南方向刮来的熏风疲倦困乏，有干青草垛的迷人气息，土地上的植物和动物在加速分裂细胞，各种各样的感情在成熟壮大，走向高潮和顶点。

她把头巾抖开，蒙在脸上，静听着黄毛唱。(有一个大姐二十八，男人闯外不在家)。阳光很快就把蓝色的头巾晒热，她的脸在蓝头巾下感到了太阳的温暖，呼出的气流把头巾吹得轻轻翕动，尽管她紧闭着眼，还是感觉到无数个绿色的光点在蓝头巾上跳动。(那天她坐在窗下纺棉花，头插一朵石榴花。)飞鸟在空中追逐嬉闹的唧喳声如乱箭一般射下来，空气像蜜蜂一样嗡嗡地叫着。(小蜜蜂飞来飞去总不落下，撩得大姐心乱如麻。)你叫吧。你叫吧，她的鼻子酸得要命，

心中有架六弦琴，被猫爪子撩拨着，低弦抽噎哽咽，高弦尖声嘶叫，她恨不得把衣服撕成缕缕条条，一把扬到空中，让它们像秋风中的落叶一样乱纷纷飘散。（蜜蜂，蜜蜂，要采花就采花，不采花就飞去吧。）她的两只手在大腿外侧，先是像小兽一样蜷伏着，这时却猛然活动起来。她用力抓着大腿下的枯草，脖子扭来扭去。好长时间，她才平静下来，泪水在头巾下滚烫地流出，沿着鼻子旁的小沟，流到嘴里去。

她听到黄毛轻轻地喝住牲口，站在自己身旁。周围的声音，全消逝啦，她感到大地在旋转着飞升，自己的身体被拉成很长的细条。

黄毛站在紫荆脚下，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先是看到她直挺挺的身体，又看到她那两只已经很平静了的手。她的鼻梁在蓝头巾下耸着，下巴露出来，翘着，脖子上有两道皱纹，藕色的褂子里像藏着两个浑圆的馒头。黄毛浑身发抖，不由自主地打着寒颤，一种巨大的恐惧感攫住了他。他困难地转过身，走回耙边。黄牛趴在地上，黑牛站着，都悠闲地反刍着。牛肚子里不时响起饲草运动的咕噜声。黄牛用温柔的蓝眼睛瞥着他。一对杂毛斑鸠在耙过的土地上蹒跚着，把脚爪清晰地印在平坦松软的泥土上。远处那个耙地的人也休息了，人不知躲到哪个沟沟坎坎里去啦，黄毛只看到两头小羊般大小的黄牛立在褐色的土地上。在他眼里跳跃着银色的光点，地里的气流摇摇摆摆地升腾着，升腾着并变幻出幽灵般的幻影。远处传来牛的叫声。阳光愈来愈温热，他愈来愈哆嗦成一团，上下牙齿嗒嗒地撞击着，心脏紧缩，上提到喉咙。他咬着嘴唇，转回身，急走几步，双膝跪在紫荆身旁，把两只大手猛按到她的胸脯上，泪水从他眼里渗出，他断断续续地呜噜着：嫂子……好嫂子……紫荆的身体在他手掌下抽搐着，他听到了她胸膛里有小兽般的叫声。她打了一个滚爬起来，胳膊交叉在脸下。她呜呜地哭着，身体扭来扭去，双脚把一蓬蓬的枯草连根踹出来。黄毛抚摸着她的背，嘴里还是叫着嫂子，不过声音已不打颤，身体也不哆嗦了。他胆子越来越壮，手上渐渐地用力气。紫荆哭了一阵，折身坐起来，泪痕纵横的脸上怒气冲冲，双眼像锥子般地刺着黄毛。黄毛打了一个愣怔，手像烫着似的缩了回来。紫荆往前一探身，抡圆了胳膊，啪啪啪，连抽黄毛三个大嘴巴。黄毛捂着脸站了起来，脸色像七

月的晚霞一样变幻不止。

我们这些臭男人，没有个好货——嫂子，是我昏了头，你把这事忘了吧——忘了？叫我怎能忘了你！我恨不得把心扒出来炒给你吃了，你连笑脸都不给我，你吃了我的心还嫌血腥气，我在你眼里不算个人，顶多是你的一件家什——嫂子，你冤死我啦——你现在还用得着我，我早就看出来啦，什么时候你不用我啦，就把我像破笤帚疙瘩一样扔到墙旮旯里去啦——嫂子，老天爷做证，我黄毛可不是那种人。

四月一号晚上，连队改善生活，包了八笼屉羊肉大包子。他出现在饭堂里时，忽然发现战士们和几个排长眼神都不对，无论是黑脸上还是红脸上都蒙上了一层怪诞的绿色，从这种荒唐的绿色中，渗出了各式各样的笑容，先是通讯员笑了一声，接着是卫生员笑了一声，紧接着是哄堂大笑，一个战士把一块羊肉咽进了气管，拼命地咳嗽起来。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战士们，他脸上的文章像酵母一样把笑声的面团发得膨胀起来。他大吼一声：笑什么？包子堵不住你们的嘴！值星排长捂着肚子来到他身边，拉着他的胳膊说：指导员，你的眼睛……我的天，你的眼睛怎么搞成这种样子？

他摸摸眼睛，愈加糊涂起来：我的眼睛怎么啦？我连你脸上的汗毛都看得清清楚楚。

值星排长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圆镜子，递给他说，你自己照照吧。

他接过小镜，眼看着值星排长那张白得像奶油般的面孔说：你搞的什么鬼名堂！

饭堂里的干部战士看到他们的指导员把小镜子举到面前，忽然怪叫一声，好像白天见了鬼。他扔掉小镜子，像扔掉一条毒蛇。小镜子在饭桌上弹跳着，碰得战士们的饭碗当啷啷响，后来又蹦下地，在人们脚缝里滚来滚去。战士们全都吓呆了，没人再敢笑。他们的指导员转身跑出了饭堂。在连部里，对着连长镶嵌在墙上的小镜子，他发现自己脸色如纸，双眼周围，套着两个非常标准的同样大小的紫色圆圈。

通讯员端着一盆水走过来，他的脸上第一次流露出对连首长的真诚的关心表情，他说：指导员，洗脸吧。他接着又从脸盆上抽下毛巾，浸到水中。

洗不掉的，我知道洗不掉的。

很好洗，指导员，一下就洗掉啦。

这是瘀血，水是洗不掉的。

不是瘀血是紫药水。

通讯员捞出毛巾，对准指导员的眼眶子抹了一把，毛巾上沾满了紫色。难道你还不信吗？指导员？通讯员说，是紫药水。

你，你，是你们搞的？

通讯员和卫生员搔着脖子笑起来。

他气得双手发抖，什么也没说，就把脸浸到脸盆里。他涂了满脸肥皂，把一盆水洗得乌紫。

他的“窥像癖”被紫药水治好了。他把连长的望远镜挂在墙上。清查工作和粘贴妻子的工作也都结束了。营里批准了他的探家报告。就在他即将成行的时候，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了。后来当他坐在故乡的小河边，面对着缓缓逝去的流水冥思苦想的时候，他认为一切都好像是命中注定，一切事情的进展，都按着早就设计好了的程序。

肖连长被选送到军区步校进修，上级派来一个刚从军校毕业的小伙子来代职。小伙子清秀俊雅，嘴里镶着一颗不锈钢牙齿，他是个摄影爱好者，水平一般，总爱咔嚓。那天早晨，新来的连长心血来潮，想把照相机嫁接到望远镜上，然后给那个塑像拍一张照片。指导员很感兴趣地望着他。他面前摆着螺丝刀子小扳手，铁丝皮线蜡烛头。他年轻的鼻子上挂着汗珠，钢牙龇出来，嘴角抽动着。不知用了什么方法，他果真把照相机和望远镜连接在一起，端在手里，很像一件新式武器。小连长把镜头远远地对准塑像时，牙痛似的哼了一声。他回转身，怒气冲冲地说：指导员，你快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简直是滑稽饱和，简直是创造奇迹。他咔嚓咔嚓按着快门。给你，指导员，小连长把望远镜从照相机上摘下来，递给他，身体退后一步，让出了窗台。

他拿起望远镜，掏出一条手绢擦了擦望远镜圈。太阳刚出来，湖上像燃烧着一个大火把，火把烧着她，如同烧着他的心。与他的妻子融为一体的塑像消失了。湖上立着一块披着大红布的白石头。渔女或是村姑的头从红布中露出来，好像火炉上烤着的献牲。那张一看到就令他心跳不止的脸在炉火的烤炙下变了模样，变得狰狞可怖，轻佻淫荡。这种感觉像根硬刺一样扎在他的心脏上，使他时刻都不敢忘记。他感到怒不可遏，那块大红布像一帖狗皮膏药牢牢地贴在他的感觉里，使他的眼前不时地掠过鸦群般的暗影。小连长还在滔滔不绝地发着议论，语多涉讥刺，充满硝烟气息。他的思绪像橡皮一样被小连长的一个个冲击波鼓动着，有时膨胀有时收缩，他感到自己所有的灵窍都被这块红布遮住了，思维能力麻木呆滞，好像陷身在红色的淤泥里。他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对这块红布如此反感，即使他后来坐在故乡小河边冥思苦想时也没搞清楚。

小连长骂骂咧咧地出去啦。他放下望远镜，把妻子那张照片拿出来一看，顿时惊愕得手脚发凉。她脸上的各种色块全漶了，眉眼模糊成一团，原先那么多情娴静的面孔竟变成一个调色碟子，那个洁白如玉的身体接在调色碟子上，产生出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怖感。他把照片扔进抽屉，站起来，脑袋里像装进了一窝蜜蜂。他看到桌子和椅子全飘起来，水泥地面上爬动着成群结队的蚂蚁，月牙湖畔响起湖水般的喧哗声，不用望远镜他就看到湖边五颜六色地站满了人群，人们还继续往那儿涌，还继续往人团上焊接人，一直焊接到很远的交通要道上，汽车被堵塞住了，排成几条长龙，司机焦急地鸣着喇叭，整个城市都被震动了。

他烦躁不安地走进饭堂，那个一向谦恭和顺的一排长正对着炊事班长大发脾气，炊事班长把稀饭烧焦了，竹片笼屉着了火，馒头们全都乌黑釉亮，好像优质陶瓷。

你是怎么搞的？嗯？你的心呢？脑子呢？你这个炊事班长还想转志愿兵？转了志愿兵你会把伙房彻底炸平。一排长大声训斥着，炊事班长垂头丧气，双手不停地抚摸着自己的大腿。

整整一天，七连仿佛在做恶梦，值勤点上那四个战士还没吃早饭，隔五分钟就往连部摇一次电话，催人去换岗。值星排长说，已经

派出十二个战士去换岗，全都像石头扔进了大海。最后，小连长亲自带队出发。四十分钟后，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听到了小连长的声音。小连长说：指导员，我在医院跟你通话，湖边发生事故，好多人落水，我们的战士们跳湖救人，耽误了换哨。

那天晚上空气潮湿，熄灯号吹后很长时间，他还丝毫没有睡意，小连长打着很响的呼噜，还不时迸出一句咬牙切齿的梦话。他翻来覆去地滚动着，想尽了各种各样催眠的方法，但一闭上眼睛，那块红布就在他眼前飘动，像火焰一样灼着他的面颊，他的心里一阵冷一阵热，间歇性的无名恼怒折磨得他几次想吼叫起来。最后，他把脸贴在枕头上，强迫自己数枕头下手表走动的声响。手表机芯里的齿轮转动声惊天动地，震动得他的耳膜痛，他知道，他必须要去干那件事情了。那块红布，那团邪火，那帖狗皮膏药，那根芒刺，是一切混乱现像的根本原因。他悄悄地穿衣下床，一缕月光射进窗户，照着地板上，小连长的皮鞋和拖鞋，皮鞋状如军舰，拖鞋形似舢板，一起停泊在浅蓝色的月光中。他扎好腰带，挎上手枪，又从抽屉里摸出一把锋利的小刀子，便悄悄地出了门。营院门口的哨兵，向他行持枪注目礼，他听到自己干巴巴地说：我要去查哨。

很快地他便走上了那条通向湖边也通向哨所的水泥路，路外侧是一片法国梧桐，半圆的月亮在他右上方的天空上，天空是中庸的银灰色，月光浅浅地照着，法国梧桐叶片闪烁着微弱的光芒，枝叶间不时有飒飒的响动。他走得很冲，在离塑像几十米的时候，他便跳下水泥路，在疏密有致的树木间穿行，他突然想起那个漂亮姑娘啃树皮的情景和化石般的老人，但这些表像如同雷电，一闪即逝，闪电照亮了的是那块红布，那块红布忽明忽暗，但始终存在着，一刻也没有从他的意识里跑掉。

塑像立在离湖边十几米的一块巨石上。十几米粼粼的湖水把他和她隔离开来。月亮又升高了一些，光辉也似乎比刚才更明亮，湖水平静如镜，映出一个长长的朦胧的暗影。他凝望着塑像，那块巨大的红布在月光下是紫色的，一个青白色的头颅浮在紫色的浪潮里。他猛然想起了他在望远镜里抚摸过无数遍的那个白玉般的身体，一股巨大的压抑不住的冲动使他的嘴唇痉挛起来。他脱掉鞋袜，挽起裤腿走进了

湖水，湖水不深，但淤泥很深，他往前走了三步，湖水便淹到了他的腹部，他慌忙把手枪摘下，高举在头顶，脚还在往下陷，淤泥好像脂油，直包到他的膝盖，湖水淹到了他的胸脯，他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水中噗通噗通地跳动，带着重浊的水音。他困难地走动着，搅起的水花把月亮撞碎了，泛上来的淤泥散发着浓浓的腐败气息。爬上岩石后，乌黑的脚踩着冰冷的石头，走一步就留下一个清晰的黑脚印。在塑像脚下，他仰起脸来，她的身体要比他高大粗壮得多，月光下她的脸上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高贵神情。他认为她之所以这样冰冷，完全是因为这块红布。他试试探探地抓住红布，布握在手里柔弱松软，仿佛使劲儿一捏就会从指缝里流出来。他用力一顿，布很闷地响了一声，但并不滑下来，他又顿又拽，甚至感觉到塑像都摇晃了，但那布还是褪下来，仅仅是发出狗叫般的响声。他正想爬上底座，用刀子把那布拉破的时候，水泥路上响起了脚步声。他急忙转到塑像背后，心像被猎狗追赶着的兔子一样跳动着。

啪哒啪哒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在塑像正对着的湖边，他听到脚步声停住，几个年轻的声音在说：为这块破布险些闹出人命——啼笑皆非——这可是块猩红色的高级天鹅绒，姑娘好福气——不伦不类——应该给她戴上墨色眼镜和口罩——这下我们指导员放了心啦——别提他啦——敢不敢把这块天鹅绒偷回去做褥单——走吧，别误了哨。

他紧贴在塑像后边，偷眼看着他的四个战士渐渐远去。他知道下哨的战士很快就要回来，不能再耽搁了。他扯着红布，口叼着小刀子，攀上底座。他站在底座上，从口里拿下刀子，月光下刀光一闪——其实没等他动手，红布就吐噜一声褪下来，渔女或是村姑通身顿时放出月亮一样的光辉。他一下子惊呆了。他站在她的背后，目光正齐着那两块高举物件而凸出的肩胛骨以及因此而变深了的脊沟……

从底座上下来，他用刀子把那块天鹅绒戳上了好几十个窟窿，在破裂的声响中，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快感。后来，他举着手枪和天鹅绒涉过湖水爬上岸，他用天鹅绒擦了擦脚上的淤泥，穿上鞋袜，一脚把天鹅绒踢下水，天鹅绒在水上漂着，并渐渐地散开，像一张肮脏的黄牛皮。他沿着树缝往回走，衣服往下滴着水，鞋子里滑腻腻的，一阵寒冷从脚下袭上来，他忍不住地打起哆嗦来。

第二天早晨，在饭堂里，他发现了战士们脸上那种掩饰不住的狂喜表情。炊事班长好像为了弥补昨天的过失，把稀饭熬出了水米之魂。馒头又白又暄，拳头大的馒头只有一两重。他换了一身崭新的军装，皮鞋擦得锃亮。

指导员，什么时候走呀？一排长问他。他反问道：往哪走？一排长：探家呀！他说：再待一个星期吧，副指导员星期六回来，我把工作给他交待交待就走。

早饭后，他被市里的有关组织请了去，讨论了天鹅绒被撕掉戳烂扔下湖的事。一个雍容大度的中年妇女在会上激昂慷慨地作了很长的发言。他第一次在开会的时候打起盹来，困意像粘稠的胶水一样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他。他看到主持会议的领导脸上流露出不满情绪，但也无可奈何。

散会之后，他昏昏沉沉地走回部队。一进连部，连鞋子都没脱就倒在床上。等他醒来时，已是翌日上午九点多钟，阳光灿烂地照着窗玻璃，一浪一浪的浓郁的丁香花的闷香扑进屋来，连空气都变成了紫勾勾的颜色。他眯着眼躺了足有五分钟，才猛然忆起昨天以及昨天以前的若干事情。他发现鞋子被谁脱了，身上盖着被子，昨天泡在脸盆里没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板板整整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衣服上放着一封信。他翻身下床，拿起信，信封脏得要命，没有发信人地址。他满腹狐疑地撕开信封，抽出一张散发着煤油味的信笺，看着看着，他的脸就变了颜色。

他在屋里焦虑不安地走着，眼神都散了。后来，他推开窗户，不用望远镜就看到，妻子赤身裸体地站在湖水中，任凭路人观看。沉重的受辱感使他的胸脯里充满气体。

听到皮连长的脚步声，他及时地用毛巾擦了一把脸。

小皮（连长姓皮），我想借你的照相机用用——想给嫂子照相吧？——他尴尬地咧咧嘴——没问题，我有两架照相机，借你一架——那就谢谢啦。

他翻动着台历，发现五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是古历的四月十五，是星期日，还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节——小满，时间是二十二时二十八分。

老太婆虽然依然看不见，但却强烈地感觉到以往那种昏沉倦怠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只据儿媳说是漂亮的金毛大公鸡闯进了小院之后，真正的春天便开始了。大公鸡每天都按着时辰啼叫，混沌成团的生活在宏亮的鸡鸣声中变得节奏分明。黄毛把公鸡扔在这里后再也没有露面，她听到鸡叫时，一方面感到兴高采烈，一方面感到忧心忡忡。公鸡和母鸡出窝了。她听到公鸡在窗前引颈长啼两声，接着便追着母鸡满院跑。老太婆听到紫荆站在门口，专注地看着鸡们嬉闹。儿媳手里端着一扇葫芦瓢喂鸡，瓢里盛着玉米，儿媳抓一把玉米扬出去，玉米落地，如密集雨滴，鸡群扑上来，鸡吃玉米犹如刮旋风。

她问：那个黄毛怎么不来啦？他不是要给我治眼吗？

你别听他胡说，哪有瞎了眼点鼻子的？

兴许能好呢！老太婆充满希望地说，偏方治大病。

那我就去跟他说说吧。紫荆干巴巴地说。

第二天早晨，黄毛果然来啦，一进门他就高喊：瞎娘，前几天我出去贩了一趟虎皮鹦鹉，把给您治病的事忘啦。

你赚了吗？老太婆问。

赚了两只鹦鹉。

赚了就好，别管多少。

是咧。黄毛回答着。他看到紫荆嘲讽地对着他笑。他说：瞎娘，从今日起，我就开始为您治病。

瞎娘就盼着能重见天日哩，哪怕一霎霎也好。

嫂子，公鸡还在窝里吗？

在，你这个大大夫不来，俺怎么敢放鸡。

你别醋溜人啦。嫂子，帮我抓鸡吧。

老太婆听到鸡窝里群鸡惊叫，大公鸡啾啾地反抗声尖锐刺耳。

黄毛抱着公鸡进了屋，公鸡在他怀里，立刻就安静下来，又睁着那两只金黄色的眼睛，居高临下地研究着人。他说：嫂子，你抱着鸡。她哆嗦了一下，心里一阵悸动，但还是伸出胳膊，把鸡抱到怀里，公鸡歪着头看着她。肉冠子憋得通红。

抱紧，嫂子。黄毛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四个棱的放血针和一

个酱黄色的小瓶子，小瓶子里放着酒精棉球，他用棉球把针擦了擦，一手提着鸡冠子，迅即地刺了一下，公鸡轻轻地哼了一声，一滴暗红的血从鸡冠上渗出来，黄毛用一根火柴棒把鸡血刮下来，鸡血挑在火柴杆上，像一粒石榴籽儿。行了，嫂子，放走它吧。黄毛说。紫荆把鸡抱到院子里，蹲下身，轻轻地放开，公鸡回过头，在她手指背上狠啄了一口，抖抖羽毛，大踏步地跑了。

黄毛说：瞎娘，把脸仰起来。老太婆顺从地仰起脸，黄毛把那滴鸡血滴进她的鼻孔，然后捏着她的鼻子揉了揉。好啦，瞎娘，他说着，按着老太婆的下巴，把她的头按到原来的位置上去。

老太婆睁着两只明亮的眼睛望着黄毛，瞳仁里水汪汪的，满是梦幻的色彩。黄毛心里颤了一下，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双眼睛竟然什么也看不见，他甚至觉得老太婆这两只虎皮鹦鹉一般的眼睛把他内心深处的犄角旮旯全都照亮啦，他感到这两只眼睛深不可测，令人骇怕。瞎娘，他避开老太婆的目光，问：您有什么感觉吗？

老太婆正在用心体味着那滴鸡血，从它热乎乎地进入鼻孔后，她就感到全身的感觉在跟随着这滴鸡血。在仰着脸的时候，它蠕蠕运动到喉咙，喉咙里和鼻孔里都有一股子活鲫鱼的腥气。她说：热乎乎，腥乎乎。

除了热乎乎腥乎乎，您再没有别的感觉吗？黄毛小心翼翼地询问。

鼻子有点酸——好，鼻子酸就要流泪——耳朵有点痒——耳道通着眼道——头皮也有点痒。紫荆，我头上是不是生了虱子——这说明鸡血在起作用。瞎娘，您别厌烦，我们每天坚持治疗，保证让您重见光明。

老太婆愉快地说：由着你吧，死马当成活马医吧。不痛又不痒，只要你和紫荆不嫌麻烦就行啦。老太婆说着，自己先笑了。她的笑声又尖又脆，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在她的笑声中，黄毛和紫荆一起走到院子里。站在院子里那棵香椿树下，黄毛难为情地说：你还生我的气吗？紫荆说：今年的棉花是不是要水种？黄毛不情愿地回答着：要是这几天能下一场雨，就不用水种啦，要是不下雨，怕是非要水种不可啦。不过你甭害怕，有我哩。我们在地里掘一眼井，种棉花

时耠开沟、浇上水、撒种、盖粪、包垄，保证苗齐苗壮，无非是慢一点，累一点。紫荆很沉地看了他一眼，低低地说：那天是你自找着挨打。你不知道我心里多么难受。黄毛惶恐地点着头。

鸡血疗法进行了一个星期，老太婆身上开始出现奇迹。她感到浑身骨节隐隐发痒，院子里欢腾的阳光吸引着她。这天早晨，黄毛来得比往日晚，老太婆焦急地等待着。儿媳妇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脚步声使她烦躁不安。她听到那头猪在圈里又拼命地折腾起来——这头猪已经养了两年，买来时多大现在还是多大。那么多饲料也不知喂到哪里去了。

紫荆在院子里轻悄悄地走着，鸡还没放，头天晚上扫过的院子干干净净，夜露打湿了一层浮土，印下了她凌乱的脚印。每当她靠近猪圈时，猪就像狗一样地吠叫。这头猪体型矫健，四条腿粗壮有力，身体呈优雅的纺锤形。紫荆对这头猪是敬而远之。每次喂食时，它总是用嘲弄的目光盯着她，饲料里粗饲料稍多一点，它就会把食槽掀翻，掀翻食槽后就在圈里游行示威，大吼大叫。有时候，半夜三更它也发怒。声音如同狼嗥，一蹦一米多高。现在它隔着铁栅门对紫荆发怒。紫荆手持皮鞭抽打它。鞭梢反弹回来，把她自己的脸抽上一道血口。黄毛进来了。紫荆的两颗泪珠明亮地滚出来。黄毛摸过一根木棒，对准猪嘴就是一棒。它怪叫一声，把嘴扎进泥土里。

你怎么才来？你干什么去啦？不是说好了今天打井吗？紫荆委屈地说。

不着急哩，黄毛笑着说。今天中午我们带着饭在地里吃，半下午就掘出来啦，咱这地方水位高，挖上两米就见水。

你手里提着什么？紫荆问。

这就是虎皮鹦鹉呀！他说着，把鸟笼子举起来，两只色彩艳丽的鸟在笼子里跳来跳去。它们身上是黄绿黑三色相间，嘴巴像秤钩一样弯到毛里去，两只眼睛漆黑发亮，狡黠地盯着人看。

你打算干什么？紫荆被这对鹦鹉迷得心神不定，模模糊糊地说，你要把它放在这里吗？

黄毛用力点点头。转身走到房檐下，把鸟笼子挂在一个木橛子上。鹦鹉在鸟笼子里愉快地扇动着美丽的翅膀。

他和她看着鹦鹉，忽然听到眼前有轻微的声音。紫荆惊叫一声：娘，你怎么出来啦？你的腿——老太婆在院子里战战兢兢地走着，好像婴孩学步。紫荆刚想上前去搀扶她，但马上发现没有这个必要，老太婆的步伐顷刻之间就变得稳健踏实，她奓煞着胳膊，在院子里转着圈。紫荆抱住老太婆，兴奋地叫着：娘，您好啦！您的眼睛呢？眼睛也能看见了吗？——眼睛还看不见，老太婆说，黄毛呢？给我接着治，我的眼珠子发热，里边像有小虫子在爬。

黄毛呆呆地站着，心里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害怕。他和紫荆一起把老太婆扶上炕。在虎皮鹦鹉吵架般的叫声中，他又把两大滴鸡血滴进了老太婆的鼻孔。紫荆给老太婆盖好腿，说：娘，我和黄毛去打井，午饭在地里吃，您的饭热在锅里，您能走啦，到时自己拿着吃就行啦。

黄毛扛着铁锹和拔水杆子即将走出院子时，那只猪满怀妒意的尖叫声像针一样刺着他的背。他忍无可忍地回过头，见它正后腿直立，两条前腿搭在铁栅门的横档上，像人一样直立着。猪眼血红，牙齿咬着铁栅栏咯嘣咯嘣响。紫荆嗷了一声，退到黄毛身后，手使劲抓住了黄毛的背。她带着哭腔说：这不是个猪，这是个妖怪！它两年没长一钱肉，还用这样的目光看着我，我受不了啦。黄毛，我受不了啦。

黄毛放下工具，手持早晨用过的那根木棍，慢条斯理地走到猪圈门口。他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轻蔑地看着猪，猪也轻蔑地看着他，粗大的鼻孔里呼呼地喷着气，喉咙里发出凶残的嗜血动物的叫声。黄毛抡起木棍，对准它的鼻子打下去，木棒打在铁栅栏上，断了，指头粗细的钢筋被打弯成弧形，他的胳膊震得像通了电一样麻木。猪仰倒在地，但打了一个滚就爬起来，对着铁栅栏猛烈撞击。栅栏摇晃着，訇然一声倒下去，猪蹿到院子里，发疯般地折腾着。院子里的鸡食钵子和泔水缸全被它踩碎撞破，不到五分钟，遍地都留下了它肮脏的蹄印。黄毛和紫荆手持铁锹和鞭子，也难以把它重新轰进圈。它就像马戏团里久经训练的钻圈狗一样，优雅地、轻松地躲避着一下下致命的打击。有几次，黄毛已经把它逼到墙角上了，但它轻轻一蹿，便从他的胳肢窝里溜走了。它的弹跳力那么好，空中停留的时间足有三秒钟，好像跃出海面的海豚。他和她气喘吁吁，筋疲力尽，它也口吐白

沫，肚子一胀一瘪地喘气。虎皮鹦鹉喳喳地叫起来。太阳已近正午，他俩才想起打井的事。

在以后的十几天里，这头猪一直在院子里待着。它在鸡窝旁边用铲子般的嘴拱出了一个深深的洞做窝。黄毛和紫荆都很怕它，根本不敢萌动把它重新圈起来的念头。它一听到他的脚步声就从窝里把头探出来，喉咙里发出短促有力的吼声。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一想到它，他就坐立不安。后来，他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从家里带来两个泡了酒的馒头，十分友好地放在了它的面前，它示威性地吼叫着，随时准备从他腋下或双腿间钻出去，他的友好的啰啰声稳住了它。他把那两个馒头放在离它嘴边两米远的地方，便慢慢地退回到屋里去。他躲在屋里，从门缝里看着它的动静。两个馒头就在它面前，散发着浓郁的酒香，引诱得它胃里的酸汁一阵一阵直冲喉咙。它到底没能抵抗住诱惑，固然它或许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这黄头发人的居心叵测，但那种动物的见利忘义、见饵忘命的弱点害了它。它吃了两个馒头，不一会儿就感到筋酥骨软，醉倒在窝里，很响的呼噜从它的鼻孔里冲出来，吹动得窝边的泥屑跳动不安。趁着这个机会，黄毛和紫荆一起跑出来，就在鸡窝旁边点燃了一把麻杆，麻杆火哔剥作响，黄毛把一把大铁勺子放在火上燎着，勺子里两块鸡蛋大小的蜂蜡嗞嗞啦啦地融化着，最后化成一勺蜂蜜一样的汁液。黄毛一手持勺，一手把猪的右耳抖平撑开，把半勺蜂蜡灌了进去。猪哼了一声。猪的左耳里同样灌进半勺蜂蜡。麻杆火灭了，它还在沉沉大睡。黄毛和紫荆把猪抬进圈，用二号铁丝把铁栅栏固定在两根粗大的木桩上——其实这完全是多余，以后的事实证明，即使他们拆掉铁栅门，这头猪也不会离开圈半步。自从误吃蒙汗馒头被蜂蜡灌耳之后，它就变得呆头呆脑，眼里原先具有的那种嘲讽目光一扫而光，换上了一种醉眼朦胧。它的行动也失去了往日的矫健，一天到晚，除了吃就是睡，体重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

那天上午，他和她被猪弄得六神无主，打井的事只好告吹。连续十几天，这头猪盘踞在鸡窝门口，连给老太婆放鸡血治眼的事也不能正常进行。这头猪在院子里的穷折腾也严重地影响了老太婆的情绪，

所以，病情再也不见减轻。而这时，村里家家户户都开始浸泡棉籽准备播种了。每到夜晚，西南风刮起来，村庄里便弥漫着剧毒农药马尿般的臊气。连续十几天，天空中时时刻刻都有云团飘动，但一滴雨也不下，而且也很难看到近日内能够下雨的征兆。尽管去冬雨雪较大，但开春后滴水不落，持续不断的西南风像火一样把地壳表层的水都蒸发光了。春播必须水种似乎已成定局。土地承包之后，原先的水道和排灌机械全都烟消云散，家家户户都在地里挖井，准备用扁担挑水播种了。

黄毛和紫荆把猪的耳朵封闭，解除了后顾之忧，打井的事当天就进行了。这天，天上的云团比往日都多，但人们还是照旧挖井，谁也不敢指望老天下雨。县广播站那个公鸭嗓子女广播员的声音早晨在落满灰尘的纸壳喇叭里响起，她播讲了县气像站的气像预报，她说县气像站说今天有小到中雨，紫荆半信半疑。黄毛不屑一顾地说：听兔子叫耽误了种豆子。我知道，县气像站有四十多个人，养着一盆泥鳅，一盆蛤蟆。蛤蟆叫他们就说有小雨，泥鳅翻花他们就说有中雨，蛤蟆也叫泥鳅也翻花他们就说有小到中雨。他们四十多人加起来都不如我爹预报得准。我爹背上有块疤，下雨之前，他背上的疤就发痒。

他俩走到地里时，已是半上午光景，黄毛脱掉褂子，只穿一件灰不溜秋的白背心。他一身白肉，但看得出来这白肉很结实，弹性丰富，从他身上发出的那种小野兽的气味使紫荆心里突突乱跳。你先站到一边歇着去吧。等我挖下去两米，你再来戽水。黄毛说。紫荆说：我总不能闲着看吧？黄毛说：你就看吧。还没有个女人看着我干活哩。他深长地叫了一句嫂子。她痛苦地垂下头。

黄毛腿长胳膊长。挖土抡锨的动作大方舒展。他能够左右开弓，巧妙地利用惯性。紫荆看着他干活，在感受到幸福的时候同时感到蚀骨的痛苦。她远远地嗅着他那灼灼逼人的男子气息，感到了男子汉的力量。这才是个活生生的男人，他能用偏方治大病，能贩卖虎皮鹦鹉，还能治疗猪的神经错乱症。她仿佛看到他那黄毛覆盖着的脑瓜子里全是蜂窝一样的格子，每个格子里都藏着成千上万个稀奇古怪的念头，这些念头既实用又有趣，按照他的念头办事就像藏猫猫，一点也不感到吃力。这个男人正日益深入地参加到她的生活中来，他的挺拔

光洁的枝干正诱惑着她青春的藤萝往上攀附。这种力量执拗又疯狂，理智的绳索捆绑不住它却又捆绑着它。每当她的感情的浪潮猛烈地冲过来的时候，那个模模糊糊的暗影会突然异常清晰地带着凛然的寒气出现在她的面前。在这暗影的面前，她像中了麻药一样，尽管心里恨不得倒海翻江，但手脚却如同死去一般……

前些天她到集上去，碰到了当姑娘时的同伴双儿。双儿同男人一块赶集。一个头戴人造革皮帽子脚上穿着塑料凉鞋的小男孩骑在男人脖子上。双儿怀里抱着一个肉坨子一样的女娃娃。见面后就是一大套家常话。她问：这两个孩子都是你们的？双儿说：是呀。她说：不是不准生二胎吗？双儿说：不准归不准，生孩子归生孩子。她说：那你们领不到独生子女费啦。双儿说：得了吧，别膈应人啦。一月六块破钱，有它富不了，没有它也穷不了。什么年头啦。钱毛得像大风天刮豆叶，谁还稀罕那六块钱！告你说吧，俺这个嫚（她指指怀里的女孩）是花两千块钱买来的（看着紫荆不解的神情，双儿笑起来），不明白？罚款呀，生二胎罚款两千元，不交钱不给落户口，俺村里呀，三胎四胎都有啦。转过年，等这个娃娃下了地，我还要生一个，男孩女孩都不嫌，生一个赚一个，有人有世界。不就是几千块钱吗？俺这个掌柜的，骑着摩托贩虾酱，哪一个月也挣这个数。(她伸出五个手指头，男人责备地瞪了她一眼。）你瞪什么眼？紫荆姐又不是外人！(男人笨拙地笑起来。）紫荆姐，你还空着怀？我说你呀，犯得哪门子傻！快生吧，女人要是二十五岁不生头胎，往后出生的孩子，不是豁唇就是毛孩。李戈庄一个老姑娘三十二岁生头胎，生出来孩子一看，天呀，俩头一条腿！把医生都吓晕啦。姐姐，你们为什么还不生？噢(她恍然大悟)，你是军官太太，觉悟高呀，不能跟我们这些庄户老婆比呀。（快走吧，啰嗦起来就没完，男人说。）你着什么急，俺姐妹好几年不见啦，想多说几句呢。(紫荆提着一罐虾酱）双儿说，紫荆姐，你提这罐虾酱，没准就是俺老头子从北海贩来的。(双儿把嘴附到紫荆耳边）紫荆姐，往后你千万别到集上来买虾酱，集上卖的虾酱，掺盐加水，骗人骗狠啦。（走吧，男人恼怒地说。）走啦，紫荆姐，(双儿拍着女孩的屁股说）叫大姨。(女孩呜噜着，嘴里含着一根粉红色的指头。）她提着那罐掺盐加水的虾酱，望着双儿一家消融在

熙熙攘攘的人流里。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想了一大篇双儿的事。在她想着的时候，黄毛的身体渐渐下沉，犹如太阳慢慢落山，后来只剩下一片金黄的颜色，又后来连那片金黄的颜色也消逝了，只有一方一方豆腐块般的泥土，从地平线下飞上来。

嫂子！她听到他瓮声瓮气地喊。嫂子！他又喊。她惶恐不安地站起来，扯扯衣服下摆，一步步往前走。她听到他的声音是从地底下传来的，她看不见他，翻上来的褐、黑、白三色泥土筑起一圈土堰。向前走着，她感到正在一步步走向深渊。他继续呼唤着她，呼唤声牵拉着她往前走。她终于站在黄毛挖成的长方形大坑边缘上往下看。黄毛也仰着面孔看她。她看到他生动的脸上满是汗水，黄头发一绺绺地粘在额上。他那颗结实的喉结在绷紧的颈部肌肤之间明显地凸着，他的破背心也脱了，赤裸的背上流动着汗水的小溪，雪白的肌肤上溅上一层褐色的泥点。他赤着脚，已经站在水里。井里的水是浑的，几个指头粗细的泉眼在浑水中明亮地喷着。他亲切地看着她说：能行吗？她说：行。她叉开腿站在他的面前，把顶端绑着水桶的杆子伸到水里，一按杆，桶翻倒，装满水，提上来，倾倒，浑水涮涮地渗进干燥的泥土里，连点痕迹也不留。她面无表情地说：这地呀，干坏了。黄毛深情地注视着她说：我来浇！

她也是一把劳动的好手。黄毛站在井里，感动地看着她迅速准确地把一桶桶浑水提上去，看着她结实的腰肢在扭动，乳房在跳动，仿佛进入了梦境，她戽开了水，他往上挖泥。她在上边喘着粗气，也用梦一般的目光注视着他。后来，黄毛一锹掏出了一个鸡蛋粗的泉眼，水喷起两 拃多高。她伸下拔水杆子把他拽上来。他的腿冻得通红，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干地方。她说：我们都是傻瓜，我们干么要打这么深的井？他傻乎乎地对着她笑着，浑身打着哆嗦，说：井深水才旺。她的心被他的笑容刺得很痛。她掏出一条手绢给他擦背，她的手在哆嗦，他的身体在她手下哆嗦得更厉害。

今晚上你在俺家吃饭。她说。

他们并肩回村时，天空布满乌云，夕阳淹在云海里，染出血样的波涛。东北边天际上，却哗啦啦地抖动着血红色的闪电。

不久，面对着人民法院那个和蔼的法官，黄毛如实地诉说了这个夜晚的经过，连一个细节也没漏掉。后来，人们把他送到不知一个什么地方去，他躺在一张窄窄的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一点也不难过、一点也不后悔，他翻来覆去地咀嚼着逝去的甜蜜岁月……

那天他和她走进家门时，房子里已是漆黑一团，乌云压得很低，如同烟雾翻滚，可以用手触摸。猪在圈里安静地睡觉，虎皮鹦鹉在檐下睁着眼站着，大公鸡率领一群母鸡，不知发了什么魔症，全都不进窝睡觉，飞到院墙上，排成一队蹲着。紫荆点上两盏灯。一盏在老太婆屋里，照着黄毛激动不安的脸；一盏在堂屋里，照着她洗韭菜切腊肉。天气阴郁，被褥返潮，老太太心情不好，嘴里发出叹气声。紫荆说：你给你瞎娘说说话解闷，我剁馅包饺子，一会儿就好，你们别急。

在紫荆叮叮咚咚的剁馅声中，黄毛把疲乏的身体倚在墙壁上，天南海北地给老太婆讲开了。瞎娘，你听没听说过，王戈庄有一个女人清晨起来打水，突然看到井里有一朵蒲团大的红荷花，红荷花托着一个又白又胖的娃娃，女人被迷了本性，一头栽下去，淹死啦——荷花娃娃是勾死鬼变的。老太婆说——有一天下大雨，八个泥瓦匠跑到一座破庙里去避雨，那个雷呀，闪呀，连了片，成了蛋，火球在庙门前滚来滚去，庙里的人都吓得没了魂，其中一个说，我们八个人中，不知是谁办过昧心事，不能让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粥，谁有罪谁就出去。可是谁肯出去呢？于是你推我，我推你，混成一团，纠缠不清。又一个人说，这样吧，大伙儿都摘下斗笠来，从庙门往外扔，谁的斗笠被风刮出去，谁就出去受死。有一个人大着胆子拉开庙门，风呀雨呀呼啦啦地扑进来。大家轮流着往外扔斗笠，扔一个刮回一个，一直扔了七个，全都刮回来。只剩下一个人啦，他战战兢兢地拿起斗笠往外一扔，一阵邪风把斗笠卷跑了。那七个人说，说是你啦，出去吧。他哪里肯出？七个人不由他分说，抬起来就把他扔出去啦——怎么样呢？这个人给劈死了没有？——瞎娘，你听我说。那个人被扔出去后，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祷告着，老天呀，老天，您可不能冤枉好人啊。他正祷告着，听到身后嗯隆一声响，那座破庙整个儿坍了，

四面墙往里倒，屋顶往下压，七个人一个也没逃出去，包了一个人馅大饺子——哎哟，竟会有这等事！老太婆连声感叹着。阴郁天气带给她的不快全都消失了。正当她兴致勃勃地听着黄毛讲下一个故事时，紫荆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了。老太太余兴未消，说好了让黄毛吃过饭后接着给她讲。紫荆端过一碗海蜇皮，一碟松花蛋，对着黄毛噘了噘嘴说：后窗洞里有瓶酒，你喝两口吧，解解乏。老太婆说：喝点吧，出了一天力。黄毛拿过酒来，咬开瓶盖，连喝了三大口，酒劲很快上来，他的脸上泛出桃花般的艳红。紫荆从他手里把酒瓶夺过来，咕咚灌进一口，眼泪顿时盈了眶。黄毛的脸飘浮在袅袅的白色蒸气里，像个幻影一样忽远忽近。

吃过饭后，院子里的水桶叮叮咚咚地响起来。树枝和瓦檐都响起来。三个人都不敢出声。还是老太婆说：下雨啦，紫荆去盖上咸菜缸，落进了雨水会生蛆。紫荆说：盖好啦。黄毛说：这下不用水种棉花啦。今日白打了一口井。紫荆说：你先别高兴，还不知道能不能下大呢。黄毛说：已经下大啦。你听，已经下大啦。

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老太太的情绪更好了，她催黄毛继续讲那些奇闻轶事。紫荆也用目光鼓励着他，于是他就说：瞎娘，前屯一头牛生了两个犊，一头五条腿，一头三条腿，家主是个老头，心里难受得要命，儿子却高兴极了。他说，爹，你还难受，咱爷们的财运来了。他把牛赶到集上，卖票让人看，一年就成了万元户。东北有一头牛，天天跟老虎打架……黄毛讲着，老太太打起了鼾。雨还在下，窗口吹进来一阵风，把两盏灯全刮灭了。紫荆走出婆婆的房子，黄毛紧跟着。站在堂屋门口，望着灰白的雨夜，听着成片的风声雨声，两人都不说话。渐渐地，暗夜已经遮不住他们的眼睛，彼此都看着对方朦胧的面孔，彼此能听到心跳声。撩人的雨声一阵密似一阵，从雨里穿过来的风灌进堂屋，凉飕飕的，挟带着很远的田野里的泥土味。她抱住膀子，他也抱住膀子，都感到对方像炉火一样暖烘烘的，他们都想往前跨一步，但中间一个阴森森的暗影挡住了他们。他的心紧张得像要裂了，她的心痛得像要碎了。她哽咽着说：你走吧——要我走吗——你走吧——我不走，我不愿走……他猛扑过去，紧紧地搂住她，把她的骨节勒得格巴格巴响。她用力把他推开。他摇摇晃晃地朝外

走，她跟在后边送他。冰冷的雨点抽打着他和她裸露的肌肤，使他和她都感到彻骨的寒冷。在院门口，小小的门楼遮住了雨。这个门楼是这样的小，乱纷纷的雨箭抽不着他们的上半身，却把他们的下衣抽打得啪啪响。门口那株垂柳纤瘦的枝条不停地颤抖，冷滞的空气也簌簌颤抖。无边无际的紫云在天地之间浮动着，到处都是令人心痒难挨的秘密。院墙上传来一阵吱吱的呻吟声，那一队鸡还蹲在院墙上，一动也不动。紫荆泣不成声地说：黄毛，这道门槛，我迈不过去啦……她猛地关上门。泪珠密集地涌出来。她手扶着门站着。她知道他也在门外站着。她非常后悔，她觉得通向幸福的大门被关住了。她想：黄毛，你推开门进来吧……雨声愈加响亮和稠密，鸡的呻吟声变成了低低的哀鸣。她感到自己的心在一霎那间猝然破碎了。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攫住了她。她不知道是自己拉开了门还是他推开了门，两个灼热的胸膛紧贴在一起，他把她抱起来，她把脸伏在他的颈窝里，贪婪地咬着他，闻着他身上那种热烘烘的、在阴雨天气愈加浓重的熟羊皮味道……

四月十五这天夜里，一轮巨大的月亮高挂在白花花的天空中，天上所有的星星都黯淡无光，若隐若现，明亮的月亮简直像一个爽朗的太阳。地上所有树木的影子都很浅，几乎难以辨认。老太婆听到檐下笼子里那两只鹦鹉发疯般地噪叫着，燕子和蝙蝠在空中结伴飞翔。梨花开遍枝头，蜜蜂倾巢出动，忙碌采集花粉。大公鸡带头冲撞堵窝的木板，撞开一条缝，它钻出来，母鸡们也跟着钻出来。它们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便一齐飞上院墙，在墙头上蹲起来。

连日来，黄毛给老太婆讲了上百个稀奇古怪的故事，使她的心情特别舒畅。她甚至觉得这段生活比瞎眼前还愉快。她经常听到儿媳妇欢喜的大笑，儿媳高兴她也高兴，但她听出儿媳的笑声里有一种微妙的嘈杂之音，这声音使她感到隐隐不安，但自从黄毛来走动之后，毕竟是欢乐的气氛笼罩了这个阴沉沉的家庭。现在，她每天都在院子里晒太阳、走动，对院子里熟悉到了不需要眼睛的程度，当她在院子里活动时，谁也看不出她是一个瞎子。

过分明澈的月光打乱了飞禽和昆虫的生物钟，也使老太婆保持了

很长时间的愉快情绪遭到了破坏。她看不到月亮，她感觉到了月亮，她觉得一轮红月亮挂在儿媳妇的脸上，又大又圆。她又失眠了。这一夜里，她听到的声音使她在以后的残年里经常像闪电般忆起，每每忆起这一夜里发生的事，她就感觉到炙人的火焰飞快地啃噬着她生命的蜡烛头。

黄毛是在挂钟敲打九响的时候走的。她听到紫荆出去送黄毛，大门开了又关上。开门声和关门声都带着一种鬼鬼祟祟的杂音。她听到紫荆回来了，紫荆好像故意踩着脚走路，极不自然地咳嗽着，好像要掩饰什么似的。多少年的经验被现在的生活突然照亮了，她惊惧得几乎要背过气去。在一阵急遽地颤抖之后，她终于平静下来，悲哀压倒了惊惧，老年人那种超然的生活态度使她平息了心中的波澜。她想尽力地睡去，但越强制自己，耳朵就越灵敏，儿媳房中各种细微的声响都一无遗漏地被她听到了。她想欺骗自己也不行了，这种事情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她的手指又痉挛地抚摸起龙凤图案。她竭力想回忆起儿子的模样，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儿子留给她的回忆是一团脏石灰一样的影子，就连这团影子，也总是和那黄头发的孩子重叠在一起……

后来，有一团橘黄色的云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在无边无际的空中追赶着月亮。那团黄云毛茸茸的，形状像只长毛狮子狗。月亮不时被狮子狗吞没，又不时从它肚子里钻出来。这种残酷的游戏一直延续了两个多小时，那天晚上出来走动的人都有幸看到了这场只有童话中才能出现的好戏，如果想像力丰富，完全可以听到狗吞月亮时那种野性的咆哮和月亮匆匆逃跑的喘息，还可以看到幽蓝的狗眼和鲜红的狗舌，狗嘴里的涎水像玻璃纤维一样在空中飘舞。

狗状乌云和月亮搏斗着，天地间时而明朗如寒冰，时而晦暗如浓荫，开旷的原野和狭窄的土路，挺拔的树木和瑟缩的小草，都在这场搏斗中变幻形状和颜色；万物灵长和鳞芥小虫，都能感觉到这变幻的世界。

他在那条乡镇通往村庄的土路上急匆匆地走着，暖洋洋的热风送来小麦花的淡雅香气。路旁的树木枝条不时地拂动着他的脑袋与肩

头。月亮钻出来时，他看到头上的树枝在幽冥中闪着银子一样的光芒，昆虫在枝条上啼叫不休；月亮隐进云里时，灰色的道路变成深褐色，树木懵懂似巨人，狰狞如怪兽，虫子的叫声也因天气灰暗而变得阴沉凝滞。若干天后，他曾写过一份很长的交待材料，在这份材料的一节里，他写了这一天的经历。

我是下午三点钟在乡镇汽车站下车的。这次回来，我进行了周密的计划。我穿着便装，戴着墨镜，提着一个皮包。乡镇离我们村庄有十二华里路程，为了避人耳目，我不能在白天进村。我躲进镇西头一家小酒馆里。酒馆临着大街，街对面是一家挂马掌的铺子。一个肌肉发达的小伙子光着膀子，穿着裤头，腰间围着一块破破烂烂的蓝布，左臂揽着一条马后腿，右臂操着一柄明晃晃的铲状马蹄刀，非常迅疾地切削着马蹄。一个面孔红红的老头子，站在旁边，用挑剔的目光看着小伙子。马掌铺的东边是一家铁匠铺。西边是一家修车铺。买卖好像都很好。我走进小店，掌柜的立即起来迎接我，这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身体粗壮，四方大脸盘，说话高声大嗓，热情逼人。我要了一碟花生米，要了一碟鸡脖子，要了一瓶葡萄酒，选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小酒店里总共有二十几个位子，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花白胡子的老头坐在那儿喝闲酒。女掌柜站在柜台里，手拿着一个油腻的魔方翻来覆去的转。我透过墨镜发现她不时把目光投到我身上。我穿着黑衣黑鞋，黑皮包黑墨镜，从头黑到脚，难免有几分怪诞。女掌柜看着我时，胖脸上的肌肉在微微抽搐。我索性不去管她，枯燥无味地嚼着鸡脖子，把目光投到街上去。小马蹄铁匠旋风般的手脚令我惊叹不已。他的光背上汗水淋漓，肌肉像一只只小老鼠嗞溜溜地跑动。街上不时滑过一两个熟悉的面孔，全都是神色冷漠，急匆匆赶路。他们根本想不到会有一个往日的熟人正透过脏乎乎的玻璃窗观察着他们。一只猖獗的苍蝇在客堂里飞行着，嗡叫声刺耳，苍蝇寻找着光明想冲出去，但一次次都被玻璃挡回来，最后一次，撞得晕头转向，跌落在窗台上，肚子朝天飞速旋转，发出哭一样的叫声。对此，女掌柜和两个老头子无动于衷，不视不见。我几次想起身去把苍蝇捻死，但稍一动作，女掌柜的目光便像闪电般地亮起来。我对她这种目光非常反感，带着报复的心理，我抡起筷子，把苍蝇打成好几段。我把沾着苍蝇血

肉的筷子猛掷到桌子上，手插进口袋里，狠狠地盯着女掌柜。女掌柜的大脸立刻就变得煞白，她扔下魔方，拿着抹布走过来。她弄走死苍蝇和脏筷子，又送过一双筷子来，连声道歉道：同志，咱这店条件差，请您多包涵着点，俺一个妇道人家，初次挑着门面做生意，年纪轻，谙事浅，全仗着党的好政策撑腰和上级领导的关怀。她说着，那双眼却紧紧盯着我那只插进衣袋里的手，好像我的手里握着一枚炸弹似的。她说：您是从县里下来的吧？咱店里有政府发的营业执照和卫生合格证，凭着良心做买卖，不坑人骗人，您多来几次就知道啦。我掏出手绢擦擦嘴说：我是从省城来的。她的神色立即缓和了，问我：您还要点别的吗？我说不要，她就款款地走了，走回到柜台里继续转她的魔方。

我在小酒馆里一直坐到暮色苍茫。丙个老头子走了，街上行人渐渐稀少，修车铺和马掌铺收了摊，铁匠炉不打铁却在炒菜，一股新鲜蒜薹炒猪肉的香味直扑进小店里来。女掌柜噘着嘴看着我，好像有话要说。我站起来，走到柜台前，说：算账。她说：块儿八毛的，算啦吧。我把一张大概是五元的票子扔在柜台上，抽身便走了。

在路上我故意走得很慢，十里路磨蹭了两个小时，走到村头时，抬腕看表，已是九点多钟。我走进一块麦田，坐下来。麦子长得很好，麦穗儿又长又大，地上落着一层白茫茫的小麦花。我拽着两根麦芒撕下两颗麦粒，用牙齿把麦粒从糠皮中挤出来，麦粒很软，像饴糖一样香甜。节气刚刚是小满。这是成熟的前夕，收获的季节就要到了，我选择了这样一个时机回家确实很巧妙，我知道假如我明天碰到村里人，他们会说：天球，胖了呀！是回来帮紫荆收割麦子的吧？但我不是回来收割什么麦子的。我是回来收割烦恼和污秽的。什么事情只要开始干，必然有结果。我是要使这件事情有结果的，这结果早就在我的脑子里出现过，我牢牢地掌握着它，它是我网里的鱼，是脱逃不了的。

我在麦田里吸了两支烟，十点整。我拉开皮包，把照相机上好胶卷，挂在脖子上，把一支安了新电池的电筒装进口袋，选择了一个标志，藏好黑皮包，便蹑手蹑脚潜进村庄。那团黄色的狗状云好像为了配合我，又一口把月亮吞掉了。月亮射穿狗肚皮，透出暗淡的黄光，

天地万物都变得疯狂神秘。一排排尖脊草屋，一棵棵高树或低树，杨树柳树或者槐树，槐花在渐渐渗透出来的朦胧月色下，像一群白蛾在翩翩地飞动。槐花的闷香像海水一样弥漫着，我感到透不过气来啦……

风吹来，把香气吹成带状。他是沿着村后的小路走的，他不愿走大街。他穿行在香气弥漫的树林里，看到风动树枝时，白花花的花瓣像雪花一样沾着浅蓝的月光飘落下来。槐花有的正在盛开，有的正在凋落，香气来自盛开的花朵，凋谢的花朵发出的是无可奈何的枯萎气息。树下有两团黑乎乎的东西在翻滚。月光猛烈地泻下来，他看清是两条狗在嬉耍，一阵不可名状的愤怒使他弯下腰，摸起一块坷垃，对着两条狗打过去，狗悲惨地叫着，拖拖拉拉地跳到树的暗影里。

站在家门口时，他感到脑海里是一片荒漠般的宁静。小小的门楼，低矮的土墙，寒伧的草屋，全都依然如故。他不敢想像在这个小院里能发生那种事情。他的手几乎要举起来敲打门板，让自己的妻子来开门，然后他堂堂正正地登堂入室，但他的手抬不起来。他明知跳墙入院是深刻的讽刺，但还是要跳。他宁愿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没有发生。如果是那样，他就要跑到村头，找到皮包，返回县城，买上尽可能多的礼物，像一个孝顺儿子多情丈夫一样，正大光明地走进院子。眼下，他只能跳墙头，像鼠窃狗偷，像山猫野兽。令他惊惶不安的是蹲在墙头上那一队鸡。鸡们一律头冲外尾冲里，当头是一只大公鸡，羽毛灿灿地反射着月光，它歪着头，用挑战的目光看着他。他寻找着鸡队的空隙想翻墙入院，可是鸡队在公鸡的指挥下，在院墙上急速运动着，使他无法伸手上墙。他怒气上冲，瞅准空子，一把攥住公鸡脖子，用力一拧，鸡脖子很脆地响了一声。他一松手，公鸡头朝下栽在地上，两条腿蹬着，翅膀扑楞着，转了几个圈，就一动不动了。母鸡们胆怯地挤成一堆，再也不敢捣乱。他攀住墙头，纵身跳进院子。他悄悄地向窗口靠拢，檐下的虎皮鹦鹉唧唧嘎嘎地噪叫着。他踮起脚尖，摘下笼子，伸进手去，捏住一只鹦鹉，用力一挤，那鸟儿的内脏全破裂了。他又攥住了另一只鸟儿，鸟儿的心脏在他手里可怜地跳动着，他的手脖子有点发软，但还是用力把鸟儿捏死了。他屏住呼吸，走到那个熟识的窗户前站定。窗纸被莹莹的月光照得像死人面孔

一样惨白。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冲动得站立不稳，耳朵里嗡嗡响，什么也听不见。猛烈的心跳声和喘息声连他自己都感到害怕。他咬住嘴唇，感到一股热血顺着牙缝渗进嘴里。他终于稳住了自己，用舌尖在窗纸上慢慢舔出一个二分硬币那么大的洞。他把一只眼睛贴在破洞上往屋里看，屋里的一切都是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他坚持着，坚持着，终于适应了屋里的黑暗。他辨别清了悬在墙上的大镜子和挂在墙上的钟表，看清了屋里的箱、柜、橱桌，还有那条磨得溜光的红木炕沿。挂钟突然发了疯，当当当连响十二声，吓得他心脏紧缩。这时，他听到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低语声。他像野兽般呻吟着，他感到心脏像开花炸弹一样砰然炸开，他依稀听到自己胸腔里发出一声干巴巴的嚎叫，格子木窗在一阵疯狂的打击下全部断裂，窗户像墙壁上豁开的一个大嘴。他没有跳进屋，他就那么把踞着窗户，揿亮了手电筒，月光和手电光一齐闯进屋去，光柱罩住了两个年轻的躯体……

你们……你们干得好事……他说。他的头颤抖着，嘴唇哆嗦不听使唤。

是你？紫荆捂住眼，遮掩着刺目的电光。

天球大哥，黄毛双膝跪在炕上，哀求着，天球哥，饶了我们吧……

没有他的事，是我招他来的。紫荆说。

你们这两只狗！他看着他的璀璨的黄发和她光滑的黑发，大声骂。

天球大哥，既然你不喜欢紫荆嫂子，就成全了我们吧。瞎娘就是我的亲娘，我一定把她老人家侍奉好，你无牵无挂地去闯世界……

放屁！他怒骂着。在手电光下，紫荆赤裸着的丰腴肉体更激起他满腔怒火。他把手电筒固定在窗台上，举起照相机，把一个胶卷全拍完。闪光灯噼啪闪着蓝色的电光，照得他像春天的麦苗一样碧绿。他跳上炕，狠狠地踢了黄毛一脚，喊道：滚你的！

他点亮油灯，把电筒熄掉，坐在凳子上，点燃了一支烟。月光一无遮拦地泻进来，油灯火苗儿鬼火一样跳动着，紫荆背对着他跪着，平静安详。

你说，是怎么和他勾搭上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聋啦？哑啦？

任凭他怎么吼叫，紫荆一声也不吭，他扳着她的肩头转过她的面来。那麻木冷漠犹如塑像的面孔使他气闷得好像要窒息。他把烟头按到她的胸膛上，听着烟头烧灼皮肤的欻啦声，他觉得自己已经疯了。

你说不说？

她眼里涌出成串的泪珠。她扑在炕上，身体扭动着，像刚钓上水的银鳗鱼。银色的月光涂了她一身，那么白，那么亮，那么光滑，胜过那尊塑像一万倍。他俯身把妻子抱住，说：紫荆，我原谅你，只要你改正错误，我会好好爱你。在他的抚摸下，紫荆的身体像离水多时的银鳗鱼一样，渐渐地僵硬了。

老太婆在房子里低低地呜咽着。

这个皎洁的夜晚像一块巨大的烙铁，在老太婆心头烙下了一块伤。这块伤在她剩余的岁月里一直没有痊愈。她不敢回忆，却偏偏要回忆，就像俗话所说的“牙痛长，腿痛短”一样，十件愉快事一年就会忘记，一件伤心事一辈子难以忘却。那天晚上，她呜呜咽咽地哭着，听到儿子走过来叫娘。她说：球呀，你媳妇没有错，黄毛也没有错，错都是我的，都是因为我这个老不死的拖累你们了。

儿子在家里住了两个月。黄毛再也不见踪影，公鸡死了，虎皮鹦鹉也死了，院子里死气沉沉，只有儿子在院子里踱步的踢踏声。鸡血疗法不得不停止了，老太婆的下肢又麻木不仁，不能行走了。她的目光日益浑浊，听力也一天不如一天，儿子归队时，撕裂嗓子跟她道别，她像墙壁一样坐着，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第二年，第一树桃花猝然开放那天，老太婆清晨起来就让紫荆给她梳头洗脸。紫荆侍奉着她，她笑了一声，就咕咕噜噜地说起呓语来，若干年前的事情她还记得非常清楚。她说十八岁时被卖给一个五十多岁的布贩子，布贩子经常打她，折磨得她遍体伤痕。不久，布贩子的侄儿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突然出现在她的生活中。这个侄儿比她小一岁，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性格很腼腆，叫一声婶婶，他脸红她也脸红。那年冬天，老头子出远门贩布，侄儿带着她跑啦。跑到这个土地宽阔人烟稀少的地方……老太婆的话把紫荆吓得遍体流汗，她大声叫着：娘，你醒醒，别说胡话了。

老太婆又笑起来，眼里放出珍珠般的虹彩，她说：好啦，不说了。你把我抱出去吧，抱我去见见太阳。

紫荆在院子里放了一个大笸箩，笸箩里铺上被子，她把婆婆像婴儿一样放进去。阳光照着老太婆千皱百褶的脸，老太太微笑着，她像入睡一样，紫荆喊她她也不应声。正午时分，柳絮像雪花一样飘落下来，老太婆身上像落满了白雪……

他回家为母亲办丧事，顺便发现妻子挺起了肚子。于是他拍电报续假。紫荆什么也不对他说。他心里疑虑不安，屡次去医院请教医生，医生每次都很客气地接待他。他跑进县城，为紫荆买来衣服和补品，紫荆好像没看见。婆婆死了，她感到更加孤单，婆婆临死前的独白使她惊心动魄。这个转着圈讨好的男人使她反感透了，听了婆婆临终一席话，她心里那种犯罪感消失得干干净净。现在，当他用泥鳅般的手指抚摸她时，她往往厌恶得想呕吐。

妻子的冷漠态度使他非常烦恼，连续十几天，他一直躲在母亲房里看书，但字里行间往往出神出鬼，搅得他心惊肉跳。他盼望婴儿早日出生，婴儿也许会成为沟通感情的桥梁。他对妻子的冷漠采取忍让态度。有一次他曾试图解释，他说：紫荆，逮捕他我也不愿意，可你要知道，王子犯法，一律同罪，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等他说完，紫荆就把一个碗扔在地上，在瓦片的破碎声中，他感到火冒三丈，但瞥见她那大肚子，他又连忙装出笑脸，把瓦片拾出去扔到鸡窝上。

这天傍晚，他正在院子里瞅着香椿树紫红的嫩叶发呆，忽听到紫荆发出压抑不住的痛苦呻吟，他急忙冲进屋去，看到她正弯腰收拾着包袱，豆大的汗珠挂了满脸。

公社卫生院就在他的村前三里远的原野上，他匆匆忙忙找来一辆平板车，想把妻子拖到医院去。紫荆坚决不坐车，她咬着牙，挺直腰，一步步往医院挨，他拖着车跟在后边，一副狼狈相。

公社卫生院只有十几间房子，房子是东西方向，在最西头，靠连厕所那个门口，挂着与妇女婴儿有关的四块白牌子。当他和妻子走进房子时，一个婴儿正在布幔后边呱呱地叫着，一个护士模样的人穿着沾着血迹的衣服出来找剪刀。见到穿军装的他，她把沾满鲜血的双手

一挥，怒冲冲地说：男人出去。他只好退回去，房子里还坐着两个大肚子妇女，一个个咬牙瞪眼，惊恐不安。他确实是在退出房间那一霎真情地抓住紫荆的手，那两个大肚子妇女惊恐不安的脸上表现出妇女特有的那种对恩爱夫妻的敬慕表情。紫荆挣脱手，背过脸，说：你走吧，走吧。

他无可奈何地退出这个伟大又残酷的房间，在医院前崎岖不平的空地上徘徊。天黑了，又是一轮巨大的月亮低低地升起来，这月亮似曾相识，面对明月，他思绪纷纭。这时，路上飞奔来一辆马拉的双轮车，一个小伙子啪啪地鸣着鞭，催着马，马车停在那间房子门口。很快，一个头顶棉被的妇女上了车，车上响起了婴儿的哭声。小伙子用手挽着马嚼铁，小心翼翼地，像拉着一车玻璃器皿。

一个陌生的声音在他身后说：到屋里来吧，到屋里来吸烟。他回过头，看到一个三十岁出头的憨厚汉子站在门诊室门口对他说话，汉子脸上的坦诚表情使他很感动，他顺从地走进门诊室。屋里没有医生也没有病人，连他是三个男子汉。憨厚汉子掏出烟给他，他接了。憨厚的汉子又把烟递给那个蹲在椅子上的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他怀疑地看着小伙子生着一层柔软茸毛的黄嘴巴，问：你也是——是，小伙子说，老婆生孩子，生孩子也要排队挨号哩。他的话语中，透出一股强烈的当家做主的大男子汉的味道。他推开憨厚汉子递过来的纸烟，说：这烟没劲，不过瘾，我还是抽这个。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油腻发亮的烟荷包和一支假玉嘴湘妃竹竿的铜锅烟袋，老练地吸起来。

他被这个小大人强烈地吸引住了，他专注地看着他，总感到这是一个假冒大人的恶作剧的顽童。

门外传来叫声：陈老三，快点，你老婆生啦。这个一本正经的小大人收拾起烟荷包，不紧不慢地往外走。

他更没想到这个小毛孩子竟叫“陈老三”，他感到这个小小陈老三身上隐藏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气质。他跟出去，看到陈老三把停在路边的小马车赶过来，熟练地吆着马，调转了车头，把鞭子插在后鞦上，提着一床被子进了那间屋。陈老三把被子包着的女人像搬麻袋一样搬出来，粗手粗脚地扔在车上，又进去一趟，抱出了婴儿。他听到陈老三对车上的女人说：哎，接着娃娃，你挺起来，别出这个熊样，

人都是自己娇惯自己，你看到马下驹子牛下犊子了吗？坐好，走喽。车过门诊室，陈老三对着他招招手，说：大哥，明年老婆生娃时再见。

半夜时分，憨厚汉子的老婆也生了。门诊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在屋里再也坐不住，便走出去，在房子前来回走动。月亮升到中天，四周寂然无声。突然，紫荆撕肝裂胆般的哭叫声从屋里传出来，他站在门口，双手扶着冰冷的门框，全身上下有凉透了的感觉。紫荆的哭叫声越来越高，他的泪水不知不觉流到腮上。他用力推门，门是插上的，他恍然觉得这不是间产房而是间屠宰房，他的妻子正被人宰杀着，发出那种垂死前的挣扎声。后来，嘶叫声变成有气无力的呻吟，他心里松了一口气，他聚起全部的精神等待着那一声圣洁的儿啼。但是没有儿啼，屋里传出女人的低语声——五百吗——一千吧——紫荆，你是想要个死孩子呢，还是想要个活孩子？孩子已经窒息了，还有半小时，你好好配合，生他出来，我还能救活他，要是超过半小时，就没希望了——让她丈夫进来吗？——不，不，不要他进来(这是紫荆的声音)。

孩子，你出来吧！他默默地祝祷着。在这样的关头，他宁愿天地间存在着无数助人为乐的神灵，而不愿做一个唯物论者。孩子，你干吗不出来？难道你怕见爸爸吗？

第二天早晨，太阳从东边出，月亮在西边落。东边是血光，西边是银光。这时，他听到紫荆惨叫一声，便没了声息，他的心很沉地落下去，不祥的云团一下子蒙住了他的眼。屋子里传来噼噼啪啪的拍打肉体的声音。——哭呀——他听到一个女人说——狠打，打这个狗小子，看他哭不哭。

他站在门口，惘然不知所措。一声响亮的婴啼，把他惊醒，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听着婴啼，他以为是长时间焦急等待引起的幻觉。

门往外推开了，他被推下台阶。站定后，看到一个花白头发的女医生正在脱血迹斑斑的白大褂，那个年轻的护士模样的女人帮她扯下袖子。女医生对着他点点头，慈祥地说：年轻人，崭新的爸爸，进来看看你的儿子吧。他如履薄冰般地进了屋，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在焦虑等待的整整一夜里没出现的现像出现了，他双膝发软，心律紊

乱，他恍然觉得，这个孩子生着一头肮脏的黄发。

这个小家伙，懒得真可以，在娘肚里待了少说也有三百五十天。护士模样的女人说。

听着护士的话，他差点没瘫在地上。

进去呀，护士搡了他一把，说，还怕羞呢，看看你制造的头号炸弹。

他站在布幔里，看着紫荆。她躺在产床上，肚子凹下去，脸色惨白，听不见呼吸。在产床旁的一张小床上，放着一个腰扎白绷带的粉红色的婴儿。婴儿正啃着皱皮的手，双目活泼如黑豆，滴溜溜地四下逡巡。婴儿头上，没有一根头发，光秃秃像个小瓢。

他坐在故乡布满白花花碱土的小河床上，回想起了他与这个婴儿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感情纠葛。他原想靠婴儿连结起他和妻子之间的感情桥梁，可是，当他第一眼看到婴儿那愤世嫉俗的目光时，他的心就凉啦。固然婴儿头上没有毛，但他已从心理上排斥了这个小妖怪。

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围着这母子俩转圈。紫荆把全部热情都倾注到婴儿身上，她坐在炕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孩子的脸，他把饭菜送到她面前，她才把目光从婴儿脸上移开，像陌路人一样看他一眼。

一个月后，他第一次躺在她身边，婴儿拼命嚎哭，嗓子嘶哑得像病猫。她说：求求你，你别靠着我，娃娃怕你。他恼恨地披衣下炕。他一离开，婴儿立刻衔住奶头，咕咚咕咚烟奶水的同时，还从鼻子里发出蒙冤受屈的哼哼声。躺在母亲炕上，他通宵失眠，心中的怒火在时强时弱地燃烧着，但始终未熄灭，他脑子里不时跳出婴儿那两只乌溜溜的眼睛。他的手腕子扭动着，痉挛着，他觉得这个小东西什么都懂，简直是某个人的化身。

第二天晚上，他又躺在她身边。婴儿更加愤怒地哭起来。他的哭声老练成熟，经验丰富，绝对不像个把月的婴孩的那种基于条件反射的哭声，那种哭声顶多和饥饱冷热等纯生理的感觉联系着，而这个婴孩的哭声里，则丰富地表现出了某种极端的感情。他没说一句话就从妻子身边走掉啦。

要不，等他睡了你再过来。妻子用一种履行义务的麻木口吻对他说。

你给我滚到一边呆着去！他粗鲁地骂着。

半夜时分，妻子来到他身边，刚刚躺下，婴儿又嚎哭起来。他说：由着他哭。

不，不能让他哭。妻子抽身就走啦。

白天，他跑到卫生院找到那位女医生，详细地询问了许多问题，女医生困惑地看着他，但还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

有一天上午，妻子用一片鲜姜摩擦婴儿光滑的头皮。很快，婴儿头上就生出一层茂密的黄毛，这层黄毛使他无法平静，每看一眼，都会引起一阵触电般的颤动。

逢集日那天早晨，他说：我明天就走。这两个月没侍候好你，你多原谅吧。

紫荆叹了一口气，把熟睡的婴儿放在炕上盖好，说：什么也别说啦，咱们好说好散。你也不愁找不到个人，我等着黄毛出来。现在我还是你的老婆，想怎么着都由你。

生过孩子后，她更加丰腴艳丽，身上洋溢着一股新鲜的奶水味道。他怔怔地望着她，颓丧地说：我早就原谅了你的错误。

那你就送人送到家，行好行到底，高抬贵手，成全了我吧。

他说：你不后悔吗？

她笑了。她说：咱们到底是夫妻一场，你既然要走，我该给你送送行。我去集上割点肉，买点菜，你在家看着孩子，我借辆自行车骑着，半个小时就回来。

她转身向外走去。他看着她运动中的结实的背影，心里一阵阵发热。

阳光照进来，铺满婴儿的脸。那头丑陋的黄发令他心烦意乱。他手心里满是汗水，胸脯闷得透不过气来。婴孩忽然睁开眼，看着他扭歪的面孔，大声嚎哭起来，婴儿的五官挤成一团，泪水把眼睫毛浸得湿漉漉的。

他恍惚脚下踩着云团，忽悠悠地飘起来，灵魂出了窍，支配他的肢体的不是他的灵魂而是另一个灵魂。他用虎口压住了婴儿的咽喉，

婴儿的哭声消失了，小脸胀得通红。他把虎口松了一下，孩子的哭声又冒出来，这时的哭声非常凄楚，令他毛发直竖。他又把虎口压下去，孩子又无声无息了，小脸像个紫茄子。他又松了手，听到婴儿发出几声虎皮鹦鹉般的叫声。他闭上眼，把虎口用力一紧，手指感觉到咽喉里的破碎声。破碎的是婴孩的咽喉，但一股血腥味却从他的喉咙里直冲上去，他哇哇地呕吐起来。

孩子终于安静了，不哭也不动。阳光照着他满是细绒毛的脸，一道道的云影从脸上飘过。他的脸色渐渐变淡，变白，从小小的鼻孔里渗出两缕鲜红的血。他的眼半睁着，一线蓝幽幽的目光温柔地射出来。他的两只手又白又大，手指甲像透明的贝壳，透过指甲盖，似乎能看到那尚未凝固的鲜血还在毛细血管里运动。这真是个好孩子，这个孩子死啦。

这个孩子被我扼死后，直挺挺地躺在我的面前。他的额头苍白宽阔，双腮饱满，嘴唇微微张开，嘴角上还残留着一缕若隐若现的嘲弄人的高贵表情。我非常后悔，我看到他的头发像一缕缕黄金拉成的细丝，每一根都闪耀着迷人的光辉……

一九八五年一月于高密平安庄

梦境与杂种

一尊塑像是一件艺术品，而一个裸体女人则根本不是，莫洛亚先生嘴里叼着黄杨木烟斗对我的父亲说，爱情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梦境中，一切将拉回到真实的领域的东西，一切使人的官能得到满足的东西，都使爱情毁灭。正午的阳光倾斜到我们家的院落里，在稀疏的杏树叶子造出的淡薄阴影里，我父亲坐在自己的鞋子上，似懂非懂地听着来自不知何国的莫洛亚先生用蹩脚的汉语表达出来的思想。你明白了没有？莫洛亚先生问。我父亲垂着头，瞅着摆在他眼下的那十个青色的趾甲，考虑了几分钟，然后用犹豫不决的腔调说：照您的看法，孩子是必须送进学堂里，之后才可能有出息了？莫洛亚坚决地说：是的，毫无疑问是这样的。

莫洛亚先生吃过了晚饭，带着我母亲烙出来的十几张大饼和一捆大葱走了。我们一家人把他一直送到河堤上。他是背对着十五的月光走的。他的腿很长，走路的姿势显得笨拙难看，仿佛一只生病的马，渐渐地消逝在月光昏迷的暗夜里。他走了，就像他永远不再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就像我们永远不能与他共进辛辣的晚餐一样，但他腋下散发出的那股野狐狸的腥臊之气却在我们的村庄里，在我的记忆里久久翻腾。

莫洛亚的话不会错的，父亲对祖母和祖父说，既然连莫洛亚都劝我们把孩子送去学堂，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孩子送进学堂，莫洛亚可是有地位的洋人哎，他的话不能不听，爹，娘，我父亲耐心地对我祖父母说。

我看到月光从天上洒下来，照耀着祖母手中的牛骨纺锤。那东西在祖母的手上，带着一根羊毛线，做着杏黄色的旋转。她的脸模糊不

清，很难看见她对我父亲的话的反应。我祖父呼吸很重，看样子在生闷气。我听到父亲又说：既然爹和娘没有意见，那么明天我就送树根去上学了。

祖父终于发言了：上学，学什么？我没上过学，不也照样吃饭穿衣睡大觉吗？

祖母立即帮腔：你让他去上学，那两只绵羊让谁去放？这个洋鬼子，麻袋一样的肚皮，吃了还不算，还要带了走。

父亲说：既然连莫洛亚都说了，咱不能不顾忌一点面子，那两只羊，就委屈一点，让树根早起割草喂它们，放学后再去放牧它们。一天到晚在野地里蹿跑的羊儿，肥得并不快。

祖父母不吭声了，成群的蚊虫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发出嗡嗡的狂叫声，祖父手里的蒲扇啪啪地挥动着，无疑是在借此发泄对父亲、对我、也对那位在村西教堂里任教职的莫洛亚的不满。

第二天清早，父亲送我去学堂。走出大门时，我看到那两只拴在墙边木桩上，被祖父母视为掌上明珠的白绵羊正在吃一堆沾着露水的青草。它们抬起头，用阴沉的蓝眼睛看着我。它们身上的毛刚刚被祖母用剪刀剪过，裸露着粉红色的皮肤，但它们头上的毛、腿上的毛、尾巴上的毛都没剪，所以显出了难看和古怪。两只羊一公一母，原本是同胞兄妹，但它们干乱伦的事已经很久，幸亏是羊，如果是人，怕早被村民们用砖头砸死了。于是我立刻便想起了薛家家族中的尊长把本族中一对乱了伦常的男女身上绑上古磨盘沉入青草湖中的情景。那对男女一言不发，怒气冲冲，两副视死如归的面孔。喂羊的青草一定是我母亲起大早割回来的，因为我看到母亲的裤腿上和鞋子上沾满了泥水。

走上河堤后，我一眼就看到祖父站在河边，用一扇大兜网，一下一下地扫荡着河边水草繁茂的水面。我知道祖父在捞虾子。捞那种青色的小虾子。那种虾子经热水一烫，立即就变成橘红颜色，味道十分鲜美。我没有资格吃祖父捕捞的虾子。他捞的虾子只供他自己享用。但我经常利用祖母疏忽的机会，偷食祖父的虾子。虾子的尖嘴和须毛摩擦着我的口腔时，那种由此引发的快乐无法形容。有一次我食虾子被祖母当场抓获，祖母毫不客气地扼住了我的喉咙，逼我把口中的虾

子吐出来。她的狰狞的面孔正对着我的脸，她的声嘶力竭的恫吓震动着我的耳膜，她的冰凉的手指卡着我的食管。但我下决心不把进口的虾子吐出来。她甚至把一根食指伸到我的嘴里去抠那些虾子，我轻轻地咬了一下她的手指，给了她一个警告。然后，趁着她手指松动那一瞬间，我把口腔中的虾子咽进了肚子。我清楚地感觉到我的正在发育的身体和我的正在扩大体积、加深沟面的大脑需要蛋白质和其他营养。我感到每吃一捧虾子我的体内便产生一阵热烘烘的暖流，这是生命膨胀的感觉，细胞分裂增殖的声音如雨打乱草一般刷刷拉拉地响着。每吃一虾子，我便增长一虾子肉体，增加一虾子智慧。在虾子的滋养下，我的做梦的本领更加成熟了。

大概在我五岁左右的时候，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的中午，我躺在热如煎饼鏊子的炕上睡觉。睡梦中我看到院子里的水缸无声无息地碎了，缸里的水汹涌地四处奔流，缸中养着的两只绿毛大螃蟹随水涌出，在潮湿的泥土中爬动，也是在缸中养着的那两条青背鲫鱼在泥巴水中弹跳，一只红色的公鸡鹏着羽毛、歪着头，啄鲫鱼的眼睛。我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冲到院子里，我的快速行动把正在堂屋里用艾蒿薰蚊蝇的母亲吓了一跳。母亲大喊：树根，你干什么去？

我说：水缸破了。

我一语未了，院里的水缸随即破了。所有的景象与我梦中的景象相同。

母亲惊愕地看着这一切。她拾起一块碎缸片看看，目光中流出狐疑和迷惘。祖父和祖母也闻声而至，都铁板着脸，责我打破水缸的罪过。母亲为我辩解。但她的辩解碰到祖父母铁一样的逻辑上，显得软弱无力。祖母气汹汹地指点着我母亲的额头说：不碰它它如何会破！护孩子不是这个护法，俗话说得好：惯子如杀子！

母亲只好忍气吞声了。我刚想替母亲也替我自己辩解，父亲好像从天而降，插在了两个阵营之间，在祖母的阴险的煽动下，他赏了我一脚一巴掌，又赏了母亲一脚。母亲捂着脸哭了，我没有哭，我感到心中燃起了怒火，我咬牙切齿地骂道：总有一天我要向你们讨还血债，千刀万剐了你们这些坏家伙。

我的话骂出口，母亲竟然也赏给我几巴掌，不是装模作样的打，

而是真打。我分明地感到她的手骨被我的头骨反弹回去。我心中百感交集，一时不知道究竟谁是我的敌人谁又是我的朋友。

当天夜里，在点燃的蒿子散发出的烟雾中，我蜷缩在炕角上，咬着牙根恨人。我听到母亲叹息一声，并随即感到母亲布满茧子的手伸到我的头上。她的手摩擦着我的头皮嚓嚓响。于是，母亲退出了我的敌人的阵线，与我站在了一边。母亲说：

树根，我的儿，再也不要瞎说。他们是你的祖父母，你要孝敬他们，否则，天要用雷电轰你。

可是，母亲，您是亲眼看到的，那水缸并不是我打破的呀。

你果真在梦中看到了那水缸破裂的情景？

母亲，我没有骗你。

母亲不说话了。我虽然闭着眼，也能看到母亲在黑暗中盯着黑暗沉思。

母亲说：儿啊，你帮娘梦一梦，看看去年我们家丢失那五个饽饽被谁偷去了。你记得不，为那五个饽饽，我承受了多大的委屈。你祖母至今还咬定那五个饽饽被我偷吃了。

好，我答应了母亲，我将用自己的梦为母亲洗刷清白。

这夜里我果然梦到了那五个饽饽，它们是被一只黄鼠狼弄到院子正南靠着杏树的那个陈草垛里了。黄鼠狼用尖尖的嘴巴拱着团团旋转的饽饽，四条粗短的小腿笨拙又麻利地挪动着。我把梦中情景对母亲讲述了一遍，母亲说：

树根，这事儿你对谁也不要提起。

几天后，母亲对祖母说：那垛陈草，该倒一倒了。要不就烂掉了。

祖母不满地说：你早就该倒，我天天闻着那烂草的味道，但强忍着不说，省了得罪你。好像这日子是为我过的一样，我能活几年？一撒手一闭眼，一个铜板也带不到阴曹地府，所以呀，糟蹋了也是你们的，积攒了也是你们的，从今之后，我不与你们积恶为仇，也免得让你那宝贝儿子成了大气候回来将我千刀万剐。

母亲连声赔不是，说树根小孩子，不知从什么野孩子那里学来几句匪话，胡乱运用，其实他并不知道这些话的意思。

祖母却说：好了，倒草去吧！任你是巧嘴的鹦鹉，也说不破我心中的潼关！我心里像明镜一样。

祖母狠狠地斜了我一眼，我感受到了她对我的刻骨仇恨。

母亲揭掉草垛上那腐朽的苫片，一股股的蒸汽冒出来。那些陈年的麦草结成了个，一块块，宛若破毡。

果然，母亲从草垛的中央翻出了一堆长了绿毛的饽饽。其中一个还完整着，其余的已被那小兽的牙齿啃嚼得七零八碎。母亲立即惊呼起来：

婆婆呀，你快来看。

祖母极不情愿地走过去，还问：

让我看什么？

她随即便看到了。然后阴沉着脸，一声不吭地回屋里去了。

我看到母亲脸上飞扬着神采，眼睛里饱盈着泪花。我心中也跳跃着欢欣鼓舞的情绪，我终于为母亲平反了冤案，靠了我做梦的奇异。但愿这奇异永远伴随着我。但我的祖母又如一股黑旋风从屋子里转出来，她用令人难以忍受的嘲讽口吻说：

谁又能保证不是贼偷了藏在这里的呢？

这无疑是直指母亲是贼了，我愤怒地说：

我梦见了，是黄鼠狼偷的！

好大一个黄鼠狼！祖母说：我活了七十年，还没见过两条腿的黄鼠狼呢！

简直就如梦话一样，母亲面前的乱草拱动起来，一匹硕大的黄鼠狼钻了出来，似乎对着祖母点了点头，然后一溜烟地沿着墙根走了。

祖母一屁股坐在地上，嘴里叼咕着：

黄大仙恕罪，黄大仙恕罪。

母亲赶紧扔掉手中的草，用一双黑手，把祖母架起来，扶到屋里去。我原本以为母亲会对祖母展开猛烈反击，杀杀她的威风，让她在铁一样确凿的事实面前低下头去。但想不到母亲的态度较之从前更加谦恭，好像受冤屈的不是她而是祖母一样。这令我感到困惑也感到失望。

母亲对我说：儿啊，你还小，不懂事。

在黄鼠狼出去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感觉到祖父母对我的态度有了些许改变。尤其是祖母，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欺负我了。好像我是一个通晓巫术的小妖精一样。我想也是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父亲才为我争取到了进学堂念书的机会。

祖父站在河边捞虾子，从他的背上，我知道他已经看到了我们，父亲拽着我跌跌撞撞地走下河堤的漫坡，站在湿漉漉的沙地上，说：

父亲，我送树根上学去了。

祖父唔了一声，胳膊一努力，将那张大肚兜子的捞虾网逆着水流的方向抡了半圈。网后水草摇动，泛起一股浑浊的泥浆。我看到网兜里，纷纷跳动着一些青得透明的虾子。蹦蹦跳跳的感觉在我口腔里活跃起来。

父亲又毕敬毕恭地重复了一遍送我上学去的话。

祖父慢条斯理地将网中的虾子倒出来，装进他脚边的一只蒲草包里，然后，不得不回头似的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说：

上就上去吧！不过人的命由天定，胡思乱想不中用。

父亲说：沤他一年半载看看，也算尽了心，天开眼让他有一星半点子出息，也不枉您疼他一场。

祖父不耐烦地挥挥手，说：

去吧去吧，别耽搁我干活。

我十分留恋地看着蒲包中那些跳跃不止的虾子，喉咙痒痒，恨不得伸手过去，抓一把活虾子，生吞下去。祖父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似的，拎起蒲包，伸到我面前，他用力猛烈，蒲包几乎撞到了我鼻尖，祖父冷冷地说：

要吃就吃吧！

我不想去看祖父的脸色也不想去看父亲的脸色，我只顾念着蒲包中的虾子，祖父和父亲对我的蔑视，嘲弄与虾子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只要有虾子吃，就是做狗也无妨。

我毫不客气地把手伸进爷爷的蒲包，抓了一把蹦蹦跳跳在手中，迅速地掩到嘴巴中，奇妙地感觉迅速传遍我的全身。我又伸手抓了一把，急不可耐地要往口腔里塞，这时父亲紧紧地攥住了我的胳膊，把我拖上了河堤。

你为什么要吃生虾子呢？父亲不解地问我。

现在回忆起来父亲的问话我感到他十分愚蠢，吃虾子难道还要分生熟，吃虾子难道还要问个为什么？

当时我因为嘴里塞满虾子，没有办法回答父亲的问话。父亲推搡着我，让我赶快把嘴里的那些玩意儿咽下去，不知不觉中，我跟随着父亲到了村西头教堂。在堤上我早就看到了教堂的房顶上那个高高竖起的十字架了，这个特殊的标志物使我们这个苍老的村庄增添了许多生气蓬勃的感觉。我们对它熟视无睹，但外人一见到它，就要驻足仰望，且面上露出讶异之色。

在教堂门口，父亲用食指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口宣一声“亚门”。他是村里最虔诚的耶稣教徒之一，也是传教士莫洛亚的好朋友。

莫洛亚站在教堂的门口，用一脸愚蠢的笑容迎接我们，也高兴地拍拍我的脑门，说：

树根，我和你妈妈睡觉的，幸福的羔羊，终于来了。

我以牙还牙地说：

莫洛亚，我和你奶奶睡觉的，你这个幸福的老山羊。

莫洛亚怔怔，随即抚掌大笑起来，那两撇八字胡尖儿在他的笑声中颤抖，父亲跟随着嘿嘿地傻笑。

莫洛亚把我送到学堂里，所谓学堂，就是教堂西侧那两间厢房。原来里边盛放过什么我不知道，现在是收拾干净了，摆了十几张木板子桌椅，顶头的墙上挂了一块用锅底灰涂黑了的木板。已经有六七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在里边了，门口站着一位长头发的、面色苍白的青年迎接我们。莫洛亚说：这是你们的老师，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接下来举行了开学典礼，出席者有小学名誉校长莫洛亚，有村中名人薛财主薛大爷，狗肉铺子的掌柜胡思念。莫洛亚让我父亲到教堂大门口去放了一挂鞭炮，招徕了前来看热闹的乡民，乡民中小孩子很多，但多半都背上驮着弟弟或是妹妹。与他们相比，我感到了自豪。

鞭炮过后，莫洛亚庄严宣布，玛丽亚小学正式成立并正式开学了。第一项议程是一齐起来唱赞颂上帝的歌曲，莫洛亚他们都热泪盈眶地唱着，好像那个身上滴着血的老头子果然就悬在我们头上倾听着

他们的歌声似的。

典礼完毕，莫洛亚与村里头面人物到正厅里去了，剩下我们几个顽童与那位长发白面先生。他未说话之前先捂着嘴巴咳一阵，然后把手掌摊开给我们看。我们看到他的掌心里有一些腥红的血。他说：

你们都看清楚了没有？我是带着沉重的疾病来向你们传授知识的，你们如果不能努力学习，实在是对不起我。

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温暖的感情。可旁顾那几位同学，他们的脸却都如木头一般，没有丝毫表情。那位后来当了县税务局长的李栋材放了一个屁，引起了一阵笑声。教师的脸上立刻就表现出痛苦不堪的表情。我觉得李栋材的行为不好，但那小子身高马大，手爪子凶狠，干起架来我不是他的对手，否则我必会奋勇地扑上去，揪住他的头发，打他个鼻青眼绿，然后剥下他的裤子来，挖一团泥巴，糊住他的屁眼，借以报答教师吐到掌心里那口鲜血。

同学们安静。陈教师平息了骚乱，拿起一截黄颜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大字：陈圣婴。

教师指着那三个大字说：这就是我的名字。陈、圣、婴，意思是说，我是姓陈的上帝的婴孩。你们都进过教堂望过弥撒吧？在主的上方，有几个长着翅膀的小男孩。那就是我。

同学中有人冷笑。教师说：不要笑，这是真的，我昨天夜里梦到我在上帝身边飞翔。

教师让我们各报名字。于是李栋材张立身王阿宝郭进财一阵乱纷纷。我说我叫树根。

教师笑着说：就你的名字别致。你是什么树根。

我说：柳树根。

教师说：妙哉！

妙哉完后，长着肉翅膀的圣婴陈教师开讲，庄严的表情和神秘的话语被他的咳声和血迹污染得苍蝇飞来飞去，教室里弥漫着甜丝丝的血腥味儿。我们慢慢地厌倦起来，苍蝇的翅膀上的金光闪闪的斑点眩晕了我们的头脑。我陷入梦境中，看到肉翅膀的小孩子站在十字架上撒尿。莫洛亚先生蹲在他的奶羊身后挤羊奶。陈圣婴一阵激烈的大咳振奋了我们的精神，我看到他的脸像黄金一样，嗅到了他的黑洞洞的

嘴巴里泄露出来的铜锈的腥味。他用一只手捂着胸，一只手无力地挥动，说：走吧，都走吧，放学了，都回家吃饭去吧。他的脸上有一种烦透了我们的表情。我们比你更烦，于是便一拥而出，嘴里嗷嗷叫嚣。

在教室的墙外，果然看见身材高大的莫洛亚先生蹲在他的奶羊的身后，左手端着一个洋瓷缸子，右手挤着奶羊的肿胀了似的淡黄色大奶头。白得有些发蓝的奶汁嗤嗤响着，一股股射到缸子里去。这老洋鬼子干得聚精会神，连头也不回。灿烂的阳光照着他的背和头颈。一些黑色的汗水洇湿了他脊背上的麻布长衫，他头上弯曲的白毛亮晶晶的，脖子赤红，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从他的头里发出来。那匹奶羊叉着两条细长的后腿，弓着腰，翘着三角形的尾巴，暴露着粉红的脐子，它的头侧着，用阴森森的、老女人一样的目光看着莫洛亚先生，有时它还略微抬高一下眼睛，看一下我们，似乎传达一种对我们不屑一顾的蔑视。缸子里的奶渐渐多起来，奶汁射入空洞缸子时发出的那种响亮刺耳的声音听不到了。奶汁射入奶汁中形成一个粘稠的小漩涡。那肿胀饱满的奶头渐渐干瘪了，变成了一张抽搐的皮。莫洛亚先生困难地站起来。他站起来时使空气流通加速，一股热烘烘的膻气扑进我们的鼻孔。他转过身，对着强烈的光线眯缝起眼睛，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缸子中的羊奶荡出来，积挂在他粗大的白色手指上。他把盛奶的缸子倒在另一只手里，伸出鲜红肥厚的舌头，灵巧地舔干净手指，然后他和颜悦色地说：

感谢上帝吧，孩子们。上帝赐给我们阳光、空气，还有这新鲜的羊奶，亚门！孩子们。

他用湿漉漉的手指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我们也对他“亚门”。

他端着缸子，踉踉跄跄地走了。我一抬头，看到那高耸在教堂顶端的那个银灰色的十字架上，蹲着一匹漆黑的乌鸦。

在我家的饭桌前，祖母不怀好意地问我第一课学到了什么经邦治国的道理。我馋涎欲滴地看着祖父眼前那青花碗里盛着的橘红色的熟虾子，心不在焉地答道：

陈老师说上帝抽下一条肋巴骨，造成了人。

祖母愤怒地说：放狗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没有十次也有九次，人是女娲娘娘用黄泥巴捏出来的。用肋巴骨能造人，如何能分出公母来？

我对这个人类起源问题丝毫不感兴趣，在我的心里，只有虾子在跳跃。

祖父咀嚼着虾子，说：去这样的学校念书，什么孩子也给糟蹋了。

父亲在胸前划个十字，嘟哝着：主啊，宽恕我们吧！

祖父用白眼斜着父亲，赌气般地把一堆虾子戳到他那深渊一样的嘴里。

这时，梁头上一阵骚乱，抬头看时，一只青色的燕子从巢中翘出屁股来，把一摊白色的热屎屙下来，恰好落在祖母青筋暴凸的手背上。

祖母啐了口唾沫，站起来，去洗手，嘴里唠叨着：吃过饭我就捅了你们。人心不古，燕子也越来越坏了，三皇五帝到如今，燕子从不把屎屙下来，这是怎么说的。

趁着祖父仰脸看梁上燕巢时，我的筷子飞快地伸向那只盛虾子的青花瓷碗。但祖父的动作更快，没容我夹住一只虾子，他的筷子已经准确有力地抽在了我的手背上。

夜里，母亲拍打着我的头说：树根，我的儿，你什么时候才能不馋了呢？

谁也无法理解我对虾子那种亲近的感情，连母亲也不理解。这是我心中的秘密，我像藏匿罪过一样藏匿着它。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学校，未到校门就碰上了一日同学赵忠良。他惶惶张张地说：快回家去吧柳树根，陈先生陈圣婴夜里死了。

我不信，跑到教堂院里去看，果然看到陈圣婴直挺挺地躺在墙边一棵槐树下，脸上蒙着一张白纸，成群的红头苍蝇在他的四周飞动。

莫洛亚先生一见我，急火火地说：树根，快回家找你父亲来，就说陈教师死了，让他召集些人来办理后事。

……树根，树根，醒醒，该去上学了。

我看到母亲站在炕前，轻声地呼唤我。母亲身上散发着清新的露

水味儿和苦涩的青草味儿。我知道母亲把羊草割回来了。我搓着眼睛，惊恐不安地回忆着梦中的情景。我把嘴附到母亲耳边，悄悄地说：我梦见陈教师死了，躺在教堂院子里的槐树底下，脸上蒙着一张白纸，红头苍蝇在他身上飞。

母亲的脸色变了，严厉地说：胡说什么，你一睁眼就胡说。

我也希望这是胡说。如果这个梦也应了验，我的上学生涯不就结束了吗？那样我又得整日牵着那两只羊在草地上混，那样我出头成龙的日子永远也不会到来，那样我就要永远忍受着祖父母的压迫。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沿着昨天走过的道路往学校走去。在河堤上又看到如风景般的祖父立在水边，裸着两条鹤式长腿，一下又一下，机械地挥动着他的大兜子网。那些青得透明的小虾子在我眼前跳动着。但是我今天压抑了生吃虾子的欲望，我不敢让我的大脑继续发达下去了。昨天那两大把活虾子，立竿见影地提高了我做梦的清晰度。而且还使我的梦有与物事本色的颜色。草是绿的，花是红的，各种味道在梦醒后尚在唇边缭绕。与我的梦境相比，青天白日的真实生活反倒显得朦朦胧胧地不真实起来。

未进校门我就碰上了一日同学赵忠良，他惶惶张张地，几乎与我撞个满怀，他用衣袖揩一把鼻涕说：

快回家去吧柳树根，陈老师夜里死了。

我进了院子，看到陈老师直挺挺地躺在槐树下，红头苍蝇在他的四周飞行，他的脸上蒙着一张白纸。

莫洛亚先生一见我，急火火地说：

柳树根，快跑回家叫你父亲，说陈圣婴老师死了，让你父亲召集人来商量办后事。

村里人——主要是教徒们，在父亲的率领下，来到院子里，围着陈圣婴的尸体，群嘴亚门，都在胸口划着十字，父亲说：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说死就死呢？莫洛亚先生眼泪汪汪地说：他到上帝身边享受永恒的幸福去了，那里是我们每个人的归宿。

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会儿，太阳毒辣起来，陈先生的尸体马上就有了难闻的气味，众多的苍蝇从田野里飞来，造成一种令人心惊胆战的气氛。

不能再拖了，父亲说，大家凑几个钱吧，去买口薄棺材，装敛起来，抬到村西老墓田里埋了吧。

李栋材的父亲反对道：一个陌生人，用什么棺材，买一领苇席，卷巴卷巴抬出去算了。

父亲同意了李栋材父亲的建议，指派人去买苇席。然后，往陈圣婴的尸体喷了一些酒，暂时镇压住臭味，几个人皱着眉上前卷了起来，卷紧后，用绳子捆扎住。串上杠子抬起来，往老墓田抬，苍蝇们恋恋不舍地跟着，往活人脸上扑，轰都轰不散。苇席有些短，陈老师的长头发垂下来，上面缀满苍蝇。

陈圣婴的葬礼简单朴素，中西合璧。莫洛亚先生为他念了耶酥经，几位村里的老人为他念了超生咒。坟墓合拢后，父亲吩咐我：树根，跪下，给陈老师磕个头。

我皱着眉头表示不情愿，我与他无亲无故，对他也没有什么好感，他的暴死让我不快，凭什么我给他磕头？父亲说：磕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于是我便跪下磕了一个头。跪在这座新起的坟墓前，我嗅到了新鲜的黄土味道。苍蝇们追逐别处的臭气去了，潮湿的风从草地深处吹来，蓝天上鸟的叫声令人肌肉震颤。众人肃立在坟前，宛若一株株古老的槐树，独有莫洛亚先生如同一株老白杨。父亲说：

神甫先生，是不是再去请个先生，既然学校已经办起来了。

莫洛亚先生为难地扭曲着脸，吭哧了一会儿，竟莫名其妙地说：

主啊，仁慈的主，拯救这些被罪恶毒化的灵魂吧。

说完话，他摇摇摆摆地一个人走了。众人望着他的背影，齐声叹气。方家二大爷说：都散了吧，这天下怕又要不太平了，圣母的眼里又流泪了。

众人无言地散去，父亲紧紧地攥着我的手，生怕我跑走似的。

玛丽亚小学就此关门，据说莫洛亚先生已把他那头老奶羊拴在教室里饲养。我们的教室已成了羊圈。父亲说，那西厢房原本就是莫洛亚先生的羊圈。我的生活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上午放羊下午还放羊。我的那几位同学，有放羊的，有放牛的，都在村子南边那一大片无主的低洼草地上。草肥水美，野花密匝匝地散布在绿草中，有白

的，有黄的，有蓝的，散发着或浓或淡的香味儿。草地中有一些水洼子，里边有螃蟹、黄鳝，没有那种青里透明的虾子。

有一天，我们正在草地上斗草，我们的牛羊散漫在草地上，拣最可口的草吃。远远地一个高大的白人牵着一只羊走过来。谁都知道是莫洛亚先生来了。莫洛亚先生的羊原来是有专门的仆役为他割草喂养的，那仆役在陈老师死后就无影无踪地消逝了，我在梦中见过那仆役现在生活的情景，但我没对任何人说，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

莫洛亚先生身上的膻味儿顺着风儿刮过来，膻味愈浓烈他离我们愈近，但当他在我们面前时，膻味儿反而没有了。莫洛亚先生笑着说：

树根，让我的羊跟你们的羊一块吃草怎么样？

他回头指指那只羊，并试图把它拉上前一点，但那羊四蹄用力，身体死劲儿往后坐，分明是不愿意。

李栋材说：犟羊，犟羊，你越拽它它越拧劲，不信你撒了它的缰绳，它自个儿会到我们的羊群里去了。

莫洛亚先生松了缰绳，那头奶羊果然畏畏懦懦地靠到我家的羊跟前。我家的羊对奶羊表示了冷淡，莫洛亚先生的奶羊便自我解嘲地叫两声，尖着嘴，专拣着那星星般镶在草丛中的天蓝色小花儿吃起来。

我们对莫洛亚先生表示了足够的尊重，但他却像一个惹人讨厌的大孩子一样，不断地招惹我们。他捏我们，摸我们，用草缨子挠我们的耳朵，我恼怒地说：老胡羊，够了。

第二天，莫洛亚又来跟我们放羊，他继续闹我们。我们忍无可忍，一拥而上，拉胳膊扯腿，把他按在青草地上。后来当了大官的李栋材提议玩莫洛亚一个“老头看瓜”，大家齐声赞同。于是我们把他的裤裆松开，将那颗生着白卷毛的大头硬塞到他自己的裤裆里。莫洛亚的裤裆较之中国裤裆狭窄，塞起来比较费劲，但我们还是克服困难把他的头塞了进去。可怜的莫洛亚先生喘着粗气在草地上滚动着，我们在一旁拍着巴掌欢笑。李栋材还用羊鞭抽打莫洛亚先生紧绷绷的屁股。莫洛亚先生的嘴在裤裆里发出呜呜噜噜的怪声。李栋材又一鞭打下去，那裤缝裂开一条缝，一只通红的大鼻子从缝里钻出来。这样实在古怪，我们笑得屁滚尿流。我忽发奇想折一根草棍儿，去拨弄那鼻

孔中的毛儿，那鼻子可怜地抽搐着，一声啊啾，裤裆更大地破了，莫洛亚先生的头钻出来，他的脸胀成紫红色，他的眼里饱含泪水。

后来我父亲来了，一见草地上的情景，他的脸都煞白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牲们！他骂着，弯下腰去，慌忙把莫洛亚先生充满智慧的头颅从裤裆中彻底解救出来。然后愤怒地呵斥着我们，并追查滔天罪行的主谋人。莫洛亚先生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平静的像死人一样。我看到他的胀成紫红的面孔慢慢地恢复了白皙，呼吸也平稳的像没有了呼吸一样。

父亲拧着我的耳朵让我交待罪魁，我不说，父亲就用膝盖顶我的屁股，我依然不说。这时莫洛亚先生爬起来，把父亲拉开，笑嘻嘻地说：

老柳，不要这样，我们闹着玩，很愉快的。

父亲放了我，说：你们不要欺负莫洛亚先生。莫洛亚先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向我们传播上帝的福音，保佑我们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你们怎能玩他“老头看瓜”！

莫洛亚先生说：老柳，你不懂，“老头看瓜”很好，就在刚才我“老头看瓜”时候，我看到了上帝。

后来莫洛亚的话在村子里传开，几个流氓无产者嘻笑着道：“老头看瓜”时见到了上帝，那上帝成了什么？你们想想看，上帝成了什么？

听话的人都会意地笑起来。

莫洛亚先生好像不是一个好神甫，据说他初来我们村时，确实很卖力地宣传过上帝的教喻，但很快便懈怠了。创办玛丽亚小学是他来到我们村后所干的最伟大的业绩，但这业绩也因为陈老师的暴死而迅速崩溃，他再也没去聘请教师，整日里和我们这些顽童混在一起，我们跟他玩出了感情，而他那只奶羊也与我家的公绵羊有了感情，有一天，我家的公绵羊终于跨到了奶羊的背上，至于能生出什么样的小羊羔，还要等几个月才能知道。

我家的公羊跨上莫洛亚先生的奶羊时，孩子们都兴奋地欢呼起来。公绵羊从奶羊背上滑下来后，我们的欢呼声又持续了一分钟。莫洛亚也很兴奋，他拍着掌说：好极，好极，这是上帝的旨意。

也许是羊的行为启发了莫洛亚先生的灵感了吧？莫洛亚先生找到我的父亲，把他嘴巴经常叼着的那只黄杨木烟斗和一铁盒上等的烟丝递给我父亲，说：

老柳，我把这些给你，你帮我找个妻子。

我父亲很惊讶地问：莫神甫，您不是说您这样的人永远不结婚吗？

莫洛亚先生说：不，不，羊都能结婚，人更能结婚，我要结婚，这是上帝的旨意。

我父亲说，既是主的旨意，我不敢违背，不知莫洛亚先生要找个什么样的妻子？

莫洛亚先生指指正在灶下忙碌着的我母亲说：就要你的妻子一个样的。

我母亲显然听到了我父亲与莫洛亚先生的对话，我看她的脸像熟虾子一样红了。

莫洛亚先生走了，父亲用莫洛亚先生的烟斗装了一斗烟丝，引火点燃，装模作样地吸着，对祖父母说：这个洋鬼子，整个是一个上帝的叛徒。

祖父说：他要和中国女人结婚，这不是欺负我们中华民族吗？中国的女人，怎么能让洋鬼子去睡？我看这事儿使不得，你不要给他保媒，以免招来大祸！

我祖母却出人意料地对这事表示了一种宽容态度：这也不是件大事，古来就有过的，昭君出了塞，文成公主和了蕃，不都是把中国女人给了洋鬼子吗？

祖父说：这是两回事。

祖母说：你干脆给他找个女人，省了他一天到晚瞪着两只贼溜溜眼，满村子乱转。

父亲说：谁愿意嫁给一个洋鬼子呢？

祖母说：插起招兵旗，还怕招不来兵？

母亲说：何不把村东头那个回回女人嫁给他？回回差不多也是外国人了。

祖母想了想，说：这事十有八九能成，那回回孤身一个女人，带

着两个孩子，正愁找不到个男人拉套呢。

第二天就去探那回回女人的口风，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父亲又去跟莫洛亚说，莫洛亚也很爽快地答应了。父亲说：只可惜那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莫洛亚说，孩子好，我喜欢小孩子。

这一年的九月初九日，村里人为莫洛亚和回回女人办婚事。父亲带着一伙人在教堂里与莫洛亚喝酒，母亲带着几个妇女将回回女人打扮起来。回回女人那两个孩子暂时交给我们一群孩子。她的大孩子是个男孩，年龄与我们相仿，鼻眼口唇与我们汉族孩子差不多，她的小孩子是个女孩，有四五岁光景，黑皮肤，特大的眼睛，特长的睫毛，比汉族小女孩的五官鲜明生动许多。

这两个孩子与我们不合群，平常的日子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身影。李栋材问那男孩：

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男孩子摇摇头说不知道。

李栋材又问那男孩姓什么，男孩说不知道。又问他们的父亲哪里去了，男孩摇头说不知道。

跟两个一问三不知的傻瓜对话十分无趣，于是我们拥到教堂里，看莫洛亚先生和回回女人的婚礼。

教堂的正厅里点燃了十几根蜡烛，明亮的光芒照耀着喝得醉醺醺的莫洛亚先生红彤彤的脸膛。那个回回女人被我们的母亲们洗刷干净后，像一件古老的铜器，焕发出了素朴又温暖的光辉。

一年之后，我梦到莫洛亚先生死了。

莫洛亚先生死了。父亲们把莫洛亚先生埋在教堂前一片空地上，堆了个很大的坟头，坟前栽了一棵松树。

不久后我梦到回回女人下身沾满了鲜血，半张着死亡的嘴，一个粉红色的肉蛋子在她身下的血泊中哇哇啼哭。

回回女人死了，她遗下的那个与莫洛亚先生的混血女儿，吸食着我母亲的乳汁活了下来。而我的那个比这个混血儿大一个月的妹妹，却早早地被上帝召去了。

回回女人的前两个孩子，原说定由吴保长收养着，可能是不堪虐待吧？他们很快便逃离吴家，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吴保长的老

婆还逢人就说那两个孩子是两个忘恩负义的贼，临走时偷走了她家一只粗瓷大碗。

做梦一般就到了一九五二年，我十四岁。吃着我母亲奶汁长大的莫洛亚先生与回回女人的遗孤七岁。我们给她起了个名字叫树叶。在她的身上，杂种的优势疯狂地表现出来。我比她大了七岁，但她的身高竟与我差不多，说我只比她大一岁也没有人不相信。虽然我许久没有生吃活虾了，但我的奇梦神技依然存在。我已经很讨厌这令人烦恼的特能，所以即使我梦见了什么也不再对人诉说，连对我的母亲也不诉说，许多人便以为我丧失了梦的能力，许多人也就渐渐淡忘了几年前曾有一个大脑袋的男孩梦见什么就是什么。有一颗与身体相比大得不成比例的脑袋是我的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而栗色的头发、高耸的鼻梁、深陷的眼窝则是树叶的特征。这时候树叶还不知道她自己的身世，我们就像一对同胞兄妹一样亲密地生活着。

秋天的一个傍晚，有一位留着短发、圆脸、矮个子的年轻女人推开了我家的柴门。我认为几年来没发生丝毫变化的祖父母和父母亲用狐疑的目光迎接着这个女人。这几年的日子过得地覆天翻，我们这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也接待了很多次共产党的形形色色的工作队员吃饭。看这女人的模样，似乎又是一个什么工作队的队员。她用柔软的像红绸子一样的嗓音自我介绍起来：

大爷，大娘，大哥，大嫂，我是新来的教师，姓俞，来动员你家的孩子上学。

祖父立即不怀好意地看着我，这几乎等于逼着我回忆我前几年去莫洛亚先生的学校上学的情景。

父亲说：我们家穷，供不起。

俞老师说：这学校是人民政府办的，免费。

父亲又说：庄户人家的孩子，上什么学。

俞老师前进一步，拍拍我的头颅说：

你看，大哥，你这个儿子生了这么大个的脑袋，上学一定聪明。

俞老师又拍拍树叶的头颅——树叶的杂种优势显然把她震撼了——我听到俞老师呀了一声，弯下腰去，捧住树叶的脸端详着，一会儿，她感叹地说：

太美丽了，想不到在这样偏僻的乡村里，竟然藏着这样美丽的孩子。大哥，大嫂，大爷，大娘，不把你们家这两个孩子动员去上学，我就站在这儿不走了。

俞老师果真就垂下了双手，一动不动地站在我家院子里。我父亲急忙说：

老师，您回去吧，我让这两个孩子去上学就是了。

俞老师走了，祖父说：明日上学，只怕后日老师又死了。

父亲说：您老人家今后说话要注意一点，现在解放了。思想要跟上形势。

祖父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其实我们家那两只羊早已死亡，所以他没有像上次那样提出由谁来放羊的问题。

第二天我与树叶一起去上学。我们背着母亲剪破了一件士林布褂子连夜改成的两个小书包去学校。学校的地址还在教堂，我们走得很熟。书包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走到河堤上没看到祖父像河边的风景一样站在水边捕捞虾子，却看到一只狗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站在水边对着水上的波纹狂吠。

树叶问我：哥呀，上学学什么呀？

我说：不知道。

可祖母说你上过一次学了呀。

你别听她的，她跟我有仇。

在河堤上我们碰到了一个屁股上挎着盒子炮的瘸腿男人，我认识他，知道他名叫王瘸子，是区里的公安员。我曾看到过他一枪把宋麻子的头打揭了盖。这个人身上有威风，我们离老远就感到他身上的凉气侵人。

他打量着我们，说：你们要去干什么？

树叶踊跃地说：我们上学去。

他说：你们这些小杂种也配上学？

树叶说：俞老师让我们去上学。

他哼了一声，摇摇晃晃地走了。

树叶说：哥，他为什么叫我们“小杂种”。

我说：他爹才是小杂种呢。

很多的孩子已集中在教堂的院子里，我们加入到其中去。

教堂里的上帝形象已被拆除，填到河里去。庇荫过陈圣婴老师的那棵槐树长粗了许多，树杈上悬挂着一口钟，这是当年教堂的钟，在很早的岁月里这口钟一天三遍被敲响，仿佛在提醒着教徒们不要忘记上帝。但自从莫洛亚被我们玩了“老头看瓜”后，这口钟就再没有被敲响过。新换的雪白钟绳在钟下悬挂着，为了使这根新绳子不卷曲上去，钟的下端，拴上了一块拳头大的石头。石头在风中微微悠荡。

俞老师拉动钟绳，使铁钟发出震憾人心的红锈斑斑的声音，我们都立住了脚，倾听钟声，观察敲钟人。

俞老师和褚老师把我们赶到教室里，第一个项目是点名，俞老师教导我们：听到呼唤你的名字时，你应该站起来，答到。

褚老师戴一副近视眼镜，罗锅着腰，是邻村人。每年春节时，我们都看到他蹲在集上卖对联。据大人们说，褚罗锅的毛笔字写得相当不坏。

俞老师点完了名。

俞老师发给我们每人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还发给我们每人一块镶在木框里的石板和三支石笔。

俞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课，课文是：我是新中国的儿童，我爱中国共产党。

褚老师给我们上第二课，课文是：1+1=2。

快吃响午饭的时候俞老师说：放学了，下午早些来。

我们站起来，都如弦上的箭。俞老师却把手掌往下压压，说：坐下坐下，还有话呢。我们坐下，她说：教堂里的神被我们请到河里去了。可是房顶上那个铁十字架，依然镇压着我们，谁有能耐爬上去，把它敲下来？

没人吭气。树叶说：我上去敲。

我说：树叶，别逞能。

俞老师微笑道：你们这些男生，一个个俱是怕死鬼，还不如一个小姑娘！

男生被激，纷纷站起，都说要上房。

俞老师说：晚了，这任务给柳树叶。

到了院子里，俞老师招呼褚老师搬来一架木梯子，竖在房檐与院墙交接处。

树叶攀着梯子，小猴一样翻上房檐，向十字架奔去，踩得一片瓦响。我喊：树叶，小心！树叶不睬我，跑到十字架下，用胳膊揽住安装十字架的木棍子，使劲摇撼，十字架纹丝不动。她喊：老师，撼不动。老师用手掌在眉上遮着光，仰脸往上看，喊：我们扔斧头给你，你等着。俞老师叫褚老师去找斧头。褚老师弓着腰去了。好大一会儿，褚老师哭丧着脸回来，说：没有斧头，听说砍十字架，谁也不借。俞老师说：你比较笨，为什么要说砍十字架呢？你再去借，就说劈木柴。褚老师又走了。树叶说：老师，我想撒尿。俞老师说：你别下来好不容易上去了。这样，男生们，都转回头去。树叶，你就在房上撒吧。树叶蹲下。俞老师说：柳树根，你为什么不转过头去。我不高兴地说：她是我妹妹。俞老师一笑，说：也对，你可以不回头。树叶在房上说：哥呀，你往后退几步。我退了一步。一股水沿着瓦往下流，瓦上起一层雾。褚老师弓着腰回来了，空着手。怎么，还没借着？俞老师不满地说。褚说：借不着。人家都说做孽呢。俞说：胡说。树叶你下来吧。改天再上去砍它。

转眼间冬天开始了。枯燥的学校生活让我感到了厌烦，而那时树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对问题的看法，她百依百顺地服从着我，所以当我对学校生活表示厌倦时，她也皱着眉头说：哥呀，我也烦死了。那么大的李宝、张东奎，都快二十岁了，竟然也跟我们一起上一年级，他们一上课就放屁，臭得我头晕、恶心，哥哥呀，我也烦死啦。哥呀，咱跟父母说说吧，不去上这个破学了。她那时已变得很饶舌，无论是什么话，只要一开了头，都能喋喋不休地说下去，而且基本上不重复。我没有意识到听少女说话是一种幸福，没有注意到那娇声娇气的杂种声音是那么清脆悦耳。我摇摇头，严厉地制止了她的唠叨，告诉她，向父母提出退学的要求是不明智的，由于俞老师在家访时对我们的高度夸奖，在我父母亲的思想深处，已经建立了两座辉煌的荣耀碑，那两座碑，一座属于我，一座属于树叶。父母亲指望着我好好学习，上完小学上中学再上大学，然后当大官，耀祖光宗呢。

耀个狗屁！美丽的小杂种恶狠狠地说。这种语言是她从我嘴里学

会的，但我还是批评她：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也敢说这种话。

她毫不退让地与我争辩：

男孩子能说，女孩子为什么就不能说？

她的反驳令我结舌。

一会儿，她讨好我说：哥呀，你别生气，我翻几个跟头给你看。

她不管我愿不愿看，将书包往我的脖子上一挂，便紧紧裤腰带，在平坦的河堤上，一连地打起侧身跟头来。她的身体灵巧得如同飞燕，翩翩欲飞。我与她从小形影不离地长大，竟不知道她于何时何地跟着何人学会了这身本领。我入神地看着她那连串翻滚的身影。看到她每次将身体短暂地倒立着时，那短小的红棉袄便褪向两肩和头颈，露出白白的肚皮和圆圆的肚脐眼，于是我的心中便洋溢开蜜样的甘甜，这小杂种真是个可爱的小家伙。

翻完了跟头，她气喘吁吁站定，在衣襟上擦拭着手掌上的泥土。她的白脸上透出红润来，宛若一颗生着细绒毛的熟桃子。有一层小汗珠密集在她高高的鼻子上，喘息微微，牙齿雪白。

你什么时候练成了这身功夫？我问。

哥呀，你不生我的气了吧？你允许我骂狗屁了吧？她狡猾地看着我。

我说：允许，随便你怎么骂，狗屁，狗屁，狗鸡巴。

她大声重复着狗身上的器官和狗的排泄物，并把这些好东西变成修饰学校的定语。

骂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我说：树叶，我夜里梦到刘四山家的母驴今日生骡子，好看极了。

哥呀，你的梦不是早就不灵了吗？

我骗他们呢？我的梦灵得很，你可要替我保密。

她庄严地点点头。

我们决定逃学，去看刘四山家的母驴生骡子。

刘四山的家在村子的尽南头，一出他家大门便能看到荒草如烟的田野。按照着梦中的记忆，我们顺利地找到了刘四山的家。果然有十

几个人在刘家的院子里嚷嚷着，并围成一个圈子。我拉着树叶的手从人的腿缝里挤进去，看到那匹黑色的老母驴侧着身子躺着，驴的后边铺垫着一堆麦草，有一些血染红了麦草。

小孩子，乱挤什么！有一个巴掌拍到了我的脑袋上。

黑驴大睁着眼，大耳朵竖起来垂下去，垂下去又竖起来，汗水把驴脖子上的毛湿成了深深的蓝色。驴的肚腹起伏着。一个秃头的男人弯着腰，挤压着驴的肚子。

老二，不能那样硬挤，你轻轻地按摩。一个老头子教训秃头。

老头子说：人畜是一个道理。马配驴，九死一生。你们想，马大驴小，驹子随马。所以一般人家都用公驴配母马，图的是下驹顺畅。除了老刘家这样的大母驴，谁家的驴敢怀上马的种子？

刘四山说：只要能把骡驹子产下来，死了这老驴，我也不痛惜了。

秃头的头上汪着一层油汁，他直起腰，说：累死我了，我看这老家伙多半是不中用了，干脆剖了它的肚子，把小驹抱出来，用米汤水也能喂活的。

老头说：简直是放屁！不从产道出来的畜牲，几个能活？这道鬼门关，皇帝老子也要过，何况一匹骡驹子。你少废话，加紧着按摩。

秃头又弯下腰去，极不情愿地用那两只熊掌一样的肥胖爪子，按摩着母驴高高鼓起的肚子。

老头子弯下腰，看看母驴流血的后边，摇摇头，问：家里有生豆油吗？灌它两斤，如果这法也不灵，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说一千道一万，你们不该用马来配它，更不该用那匹像山一样的东洋种马配它。它实在是太老了……

刘四山的女人舀出一碗暗红色的生豆油，几个人抬起母驴的头，将一个铁漏斗硬塞到它的嘴里，它的嘴唇被掀翻开，露出几乎磨平了沟槽的黄牙，一股腐草的味道热烘烘地喷出来。老头子用一柄生铝勺子，舀着豆油，一勺勺地倒进漏斗里去。驴唇上沾满了粘糊糊的豆油。

刘四山的老婆眼泪汪汪地说：驴啊，再使使劲吧，使使劲就生出来了，你又不是头胎生养。

老头儿不满地指指母驴高隆起的肚子，说：你难道看不出它肚里这个杂种究竟有多大个？

也许是灌下去的生油给了母驴力量，也许是刘四山女人的求告鼓起了老母驴的勇气，在一阵死一样的寂静过后，它突然发了疯样地把身体抽搐起来，那隆起的肚子宛若一个风鼓子剧烈地起伏着。一股热烘烘的浑水混杂着黑血流出来，那扇生命之门像昙花般开放了，一个油光光的长方形头颅钻了出来，随即弯曲着游出了蜷曲的身体。

生出来了！

人群一阵欢呼。母驴的身体僵死了，那隆起的肚子塌陷下去。

老头子不顾污秽，抠出了小骡驹嘴巴和鼻孔里的粘稠液体，又用坚硬的指甲掐掉了它四只蹄子上那些乳白色的柔软组织。又要了一块干布，擦着它身上的液体。几分钟后，这个葬送了母亲生命的小家伙四肢打着颤站起，摔倒了又站起来，终于站定了，终于摇摇晃晃地迈开了第一步。

紧接着有一位大腚的娘儿们跑到刘家院落中来了。我认出了她。她是村贫协主任麻子双的老婆，在村里出了名的浪，出了名的泼。据说她曾在烟台的窑子口里工作过，所以不能生养了。又据说她为了骗麻子双，便谎报情况，说怀了孕，并且每天一清早就手抚着门框装模作样地呕吐。骗吃了很多的鸡鸭鱼肉和精美点心。几个月后，她往尿罐里加了红颜色，又弄来一只死耗子，剥掉皮、剁掉尾巴、扔进尿罐里，骗麻子双说流产了。不曾想被麻子双识破，把她吊起来，打了个皮开肉绽。

那大腚娘儿们一进院就拔高了嗓门要“明骡衣”。所谓“明骡衣”就是白天生产的骡子的胎盘。刘四山的一家正为母驴的死亡而难过，不理她。秃头问她要明骡衣干啥用，她说：咦，明骡衣专治妇女经血不调。我要调理调理，好给贫协主任传下个种子呀。

秃头说：你这骡子，把这匹母驴吃了也生不出个什么来。

那女人顿时急了，一伸掌，就在秃头上留下四道血痕。院里乱了套。我和树叶看了一会儿那匹骨头渐渐坚硬起来的小骡子，便溜出刘家院落，往学校走去。

尽管我头天夜里梦到第二天下午我和树叶要在学校里出丑，但我

们还是按着梦的指引，在中午的时候，偷出了祖父的捞虾网，跑到河边祖父捞虾的位置上，一网网地捞起虾子来。这种愉快的、每网都有收获的劳动游戏使我们忘记了下午上学的事儿，也许我们一开始就打定主意逃学。

河水浑浊，因为头天夜里下了大雨。水位涨了约有一尺，我们惯常踏着洗脸的那块石头已被水淹没，只有在那个位置上的一簇簇浪花标志着它的存在。

我模仿着祖父当年捞虾的潇洒姿态，将双臂撑直，双手紧攥住木杆子，把网子尽量地往身体的左右侧摆动。然后，逆着水流的方向，让网子沉入水，缓慢地往身体的左后侧移动，更加浑浊的水在网后翻腾起。兜网拖着满满网眼的水的薄膜离开水面，在网底的那个尖尖的兜兜里，我看到几十只青色的透明虾子在蹦跳。兴奋的感情在我的心中翻腾着。树叶也惊呼起来：哥呀，有好多的虾子呢！

我将第一网的收获抓在手里，往自己嘴里塞了一半，剩下的赏给树叶，她毫不犹豫地依照着我的样子，把那一撮活虾子填进嘴巴。

我们脸上都焕发出如梦如痴的表情，连问都不用问了，树叶也一定迷醉在活虾子在口腔里蹦蹦跳跳所带来的快乐之中。

口腔里含着美妙的感受，我身体上的力气也仿佛增加了许多，每一次将网挑出水面时，树叶就发出一声欢呼。她吃生虾的本领一点不比我弱，她的身体得到虾子的滋养，一点点的，以肉眼能见的速度增长着，而我增长着的只有头颅。

瘦高身材、满脸粉刺的马老师的出现没有使我们感到惊恐，因为这一切是早就决定了的，我们没法逃避。学校的规模已经扩大，俞老师担任了校长，政府又另外派来了两名老师，这位生着一张马脸的马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他小心翼翼地走下河堤，站在我们面前，歪着嘴巴冷笑着。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呛鼻子的脂粉味儿，他的衬衣白得耀眼，他的涂满油的茂密头发在我们上方闪闪发光。

马迅疾地用屈起的手指关节敲打了我的头颅。他的手指关节紧硬得如同一颗颗铁皮核桃，打得我的脑袋里像蜜蜂轰鸣。一些稀奇古怪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层层叠叠地摩擦着，并且发出了嚓嚓啦啦的声

响。

树叶像一匹小狼，向马扑去，她的头颅撞在马的大腿上，使马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马脚上的雪白的回力球鞋踩在一个水坑里，沾上了肮脏的东西。马一低头，看到鞋子的情景，抬起头来时怒火便烧红了他的脸，那些白头的粉刺变成了紫红色，镶嵌在他的红脸上。马一脚就把树叶踢倒了。马第二脚把我踢倒了。马破坏了我祖父的捞虾网，并命令我扛着被破坏的捞虾网，往学校的方向走。我们逃跑的企图都被马的长而敏捷的腿给粉碎了。

马把我和树叶安置在学校的铁钟下罚站，祖父的捞虾网可怜地横陈在我们面前。同学们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围观着我们。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损伤。树叶却不断地对同学们扮着鬼脸，低声地对他们说一些关于马的坏话，树叶说：

马的老婆是一匹黑母驴，他的儿子是一匹骡子。

放学了。马依然不解除对我们的处罚。他倒背着手围绕着我们转圈圈，一边转圈一边冷笑。

暮色四合时，俞校长从外边回来。她询问了情况，批评了我们几句，便解除禁令，放我们回家去吃饭。

这件现在看来甚至是令人愉快的事情竟然成了我在学校生活期间一件难以忘记的大事，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无论怎么样地挖空心思来解释，这件事情也不具备文学性，不应该写进小说中充当细节。想到此我的文学信心就要土崩瓦解了。我甚至不想再把这篇所谓的小说写下去，但我必须违背自己的意志往下写，尽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琐碎和无趣。

先是马和俞校长成了夫妻，紧接着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我们跟随着马去马戈庄车站砸矿石，每人提着一把铁锤子。秋天的原野里，随处可见丰产的庄稼，因为无人收割采摘，所以鲜红的高粱萎靡在地，高粱穗子上生长出密集的嫩绿芽苗。一团团的棉花挂在落尽叶子的棉柴上，一群群大雁往南飞翔。狭窄的道路上经常走来走去一队灰尘扑扑的、疲惫不堪的、莫名其妙的百姓，人们彼此不打招呼，谁也不想知道别人去干什么。

马率领着我们六年级的学生走了一整天，傍晚时，马指着前方一

个黑色的村镇，说马戈庄到了。我们看到镇子里浓烟滚滚，浓烟里夹带着奋勇上升的耀眼的火星子。一列乌黑发亮的火车高鸣着汽笛从我们面前冷酷无情地滑过去，我感到脚下的地皮在打哆嗦。

过了铁路我们走到一个荒凉的货场上，那里堆着一些褐色的石头，马兴奋地说：同学们，这就是铁矿石。

马让我们坐在这儿等着，他去找找有关领导联络。马在一些破房子间隙里三拐两拐便没了踪影。我们很累了，便坐在矿石上，矿石硌屁股，又转移到灰土上。暮色沉重，浓烟中的火星显得更亮，铁路外边的辽阔原野上，东一簇西一簇地有火焰在燃烧，我们知道那是土高炉的火光。大家都有点饿了，可是马没有回来。班里的一位大个子同学骂骂咧咧地站起来，说要去找马，让他给同学们弄饭吃，另外几个大个子学生说愿意跟他一起去，于是他们就去了，他们走了后也没有回来。镇子深处不时响着响亮的钢铁撞击声，燃烧草木的味道一阵阵扑来。几位女同学哭起来。我劝她们不要哭，这时我已经二十岁了，虽然我个头矮，但本质上已经是一个青年。我妹妹树叶十三岁，蹿了个一米六的大个了，身材已发育的像模像样，班里演节目时，她每次都演幸福的苏联集体农庄的姑娘。她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她为此感到很耻辱，这样的出身像一块黑暗的石头压着她，使她有美妙的歌喉不能歌唱，有智慧的诗才不能吟诵。根红苗正无上荣光的观念直到今天也没完全消除。她神情忧悒地坐在灰土里，远处的火光照在她的沾满灰尘的干涸了的汗迹的脸上。

大约是半夜时分，正当秋夜的冷风把我们全身都吹麻木了的时候，罗锅腰子褚老师鬼鬼祟祟地过来了。我们问：褚老师，你不是留在学校看门吗？他摆摆手，示意我们住嘴。他在矿石中间扒拉一阵，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也不知找到没有，他又锅着腰走了。他刚走，陈圣婴老师就来了，他那身古旧的长袍上沾满黄色的泥土，好像刚从坟墓中钻出来一样。他很亲切地向我打听莫洛亚先生的情况，我说莫洛亚先生死了，而这个小姑娘，我指指树叶，就是他老人家的亲生女儿。陈圣婴激动万分的样子，咳了一阵，没吐血，脸金黄，说，姑娘，你父亲的奶羊还在吗？树叶扭过脸去，不理他。我说，你快走吧，别打扰我们。他走了，马回来了。马一脸沮丧的表情，嘴里嘟哝

着一些含糊不清的话语，昔日的尊严师表全然丧失。他从书包里掏出几个沾着泥巴的生红薯，分给我们吃。我们顾不得擦净红薯上的泥巴就咔咔嚓嚓地吃起来。树叶洁白的牙齿在微弱的光线下闪烁着银光。

第二天我们开始工作：用锤子把那些褐色的铁矿石砸碎成核桃大的小块。铁矿石十分坚硬，把平滑、坚硬的锤子硌出了一些深坑。一上午我们砸碎的矿石装不满一箩筐。正午时分，夜里失踪的那几位大个子同学回来了，他们用一根新鲜的柳木棍子抬着一只铁皮桶，桶里盛着热气腾腾的大包子。同学们欢呼雀跃。马脸上表现出感激不尽的神情。大家拥上去抢包子吃。包子馅是白菜粉条，美味异常。

我们正吃着包子，一个手持螺纹钢棍的黑脸汉子气汹汹地跑过来。他严厉地询问着我们的来历，马认真地回答。黑脸人对我们的工作很不满意，他像开玩笑一样，把那根钢棍抡起来，横着抽在马的腰上。马哀鸣一声，身体像被打折了似的，跌倒在地上。同学们噤若寒蝉、目送着黑衣人走去。

大家把马扶起来，马的一贯凶气逼人的眼睛里滚出了泪水。

这个狗养的，怎么能随便打人！

一句话竟使马嚎啕大哭起来。同学们像哄孩子一样哄着马。马不听哄，越哭越凶。我们几乎手足无措了。树叶从桶里拿来一个凉透了的包子递给马，逼他吃。马擦擦眼，擤擤鼻子，呜呜噜噜地吃起包子来。他的腮上的肌肉抽搐着，吃相十分丑陋。突然，他叫了一声，我们看着他，不知他叫什么。他吐出嚼得很恶心的包子，又把一块东西吐到掌心里，让我们看。在耀眼的天光下，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指甲在他的掌心里像贝壳一样闪烁珠光。他捧着指甲，转着圈，如一只被打蒙的鸡，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回事呢？李栋材说：一定是炊事员不小心把指甲剁下来了，难道还能是别的不成！对，他说，对对对。但他还是呕吐了，他的呕吐让我们也翻肠搅肚。

下午，与铁路平行着的公路上有一辆马车惊了，车夫是一个老头子，他起初还死死地扯着辕马的缰绳，声嘶力竭地嚎叫着。他的双腿几乎不点地皮，身体极像一个弹跳不止的皮球。梢马昂着头，飞扬着鬃毛，圆睁的眼睛闪闪发光。终于把老车夫甩掉了，一闪而过马车。车夫在滚滚尘烟中打着滚，由快至慢，最后静静地趴在地上，像睡去

了又像一堆土。这时辕马也昂起了头。梢马是青色辕马是红色，像一团烈火追逐着一团青烟，滚滚向前，我联想到革命的车轮，不可阻挡。车上有一些圆溜溜的、金黄色的东西蹦蹦跳跳地跌下来，落地后还不安稳。马车飞过去后，路上的烟尘久久不散。我们蹿过铁路往公路上跑。在我们身侧有一个女孩子惨叫了一声，原来是同学李素娥被枕木绊倒，磕掉了两颗门牙。有人把她扶起来。我们跑上公路，看那老车夫，一脸胡子，面目有些熟识。叫他不答应，有经验的去摸他心脏，说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那些从车上跌落下来的东西，原来是些窝窝头，软乎乎的，还冒热气呢。当下都放到嘴边啃。捡一大堆。李素娥手捧着门牙，呜呜地哭。马说：

别哭了，回去镶上两颗钢的吧。

李素娥就不哭了，把门牙珍惜地装进衣兜里，捧起一颗窝窝头，用边上的牙咬着吃。

傍晚时，马说：同学们，你们结伴回家去吧，这里的事我顶着。

可是矿石还没砸完呀，有人问。

砸什么，净胡弄自己，马说，你们走吧，谁去跟俞校长说说，让她别惦念我。

我们摸着黑往家走。走到半夜时脚上都磨起了泡，走不动了，找了个村子投宿。在一间破屋里，十几个人挤在一堆麦秸草上。一边是男一边是女。我左边是树叶。我和树叶是男女的分界线。但后来听说，夜里还是发生过风流事，这主要是那几个大年龄的学生干的。虽说只是小学六年级，但最大的郭宝发已是二十四岁的青年，掉了门牙的李素娥，也是二十岁的大姑娘了。又后来郭与李结了婚，生了群小孩，六〇年饿死了两个。

第二天上午我们回到家，家里正在用一个瓦罐煮地瓜。祖母不时地低下头去吹火，潮湿的槐树枝子冒出的黑烟把她的双眼熏得红红的，像只老家兔。我笑了，树叶也跟着笑。父亲拿着一把斧子从外边走进来，没头没尾地说：铁打的脖颈也架不住斧劈。爷爷逆着他的话说：什么呀，崩了你的斧刃。马老师一步闯过来，大声嚷着：你们在煮什么东西？嗯？煮什么有这样的香气？然后他说：大喜了，你们家。

瘦成了竹竿的马给我和树叶送来了县初级中学的录取通知书。砸矿石的苦役结束后，我们与马之间的仇恨消解了。马的老婆俞校长生孩子时我和树叶还送过去一条遍身白花的狗鱼。这条狗鱼是祖父钓的，养在盆里舍不得吃。我和树叶用五斤黑豆换了老头子的鱼，黑豆是我们从田鼠的洞里挖来的。

这时生活已经相当困难，祖母的脸因为吃野菜太多中了毒，肿得如一只吹足气的黄气球。祖父因为善逮水族，身体还可以，当然较之从前也不行。

马老师坐在我家的门槛上，唉声叹气地向我们诉说他的满腹忧愁。祖父插话道：

这人民公社，兔子尾巴长不了！

这恶毒的诅咒吓得我父亲面色焦黄。父亲说：爹，亲爹，给您的孙子孙女留条生路吧。

祖父哼几声就拿着鳖叉走了，他有一只神眼，叉鳖一叉一个准。

母亲为生产队里拉磨磨面，因为队里的驴骡都饿死了。

祖母坐在炕上，一声不吭。她已经没有心思对我们是否去读中学的事发表看法。

父亲送走了马老师，回来对我们说：在家里也是挨饿，干脆就去上吧，考上中学不容易。

树叶说：爹爹，让树根哥一人去吧。我在家割野菜，捞鱼虾，帮衬着度荒年。

父亲看看她，说：树叶，我不让树根去也要让你去，否则怎能对得起莫洛亚先生。

树叶说：树根哥是男的，又生了个大头，他比我出息大。

父亲不吭气了。

离中学开学还有一些日子，我和树叶去荒草甸子里挖茅草根，这东西晒干研碎后可以烙草饼吃。饥馑并不妨碍天空晴朗，饥馑的是人类也不是鸟类，田园荒芜，饿殍遍地甚至是鸟类的幸福岁月。荒年蚂蚱多，人走在草中，惊起的万头绿蚂蚱如同弹片四处飞溅，它们的粉红色的内翅在飞行时闪现出来，醒目扎眼。李栋材的老爹提着葫芦头抓蚂蚱。村里只有他一个人能受得了这美味。我们也吃过，但吃后腹

泻，差点送命，便不敢再吃。李栋材的爹的肠胃有本事，能消化了这种营养一定不差的昆虫。所以当村人们饿得半死不活时，这老头子却面孔油光光的，心情舒畅，小曲儿常在嘴边挂。我们说：李家大伯，您捉了几斤蚂蚱了？他瞪了我们一眼，飞一般伸出手，把一只伏在草梢上的黄色蚂蚱捏住，撕下头颅，扔掉连着一根黑屎和白色丝络的头颅，把它的身体塞进葫芦。莫洛亚先生从草丛中哈着腰钻出来，向李讨要蚂蚱，李不满意地说：你难道没长手吗？但他还是把一个挺肥的蚂蚱给了莫洛亚，莫把蚂蚱填到嘴里，咯咯唧唧地咀嚼着。

风吹动草梢，如浪翻滚。树叶与我向前走，去寻找茅草，她嘴里叼着一朵小黄花，忽然吐掉花问我：

哥呀，听说我爹跟咱的母亲相好过？

我感到受了巨大的侮辱，红着脸说：

你休要听他们放狗屁！

树叶说，看把你气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咱们不是更亲近了吗？

我不理她，扔下筐子，用叉子掘开土地，把白茅草根儿扯出来。

哥呀，她说：你别生气啦，反正我迟早要给你做老婆的，你生我的气干什么。

谁说你迟早要给我做老婆？我看着她说。我发现她更傻了。

咱娘说的呗，她平静地说。

远处响了枪，我们抬眼望，看到那个瘸腿干部在用手枪打野鸭子。

掘了一会儿草，树叶说：哥，我夜里做了一个梦。

你梦到什么啦？

我梦到咱母亲偷黄豆被王麻子抓住了，王麻子罚母亲下跪，很多人围着看。

你的梦也灵验？

不灵验才好呢。

事实证明，树叶的梦也灵验。我们不掘茅草了，急匆匆往生产队的磨房跑去。

磨房建在刘财主家的院子里，王麻子坐在大门口。看我们来了，

他站起来，警惕地问：

你们来干什么？

来看看俺娘，树叶说。

不行，磨房重地，闲人免进。

看俺娘还不行吗？

谁敢担保你们不进去偷粮吃呢？谁敢保证你们进去不往面粉里下毒呢？

我们是考上中学的了，我哥马上就要去上中学。

王麻子不满地哼一声，他的苦大仇深的脸上表现出对我们的仇恨，他说：这革命是怎么搞的，旧社会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新社会你们又上中学，这是不公平。

树叶挺着胸膛说：狗走遍天下吃屎，狼走遍天下吃肉，气死你个杂种。

还不知道谁是杂种呢！王麻子击着巴掌说：杂种们，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有你们倒霉的时候，咱们走着瞧。

树叶扯着我的胳膊，一挺胸，把王麻子逼到一边去。

我们进了磨房，磨房里光线很弱，我们嗅到了一股与霉烂味道混合在一起的新鲜面粉的味道。我们听到磨声隆隆，看到十几条灰色的影子转绕着那两盘红殷殷的大石磨，缓慢地移动着。一个粗哑的声音说：哟，大嫂子，你家的童男童女来了。

树叶夸张地往前探着脑袋，问：

王家大娘，俺娘呢？

你娘钻耗子洞里去了。还是王家大娘哑着嗓子说。

树叶说：你这个哑嗓子老驴。

一片笑声里，我母亲说：该打的，怎么能跟你大娘这样说话。

这时我们的眼睛适应了黑暗。我们看到母亲们都弓着腰，抱着磨棍，白着头发，灰着脸，使石磨旋转。女人们夸着树叶的美貌也夸着我的聪明，母亲却说：只怕都是小姐的身躯丫鬟的命。

我们一直等到母亲们收工，我们陪着母亲走，想让梦境粉碎。

我悄悄地问母亲：娘，你身上有粮食吗？你今日千万不要在身上藏粮食。

母亲白了我一眼，说：住嘴吧，你。

王麻子堵在大门口，挨个搜索着女人们的身体。看出来他对前头的那些女人的搜索是睁眼闭眼的，但轮到母亲时，他的眼里凶光如电。我知道事糟透了。

王麻子从母亲的裤腿里抖出两捧黄豆。母亲面色如土，悄声说：大兄弟，嫂子与你远日无仇近日无冤……

王麻子看看我和树叶，说：我与你们家远日有仇近日也有冤，你给我跪下吧。

后来村里的官来了，宣布罚我们家十斤粮食。母亲哭了，回家后，祖母把满腔怒火发泄到母亲身上。树叶愤愤不平地说：祖母你好没道理，往常俺娘带回来的粮食你也没少吃。

祖母说：可这一下子就罚了十斤粮食，蚀了大本啦。

父亲很恼怒，说：早就不让你们去干这种事，宁愿饿死，也不能丢了面子。

树叶说：大家都在偷嘛。

父亲说：你小孩子不要插嘴。

树叶说：我偏要插嘴。

祖母说：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在我们家耀武扬威。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当初不收留你，你早就成了鬼。

树叶说：我知道。根本不是你要收留我，是俺娘收留了我。

父亲说：别吵了别吵了。

祖父也说：别吵了，不是冤家不聚头！

祖母还在啰嗦，祖父抄起一根棍子，像投掷标枪一样对着她投去。祖母一侧身闪躲过，闭着嘴不吭气了。

母亲去推磨，被王麻子赶回来了。她红着眼睛坐在炕沿上发呆。树叶说，娘，我去。从此树叶便代替母亲在磨房里推磨。十天后我去县初级中学报到，一进校门就碰到咳嗽着的陈圣婴陈老师。我向他鞠了一躬，他很冷淡地把沾满血迹的手对我举了举，转身就走了。随后我又见了些面黄肌瘦的同学和同样面黄肌瘦的老师。上课时老师说话声细弱，学生昏昏欲睡。体育课取消了，说要保存热量。老师们不顾尊严，跟学生讨要菜饼子吃。我从家里捎来的菜饼子是含着粮食的，

惹得同学和老师垂涎，单老师说：柳树根，你爹一定是粮食保管员，我摇头否定。单老师说：这就奇了，如果你爹不是粮食保管员，你的菜饼子里如何会有粮食。我便对他们说：我有一个妹妹，她在村里的磨房里推磨，她聪明透顶，创造了一种鬼难拿的盗粮方法。那些与她一起推磨的女人们都往裤腰里、袜筒里装粮食，都难脱王麻子的法眼。我妹妹每天下工前，在黑暗中，把大把的粮食囫囵着吞到胃里，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家。回到家，她端出一个盛满清水的盆，找一根筷子捅喉咙，把胃里的粮食吐出来。每次能吐出几斤，有时是豌，有时是玉米，有时是高粱，吐出的粮食淘洗一遍，用蒜臼子捣烂，和到菜里蒸。我妹妹的咽喉被捅坏了，吐出来的粮食上沾着血丝。同学们，老师们，你们说，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老师说，很感人，但不是苏维埃精神。这完全能写成一部戏、一部让人流泪的戏。什么时候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妹妹。一个同学说。我说，她明天就来给我送吃的。她背着一兜子掺了少量面粉的野菜饼子来了，我早就梦到她要来。在校门口，她喜笑颜开地说：哥，我梦到你站在这里，你们学校的样子与我梦见的一模一样。她有些瘦，但光彩依旧。我说：树叶，今后你不要那样了，那样就把胃搞坏了。她说你怎么知道我那样？我拍拍脑袋说：你忘了我会梦了吗。她笑了，说，我不愿意要这种本领了，好事梦不见，尽梦见坏事，又不能改变，等于受两茬罪。她说：我昨天梦到我的亲爹娘了，他们的样子很吓人。我说，我也不愿做梦了，梦来梦去，弄得不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同学们听说我妹妹来了，都跑来看，都说要见识一下这位虽不是苏维埃分子但却有真实情感的女性。我看到他们在我妹妹的光辉照耀下一个个灰头垢面，连句成形的话也说不出。吃过我很多菜饼子教俄文的苏老师也来看，他一见我妹妹就啊了一声，嘴张着，眼直着，一副傻相。我有些反感他这副破坏了师道尊严的样子。我捅捅他，说，苏老师，您坐下吧。苏老师说，天老爷人家，活脱脱一个冬妮亚。他指着我妹妹说，你应该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吸引青年们的目光呀。简直不可思议。苏老师是哈尔滨人，跟白俄女人的女儿有过恋爱关系，为此把他打成右派，但他恶习难改，怪不得人家说学外语的都比较流氓。然后苏老师就粘着我妹妹，问她为什么不上学。我妹妹不理他。我说我妹妹为了让我上学自

己做了牺牲。这一下苏老师更感慨了。摘下眼镜擦着镜片上的雾气，说，水晶心，水晶一样透明的心灵。后来又来了一些女同学看我妹妹，相形见丑了她们，是凤凰与野鸡的差别，都没几句话说。说将来生活好了，我妹妹应该去演电影。她一上银幕，什么白杨秦怡王丹凤都会黯然无光。吃过了中午饭，学校的主任宋大嘴来了，他用一根草棍剔着牙，说柳树根让你妹妹赶快走，这是中学，不是花街柳巷。我妹妹说：我操你老祖宗你这不是把我比喻成青楼女子吗？我妹妹的大胆语言把宋大嘴给骂呆了，听到这句骂的同学们都呲牙咧嘴。我们都恨这个宋大嘴，这家伙是个恶棍，揩学生的伙食油，踢同学的腿弯子，在我们心目中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就应该是宋大嘴的样子。宋大嘴恍惚了几分钟才说：你这个女特务，滚。苏老师愤怒地说：主任，你过分了。宋大嘴说：我看你也像特务。我送妹妹出去，妹妹说，哥呀，我觉得你们这学校不好。我说是不好。妹妹说，祖父新结了一货罾网，网眼密得像蚊帐，专为拿虾子结的。你还想生吃虾子吗？虾子的活蹦乱跳又在我口腔里了。我说，想吃，但我决不吃了。我想让我的做梦的本领消失掉。妹妹说王麻子搜我身时不怀好意，被我骂过了，我自己觉着也长大了，女人的事我都懂，你星期天回来咱干脆结婚吧。我说不行不行你才十六岁呀。她说我比那二十岁的女人都大。我说再等几年吧，等我考上大学再说。她摇着头，凄然道：那还需多少年，到了那时候，你就不会要我了。我说怎么会呢，咱俩是青梅竹马，又是吃了一个人的奶长大的。她说我下次来弄点虾子给你吃。我说千万别弄，我决不再吃了。我送她到大路上，说：你不要吞吐粮食了，太残酷了。我回到宿舍时苏老师说柳树根你真是洪福齐天，他知道了。这时李金伞来说北村的我们的同学台建国吃豆饼胀死了。李说，他不该把二斤干豆饼一顿吃了，吃了又喝了太多的水，肚子胀得像水罐一样。大家都凄然泪下。苏老师说同学们都节哀吧，今天我们为台建国哭泣，明天也许有人为我们哭泣呢。人怎么能被活活地饿死呢？这么富饶的土地，如此滋润的气候，怎么能没有粮食吃呢？怎么能忍心让如花儿一样娇嫩的少女像鸽子一样把吃进去的粮食再呕出来呢？我们都可以饿死，但柳树根不能死，你死了就太辜负了你那妹妹的深情厚意了。苏老师唏嘘起来，门外有人吼：睡觉了！

……暑假到了，我回家乡去。祖父嘲弄我：呀哈，洋学生回来了。祖父扛着他那张密眼罾网正要走出家门，他赤着膊，皮肤黑得像煤炭一样。更加丰满了的树叶直扑上来，抓住我的胳膊，摇晃着玩，哥呀，你放假了。今日我不去推磨，我陪你去河里网虾子吧，我说我早就发誓再也不吃虾子了。树叶说，就这一次嘛，我也不再吃虾子了。祖父说，狗不吃屎我相信，你们这两个馋猫不吃虾子我不相信。我说爷爷你不要把人瞧扁了。树叶说，老头儿，行行好，把你这网借我们用一天。祖父说，不行，死活不行。树叶说，你把网借我们用一天，我送你一块铜管。树叶从墙缝里抽出一根约有一尺长的黄铜管子，用嘴一吹呜呜响。她说，这铜管值很多钱，做烟袋杆再合适也没有了，你要不要，祖父接过铜管，放到眼前，对着太阳照照，说，便宜你们了。他把铜管掖在腰里，把缠在竹竿上的网放下，说：你们仔细着，要是撕了我的网我可饶不了你们。树叶说：放心吧，要是撕了你的网，我把俺亲爹传给我那套银盘子银碗给你。祖父说：那样我巴望着你们把鱼网撕出十二个大窟窿呢。树叶说：哥呀，你说咱这爷爷多么贪心多么坏吧。我笑着说：人老奸，驴老猾，兔子老了鹰难拿。母亲说：刚刚有口饭吃了，你们就老不像老小不像小了。祖父说：都是让莫洛亚这个老洋鬼的阴魂给搅的。这些天来，一闭上眼，他就站在我面前，把那些膻羊奶往我脸上倒，拿他没法，想正经也正经不起来。我说：你听到了没有，树叶，祖父也做起梦来了，但他的梦是注定不灵验的，因为莫洛亚先生再也不可能复活。树叶道：这些天我也老梦到他，他牵着一头瘦成骨头架子的老奶羊，在河堤上走来走去。还有我的娘，站在草地里喊我的名字。我说这都是白天思念的原因。可见你的梦也并不总是灵验。因为我们没有你那样一个大头呀，树叶说。连你也笑话我头大吗？我说。我哪敢笑话你呢，走吧，哥，咱快去网虾子吧，今日虾子多，适才我在河边站，看到虾子把河水都搅混了。祖母蹲在水缸边上，用一柄小铁铲掘土，好像要栽种什么东西。我想上前问问，树叶说，你千万别招惹她，这几天她脾气特别大，无论对她说什么，她都啐你，骂你，这老东西情绪不正常。我们扛着网往河边跑。胡同里烟雾滚滚，好像有人在烧什么东西。我刚想问树叶，树叶就说：哥，你别说话，这是孙家姑奶奶在熬一种仙丹呢，你

一说话，就给人家把专门盗仙丹的狐狸给招来了。河堤上不知被谁泼了许多水，滑得站不住脚，我们费力地往上爬，刚爬到能望到河水的地方，脚下一滑，哧溜就滑到底，就这样爬上去滑下来滑下来又爬上去，不知折腾了多少次，终于爬上了河堤。下河堤时我们蹲下，像在冰上滑行一样，一下就到了底，这时我感到水边的沙子很凉。我们想把网抖擞开，可那网纠缠成一团，越抖擞越乱，气得我一声声骂祖父故意整我们。树叶说，你别扯动，你是男人，解不开网扣的，你看我的吧，你闭上眼吧，我说好吧我闭上眼。我再睁眼时，看到那扇巨大的罾网已在灿烂的阳光中伸展开了，河里的虾子踊跃地跳跃着，宛若密集的雨点把河水打乱。我夸奖了树叶一句，她说，谁要你夸，只要你能娶我做你的媳妇，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我说让你学狗叫你也学吗？她说，当然，你听着。她立刻就瞪圆眼睛，竖起耳朵，噘起嘴，汪汪地叫起来，河堤上有一匹小狗跟着她叫，真狗的叫声经她的叫声一比，反而像假狗叫声一样。我佩服地拍拍她的屁股，她说，急什么，有你拍的时候。说着话，她就把那扇大网慢慢地沉到河水中去了。她双手拉着绳子，身子往后仰着，动作熟练、准确、优美，好像专干这一行的。网沉下去很深，水面上露着撑开网兜的那四根细竹。我说，拉吧，拉起来吧，我要吃虾子啦。她说，你等着，今日让你吃个够，你馋虾子馋了半辈子了，一次也没吃个够，也真是可怜，其实，捞几网虾子，是简单极了的事情。她拉着绳子，脚蹬住那根粗大的吊杆，身体往后仰，一把把地倒着绳子，渐渐地网露出来了，细密的网眼上，水膜叭叭地破裂着。我看到网的兜兜里像开了锅一样，无数的青虾子乱成一团。我的口腔里痒得不得了，甚至连食道、胃都发起痒来。我说你快点拉呀。网越起越高，终于完全脱离水面，那些虾子竟然随着水，漏到网下去了。网里什么都没有，连一只虾子毛也没有。我惊讶得不行，明明有无数的虾子在网里嘛，怎么一下子就漏光了呢？树叶说，道理很简单，网眼太大了。那祖父是怎么网住虾子的。树叶有些不高兴地说：你问我，我去问谁去！我说，你想个办法嘛。她说，有什么办法好想，这样吧，你去拔些青草，扔到网兜里，兴许就挡住虾子了呢。我一转身就把手伸到草丛里，把那些汁液碧绿的草拔出来，草根上沾着一些白色的蚂蚁卵，成群结队的蚂蚁在草窝

里爬动着，有很多蚂蚁爬到我的脚上、腿上、胳膊上，我抖着手脚，想把蚂蚁抖掉，愈抖愈多，令人难过。我说怎么办呀树叶，你看这些该死的蚂蚁，它们想把我吃掉呢！树叶说，你快跑，你把手里的青草扔到网里去就快跑到河堤上，迎着太阳吐唾沫，吹口哨，蚂蚁就不会缠你了。我遵照树叶的命令把青草扔网里跑上河堤对太阳吐唾沫吹口哨，果然蚂蚁没了。回头看到树叶又一次把网沉到河水中去了。如果这一网还拉不上来一只虾子我就不干了，我要回家去复习功课了。她哄着我，一脸成熟妇人的表情，仿佛我是她的儿子一样。她说好树根你下来，我对你打保票这一网能拉上来许多虾子如果这一网还拉不上虾子来我就跳到河里去淹死了。我说瞧你说的，就算拉不上虾子来我也不允许你跳到河里去淹死，你淹死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对你说句悄悄话你千万别生气：咱俩要是结了婚，生出来的孩子保证又聪明又漂亮，你的杂种优势与我的大头相结合，保证孩子又聪明又漂亮。她格格地笑起来，说：杂交水稻高产，杂交人漂亮。她笑着就把网拉起来了，依然是满网沸腾，网完全出水后，我看到无数的青虾子附着在网底那些青草上，青草的颜色都看不到了，撑网的竿弯曲如弓，随时都会断裂似的。她在我的欢呼声中把网转到河堤与水面之间的平坦沙地上，我对着网中的青虾子扑过去，迫不及待地抓起一把，沉甸甸地、活泼泼地塞到口腔里。天，幸福得索索乱响、千钧百足的抓挠在我的口腔里在我的头脑里，我头上那些柔软的黄毛都像通了电流一样哗哗地响着直竖起来。我一把把地吞咽着虾子，眼睛里溢出了泪水。我问她吃不吃，她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我说你也吃吧树叶，她不吃，我抓起一把活虾子硬塞到她嘴里去，她一弯腰，哇啦一声，竟把那些美食吐出来，沾着血丝的虾子掉在河水中，僵一秒钟，发疯一般地逃窜了，虾子逃窜时激起成群结队的小水珠儿。我说你怎么啦，她说，自从我用呕吐的方法偷盗粮食后，任何食物都不能在我的胃里停留了。现在我再也不需要用筷子探喉咙催吐，只要我一低头一张嘴，胃里的东西就会奔涌而出。我心里很难过，这可怎么办，你这样不是要饿死吗？我一哭，胃里也翻腾起来，那些活虾子抓挠着我的胃壁，使我恶心。我一低头，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开，依然活泼的虾子连成串儿从我嘴里喷出来，落到河水中，也夹杂着血丝，也是先在

水里僵一秒钟，然后疯狂逃窜。我不由自主地呕吐着，把今天吃的虾子，把过去吃的虾子，全部吐了出来，为什么说过去的虾子呢？因为我看到了我吐出了一些被开水烫过的橘红色的虾子，它们落入河水中，立刻变成了鱼儿的美食。呕吐停止了，我感到身体轻飘飘的，头脑空荡荡，随时都有被风吹走的可能。这时，树叶说，哥呀，咱回家吧。于是我们便扔掉祖父的罾网，挽着胳膊，风一样轻快地往前走，树木、房屋在我们身边一闪而过，家门口也一闪而过，母亲在我们身后呼叫着我们，但我们无法停止。我们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我身体的每一部位都感受到了她的凉爽的肌肤。她嘴巴里的苦涩、清新的草味儿让我想起了无数往事，逝去的往事又一次无比清晰地在我面前重演，就像重演一场戏一样，与我配戏的演员们任何一处失误——哪怕是错了一个台步、颠倒了一句台词、不准确了一个眼神——都无法逃避我的眼睛和耳朵，都引起我对他们的极度不满……

晨读的钟声响了，我爬起来，听着头上二层铺上的咯吱声，心中茫然若失，伸手至腿间，感觉一大片冰凉粘腻。

我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就背起书包离开了学校，与和树叶结婚比起来，别的一切都是无所谓的小事情。

河堤上围着一堆人，人群里传出母亲响亮的哭声，好像一只羊在鸣叫。我挤进去，看到平躺在一块苫片上、被河水泡胀了的树叶的尸体。

一个女人说：看这样起码有三个月了。

1992年于北京

模式与原型

一

急刹车使狗的额头撞在了冰凉的帆布车篷上。车里的警察弓着腰站起来。一个警察拔开了囚车的插销，车门便自动地往外开了。

警察们笨手笨脚地跳下去，站在车门的两边。其中一位红脸膛、大耳朵的小个子警察对着车里喊："狗，下来！"

突然涌进来的光明和凉气刺激得狗眼流出了泪水。他看到车下那几位警察脸都闪烁着寒冷、扎人的光芒，宛若河道里的冰块。他的脑子昏昏沉沉，思绪像天上的流云一样飘游，无法定位。车上那位还没跳下去的警察，从背后推了狗一把，大声说："下去，让你下去，听到了没有？"

狗咧咧嘴，迷迷糊糊地问："这是哪儿？"

"这是东北乡，你的老家！"车上的警察不耐烦地说着，又推了他一把。

狗用戴着铐子的双手抓着那位警察的胳膊，哀求道："政府，好政府，你们毙了我吧，我不愿意看到乡里的人……"

车下的警察抓着他的腿往下一拖。车上的警察就势把他往下一推，于是他就沉重地跌在了被严寒冻得裂了缝的坚硬土地上。

由于手不方便，狗的脸先于身体触到了地面。他感到鼻子一阵酸痛，牙齿和双唇尝到了泥土的味道。几只手叉着他的胳膊将他提起来时，他感到有两股温热的液体从鼻子里流出来。一低头，他看到有一

些大颗粒的血珠子噼噼啪啪落在地上。血珠落地，破成一些更小的血珠儿在地上滚动一阵，然后才洇到地里去。他感到整个脸都不属于自己，只有那两道热辣辣的流血的感觉存在着。有一些血珠儿流进口腔，让他的舌尖尝到了血液的腥味。

一位英俊的警察从裤兜里掏出了一块揉搓得皱皱巴巴的粉红色手纸，递给那位红脸大耳的小个警察，说："给他堵堵。"

小个警察看一眼同伴，极不情愿地接过纸，剥开，嘟哝着，把纸在狗的鼻孔下轻描淡写地按了按，然后扔掉。看着那块沾在地上的纸，小个警察说："他妈的，来例假也不挑个时候。"

狗对警察们的斥骂已经习以为常。一个放火烧死亲娘的人还有什么尊严好讲呢？几个月的教育，已经使他相信自己连条狗都不如。

——你的名字叫狗？

——是。

——你连条狗都不如。

——是。

英俊警察看看地上的脏纸又看看狗继续流血的鼻孔，训斥那位小个警察："笨得你！我让你把他的鼻孔堵住！"

小个警察斜着眼睛瞅了一下英俊警察，骂骂咧咧地低语着，把地上那块沾血的纸捡起来，撕成两半，搓成两个团儿，走到狗面前，骂道："低下你的狗头！"狗顺从地低下头。小个警察在他的腿上踢了一脚，骂："仰起你的狗脸！"狗顺从地仰起脸。他感到小个警察恶狠狠地把那两团沾着沙土的纸捅到自己的鼻孔里，冰凉的疼痛飞一般地扩散到他的双耳里去。他忍不住地哀嚎起来。

"还他妈的嚎！"小个警察又踢了他一脚。

英俊警察严厉地盯了小个警察一眼，说："你注意点。"

小个警察啐着唾沫，走到一根枯树枝般戳在地里的水管子旁，烦恼地拧龙头。拧了半天也没有水流出来。小个警察踹了水管子一脚，骂道："聋子耳朵——摆设！"水管子晃动着。水管子周围结了一层青白色的厚冰。水管子乌黑，显示出烟熏火燎过的痕迹。小个警察在那片冰上滑了个趔趄，险些跌倒。然后他向一道围墙走去，围墙的背阴处，有一些阴森森的积雪。小个警察抓起雪搓手，一边搓一边骂。搓

一阵，走回来，在一棵粗糙的杨树干上擦手。狗看到小个警察的双手冻得通红。

狗还看到小个警察的两扇大耳朵也冻得通红，他紧接着感到那两扇大耳朵冰凉、僵硬，有一些格外鲜红的地方是冻疮，尚未溃烂。狗看到小个警察响亮地擤出一些鼻涕抹到杨树上。杨树上还抹过许多人的鼻涕。狗已经辨认出了这是东北乡政府的大院子，那棵杨树曾经拴过狗的驴车也拴过狗自己。狗看到今天是一个干冷的天气，时辰是上午，太阳在东南方向两竿子高处挂着，阳光应该算明媚但不温暖。狗看到英俊警察和他的三个同伴都不停地踏着步，搓着手，往手上哈气。一团团的白气从他们的嘴里、鼻孔里呼呼地喷出来。狗看到小个警察的手上也冒热气儿。狗看到这几位县里来的警察都穿得很单薄，肚子里也没有什么油水。狗不晓得他们为什么要冒着严寒把自己拉回到东北乡。狗感到这些警察也挺不容易，他心里有些愧疚。奇怪的是狗尽管衣不遮体，但并不感到十分寒冷，面对着那些为抵御严寒不停地蹦跳的警察，狗感到他们像一些扮鬼相的猴子。狗只是感到身体麻木，一行一动都不方便，四肢不听指挥，否则也不会像个死人一样实趴趴地跌在地上。狗感到手腕上的铐子已经把太阳的热传达到自己手腕上。狗在铐子狭窄的平面上能够很费劲地看到自己狭长的脸，这张脸连狗自己都厌恶。狗看到墙上的砖头有红色的也有黑色的，墙根上有白雪也有灰色的煤渣子。狗看到路边的草上沾着一层毛茸茸的霜花。狗嗅到了一股朝气蓬勃的生活气息，这气息与其说他是用鼻孔嗅到的，还不如说他用眼睛看到、用耳朵听到、用脑子回忆到更为准确，因为他的鼻孔里堵着纸，他感到鼻子已经冻凝了。

囚车冒着黑烟在空地上拐了一个弯，然后熄了火，开车的警察跳下车，打火抽烟。那打火机不好用，啪嚓嚓打了几十下也不着火。一个警察说："老赵，扔了吧，几十下打不着，还要它干吗。"

司机警察说："没油了。"说完就走到囚车旁，拧开油箱盖，沾一些汽油，滴在打火机筒里的棉絮上。

狗感到自己已在乡政府大院里站了许久，而乡政府大院像一个冷冷清清的废砖窑，人都到哪里去了呢？脸皮永远被酒精烧灼得通红的乡委书记哪里去了？肥胖得像小熊一样的乡长哪里去了？还有那比男

人还像男人的女副乡长哪里去了呢？狗运动着稀粥一样的脑浆费力地思想着。他不明白警察们来这儿干什么。狗抬头看到一群麻雀在萧条的树枝上跳动着，他是先听到了雀叫才抬头。他的眼睛里有泪水，凉凉的。他知道自己是沙眼，一见风、一着凉就淌泪。狗看到乡政府的房屋上有很多并列着的、一模一样的门窗，门窗上的油漆都因为风吹日晒褪了颜色，狗记得它们原来都是碧绿的。突然间有很多铁皮烟囱从砖墙上伸出来，汹涌地冒出了焦黄的烟雾。那些烟浓厚极了，像海绵一样。狗看着那些盘旋扭动的烟雾，感到自己深陷在淤泥的深潭里，愈挣扎陷得愈深，那些焦黄的浓烟团团旋转着包围了他。是那火红色的大公鸡撕肝裂胆般地啼叫着，把他从沉绵的梦魇状态中惊醒，他张大嘴巴吸了几口气，然后，不顾警察的诈唬，用手背把鼻孔里的纸团揉出来，两股凛冽的冷气宛若钢锥冲进去，直透天灵，尽管痛苦锐利，但脑子顿时清楚了许多，那些缠绕得让人呼吸困难的烟团，也裂开了缝隙，于是他看到了那只站在杂色砖头砌成的墙上、面对着金色的太阳、抻颈奓羽啼鸣的公鸡。公鸡斑斓的羽毛光泽华丽，在阳光中闪烁，鸡冠和颤抖的尾羽，宛如抖动的红色与蓝色混杂的火苗儿，亲切地唤起了他沉痛的记忆。

公鸡伫立墙头，机械地转动着脑袋。几只羽毛灰褐色的母鸡先是在墙根下的垃圾里漫不经心啄着什么，后来都停止了啄食，像接到了命令的士兵一样，咯咯叫着，朝公鸡伫立的墙头飞去。这些格外肥胖的母鸡的飞行简直像一场滑稽表演，它们都有飞的强烈意识，但都缺乏飞行的能力。在距离公鸡半米高处，就像一团团草坯，沉重地跌落下来。随着它们的身体飘飘落下的，是它们振动翅膀时脱落的肮脏羽毛。

狗看鸡，入了迷，使他短暂地忘掉了困厄的处境，恍惚如坐在生产队的场院里等待着生产队长派活儿。那时候生产队饲养棚里的牛马正被两个专职饲养员依次拉出来。饲养员一正一副。正饲养员是上三代都是雇农的老贫农孙六。孙六，六十岁左右年龄，秃头，嘴里只剩下一颗孤独的长牙。副饲养员是一位刑满释放分子，姓沈，四十岁左右年龄。瘦小的个头，显得有几分文质彬彬。瘦得肋骨凸凸的牛马晃晃荡荡地走出饲养棚，到一只安放在水井边的大缸饮水，一股好闻的、热烘烘的牛屎味道扑进狗的鼻子。牛呼呼地喝着水，拉着屎，撒

着尿，屎和尿冒着缕缕短促的乳白色热气，井里冒出一团氤氲的热气，井台上结着冰砣子……队长说：狗！

狗从沉思遐想中回到这个严酷的上午，乡政府那一排房屋上的铁皮烟囱里的焦黄烟雾都变成了蓝色的淡烟。一扇门开了，一位身穿警服、光着头的乡村警察弓着腰小跑过来。狗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四十多岁的邋遢男人是乡派出所的吴所长，外号“吴尿壶”。他曾亲手把一副生了锈的旧手铐套在狗手腕上。因为钥匙失灵，开铐时动用了小钢锯。狗看到吴所长龇着被烟茶染黄的牙齿，很歉疚地笑着，颠颠地小步跑着，在距那位县里来的英俊警察几步远的时候，就伸出了他那只沾满煤灰的大手，用沙哑的喉咙喊：

“啊呀呀，宋队长，这么早就来了……”

那位英俊的宋队长及时地将双手插进裤兜里，用冷漠的神情对着灰秃秃的乡村警察的满脸热情，冷冷地说：

“吴所长，难道你们没接到电话?”

“接到了，接到了，”吴所长把那只大手羞答答地缩回来，摸着衣角，说：“这么冷的天，俺寻思着领导同志们就不来了呢……”

“怎么会不来?!”宋队长威严地说，“说定了的事情怎么会不来呢？你们书记呢？乡长呢?”

吴所长摸摸光头，咳嗽一阵，说：“年关到了，书记和乡长上县去了……关键是集上还没有几个人，同志们先进屋暖和暖和……”

“真他妈的不像话！”小个警察骂起来。

吴所长看看狗，眼一瞪，对准狗的头，扇了一巴掌，骂道：

“都是你这狗日的！搅得鸡狗不得安宁！”

吴所长又扇了狗一巴掌，就前去拉开门，让县里的警察进屋。狗对这个扇自己脑袋的乡警并无恶感，他看到乡警退色的警服上，有一块巴掌大的油污，很鲜明地在背上，形状像一只乌龟。

警察们进了屋，吴所长说：

“狗日的，你在外边凉快着吧！”

宋队长说：

“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让他进来。”

吴所长说：

"狗日的，那就进来吧，还不快谢谢宋队长！"

狗的目光穿过冰凉的泪水，看着屋里模糊的景物，想按照吴所长的教导向宋队长道谢，但他张不开嘴。他用手背沾了沾眼里的水，畏畏缩缩地靠在墙角，尽量紧靠墙壁，少占空间，因为小小的房间里，已经满是警察了。

狗知道这间屋子是吴所长的办公室兼宿舍。狗看到一张破旧的铁床占据了房间的六分之一，床上的被子脏极了。吴所长手忙脚乱地把被子卷起来，露出了一张垫在褥子下的黑狗皮。

吴所长说："请坐请坐。"

两个警察一齐坐在那张床上，床又摇晃又咯吱。吴所长从那张破桌子上拎起警帽，扣在头发花白的脑袋上，桌子上显出了一个清晰的帽印，其余的桌面上落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吴所长弯着腰捅炉子，又捏着煤铲子往炉子里填煤。一股呛鼻子的黑烟从炉底返出来，警察们咳嗽起来。英俊警察说："老吴，你想把我们呛死吗？"吴所长说："怎么敢怎么敢呢？穷乡破所，没有好煤烧，哪能跟县局里比？去年冬天我去局里开会，看到院子里堆着小山一样的'大同块'，小斧头劈开，茬面明晃晃的，像沥青一样，填到炉子里，呜呜地响，火旺生风，屋子里热得光着脊梁都不觉冷。都是警察，您在城里享的是什么福？您说是不是宋队长？"

宋队长不理吴所长的唠叨，撸起袖子看看表，说："这东北乡人，怪不得穷，都快九点了，还不出来赶集。"

吴所长说："宋队长，您可是说差了，东北乡人勤快得很。"

宋队长说："九点，准时游街，老吴，让你准备的锣鼓家什呢？"

吴所长说："不用准备，文化站就有，随用随拿。"说着，他捡起一颗训练用的木柄手榴弹敲着墙壁，大喊："小高！小高！"

隔壁门响，一个缩着脖子、留着大分头的小伙子推门进来，说："吴老尿，么事？"

吴所长说："我日你大爷，你个屁临时工也敢叫我吴老尿？去找找文化站的乔美丽，让她把锣鼓家什拿出来，待会儿游街用。"

"游街？游谁？"小高一歪头看到了缩在墙角的狗，说，"哎哟，是狗呀，我还以为早把你毙了呢！"

狗愤怒地看着留着大分头、一脸粉刺疙瘩的小伙子,举起双手砸过去,小伙子一歪头,狗的铐子砸在他的脖子上,痛得他龇着牙叫唤。

吴所长说:“活该,再让你贫嘴薄舌!”

那挨了打的小高骂道:“吴老尿,吴老尿,啤酒瓶里撒泡尿,迷糊糊喝一口,咦,变质啤酒不起泡!”

县里来的警察们哈哈大笑起来。小个警察戳戳老吴的腰,问:“哎伙计,是真的吗?”

吴所长满脸通红,说:“没有这回事,这帮小兔崽子吃饱了闲着没事就瞎编排我,咱老吴再迷糊也不能把尿当啤酒喝,您说是不是?”

英俊警察又撸起袖子看了看表,说:“九点了,不等了,早游完早回去。”

吴所长说:“哎呀,急什么嘛?等会儿等会儿,等日头再上上。”

英俊警察说:“老吴,你别啰嗦,快去找锣鼓家什。”

吴所长扔掉炉钩子,拉门时看看狗的脸,叹一口气,说:“狗呀狗,我教育了你多少次,要你孝敬你娘,你倒好,一把火把老东西给烧死了!害得我寒冬腊月里也不得安宁。”

狗此刻正被屋子里的温暖折磨着,就像一棵冻透了的白菜突然移到炉边烤着,外表糜烂成泥,里边还是一坨冰,那滋味难以描述。他只看到吴所长开合着嘴巴,迸出一些奇形怪状的声音,宛若燃烧后的纸烬,在房间里轻飘飘地飞舞着。

门在吴所长身后在狗的面前被响亮地关上了。狗被这坚硬的声音撞击一下。但随即门又半开了,伸进来了吴所长戴着肮脏的警帽的脑袋和半截身体。他用醉醺醺的眼神盯着狗,没头没脑地说:

“也许你还有冤枉?”

狗忽然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烦恼,对着吴所长那张边缘模糊的脸啐了一口,以前所未有的野蛮态度骂了一句:

“操你娘!”

吴所长懵懂了,眨巴着眼皮想了半天,忽然苏醒过来似地,长出了一口气,说:

“你这狗崽子。”

二

狗最早的记忆与一个阴雨缠绵的下午联系在一起。那时候他只知道自己很小，但却不知道自己多大岁数。狗在他后来的岁月里经常想到那低矮的房顶的景象：高粱秸扎成的房笆被不知多少年的炊烟熏黑了，弯弯曲曲的几根檩条也被熏黑了，黄土的墙壁也被熏黑了。狗躺在炕上似睡非睡时经常看到有一些用黄纸剪成的小人儿在墙壁上走动，它们的身体与墙壁垂直，但从来没掉下来过。它们经常呐喊着追逐壁虎，有时也追赶苍蝇、蜘蛛、蜈蚣。那个阴雨缠绵的下午狗躺在炕上看到白色的水珠从房檐上一滴滴追逐着落下去。院子里一片水声。狗还听到雨滴打在房檐下一块破铁皮上时发出的叮叮咚咚的声响。透过破损的木格子窗户，他看到有一棵大树把一根弯弯曲曲的、缀满绿叶的树枝伸到窗户前面，那些叶子在雨滴打击下轻轻颤抖。他听到那些叶子发出比蚊子还细的呼喊声。树叶的呼唤与在墙壁上狩猎的那些小纸人的呼唤声不一样。颜色不同。他倾听着绿叶在细雨中的呼唤，听到身边一个高大的如巨树一样的男人打着震耳欲聋的呼噜。他看到那男人有两只像铜钱那么大的乳头。后来他又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白影子趴在了那男人身上。似乎有一种声音表示着一种暧昧的意思：狗儿睡着了吗？大白天会冒渎神灵的。狗看到那些小纸人从窗眼里钻出去，跳到树枝上，雨珠儿很快便把它们拦腰打折，使它们有的随着雨滴落下去，有的悬挂在树枝上。他听到了小纸人的呼唤。后来又来了一个穿着红色小衣服的生着黄毛的小耗子，用两只前爪举着一柄小雨伞，在树枝上跑来跑去，一边跑还一边惊险地嚷叫着；在狗看不到的地方，似乎还有更多的小耗子在呐喊助威，为在枝条上表演走索的小耗子。十几年后，狗在村子里的打谷场上看了一场名叫《杂技英豪》的电影，那些穿着小红褂子、打着小花伞、在钢丝绳上拧着屁股走来走去的漂亮女人，引起了狗对那个缠绵细雨的下午的回忆。

这时狗已经是个高大的青年了，他面孔丑陋，出身低贱并不妨碍他是个高大的青年，电影上那些女人活泼好看的屁股让狗馋涎欲滴，

他张着嘴巴，呵呵地傻笑着。思想回到那个下午，他明白了那副模糊的情景的真相，于是他感到极端耻辱和愤怒。

看电影时狗把身体挤到了女人堆里，招来了一顿臭骂。骂他最凶的那个女人是村里治保主任的妹妹，一个细眯眼睛、胸脯鼓胀、头发焦黄的姑娘。狗忽然想起麻子周五说过，她哪里像个姑娘？不知被多少小伙子干过了。她的唾沫星子喷到狗的脸上，狗把那些唾沫星子用手指抹下，抹到嘴里。他吮着指头，呜呜噜噜地说：真好吃，大嫂味。狗记得那时电影机正在换片子，一盏电灯把无数的人头照得清清楚楚。不知为什么人们都笑起来，还有一些人嚷着：好样的，狗呀！她却呜呜地哭起来。人们又喊：狗呀，好样的。狗得意极了，他想说话，却想不起来该说什么。人们又一阵吼，像浪潮一样，狗突然想起了周五的话，便大声说：她哪里像个姑娘？不知被多少小伙子干过了。好呀狗！她的哭骂声更高，像要把天撕破一样。狗又重复了一遍周五的话，但话未说完，就感到后脑勺子上一阵又沉又钝的疼痛，随即他听到一声又肉又潮的声响。狗刚要回头，头发就被一只凶狠的手揪住了。狗看到治保主任方三郎那张瘦削的黄脸。狗怕极了这个人，身体哆嗦起来，大声说：叔叔，三叔，不是我说的，是周五说的……方三郎用力一揪，把狗的头按低了。狗弯着腰，趔趄着，被拖出了人堆。

电影重新开始后，狗被治保主任拖到大队部的一间空房里，村子里没有电，治保主任点燃了一盏玻璃罩子煤油灯，从墙角拣起一根湿漉漉的绳子，反剪了狗的双臂。然后又把绳子往狗的腋下一串，绕过脖子，把狗"五花大绑"起来。捆绑时治保主任使用了脚的力量：他用脚蹬着狗的背，双手使劲往后拽绳子，把狗勒得鬼哭狼嚎。治保主任把捆绑好的狗一脚踹倒，狗像球一样滚动。说：看完电影再来收拾你个杂种！治保主任锁上门走了，狗听到电影的发电机在打谷场上嗡嗡地响，还听到了悠悠的音乐声。他的眼前又晃动起了那些杂技演员丰满的屁股。

狗侧着身体坐起来。绳子勒得他喘不出气抬不起头。他看到墙角上有沾着血迹的棍子、绳子、藤条，一阵巨大的恐怖袭上他的心头。狗知道这地方是打人的地方。狗还记得有一个地主在这个地方被打死了。

治保主任开门进来，狗磕着头求饶：叔，三叔，不是我说的，是周五说的。治保主任拿起一根藤条，握着两头折了折，藤条弯成弓样，显示出良好的弹性。他一松手藤条恢复原状。他一挥藤条，劈出一溜风响。狗听到藤条在抖颤中说着一些古怪的话语。治保主任抡起藤条，熟练地抽打着狗的身体。头几下，撕皮裂肉般痛疼，狗大声嚎叫着。几十下后，疼痛竟神奇般地消失了，但狗依然大声嚎叫，好像疼痛无法忍受一样。在嚎叫声中，狗听到藤条抽到背上发出的腻腻响声，他的心中窃窃自喜，他感到治保主任被自己欺骗了。尤其是当治保主任扔掉藤条、揉着手腕、气喘吁吁地站在他面前时，那种欺骗得逞的幸福之感更像汹涌的潮水，流遍他的全身。治保主任骂着：看你还敢胡说八道！狗连连磕着头说：不敢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治保主任摘掉帽子，露出了秃得发亮的头。狗记得治保主任去年还是满头黑发，今年竟变成了葫芦头。他恍惚记得是听杜四说过，治保主任夜里去偷杜七的老婆，受了惊吓，一夜之间脱光了头发。治保主任用那顶灰色的单帽擦着脸上的汗水，说：狗，我让你记住！

狗说：我记住了。

治保主任解开裤扣，掏出来，说：抬起脸来。

狗顺从地抬起脸，看着治保主任那格外发达的家伙，有些害怕。

邪恶的笑容突然油滑地出现在治保主任脸上，那东西不安地点动着，一股焦黄的液体滋滋地射出来，射到狗的脸上，射到狗的嘴里，又热乎乎地、臊烘烘地流到狗的脖子上，流到狗的肚皮上，流到狗的脊背上。治保主任的尿浸淫了狗背上的伤痕，真正的痛楚发作，狗闭着眼，咬着牙，从牙缝里咝咝地吸着气，额头上冒出了汗水。

治保主任戴上帽子。给狗松了绳子，狗想站起来，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前栽了。他到底还是站起来时，治保主任的妹妹推门进来，伸手就在狗脸上抓了一把。狗感到她的指甲剐破了脸上的皮肉。

治保主任说：别动他了，一个傻瓜，我已替你出了气。

治保主任的妹妹名字叫小花。小花横眉竖目地对着她哥吼：你怎么知道他傻？

小花伸出手又去抓狗的脸，狗尽着她抓。

她也抓累了。

狗血糊着一张破脸说：小花姑姑，那话不是我说的，是周五说的，我跟周五一起放牛时周五说的。他还说你跟你三哥——就是他——狗指指治保主任——在一个被窝困觉，周五说他亲眼看到的，他说一男一女在一个被窝里光着腚困觉，用绳子捆着、用膏药糊着也挡不住干那事，周五说简直是一对畜牲，那时候正好有一头公牛往母牛腚上跨，那头母牛其实是那公牛的妈……

治保主任直直地捅出一拳，把狗打得仰面倒地。他躺在地上，听到小花哭着蹿出去了。

治保主任捏着狗的气嗓管子，咬牙切齿地说：这话你要敢跟第二个人再说，我就剥你的皮，抽你的筋，敲断你的腿，剜掉你的眼，割掉你的舌头，剁掉你的手，旋掉你的耳朵！

狗被吓得尿了裤子。

三

小个警察踮着脚，把一块写着红字的木牌子挂到狗的脖子上。然后推他一把，说：

“走！”

狗温顺地走出乡政府大院，斜穿过一片铺满枯叶的杨树林子，走到集市上。在他的前头，乡村警察敲着一面破锣，背着一只红漆剥落的鼓，那个姓高的小青年敲着鼓，那位文化站的乔美丽敲着小锣，那位狗也认识的乡党委秘书打着两扇钹，乱糟糟一片响，在已经洒下暖意的阳光里行进。狗不回头也知道县里来的警察簇拥在自己身后。他们腰间都佩着手枪。一只乌鸦在狗头上叫着飞过去，狗的眼前一闪而过那乌鸦蓝色的影子。狗听到吴所长一边敲锣一边喊：

“乡亲们，村民们，都来看呐，放火烧死亲娘的杀人犯！”

他手中的锣青光闪烁，每挨一下缠着红布的锣锤子打击便颤抖不止，锣声四溅，与石头扔进河水中的情景相似。那只鼓在他背上不老实，一会儿歪到这边，一会儿歪到那侧，气得敲鼓的小高用鼓槌子戳乡村警察的脖子，敲乡村警察的警帽：

“老尿，你把鼓背正当了行不?”

乡村警察抡起锣锤，猛回头击打小高的肩膀，生气地说：

“你他妈的干什么？我的头也是你敲着玩的东西?!”

小高赔着笑脸说：

“老尿所长别生气，我是让你把鼓背正。”

乡村警察横横地说：

“我愿意它歪？你就将就着敲吧!”

狗看到乔美丽手上带着一副用红绒线编织的、露出十指的手套，那些手指红红的像小胡萝卜一样。狗根本不敢对这种吃公家饭的姑娘动念头。狗认为她是为城里人预备的。狗想起了一件让他惊心动魄却又百思难解的事。

吃公家饭的女人的脸都是白的，头发都是黑的，衣服上都有一股香皂的味道。狗眼前清晰地出现了县里下来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队队员宋梨花的模样，一个看不出年龄的女人，腰细细的，腚撅撅的，胸尖尖的，眉弯弯的，眼汪汪的，嘴抿抿的，手嫩嫩的，是从月亮里下来的人呢，村里的老娘儿们都当着她的面说。狗记得老贫农汪青白的疤眼老婆摩挲着宋梨花的手这样说过。汪青白的老婆就是孙六的妹妹，孙六的老婆就是治保主任的姐姐，一脸黑麻子的浪货，一连串下了七个男崽。汪青白的老婆还说：姑娘呀，我恨不得打掉牙把你含在嘴里。汪青白的老婆咧着烂了牙花子的臭嘴说。狗看到宋梨花脸上一阵青一阵红。狗大声说：兔子，野兔子！正在田边休息的人都抬头寻找兔子，在哪儿兔子？在哪儿！狗伸手指着南边的田野。那里麦苗儿青青，有一些白色的气体在升腾，众人看得眼花也没发现兔影。再问狗，狗说：才刚儿还在那儿蹲着，这会儿跑了！众人笑起来。眼里生着一朵萝卜花的下中农歪头张全说：一大群明白人，让个大膘子给骗了！就在这时，狗看到宋梨花十分用劲地看了自己一眼。狗幸福得想躺在地上打滚儿。狗叫两声！歪头张全说。狗看了一眼宋梨花，便四肢着地，伸缩着脖子，“汪汪汪”地叫起来。他摹仿得像极了，不单声音像，连动作、表情都像。众人齐笑。狗看到宋梨花那高贵的嘴边也绽开了一朵花。她掏出一条叠得四四方方的小手绢捂住了嘴。狗的心里像融化了半斤蜜。他叫得更加卖劲了。小队长胡寿对那个工

作队长薛耳荣说：薛同志，你们剧团要不要装狗的演员？要的话，就把俺们的狗招去吧。薛耳荣说：不要不要。这帮子工作队整个儿都是县柳腔剧团里的人，里边还有好几对夫妻呢，那个邓玉秀，是黄大礼的老婆，宋梨花是小猴子张的老婆。小猴子张会翻空心跟斗，走起路蹦蹦的，脚轻腿快，狗怎么看怎么觉着他不顺眼，狗真想像条大狼狗一样扑上去咬死他。狗正叫得来劲儿，他的娘紫着脸走过来，用那只扁脚踢着狗的腚，哭咧咧地骂着：

“起来，起来，别膘了！”

狗好不高兴，正在兴头上，被娘踢了屁股，怎么能高兴。他转过头去，还是狗样，摹仿着恶狗扑人，龇着牙，“汪汪”地吠着，对着他娘，猛地扑上去，一头就把她撞到沟里去了。那时是小阳春天气，全小队的人都集中在一起种玉米，沟里放来了水，天旱，水种，工作队去县水库要的水，水很浑，不浅。狗的娘小脚女人，不会凫水，在沟里炸起了油条。狗对着水中的娘呜呜地发着威，像一匹胜利的狗。队长抄起一张钉耙子，挂着狗娘的衣服，把她拖到沟边，几个半老女人七手八脚，把狗娘拉上来。狗的娘一身水淋淋，脸上尽是黑泥。一只鞋陷在泥里了，赤着那残废的尖脚，脸上的五官抽搐，嘴一瘪，又一瘪，两瘪三瘪，就哇哇地大哭起来，哭着，一腚坐在地上，手拍着膝盖，仰着脸，闭着眼，哭加数落：

“哎哟俺的个天呀，哎哟俺的个地，前辈子伤了天理啦，养了这么个膘儿子，他爹死得早啊，成份又不济，谁也来欺负啊，活不下去哩……”

狗真正愤怒地叫着。他感到娘从来没有过的丑陋，比方六的麻子老婆，比汪青白的疤眼老婆还要丑陋一万陪。她的下巴上悬着清鼻涕，一脸臭泥巴，一条瘦脖子，真丑，跟宋梨花比比，她哪是个人？她是仙女，她是鬼婆。歪头张全踢着狗说：

“狗，起来吧，膘过劲了！”

队长大声咋诈唬的娘：“张杨氏，你胡咧咧什么？谁欺负你啦？当着工作队的面，你也不嫌羞！”

队长的话很有权威，狗的娘把嗓门降低，吐出的话语也渐渐含糊不清，最后闭嘴停止，撩起了湿漉漉的衣襟擦眼泪擦鼻涕。

队长说："张杨氏你一个人先回家吧，今日算你全工，不扣工分。"

狗看到娘就那样赤着一只脚，歪歪扭扭地走了。狗望着娘的背影心里很苍凉。他看着宋梨花的脸上一点喜欢的样儿也没有了，工作队的其他同志也面色冷漠。

狗回到那两间低矮的草屋时天已经黑透了。娘点着像只癞蛤蟆一样的油灯，用头上的钗子把灯草往下按了按，使灯火如豆。娘端上一瓷盆红薯面与红薯叶混熬的粥，狗呼噜噜一气喝光，又卷着舌头转着圈舔干净，扔掉瓷盆。娘的眼里淌出混浊的液体，说：狗儿呀，往后别听人要弄了，咱不是狗，咱是人。

娘走上来摸他的头。狗厌恶极了，一巴掌便把娘推到墙旮旯里，大声说：

"死不了的老东西，尽给我丢脸！"

四

乔美丽挑着小铜锣，无精打采地敲着。那个顶着一头乱毛的秘书嫌手冷，把铜钹的两根鼻绳儿结在一起，一前一后两面钹搭上肩头，不敲了。高姓青年一见秘书偷懒，立即就把两根鼓锤子插进袖筒，双手插进裤兜。乡警吴老尿转回头，训道：

"怎么啦，你们，端共产党的饭碗还怕手冷？"

高不吱声，看背铜钹的秘书。秘书抽搐着精瘦的脸，鼻子尖上挂着一滴鼻涕水儿，撇着腔骂：

"吴老尿，这抓人游街的事，是你们警察的，老子凭什么来挨冻受罪？不干了不干了。"

他摘下肩上的铜钹，往吴所长肩上一搭，缩着脖，袖着手，转身就走。

吴所长挥舞着锣锤子，骂道：

"瘦猴，你今天要是敢走了，我就让书记砸了你的饭碗！"

秘书一咧嘴，说：

“日你娘个吴老屌，吓出我一舌头汗，老子的饭碗是橡皮的，枪子儿都打不破。”

高姓青年跟着秘书往回走。

县里来的英俊警察拦住秘书，很严肃地说：

“你是共产党员吗？”

秘书一撇嘴，说：

“乡党委秘书，不是党员能行吗？”

县警嘲讽道：

“你老兄的党性不怎么样嘛！”

秘书擤擤鼻子，往棉袄上擦擦手，道：

“操，给老子上起党课来了！你们这些警察，大案破不了，小案懒得破，糟蹋老百姓的本事不弱似皇军。有本事把李培公的那个儿子捉来游街，那小子枪毙十次的罪都够了。硬茬骨你们不敢碰，抓个膘子来折腾，操，还给我讲党性哩。”

秘书一席话，说得县警小脸儿青一阵红一阵，下不了台。狗看着秘书，心里感到很温暖，他暗想：到底是本乡人向着本乡人呢。县警和秘书正僵着，狗看见一个披着黑色呢子大衣的人从乡供销社出来。那人四方大脸，浓眉大眼，下巴上有一块红痣。狗听到吴所长叫书记，并看到吴所长叫书记时腿弯曲了一些。狗恍惚记起这个人是乡里的书记，也立即低头弯腰，满心里都是尊敬，书记手里提着一只冻得硬梆梆的野兔子，指缝里夹着一支烟。吴所长左转右转，紧着为县警和书记互相介绍。书记很客气，把野兔子换到左手里提着，腾出沾着一些兔子毛的右手，跟县警队长握手，书记说：

“大冷的天，让老吴他们牵着游游就行了。”

县警队长说：

“任务，要完成。”

书记说：

“中午吃兔子肉，白萝卜削了皮，切成四方块儿，炖野兔子，连炖十八滚，起锅时撒上点芫荽梗儿，一丁点儿味精都不加，味道鲜极了！这是东北乡一绝，不能不吃。”

县警队长说：

“就这么一只兔子，够谁吃的?”

书记说：

“好说呢，待会儿集上还会有。东北乡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野兔。实在没有卖的，让供销社的李小明去打几只，那伙计，活活一个神枪手，枪夹在胳肢窝里搂火，从不瞄准。”

吴所长说：

“郑秘书才刚和队长闹呢。”

秘书骂道：

“吴老尿，我日你娘，谁闹啦?我和队长开玩笑逗乐呢!”

秘书说着就把大铜钹从肩上摘下来，一手捂住一扇，一拍，发出嚓啦啦一声瘆耳朵的怪响。震得狗心头一颤。

吴所长低声道：

“果然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难缠的、气死阎王爷的个货，见了书记也像耗子见了狸猫一样。”

书记说：

“老吴，别嘟哝了，快领着同志们转一圈，回来喝白酒吃兔子，贼冷的天气，别冻毁了人。”

书记提着兔子走了。高姓青年歪着身子去敲乡警斜背的鼓，乱糟糟，没个点儿。乔美丽把小锣敲得当当当一串响，像那些串街走巷卖麦芽糖的小贩弄出来招徕婆婆妈妈鼻涕孩的动静。狗看着她冻青了的腮，心里挺不是滋味。她的小锣声让狗回忆起了过去的一件耻辱事。有一个卖麦芽糖的，五十来岁的大个子男人，一脸麻子，都叫他张麻子。张麻子有时卖麦芽糖，有时卖肉渣子。据说有一种猪肉里有虫卵，只能炼油，炼出来的渣子八角一斤，又香又酥，城里人不吃，到乡下就是美味。张麻子那天挑着两桶肉渣子敲着小锣在街上。几个老娘儿们围着，不买，但都露出一脸馋相。孙六的麻子老婆蓬着头，麻着脸，眼角上夹着两点绿眵，半掩着棉袄，袄里揣着一个光腚猴孩子，站在肉渣桶旁伸舌头舔嘴唇。狗在生产队牛圈里出粪，累了，一身汗一身臭，跑回家，掰了半个饼子挖了一块黑酱跑到街上。肉渣子的香味勾走了他的魂。他的腿溜溜地就靠到人堆里。他的手贼着胆就伸到肉渣桶里抓了一把，塞到嘴里。狗说：

“尝尝，香还是不香！”

狗没看到卖肉的张麻子和那些馋肉的娘儿们正在用什么样的恶毒眼神盯着他。肉渣子真香。狗又抓了一把。手还没出桶哩，手脖子上就挨了一砰砣。张麻子骂道：

“操你个娘！动手抢了！土匪还没回来呢！”

狗的脸通红。他很后悔。他羞愧地提着伤手走了。他听到孙六老婆说：

“这是个膘子，家里成分还不好！他娘还打破天地给他说媳妇哩！谁跟他？瘸腿瞎眼的也不会跟他！”

那些嘴巴歹毒的长舌妇都在背后骂他。狗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狗听到歪头张全的老婆也在应和着孙六老婆骂自己：

“你别看他那副膘相，他还一肚子花花肠子哩，那天他还想跟我弄个景……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

狗记得在女人们的侮辱里他的心中既愤怒又自卑。手脖子断裂般的痛苦与心中的痛苦相比显得很轻。拐过一道矮墙后他跺跺脚，啐唾沫，低声骂。骂歪头张全的老婆。那娘儿们四十好几了，留着三刀毛，当浪着两根口袋一样的长奶子。生了几个女儿，都是白眼珠子黄毛发，像外国人一样。狗想起她家打墙时去帮忙，从河底推土，狗把车子装得像山一样，一车顶别人两车。多沉哪，压得车胎瘪瘪，车架子哆嗦。车子都是队里的财产，队长胡寿看见了，批评狗：“狗！你给私家干活，毁了公家的车，我扣你的工分！”狗嘿嘿笑。那娘儿们递烟卷儿给狗抽，还乜斜着眼挑逗狗：

“大兄弟，想不想媳妇?”

狗说：

“嫂子，苍蝇蚊子都配对儿，狗怎能不想媳妇?”

女人道：

“好好帮嫂子干活，待几天嫂子给你说个俊媳妇。”

狗道：

“也不要俊，像嫂子这样的就行啦。”

女人道：

“嫂子老东西，不值你稀罕。”

狗记得女人把衣服掀起，说好热天真好热天。好像是扇风，实际是暴露那两根布袋奶子给狗看呢。狗于是卖了死力气给她家干活。干完了活那女人就不认账了，像条泥鳅一样不让狗捉住。有一次狗在玉米田里捉住她，让她兑现，她一把差点把狗攮死。狗哭了，第一次感到被人耍弄了。但等到她家自留地里有活时，狗又去帮她干。她那个歪头男人歪着头坐在地头抽烟，好像个监督长工劳动的老地主。狗怎么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附和着孙六老婆骂她。难道最起初时不是她故意揪出那两根奶子诱惑我狗吗?

狗的胡思乱想像一条瞎眼狗胡碰乱撞，想到哪就是哪。他跟着乡警和锣鼓声穿过那几十株碗口粗的白杨树构成的小树林，踩着枯树叶子，往集上走。外边有一条路，路外有一条土河堤，有一些人正从河堤那边翻过来，都嚷嚷着：

“来看呀来看，来看狗这个杂种小畜牲游街呀!”

狗感到了羞。因为那些人几乎都是他认识的人。他使劲儿低着头，低头累,又抬起头。一想,又觉得没有什么值得羞的。有一天回了村,狗想,可以把很多新鲜事儿讲给他们听。准把他们唬得大眼瞪小眼。

树林子缝里，靠着墙跟那儿，避风向阳处，猴蹲着一个老头儿，面前守着红红黑黑一片纸儿，纸上压着砖头瓦片土坷垃，怕被风刮破刮跑。那是些对联儿，过年时往门板上贴的。狗想道：哎哟，就要过大年啦！杜文章又卖字儿来了。八月里进了班房，糊糊涂涂，眨眼的工夫，四个月就过去了。杜文章一摆摊就证明年到了。狗斜着眼看杜文章，好像杜文章的眼光也往这边斜。狗上过两年半学，斗大的字认识一筐，他虽然识字少，但尊敬识字人的道理却很懂。他想起上学时杜文章就是教师。那时杜文章就是这副模样，几十年都没有变化，你说奇怪不奇怪?“奇怪奇怪真奇怪，肚皮下面四个盖。”狗想起了杜文章出的谜语。“沟从毛里走，毛从沟里走，我说这话你不信，回家看看你娘还有。”那时候学校在杜财主家的两间厢房里。杜财主解放前跑到台湾去了，家里留了个大婆，小婆跟着他跑了。土改时，分了他家的地，分了他家的房子。大婆子一辈子没生育，孤孤单单一个人，搬到原先的长工屋里去住。狗听说村里几个老干部都到她炕上去睡过，但没人跟她成亲，恶霸地主的大老婆，睡她是革命行为，跟她成

亲就是反革命的行为了。这些话都是狗听饲养员孙六说的。孙六说土改时他当民兵，扛着一杆破大枪，腰里掖着一颗手榴弹。四七年好大的雪，平地雪深三尺，清晨起来，门板都被雪顶住了。河平了，井也没了。野兔子冻草鸡了，跑到村里来找食吃，肚皮贴着雪爬，一棍子就能打死。孙六说他就打死过两只兔子，肥得像小猪崽子一样。剥了皮，下锅煮，香极了。馋得狗哈喇子流到下巴上，说，再来个四七年就好了！孙六说，真是个膘子狗，什么都能再来，四七年能随便来嘛！四七年杀人成了堆，满街的狗都疯了，吃死人吃红了眼，见了活人恶扑。狗可没见过那么大的雪。狗想，只要有大雪，只要有野兔子好打，管他死人活人干什么。想着，狗朝杜文章那儿斜过去。一位县警从后边搡了他一下，说：

"往哪里走？"

狗一激灵，肩膀在一棵杨树上撞了一下，也觉不出痛不痛。他挺想跟杜文章打个招呼，往常赶年集时，狗买对联，都是买杜文章的。他说杜老师俺买几副对子，杜文章就抬起头看看，从棉袖筒里拿出手，问狗家里有几扇门。狗说只有两扇门。杜文章就揭一幅"江山千古秀，祖国万年春"给他。还送一幅"猪大自肥"给他。狗说家里没养猪。杜文章就说没养猪就贴在你娘炕头上吧。如果有旁观者，旁观者一定大笑。狗知道杜文章跟自己开玩笑，"猪大自肥"怎能贴到炕头上呢。狗说杜老师你以为我真是膘子吗？杜笑着说，不是，你是个傻瓜蛋。杜文章戴着一顶三扇瓦的毡帽子头，嘴上还捂着个乌黑的口罩。狗听人说只有城里那些好俊的大嫂才戴口罩，乡下人戴口罩就是不正道。狗有一次看到县剧团那些来村里当工作队的人戴一只雪白的口罩，那么大那么白，捂得脸上只露出两只眼，大眼，水汪汪的大眼，会说话的大眼，勾魂要命宋梨花的眼。人家那才叫戴口罩呢！狗想。狗问：杜老师，你嘴上捂着个什么？杜文章说：口罩。狗说：不对不对不对。杜文章道：那你说是什么？狗道：我听人说是例假带子。旁观者笑。杜大怒，捡块砖头打狗，狗夹着对联跑了。狗听到身后人们议论：谁说他是膘子？连杜老师都转着圈儿骂了！狗心中十分得意。越想越得意。回到家吃饭，想起来又笑。娘问：狗儿，什么事这么欢气？狗道：娘啊，今儿个在集上，卖对联的杜老师都让我转着

圈骂了，看他还敢不敢叫我膘子。娘说：膘子儿呀，老师能随便骂吗？老师都在天上顶着星星吗，骂了要遭天报应的。狗说：顶个屁！娘，你忘了，小时候我跟着他上学，他出了两个谜语叫我猜，我猜不出，他让我回家问你，你也猜不出，后来他说：一个是你娘的脚，一个是你娘的梳。娘说：杜先生好滑稽，人心眼儿不奸不坏，他是长辈，你是晚辈，他骂你是应该的，你骂他就不应该了。狗说：好，我去向他赔个不是去。娘说：这才像个懂事的好孩子。狗一溜风跑到集上，说：杜老师，俺娘让我给你赔不是来了。俺娘说先生戴的是口罩，不是例假带子。众人又笑。狗更得意。狗嗤嗤地笑出声来。县警又训他。吴所长回头道：

“真是个大膘子，游行示众，他竟自笑。狗！想起什么好事了？”

狗嗤嗤笑着弯腰。县警用膝盖顶他，询问他为什么笑。狗道：

“杜老师还戴着那个口罩。”

“真是莫名其妙！”县警道，“戴口罩有什么好笑？”

狗道：

“他戴在嘴上是例假带。”

乡警县警愣了几分钟，都忍不住怪模怪样地笑起来。吴所长道：

“狗呀狗……真他娘的你个狗……”

秘书道：

“他妈的吴老屎，瞧瞧你们捉的这人！一个大膘子，值当的吗？小高小乔，走走走，咱们回去，让他们自己游去吧！——再游咱也成了大膘子了！”

县警队长道：

“同志‘牢骚太盛防肠断’你以为我们是吃多了来消闲食？这年头，谁也不比谁聪明，谁也不比谁傻！”

一个县警亮亮警棍，说：

“再敢调皮，我就封了你的嘴！”

狗知道警棍的厉害，脸上立即严肃起来。

队伍继续铿铿锵锵往集上走，走出树林子，跨过窄马路，就上了集。赶集的人约有五六百，都好奇地看。太阳小了，不那么干巴冷了。人嘴里的气喷出来，像雾。

五

狗的官名叫张国梁，挺响亮、挺有意义的一个名字，但没人叫。大人小孩都叫他的乳名：狗。狗的官名还是杜文章起的。狗第一天去上学，杜文章说：狗，别叫狗了，我给你起个好名。狗在学校那两年半，净给教师生炉子、喂兔子。后来他娘说：索性别上了，回家干活，挣几个工分好帮帮穷。

狗去生产队的铁钟下等着队长派活。队长胡寿，瘦高身材，脸上有麻斑。狗感到队长是个很善良的人。那天队长又喝醉了，两条腿像挥舞的连枷，悠悠晃晃，远远地走来。铁钟下蹲着站着几十号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是生产队的社员。好太阳，麦子打苞孕穗的季节，有的人还披着破棉袄，有的人已穿起了裤头。孙六家那些儿子们已打起了赤脚，这是一窝特别抗寒的耗子。郭老沫脱了棉袄，光着脊梁，靠在墙根上捉虱子。队长歪歪斜斜地过来，手比划，嘴里吵嚷，舌头根子硬，呜呜噜噜，听不清他说的什么。社员们悠闲着看景，没人着急，反正是公家的活儿，少干一点是一点。队长过来，虚张作势地敲钟，腿软得罗圈套罗圈，众人都笑。队长派活：一拨去种苞米，一拨去锄麦子。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淘气，七嘴八舌议论着队长的醉态，各自回家去拿农具。所有的人都派了活，就剩下狗。狗心里空落落的。队长掏出家伙就着墙角撒尿，很冲，哗哗响，喉咙里还打着酒嗝，像母鸡学公鸡打鸣一样。狗战战兢兢地上前，伸出手，戳戳队长的腰，队长吃一惊，猛转身，拖泥带水一裤子，好恼，红着眼，喊：

"狗儿呀……你干什么……"

狗说：

"胡寿爷，俺不上学了，俺娘说求爷给派个活儿，挣几个工分。"

"哈咦咦，狗儿，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

"干什么都行。"

队长想了想，说："尽管你家成分高，但孤儿寡母不容易，这样吧，派你个轻松活，赶明早上，跟着周五去放牛吧。"

队长说完，就摇晃着身体，走到生产队的大草垛旁边，身子一侧歪，跌在草堆里，呼呼地睡了。狗感激队长，跟过去，抱了些草，把队长的身体盖起来。副饲养员沈宾看见了，大吼：

“狗，你干什么?”

狗说：

“拉草，埋人。”

沈宾走上来，扒扒草，露出一张青紫的麻脸。吐吐舌头，悄没声地走了。

狗跟着沈宾屁股走。沈宾一回头看到，喝斥道：

“膘子，你跟着我干什么?”

狗得意地说：

“胡寿爷派我赶明早上跟周五一道去放牛。”

沈宾用阴森森的目光盯着狗看，看得狗心里敲小鼓儿。狗听到沈宾说：

“我日他个娘，这是什么世道!”

狗不知道沈宾骂谁，愣愣地看着沈宾的嘴，沈宾的嘴里镶着两颗银色的牙。村里除了沈宾，没有第二个镶牙的人。狗听王光武说沈宾在八路军胶高支队里当过班长，与日本兵面对面地拼过刺刀，后来又在解放军里当过连长。王光武说沈宾的老婆李水莲当年嫩得一掐冒白水儿，白脸红嘴唇，好大的两片腚，浪得天摇地动，手上还戴着一颗金镏子哩！不是军官的太太，谁人能戴得起金镏子。沈宾后来当了邮电局长，一个守电话的大嫚迷他，光着腚就钻到沈宾被窝里去了。深宾也就坡上驴爬到大嫚身上，爬了几次后，大嫚的肚子就鼓起来了，说是肚子里有了小孩。大嫚的男人碰巧也是个解放军连长，一状告上去，就把沈宾给捕了，判了四年徒刑。狗对沈宾佩服，羡慕沈宾的好运气。狗多次想：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大嫚光着腚钻到我的被窝里来呢?

沈宾进了饲养室，狗跟了进去。牛们都被周五赶到草甸子去放牧了，屋里空荡荡的，只有一排拴牛柱子，一溜十几个石牛槽，栏里垫了新鲜黄土，香喷喷的。孙六不在。沈宾卷了一支烟，从灶里引出一茎火，点燃，看着狗，若有所思。狗看着沈宾瘦干巴的小脸，忽然想

起他老婆李水莲的那张白茫茫的大胖脸。狗听张有田说沈宾劳改那阵子，李水莲可逮着机会啦，白天连着黑夜和那些公社派下来“抓革命促生产”的干部困觉。沈宾劳改四年，李水莲生了五个小孩，一年一胎，前三胎三个女，最后一胎俩男孩。李水莲一感到肚子里有了故事就赶紧往劳改农场跑。跑到农场，鸡毛火促地跟沈宾睡上一觉，就算给肚里的孩子找到了爹。李水莲生那些孩子一个一模样：有长脸的，有圆脸的，有椭圆脸的，有白颜色的，有红颜色的，有黑颜色的。沈宾回来一看立即就明白了：自己劳改这四年，李水莲一霎时也没让腚沟闲着，眼瞅着一群五颜六色的孩子在李水莲教唆下追着自己叫爹，沈宾满肚里百苦千辣也说不出来，自己的把柄还牢牢地在李水莲手里攥着呢。李水莲发了疯撒了泼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狗亲眼看到李水莲跟王大福老婆打架，打不过人家，就当着半个村的人，把衣裳剥光，像一只大绵羊一样，咩咩叫着，蹿到王大福家去，踩着板凳，跳到王大福家供养祖先牌位的桌子上，双腿开叉坐着，呱唧呱唧拍着肚皮哭骂。这一招真邪，真损，王大福家从此就倒了霉：养鸡死鸡，养鸭死鸭，养兔子死兔子。先是老婆得了疯病，见人就脱裤子，继而王大福上了吊。李水莲那一身打着褶子的白色肥肉经常在狗脑海里晃动，也经常让狗全身都硬梆梆起来。狗还想起了李水莲许许多多和男人的事。他突然产生了讨好沈宾的念头，便说：

“我看到过，你老婆和队长，咬着尾巴儿钻到胡麻地里，好半天才钻出来，你老婆头上顶着野麻花……”

沈宾出手一拳，把狗打得一腚跌地。他哭咧咧地说：

“是真的……谁撒谎谁是小狗……我亲眼看到了，你老婆跟队长摞在一堆儿……”

没容他说完，脸上又挨了一拳。

好久之后，狗用舌头舔干净唇上的血，看到沈宾眼珠子通红，怪吓人的。他爬起来，想悄悄溜走，肩膀却被沈宾机灵的手抓住了。

“爷，爷，亲爷，狗不敢了……”狗哀求着。

“我不打你，”沈宾摸出一个打火机，递给狗，说：“你去把草垛点着。”

狗接过打火机，想了一会儿，说：

"我不去点。"

"为什么不点?"

"胡寿爷在垛里困觉哩，我去点上火，不是把胡寿爷烧熟了吗?"

"你敢不去?"沈宾凶着说，"你敢不去我就捏死你!"

狗很怕被捏死，就说:

"好好，我去点。"

狗拿着打火机跷腿蹑脚地走到草垛边，听到草堆里鼾声像打雷一样，有一撮乱草，在胡寿爷头那块儿抖索着，胡寿爷正睡得香。狗想，既是沈宾爷这样了不起的人物让自己放火烧熟胡寿爷，不烧才是膘子咧!反正自己是膘子而沈宾爷不是膘子;反正膘子受不是膘子指派出了事要找不是膘子而不会找膘子;反正胡寿爷已派我跟周五去放牛;反正烧熟了胡寿爷我也不吃。想着，狗脑子里就汹汹地燃起一片火光来，把边边角角都照亮了。狗蹲下，才要去拨打火机齿轮，就听到草堆里一声响，吓得狗把打火机掉在草上，脑子里那片火光也熄了，一团漆黑。狗闻到一股子酒酸肉臭味儿，才明白适才那声大响是怎么一回事。胡寿爷在草堆里翻了一个身，一片草嚓啦啦响，还的胡寿爷的嘴吧唧吧唧响，好像吃什么好东西一样。狗看到胡寿爷的一只手从草里伸出来。好大的一只手，像小蒲扇一样，奓煞着五根粗大的手指头。手是黑的，铁似的，生着锈，狗想，这样的手如何能烧透?又一想，反正是沈宾爷让我烧，烧透烧不透都不干我事。想着火，脑子里又明亮起来，从草缝里捡起打火机，噼啦，噼啦，一下下扳齿轮，扳了三、五下，竟然蹿出一股小火苗，黄颜色，跳跳抖抖，会说话一样。会说话的小火苗，与狗对话，逗引得狗心活泼乱跳，禁不住想嗷嗷叫——狗每逢喜事就会嗷嗷叫，都厌烦地说:真不枉了叫狗——，明亮的、像金子一样的火焰使狗沉浸在一种难言的幸福和亢奋中。他把那小火苗子触到被春天的太阳晒得几乎没一点水分的麦秸草上。火使麦秸立刻焦黄了，乌黑了，弯曲着燃烧燃烧着弯曲了。火焰很快便蔓延起来，狗咧着嘴，呆着眼看火。这时，躲在一边看景的沈宾扑过来，跳动着双脚，把火焰踏灭。狗不明白沈宾的意思。面对着缭绕的青烟。嗅着燃烧未尽的麦草的焦糊味儿，狗心里很失望。他想问沈宾个究竟。但他的眼睛却盯在胡寿爷那只黑色大手上。那只手上

仿佛生着眼睛和嘴巴，会看东西会说话。胡寿爷睡得沉，火难惊醒他的梦。他的呼噜不断，狗看到沈宾消灭着燃烧的痕迹。沈宾把狗拖到饲养室里，从狗手里夺过打火机，送给狗一块花生饼，狗立即咬了一口，感到牙碜。沈宾咬着牙说：

“狗，今天的事你要敢告诉别人，我就让公安局来捉你！”

“抓我干吗？”狗疑惑地问。

“干吗？你说干吗？”沈宾把手指蜷伸成一支枪，瞄着狗的头，说，“巴勾——枪毙你！”

“凭啥枪毙我？”

“你妄图放火烧死队长，还不该枪毙你？”沈宾道，“巴勾———枪打去，你的脑浆子就迸出来了，眼珠子也迸出来了，挂在腮帮上当浪着你怕不怕？”

狗想了想，说：

“怕。”

沈宾道：

“怕就好，记住，闭住你的嘴，对谁也别说。”

狗道：

“也不能告诉胡寿爷吗？”

沈宾道：

“操你娘个膘子狗！你放火烧他，他知道了不活剥你的皮才怪！”

狗道：

“告诉俺娘行吗？”

“不行！”沈宾道，“谁也不能告，否则你就要死了。”

狗说：

“我明天一早去放牛。”

沈宾又给他一块花生饼，狗吃着，说：

“胡寿爷趴在你老婆身上哼哼呢，我不骗你。”

这时孙六进来，虎着脸道：

“膘子狗，你在这儿偷什么吃？”

六

第二天早晨，狗吃了个半饱，叼着一块饼子，掐着一块咸菜，跑到铁钟下等周五。他蹲在铁钟下，看着坑坑洼洼的街道和大槐树下那口水井。井边不断有人打水。太阳刚升，红光很深。有一位梳辫子的姑娘担着水从狗面前的街道上过。她叫方珍，是麻疯病人方宝的妹妹。她哥钩钩爪疤疤眼，她却很好看。狗看到她穿着一件灰褂子，一条蓝裤子，一双系袢的白底黑帮鞋。她的腰扭着，肩向搁扁担的一边斜着。她的两瓣屁股让狗的心跳不稳。她很少跟人说话。村里的姑娘不跟她合群。有一些小孩编了顺口溜骂她：方珍的哥方宝，疤疤眼钩钩爪，这个病治不好……其实也没骂方珍，是骂方宝哩。其实也没骂方宝，方宝原本就是那模样哩。谁要当着方珍这样骂，方珍就和谁拼命。有的人建议村干部出面禁止方珍到村子里的公用水井去挑水。方珍大怒，把她家的一锅面汤倒到水井里。狗看到方珍的涂满红色阳光的水桶上下跳跃着把一些亮晶晶的水珠儿溅出来落在街上的浮土里。狗不愿方珍这么快地从自己眼前滑过去，糊糊涂涂地狗就念了一遍那首顺口溜。方珍放下水桶，摘下扁担，高举着，横眉竖目，冲向狗。狗听到扁担钩子哗啦啦响着，看到方珍像只大乌鸦一样飞过来。他入迷地看着她，突然感到头顶上啪唧一声响，舌头一阵钝痛，狗不由自主地萎靡在地。方珍又抡着扁担拍了他几下子，但力道远不如第一下凶狠，部位也不是要害，扁担拍到狗的肩上、背上、屁股上，一点都不痛，好像别人在挨打狗在看景一样。方珍哭着骂着担着水走了。狗看到她的身影模模糊糊，像一团蓬松的、不断变幻形状的乌云。

方珍拐进一条胡同，消逝了。狗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其实他心中充满对方珍的友好感情，念那段顺口溜，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他不明白方珍为何发这么大的火。他感到嘴咸咸的，吐一口，看到了鲜红。他想爬起来。躺在地上，像死狗一样，让人看着多难看？他扶着挂铁钟的柱子站起来，感到天旋旋地转转，看到眼里的景物都走了模样。房屋呀、树木呀，都像云和烟一样，没个定形。

社员们三三两两地往铁钟这边聚合了，有剔着牙花子的，的咀嚼着嘴的。都看到了狗，惊奇地问：

“咦，狗，吃了迷药啦？怎么一大清早就在这儿转圈圈？”

狗想说话，但咋使劲儿也张不开嘴。

有一个人走上去，看看他的头，说：

“怎么弄了这么个大血包？撞到墙上了吗？”

那人心很慈，从街上抓一把浮土，按在狗头的伤口上，用手揉揉，揉得狗龇牙咧嘴，嗷嗷叫。街心土，治百病，真灵。狗叫了一阵，头不晕了，天地不旋转了。眼睛管事了，看东西清楚了。

那人问狗：

“你怎么弄的？”

狗光龇牙不说话。

社员们都来了，队长也来了，狗看到队长头上沾了一些麦秸草，憋不住笑了。他的笑怪模怪样，惹得众人齐乐，有人说：

“瞧那个膘子样！”

帮狗治伤那人道：

“真好皮实孩子，头弄成那样，还笑。”

队长醒酒了，舌头活了，但腿下还有点不利索，吐一口，说：

“狗，笑什么？”

狗严肃起来：

“昨儿个，沈宾爷让我点火烧死你。”

队长脸色变了，厉声问：

“你说什么？”

狗突然想起沈宾的话，伸伸舌头，不吱声了。

队长又点着张三李四的名字派完活，转身就走。狗看到周五弓着个残腰，正在帮饲养员往外拉牛，便跑过去，说：

“周五爷，队长爷让我跟你一块放牛。”

周五一抽搐脸，说：

“去，麻缠什么！”

狗说是真的。

周五便撇了牛，追着队长喊：

“队长，等等。”

队长站住，回头，看着周五。

周五弓着腰跑，像电影里那些打冲锋的鬼子一样。追到队长跟前，鞠一躬，说：

“队长，狗说您说让狗跟我去放牛？”

队长愣愣，拍拍脑袋瓜子，说：

“好像是有这码事。”

队长喊：

“狗，过来。”

狗跑过去，仰脸看着队长。队长道：

“跟周五放牛去吧，好好看着，别让牛吃了人家的庄稼，更要紧的是别让公牛跨到母牛腚上去——饲草吃紧呢，再添小牛不行，大牲畜杀了犯法，喂又喂不起，卖也不值钱。”

又嘱咐周五：

“添了帮手，你推辆车子去，把牛拉的屎全给我拾回来。”

周五鞠一躬，道：

“是。”

队长一拐弯就没了踪影。周五用黄色的大眼珠子盯着狗，咬着牙根低声骂：

“狗杂种！”

狗问：

“周五爷，骂谁呢？”

周五道：

“你说骂谁？就骂你个狗杂种呢！”

狗不解，问：

“骂我干啥？”

周五说：

“你没听说？让我把牛拉的屎拾回来呢！这么多牛，漫草甸子拉，让我怎么拾？都是你个杂种来了给我添的罪。”

狗惶恐得不得了，满脑子里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说。周五前头走，他怯怯地在后头跟着。到了饲养室门口，周五把一支鞭子递给

他，说：

“揽着牛别让它们跑。”

周五去找保管员找车子找粪篓。保管员王二仓正在库里拌耗子药，忙着咧。周五挨了王二仓的呲，推着一辆破车回来，那腰似乎更弓，额头几乎触着车梁子。把怒火嫁到狗头上，狗怎么着干都不顺眼。牛缰绳都挽在角上。都急了，急着去东北大洼的草甸子里吃带露的嫩草，方六一开木栅栏，齐擎起头，你挤我搡，一窝蜂，几十条腿乱纷纷，蹿到了大街上。沈宾用一根挺直的手指戳戳狗的腰，小声但阴沉地说：

“你要再敢乱说，我就剥了你的狗皮！”

七

放牛放到十几天上，狗与周五的关系大有好转。原因很多，一是狗腿脚矫健，能与那几头疯跑的半大牛犊赛跑，从而使周五最头痛的牛吃庄稼的恶事避免发生。二是狗很舍得卖力气，周五的每一个命令他都不遗余力去执行。三是拾牛粪的事并没有周五想的那么严重，牛从草甸子回村的路上拉的屎足装满两粪篓，草地的牛屎无须捡。队长看到周五每天推一车粪回来，很高兴，夸了周五也夸了狗。原因很多，只说了主要的。

狗感到很乐，放牛有意思，放牛比上学太有意思了。

那片草甸子在狗的印象里无边无缘。六月的草甸子里汪汪一片水。四月的草甸子绿绒绒一张大毡子。茅草、生草、芦桩、水糁、石草蔓子、野薄荷、酸麻韭、苦菜子、婆婆丁……草和菜的种类多得数不清，有许多种周五也不识名色。牛有十三头，都各有毛色各有体状各有角，狗给它们命了名，那头走路后腿不利索的蹄子在地上划道道的老阉牛叫“英文”，那头肚皮上有白花的母牛就叫“白花”，那头还没阉的小公牛脊梁特宽就叫“双脊”，那条尾巴弯曲的蒙古牛叫“蛇尾”，还有两头没阉的鲁西小公牛，长相一模一样，黄黄的，憨憨的，就叫“大鲁西”和“小鲁西”。狗挥舞着用精麻拧成蛇形、接了皮梢

的鞭子，甩出一声声脆响，啪啪啪。牛们在草甸子大口啃草，狗尾随着它们，很悠闲，有时看看天上那些似走非走的洁白的云，有时痴痴地听听半空中那些鸟儿的鸣叫，有时捉捉蚂蚱、掘掘田鼠，有时用那扁扁的狗嗓子吼几句在学校时学来的歌，半上午的光景狗可真恣。

牛吃饱了，狗的活就来了，队长严禁牛踩牛。如果母牛不起性，连看也不用看。母牛不起性公牛不动，似乎母牛不起性公牛都知道。有一天，周五鬼鬼祟祟地说：

“狗呀，提防着吧，‘白花’起性了。”

狗问：

“周五爷呀，你又不是公牛，怎么知道‘白花’起性了?”

周五道：

“你看‘白花’的脐子，不是有一些透明的丝线沿着那道缝往下流了吗？脐子掉白线，就是要起性了。你再看‘白花’那两只眼，不是斜着瞅那些公牛吗？平常日它的眼神不是这样吧？平常日它只顾吃草，根本不理公牛。”

狗惶恐地问：

“怎么办？咱弄块泥给它糊上行不行?”

周五憋不住地笑起来，笑着说：

“狗呀狗，你出的狗主意，糊上你让它怎么尿尿?”

狗道：

“那咋办?”

周五说：

“你别离‘白花’，跟在它腚后，公牛往上跨，你就用鞭杆戳它的蛋子。”

“戳毁了怎么办？那地方可痛呢!”狗担忧地问。

“你真是条傻狗!”周五说，“从前，给公牛去势，都是用木棒子捶，先轻后重，一直把那俩蛋捶化。牛被捶得哞哞叫，翻白眼，也死不了。现在兴起用刀割，快是快，但不发牛，捶牛发大个头。”

“你捶过牛?”

“老子没捶过牛，”狗看到周五眼睛里放出碧绿的光芒来，“老子捶过人呢!”

周五说话时的神情让狗心里凉森森的，捶人的人多狠啊，被捶的人多痛啊。牛群渐入草甸子深处，太阳晒得绿草散发清香，野薄荷的味道清凉，醋浆草的味道酸溜溜。狗感到眼皮发黏。周五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选了个干燥的地方，铺下破棉袄，吩咐狗：

"狗儿，我先睡一会儿，你跟在'白花'腚后，千万别大意，牛、羊、马交配，一跨就丢，不似猪、狗，跨着老半天不下腚。秋天下了犊，队长生了气，咱爷俩就有好罪受了。"

周五歪到棉袄上，伸展着蹄爪受着阳光，舒坦得直哼哼。狗羡慕地看他一眼，自知不能跟老人攀比，努力打起精神，倒提着鞭子，跟着漫散的牛群跑。牛们都贪婪地香甜地吃嫩草，尾巴甩打着轰赶灰绿的飞蠓和花翅的吸血苍蝇。不时从草棵里飞起粉红翅膀的蚂蚱，勾引走狗的目光。狗牢记着周五的教导，尾随着"白花"母牛。这是一头美丽的牛，头上有两只铃铛角，两只灵巧的耳朵，皮毛光滑，四肢矫健。狗看到它果然像周五说的那样，两只水汪汪的眼左顾右盼，有一口无一口地采着草尖，想公牛想没了胃口。狗看到它的原先正被尾巴压住的脐子露了出来，那话确实是在往外流一些透明的丝线。狗还发现那话肿了。它的尾巴歪到一边去。它不停地叫，不停地、夸张地叉开半蹲着两条后腿撒尿。狗心里乱麻一样，小肚子胀鼓鼓的，有尿逼的感觉，掏出来又没水洒。狗吃惊地发现，自己那物竟然也掉出丝线来了。一种又惶恐又幸福的感觉攫住了狗心。狗咧着嘴想哭。"白花"一鸣叫，那些小公牛们都抬起头，不吃草了，贼溜溜地往这边靠。狗一鸣响鞭，把它们逼退。"白花"一撒尿，臊味随风飘，公牛们疯了般，喘着粗气冲过去，张大鼻孔，嗅嗅那尿，然后，闭着眼，翻着唇，龇着牙，屏住鼻，挺起脖子，扬着头，下巴朝着天，样子又古怪又肉麻。狗讨厌公牛们那模样。狗尤其讨厌那条阉了不知多少年的黑色老公牛"英文"，这家伙后腿僵直，其实是个残废。它那没了内容的蛋囊子撮着，像女人脑后的小鬏鬏，肚皮下也萎缩了。可就是这样一个牛太监竟然也来闻臊，脸上的表情比小公牛们还肉麻。这家伙，竟然费尽辛苦把那根细而弯曲生满锈迹的玩意儿从肚皮下边伸出来，它那么大的躯体，那么小的玩意儿显得很不般配，让狗惊讶又不快。它还拖着一条僵腿试图往"白花"腚上凑乎呢，被狗一鞭子迎头抽回

去。狗的鞭梢不巧扫了“英文”的眼睛，它紧闭着眼，低了头，转着圈，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再让你个老东西想好事。骂归骂，狗心软，见牛那泪眼婆娑的样子，很不忍。正难过着呢，好家伙，“白花”浪劲上来，脐子里着了火，疯了，竟跨到蒙古牛的背上。狗又喜又惶惶，都是公牛骑母牛，哪见过母牛骑母牛，怕是要出什么灾祸事儿吧！仰脸看天：日头煌煌地照着，和风洋洋地吹着，天地间汤汤好风光，不像个要天变地变的样子。急忙想把这奇事告诉周五，那老贼在几里外睡迯了，只怕钢枪都难戳醒，除了周五，这大草甸子里，就狗一个人了。那些没起性的母牛，斜着眼，歪着嘴巴，冲着狗，嘻嘻地笑呢！狗紧接着看见了更惊人的事儿：“白花”在跨上蒙古母牛背那一瞬间，一股红血，从脐子里流出来。狗恍恍惚惚地听说过女人一个月流一次红的事。“白花”流红，那感觉千头万头，撞着狗的心，狗像在滚水里烫着，下边就丢了。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滋味。如同犯了大罪一般。蒙古牛很烦，一扭身体就把“白花”给闪了下来，似乎还说：真不要脸个浪货。狗呆了，看到“大鲁西”和“小鲁西”瞅着空子冲上来，肚子下都挺着一根胡萝卜，自然都比“英文”水灵，让人看着水汪汪的像个活物，不似“英文”那话是根脱了水的死物。“鲁西牛”都还不满一周岁，还嫩着点，你上我下，都是关键时差一寸，滑下来，再上，“白花”情等着，几上几下，兄弟轮着上，愈来愈不行，“白花”恼了，转回头，用根基不牢的铃铛角去顶它们。狗想它一定懊恼透了。这时，那长得四四方方的“双脊”在距“白花”几步开外佯装吃草，把老鸹草、蛤蟆皮等毒草往嘴里掳，一看心就不在草上。那胯间的当浪货如蛤的斧足一样慢慢上揺，紧凑，肚皮下忽喇喇伸出一根，湿漉漉的生龙活虎，果然是一番新气象。狗还愣着呢，那小家伙一个猛扑就上了“白花”的背，滋啦一声，像烧红的炉钩子捅到雪里。很透彻，很深刻，触及了狗的灵魂，狗什么都看不到了。哞嗤一叫，“双脊”下来，狗一腚坐在草地上，呆呆地，看到“白花”腰弓着，四条腿打抖颤……

狗一景不漏地把他看到的景说给周五听。

周五大呼：

“狗，坏了醋了。”

周五说我别的不担心我就担心“双脊”,只有它能做成这事。毁了,冬天“白花”一下犊,队长非把咱一年的工分扣了。狗瞪着眼问:

“五爷，咋办?”

周五想想，说:

“没别的法子，轰着‘白花’跑，颠出来。”

狗和周五打着“白花”跑,“白花”东一头西一头乱撞，狗敏捷，急转弯跟住牛腚，鞭打，鞭杆捅。“白花”怒得不行。周五腰疾，腿硬，几个回转，早喘成团，胸脯里“咚咚”响，小公鸡打鸣一般生硬毛糙的声嗓，咳嗽着，喘息着喊:

“狗呀，好狗，死劲撵!”

狗也累了，但一股莫名其妙的怒火和莫名其妙的诱惑使他不停脚。“白花”离了牛群，平伸着尾巴，翻腾四蹄，甩起一片片泥土，泥土里拌着踩断的草叶和花茎，有的溅到狗脸上，迷了一只狗眼，狗眼沙涩，痛疼，“白花”像个闪光的大影子，狗搓眼，狗眼里流泪冲出浸眼的泥土，狗鼻翼鼓胀，有一股青草的味道混合着泥土的味道、花的味道、发情母牛的味道直灌进胸腔，感到展翅飞行一般。“白花”斜刺里摆脱狗，回归牛群，寻找公牛的保护，但公牛们不理它，公牛们不负责任地、懒洋洋地啃青草。狗的肺像吹鼓的气球一样。周五踉啮着尾上来。他似乎比狗还累，狗说:

“五爷，我可跑不动了。”

周五说:

“歇会，歇会吧。”

这时“白花”停住，周身汗，像抹了油，嘴里嚼着白泡沫，停住，劈着腿尿。尿完，哀伤地长鸣一声，往前走了。周五说:

“狗儿，把鞭杆给我。”

周五用鞭杆戳了一下“白花”的尿，举起来，端详，耀眼阳光里，看到黏，挂。白丝丝一样。周五大声说:

“狗呀狗，你快看，尿出来，怀不上犊了。”

狗随声认真看，有些迷糊。他不懂生理，感到有些神秘。

周五说:

“咱不能大意，‘白花’起了性，别的母牛也会起性，这么肥的

草，催得它们浪。饱暖生淫欲，饥寒起盗心。”

狗说：

“五爷，‘双脊’动作快，我看不住它。”

周五道：

“不要紧，咱给它加上绊腿索。”

周五吩咐狗到粪车上解一根绳子，又吩咐狗去逮“双脊”。“双脊”生性，红着眼看狗，那还没长完全的两只角青尖红根，油润润的，玉雕成一般。狗生怕“双脊”一角把自己的肚皮挑上一个洞。周五用麻绳子把“双脊”的两条前腿连系起来，使它仅仅能慢慢行走，不能跑，更不能耸起身跨到母牛背上。“双脊”“哞哧哞哧”憋粗气，这家伙还通人性呢……

放牛生涯启蒙了狗的性意识，后来他经常感到神昏意迷，朦朦胧胧地在脑子里转动着一些念头，狗脸上也生出了粉刺。周五阴邪邪地看着狗笑。周五开始讲一些男女的事给狗听，什么当兵逛窑子，什么用蛇交配时流的血涂在手绢上对着大嫂一挥。大嫂就会痴痴迷迷跟你走，什么狗的是锁猫的有火女人的舒坦小孩捞不着啦，等等，讲了很多，关于治保主任方三郎和他妹妹方小花在一个被窝里睡觉的事也是在那些日子里说的。周五用一个又一个的色情故事把狗引向深渊。终于，在一个红日西沉的傍晚，狗骑在“白花”的脊梁上，得到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周五还暗示狗自己淘漉自己，等到狗出了徒后，他又用“十滴血一滴精”的话把狗吓得半死。

狗和周五的午饭在草甸里吃，因为草甸子距村太远，怕走乏了牛。每天中午，牛们吃饱了趴下回嚼了，狗就拢干草，周五点火，俩人烤干粮。狗的娘每次都给狗捎一个二和面的大饼子，一疙瘩黑酱。周五的饭也是如此。有一天，周五没捎饭。周五说：

“狗呀，今儿个我过生日，待会儿我老婆给我送饺子来，你自己先烤干粮吃吧。”

日头正南时，狗啃完饼子吃完酱，果然看到有一个穿着毛蓝布褂子的女人挎着个篮子从草地边缘走过来了。狗眼尖，说：

“五爷，俺五奶来了。”

周五说：

“狗儿，你五奶俊不俊？”

狗张口结舌。

周五的女人瓜子脸，尖下巴，细眉毛，白皮肤，有一个村里女人少见的细腰。她把竹篮子放在周五面前，说：

“吃饭吧。”

周五一揭罩布，狗看到半竹篮饺子。其实狗早就闻到饺子的味道了。周五眼睛发亮，扑上去，伸出沾着泥的手，抓起来，一口一个，似乎一点也不嚼，滑滑溜溜往下咽。馋得狗干咽唾沫。

周五老婆看不过去，招呼狗道：

“你也来尝尝。”

狗说：

“不饥，刚吃了。”

说着，腿却往竹篮子边凑。

周五看狗一眼，捏起一个饺子，给狗。狗心里暗骂着周五小气，但实在太馋，手早抢过来，没尝到什么味道就下了肚。

周五老婆说：

“再给他几个吃吧，你吃不完的。”

周五不满地说：

“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完。”

周五把腰带松松，把肚子往两边推推，又吃。狗暗骂：

“撑死你个罗锅腰。”

周五硬把半篮饺子吃光。周五老婆收拾好篮子，冷冷淡淡地说句话，走了。

狗心里很不是滋味。

八

周五的老婆名叫吕素兰，人物标致，年龄小周五二十岁。这样一个女人怎么会嫁给又老又丑还是坏分子的周五呢？

七月里，新麦草下来了，有牛草吃了，草甸子漫水了，地里有耕

耘的活儿要牛干了，从各个方面来说都不用放牛不能放牛也不必放牛了。狗跟着一群女人干些鸡零狗碎的杂活，周五扶着耘锄使牛耘豆子。七月里，晌午头长，上头有指示不许午睡，要搞大批判。大批判会场选在方三郎家屋后那棵大柳树下。那棵大柳树都快老成了精，树头蓬蓬，遮住好大一片荫凉。树上挂着几个草人，说是最大的和二大的走资派。吊在树上，像吊死鬼一样，晚上月光明里，抬头一看，吓得人头皮炸。批大头批够了，就批眼前，队里五个坏分子，一拉溜站在毒日头下晒着，弯着腰，汗珠子往地上滴。批判者在树阴里。你一顿我一顿批一会儿，静了场。队长胡寿说：

"谁还批？别冷了场，批好批不好是水平问题，批不批是态度问题。"

吕素兰站起来说：

"我发言，批周五。"

老婆批丈夫，大家都吃一惊。

吕素兰走到阳光下，按着周五的头往下按，按完，就站在那儿，用手指点划着周五的光头，说：

"社员们，俺娘家是贫雇农，俺姐夫还是共产党员哩。俺十八岁时，村里人都说俺长得俊，都说这个嫚要是嫁给个庄户孙就屈材料了，嫁给个工人才般配。俺爹娘就让李大脚给俺找个工人。有一天，李大脚拿着一张上了彩色的照片来了，说，找到了，给嫚找了个工人，还挺俊呢。说着就把照片给俺看，俺哪好意思细看？粗粗一打量，看到他眼大，红嘴唇，是不丑。就算行了，跟着李大脚去潍北，越走越荒凉，一片盐碱地。俺说李大姑咱走差了吧？李大脚说不差，就是这。俺问李大姑他是个干什么的？李大脚说是个工人呀。到了那儿一看，都穿着一样的灰衣裳，衣裳上还钉着一块有号码的布。闲话少说，周五来了。李大脚说，嫚，这就是你女婿，我一看，一个丑半老头，当场差点没晕过去。结婚那夜，俺哭成个泪人儿。后来一想，嫁吧，认命吧，孬好是个工人呢。三天后，他说要上班了。俺问他在哪上班，他说在海滩上。俺问他在海滩上什么班？他说上畜牧工作的班。俺老闻着他身上有股羊膻味，问他，他知道俺怀了孕，就说，我天天放羊，身上还能没味？这时我才知道，这儿是个劳改农

场，他刑满就业，在海滩上当羊倌。俺当时那个哭，那个恼，恨不能一绳子撸死，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才活下来。贫下中农们，俺本是贫农女儿，成了坏分子老婆，整个是上了敌人的当……”周五的老婆呜呜地哭起来。一些老娘儿们跟着哭，跟着叹息。一个精瘦的活猴蹦出来，一脚把周五踢倒，又拎着耳朵提进来，厉声问：周五，吕素兰说的是不是真的？周五连声说：真的真的。众人一看，那活猴正是治保主任。村里的黑煞星，打爹骂娘搂妹妹的方三郎。三郎又是一顿拳，擂翻了周五，然后举起一支胳膊，呼口号：

打倒反革命分子周五！

众人都有气无力地跟着喊。

周五不老实

——周五周五不老实不老实

就叫他灭亡

——就叫他灭……

三郎说：“今日我要替吕素兰报仇！”说着，对着周五下了狠手，周五立仆，吕素兰拉住三郎，哭着说：

“好兄弟，别打了，打死他俺孩们就没了爹了……”

三郎色迷迷地看吕素兰，说：

“你还同情他？”

发狠的三郎又要下手，有人叫：

“方三郎，注意政策！”

喊话的人是革委会主任，三郎的表哥，很有煞威的一个高大男人。三郎搓搓手，悻悻地说：

“狗杂种，改日再跟你算账。”

算账的日子终于到了。那天狗出卖了周五，自己挨了一顿臭揍不算，拐带着周五遭了老罪。狗亲眼看到，三郎让周五趴在地上，像只造桥虫，三郎和妹妹抬一块板子，压在周五的罗锅腰上，一边坐一个，颠着腚往下压，说是要给周五治锅腰子。三郎兄妹颠一次腚，周五就哭嚎一声亲娘。眼见着周五就要没了命时，吕素兰扑进来，跪下，搂着三郎的腿，哭着说：

“三兄弟，你要俺怎么着俺就怎么着……饶他一条命吧……”

九

一转眼小狗长成了大狗，讨不到媳妇，光棍着。

治保主任方三郎早下了台，还因为不知什么事蹲了二年牢房。出来后，光棍着。方小花出了嫁，只剩下三郎和他娘过日子。

没有阶级了，村里人都忙着种自己的地，狗和三郎变成了最穷的人，一路人，天天混在一起。

三郎动不动就打他娘，打得他娘上了吊。

狗也跟着三郎学。

派出所把三郎又一次捉走。三郎不服，说狗打他娘打得比我还凶，为什么单捕我？

派出所说：狗他娘没上吊。

三郎说：我不服，你们吃地瓜专挑软的。

吴所长说：狗也不是好做，拘他几天，教育教育吧。

狗被捉到乡派出所里，挨了几脚几拳头。狗的娘去乡里哭，说不该欺负孤儿寡母。狗的娘哭，引来人看。乡里书记让吴所长快放人。

吴所长教训了狗几句，就放了狗。

狗听说卖血能换钱，就去卖血，换来钱买鱼买肉，自己吃饱了，就给他娘吃，他娘不吃，就打，就硬往嘴里塞。

狗的孝母方式远近闻名。



一行人推推搡搡走到集市中央，锣鼓家什停了响。警察把狗推到半米高的、用砖头和水泥砌成的卖菜的摊位上，使狗一下子拔高了，突出了，鹤立了鸡群，骆驼进了羊群。狗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仰起来，看着自己，便低了头。一位警察用警棍敲敲狗的小腿，说：

“抬起头来，让乡亲们看看你。”

狗只好抬起头。

县里来的警察中的一个也蹦到卖菜的摊位上，左手举着一个通红

的铁皮喇叭，右手抖着一张白纸念。

狗根本听不到警察在嚷什么，他看到警察青紫的嘴唇在喇叭后边笨拙地吧眨着，没有一点声音。狗看到了孙六，孙六穿着没有钮扣的破棉袄，腰里捆着一根草绳——腰里捆道绳，胜过穿三层——孙六的老婆死了。孙六的儿子们都在，聋汉、雀盲眼、疤四……孙六的一群儿子都大了，半老了，都龇着牙，瞪着孙氏后代特有的耗子眼，都把双手交叠插在棉袄袖子里，挤在人堆里，仰着脸，看狗。狗发现他们一脸都是茫然神情，好像不认识自己一样，这令狗感到失望。歪头张全老白毛了，胳膊夹着一捆绿芹菜。队长胡寿早不当队长了，在菜摊对面的牛马市上当经纪人。那里有一条填得半平的沟渠，沟底和沟边都被畜蹄与人脚踩实磨明，显得很洁净。有十几头遍体死毛的黄牛瑟缩在沟底，它们的主人蹲在或者立在沟边，用脚踩住或是用手拉着它们的缰绳。有一个白胡子老头牵着一匹枣红马，从对面的麦地里缓缓走来。一个半大不小的男孩，骑在一匹高大的、瘦骨嶙峋的老公马上，沿着沟外那条狭窄的破旧沥青道路，颠颠地跑过来，狗认出了马上的男孩是麻疯病人方宝的儿子，而那匹老公马，更是方圆几十里内曾经大名赫赫的动物。狗从一有记忆力开始，就听说过它。那时它是距狗家六里的国营农场畜牧组的优良种马，从东洋进口的，天天吃的是豆饼麸皮，胖得油光锃亮，宛若用蜡塑成。狗听小老万万分羡慕地说：下一辈子要能托生匹种马就足了，甭拉犁，甭驾车，吃着粗细草料，一天到晚结婚娶媳妇。后来农场解散了，公马折价处理，拴在了麻疯病的槽头上。狗记得大公马第一次被套上农具时，咆哮跳跃，不时用小盆一样的大蹄子弹打虚空。好多人都围着看，有人还叹息这匹大洋马的命运。狗心里戚戚的，一转念间，昔日八面威风的大洋马，像具大骨头架子般，笨拙地提落着四只破旧的大蹄子，驮着灰腚瓦脸的麻疯儿，一步一探头地，无精打采地跨过小桥，进入牛马市。经纪人胡寿喊一声：好！千里驹到了！

一个炸油条的小贩在理发铺门口生着了火，白烟滚滚。狗看着那团团簇簇急剧上升的浓烟，心里感到痒酥酥的。烟让狗的思绪跳跃，从与周五放牛时点燃的野火到受沈宾唆使点燃烧胡寿的罪火又到方三郎家房子失火时那熊熊的孽火。尽管村里人都怀疑是方三郎这个不孝

的畜牲纵火烧死了亲娘，但谁也不敢这么说，谁又愿意去说呢？反正他自已烧死自己的娘，该劈该杀，自有上天安排。那时候狗频繁抽血，晚上又跟着方三郎去串老婆门子，面黄肌瘦，腰哈着像个大虾米，有一次三郎醉醺醺地说：

“狗，你真膘，还供养那块老货干什么？”

狗说：

“我要行孝道。陈三爷说只要我孝敬老娘，就能招来个媳妇呢！”

三郎道：

“陈三胡弄你哩，听我的话，放把火把老东西火葬了，咱兄弟俩就到黑龙江挖金子去，只要手里有了金子，什么样的姑娘还不是由着咱挑拣？”

狗想到八月十五那一夜，明月冰凉，脚底有冷汗。从三郎家出来，狗看到在一个草垛根上，福子和大鼻子女人尚香搂在一块。狗去看热闹，被尚香砸了一砖头。狗低头回家，看到自己的身影长长地铺在面前的道路上。一股神奇的火焰在他脑海里燃烧起来，烧得他手舞足蹈，难以自已。他在家门口坐了一会儿，然后，悄没声息地摸回家，从灶上摸到一盒火柴。他掀了一下破麻袋缝成的门帘，看到一个赤裸裸的老太婆正四肢平伸躺在炕上，俨然一具僵尸，洋溢出冷凉森人的气息。狗身体忍不住哆嗦，从心底里觉到寒冷，对熊熊烈火的渴望从没有这般强烈。他快速地劳动着，把一捆捆去年的玉米秸子堆在房檐下。搬动柴草时响声很大，半个村都能听到，但没有一个出来制止他。只有一匹黑狗，躲在一堵断墙的后边，伸头探脑，对着狗呜叫。后来，连黑狗也懒得叫了。

狗坐在门槛上，喘了一会儿气，心里努力要想清楚一件什么事情，但愈想愈糊涂，连眼皮都沉重了。狗生怕自己睡过去，便站起来，划着火柴，触到一支干枯的玉米叶子上。火焰像一条明亮的小蛇，飞快地爬升上去。火焰越来越大，越来越明亮。狗入迷地注视着那千变万化、一刻也不安分的火苗子。感到自己的身体渐渐透了明，从里到外都亮透了。宛若吃足桑叶、拉尽粪便、等待上簇吐丝的春蚕。

1992 年 2 月于高密

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

一　那玩意儿是什么

我们齐集在你的门外，“老婆”拍打着门板，“羊”用小指抵着鼻孔，“黄头”斜倚着门框……你二十年前的同学，我们，站在你的门前呼叫着。

“骡子——驴骡子——吕乐之——开门——开门哟——”

但是你不开门，大名鼎鼎的“骡子”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你一声不吭。你不想见我们。你以为我们是来羞辱你、嘲笑你吗？错了错了，你是我们的同学，我们就是你的兄弟，大家想来安慰你。你不响应我们的呼唤。你喷吐出的烟雾从门缝里钻出来，我们呼吸着那株悬在空中花盆里的月季花散发出的淡雅香气。我们心里都很凄凉。你把自己的那个玩意割掉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受到了沉重打击，就像把我们的头颅砍掉一样。我们无头的身体正戳在你的门前受苦受难。

二　“狼”的学生

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诨名。

二十年过去了，古老的吕家祠堂改造成的小学校已经东倒西歪，黑色的房瓦上积满麻雀和鸡的粪便，一根锈得通红的铁烟囱从房顶上歪歪扭扭地钻出来。它曾经冒过一个月烟。“大金牙”在发展村办工

业的浪潮中从银行贷款五万元把曾经是我们校舍的吕家祠堂改造成了一家生产特效避孕药的工厂。工厂早已倒闭，负债累累的“大金牙”逃得无影无踪，工厂也被愤怒的乡亲们捣得破破烂烂。现在祠堂里有许多破缸烂盆和涂满瓦片与墙壁的绿色的糊状物，它们一年到头散发着怪异的恶臭。只有那烟囱还可怜地在房顶上戳着，它是“大金牙”发展村办工业的纪念塔，是同学们共同的耻辱柱。“老婆”家的鸡每天都飞到房顶上去，翘着屁股往我们的耻辱柱上涂一种东西。你沉思着，望着烟囱旁边的鸡。我们并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穿着那么漂亮的西服，那么亮的皮鞋，在两年前的一个日子里，站在我们的母校的废墟里。“大金牙”把母校糟踏成这模样真令我们难堪，这里曾走出去一个著名民歌演唱家，他的声音在全世界回响，使我们感到骄傲。

“骡子——骡子——”我们拍打着你的门板，但著名的民歌演唱家躲在房子里不出来。

现在，小学校迁到了镇政府后边去了。那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大院，有八间一排总共六排瓦房，一色的红砖红瓦，大开扇玻璃门窗，房梁上吊着电灯泡，晚上雪白一片光亮，好像天堂一样。“耗子”的儿子们、“黄头”的女儿、“大金牙”的儿子、“老婆”的儿子……我们的孩子们在天堂里念书，没有你的孩子，也没有“小蟹子”的孩子，这是永远的缺憾。你为什么要把制造孩子的玩意儿切掉？我们敲打着你的门板，考虑着这可怕问题，你不出来见我们，更不回答。

“小蟹子”是我们的“班花”，叫“校花”也行。她住进了精神病院，她曾经是你的上帝，你的上帝精神错乱，我们想流眼泪，但眼睛枯涩。你说你抱着一大捆鲜花去医院看过她，我们不知真假。这些年有关你的传闻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你的风流故事像你的歌声一样，几乎敲穿了我们的耳膜。你还能记得并去看望往昔的小恋人吗？我们无法知道真相，但我们牢记着你追逐“小蟹子”时表现出来的疯狂。

“小蟹子”家住在劳改农场干部宿舍区里。她的家离我们的校舍八里路。究竟有多少次我们看到你驱赶着你家那两只绵羊沿着墨水河蜿蜒如龙的堤坝向劳改农场干部宿舍区飞跑？在夏日的下午放学后的五分钟。你家距吕家祠堂足有半里路，我的天，你真如骡子般善跑。

倒霉的是那两只绵羊。河堤两边生满了油汪汪的绿草和星星般的紫豌豆花。野豌豆花以它的颜色点缀了你的初恋。所以，当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你用迷人的嗓子唱《野豌豆花》时，我们丝毫没感到惊讶，我们被你的歌拉回少年，那毕竟是一个多梦的黄金时代。那两只羊倒了大老，最终成了你初恋的牺牲。

夏日天长，下午放学后太阳还相当高地挂在西南方向的天空，离黄昏还有三竿子。在下课铃敲响前二十分钟，你就烦躁不安起来；烦躁不安通过你扭屁股、摇脖子、头皮上流汗等一系列行为和现象表现出来。你的座位在我的前面；“小蟹子”的座位在你的前面。我密切地关注着你的变化；你密切地关注着“小蟹子”的一切。有一次我在你背上画了一只乌龟；你伸长脖子偷嗅着她辫子上的味道。你和她全都不知身后发生了什么。乌龟伸头探脑，辫子香气扑鼻吗？

我们给班主任起的诨名是“犸虎”，“黄头”说他爷爷说犸虎就是狼，于是我们的班主任就成了“狼”。听说你出了名后去看过“狼”，“狼”可是你的仇敌呀，也许是真的，按照一般的规律，少年仇，长大忘，老师毕竟是老师。

“狼”发出下课的口令后，你总是第一个胡乱地把书本塞进书包，第一个弓起腰，像弓一样，像扑鼠的猫一样。你比任何人都焦急地注视着“狼”慢吞吞地踱出教室。待到“狼”的身影消失在门外时，我们看到你抓起书包，像箭一般地射出教室。当我们也跑出教室时，你已经跑到了油葫芦家的院子外，正弯着腰钻那道墨绿色的、生满了硬刺的臭杞树篱笆。

钻过臭杞树篱笆，你少跑了五十米路，节约了十秒钟。然后你脚不点地蹿过牛医生家的菜园子，不惜踩坏菜苗，被牛家的黑狗追着翻过土墙，扒得墙头土落，跌到袁家胡同里。这时你无捷径可抄，不得不沿着胡同往北飞跑，惊吓得胡同里的鸡咯咯叫。你穿越第二生产队饲养棚前的空场，踩着牛粪和马粪，钻进方家胡同，你飞跑，跳过四米宽的围子沟，从紫穗槐里钻出来，冲进第一生产队的打谷场，绕过一个麦草垛，贴着劳改犯中能人们帮助设计修建的大粮仓的墙根，最后一蹿，“骡子”就放下书包站在自家院子里解开拴绵羊的麻缰绳了。

你的年过八十的老奶奶坐在杏树下的蒲团上，半闭着眼睛念着咒

语，对你的行为不闻不问。那两只倒霉的绵羊一公一母，本来是兄妹，后来成了夫妻。它们的细卷儿毛每到夏天必被“骡子”的娘和姐姐用剪刀剪光，可怜的羊被捆住四蹄，放倒在地上，听凭着那两个女人拾掇，咔嚓咔嚓咔嚓，一片片羊毛从羊身上滚下来，显得那么轻松。羊也许是因为舒适哼哧着。它忽然扭动起来，你姐姐下剪太深，剪去了羊身上一块肉。你怎么这样手下没数？你娘训斥你姐姐，你姐姐不服气地嘟哝着：谁也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就有了理？——我没说有理，我是说不是故意的！——你存心要气死我——你还要气死我呢！娘把剪刀摔在地上，气愤地站起来。姐姐也毫不示弱地摔掉剪刀。正摔在娘的剪刀上，两把剪刀相撞击，自然发出了钢铁的声音。

“两个女人爱一个男人，像两把剪刀剪一只羊的毛，千万千万别让她们碰在一起……”你的歌声伴随着电流的沙沙声，层层叠叠地从收音机里涌出来。我们看不到你的脸和你的嘴，但我们闻到了你身上那股子公绵羊的膻气。月光如银，从苹果花的缝隙里漏出来，照耀着我们脸上会意的微笑，使开办避孕药制造厂之前的“大金牙”嘴里的铜牙闪烁着柔和而温暖的金色光芒，又细又微弱。

“女人的敌人是女人，母和女也不行……”他唱道。

你的歌声让我们看到你娘和你姐姐的斗争。在前边那个剪羊毛的下午里，你焦急地站在旁边看着娘和姐姐剪羊毛，另一只被剪光了毛的羊站在你旁边看着躺在地上的同伴和自己身上被剪下的肮脏的毛。它们在一般的诗歌里应该像一团团雪白的云，但实际上却像被狗尿浇过的烂毡片一样。娘和姐姐继续吵着，四只眼睛都往外凸，两条红舌灵活得如同蜡烛的火苗。你看到那些细小的银星星般的唾沫在阳光里优美地飞行着，令我们也入迷。你听到娘和姐姐嗓音那么洪亮和婉转，宛若最迷人的歌声，令我们也神往。我们认为，你后来的成功最大地得力于聆听娘和姐姐的吵架。

“他娘和他姐姐骂起人来都像唱歌一样，他唱歌不好听才是活见了鬼！”“黄头”转动着黄色的眼球，用非常权威的口气评论着，我们默默不语，等于同意了“黄头”的看法。那天晚上满天游走着大团的乌云，使我们产生星星和月亮在飞快滑行的错觉，错误有时比真理更

美丽，我们不愿纠正。我们还说起了在县音像服务公司专卖盒式磁带的“小蟹子”和她丈夫“鹭鸶”闹离婚的事。“鹭鸶”也是我们的同学。他是你的情敌，在绵羊倒霉的时光里。

那只被剪光了毛的羊是公羊，自然，躺在地上正被剪毛的羊是母羊。姐姐的剪刀在它身上弄出的伤口不停地流着一种液体，染红了它的肚皮和它的毛，它“咩咩”地叫着，好像向你求爱一样，理解为向你求救也完全可以。羊的叫声是凄凉民歌的源泉之一条，你后来那般辉煌应该有羊的一份功劳。我们的同学里有一位诨号叫“羊”的，他没有羊的歌喉没有羊的温柔没有羊的气味，但我们不按规律办事硬要叫他“羊”，“羊”无可奈何，被叫了一辈子“羊”。羊今天下午死啦，头朝下脚朝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倒悬在狭窄的废机井里，眼珠子像勒死的耗子一样凸了出来，鼻孔里耳朵里都凝结着黑血。他死得真惨。还有更惨的呢！只是没被你们看到，“大金牙”的八叔面带不善之意在一旁说。这老东西早年干过还乡团创造发明过一百零八种杀人方法，令人发麻。我的天呐，看来我们这一班同学们都不会有好下场，本来你已成了人上之人，但你把自己那传宗接代的玩意儿切下来了。“小蟹子”发了疯，“大金牙”负债逃窜，“羊”自寻了短见……你的同学们战战兢兢。

那只可怜的母羊的眼睛是天蓝色的，你在广播电台歌唱过生着天蓝色眼睛的美丽姑娘，那姑娘曾使我们每一个人想入非非，她是我们少年时期集体的恋人，固然大家都知道“小蟹子”的眼睛一般情况下呈现出的是一种草绿色，像解放军的褂子的颜色，但我们都知道你歌唱的是她。想起她你加倍焦急起来，便不去管顾继续用美妙的歌喉吵架的娘和姐姐，悄悄地蹲下。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他的大名吕乐之诨名驴骡子，他就是你。你匆匆忙忙地解着捆绑羊腿的麻绳子。绳子渍了羊血，又粘又滑，非常难解。你正要用剪刀去剪断绳子，娘在你身后发出一声响亮的怒吼：“你要作死，小杂种！”

你还是非常尊重母亲的，固然她并非良母，但你还是尊重她。当你压抑着满腹的疯狂向娘解释必须立即去放羊之后，娘便悠然入室，端出一个铁皮盒子，来到羊前揭开盒盖，倒出干石灰，为羊敷伤口。干石灰是农家用来消炎止血的良药，它刺鼻的气味唤起我们很多回

忆。“黄头”的头被第三生产队那匹尖嘴黑叫驴啃破之后，用半公斤干石灰止住了血，石灰和血凝成坚硬的痂，像钢盔一样箍在他的头上足足一年。娘为羊敷伤口的过程中并不忘记用歌喉骂人，姐姐却打开门扬长而去，她从此再没有回来。

你终于把两只羊赶到大街上，羊不能跳墙，所以你必须赶着羊跑大街。多少年过去了，老吕家的儿子放学后鞭打着两只绵羊沿着大街向东飞跑的情景，村里的人们还记忆犹新。那是幸福的年代的爱情的季节，懒洋洋的社员跟随队长到田野里去干活，好像一个犯人头目率领着一群劳改犯。奇怪的是距我们村庄八里远的劳改农场里的劳改犯去上工时，倒很像我们观念中的人民公社社员。骆驼的故乡在沙漠里，但是它竟被卖到我们这雨水充沛、气候温暖、美丽的河流有三条曲弯交叉着、植物繁多、野花如去铺满每一块草地、草地里有无数鸟儿和蚂蚱水蛇等动物的高密东北乡里来，干起了黄牛的活儿。这是个误会也是个奇迹。看骆驼去！

看骆驼去！头上箍着石灰和血凝结成的硬壳的“黄头”在教室里高呼着。我们一窝蜂蹿出来。第一生产队买回来一匹骆驼。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高密东北乡还没来过骆驼。省委书记到了我们村也不会令我们那般兴奋。

那是一匹公骆驼。

去，去看骆驼——去去，去看骆驼——村里来了一匹大骆驼——拴在拴马桩上——骆驼说我难过——我感冒了，它哭着说。

这个狗娘养的简直是个天才！什么东西也能编到他的歌里去，这个混蛋。——我们骂你是因为我们爱你，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们一起去看过骆驼，他，我，“羊”，“大金牙”，“黄头”，“小蟹子”……我们向第一生产队的饲养棚飞跑，好像一群被狼追赶的兔子。“骡子”跑得最快，“小蟹子”跑得最慢。

远远地就望见骆驼高昂着的头颅了，周围有一群人遮掩住骆驼的大部分身体。我们从大人们的缝隙里挤进里圈，大家额头上都汪着汗。一眼就看见“黄头”的八叔名叫八老万者，站在骆驼旁边口吐白沫指手画脚地讲解着骆驼的习性并极力渲染着购买骆驼的艰难历程。

我们的同学“黄头”不时瞥我们一眼，好像骆驼就是他的爹一

样。我们知道他那点鬼心思，他无非是在想：骆驼是我们第一生产队的！买回骆驼的人是我八叔八老万！他叔叔八老万是生产队的保管员，一个专门舔支书屁眼儿的狗杂种。他有什么神气的。骆驼眯缝着眼，眼里噙着泪；骆驼嚼咬着嘴，嘴角吐着白沫。八老万说：我一眼就看中这家伙，只值头牛钱，个头却有两头牛大。那些蒙古老头儿说骆驼比牛马都要强，能吃苦，能耐苦，瞧这两个峰——他踮着脚拍着驼峰说——这里边全是板油，像女人奶子一样，十天半个月不吃不喝也饿不死它，它慢慢地消化着这里的板油呢——这峰通着肠胃吗？有人问——是的，一个通着肠子，一个通着胃，你要是不喂它草料，那板油就顺着峰底下两个细眼儿，嗞溜嗞溜地往肠胃里流，像钻泥的蛐蟮一样。八老万说，这一趟内蒙可把我给累熊了。从出了娘肚那天起，还是头一遭受这样的罪……人群忽然恭敬地裂开一条缝，一股股的凉风扎着我们的背，地球咚咚地响着，党支部书记腆着大肚子来了。刘大肚子高声打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八老万你这个狗杂种，干得好事！——我们眼见着八老万的头皮就冒出了汗球。他满脸堆着笑说：刘书记，来不及请示您啦，这便宜货，硬让我给抢回来啦——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刘书记说。八老万又是一番神说，刘书记才骂他：杂种，怕是什么也不能干——能能能，太能了，拉车，耕田，驮东西，样样能，还能让您骑上去呢！那蒙古老头儿对我说，他们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进京开全国大会都是骑骆驼去——刘书记斜着眼，打量着那两柱充斥着板油的驼峰，说：大概会很舒坦，这货，两个肉瘤子把人一夹，保险掉不下来。

从此我们就经常看到肥刘书记骑着骆驼在村庄的每个角落转悠了。这骆驼到底是个有福的，它仅仅拉过一次犁，就是母羊被剪伤的那天，它拖着铁犁在街上发了疯，扶犁的是个戴帽的右派，北京体育学院赛跑系的优秀生，因为攻击毛泽东主席没有胡子，被赶回了他的故乡我们的太平庄，他曾经是我们太平庄的骄傲。骆驼一上大街就疯故乡我们的太平庄，他曾经是我们太平庄的骄傲。骆驼一上大街就疯了，它的脖子上套着马的挽具，显得不伦不类，让我们耳目一新，小小的铁步犁拖在它身后像个玩具一样。没人敢扶这骆驼犁，贫下中农老大爷们都贪生怕死，只好让戴帽右派去出风头。骆驼犁田简直是我

们村的一次隆重典礼，所有的人都来看。看那右派怎样巧妙地把挽具给骆驼套上，看骆驼怎样半闭着眼睛装糊涂。

一上大街骆驼就疯了。它先是大踏步前进，然后蹦了一个高儿，因为王干巴家那只小癞皮狗冲着它一阵狂吠。骆驼在街上飞跑着，高扬着它永远高扬着的脖子。我们谁也记不清楚了：那天它飞跑时蛇一样的细尾巴是像尖棍子一样直直地伸着呢，还是紧紧地夹在屁股沟里。铁步犁的犁尖豁起尘土，烟土腾起，宛若一连串不断膨胀着的灌木，那情景千载难逢，真令人感动。赛跑系的右派紧紧地攥着犁把子不松手，也只有他跟得上骆驼的速度。那满街的尘烟好久才散。刘书记踢了面色灰黄的八老万一脚，骂道：犁田，犁你娘的腚！

不久骆驼就成了刘书记的坐骑了，它两峰之间搭着一条大红绸子被面，脖子下面挂着一簇铜铃，它的威风将逐渐呈现出来。

刘书记问八老万骆驼是公还是母，八老万说是公的。这时我们的班主任“狼”来了。

“狼”伸长脖子，研究着骆驼的脖子。他本来是来抓我们教室上课的，但一见骆驼他也入了迷，如果对动物不入迷，就不是纯粹的高密东北乡人。

你为什么不买匹母的？你这个糊涂虫！刘书记批评八老万。八老万诺诺连声。买匹母的可以让它生小骆驼，刘书记说。那也要用公骆驼配呀！

让它配母驴、母马、母牛！你用你们家祖传的高嗓门高喊起来。他们先是愣愣，接着便哈哈地笑起来。

这是谁家的小杂种？刘书记高兴地说，真他娘天生的科学家，可以试试嘛！看能生出什么来。

这时，骆驼把头一低，从嘴里喷出一些粘稠的草浆，臭烘烘地弄了“狼”一脸。“狼”发了怒，把我们轰回了教室。

在你赶羊跑街的过程中，最倒霉的是两只绵羊。它们倒了很多次霉，数这次倒得最严重：公羊光秃秃的一身灰皮，被剪了毛的公羊显得头特别大。母羊半边身子光秃秃、血糊糊，半边身子披散着肮脏的长毛，走起路来似乎偏沉，随时都会向有毛的那边歪倒。你高举着皮鞭毫不留情地抽打着这两只倒霉的绵羊的脊梁。一是因为被母亲和姐

姐的吵架耽误了一些时间，你心情特别焦急，所以使用鞭子比往常的下午要频繁；二是羊因为剪了毛浑身轻松，负荷减轻；三是因为绵羊没了毛，那鞭子抽到背上要比往常有毛时疼痛加剧无数倍。所以，那天下午你和你的两只绵羊几乎像三颗流星一样滑出了大街。你和羊的身后自然也拖着一道三合一的黄烟。

你和绵羊出现在被野豌豆花装扮得美丽无比的墨水河大堤上时，西边的太阳流出苍老的金黄色来，河水自然也被金黄感染，生成幽深的玫瑰红，青蛙因为鸣叫而鼓起的两个气泡在两腮后多么像两个淡紫色的小气球。这些在你的歌里都有反映。你的记性真不错，还能记得那么多种野草的名字和它们的颜色：碧绿的“掐不齐”、灰绿的“猫耳朵”、暗红的“酸麻酒”、金黄的“西瓜头”……河的两边辽远地伸展出去的肥沃土地上波动着稼禾的绿浪，蓬勃生长着的绿色植物分泌出来的混合味道使你醺醺欲醉，这自然也是我们的感觉。

也许因为羊儿被剪了毛，往常的潇洒没有了。你今天无论如何也浪漫不起来。羊的光背上鞭痕累累，显示出爱情的残酷无情，这还是少年的初恋呢！那匹老公羊还能勉强行走，那匹半边有毛的母羊走得歪歪斜斜，随时都有可能滚到墨水河中去。但是你仍然毫不留情地抽打着它们。

绵羊们的真正仇敌应该是扎着一对大辫子的“小蟹子”。她长着两条小短腿，跑起来宛若一匹灵活的小哈巴狗。她最迷人的部位是两只眼。那两只眼会随着光线的强弱改变颜色。所以，我们知道你在都市灯火辉煌的大舞台上歌唱着的那些蓝眼黑眼金眼紫眼青眼……戳穿了都是“小蟹子”的眼。现在我们回想起“小蟹子”能在漆黑的夜里写日记的优秀表演，就自然地把“特异功能者”的帽子扣在了她的头上。当玫瑰色阳光照耀墨水河的时候，它们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光彩？这个问题在你的所有的磁带和唱片里我们都没找到答案。但我们知道，你注视过在那特定时刻里的“小蟹子”的眼；你的心里有一幅迄今为止最完整的“蟹眼变化图”。

“小蟹子”的嘴天生咕嘟着，用美好的话来形容：它像一颗鲜红的山楂果儿；用恶心的话来形容：它像一朵鲜花的骨朵儿。二者必居其一。

与我们同学的第二年春天，棉衣被单衣代替之后，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发现，“蟹子”的胸脯上鼓起了两个鸡蛋那般大的瘤子。我们当中连弱智的“老婆”都知道那俩东西不是瘤子而是两个好宝贝。从此之后，“蟹子”的胸脯上便印满了男孩们的眼光。后来，我们都产生了摸一下那俩宝贝的美好愿望。它们长得真快呀，像两只天天喂豆饼、麸皮、新鲜野菜的小白兔一样。我们都把这很流氓的念头深深埋葬在心窝里，没有人敢付诸实践。据说只有你、也只有你才敢在它们处于鸡蛋和鸭蛋之间时摸过了其中一个。当时我们都认为你非常流氓，都恨不得把你那只流氓的狗爪子剁下来送给“狼”。后来，当它们像八磅的铅球那般大时“鹭鸶”这兔崽子每晚都摸着它们睡觉。铅球变成足球时“鹭鸶”跟她闹起离婚来了。这幅“蟹乳变化图”你心里有吗?

绵羊的喘气声早就像哨子一样了。堤上的紫花绿草它们不能吃，河里的腥甜清水它们不能喝，你的鞭子啪啪地狠狠地打在它们身上，它们只能跑，它们不敢不跑。谁也不愿做一只小羊让你用鞭梢抽打脊梁。其次，从你迷上“小蟹子”时这两只羊就被判处了死刑。

昨天这时候，你和羊已经尾随在“蟹子”背后，羊吃草，你唱民歌，用你那尖上拔尖的歌喉。合辙押韵的歌儿像温暖的花生油一样从你的嘴里流出来，把墨水河都快灌满了。“蟹子”有时回头看着你，轻媚一笑，简直流氓!有时她倒退着看你，脸上红光闪闪，眼里两朵向日葵。“鹭鸶”对“狼”说你们简直流氓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河边的水草中，立着两只红头顶的仙鹤，还有一群用绿嘴巴在浅水中呱呱唧唧找小鱼吃的鹭鸶。那两只鹤却是挺直了脖子，傲慢地望着微微泛紫的万顷蓝天，一动也不动，昨天绵羊还有毛，基本上是白色，它们吃着草走在河堤上，听着你唱歌，让你的鞭梢轻轻地抽打着它们的脊梁，应该说一切都不错。

今天，“蟹子”在五里外，看上去像个彩色小皮球儿。这是羊们倒霉的最直接原因。从吕家祠堂到“蟹子”的家只有八里路，跑吧，“骡子”!

在七里半处发生了这样的事:

公羊把四条腿儿一罗圈瘫在了地上。母羊因为那半边毛儿的重量

滚到河里去了。他忘了羊，提着鞭子，喘着粗气，直盯着“蟹子”看。

“哎哟，吕乐之，你家的羊掉河里啦！”

他四下里看看，向前走两步，伸手摸了一下“蟹子”胸前的那东西，同时他说：“咱俩……做两口子吧……”他自己在歌里告诉我们：那一瞬间他感到浑身发冷，上下牙止不住地碰撞。他的心像鸡啄米一样迅速地跳着。你说她那坨硬硬的、凉凉的肉像一块烧黑的铁一样烫伤了你的指尖。

“蟹子”非常麻利地扇了你一个耳光，骂了声：“流氓！”

你基本上是个死尸。残存的感觉告诉你，“蟹子”捂着脸哭着跑走了。劳改农场干部宿舍区里那些瓦房和树木，在夕阳里像被涂了一层粘稠的血。

夏天的每个下午几乎都一样：强烈的阳光蒸发着水沟里的雨水，扬树的叶子上仿佛涂着一层油，蝉在树叶上鸣。黑洞洞的祠堂里洋溢着潮气，有一股湿烂木头的朽味从我们使用的桌子和板凳上发出。屋子里还应该有强烈的汗味、脚臭味，但我们闻不到。

我们的“狼”哈着腰走进教室，他的身体又细又长，脖子异常苗条，双腿呈长方形，常常在幽暗里放出碧绿的磷光。他的磷光使我们恐惧，更使我们恐惧的是他那支百发百中的弹弓。“狼”是神弹弓手。

“狼”站在高高的土讲台上，像一棵黑色的树，像一股凝固的黑烟，把泛白的黑板一遮为二。有时候我们能看到“狼”的白牙闪烁寒光。我们总认为“狼”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任我们在底下搞什么鬼名堂他都看不到，但事实上我们每次恶作剧都难以逃脱惩罚。只有他、我们的领袖“驴骡子”能偶尔逃脱惩罚。“狼”用百发百中的弹弓惩罚我们。“狼”的面前有一个碎砖头垒成的案台，案台上摆着两个纸盒，一个盒里盛着粉笔，另一个盒里盛着泥球。像葡萄粒儿那般大小那般圆滑的泥球，“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不相信“狼”肯亲自动手去精心制造这些打人的泥丸。虽然我们的年龄都在十三岁与十五岁之间，但也知道“狼”的第一职业是到祠堂后边那栋草房里去跟浪得可怕的马金莲睡觉，第二职业才是教我们念书。“狼”没有时间

更没有精力去搓泥球儿。我们之中，必有一个叛徒，他不仅为“狼”提供打我们的泥球，而且，极有可能他还向“狼”密告我们的一切违法行为。要不为什么我们星期日下午偷袭了生产队的西瓜地，星期一上午“狼”就用弹弓发射泥丸打击我们的头颅呢？我们偷了几个西瓜，在什么地方吃掉，西瓜中有几个熟的，“狼”全知道。

“狼”进教室前总是先咳嗽一声。一听到“狼”的咳嗽声我们就像听到号令的士兵一样乱纷纷窜回到自己的座位，好一阵噼里啪啦响。那一年“小蟹子”是班长——“狼”喜欢女生——她喊：起立——我们稀里哗啦起来。在我们弯弯曲曲的起立中，“狼”的脖子一伸一缩，宛若一只大鸟，走上讲台。站在讲台上“狼”又咳嗽一声。“小蟹子”接着他的咳嗽声喊：坐下——我们稀汤薄泥般坐下。就在坐下的工夫，我看到“骡子”扯了一下“蟹子”的辫子——这当然是累死羊之前的事。“狼”摸出弹弓放在案台上，然后从腋下抽出课本，啪啪啪抽几下，好像要抽打掉其实没有的灰尘。

那支弹弓是我们的仇敌。它的柄是从柳树上截下来的标准的Y形木杈，用碎玻璃刮去皮，用碎砂纸打磨光滑，再涂上一层杏黄色的清油。两根弹性很好的橡皮条是从报废的人力车内胎上剪下来的。柔韧的猴皮筋把橡皮条、弹兜、Y型木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每节课都静静地蹲在案台上，比“狼”还要可怕地监视着我们。我们曾在茂密的高粱地里精心制定过偷窃它的计划。

足智多谋的“耗子”说：“同学们，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偷来它，毁掉它，毁掉它就等于敲掉了狼的牙齿。”

“放到火里烧了它！”

“用菜刀剁碎它！”

“把它扔进厕所，用尿滋！”

…………

我们努力发泄着对“狼”的牙齿的深仇大恨。在那个现在回想起来妙趣横生的年代里，我们感受到一种非人的压迫，这压迫并不仅仅来自“狼”。

我们还是熊熊的学生。

狐狸也是我们的老师。

还有豪猪。

我看到“狼”用长长的手指翻起语文课本，他狡猾地说：“今天学习《半夜鸡叫》。”

“狼”的脸永恒地挂着令我们小便失禁的狡猾表情。大家都说过，二十多年来，“狼”那狡猾表情经常进入我们的梦境，印象比当年还要鲜明。“狼”说：“《半夜鸡叫》是一部小说的节选。这篇课文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歌颂了农民阶级的智慧……”这时，“老婆”把脸放在课桌上打起了呼噜。

“狼”脸上的表情突然十分生动起来，他把课本轻轻地放在案台上，右手摸起了弹弓，左手从纸盒摸出一颗泥丸。

我说过“狼”是神弹弓手，他打弹弓从不瞄准，他拉开弹弓，教室里很静，我们看到皮条被拉长了，皮条被拉得很长，我们的身体却缩得很短很短。皮条上积蓄了一股力量，我们听到一只孤独的苍蝇在头上嗡嗡地鸣叫着飞行，它把凝固的空气划开一道道缝隙，教室里的空气宛若粘稠的蜂蜜，透明又混沌，缓缓地转动着，像一块方糕。我们甜蜜地颤栗着，在颤栗中等待着。在“狼”的弹弓下，每一颗头颅都不安全。为了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缕雪白的阳光穿透蜂蜜，照耀着“老婆”的头脸。“老婆”的头上不时滑过被光线放大了的苍蝇的阴影。他歪了一下头，被我们看到挤扁了的腮，挤裂缝的嘴，嘴唇蜷曲着，露出细小的白牙，一丝冰凌般的垂涎把他的嘴角和桌面联系在一起，苍蝇的阴影飞进他的嘴里，他闭上嘴，苍蝇的阴影粘在他的鼻子上。他打着很不均匀的呼噜。该发射了，“狼”别折磨我们了。

固然我们对弹子击中皮内时发出的响声已经很熟悉，但依然感到紧张。我们都成了被“狼”的胳膊抻长的橡皮条。他把我们抻长伸长无穷地抻长，紧张紧张紧张得够呛，紧张随着抻长增长，终于，一声呼啸，弹丸打在“老婆”的脑袋上。

我们立刻松懈了，懒洋洋地，教室里回旋着我们悠长的吐气声，蜂蜜般的空气开始稀薄并因为稀薄而流动。倒霉的冠军是“老婆”。他的头发里非常迅速地鼓起了一个核桃大的肿块，细细的血丝渗出来，即使看不到我们也知道。

“老婆”从板凳上蹦起来，捂着头上的肿块哭起来。

“你还好意思哭！”“狼”又拉起了弹弓，“老婆”叫了一声娘，捂着头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狼”一松臂，嗖溜一声，把那只庞大的苍蝇打落在“小蟹子”的课桌上。在这样神手面前，我们的头颅如何能安全？

“狼”提着一根腊木杆刮削成的坚韧教鞭走下讲台。教鞭是“狼”的第二件法宝，他挥舞着它，像骑兵挥舞马刀，空气嗖嗖急响，我们脊背冰凉。是谁帮助“狼”刮削了这件凶器？“狼”的空闲时间全部消磨在那个女人身上，是谁选择了这种弹性最好、打人最疼的腊木杆为“狼”制成了教鞭，为“狼”增添的利爪？难道那弹弓还不够我们消受的吗？一定还是那个暗藏在我们队伍里的内奸。我们决定，揪出这个内奸后，决不心慈手软。

“我知道他是谁！”诡计多端的“耗子”眨巴着小眼睛说。

你立即逼住“耗子”，用你那压低了的美丽歌喉问：“他是谁?!你说！”

“耗子”支支吾吾地，眼睛里跳跃着恐怖的光点，“耗子”不敢说。

你举起你的鞭子——我们星期天一早去田野里割青草时，你的腰里一定别着那支皮鞭子，不管绵羊在不在身边。“耗子”说：“我不知道他是谁……我是说着玩的……”

你把鞭子往下一挥，把一棵玉米一侧的四个大叶片抽断落地，简直像一把刀。要是“狼”的腰里有朝一日也挂上骡子式的皮鞭，我们就没有活路了。

“知道你是瞎猜！”“骡子”把鞭子挂在腰上，淡淡地说，“我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掉一个坏人。”那时候村里开始了清查阶级敌人的运动，社会形势紧张，我们经常听到东边的劳改农场里响起枪毙阶级敌人的枪声。

你比我们早熟，所以你去追赶“小蟹子”，我们不去。你个子比我们大，皮肤比我们白，一块跳进墨水河游泳时，我们羞耻地发现你的那儿生长出毛儿。

“狼”提着教鞭在桌椅板凳间穿行着。有时他穿着浆洗得雪白的硬领衬衣，衬衣的白颜色刺着我们昏暗中的眼睛。“狼”身上有一股

十分令我们不愉快的香肥皂的味道。我们厌恶他的卫生，他可能更加厌恶我们的脏，所以他的身体经常触近“小蟹子”的身体但从不触近我们的身体。我们无所谓，“狼”触近“蟹子”的时候，你很有所谓。“狼”伸长脖子对“蟹子”进行个别辅导时，你便把桌子摇得嘎吱吱响，或是夸张地咳嗽。“狼”抬起头，警惕地看着你。突然，“狼”的教鞭抽在你的背上。你站起来。“狼”怒吼。

“滚出去!”

你却坐下了。

所以，没有人怀疑为“狼”制造教鞭的是你。谁敢跟“狼”作对谁就是我们的领袖，谁挨了“狼”的鞭打不哭不闹谁就是英雄。

上《半夜鸡叫》那天，“狼”读到地主被长工们痛打那一节，我们欢呼起来，“狼”得意洋洋，以为是他出色的朗读感动了我们，这个蠢狼。

我们的欢呼声把“狐狸”惊动了。“狐狸”是我们的教导主任，有时给我们上堂政治课，讲一些战斗故事什么的。“狐狸”比“狼”还坏，“狐狸”给你记过处分，因为你自编自唱反革命歌曲。“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把“狐狸”打回了老家，听说去年秋天他掉到井里淹死了。他不死也该六十岁了吧。

“熊”是我们的校长，“豪猪”是“熊”的老婆，我们不去想他们啦。骡子！骡子！你开门呀，老同学们想跟你喝几瓶烧酒呀。

你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不做声，更不开门。

三　辉煌的“骡子”

重复地描写在“狼”的白色恐怖和高压政策下的生活，并不是愉快的事情。但他逼迫我们回忆，这大概就是伟大人物和平庸百姓的区别吧，这大概就是天才与庸才的区别吧。不是你亲自逼我们回忆，是你的力量转移到他人身上，他们来逼我们回忆。

《艺术报》的女记者把她的名片一一分发给我们，然后就打开了她那架照相机，啪啪地拍照着我们。你看你看，秃子跟着月亮走，总

是光好沾，是不是，她才不会用她的胶卷为我们照相。她有张很长的脸，鼻梁也显得特别长，双眼很大，起码有四层眼皮。用咱庄稼人的眼光来看，这姑娘是个优良品种，如果她再嫁个四层眼皮的丈夫，生出个孩子难道不会有八层眼皮？我们坐在“耗子”家的粉条作坊里，抽着那善心的女记者分给我们的带把儿的美国烟，接受她的采访。这是前年秋天的事儿，跟我们第一次看到他那已经很不小的玩意儿根根上生了毛儿是一个季节。

高粱通红，一片连一片，在墨水河的南岸；棉花雪白，一片连一片，在墨水河的北岸。我们的镰刀和草筐子扔在河堤上，衣服扔在草筐子上。赤裸裸一群男孩子站在河边的浅水里，那就是我们。其中一个最高最白的就是你。那时候鬼都想不到你将来是个跳到河里救小孩的英雄。你的嗓门儿不错我们知道。女记者告诉我们：“对。骡子，这名字很亲切，我可以这样写吗？他少年时的朋友们都亲切地叫他‘骡子’。他的同班同学们都自豪地说：我们的‘骡子’。”“你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吧，谁管。”老了更机灵的“耗子”眨巴着眼说：“这大姐，我们的‘骡子’真是匹好骡子。”“耗子”谄媚地笑着，那被红薯淀粉弄得粘糊糊的手指却悄悄地伸向了女记者放在土炕上的烟盒。

“碗得福儿！啊欧吃米也五欧！”女记者嘟噜了几句洋文。

真了不起！长着四层眼皮就够分了，还会说洋文，我们真开了眼。大家互相看着，又看女记者。我们的骡子竟能支使着这样的高级女人到咱东北乡这偏僻地方来为他写家谱，真替我们添了威风。

那女记者慷慨大方又一次散烟给我们抽，她自己也叼上一支。那根雪白的烟卷儿插在她那红红的小嘴里，活活就是一幅画，像从电影上挖下来的一样。

“他在京城里成天干什么？”“老婆”问。

“他是著名的歌唱家呀！每天晚上演出，”女记者有些失望地问，“你们没看过他的演出？”

我们没有看过他的演出。

“你们听过他的歌声吧，从收音机里。”女记者拿出一个蒙着皮套的录音机，说，“我这里有他的磁带。”

“他的歌，听过。”“耗子”摩娑着那个沾满了油腻的塑料壳收音机说，“他唱的那些事我们都知道，骆驼啦，羊啦，花儿草儿什么的，他从小就有好嗓子。”

女记者兴奋起来，嘴里又流出弯弯勾勾的几句洋文。她说洋文时那舌头仿佛打了六十四个卷儿。这四层眼皮的女人，舌头能打六十四个卷儿，真真是识字班脱裤子——不见蛋（简单）。“大金牙”后来说。

“说呀！说！”她打开录音机，我们看到机器在转动，“我就喜欢听他小时候的事儿。”

“他不就是会唱几首歌吗？”“羊”说，“我们这儿谁也能哼哼几句。”

女记者更高兴了，她又要听我们唱歌，都是“羊”这家伙招来的事。女记者说“骡子”不但是个著名的歌唱家，还是个不怕淹死自己跳到河里救人的英雄。

“羊”又说：“这算什么事？我去年一年就跳到井里两次，头一次捞上来一个小孩，第二次捞上来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还骂我多管闲事。”

我们恨死了这头“羊”。“羊”不会抽烟。

我们答应把你小时候的事情说给她听。

淤泥、野芦苇、狗蛋子草、青蛙、黄鳝、癞蛤蟆、水蛇、螃蟹、鲫鱼、泥鳅、黄鳝、蝈蝈、鱼狗、燕子、野韭菜、香附草、水浮莲、浮萍，年复一年地在我们二十年前洗过澡的地方繁衍着，生长着，你却再也不去那地方，去了也不会像当年那样脱得一丝不挂。那时候你对我们骄傲地显示着你那儿根毛毛儿，现在你还炫耀什么？都传说你自己动手把那玩意儿割掉了，你连一个儿子都没留下就切掉了它。消息传来时，我们一致认为：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那时候，这混蛋直挺挺地立在浅水里，让我们看他身体的变化。我们感到羞耻、神秘、惴惴不安，你用那儿根毛儿把我们超越了。下午的太阳是多么样的明媚啊！墨水河清澈见底，沙质的河底上淤着一层发亮的油泥，河蟹的脚印密密麻麻，堤外传过来摘棉花女人们的歌

声。您不知道，京城来的同志，我们这儿的女人，结了婚后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啦，什么样的脏话都敢说，什么样的风流事都能干，她们唱那些歌儿呀呀呀，实在是不好对您学，您还是个闺女吧？

摘棉花女人的歌儿太流氓了，开头几句还像那么回事，三唱两唱就唱到裤裆里去了……你非要听？好吧，周瑜打黄盖，你愿挨就行。譬如：大姐身下一条沟，一年四季水长流，不见大和尚来挑水，只见小和尚来洗头……

那京城来的女人脸上没有一丝红，听得有滋有味儿。到底是大地方来的人，我们赞叹不已。

女人的歌声在秋天的洁净的空气里，有震动铜锣的嗡嗡声。你的心别别地跳，感到脚底下的沙土在偷偷流走，流动的细沙使我们脚心发痒。我们的身体在倾斜。你的腰渐渐弯了，我们亲眼看到了它突然昂起了高贵的头！流氓，太流氓了，流氓的歌声狠狠地打击着我们。你猛地往前扑去，像一条跃起的大鱼。你的肚皮打击得河水沉闷一响，我们尾随着你扑向河水。河里水花四溅，我们手脚打水，满河都是嚎叫。

补充说明一点。老人们说，立了秋后就不能下河洗澡了，河里的凉气会通过肚脐进入肠子。立秋之后非要下河洗澡，必须用热尿洗洗肚脐，我们每次都这样做。

这些陈茄子烂芝麻的破烂事儿对您有用吗？有用，有用，太有用啦。你们尽管说，她说，我对他的一切都感兴趣。

对不起您，天就黑了，我们要做粉丝了，要干到后半夜。您回镇里去？

女记者不回镇里去，她要看我们做粉丝。她说她吃过粉丝但从没见过做粉丝。我们看到她又从那只白皮包里摸出一盒烟，大家心里既感动又高兴，到底是京城来的人，出手大方，还有四层眼皮。

距离“大金牙”贷到五万元人民币还有三个月，他的昙花一现的好运气还没来到。人走时运马走膘，兔子落运遭老雕，这话千真万确。我们怎么敢想象三个月后“大金牙”就嘴里叼着洋烟卷儿，脖子上扎着红领带儿，黑皮包挂在手脖子上，成了高密东北乡开天辟地以

来的第一位厂长呢？他现在的活儿是在咱们的“耗子”挂着帅的粉丝作坊里拉风箱，最没有技术最沉重最下等的活儿，但灶膛里熊熊燃烧的火焰总是照耀着他的脸，使他的那两颗铜牙像金子一样放光，还有他的额头也放光，像一扇火红色的葫芦瓢儿。

我们把红薯粉碎，从大盆里倒进大缸里，再从大缸里舀到小盆里，再从小盆里倒进大盆里，倒来倒去，我们就把淀粉倒弄出来了。淀粉白里透出幽蓝，像干净的积雪。

我们把水加进淀粉里，再把淀粉加进水里，再把水倒进锅里，三倒四倒，我们就把粉丝倒弄出来了。

灶里火焰很旺，火舌舔着锅底，水在锅里沸腾。火舌使我们的脸上出汗，在腾腾升起的蒸气里，那女记者的脸蛋儿像花瓣儿一样。有一个这般美丽的女人看着我们干活令人多么愉快。我们忘不了这好运气是谁带给我们的。“耗子”用他的小拳头飞快地打击着漏勺里的淀粉糊儿，几百条又细又长似乎永远断不了头的粉丝落在沸水滚滚的大锅里，然后又如一缕银丝滑进盛满冷水的大盆里。“老婆”蹲在盆边，挽着滑溜溜的粉丝，挽到一定长度时，他便探出嘴去，把粉丝咬断。每次在咬断粉丝时，他总是不忘记在咬断同时吞食它们。

“吃多了肚子会下坠的!”“耗子”说。

“我没有吃。”“老婆”说。

“没有吃你干么要吧唧嘴?”

“吧唧嘴我也没有吃。”

我们知道他吃了，每截断一次粉丝他就吃一大口。他死不承认，谁也没有办法。于是我们希望他的肚子能疼痛下坠，但是他既不疼痛也不下坠。好在我们是同学，不愿太认真。

后来，半夜了，作坊外的黑暗因为作坊内的灶火而加倍浓重。女记者吃了一碗没油没盐的粉条儿，我们还想让她吃第二碗。她吃了第二碗我们还想让她吃第三碗，但是她任我们怎么劝说都不吃了。她说她吃饱了，吃得太饱了，说着说着她就打了一个饱嗝。

粉丝都晾起来了，今夜的活儿完了。汽灯有些黯淡了，“大金牙”蹲下去，噗哧哧响，他抽拉着打气杆儿给汽灯充气，咝咝声强烈起来，汽灯放出刺眼的白光。女记者眯缝着眼说汽灯比电灯还亮。她没

有回镇政府睡觉的意思，我们自然愿意陪着她坐下去。

“耗子”眨着永远鬼鬼祟祟的眼睛问女记者：“您见过他吗？跟他熟吗？”

女记者说：“太熟了。”

“听说他在京城里有好多个老婆？”

“噢，这倒没听说过。”女记者挺平淡地说。

“你别说外行话了，人家那不叫老婆，是相好的！”“大金牙”纠正着“老婆”。

女记者说：“他在家乡时有过相好的吗？”

我们互相看着，都不愿回答女记者。

“他在家乡时是不是就很风流？”女记者问。

“不，不，”我们一齐回答，“他很规矩。”

那时候我们从“狼”的白色恐怖中逃脱出来了。没有中学好上，我们一齐成了社员。他因为身体发育得早，已进入了准整劳力的行列，干上了推车扛梁的大活儿，而我们还在放牛割草的半拉子劳力的队伍中逍遥。

“他的爹娘没给他找老婆吗？”那天夜里，在粉坊里，她问我们，“农村不是时兴早婚吗？”

她的眼在汽灯的强光照耀下，黑得发蓝。她使我们想起“小蟹子”。我们告诉她：他的爹娘在我们不是“狼”的学生后三月，突然失踪了，就像他的姐姐突然失踪时一样。

也是在粉条作坊里，也是一个很黑的夜晚，也是深秋季节，天气有些凉但不是冷，我们村的粉条作坊开张了。下午在收获后的红薯地里放猪时，我们就知道了这消息，大家都很兴奋。“老婆”家那头花猪鼻子极灵，东嗅嗅，西嗅嗅，简直胜过一条警犬。它是“老婆”的骄傲。太阳要落山时，路边槐树上，金黄的枯叶在阳光中颤抖，我们被夜晚粉坊的美景即将来临兴奋得颤抖。插种小麦的男女社员们收工了，疲惫的牛和疲惫的社员们沿着土路走过来了，我们也召唤着猪，让它们停止寻找残存在泥土中的红薯，跟我们一起回家。啰啰啰，啰啰啰，是我们对猪的呼唤。“老婆”家的花猪在一座坟墓后的暄土里拼命拱，用齐头的嘴巴。一边拱它一边叫，像狗一样。猪叫出狗声，

的确有些怪异，我们便围拢上去看。“老婆”家的花猪戗立着背上的鬃毛，好像很激动。我们家的猪和我们一起看着“老婆”家的猪把地拱出一个大坑。

“这里可能埋着一坛金子。”“耗子”说。

“老婆”的脸上立刻就放出金子般的光芒。

“干什么你们？怎么还不回家？”队长在路上喊我们。

“老婆”家的花猪浑身哆嗦着，叼着一个黑乎乎、圆溜溜的东西从土坑里跑上来。

我们发了呆，呆了一分钟，便一齐怪叫着，炸到四边去。

“老婆”家的花猪从土坑里叼上来一颗人头。一颗披散着长发的女人头。女人头还很新鲜，白惨惨的，没有臭味没有香味，有一股冷气，使我们的脊背发紧，头发一根根支棱起来。

在路上疲惫移动的大人们飞跑过来，全过来了，路上只余了些拖着犁耙的牛，它们不理睬让它们站住的口令，继续踢踢踏踏地往村子里走。

大人们来了，我们胆壮起来，重新围起圆圈，把“老婆”和他家的花猪以及花猪拱出来的人头围在中央。那女人头还半睁着眼，头发烂糟糟的，花猪好像要向“老婆”报功一样，跟着“老婆”哼哼着，“老婆”被花猪吓得鬼哭狼嚎。

到底还是队长胆大，他从坟头上揪了一把黄草，蹲到人头前，小心翼翼地揩着那张死脸上的土，一边揩一边咕哝：“怪俊一个女人，真可惜了……”揩完后他站起来，转着圈儿端详。落日的余晖涂在我们脸上，也涂在人头上，使它红光闪闪，宛若无价之宝。我们都像木偶一样待了好久好久。

队长忽然说：“你们看她像谁？”

我们认真地看看她，也看不出她像谁。

队长说：“我看有点像桂珍。”

桂珍是“骡子”的姐姐。

我们再看那头，果然就有些像桂珍了。不等我们去寻找“骡子”时，他先叫起来了：“不是我姐姐，才不是我姐姐呢！”

他哭丧着脸，继续喊叫：“我姐姐的头是长的，这个头是圆的。

我姐姐头发是黑的，这个头发是黄的……”

“你也别犟，”队长说，“长头也能压成圆头，黑毛也能染成黄毛，没准就是你姐姐的头哩！”

“骡子”哭了，他又举出了几十个根据来证明那颗头不是他姐姐的头，搞得我们也有些不耐烦起来，队长也高了嗓门，说：“‘骡子’，你也甭吵吵啦，去叫刘书记吧，他老人家眼光尖锐，他老人家要说这头是你姐姐的头就是你姐姐的头，他老人家要说这头不是你姐姐的头你想赖成你姐姐的头也不行。”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队长点了一大片人名，让他们回家吃饭，吃了饭好去粉坊加夜班，顺便把刘书记喊来验头，但人们都不想挪步。队长无奈，只得吩咐大家好生看守着人头，别出差错。此时太阳已完全下山，但天还没黑，有几只乌鸦在我们头上很高的地方呱呱地叫，远望村庄，已被盘旋的炊烟弄得一团模糊。

人们围着人头，都如磁石吸住的铁钉一般，谁也不动，也没人说什么。眼见着那天就混沌起来，农历十六日的大月亮放出软绵绵的红光来，照在我们的脸上和背上，也照在那女人头上。那女人头上跳动着一些碧绿的光点儿，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人是如此了，那些猪们却在月光下撒起欢儿来，一个个都把鬃毛倒竖，你追它赶着，喉咙深处发出吠叫，汪汪汪一片。我们不去管它们。

“这不是我姐姐的头！我姐姐跟着劳改农场一个劳改犯跑了，这不是我姐姐的头！”他的嚎叫淹没在月光中，竟似受伤的鲫鱼往水底沉落一般，没有人理睬他。

远远的一盏红灯从村口飘过来，飘飘摇摇，摇摇飘飘，不似人间的灯火。大家都知道刘书记来了，在水一样的波动着的月光下，流过来清脆的驼铃声。红灯刚由村口出现时，我们感觉到它流动得很慢，似乎老半天都不动地方；渐渐逼近时，才发现它流动得很快，宛若一支拖着红尾巴的箭。

人圈又是非常自动地裂开一条缝，大家都把目光从人头上移开，看着身躯肥大的刘书记手里擎着一盏纸糊的红灯笼，从骆驼背上轻捷地跳下来。据“黄头”的叔叔八老万说，内蒙的骆驼是跪倒前腿，降低高度，让夹在它的双峰之间的骑者安全地跳下来，我们这头骆驼却

从不下跪，刘书记腿脚矫健，也用不着它下跪。

“人头在哪里?”刘书记的嗓音像铜钟一样。

没人回答，但却自动地把通往人头的缝隙闪得更宽了。大家的目光随着大摇大摆的刘书记往前移动。最后都停在被红灯笼照明了的人头上。这时，队长才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与队长同时跑来的还有民兵连长（他是刘书记的亲侄）和两个基干民兵。民兵连长背着一支老掉牙的日本造三八大盖儿步枪，枪口上套着贼长的刺刀，刺刀尖上银光闪闪，照耀着历史，使我们猜想到了战争年代的情景。那两位基干民兵都是贫农的儿子，他们每人扛着一支铁扎枪，枪头后三寸处绑着绒线缨儿，在月光下抖动。他们腰里分左右各别着两颗木把手榴弹，也不知是什么年代制造的，更不知臭了没有。

刘书记把红灯笼交给此时已气喘吁吁地站在他背后的民兵连长擎着，民兵连长的另一只手紧紧地抓着三八枪的皮带。灯笼火下，出现了一条条重叠着的大影子。

“我怎么看怎么觉着这头像桂珍的头……”队长对刘书记说。

刘书记不待他说完就破口大骂起来：“放你娘的狗臭屁!”

队长的腰立刻就弯曲了。队长弯着腰退到我们中间，再也不说一句话。

刘书记张望了一下众人，怒冲冲地说：“你们还围在这儿干什么?一颗死人头有什么好看的?谁稀罕?谁稀罕谁提回家去吧!”

谁也不稀罕，大家就惊惶惶地四散回家了。

我们的猪给我们制造了相当多的麻烦，它们玩疯了，在月光地里，活像一群恶狼。

我们终于把猪赶上了回家的大路，但我们难以忘却那颗女人的头。刘书记的红灯笼也一直照耀着我们的思维，我们站在粉坊外偷看着屋里的情景时，心里还亮着那盏红灯。

这一夜，粉坊没有开工。

拖了七天粉坊又要开工。要开工那天傍晚，刘书记吩咐民兵连长放两颗手榴弹以示庆祝。这无疑又是一件激动人心的大事，全村都传遍了，大人小孩都想看。

放手榴弹的地点选择在村东头的大苇湾里，苇湾西侧是第五生产队的打谷场，场边上有一道半人高的土墙，恰好成了观众的掩体。湾边有一棵非常粗的大柳树，有一年这树枯死了，村里人恐慌得要命，八老万买来骆驼那年，树又活了，大家照旧恐慌得要命。村里人说这树成了精，说谁要敢动这树一根枝儿，非全家死绝了不行。刚吃完晚饭我们就脚垫着砖头将下巴搁在墙头上等着看好景了。待了一会儿，大人们陆续来了，这季节村里人全吃红薯，大家都消化着满肚子红薯吞咽着泛上来的酸水焦急地等待着。

终于等来了驼铃声。贯穿村庄的大街上，来了骆驼刘书记和民兵连长一行。刘书记上身笔直，端坐在驼峰之间，恰似一尊神像，那天晚上我们看见了纸糊的红灯笼高悬在骆驼背上，民兵连长背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子枪，两位基干民兵扛着红缨枪，腰里别着手榴弹。

在场上，骆驼停住，跳下刘书记，犹如燕子落地般轻巧，无声无息。

民兵连长大声吆喝着，不准众人的脑袋高出场边土墙，否则谁被弹片崩死谁活该倒霉。民兵连长正吆喝着，就听到那株成了精的大柳树上咯吱吱一阵响，一个黑乎乎的大东西从树上跌下来。

我们的魂儿都要吓掉了，因为红灯笼照出的光明里出现了一具没有头的女尸。也许由于没有了头，她的脖子显得特别长。她身上赤裸裸一丝不挂，一副非常流氓的样子。

众人刚要围成圆圈，就听到刘书记不高兴地说："回去吧，回去吧，一具无头女尸有什么好看的？谁稀罕？谁稀罕就把她扛回家去吧！"

谁也不稀罕，于是大家便懒洋洋地走散了。

又拖了七天，民兵连长站在村中央那个用圆木搭成的高架子上，用铁皮卷成的喇叭筒子喊话，他告诉我们，晚上粉坊开始制做粉丝，先放四颗手榴弹庆祝，放手榴弹的地点还是在村东头的大苇湾里。

傍晚，我们消化着肚子里的红薯趴在墙头上，一会儿，骆驼一行来了。然后一切照旧，惟有树上没往下掉什么怪物。民兵连长站在红灯笼下，满脸严肃。我们看到他拧掉手榴弹木柄上的铁盖子，又用小

指头从木柄里小心翼翼地勾出了环儿。他看了一眼刘书记，刘书记点点头。他猛地把手榴弹扔到苇湾里去了。手榴弹出手的同时民兵连长卧倒在地，我们也跟着趴下去。我们等候着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等啊等啊，巨响总不来，大家不耐烦起来，但谁也不敢先站起来。

骆驼打了个响鼻，刘书记站起来，质问民兵连长："你拉弦了没有？"

民兵连长把挂在小手指上的弦给刘书记看。刘书记说："臭火了，再扔个试试。"

民兵连长又扔了一颗，不响。

又扔了一颗，不响。

又一颗不响。

刘书记愤怒地蹦起来，刘书记说他娘的这些破武器怎么能打敌人，下湾去给我拣上来，点上火，烧这些狗杂种，看它们还敢不响。

没有人愿意到湾里去拣手榴弹，民兵连长喊来治保主任，治保主任押来了全村的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刘恩光和他老婆、富农分子聂家材和他儿子、伪保长大头于、反革命分子张二林、右派分子孙兔子等等。民兵连长命令道：下湾去把那四颗手榴弹摸上来，摸不上来就枪毙了你们这些狗杂种！

湾里水深及胸，半枯的芦苇还没收割，看上去挺吓人。四类分子不敢畏惧，稀里呼隆下了湾，像一群鸭子。芦苇顿时哗啦啦响了，水被搅浑，凉气和淤泥味儿一齐泛滥上来，冻着我们臭着我们。地主刘恩光的老婆是个小脚女人，一下湾就陷进淤泥里动弹不得，老地主也不敢去救她。

总算摸上来三颗手榴弹，还差一颗没摸上来，刘书记说："算了，算了，就烧这三颗吧！"

第五生产队打谷场上有一垛豆秸，书记令人一齐去抱，抱了一大堆在场中央。书记亲自点上火，民兵连长把手榴弹扔到火堆里，转身就跑。刘书记也骑在骆驼上跑了。

跑了足有半里路，刘书记说："停住吧，别跑了，三颗手榴弹炸不了多远，又不是三颗原子弹，跑什么？怕什么？"

经他这么一说，我们都定了心。全村百姓围绕着骆驼站着，远远

地望着第五生产队打谷场上熊熊的火光，等待着天崩地裂。豆秸是好柴禾，残存在豆荚中的豆粒儿噼噼啪啪地响着，隔着半里路也能清清楚楚地听到。火大生风，火苗儿波波地抖着，像风中的红旗。火照得半个村子通红，那株成精老树的古怪枝杈像生铁铸成的，有点狰狞。巨响始终不来。

突然，我们看到一个通红的女人扑进火堆里。她张着胳膊，像一只通红的大蝴蝶扑进火堆里。她也许根本不像蝴蝶顶多像一只老母鸡扑进火堆里。她扑进火堆里那一瞬间火堆暗了许多，但立即又亮了起来，亮得发了白。一会儿，我们就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鸡肉味。

那巨响还不响，无人敢上去添柴的火堆渐渐暗淡了，终于成了一堆不太鲜明的灰烬。刘书记骑在骆驼上发泄着对手榴弹的不满。此时天上出现了半块白月亮，已经后半夜了，我们四肢麻木，肩背酸痛，衣服上沾满冰凉的露水。

又拖了七天，我们躲在黑暗里观察着被汽灯照得雪白的粉条儿作坊。粉坊是村庄的第一项副业，又是开工头一晚，所以刘书记端坐在正中一张蒙着狗皮的太师椅上。他的骆驼拴在门前一棵桂花树上。我们看不清骆驼，但能闻到它嘴巴里喷出来的热烘烘的腐草味儿。

作坊里的情景你也很熟悉。那时候他已经十六岁，跟我们差不多，他把头伸到我们头上往作坊里张望着，我们辨别出了他的味道。

"'骡子'，你是大人啦，怎么不到里边去吃粉条儿?""耗子"问。

满屋里流动着滑溜的粉条，我们没有资格进去，他有资格进却不进。"耗子"对女记者说："他从花猪拱出人头的第二天起，就交了好运，刘书记让他住到自家的厢房里，专门饲养那匹宝贝骆驼。从此之后，村里几百口人里，只有两个人有资格骑骆驼，一个是刘书记，一个是他。"

"你那时好神气啊！"大家都说刘书记收你做了他的干儿子。你穿着一身绿色的上衣，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金笔，小脸儿白白胖胖。有时你骑着骆驼从我们身边路过，我们感到很不如你。有一次我亲眼看到"狼"对他点头哈腰，"大金牙"说，"骡子"总是高我们几个头。

现在你算惨透了，兄弟，为了什么事儿你竟敢把它割下来，你爹

可就你一个儿子。

后边的事我们本不愿意对女记者说，但是她老把美国烟卷给我们抽，她还生着四层眼皮，我们便说了。这些事其实我们也弄不十分明白。

据说，“骡子”和刘书记那个三十岁刚出头的老婆勾搭上了，第一次好事就成功在他把头伸到我们头上的夜晚。我们是看热闹的，他是看门道。他看刘书记坐在狗皮椅子上精神抖擞地指挥着生产，一时半晌不会回家，便跑了回去，搂住了他的浪干娘。传说刘书记那个玩意儿一九四七年被还乡团割去了半截，剩下半截自然不顺手，他还偏偏娶了个比他小二十岁的女人，所以，这事儿也就不奇怪了。为什么偏偏有这样的好事被“骡子”碰上呢？那我们就弄不明白了啦。“骡子”那家伙我们是见过的，啊哈，怪不得叫他“骡子”。他大概也把那浪娘们给打发舒坦了。得意忘形，“骡子”倒了霉。

“骡子”被吊在村子中间那栋灰瓦房里挨揍的情景我们亲眼目睹了，“骡子”光着屁股悬在房梁上，刘书记端坐在狗皮椅子上，指挥着民兵连长和两个基干民兵动手。

他可是真耐揍，打死他也不吭声。

后来刘书记拿着一把杀猪刀子要把他那个作孽的玩意儿割下来时他才告了饶。

“他怎么告饶？”毫无倦意的女记者逼问着我们。

他苦苦哀求着：干爹，亲爹，开恩饶了我吧，你砍断我一条腿，也别害掉我的……俺爹就我一个儿子，你不能断了老吕家的香火啊……

“后来呢？”女记者又点燃一支烟。

后来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把垫脚的砖坯蹬倒了，民兵连长在屋里大喊：谁在外边？吓得我们一溜烟儿窜了。

后来我们就不知道他的音信了，前年才听说他在京城成了大气候。

四　时代英雄

有一个人身穿黑西服，脖缠红领带，嘴叼洋烟卷，鼻架变色镜，斜挎黑皮包，左手戴一块黑色电子表，右手戴一块黄色电子表，脚蹬高腰塑料雨鞋。他是谁？他是继“骡子”之后我们同学中出现的第二位英雄——“大金牙”。当时，他的头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密东北乡环球计划生育用品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兼高密东北乡避孕药制造厂厂长。一年半前的那个下午，“大金牙”就是如此威风堂堂地闯进了我们粉丝作坊。

大家看着他，如目睹天神下凡，一时都成了呆木瓜。他一张嘴吐出了一串掺杂着地瓜味儿的京腔：“我代表毛主席看你们大家来啦！”

我们一时被唬住了，怔怔地望着他，不知眼前是个什么人物。他龇牙一笑，露出马脚。“黄头”冲上去，一巴掌扇掉了他的变色镜，骂道：“大金牙，你这个驴日的也敢糊弄我们！”

“大金牙”急急忙忙拣起变色镜，仔细察看着，说：“开什么玩笑，这个值一百多块钱呢！”

“屁！”“黄头”骂道：“你也猴子戴礼帽，充起人物来了。”

“大金牙”严肃地说：“人靠衣裳马靠鞍，穿差了人家瞧不起咱。我现在是农民企业家了，自然跟你们不一样。”

农民企业家“大金牙”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名片，分给我们每个人一张。拿着，好生拿着，会有用处的，他嘱咐我们，今后进城去，要碰到有人欺负你，你就把名片拿出来唬他。

“大金牙”吃了两碗粉条，脱下雨鞋，坐在炕沿上，搓着脚丫泥，给我们讲他这次进京的奇遇。他的雨鞋里散出一股比屎还难闻的味道，外边大晴的天儿，这英雄却偏要穿高腰雨鞋。

“大金牙”告诉我们，他这次进京城，是去采购机器设备和原料的，避孕药可不是粉条，随便捣鼓就能捣鼓出来的，当然当然，我们连忙说。避孕药是尖端化学，他说，要有技术，你们知道吗？我们知道。你们不要小瞧我，哼，还记得给“狼”当学生那年头吗？那时候

吾即是大才子！门门功课总是考百分，县里把吾当典型宣传。我们实在记不起他考过百分，更不知道何年何月县里宣传过他。所以他说："吾即是大才子"时，"黄头"说：你是狗鸡巴！骂他狗鸡巴他也不恼，他撇着京腔继续说：因故辍学后，吾发愤自学，学完中学大学的全部课程，吾省吃俭用，节约了钱购买专业书籍和实验器材，当你们整天为了几个工分卖命时，我已研究成功了一种特效避孕药……怪不得你老婆不生孩子，八成是吃了避孕药了。对对，我这种药吃一片管十年，一个女人一辈子只要三片就够了，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京城里那么多反动权威花费了成千上万的金钱才研究出了那种越吃生孩子越多的避孕药，还有那么大的副作用，吃了后头晕眼花，大便秘结，小便带血，四肢麻木，口舌生疮，头发脱落，牙龈脓肿……我这药没孕避孕，有孕打胎，兼治月经不调，子宫下垂，跌打损伤，口臭狐臭……够了够了，大金牙，金牙厂长，别耍贫嘴了，我们早就让马医生劁了，"老婆"没劁但"老婆"的老婆劁了，谁也不会买你的避孕药……但是，他们全都不理我，我去国家专利局申请专利，刚一进大门就被警卫抓起来，他们踢了我三脚扇了我两耳光，还说我是骗子。"活该！""老婆"说。

"大金牙"说他流落在京城街头，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身上生了虱子，遍体瘙痒，肚中饥饿，好像只有死路一条。他忽然神秘地说：伙计们，我跟你们说，天无绝人之路！你们猜我碰到了谁？

难道你碰到了他？

不假。吾流落街头，正是虎落平川遭犬欺。忽然看到一男一女两个漂亮青年——那女的比四层眼皮女记者还漂亮——男的提着一桶浆糊，女的夹着一沓海报。他们逢墙就贴。那海报上写着：著名青年歌唱家吕乐之今晚将在首都体育馆演出！良机千载难逢！切莫错过。"骡子"！吾大喝一声，"骡子"，那一男一女气汹汹走上来，男的问：他妈的，你骂谁是"骡子"？女的说：打这个丫挺的！他们说打就打，打得吾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从口袋里掏出吾的名片，说：别打吾！吾是高密东北乡特效避孕药制造厂厂长，吕乐之是吾的同学。他们一听这话，立刻就不打吾了，反而满脸带笑向吾打听"骡子"的情况，吾说"骡子"身上有几个疤吾都知道，吾正要找他呢！吾要他们

带吾去找他，他们说见他可不容易，他忙着呢！吾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吾说他家的旧房基上挖出了一坛金元宝，让他回去处理呢！吾略施小计，把那两个人骗得屁颠屁颠地把我带去见“骡子”。

“你见到‘骡子’啦？”我们一齐问。“骡子”的大名早已震动了高密东北乡，但是他不回来。

“你瞎吹吧！”“耗子”说。

“谁瞎吹？”

“大金牙”一着急嘴里喷出了粉条渣渣，他说，“谁瞎吹谁不是女人生的，谁瞎吹谁是骆驼生的。”

“他还是给刘书记养骆驼时那模样吧？”

不，绝不，他活像个大人物，他已经就是个大人物对不对？那两个贴海报的带着吾坐了大车坐小车，七拐八拐，大街小巷，大花园小花园，到处都是冬青树和花草，红的黄的粉的蓝的，什么颜色的都有，京城好漂亮，比咱高密东北乡漂亮一万倍！吾都要转头晕了，才转到他的家。那两个年轻人吩咐我站住，他们去敲门，他的门上装着电钮，根本不用敲，轻轻一按屋里就唱歌。待了好久，门开了，露出了一张又白又瘦的脸，吾一眼就认出了他的眼。这家伙，两只眼还是那样贼溜溜的。那两个青年人点头哈腰地说：吕老师，来了一个你的乡亲。“骡子”把眼移到我这边来了，吾忙上前两步，大喊：“‘骡子！‘骡子’！好你个骚骡子，半辈子没见你了！”他冷冰冰地问：“你是谁？”吾忙说：“我是你的同学大金牙呀！”他摇摇头说：“你找错人啦，我不认识你！”吾正要分辨，他早不理我了，他训那两个年轻人：“以后不要给我添麻烦！”那两个年轻人连连道着歉，门砰一声关了。

“这小子，连乡亲都不认了？”我们感到愤怒。

听我说，听吾说，那俩年轻人恶狠狠地转过脸去，三拳两脚就把我打得满地摸草，那女的踢人比那男人还狠，她的鞋头又尖又硬，像犍子牛的犄角儿。要是再敢骗人就把你送到派出所里去！那女人说。吾趴在楼梯上不敢动弹，装死吧，好汉不打装死的。吾听到他们咯咯噔噔地走远了，才敢扶着楼梯站起来。“骡子”！这个王八蛋！吾心里很难受，止不住的眼泪往下流。这时，听到头上一声门响，“骡子”

的门开了。他站在门口说："金牙"大哥，请留步。

"大金牙"故意停顿，眯着眼看我们。

他把吾请进他的家。他说离家乡多年，记不清了我的模样，不是有意疏远同学。他说经常有人去敲诈他。他的家里铺着半尺厚的地毯，一脚踏上去，陷没了踝子骨。屋里墙上挂满了字画儿，那些箱儿柜儿的，油汪汪的亮，天知道刷了什么油漆。人家"骡子"拉屎都不用出屋儿。人家喝的是法国酒，抽的是美国烟，裤子上的缝儿像刀刃儿一样。他还是蛮记挂我们东北乡的，问这问那，打听了若干。

问我们了吗？

问遍了！一边问一边说着"狼"打学生的事儿。他说"狼"的教鞭是他削的，"狼"打弹弓用的泥球儿也是他搓的。

啊呀！这家伙！

他还问"小蟹子"和"鹭鸶"了。他还记得到"蟹子"家窗前唱情歌儿，被"蟹子"的爹差点逮住的事儿。

只可惜"小蟹子"住进了精神病院。

我们正说得热乎着呢，有人按门上的电钮儿，屋里唱小曲儿。"骡子"让我坐着，他起身去开门，吾听到他在门口和一个女人嘀咕了半天，后来那女人闯了进来。你们猜她是谁？

是那个四层眼皮的女记者呀！她进门就脱衣裳，没脱光，她说大金牙，你还认识我吗？我说认识认识怎么能不认识呢？她支派"骡子"给她倒酒。"骡子"忙不迭地给她倒，红酒，盛在透明的玻璃杯子里，像血一样。那女人也把你们全问遍了。

后来，屋里又唱小曲儿，又有人按门上的电钮儿，"骡子"坐着不动，那小曲儿一个劲地唱。四层眼皮不怀好意地说：去开门呀！怕什么？"骡子"苦笑着，坐着不动。女记者从沙发上蹦起来，说：你不敢去我去。"骡子"耷拉着头，像吃了毒药的鸡。女记者开了门，气呼呼地进来，她身后又跟来一个女人。这女人一头好头发，像钢丝刷子一样支棱着，薄薄的嘴唇上涂着红颜色，像刚吃了一个小孩，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善茬子。她也是一进屋就脱衣裳，也没脱光。"骡子"说：这是我的乡亲。那女妖精哼了一声，算是跟我打了招呼。她也是让"骡子"给她倒酒，"骡子"起身给她倒，红酒，盛在透明的玻璃

杯子里，像血一样。那女人喝着酒，拿两只蓝眼瞪着四层眼皮的记者；四层眼皮的记者也喝着酒，拿两只绿眼瞪着红嘴女人。就那么瞪着瞪着，四只眼睛里都噗噗噜噜地滚出泪水来。“骡子”给夹在中间，对这个笑笑，对那个笑笑，像孙子一样。

吾不是傻瓜，对不对，咱知趣，吾说：“骡子”，吾走了，抽个空儿去趟高密东北乡吧，乡亲们想你！“骡子”站起来，说：“也好，你住在什么地方？赶明儿我去看你。不待吾回答，四层眼皮就蹿起来，扯着嗓子喊：别走，吕骡子，你这个臭流氓，当着你的乡亲的面把你的丑事儿抖搂抖搂吧。你骗了我，又找了一个女妖精，那女妖精更不省事，端起酒杯就把酒泼到女记者脸上了。两个女人哇地一声叫，打成一堆，互相揪头发，互相抓脸皮，互相扇耳光，打成了一堆，在地上滚，幸亏有地毯，跌不坏。“骡子”喊着：够了！够了！你们饶了我吧！

两个女人打累了，从地毯上爬起来，脸上都是血道子，头发都披散着，衣裳都撕了，都露了肉，都哭着骂骂着哭。哭够了骂够了，女记者拎起衣裳，说：大金牙，回高密东北乡去好好宣传他！她还对那女妖精说：“告诉你吧！别得意，他从小就是流氓，你早晚也要被他涮了！女记者走了。女妖精也拎起衣裳，说：告诉你，我怀孕两个月了，你别想让我去流产！你连想都别想！

两个女人走了。“骡子”双手抱着头，好久好久不动，好久好久不吭气。我看着他那样子心里好不难过，原来他也不容易。我想劝劝他，又狗吃泰山无处下嘴。我说：“骡子”，回家乡去看看吧，刘书记前年就死了，骆驼也死了，在家时你还是个小毛孩子，小毛孩子谁不干点荒唐事？现在你给家乡争了光彩，大家都盼着你回去呢！

他呜呜地哭起来，双手抱着头，像个小孩儿一样。他哭了半天，不哭了，他说：我真不该唱什么鬼歌，真恨爹娘生了我个男人身，我是个男人所以我连连倒霉，总有一天……

他说：你们听过我唱的歌吗？我说：听过听过，大人小孩都听过。他说：县里领导来信请我回去唱歌，我要回去，马上就回去。他说：“金牙”，今晚的事你回去千万别跟同学们说。我说：不说不说。他说：回去后我要到剧场里演唱，到时你们都去给我捧场。

“骡子”马上就要回来了。

一辆红白两色的面包车把我们拉进了县城，面包车跑得沙沙沙一溜黄风，坐垫儿软得屁股不安宁。“大金牙”、“黄头”、“耗子”、“老婆”、“干巴”……“狼”的学生挤满了车。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干部说：“吕乐之同志委托我来接你们看他演出，他正陪着县长和副市长吃饭。他说请你们原谅他。”

我们想，你也太客气了。你现在是何等人物，请我们坐面包车已经让我们心里蹦跳不安，怎么敢劳动你亲自来接我们。车里有收音机或是录音机，机器开放着，满车里都是你的歌声，灌得我们晕晕糊糊，半痴半醉。

车快得连路边的树都倒了，差一点撞死一条白花狗。他的歌声在车里盘旋——十八的大姐把兵当——这歌儿流传在高密东北乡大人小孩都会唱。我们一起骑在牛上唱过——当兵就吃粮——大米干饭白菜汤——馋也么馋得慌——又差点压死一只芦花老母鸡，它叫着飞上了树——当兵先铰成二刀毛——过腚的大辫子咔嚓剪掉了——腰扎牛皮带——肩扛三八枪——身披黄大氅——车头碰死一只麻雀——当兵去打仗打仗不怕死——两个营的八路埋伏在大桥西——正午时接了火——打死了小日本一百还要多——撇下了一百多尽是好家伙——战斗胜利了——同志们好快活——车进县城，满街都是车，十分热闹——同志们好快活——拐进了一个大院子，那留平头的干部说到了县政府了——同志们好快活——同志们好快活。

我们软着腿下了车，就看到瘦瘦高高的“骡子”陪着两个大干部向我们走过来。

我们坐在好极了的位置上，前边缘是市里和县里的大干部。剧场里全是灯，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电。那道暗红的大幕沉重地悬挂着，吓得我们够呛。剧场的门厅里，摆着一幅巨大的广告牌，牌上画着一个大姑娘，面带着微笑，手举着一个大瓶子，她说：请吃高密东北乡特效避孕药。大金牙满脸的得意都流到下巴上去了，他不时地抬起西服的袖子擦着下巴。

他怎么还不出来呢？别着急，好戏都要磨台。你看，幕动了！大幕果然裂开一条缝，一个全身通红的女人钻出来。她的两个耳朵垂上

挂着两个鸡蛋那么大的铜铃铛，一动脑袋铃儿响叮当，让我们想起刘书记的骆驼。她说：剧场重地，请勿吸烟，请勿吃带壳的东西！说完了她就钻到大幕里去了。

大幕终于拉开了，我们头顶上的灯灭了很多，台上的灯亮了好多。台上早摆好了一大溜蒙着白布的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排人，一个人扛着机器，给坐在桌子后边的人照相，一个人拖着黑电线，还有一个，高举着一个四四方方的东西，那东西突然射出了一道雪白的光芒，把桌子后边的人都照得不敢睁眼。“骡子”坐在正中央，只有他睁着眼，好像看着我们。又出来一个全身碧绿的女人，裙子里安装着几十个明明灭灭的小灯泡。稀奇稀奇真稀奇。她背上背着什么？“黄头”悄声问。“大金牙”说：背着干电池呗！她说了一大通话，紧接着县长讲话，紧接着“骡子”讲话，后来，大幕关闭了。

大幕又开了时，台上的桌子撤走了。县长他们下了台，在我们前排就了座。那个绿女人说：演出现在开始！台下一片欢呼。她说第一支歌是：高密东北乡，我可爱的家乡。

“骡子”穿着一身白得让人不敢睁眼的西服，手里握着一个喇叭筒子，说了些客气话呜里哇啦，然后开始唱：

我的家乡真美丽——

这小子，真会装模作样，美丽？美丽在哪里？

黑水河从我的心上流过——

我们忘不了你在河里洗澡时的恶作剧——

到处是大豆高粱红红绿绿黄黄遍地是牛羊——

纯属胡唱，胡唱——

百花齐放春风浩荡蜜蜂采花把蜜酿……

你唱得实在不精彩，著名民歌演唱家，不过是扯着喉咙瞎嚷嚷。

为了老同学，我们使劲拍巴掌。

那个穿红衣裳的女人把一把塑料花塞到他怀里，演出到此结束。我们连连打着哈欠，等着他来接见我们。

他跟我们一一握手，还送给我们每人一个电子打火机。

面包车把我们卸在村口就跑了。满天都是星星，河里一片蛤蟆叫，空气潮漉漉的，露水落下来，我们啪啪地打着电子打火机，你照照我的脸，我照照你的脸，"大金牙"神秘地说：

"伙计们，你们猜他跟我要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稀罕东西值得他要!"

"你们猜嘛!"

"鬼才去猜!"

"我告诉你们吧——可别瞎传播——他跟我要那种特效避孕药!"

"噢——你那鬼药灵不灵呀!"

"灵灵灵，绝对灵，我这药有孕堕胎，没孕避孕，兼治经血不调，胸胁胀满……"

"去你的吧!"

五 "大金牙"折腾记

"大金牙"的爹就是个人物。我们没见过他的爹，他死得很早，也有人说他成了仙。我们听我们的爹娘说，"大金牙"的爹本是个老实巴交的庄户人。说有一天他到南大洼里去锄高粱，碰见了一个白胡子老头，送他一本天书，那天书上写满了蝌蚪文，没有人会念，只有"大金牙"的爹会念。天书上写着炼仙丹的方法，只要炼出仙丹，谁吃了谁成仙。他天天炼，在屋里安了一个铜炉子，铜炉子下插着劈柴。他炼丹用的材料稀奇古怪，什么砖头面儿，磕头虫儿，屎克郎儿，麻雀蛋，蝙蝠屎，长虫皮……全村都能闻到从炼丹炉里跑出来的味儿。他天天炼，炼了好几年，有时他上街，人们问他：炼出来了没

有？他小声说：要想个法子，要想个法子。每当我要开炉出丹时，狐狸精就把丹给盗了，大家都笑他。他最后想了个好法子：开炉取丹时，让一个正来例假的女人站在炉边，狐狸精怕女人血，就不敢来盗仙丹了。说他出丹那天，“大金牙”的娘站在炉边，一开炉门，果然白气冲起，差点没把屋盖掀跑，他的脸在白气中隐现着，赤红赤红，宛若一块炉中钢。白气渐渐散去，低头看炉中，果然有一粒像樱桃那般圆润像樱桃那般鲜艳的仙丹在炉底闪闪发光，空中伸下一串串毛茸茸的大尾巴，房顶上传下来狐狸精焦急的吼叫。他命令女人解开裤腰，放出秽气，狐狸们退了。他抓起仙丹一口吞了，把“大金牙”的娘气得够呛，他吃了仙丹后，满脸是喜气，双眼放着神光。他抱出一堆黄表纸，放在院子里，然后坐在纸前，点燃了纸，对老婆说：我要上天了。他老婆纳着鞋底子看着他的升天仪式。火焰高涨起来，纸灰满院子飞舞。一会儿火熄了，他还坐在那儿，闭着眼。“大金牙”的娘上去，踢他一脚，说：神仙，该吃饭了。竟然没有回声，仔细看时，人已经没了气息。“大金牙”的娘嚎哭起来，引来村里人看热闹。一个白胡子老头说：你哭什么？他已经脱了凡胎，成了神仙，你哭什么？“大金牙”的娘擦着眼说：这个没良心的，炼出仙丹来只顾自己吃，他成仙上天，俺娘儿们还得留在人间受罪。

“大金牙”的避孕药厂开工那天，村子里的老人把“大金牙”的爹炼仙丹的事儿讲给好多人听。

开工那天，吕家祠堂挤满了人。村长和村党支部书记各操一把大剪刀，剪断了把我们当年的教室的“狼”当年的办公室联结在一起的红绸子。红绸落地，鞭炮响起，纷纷扬扬的纸屑和淡蓝色的青烟一起扎进我们的眼睛。然后是书记讲话，村长讲话，“大金牙”讲话。他说他要造福乡梓，降低出生率，提高人口质量等等。他私下里对我们说过，“骡子”很欣赏这工厂。他说“骡子”说中国所有的事情就坏在人口多上，人类的所有苦痛都建立在性交之后可能怀孕这一严酷的事实上。所以他才帮我的忙，在京城里。“大金牙”在粉坊里对我们说。所以“大金牙”说他的工厂得到了著名歌唱家的赞助，为表感谢，他请“骡子”担任避孕药厂厂长。今后，我们生产的每一盒药的盒子上，都要印上“骡子”的头像和“骡子”的大名。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骡子牌避孕药的来由。祠堂里的坛坛罐罐就不说了，还有那些五颜六色、怪味扑鼻的配料也不说了。

“大金牙”的工厂冒烟之后，整座村子都被那怪味充斥了。闻了那怪味我们都感到不舒服。起初仅仅是不舒服，后来就恶心伴随呕吐，腹痛伴随腹泻。还有很多症状，不能一一例述。我们并没想到这是被“大金牙”折腾的。后来，连鸡蛋不下蛋了，鸡都蹲在墙旮旯里吐酸水。又后来，村里所有的男人都无法跟女人睡觉了，女人更彻底，据她们回忆道：自从闻了从吕家祠堂里飘风来的味道后，她们都没了例假，而且一见了男人的影子就想上吊。

“大金牙”研制的这种药太厉害了。

据说他发出去了一批药。

很快，有消息传来，说“大金牙”制造毒药，损害了人民健康，公安局要来抓他。我们把这消息告诉了他。当天夜里他就失了踪。也有人说他藏在自家的一个地洞里。

“大金牙”办工厂时除了从信用社贷款外，还借了村里好多人的钱。他一失踪，债主们纷纷找上门去。他老婆装死狗，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债主们无奈，只得争先恐后往吕家祠堂跑，想看看那里有没有可以抵债的东西。信用社主任想独家把工厂接管了，债主们红了眼，一窝蜂拥进工厂里去。

那天我们都在场，铁皮烟囱都还冒着一种鲜艳的红烟，十几个戴着防毒面具的雇佣工人还在按照“大金牙”指导的程序制药。一个大炉里有通红的火，庙里的空气刺鼻子扎眼。大家打量着“设备”，都失望得要命。于是村长喊：别干了，“大金牙”跑了，我们都被他骗了。

工人们停下手中的活，傻不棱登地看着我们。众人的怨气无处发泄，便一齐动手，把那些坛坛罐罐捣得稀巴烂，然后捂着鼻子跑了。

那股怪味儿在我们村子里飘漾了一年多，现在才淡了些。

六　人头菊花

这件事情仅仅是传说。据说有一个人佯装走了，实则趴在道路旁边的沟里藏了起来。我们至今还记得，沟里填满了一大团一大团的红薯秧子，趴在上面会很舒服。我们猜测那个人是“骡子”，但他坚决不承认，“耗子”曾经问过他。

传说那个人看到刘书记、民兵连长和两个基干民兵待到大队的人走远后，就坐在一块抽烟。抽够了烟，就点了一把火，把红缨枪挑了人头，放在火上燎，燎得吱啦啦冒烟才停。还说有好几条狼在火堆的光明外一个劲儿嚎叫。两个民兵中的一个有点害怕，刘书记批判他：怕什么怕？不是有枪吗？

他们没有对着狼开枪。

回忆一下，在赶猪回家的路上我们也许听到过枪响，如果有枪声，也一定是劳改农场里士兵追赶逃犯时放的。

潜伏者说，民兵连长从骆驼背上拿了一条麻袋把人头装了。刘书记骑上骆驼，民兵连长等人尾随着，向村子里走。

传说刘书记把人头埋在一个大花盆里，花盆里栽着一墩菊花，然后浇上三碗清水。刘书记家院子里的确有一盆菊花，这不是传说。第二年秋天刘书记那盆菊花开放了，这也不是传说。

你那时已经是刘书记的骆驼饲养员。你除了精心饲养骆驼外，还必须精心侍弄这盆菊花。你为它浇水，抓虫子，赶苍蝇。传说这盆菊花只开了一朵花，花朵肥大，大如人头，颜色是黑得透红或红得发黑，花朵放出奇香。说归说，我们没看过这盆名菊。

我们亲眼看到那盆菊花是他逃跑后（用失踪更准确些）的那些日子里，那盆菊花在刘书记怀里，刘书记在骆驼的两个驼峰之间。那是个中午太阳很大，街上的尘土都放出光彩。刘书记抱着菊花坐在骆驼上，骆驼闭着眼慢腾腾地走着，那两座驼峰中的一座软瘪瘪地倒了，刘书记和骆驼都像梦境中的东西，惟有菊花夺目，放出黑色的亮光和阳光作对。算一算这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

他在收音机里唱：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少女的头上，开放了黑色的花朵……

也许这不是传说。算了算了，管它是传说还不是传说呢。

七 巨响

至于是否有大蝴蝶般的女人扑进了熊熊燃烧的火堆，也只能当传说听。那晚上我们太累了，太累了就容易产生幻觉，另外火光外站关的人也容易产生幻觉。还有前边所说的好多事儿都可能是幻觉，连传说也有可能是幻觉。幻觉本身更容易成为幻觉。因为把一切都推给幻觉我们感到很轻松，有点像从噩梦中醒来的滋味。他真的把传家的宝贝割下来了？我们是否真的站在他的门外呼唤过他？都不确定。

巨响的幻觉性也很大。那天晚上，火堆里埋了三颗手榴弹，刘书记的意思是要烧得它们爆炸，但火堆快要把最后一点红烬消失掉时它们还不炸。如果不是幻觉，那么，我们就慢慢地围上去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一边小步前进一边准备随时卧倒，其实，它们真想爆炸，我们根本来不及卧倒。

“黄头”很有些军事常识，他说手榴弹放到火里烧都不炸是不正常的，它们迟早会爆炸，我们每前进一步，就离着爆炸近一步。一般地说三颗手榴弹会同时爆炸，同时爆炸就会产生一声巨响。弹片有杀伤力，更大的杀伤力来自爆炸时产生的热气浪。它能隔着肚皮把你的肠子撕成香蕉那样长的一段一段又一段。

八 情深时想起爹娘夜捞羊

我们坚信我们的真诚会使你感动，你会敞开你的门，放我们进去，让我们安慰你，我们决不会主动问你为什么要割掉自己的下体，鸡吃石头子儿自有鸡的道理，你自有你的道理。你必定是感到非割掉它不可了时才把它割掉的，我们打听到一个办法，可以让它再生出

来。也不是我们打听到了什么办法，是失踪的“大金牙”不知从什么地方寄给我们一封信，他说吾惊悉“骡子”自己毁了自己，吾想他一定是一时激动，后悔无穷。吾能制成特效避孕药也一定能制造出再生生殖器药，这太简单了，就像猫儿爬上树也必然能从树上爬下来一样。吾想只要“骡子”肯把他唱歌挣来的五十万块钱借给吾五万块，吾就还他一个男人身子，五万元买个金刚钻儿，不贵吧？说到这里还得补充几句：不是说“大金牙”发出去一批药吗，那批药被京都里一些人吃了，男人女人都吃，吃了后都想自杀，于是一级一级查下来，听说公安局夜里摸进村庄来逮捕“大金牙”，没逮着。他的药太峻烈了。我们真担心“骡子”花了五万元买来一根可怕的。

你皱着眉头对我们说：“滚！全都滚！”

“骡子”，我们好心好意来看你，没有一丁点儿恶意，为什么要我们滚呢？你走红运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找你，你现在正倒霉，倒霉的人需要友谊是不是？

“你们根本理解不了我！”你满面红光地说，“我好得很！”

“就算你好得很，也该把你的烟拿出来，让老同学们过过瘾，那四层眼皮的女记者还把她的美国烟卷扔在炕上，让我们随便抽来着。”

你的脸阴沉起来。好，我们不提那女记者啦，她要是再敢到我们村里来刺探你的情报，我们就劁了她的蛋子儿。她说你跳到护城河里救上了一个小孩真有这事吗？

你摆摆手，把烟撒给我们抽。

这恐怕又是幻觉的继续。

他说：你们不理解我，你们只理解肚子和牙。

他在门里，我们在门外，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如同一条小溪里的流水声：

……市精神病医院你们去过吗？你们去看过“小蟹子”吗？没有，我们没有时间去。她在县百货公司站柜台卖彩色气球时“大金牙”见过她一面，“大金牙”说她胖得很厉害，一张大脸白白的，眼睛比她少年时小了许多，“大金牙”说她可能是浮肿。对对对，她原先是卖过磁带什么的，后来“大金牙”说她又去卖气球了。她一手攥着一把气球的线儿，头上飘着两大簇五颜六色，嘭嘭地响。市精神病

医院门前有一棵大槐树，槐树上有窝老鸹，见人到树下它们就呱呱地叫。你们猜不到我为什么要去看她。医生不让我进去，说她很狂躁，打人咬人什么的。后来我拿出了我的名片给医生，医生说：你就是那个唱歌的呀，你非要见她？那你赶快到街上去买两把气球儿，必须彩色的……

我举着两把气球儿，像举着两把鲜花，走进了她的病房，她坐在椅子上，手捂着脸，正在那儿叽里咕噜的骂人。医生喊了一声，她把手从脸上拿下来，两眼凶光，好像要跟人拼命。但是她的眼立即柔和了，她看见了气球。她喃喃着，像个小孩子一样偎上来。给我……给我吧……我给了她，她举着气球跳起来……

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吧？

滚，都滚，不要惹我发火！

"耗子"神秘地对我们说，那天你们走了以后，我又回去了。我站在他的门外只敲了一下门，他就把门打开了。他一团和气，穿得整整齐齐，先让我喝了盅满口都香的茶，又让我抽美国烟。我仔细（当然是偷偷地）打量了一下他的那地方，鼓鼓膗膗的，并不像少点儿什么，那事儿怕又是造他的谣言。他对我说这次回来是体验生活，搜集民歌民谣，找了我们几次都找不到，他还说你们有意疏远他。他说你回去跟"黄头"他们说："骡子"永远变不成马，唱歌的事儿本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个人就能。他说在外边混饭吃不能太老实，太老实了就要受欺负，他说回乡后可得老老实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骗子就怕老乡亲嘛！他问了好多好多事，他说压根儿就没见过"大金牙"，"大金牙"去京城那些日子，他正在日本国演出呢。他说他很想去看看"小蟹子"，只是不知道精神病医院在什么地方。他还说"鹭鸶"这家伙太过分了，怎么可以打老婆呢？"小蟹子"大概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了，可现在竟被他折腾疯了。

"耗子"说，我还问了他一些早年的事，譬如说摸"小蟹子"的胸脯的事儿，夜里捞羊的事儿。他有些伤感情地说：光阴似箭，转眼就是二十年啦。他说那纯粹是小孩子胡闹，根本算不上恋爱的，"鹭鸶"如果连这都不能原谅，那可实在太糟糕了。我是摸了她一下，她

跑了，我可吓得没了脉，棍子一样戳在河堤上，只想跳河自杀。第二天上学时，我生怕她告诉了“狼”，“狼”要是知道了我敢摸女生的胸脯，非把我打死不可，她没有告诉“狼”，我心里感谢她，感谢极了。从此之后我再也不赶着羊追她了，也没有羊好赶啦，那只母羊掉到河里淹死了，那只公羊累瘫了。说到这里他和我都哈哈大笑起来。

“耗子”还说，他说他摸“蟹子”时肯定被“鹭鸶”看到了，当时他就恍惚看到一个瘦长的影子在高粱地里晃动。他说他呆立在河堤上，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后来听到很远的地方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听出了那是侈娘的声音。爹娘的声音伴随着一盏红灯愈来愈近，一直逼到他的眼前。他不动，准备豁出皮肉挨揍了，奇怪的是那晚上爹和娘都变成了菩萨心肠，不打他也不骂他，只是轻轻地问他那只母羊哪里去了。他说母羊滚到河里去了。于是，爹和娘便脱掉外边的长衣服下河去捞羊，爹高举着红灯笼，生怕被水浸湿了，河里哗啦哗啦响着，爹和娘的身体被灯笼火照得朦朦胧胧，显得很大很大。突然听到娘说：摸到了摸到了！爹举着灯笼凑上去。突然又听到爹和娘的怪叫声一拖很长，灯笼掉在河里，随水漂去，爹和娘挣命般扑腾着爬着岸上来，浑身滚着水。黑暗中看不到他们的眼睛，但能感觉到他们在颤抖。爹扛起瘫在地上的公羊，娘拖着我，飞快地往回跑，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直跑得爹与羊一样摔倒在地，才停止喘息。娘说：我的亲娘，吓煞我啦！我还以为是咱们的羊呢？谁知道竟是——爹低声说：“少说话，‘路边说话，草窠里有人’！”娘不敢吱声啦。

“耗子”说得满嘴白沫，我们也听累了。你别说了，既然他不嫌弃我们庄户人，咱们明儿个一块去看他吧。好！明儿去看他。

九　汽车尾灯的光芒

“骡子”，“骡子”，开门吧，我们拍打着你的门板，我们呼唤着你的名字，你不开门也不回答，昨天“耗子”不是骗我们就是他产生了幻觉。我们很失望地往回走，太阳高升，空气清新，你应该出来走一走，现在田里的活儿不忙，我们愿意与你一起散步，看看我们的墨水

河，看看我们的劳改农场新建成的飞碟式大楼。一群剃着光头、穿着蓝帆布工作服的囚犯们在大豆地里喷洒农药，风里有不难闻的马拉硫磷味道。劳改犯里藏龙卧虎，你还记得我们村那栋红色大粮仓吗？那是一个六十年代的老囚犯设计的。那时候我们经常跑到劳改农场的大片土地里去割牛草，一边割草一边看那些老老小小的犯人。警卫战士抱着马步枪骑在膘肥体壮的战马上，沿着田间小径来回巡逻。马上的战士很悠闲，马儿也很悠闲。战士噘着嘴唇吹着响亮的口哨，马儿伸出嘴巴去啃小径上的草梢。我们最喜欢看女犯人。她们也都穿着一色的劳动布工作服，或锄地或割草或摘花。有一个女犯人特别好看，嗓子也好听。她们摘棉花时总要唱歌儿。碧蓝的天上游走着大团的白云，好多鸟儿尖声啼叫。也有战士骑着马在小径上巡逻，但他不吹口哨，他的马步枪大背着，他手里握着一根树条儿，无聊地抽打着棉花的被霜打红了的叶子，犯人们很欢乐，一边摘棉花一边唱歌。她们的歌声至今还在我们耳边上嗡嗡着，你在收音机里唱过她们唱过的歌。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你请出来，让你跟我们一起去看犯人干活去，犯人们在劳动时都高唱着你的歌曲。

从前有一个姑娘
在墨水河边徜徉
骑红马的战士爱上她
从脖子上摘下了马步枪

失踪好久的“大金马”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粉坊里。电灯的光芒把粉坊变得比汽灯时代更白亮。在电灯的光辉下，我们才明白那个四层眼皮记者所说的“汽灯比电灯还要亮”的话是骗我们玩的。“大金牙”好像从来就没逃跑过，他穿得更阔了，京腔理浓了，脚上的塑料雨靴换成了高腰牛皮靴。一进粉坊他就说：

“伙计们，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然后他分给我们每人一张名片，每人一支香烟。他再也不脱鞋搓脚丫子泥了，他连坐都不坐，嫌脏啊，小子。他说：真正的好汉是打不倒的，打倒了他也要爬起来。谁是真正的好汉呢，“骡子”算一条！

吾算一条！

他说他筹到一笔巨款，准备兴建一个比上次那个大十倍的工厂。这家新工厂除了继续生产特效避孕药之外，还要生产一种强种强国的新药。这种药要使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除了生产这种药之外，还要生产一种更加宝贵的药品，这种药虽说不能使人万寿无疆，但起码可使人活到三百五十岁左右。

当我们询问他是否见到“骡子”时，他说：见过，太见过了，在京城我们俩经常去酒馆喝酒。

我们一齐摇头。“大金牙”你过分啦，“骡子”回家乡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已经好久啦，你不是还写过一封信向他借钱吗？

“大金牙”脸上的惊愕无法伪装出来，他瞪着眼说：“你们说什么胡话？发烧烧出幻觉了吧？”

他逐个地摸着我们的额头，更加惊讶地说：“脑门儿凉森森的，你们谁也没有发烧呀！”

“老婆”说：“你摸摸自己发没发烧！”

“大金牙”说：“让我发烧比登天还难！”

该介绍一下“老婆”的由来了。“老婆”本名张可碧，现年三十八岁，男性，十五年前娶一女人为妻，生了一男一女，为计划生育，其妻于一九八四年去镇医院切除了子宫和卵巢。本来女性绝育手术只须结扎输卵管，但“老婆”的老婆的子宫和卵巢都生了瘤子，只得全部切除。为什么我们要把“老婆”这外号送给张可碧呢？只因张可碧父母生了六个女儿后才得到这个宝贝儿子，为了好养，所以可碧从小就穿花衣服，抹胭脂。父母不把他当男孩，他就跟着姐姐们学女孩的说话腔调，学女孩的表情、动作。等他长到和我们同学时，他的父母不准他穿花衣服了，但他的那套女人腔、女人步、女人屁股扭却无法改变了，所以我们就叫他“老婆”。

他的老婆切除了子宫卵巢后，嘴上长出了一些不黄不黑的胡子，嗓子变得不粗不细，走路大踏步，干活一溜风，三分像女七分像男。在这样的女人面前，“老婆”真成了他老婆的“老婆”了。

“大金牙”说：“骡子”富贵不忘乡亲，是个好样的，当然吾也不

是一般人物，吾名气没他大，但脑袋里的化学知识比他多。我们被他给打懵了，听着他胡说，想着我们是不是真的去敲过“骡子”的门？“骡子”是不是真的回到家乡？

“大金牙”说：京城里有一家全世界最高级的红星大饭店，吾和“骡子”在那里边住了三个月。一天多少房钱？不说也罢，说出来吓你们一跳两跳连三跳。“骡子”活得比我们要艰难得多！是啊，像他这样的人怎么会艰难呢？又有名，又有利，吃香的喝辣的，漂亮女人三五成群地跟着。吾原先也这么说。可是“骡子”说：“大金牙”老哥，你光看到狼吃肉没看狼受罪！名啊名，利啊利，女人啊女人！都是好东西也都是坏东西。就说名吧，成了名，名就压你，追你，听众就要求你一天唱一支新歌，不但要新而且要好。不新不好他们就哄你、骂你，对着你吹口哨，往你脸上扔臭袜子。还有那些同行们，他们恨不得你出门就被车撞死。还有那些音乐评论家们，他们要说你好能把你说得一身都是花，他们要说你坏能把你糊得全身都是屎……他说：我真想回家跟你们一起做粉条儿……

他真能回来吗？我们用眼睛问“大金牙”。

“大金牙”说：吾劝他千万别回来，宁在天子脚下吃谷糠，也不到荒村僻乡守米仓。他咕咚灌下去一盅酒，眼圈子通红，咬牙切齿地说：我不会回去的！我当年就是为了争口气才来这儿的。如果不成功，回去也无用。吾对他说：“‘骡子’，你已经够份了，何必那么好胜，能唱就唱，不能唱就干别的。”他又喝了一杯酒，狠狠地说：不！那天晚上他喝醉了，吐了我一身，你们看我这套纯羊毛西服上的污迹就是他吐的。我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进房间，他躺在地板上打滚，一边打滚一边唱歌，那歌儿不好听，像驴叫一样。后来总算把他抚弄睡了，他在梦里还叨咕：金牙大哥……我还有一个绝招……等我……让那些狗杂种瞧瞧……

他要干什么？我们用眼睛问“大金牙”。

“大金牙”说：他千不该万不该得罪那个女记者。

女记者怎么啦？

“大金牙”说：他的票卖不出去了。他的磁带也卖不出去啦。现在走红的是一些比他古怪的人，嗓子越哑、越破越走红……

这些都与我们没关系，我们只是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割掉？我们用眼睛问“大金牙”。

“大金牙”说：你们别幻觉啦。

“老婆”说：俺是听俺老婆说他回来了。他那旧房子不是早由村里给他翻修好了吗？俺老婆说那天黑夜里起码有一个排的人往他家搬东西，一箱箱的肉，一坛坛的酒，一袋袋的面，好像他要在里边住一辈子似的。过了几天，俺老婆说：你那个同学把那玩意儿自己割掉了。俺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她说是听街上人说的。你们说这事可能是真的吗？

“大金牙”又跑到粉坊里来了。他说吾刚从“骡子”那里回来。“骡子”拿出最好的酒让吾喝，他说他这次回来之所以不见人，是为了锻炼一种新的发声方法。一旦这种发声方法成功了，中国的音乐就会翻开新的一页。他充满了信心。他还说呆些日子要亲自来粉坊看望大家。

他还对你说了些什么？我们用眼睛问“大金牙”。

“大金牙”说：他还对吾说了汽车尾灯光芒的事。他说有一天夜晚，他独自在马路上徘徊，大雨哗啦啦，像天河漏了底儿。街上的水有膝盖那么深。所有的路灯都变成了黄黄的一点，公共汽车全停了，等车的人缩在车站的遮阳棚下颤抖。起初还有几个人撑着伞在雨中疾跑，后来连撑伞的人也没有了。他说他半闭着眼，漫无目的地在宽阔的马路中央走着，忽而左倾忽而右倾的雨的鞭子猛烈地抽打着他的身体，他说我的心脏在全身仅存的那拳头大小的温暖区域里疲乏地跳动，除此之外都凉透了，我亲切地感觉到眼球的冰凉，一点冷的感觉也没有，本来应该是震耳欲聋的雨打地上万物的轰鸣，变得又轻柔又遥远，像抚摸灵魂的音乐——什么叫“抚摸灵魂的音乐”呢？你这家伙——吾怎么能知道什么叫“抚摸灵魂的音乐”呢！吾要是知道了什么叫“抚摸灵魂的音乐”吾不也成了音乐家了吗！“大金牙”的叙述被我们打断，他显得有些心烦意乱。你们都是俗人，怎么能理解得了他的感情！吾只能理解他的感情的一半。他说他在雨中就那样走啊走

啊，不知走了几个小时，突然，一辆乌黑的小轿车鬼鬼祟祟地迎面而来，它时走时停，像在收获后的红薯地里寻找食物的猪。它的鼻子伸得很长很长，嗅着大雨中的味道。他说他有点胆怯，便站在一棵粗大的梧桐树边不动。它身上迸溅着四散的水花，从他的面前驰过去，就是这时候，他看到汽车尾灯的光芒，它像一条红绸飘带在雨中飘啊飘啊，一直飘到他脸上。后来，他恍恍惚惚地感觉到那辆狡猾动物般的小轿车又驰了回来，在瓢泼大雨中它要寻找什么呢？雨中飞舞着红绸般的汽车尾灯的光芒，他说他如醉如痴。汽车在行进过程中，车门突然打开了，有一个通红的大影子在雨中一闪。汽车飞快地跑走了。他看到雨中卧着一个人。他犹豫了一阵，走上前弯腰察看，原来是长发凌乱的女人。他问她：你怎么了？她不回答。他再问：你病了吗？她不回答。他伸手去拉她时，她却突然跃起来，用十个尖利的指爪，把他裤裆里那个“把柄”紧紧地抓住了。你们知道不知道被抓住了“把柄”的滋味？那可是难忍难熬。他说他昏过去了。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被人剥得赤身裸体。如红绸飘带般的汽车尾灯的光芒在雨中继续飘动。只有雨，街上一个活物也没有，他说他光着屁股跑回家。站在门口他哆嗦着，衣服已被剥光，钥匙自然丢了，没等他想更多，眼前的门轻轻地开了，开门的人竟有点像那个在雨中梦一般出现又梦一般消失的女人。

十　抚摸灵魂的音乐

把六个淀粉团子做完后，夜已经很深了。作坊里的所有支架上都晾上了在电灯下呈现蛋青色的粉丝。我们感到非常累。“耗子”心情很好，从炕头柜里摸出了一包好茶叶，用暖壶里的水泡了，倒到两只大碗里大家轮流喝。村子里时有狗叫，声音粘粘糊糊的，催人犯困。“耗子”拨弄着他那个破收音机，收音机里沙沙响。“老婆”说：别拨弄了，城里人早就睡了。“耗子”说：你简直是个呆瓜，城里人睡得晚，果然收音机里有一阵阵的掌声和嗷嗷的喊叫声。有一个女人在收音机里说：亲爱的听众们，在今天的晚间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放著

名现代流行歌曲演唱家吕乐之音乐晚会的实况录音片断……

我们高高地竖起了我们的耳朵，听那女人说：吕乐之早在数年前就以他那充满乡土气息的民歌博得了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近年来，他发愤努力，艰苦训练，成功地将民歌演唱法和西洋花腔女高音唱法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世界上从来没出现过的新唱法……他的演唱使近年来走红的流行歌手们相形见绌，他用自己的艰苦劳动和得天独厚的喉咙重新赢得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爱戴。世界著名的声乐大师帕瓦罗蒂听了吕乐之的演唱后，眼含着热泪对记者们说：这是人类世界里从没出现过的声音，这是抚摸灵魂的音乐……

在一阵阵的疯狂叫嚣中，他唱了起来。他的声音让我们头皮阵阵发麻，眼前出现幻影。他的声音不男不女，不阴不阳，跟“老婆”的切除了子宫和卵巢的老婆骂“老婆”的声音一模一样。

劳改农场那边又响起了也许是枪毙罪犯的枪声。我们是不是站在你家门前敲过门板呢？也许真是幻觉，即便在真幻觉里，我们也感到恐惧。

球状闪电

一

天山畜牧机械制造厂——欻拉拉——ATF型饲料粉碎机——欻拉拉——小巧灵便，耗能小效率高，适用于小型养殖场，本厂地址在——欻拉拉拉欻拉拉……。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着的商品信息不断被雷电干扰打断。他烦恼地摇摇头，把袖珍记事簿装进口袋，关掉疯狂的收音机，身体调整了一下，更舒适地仰在尼龙布睡椅上。他坐在一所平顶建筑宽敞的前廊里，面前对着深绿色模压塑料瓦檐下飞泻而下的雨水。头顶上的瓦片被急雨抽打得一片欢腾，齐声噪叫。他的视线从檐水的缝隙里懒洋洋地射出去，急雨在天地间编织着一张银灰色的巨网，风吹雨丝，如同网在水上漂。从风雨的网中，滑过来一个似人非人似鸟非鸟的怪物。他抻着褐色的细长脖颈，凸着滚珠般的喉结，一层水珠立在脸上，像凝结了的胶水。他的脚搅着葱茏的绿草地，碰落草上的水珠，留下深刻的痕迹。——老东西，你还没死？他骂了一声。大雨天你也不安生。告诉你，蜕下你那些乱毛吧，想上天？好好生产多赚钱去坐飞机么！——他无聊地跟老东西说着话，老东西管自蹒跚着，连眼珠都不倾斜过来。雨变得时疏时密，地上升腾起雾气，雨丝射进浓雾，便消逝得无影无踪。老东西一边走一边像落汤鸡一样抖搂羽毛，把水珠甩得四处飞迸。正南方不时有血红色的闪电撕开铅灰色的云层，闪电像一棵棵落尽叶子的树，有时也像吐着信子乱窜的蛇，有时还像一串串珍珠项链。闪电过，他看到老东西走到白杨树

下，索索抖着，仰起脸来往树冠上望，看样子似乎要爬树，双腿之间，却哗哗地喷出尿来。他厌恶地转移视线，满眼里充斥进颤抖的闪电。闪电距离不等，他倾听着空气急剧膨胀的声音，计算着闪电的远近，消磨着寂寞的时辰。他的目光一直在瞭望着那条从草甸子里爬出来的小路。现在小路是褐色的，他只能看到短短的一截，路的其他部分隐没在迷蒙的雾气里。如果她现在回来，她头上的火光一定会驱开路上的迷雾，他暗暗地想着她。闪电继续撕扯着云片，冲击着空气，制造着壮美的景色。辽阔的草甸子像一幅巨大的水墨画，绿色的草皮在闪电下急剧地变幻色调。有时，悬在低空的雾气被风吹出洞罅，如同嶙峋的怪石。从雾的眼里，他看到了草甸子中央那个夸张的池塘——精巧的湖泊——其实这是一块洼地，长年积水，鱼虾颇多，还有螃蟹青蛙癞蛤蟆，蜻蜓幼虫青草蛇。芦苇、蒲草从四面八方把洼地围起来。测绘大队的绘图员坐在直升飞机上看着这块洼地，说它像草甸子的一只眼睛，眼睛周围生满了绿色的睫毛。当地人把这块洼地叫“洼子”。他的爹曾经对他说过：蝈蝈，到洼子里割芦苇去吧，卖点钱，你自己手里也活泛点儿。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讨厌别人称呼自己的乳名“蝈蝈”，连爹娘也不例外。他也讨厌这块积水的洼地。这都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他跟现在不一样。他的目光亲切地抚摸着忽隐忽现的草地，芦苇圈成的高墙挡住了他的视线，使他无法看到洼子里晶亮的水。她说：这是一个很美的小湖泊，简直像一个梦！我们就叫它梦湖吧。她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尽管他熟知这句名言，但从她嘴里听到这句话，还是如闻天籁，如悟禅机，如醍醐灌顶。笼罩草地的雾动荡游移，颜色如同澳大利亚奶牛吃了中国饲料后分泌出的奶水，白中透着浅蓝。杂花盛开的草地和亭亭如竹的芦苇在雾中忽隐忽现。很遗憾，看不到梦湖里的水和水上的白莲花，他想。但思想是自由的，它生着无法折断的翅膀。于是他扇动翅膀飞到雨云中，强有力的空气涡流上下颠簸着他，冰冷的雨丝和黄豆大小的冰雹抽打着他的翅膀。雨水落在他翠绿色的羽毛上，如同落在濡不湿的荷叶上。他鸟瞰着梦湖，湖上开放着花朵般的白雾。他逐渐降低高度，感到雾气像水一样托住了他。他耳边清晰地传来雨点敲破湖面的声音、雨点撩逗芦苇的声音和鱼儿跃出水面的声音，嗅到了湖水的微

腥和植物的清新气息……

爸爸！一个五岁的女孩手持一支玩具冲锋枪从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里跑出来，乳白色的房门在女孩身后自动合起来。在这一瞬间，走廊里就溢满了卧房的温馨气息。爸爸！女孩把冲锋枪抵到他的腰间，高声喊着。他闭着眼睛，鼻子里发出轻微的鼾声。蝈蝈！女孩把冲锋枪移到他的肚子上，用力戳了一下。蝈蝈！爸爸！女孩嘶着嗓子叫。他猛然惊醒，唇边似乎还留着芦苇的清香。你这个小蛐蛐！他弯腰把女孩抱起来，女孩骑在他的腿上。捣什么乱？爸爸好不容易才睡着。你的铁臂阿童木看完了吗？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呢？木偶匹诺曹？孙猴子猪八戒？都看完了？那就等着吧，等猫眼阿姨从县里回来。她不是说好了要给你买连环画吗？别胡搅了，爸爸肚子里的故事早被你掏光了。爸爸坐在这儿看雨呢。是的是的，她今天一定回来。爸爸比你还着急。对，爸爸下星期去农科院找张爷爷。你跟着猫眼阿姨去睡。想找你妈妈吗？好好好，别哭，不去，我们不去……

爸爸，你给我学蝈蝈叫。女孩命令道。那你要先学蛐蛐叫。他讨价还价地说。你先叫。你先叫。咱俩一起叫。好，一起叫。他撅起嘴，女孩绷紧唇，走廊里响起“吱吱吱嚯嚯嚯”的响声。走廊外边有十几株茁壮的向日葵，向日葵肥硕的叶子背面，有一只翠绿的昆虫，抖动着触须，谛听着走廊里的叫声。廊檐的滴水越来越细小，瓦上的雨声也越来越单薄。草甸子里响起一阵阵青草拔节的声音。急雨的间隙里，天色愈加晦暗，灰白色的云团从南边缓慢地涌过来，青草尖儿，树叶片儿，仿佛预感到灾难，战战栗栗地抖着，也许它们没有抖，而是人的感觉在抖。“喀喇喇”——忽然在头顶上亮了灼目的闪电响了短促的雷声。爸爸！女孩惊叫一声扎到了他的怀里。蛐蛐，别怕。快抬起头来看，看那球状闪电。他的话音未落，又一个焦雷炸响了。女孩把脑袋埋在他的胳肢窝里，不敢抬起来。胆小鬼！你还想当政治家、铁女人，被小小雷电吓成这样。他捏着女孩的鼻子，硬把她的脸转到外边，让她看着一个连一个的闪电。女孩的耳朵里嗡嗡响，爸爸的话她一句也听不见。她睁大眼睛，望着廊外那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奶奶说过，这棵白杨树和爸爸同岁，可是它比爸爸高多了。树上有三个喜鹊窝，喜鹊妈妈正在喂养小喜鹊。她曾经苦苦哀求爸爸，

让他上树掏一只小喜鹊，可爸爸总是不答应。后来，猫眼阿姨给她买了一只铁皮花喜鹊，上足了发条能像青蛙一样乱蹦跶。闪电越来越密集。女孩看到眼前火光闪闪，一条条贼亮的火绳子在白杨树上穿来穿去，喜鹊巢里着了火，几只小喜鹊像落叶一样飘下来。女孩叫了一声。火光火绳忽然消逝了。白杨树枝叶间乱蓬蓬地飞着喜鹊。爸爸！女孩叫。小喜鹊！几只小喜鹊在树下扑楞着，雨水很快就打湿了它们未长全的羽毛，它们全身滚满了泥巴。女孩使劲挣扎着，想挣脱爸爸的手，但爸爸把她搂得很紧。这时，又一团火光把黑色的白杨树照亮，油亮的白杨树叶像枫叶一样鲜红，火光陡然拉成一条垂直的金线，从树梢贴着树干一直到地，五个乒乓球大小的黄色火球沿着金线上下飞动，犹如五个互相追逐着的小动物。几秒钟后，小火球猛然聚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黄中透着绿的大火球，从树上滚下来。火球约有儿童足球那么大，非常轻巧灵活，像实心的又像空心的，一边滚动，一边还发出劈劈啪啪的爆裂声。他听到身后牛棚里的奶牛沉闷地叫了一声，蓦然一惊，脱口喊出：球状闪电！他的双手下意识地松开了，女孩一滚到地，爬起来去追赶那个在走廊前滚来滚去的火球。火球作着复杂的运动，逗得女孩也作出各种复杂的动作。他双眼直直地看着火球和女儿，像看着两个小精灵在跳舞。就这样持续了大约有二十秒钟，火球稳稳地落在地上。女孩跑上去，飞踢一脚。射门！她喊。火球应声而起，擦着他的耳边飞过去，穿过墙壁进入牛棚。没等他站起来，就听到脑后一声巨响。他似乎听到了奶牛们像墙壁一样倒下去，鼻子里嗅到一股浓烈的火药味，身体轻飘飘地离开了地面……

二

他感到自己像一片羽毛一样飘起来，四肢拨弄空气，好似在湖水中仰泳。周身血脉舒畅，心脏平稳跳动，思绪如梦非梦。他面朝着天，头顶上的头发像马鬃一样低垂下去，明净平滑的额头上落上不少雨珠，又顺着两侧太阳穴嘟噜噜地滚下去。头发上油光闪闪，同样沾不住水球。含水很多的灰雨云从他的面孔上飞快地向北运动着，雨水

把云坠得像只“囊里郎当”的大口袋，憋不住的水流淅淅沥沥地流下来。他恍然想出了一个妥帖的比喻来形容这雨云：它就像一个憋了一膀胱尿的男孩子，在匆匆忙忙地向厕所跑，那种沉重感，那种慌乱感，都是绝对的准确和相似。他可是知道这种滋味的难熬。脑子里负责言语的枢纽指令发声器官喊话，发声器官不听指挥，这个信号只好无可奈何地反馈回去，像一股逆流冲击着平静的溪水，于是，逝去的往事一一在脑海里闪现出来……

蝈蝈，蝈蝈！他听到娘在叫着自己，猛然惊醒，立即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娘在昏黄的油灯下给他缝棉袄，爹坐在条凳上扒麻，针线穿过棉布的嗤嗤声。折断麻秆的劈啪声，细微而清晰。蝈蝈，起来尿尿。娘说。可是，他已经把尿全尿在白天刚晒干的褥子上了。

白天，娘把褥子搭在土墙上晾晒，村里一个年轻媳妇从这儿路过，捂着嘴笑个不停。蝈蝈，画得一手好地图。那个媳妇是初中生，一口牙齿用毛刷子刷得雪白，头发上别着一个蝴蝶形的塑料发卡。他的脸臊得通红。娘却追着那年轻媳妇问：宝河屋里的，你识文解字，有没有什么偏方，帮俺蝈蝈治治尿炕的毛病。那个媳妇咬着嘴唇，狡黠地笑着。有啊，她说，大婶子，您老晚上睡觉前，找根麻绳把他的鸡头扎起来。那可不行，娘说，扎坏了怎么办？那媳妇大笑着跑了。他看了一下土墙上的褥子，果然是大圈套着小圈，像地理图也像云朵。

他躺在被窝子里抽抽搭搭哭起来。又尿下啦？娘说，他爹，得想个法子给他治治，他十四岁了，转眼就该娶媳妇啦，娶了媳妇还尿炕，让人家瞧不起。爹说：等到逢集日，我带他去找找关先生，让他给抓两帖中药吃。十个男孩有八个尿炕，不是什么大毛病。

他没有想什么娶媳妇不娶媳妇的事。他想：明年就该上中学了，学校离家二十里，要住校，尿了床可就丢死人啦。他爬起来，大声说：爹，娘，快给我把病治好吧，我长大了一定孝顺你们。娘让他站在炕边上，把褥子调了一个头，让他在干褥子上重新睡下。娘给他掖好被子，安慰他说：蝈蝈，睡吧。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知道，自己尿湿的那块褥子要靠爹和娘的体温来烘干了。这一夜，他很长时间没有睡着，脑子里想象着长大后孝顺爹娘的情景。他听到爹和娘在说着

闲话。娘说：蝈蝈会是个孝顺孩子的。爹说：咱就这么一个独根子，他要不孝顺，咱还指靠谁？

……他朦朦胧胧地回忆着凄苦的少年时代，身体缓缓坠落在牛棚前的草地上，脑后的青草向四下里分开，青草茎叶上的银色的水珠儿纷纷落地。草地松软潮湿，散发着醋浆草的气息。他除了感到脑袋有点发晕，眼睛有点发花，别的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他想爬起来，草地吸住他不松开，他只好躺着，一闭眼，竟看到无数道金色的光线笼罩全身……

他已经躺在秋天的芦苇荡里了。正午的太阳穿过苍黄的芦苇，把一道道柔和的光线射到他的脸上、身上。空气仿佛凝固了，苇田里毳毛不动，安静犹如月球。一簇簇枯黄中透出凄惨的嫩绿的苇叶遮住部分阳光，使他能够睁大眼睛往上望。苇叶像枪刀剑戟般交叉在一起，宝蓝色的天空被它们分割成碎片。已经连续几个月不下雨，苇田里很干燥。他的身下是裂开缝隙的黑色泥土，还有半干的野草，去年的苇茬子烂成的碎片，柔软的芦花。他头枕着十指交叉的双手，眼睛里流出两滴透明的泪珠。现在，地球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在这片密匝匝的成熟的芦苇里，躺着一个不走运的失败者。他想，完了，考不进大学，一切希望都落了空……

父亲带着我去找关先生看病。关先生家三间茅屋，几架篱笆，仿佛世外桃源。我扯着父亲的衣角，惶恐。关先生是个略微有点佝偻的老头子，脑袋亮堂堂的，双眼一只大一只小，腮上还有一个枪疤，下巴上是一部神仙一样的白胡子。他慢条斯理地为我诊脉，说病，处方。他握着一杆很大的毛笔，用着一个很大的铜墨盒，他蘸一下墨，看我一眼，写几个字。又蘸一下墨，又看我一眼，又写几个字。从他眼里射出来的光如同 X 光一样透彻，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全被老人看透了。我肚脐眼下有块痣。我说。老人笑了笑，说：到院里篱笆上摘根扁豆给我喂喂蝈蝈。老人的头上方挂着一个用苇篾子精心编织成的金黄色的蝈蝈笼子，里边养着一只翠绿色的蝈蝈。我如获特赦般地逃出了先生的“X 光机”。院子里有一棵枝叶婆娑的老梧桐树，树下坐着一个银发老太太，老太太面前放着一个药碾子，药碾子像一艘铁壳船，船舱里是一堆黑色的糊状物。老太太用枯枝般的手把那些糊

状物搓成一个个梧桐子大的丸子，均匀地摆在一块光滑的木板上。我感到浑身沾染了仙气，一股温热的气体从肚脐下一直上升到双肩，又沿着双肩散射到十指。老太太像架机器人一样工作着，我站在她面前足有十分钟，她的眼珠连瞥我一下都没有。我半蹲下身，说：老奶奶，扁豆，她把头慢慢地抬起来，脸上浮起一个慈祥极了的笑容，这笑容像热熨斗一样把我心里的皱纹全熨平了。扁豆。喂蝈蝈。我又说。她举起那只沾满了药泥的手，指了指西篱下。我立即奔了过去，站在一架扁豆前，鼻子里嗅着淡淡的花香，眼睛看着一穗穗紫色白色蓝色扁豆花。翻开叶子，我摘了一根遍是茸毛的嫩扁豆。坐在蒲团上的老太太又对着我慈祥极了地笑。

蝈蝈笼子已经摘下来放在桌子上。透过笼子的洞眼，我看到了这个和我同名的小昆虫。它像一块绿玉，两只咖啡色的复眼如同女人的奶头；两层翅膀，外边一层是墨绿色，里边一层是淡黄色。它还拖着一个沉重的大肚子。这是一只草蝈蝈。这种蝈蝈叫起来没有节奏，吱吱吱一声到底，好像一只知了。我认识三种蝈蝈：草蝈蝈、玉蝈蝈（身体小巧玲珑，叫声高低起伏，触须细长）、“刮头篦子”（身体比草蝈蝈小比玉蝈蝈大，浅绿色，叫声如同用指甲刮蓖子）。我算得上蝈蝈专家。老先生竟然养了这样一只蠢笨家伙。我鄙夷地盯着它，它也用那两只女人奶头一样的复眼木然地盯着我。它用两瓣黑色的大牙啃着坚硬的苇篾子，嘴里吐着绿色的唾液。我用扁豆戳着它方方正正的头。关先生用粗大的毛笔杆子敲着我圆圆的脑壳，说：崽子，把它提走吧。这几天它没命地叫，把我的耳朵都吵聋啦。我心里想，这样的破东西送给我，我一出门就给你撕掉它的腿。

我吃了关先生三帖药，药汁黑得像墨水，味道又甜又涩。每天晚上入睡前，我就想起先生腮上那个枪疤，想起银发老太太脸上那慈祥极了的笑容，这笑容像熨斗一样把我心里的皱纹熨得平平整整。同时我的耳朵里还响着那只草蝈蝈的叫声——本来我是想把蝈蝈撕碎的，爹不让，爹要我爱惜生灵积阴功。我把那只蝈蝈提到草甸子里放了。就是这样，我的下水道上好像装上了阀门，每天夜里都拧得紧紧的，滴水也不漏。我心里坦然毫不自卑地进了中学。在中学里鬼混到一九七七年，突然发生了大变化，不论是官宦子弟还是平民子孙只要考得

高分一律可以上大学。于是，同学们和老师们一起发了疯。爹和娘也知道了这变化，天天给我烧香祝祷。娘养了十几只母鸡，母鸡拼命下蛋，我拼命吃蛋黄，因为报纸上说蛋黄里含有补脑物质，吃得越多越聪明。我的脑袋又大又圆，再加上吃了大量的蛋黄，很快就把荒废掉的学业补上了。进入应届毕业班时，我已经成了尖子中的尖子。我们的毛校长经常用岳父般的目光注视着我。他的女儿毛艳跟我是一个班级。毛艳长得结实极了。夏天她总是穿着一条男式短裤头，剃一个短短的小分头，胳膊和腿像洼子里的乌鱼一样又黑又亮。她的眼睛像两个五分硬币，同样大同样圆，眼睛周围是一圈尖儿往外翻的睫毛。

毛艳想考体育学院，毛校长坚决不同意。她找到我，叫着我的乳名：蝈蝈，爸爸不同意我报考体育学院，你说怎么办？我说：运动员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一过三十岁就完蛋。她说：你说的跟我爸爸说的一样。那我考什么呢？我说：你报考省农学院，他们年年招不足生。她说：学农要下地。我说：农科院的研究员下地吗？农学院的教授下地吗？中国农业落后，农业科学空白很多。杨锡三老师说，一门科学越是处于草创时期，越容易出成果。你现在去研究高能物理吧，去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吧，没有大天才是不行的。（你这样的也只配进农学院，最后让你进畜牧系，毕业后把你分配到良种站给马配种。）你准备报考什么学校？她问我。我说：再说吧！（本人是要进北大中文系的，哲学系也可以，虽然我对物理感兴趣，但我觉得学文会更有出息。）我抱着膀子离开了她。她在我后边说：蝈蝈，帮我复习复习数学吧。她跑到我面前，伸展开黑又亮的四肢，拦住我的去路。对不起，我要去钓鱼。我说。蝈蝈，你别烧包！今年出的全是偏题怪题，是美国宇航员从太空人那儿弄来的考题。她恨恨地说。太空人什么样？见过吗？我傲慢地嘲弄她。她愣了一会儿，突然大声说：当然见过！太空人头上插着无线电，怀里揣着方便面。得了吧，我说，你别给我瞎扯了。蝈蝈，帮我复习复习嘛！她把腰拧得弯弯曲曲的对我说。对不起，没空。我学着蝈蝈叫，跑到厕所旁边的葵花地里去撒尿。一个大土坷垃打在我的脖子上，碎土落了我一裤裆。我听到毛艳在远处格格地笑，笑了几声，又呜呜地哭起来。

可能是被毛艳这一坷垃把我体内的调节开关给震坏了。高考轰轰

烈烈地开始了。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一进入考场，我就感到小腹下坠、尿脬里的水滴滴答答往下渗，我感到马上就要尿到裤子里了，不得不举起了一只颤抖的手。监场老师怀疑地打量着我，走过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要小便。老师说刚进场就小便不行。我说马上就要尿到裤子里啦，我脸上布满汗珠，话音里带着哭腔。老师像押解犯人一样把我押解到厕所里，双眼死死盯着我，生怕我掏出什么纸条啦，书本啦。我转过身使劲儿撒尿。蝈蝈，你一滴尿也撒不出来，尽管你的膀胱胀得发痛。监场老师在我颈上砍了一掌，说：走吧，未来的大学生！别装神弄鬼啦。你要是再敢捣乱，我就把你叉出考场。

我有口难辩，有苦难言。挪回到座位上，忍着强烈的尿迫感答卷。卷面上的黑字像一队队蚂蚁在爬动。我用眼睛捕捉着它们，可它们爬得飞快，而且乱爬一气。完了。我一只手攥着一支钢笔，两只钢笔里都灌满了天鹅牌高级蓝墨水。一直到终场铃响，我也没在卷面上写下一个字。监场老师把我的卷子欻地抢走了。我听到他说：又是一个白卷先生！

下午数学，第二天语文、史地，我几乎是在重复这一套把戏——稍微好一点，我总算在试卷上胡乱写上了一点东西。

我是哭着离开学校的。我感到非常冤枉。老师和同学都为我惋惜。后来，我听说发榜了。我总共考了五十九分。的确是奇耻大辱。毛艳以总分二百八十六的成绩被省农学院录取了。她临走前，骑着自行车窜到我家对我说：爸爸让你回校去“回炉”。其实，只要你克服了心理障碍，全国的大学你可以挑拣着上。我说：是的，这些我知道。没法子，这是命。她说：狗屁命。爸爸前些天给舅舅写过一封信，介绍了你的情况——舅舅是精神病医院的高级大夫，他来信说，你可能患了高考综合症。治疗方法是每天慢跑三公里，深呼吸二百次，俯卧撑三百个，进考场前喝一大碗凉水。我说，好吧，我试试看。

毛艳果真进了畜牧系，学了一肚子马牛羊，青草碱草酥油草。我回了一年炉，难题解了上千道，脚底磨出老茧子，可是一进考场，我的感觉跟去年一样，强烈的尿迫感伴随着我考试。我又一次名落孙山。毛校长恨不得揍我。我说：校长，这能怨我吗？我难道不愿意考

进名牌大学为您争光为学校争光也为我爹娘和我自己争光吗？校长说：事不过三，你再回一年炉吧，行就行，不行只好拉倒了。我说：校长，明年我一定好好考。电灯泡捣蒜，孬好是一锤子买卖啦。

我又回了一年炉。考试前夕，校长让我回家看看绿色的草甸子，呼吸点新鲜空气，聆听一下鸟儿的歌唱，松弛一下神经，准备战斗。我回了家，爹娘又高兴又惊慌。娘把积攒下的鸡蛋成堆煮给我吃，一直吃得我满嘴鸡屎味。爹神秘地对我说：蝈蝈，你今年保险能考中。你还记得前几年我领你去关先生家看病不？你到院子里去摘扁豆时，关先生对我说，天地间万物都是有灵气的。他说，清朝有个举人进京会试，过河时见到水上漂着一个蚂蚁，举人顺手把蚂蚁捞起来。后来，主考官判卷时，发现他的卷上伏着一只蚂蚁。举人把一个字写少了一个点，蚂蚁伏在那儿充那个点哩！主考官用笔杆把蚂蚁拨拉掉，蚂蚁又爬回去。又拨拉掉，又爬回去。主考官感叹一声：这个举子有善功！取了吧。朱笔一挥，举人高中了进士。我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蝈蝈。爹郑重地说，当时先生送你一只蝈蝈，你不是把它放了生吗？这就是善功呀，孩子。这几年我总是听到一只蝈蝈在耳朵里叫，孩子，放心考去吧。

我被爹说得见神见鬼。进了考场后，尿迫感果然消失了，但眼前却出现了那只蝈蝈，它用那两只女人奶头一样的复眼仇视地盯着我，两只黑色的大牙咯咯吱吱地啃着嫩扁豆，牙缝里分泌出绿色的唾液。蝈蝈在考卷上爬来爬去，翅膀剪动着，发出知了一样的叫声。

我又一次败下阵来。事不过三，校长早说了。我灰溜溜地回了家。这两个月我像丢了魂，我心存侥幸地希望那个蝈蝈施展神通，我不是看到满纸蝈蝈爬动吗？也许，蝈蝈的绿色唾液会在考卷上留下痕迹，而这些痕迹，恰好就是标准答案……

我只好安分守己地当一个农民了。爹和娘反复劝导我：人生天地间，务农最为先。千买卖，万买卖，不如在家耪土块。有活干，有饭吃，不生病，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不比国家主席差呢。我躺了几十天后，终于爬了起来。换下学生装，穿上破衣衫，腰捆麻绳，手捉镰刀，冲进了这金色的芦苇丛……

他躺着，全身的骨架子仿佛散了。手心里被镰柄拧出了一个葡萄

大的水泡，在脑勺下一跳一跳地痛。其实他一上午没干出多少活，割下的芦苇还不够一个人扛的。早晨临行时，为了表示死心塌地干农活的决心，他让娘给包了两个大饼子一块咸萝卜。娘说：几里路远，来家吃热汤热饭的多好。他恼怒地说：我懒得跑路。爹对娘说：你就随他的意吧。娘又往包袱里塞了两个咸鸡蛋，反复叮咛他悠着劲儿干。他不耐烦地点着头，跺着脚，用镰柄挑着干粮包袱，摇摇晃晃出了家门。村里把苇田分到了户，每口人一亩，他家分到三亩苇。一上午他只割了两个碾盘那么大的地方，七八捆芦苇像他一样躺在地上。

带来的干粮就在芦苇捆那儿放着。他的肚子咕咕直叫，但他懒得起来吃饭。他迷迷糊糊地看到，太阳像马一样嘶叫着往西跑，连成片的苇缨子被阳光照得斑斑点点。起了一阵小风，参差错落的苇叶子嘁嘁喳喳地低语着，灰鼠色的苇缨子频频地点着头。野鸭子在苇田深处呷呷地叫着。芦苇茂密如森林，三亩啊，天。

他忽然想起毛艳。生着两只猫眼的她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而我却躺在这荒莽的苇塘里，如同一条僵蚕，如同一截朽木。都是那个该死的蝈蝈！他杂乱无章地想着。脸上忽然痒起来，好似一条光滑冰凉的尾巴在五官的间隙里滑过去。他恹恹地睁开眼，看到一条苍黄的尾巴在抖动，他吃了一惊，定睛看去，方知眼上的尾巴是一个苇缨子。苇缨子连着撕光了叶片的苇秆，苇秆握在一只胖胖的手里。他微微一怔，看到了肥大的水红袖管里一根浑圆的胳膊，目光又一动，才看全了那人的上身，她胸脯结实丰硕，腰背很厚，有一张葵花盘子一样的圆脸。你干什么呀。他嘟哝了一句，扭动了几下身体，紧紧地闭住眼睛。闭着眼睛依然看到苇叶苇秆间飞舞着的金蝴蝶一样的光斑。茧儿，她来干什么？他想，我好像把她给忘了，我和她同村居住，只隔着一条胡同。她爹是个老木匠，会打箱打柜打门窗。前年有一天，我挑着一担水往家走，榆木扁担压得我龇牙咧嘴。她捂着嘴笑我。我放下水桶，愤怒地问：笑什么？她窘得满脸通红，转身走了。我和她大概就说过这一次话，况且像凶神恶煞。

那条尾巴又开始在脸上拂动着，但却不是适才冰凉光滑的感觉，它变得毛茸茸的，又刺痒又灼热。他想：这个茧儿，是犯了什么病啦？于是睁开眼，大吼一声：你闲得爪子痒痒吗？痒痒找块炉渣擦擦

去！一声吼叫吓坏了她，芦苇缨子掉在他的胸脯上。她的脸红成鸡冠子，手足无措地站着。他折身坐起来，目光溜溜地被她吸过去。她穿着件水红色偏襟衫儿，圆脸盘上有两只距离不近的眼睛，鼻子有点扁平，上嘴唇稍微有点撅，额头上披散着孩童般的柔发。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也偷偷地看他。不知为什么，她那件水红色偏襟衫儿使他的心一阵阵发冷发抖，冷过抖过，又开始发热发颤：他又兴奋又感动，从心灵深处荡漾起一阵田园牧歌的旋律。她手扶几棵芦苇垂着头，苇秆儿颤动苇叶儿窸窣，苇缨儿摇晃，破碎的阳光似金粉般飞扬着，洒遍了她的水红褂子和她的脸。他的眼里，流露出忧悒的温柔和甜蜜的忧愁。这件水红色偏襟衫子，金色芦苇中的水红衫子，把他一下子推出去很远，空气里充满了山林野兽的生气蓬勃的味道。

茧儿，你的学名叫什么？没上过学也应该有个学名呀。叫你的乳名茧儿你不生气吧？刚才把你吓坏了吧？我心里不好受，看什么都不顺眼。你也是来割苇的？你家分了几亩？割完了吗？嘿，我这三亩苇，怕要割到大年三十啦。不用，我自己慢慢割，恼起来我放一把野火烧了它。不用，说不用就不用。

她捂着脸哭起来，从指缝里流出抽动鼻子的声音和大颗粒的泪珠。泪珠滴到水红衫子上。太阳像头老牛一样蹒跚着，阳光中银白的光线正在减少，紫光红光逐渐增强，芦苇的色调愈加温暖。水红衫子！你越来越醒目，越来越美丽，你使我又兴奋又烦恼，我不知是爱你还是恨你。你像一团燃烧的火，你周围的芦苇转瞬间就由金黄变成了橘红。水红衫子！你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站起来。你不要后退呀！你后退我前进。水红衫子，你干吗畏畏缩缩，身后欻欻拉拉响着芦苇。水红衫子，你使我变成了一只紧张的飞蛾……

他的脚踩在一团软乎乎的东西上。苇丛中一声怪叫，像婴儿的哭声又像老头的咳嗽。他汗腺猛然张开，出了一身冷汗。低头看时，见到一只排球大小的刺猬。蝈蝈，怎么啦？她惊声问道。吓死我啦，一只大刺猬，一只刺猬精。我用镰刀劈了它。他恨恨地说。你别伤害它，蝈蝈，刺猬是伤害不得的。好吧，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了它。他用三个指头捏起刺猬坚硬的背毛，提拎起来，前后悠着，增加了惯性，然后一松手，喊着：滚你个刺儿球！只听得苇棵子唏哩哗啦一阵

响，大刺猬就消失在一片辉煌的颜色里去了。它的刺毛跟芦苇叶子一个颜色，难怪他踩到它身上。

水红衫子，你把我的眼睛晃花啦。

三

老刺猬球被一个连一个的球状闪电吓得身体缩成一团，瑟缩在窝里。它的窝建在一条排水沟的半腰里，窝的上沿生着一棵高大的苍耳子，苍耳子棵子结满了生满硬刺的枣核状种子。雨水已经在沟底下积蓄起来，明晃晃像一片烂银。水位还在继续升高，离窝下沿还有二十厘米。水气已沿着土壤毛细管上升到窝里，铺窝的干草湿漉漉的。它非常忧虑地瞅瞅洞外铅灰色的天，雨忽大忽小，沟里的积水像被枪弹撞击着，水星迸溅起很高，它胸前的细毛上，挂着一层亮晶晶的水珠。沟外雾蒙蒙的原野上，潮气像流水一样波动着。几只青蛙追捕着翅膀被打湿的蚂蚱和飞蛾。野草梢上挂着水珠，叶子背面沾满泥土。下吧，你娘的！它恨恨地骂着，顶多淹了我的窝，淹了我的窝我就到蝈蝈家的牛饲料储藏室里住几天。那里有喷香的麸皮和散发着酒香的糖化饲料。去年我在那儿住了七个多月，后来蝈蝈在里边安装了电子捕鼠器，我才搬出来。

白杨树上的球状闪电滚到牛棚前廊里了，刺球好奇地看到那个杏黄色的怪物在绿色的廊檐下捉摸不定地跳跃着，它还听到蝈蝈的高叫声和女孩的欢呼声。白杨树上的喜鹊缩着脖子痛苦地呻吟着：羽毛烧焦了、窝烧毁了、孩子在泥水里濒死挣扎。刺球目不转睛地盯着火球，心里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无比虔诚和恐惧。它看到女孩像个小精灵一样在廊下追赶火球，火球和女孩开着玩笑。后来，奶牛棚里猝然蹿起一道金色亮光，紧跟着一声爆响，银色的细雨间隙里，游丝般穿动着一缕缕青蓝色烟雾。蝈蝈和女孩都像风筝般飘起来，又像羽毛一样落在草地上。它浑身打战，针毛支支直立起，身子下边的枯枝败叶索索作响。蝈蝈，虽然你摔过我，但我还是希望你平安无事，在咱们这块小天地里，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刺球想钻出洞去看看蝈蝈是不是

还活着。但一片雨云停滞在上空，洒下无数箭一般的雨丝，沟里的水冒起一层层气泡。它鼻子酸酸的，用力打出了一个回忆往事的喷嚏。

……蝈蝈，你这个丫头养的。走路不长眼，差点踩断我的脊椎，这还罢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你竟用三个指头提着我的背毛把我摔出去。我像块石头蛋了一样在芦苇丛中碰撞着，幸亏地上铺了芦花，芦苇又缓冲了我落地时的重力加速度，才使我没有伤筋动骨。

刺球在芦苇中打了一滚，背毛上扎着两片淡黄色的苇叶，像挑着两面搦阵的旗帜。空中飞行使它头晕，胃里的酸汁直冲喉管，它在苇根下发现一只橙黄底色上镶着黑斑点的甲虫，立刻把尖吻伸过去。甲虫不慌不忙地翘起屁股，从发射管里喷出股白色烟雾。刺球被打得昏头转向，好久才清醒过来。它悔恨自己健忘麻痹饥不择食，竟忘了放屁虫的拿手好戏，吃了一个大亏。一边想着，一边扒开烂苇叶，吃了两个雪白肥胖的蛴螬。肚里饱了，又蜷伏在苇丛中，目光锐利穿透芦苇，看对面立着的一男一女。偏西的阳光把苇田涂抹得姹紫嫣红，晃动的苇叶每一片都把光线切割断，反射光愤怒地四处迸散，各色光波在一瞬间分离一瞬间聚合，刺球的眼前百色纷纭。

那个穿红衫的姑娘又嘤嘤地哭起来。

你哭什么？茧儿，你有什么冤屈？有人欺负你了吗？要不就是你爹打你啦？告诉我，我可以帮你的忙。

真的吗？我说了你不恼我？那么，我就说。昨儿晚上，袁大嘴——她是媒婆——到俺家去啦，她对俺爹说：你家茧儿不小啦——俗话说闺女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结冤仇——该给她找个主啦——东胡同里老竹家的蝈蝈，是打着灯笼找不着的好小伙子，人模样好，又有大学问，老俩口一个孩，茧儿过去了就是当家婆。爹说：就怕高攀不上人家。大嘴说：什么高攀，蝈蝈下了学，也是庄户孙一个。茧儿也不差。——就是这些，我全说啦。

你就为这个哭？

我心里嘣嘣地欢气，像怀着只兔子。

刺球悄悄地往前爬动着，一直爬到离蝈蝈和茧儿很近的地方。它屏住呼吸，看着这两个年轻人。

茧儿的两只手已经从脸上拿下来，她的左手按在两个乳房之间，

右手扶住一棵粗壮的芦苇，指甲一点点地掐着芦苇皮儿。她的圆脸上横一道竖一道的泪痕，大眼睛、小鼻子、小嘴，使她的脸显得生动幼稚，像个大洋娃娃。

你知道吗，茧儿，我考了三年大学都没考上。我命不好。我不会干活。我学习不成，庄户不能，是一块废料。我一天割了这么点苇，不超过十平方米。真正的男子汉每天能割一亩苇。我连你都不如。

你要了我吧，蝈蝈，求求你。你长得好，腰板直挺挺的像棵白杨树。我一见到你心里就扑通扑通乱跳。

我连大学都考不上，还配娶老婆吗？我不配。

蝈蝈，你考不上大学我反倒欢气——你别生气，俺不是那个意思。俺想，你要考上大学，就被城里的大嫚抢走了，轮不到俺的份。她慢慢跪下来，双膝交替着向前移动，一直移动到蝈蝈面前，双手搂住他的腿，仰起了脸。蝈蝈！蝈蝈。她凄凉地叫着，双手在他的腿上施加着压力。蝈蝈的身体慢慢地往下沉。他的眼睛想往远方看，远方看不到，一片静默无语的苇缨子在凝望着他。他的腿像泡酥了的泥土一样软软地坍下去，终于与她对面跪着啦。刺球微微移动了一下，正好能看到两个人的侧面。蝈蝈比茧儿高，茧儿的嘴在蝈蝈下巴的水平线上。刺球听到急促的呼吸和两颗年轻心脏不规则的跳动声。蝈蝈的头还是僵硬地仰着，脸色煞白。天上传下来车轮滚动般的隆隆声，大概是地球围绕轴心转动的声音吧。蝈蝈到底是这样干啦：他把脸沉重地俯到茧儿脸上，四片嘴唇粘在一起，牙齿交错着，咯咯吱吱地响。刺球紧缩在苇根下，大气儿都不敢出。后来，两个人松开啦，女的依然跪着，男的却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像死了一样。

蝈蝈，你搂了我，亲了我，我就是你的人啦。袁大嘴晚上就去你家提媒，你一定要答应，你不答应，我只有去死啦……快点娶了我吧，我看到人家抱着小孩子就馋得不行……茧儿爬到蝈蝈面前，把手指插进他凌乱的头发里，温柔地梳理着，偶尔有一根落发夹在她的指缝里，她就举起手，用双唇把落发叼起来……

蝈蝈，你别发愁，明日我就帮你来割苇。咱俩是一根绳上拴着的两个蚂蚱。闪开！别动我！蝈蝈忽然发了怒，他从地上折身起来，抡起镰刀，发疯般地向芦苇砍去，芦苇秆儿，叶儿，缨儿，在闪闪的刀

光下纷纷落地。

蝈蝈！茧儿哭叫着，你别这样呀！你心里不痛快就打我吧，只是别生气伤自己的身子。刺球看到她迎着闪闪的刀光冲上去。

放开我，混蛋！放开我。不，就不，我不愿意你这样。你是我什么人？你有什么权力干涉我！我是你老婆。老婆？见鬼！你想赖着我？刺球看到刀光又闪烁起来，响着刀砍芦苇的嚓嚓声和芦苇落地的沙沙声。它还听到一声细微的、奇异的声响，尖尖的鼻子里嗅到了一股血腥味。它吃了一惊，凝眼看去，只见茧儿姑娘的水红衫子袖管破了一块，比衫子颜色要深一些的血从破处渗出来，汇成流，沿着手背、手指，一线串珠似的滴落在芦苇的残枝败叶上。茧儿姑娘像叹息般地呻吟着。

刺球痛苦地闭上了眼。它忽然想到，世界原来很小，这些人遥远的祖先和我遥远的祖先是亲兄弟。是岁月使我们生分了，疏远了。茧儿，你这个善良的姑娘，挨了蝈蝈这个丫挺的一镰刀，你竟连骂他一声也没有。蝈蝈，你这个狠心的鬼。当时我恨不得扑到你身上，在你脸上打几个滚，让我背上的硬毛给你放放血。但没等我动作，那柄镰刀就掉到了地上。蝈蝈双肩耷拉着，伸手捂住了茧儿的伤口。

茧儿，你真想嫁给我？

想。

痛吗？

痛。

血红的夕阳照耀苇田，处处都像野火燃烧。刺球沿着低矮的草丛和潮湿的沟坎，紧紧地追着茧儿和蝈蝈的影子。村头上暮色四合，炊烟如华盖般笼罩着，几只晚归的乌鸦扇动着紫色的翅膀在树冠上盘旋着。树下，一个鸟状大动物痴呆呆地盯着自由飞旋的乌鸦，人状的脸上有一种心驰神往、宛若飞升上天的表情。有两个男孩子躲在树后，一个用红皮筋弹弓，一个用黑皮筋弹弓，连连射击着大动物的臀部。刺球伏在一道篱笆边，看着茧儿和蝈蝈站在那儿。它听到他们低声咕哝了几句，又看到他们匆匆地分手。茧儿一步一回头地消失在暮霭里，刺球跟着蝈蝈走。

蝈蝈家离原野最近，三间茅屋，一圈土墙。芦苇编扎的柴门破了

一个洞，刺球把身体拉长，伏下针毛，从洞里钻进院子。它沿着院子四周侦察了一番。猪圈里一头瘦骨嶙峋的小花猪不满地对它哼哼着。鸡窝里有二十几只鸡，母鸡们都趴在干燥的沙土上睡觉，惟一的一只老公鸡单腿独立在鸡群正中，像个勇敢的骑士。鸡窝里很暗，刺球看不清公鸡羽毛的颜色，只能看到它那只熠熠发光的眼睛和那一嘟噜肉冠子模糊的暗影。刺球在那个陈年草垛上钻了一个洞，刚想趴下休息一下，就看到柴门被挪开，一个大腚女人风风火火地穿过院子进了茅屋。茅屋里立刻响起响亮的说话声。一个时辰后，女人又像来时一样风风火火地走了。她的脚步沉重，刺球的肚皮能探测到她的走路引起的地壳震动。这时，一钩眉月挂在西边的树梢上，月儿又细又长，发着可怜巴巴的绿色光芒。院子里染着一层苜蓿花样的紫色。一只鸡在卷着舌尖说梦话。小花猪在咯吱咯吱啃石槽。草甸子里温暖的馨风像鸭绒般飘过来，刺球感到全身无一处不舒坦。它跑到花猪的槽子里挑了一块玉米饼子吃了，又沿着潮湿的墙角捉吃了几只甲虫。月牙儿很快落下去了，院里这时是栗子皮的颜色，茅屋里渗出一线橘黄色的灯光。刺球踱到门槛边，从猫洞里钻进去，蹲在暖烘烘的灶边，窥视着屋里的动静。

它先看到一张古铜色的脸，一个半秃的头顶和两只被皱纹包围着的眼，两排结实的黄牙咬着一根竹管铜烟袋，又辣又臭的旱烟味儿呛得它喉咙发痒，直想咳嗽。只听到那老头说：老皮家的嫚身板儿不错，能干活。刺球又听到坐在灯前的那个老太婆说：腚盘儿挺大，能生出大孩子。老头说：那就答应了吧。这要先问问蝈蝈，老太婆说，新社会了，不能父母包办。先头说：孩子家懂得什么，他就知道爱花哨，寻老婆还是寻个结实点的好。老太婆抬起头，瞥了老头一眼说：你没白活，到底是醒过酒来啦。老头吐出一口浓烟，说：问问他，要他答应。有个女人拴住他的心，省得他像根鸡毛一样在半空中浮着。叫他吧。老太婆喊：蝈蝈，来呀。

锅灶后的暗影里，几只蛐蛐嗤嗤地叫着。一只猫从黑暗中走过来，猫眼里闪着绿光，呜呜地发着威，肩膀一抖，背上的毛尖儿劈劈啪啪放出电火花。刺球把背耸了耸，根本不去理它。猫儿猛扑上来，惨叫一声，便瘸着爪子跑了。刺球无心跟猫儿纠缠，它望着三间茅屋

的东间，终于看到蝈蝈摇晃着长长的身子穿过堂屋，来到爹和娘面前。

蝈蝈，大嘴来给你提媒，你也听到了。老皮家的闺女本分，身板儿好，爹觉着挺合适，你娘说要听听你的口信。

蝈蝈，这闺女长得好，奶膀儿大，日后有了孩子奶水旺，娘也觉着挺合适。

蝈蝈垂头丧气地立在灯光里，额头上满是皱纹。

问你话呢，老头说，你别心气太高了。考不上大学就得安心在土里刨食吃，要是你考上大学，爹才不管你的事呢。

蝈蝈，你爹说的不差。庄户地里不要什么好看，长得俊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穿。再说，茧儿也不丑，肥头大耳的，一脸福相。

她白天在苇田里找过我。蝈蝈懒洋洋地说。

这可是你们自由的，不是爹封建包办。

他爹，那就快点办事吧，老皮家正道忠厚，不会要多少彩礼的。

蝈蝈像木偶一样立着。

……肚皮下冰凉的感觉把刺球从沉思遐想中唤醒。沟里的水已涨得跟窝一样平，混浊的雨水灌了进来。它立即站起来，抖擞着身上的毛，面前是一片水，雨比刚才稀疏了，但雨点却大如铜钱。水面上漂浮着一层杂草和肮脏的泡沫，几条从天而降的小泥鳅在水中呆头呆脑地游动着，搅起一串串水泡。它的四肢已经浸在水里了。一种死到临头的恐惧感使它遍身发冷。它咬着一根雪白的草根，思索着逃命的方案。它先试探着把后腿和身体探到沟水里，后爪紧紧蹬住倾斜的沟坡往下滑，一直到全身出了洞。这时，水淹到脖子，它用力一跳，两只前爪搂住了那棵大苍耳子，然后，拖泥带水地上了岸。它抖着身体，把水珠甩出去几米远。窝已经淹在水下了。田野里到处湿漉漉的，沟沿上的牛粪渗出褐色的汁子，野草拼命地吸收着。刺球小心翼翼地向蝈蝈家走去。大白天行动，它不得不提醒自己一定要小心谨慎。蝈蝈不可怕，可怕的是蝈蝈的女儿蛐蛐，这个小姑娘胆大到脚踢球状闪电，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被她踢一脚，至少要翻三个滚。

刺球来到白杨树下，看到蝈蝈还是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离他十几米远的地方，躺着英雄小姑娘蛐蛐。刺球心里悲恸难忍。雨已经完

全停了，小风乍起，摇落树叶上积存的雨水，地上被砸起几乎难以发现的泥土颗粒。两只大喜鹊像石块一样从树上掉下来，一边扑楞着光秃秃的翅膀，一边嗷嗷地怪叫。

刺球走近蝈蝈，看到他的额头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好像半轮光洁的月亮。一转眼就是好几年！刺球喟叹一声：蝈蝈，时光如梭啊……

闹洞房的人半夜才散，院子里弥漫着烟草味，刺球从草垛里钻出来，照例先去猪食槽里吃饭。蝈蝈办喜事，家里吃鱼吃肉，猪食槽里全是鱼刺鸡骨头。它吃饱了，又挑拣了几块拖回草垛，然后在院里消食散步。它来到这个院里已经两个多月，天气日渐寒冷，地上的草梗上凝结着一层白色的霜花。天上悬着半个月亮，一道凄凉月色清幽幽地照着土地和房屋。洞房的红窗纸被一根蜡烛照得通红。刺球熟练地钻槛进屋。蝈蝈的洞房没有房门，挂着一条花布门帘。刺球撩起门帘钻进洞房，踩着满地糖纸烟蒂，贴着炕前的暗影钻到柜子下边去。蜡烛在窗台上燃烧着，屋子里很亮。茧儿身穿大红袄盘腿坐在炕头上。她头戴一朵红绒花，脸上像涂了胭脂，眼睛里像抹了油。跳跃的火苗把茧儿跳跃的影子印在新糊了白纸的墙上。蝈蝈呢？刺球惊诧地想，这个小子，扔下新娘守空房。新娘子面对孤灯，脸色由红变白，眉梢耷拉下来。蜡烛结了一个大灯花，屋里顿时暗下来，满屋都是阴影。当刺球差不多朦胧入睡的时候，堂房房门响，接着又听到撩动门帘声。一股寒气冲进来。

刺球望着满身挂满霜花的蝈蝈。他衣冠不整，脸色灰暗，坐在炕沿上，一声不吭。

茧儿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你哭什么？他说。

你知道我哭什么。

你多大岁数啦？

你连我多大岁数都不知道？

知道还问你干什么？

二十四。

原来你比我大三岁。

人家都说，“女大三，抱金砖”。

抱金砖，抱银砖，还不如死了好。

蜡烛灭了。蜡烛芯子冒着看不见的烟，屋里漾开燃烧油脂的味道。幽幽月光照着窗纸，屋里能看清人的轮廓。刺球看到茧儿猛扑到蝈蝈身上。她哭哭啼啼地说：蝈蝈，好兄弟，你不能就这样把我毁了啊……

四

……茧儿搂着我，把我的脸亲得粘乎乎的。她刚吃过水果糖，嘴里有一股薄荷的香气。举行完一本正经的婚礼，我就感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不知道是不是爱这个大脸盘的姑娘，尽管那天在苇田里她那件水红衫子是那样强烈地撩动过我的心。现在，她就是我的老婆啦。她理直气壮地脱着我的衣服，像一层层地剥着我的皮。后来，我的手被她抓住，按到松软的乳房上，她的心在我的手掌下剧烈地跳动。我不知道是痛苦还是欢乐。蝈蝈，蝈蝈，人在世界上，没有几年混头呀，你别太苦了自己呀，她抚摸着我说。她的身体像一块灼热的炭一样烫着我。

好吧，就这么着了，混吧。我仿佛落进一个散发着热烘烘的酒糟气息的池塘里，混浊粘滞的泥浆，被褐色的阳光烤得烫热的泥浆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我的身体无法自主，我的呼吸无法流畅，我感觉到要灭顶，灭顶之后要窒息，在昏沉迷蒙中，我突然用力抓住她给予我的弹性丰富的肉体，在她低沉的断断续续的呻唤声中，我恍然又觉得进入黝黑的林莽，到处都闪烁着嗜血动物的绿荧荧的眼睛，它们在我四周磨牙叩齿，发出一阵阵迫不及待的喘息声，我又恐怖又喜悦，用力撕扯着她，她的每一声呻唤，都唤醒我一种从未发现的深藏的疯狂，直到她嘤嘤地哭起来，直到她灼热的身体冷冰冰地僵起来，我才突然明白我干了些什么，这时，我立刻又悔恨交加，痛苦万分……

在村子西头的烧酒铺里，我学习着喝酒。每天晚上，那里都聚了一帮子人，吆三喝四，呼五叫六，把酒盅子咂得嗞嗞叫，把开裂的黑

桌子拍得砰砰响，一副卷曲成花片模样的纸牌在四个人手里擎着，其余的人努力抻出脖子，向着各自的方向看。酒铺掌柜羊角莲，就是那个让娘把我的鸡头扎起来防我尿床的白牙小媳妇，她比前几年胖了，屁股扭来扭去，显得腰细如柳条，一动两动都带着风。她正在给墙上的木钟上弦，铁扳子扭得嘎嘎吱吱响。我走进酒铺，她关上钟门，把一块明亮的红绸子蒙在钟上，立即转身对我笑，那些白牙一颗颗像葫芦籽儿一样整齐漂亮。蝈蝈兄弟，稀客呀！她笑得比蜜还甜，声音曲曲折折，如同唱歌。打牌喝酒的男人们歪了头来看我，脸上的表情荒凉遥远，眉眼都看不太清楚。灯光渐渐转暗，又慢慢转明，一张张脸逼近过来，似乎都认识，又似乎都陌生。是老竹家小子——刚娶了亲——没考进学——是个秀才——可惜了——坟地没占着好风水——进来坐呀，大侄，让你羊嫂子给你灌两盅——打牌打牌，该谁出啦——在一片嘈杂声中，我冒了一身细汗。众人的脸又渐渐远去，羊角莲拍打着我的背把我挤到一个角落上，用力按着我的肩说：坐下。我的屁股落到一个方凳上，仰着脸直着眼看她。她妩媚地一笑，小声问我：喝酒？我说：不喝，我不会喝。她又笑了，说：男子汉大丈夫，哪有不喝酒的？我说：我真不会。她转身从柜台上摸过一盒烟，用指头挑开封条，在烟盒底下用中指弹一下，又弹一下，两支烟一支高一支低地伸出了头。她把烟送到我面前，说：抽一支。我不会抽。我说。抽一支——我不会抽——你会不会吃饭——会——笨蛋，喝不会喝，抽不会抽，你活着干什么？念书念痴了。

她给我划火点着烟，自己也点上一支。我咳嗽着，看着湿漉漉的烟雾从她鼻孔里钻出来。没考上大学？她问我。我点了点头。考不上也好，在家里养你爹娘。她说。我点头。她忽然诡秘地笑着，把脸凑近我，我闻到了她嘴里笑出来的酒味儿。我听到她说：还尿床吗？我热烘烘地红了脸。茧儿要是生了气，一脚就把你踢到炕下去了，她欺负你没有，要是她欺负你，嫂子替你出个治她的偏方——没等她把偏方说出来，就有一个麻脸黑汉子斜着眼大叫：羊，给我拿盒烟。羊角莲瞥他一眼，继续对我说：她要是打你，你就——羊，小母羊，别和你小兄弟放浪了，拿烟呀！——去你娘的五麻子！羊角莲骂道，俺兄弟是读书识礼的人，由不得你侮弄。她骂着，离开我，去给五麻子拿

烟。

一个黑影在门外闪了一下，又闪了一下，又闪又闪又闪了好几下，我头发一乍一乍地支楞起来，正待发喊，就见一个黑乎乎的大物跌了进来，那物从地上立起来，天真地笑了几声。原来是一个瘦脸老头，脖子从袄领里长出老高，细细地挑着脑袋，双眼闪闪如玻璃球，溜溜地旋转。他左手提着一个摔得坑坑凹凹的钢精锅子，右手提着一个蛇皮袋子，袋子里鼓鼓囊囊不知装着何物。

老头的笑声把汉子们的脖子笑歪了，都怔怔地看着他，有的闭着嘴，有的张着嘴，眯缝眼的有，圆睁眼的也有。

羊角莲拿烟出柜台，见老头正对着她笑，立即发了怒，尖声喊叫：老疯子，你怎么又来啦？快滚！老头畏畏缩缩地往墙角上退，退到我坐的这个墙角的对面的墙角。羊角莲把烟扔给五麻子，急转身抄起一把扫地笤帚，在老头面前挥舞着：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老头继续后退，终于用墙角挤住了身子。羊角莲的笤帚在他眼前晃一下，他就闭一下眼，脖子缩一下——摆出准备挨打的架势——叫一声：别打我……我要飞……

飞了十年了，也没见你飞起来！你给我滚出去！

别打我……我要飞……

瘦老头的叫声弹性丰富，尖上拔尖，起初还有间隔，后来竟连成一片。我也学着那老头，把身子用力往墙角里挤，喉咙里一阵阵发痒，恍然觉得从我的嘴里也发出老头那种悠扬的尖叫。

我要飞……别打我……我要飞……

飞你娘的去吧！瘦老头到底赶不走，羊角莲也脸上出了汗，于是扔掉笤帚，倚在柜台上喘气。五麻子说：羊，看我给你吓走他。

五麻子从木钟上扯下红绸，扎在左臂上，凶凶地逼近老头，站定，一语不发，左胳膊夸张地举着。老头先是端详着五麻子的脸，继而目光下移，眼睛如雨点般一阵急眨，五官顿时挪了位，身体也如被热尿烫着的蚂蟥一样紧缩成一个球。良久，才从他嘴里发出一声水淋淋的叫声：别打我……我要飞……紧接着声音如转珠联环，急促密集：我要飞别打我要飞别打我要飞别打我要飞别打我（羊角莲一把撕掉五麻子臂上的红绸子，扔进柜台里）别打我……我要飞……别打

我，我要飞……瘦老头身体渐渐松开，像一堆泥巴样瘫在墙角上。

五麻子，拿烟钱！羊角莲恶狠狠地叫。五麻子掏出几张粘糊糊的纸票。甭找零了，让我摸一下就行了。五麻子乜斜着眼说。回家摸你娘去！羊角莲竖着眼骂，几个耀眼的“钢子”从她手里直直地飞到五麻子脸上，众人大笑不止。打牌打牌打牌，该谁出了？

羊角莲从柜台下摸出一瓶酒，用牙齿咬开塞子，咕咚喝了一口。我看着她。她看到我看她，一笑，弯腰不知从哪儿摸出一个杯子，倒满酒，端着对我来。我惶悚地站起来，叫一声：嫂子。她说：陪嫂子一杯，一醉解千愁，我什么都要教会你。她用滑腻的手指在我腮帮子上拧了一下。我心里突突跳，接过酒，一仰脖，灌下去了。又一杯又一杯，都灌下去了。

我喉咙里着了火，肚子里着了火，脑子里着了火。眼前的一切都跳动不安。灯火慢慢膨胀成篮球大，像一个月亮满天飞；又慢慢缩成针鼻小，闪闪烁烁捕捉不到。我醉了吗？嫂子？远远的一个声音说：没醉。我说：不，你骗我……我醉了……我听到自己的喉咙像哑猫一样……

瘦老头在我对面的墙角上慢慢蠕动起来，像一条大虫子。灯火从他眼里反射出来后，桔黄变成了浅蓝。我看到他的嘴唇急遽地翕动着，好像念着神秘的咒语。他脱掉破棉袄，露出鱼刺般的上身，那儿有大大小小的疤点熠熠生光。他揭开破烂钢精锅，从锅里用一根竹片（也许是木片）挑起一些黑色糊状物，抹到胸上、肩上、臂上，酒铺里弥漫开一股臭像胶味，羊角莲掩了鼻，但并不说话。老头涂完上身，又从蛇皮口袋里倒出一些大大小小的羽毛，蓬蓬松松，五颜六色地堆在面前。我的眼神渐渐稳定，看着老头把一根根的大羽毛往双臂上粘，粘完了左臂粘右臂，粘完了双臂粘胸脯，用完了大羽毛用中羽毛，用完了中羽毛用小羽毛，表情严肃认真，动作熟练准确一丝不苟。他渐渐变了模样。它羽毛明丽。他脸上表情生动感人。它羽毛渐丰。酒铺里充满了鸟的气息，羊角莲呆呆地看着他，张着嘴。汉子们也都停了牌戏，端详着这只漂亮的大鸟。

从此，我每天晚上都要去酒铺喝酒，老头儿每天晚上都在那儿往身上粘羽毛。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头痛得像要裂开一样，舌头僵硬，

嘴唇上的神经也好像坏死了。五麻子问我：蝈蝈，打过老婆没有？我说：没……没打……她好好的，我打她干什么……五麻子笑着对众人说：哈哈，你们听到没有？这个笨蛋傻儿子，打老婆难道还要什么理由吗？老婆是男人的消气丸，愿意玩就玩，玩够了就打。怎么样，小子，敢不敢试试？五麻子的眼睛对着我逼过来，他嘴里酸溜溜的热气哈到我脸上。谁说老子……不敢，试试就试试……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差点踢翻老头儿盛涂料的破钢精锅子。老头抬起头，玻璃球眼睛里闪烁着绿荧荧的光芒。羊角莲拉住我，说：蝈蝈，你别听五麻子撺掇。我用力拨拉开她的手，怒冲冲地说：你，别管我！歪歪斜斜冲出酒铺，凉风迎面吹来，我的头更晕了，酒精在我胃里着了火，灰白的土地在我头上旋转。我踉踉跄跄撞开柴门，用拳头擂响房门。茧儿已经睡下了，穿着短衣服给我开门。你粗涂啦？钥匙在门边挂着，轻轻一拨门闩，不就开了吗？她说。她赤脚站在地上，寒冷的星光照进来，我看到她雪白的大腿和脖子。我把一口酒气喷到她脸上。哎哟，亲娘，你怎么又喝成这个样子，已经醉过四五回啦，醉了还要胡闹，把身子糟蹋啦。她大声说着，爹，娘，你们也不管他。他又喝醉啦，三星偏西才回来。爹和娘好像睡死了，屋里一点声息都没有。好半天，娘才说：男人哪有不醉两回的？把他弄到炕上好好照顾着，这么点事，还用得着大呼小叫。茧儿再也没敢吭声，搀着我的胳膊把我拖到炕上，一边给我脱衣服，一边唠叨着：蝈蝈，好蝈蝈，求求你，再也别喝啦，你别自己糟蹋自己，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你尽管说。我举起拳头，摇晃着：你这条母狗，敢来管我。老子要揍你！愿意揍你就揍吧，只要你心里舒坦，要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她说，我咬紧牙，握紧拳头，对着她的肩膀捣过去，她一下子仰在炕上。又一拳头，打在她的胸脯上。她捂住胸膛哭着说：蝈蝈……你别朝奶上打，打坏了……就没法给咱的孩子喂奶啦……

我猛然惊醒了。孩子？你说，咱的孩子！是呀，蝈蝈，……我已经五十多天没来啦，还老是想吃酸……

茧儿的话吓坏了我。老天爷，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样做人，就要承担起教养孩子的责任，这怎么行。我说：去医院流产吧。她说：不，不，你这个野熊。她双手抱住胸膛，好像保护着婴儿。好吧，茧

儿，我是瞎说的。从今之后，我不喝酒了。我打了你两拳，你还回来吧。我抓住她的手，说，打吧，你打吧。她喉咙里咯咯响着，使劲儿抱住了我，嘴里低低地说着：孩子，蝈蝈，好孩子，我舍不得打你。只要你真心对我好，要我的肉我也割给你。

冬天过去了。

春天来到了。

村外的草甸子里，像铺开了一条绿毛毡。村头的柳树上，绽开了鹅黄色的柳叶儿。桃花也在一个中午放开了。

春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夜又下了半天，午饭过后，我站在堂屋门口，望着草甸子上的氤氲烟雨。燕子冒着雨忙碌着，一口口衔来白泥，筑着房檐下的巢。我百无聊赖地望了一会悒郁的田野，便打着呵欠，回到屋里。我问茧儿：那本杂志呢。什么杂志？杂志就是杂志。俺不知道，俺不知道什么叫杂志。就是一本书，一本大书，蠢货。噢，你说那本书呀，皮上画着一个大辫子媳的？被我剪了鞋样子啦。她掀起炕席，把那本粉身碎骨了的杂志拿出来。我无话可说，叹了一口气。俺不知道你还有用，俺想，孩子就要出生啦，得早着点准备，就去村里剥了几套鞋样子。我不好，你实在恨得不行，就拣不要紧的地方打几下子吧。

我说：脱掉衣服让我看看孩子。她说：等晚上，等晚上看。雨声单调冷落，屋里灰蒙蒙的，她的眼睛里似有火星在迸溅，这粒粒火星点燃了我的血液。我把她拉过来，轻轻地解开她的扣子，她忸怩着，遮掩着，被我脱了个赤身裸体。我第一次发现她的身体是这样白净，像银子一样闪着光。她的肚子已经凸起来，肚皮上有两道深深的纹。我从来没有这样动过情，我温柔地抚摸着她，不是摸老婆，而是摸爱人……

茧儿急急忙忙从我怀里挣脱出去，胡乱披上衣服。期期艾艾地埋怨着我：都怨你，都怨你，不黑天就让人赤身露体。我回过头去望着窗户，查找使茧儿如此惊慌的原因。在那块巴掌大的玻璃上，紧贴着一张干瘪的脸，鼻子挤成平面，双眼如同磷火。那是我的娘。我一拳打在墙壁上，关节上的皮裂开了，露出了白森森的筋骨。我跑出屋，跑出院子，钻进了恼人的雨网里去。茧儿和娘在高声说着话，我一句

也没听清，我什么都不想听。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从窗玻璃上看到干瘪脸时那一刹那的感受。两种同样掺杂着野蛮和文明的东西狠狠地撞击了一下子，使我对天地间的一切都感到厌恶。

雨幕和夜幕交织在一起，我仿佛沉入了茫茫大海，潮水把我推上去又拉回来，嘴里鼻子里灌满了腥咸的海水。我忘记了家，像丢掉了一副沉重的枷，牛毛细雨打得我浑身精湿，被雨水泡酥了的草甸子在我脚下噗唧噗唧地响着，泥土的微腥，泥土的清新，灌进了我的肺和胃，我的心愈加灰冷起来。后来，我伫足在洼子边上，洼子里的水很平静，淤泥里泛上来的水泡——也许是鱼儿吐出的水泡——在劈啪儿劈啪儿地破碎着，两只最先觉醒了的虎纹蛙在水中呱呱地叫着，它们在为爱情歌唱呢。我浑身哆嗦着，蹲下去，用手摸着脚下密匝匝的芦芽儿，芦芽儿都像锥子一样，颜色应该是嫩绿和紫红。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看到了洼子里毛玻璃一样的水光，看到了紫色的草甸子和灰绿色的天空。芦苇芽丛中有一个草球一样的东西在滚动，小趾爪踩着泥土的声音变成了夜曲中的一个细微组成部分。我站起来。刺球，我跟着你走，你能带我到一个新的生活里去吗？蝈蝈！蝈蝈！草甸子里响起了茧儿的呼叫声。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她洁白如银的身体，这个身体是那样柔软、温暖……我的牙齿得得地打战了。蝈蝈——蝈蝈——她的声音拖得很长，像母牛呼唤牛犊，在两声呼叫的间隔里，传来压抑不住的哽咽声。

五

众奶牛被球状闪电击翻，横七竖八躺了满棚。棚子里弥漫着浓重的硝烟气息，棚顶上有一个脸盆大小圆圆的洞，它们浑身颤抖着，用上侧的那只眼望着圆洞里的钢青色的天空。一大缕潮湿明亮的光线斜穿圆洞，照着一只额上带白花斑的奶牛巨大的乳房。乳房被另一头奶牛的瓣蹄触着，那瓣蹄一伸一缩地动着，像有微弱电流从乳头通进去，滑腻的乳汁汩汩地流出来。它舒服地喘息着，哞哞地低鸣着，麻木的身体渐渐灵活起来。这时，同伙的瓣蹄大力动了一下，乳房上像

被狗咬了一口，它猛一挣扎，竟然抖抖索索站立起来。“哞——”，它余惊未消地叫着，东歪西扭片刻，终于站稳。它垂下头去，用角轻触着躺着的四个伙伴。它们悲凉的眼睛里盈着绿水，拼命挣扎却站不起来。

棚外吹来草甸子里刮来的充溢着芳草气息的风。它焦急地走到宽敞的窗户前，寻找廊檐下听收音机的主人。它看到那把折叠躺椅翻倒在地，收音机在水泥地面上摔碎了咖啡色包壳，男主人躺在二十米开外的草地上，在他的不远处，躺着美丽的小主人，她头上那根红绸布条像一朵艳丽的杜鹃花。“哞——哞——”，它一声接一声地叫着，并用头撞击着插销在外的铁门。“哞——哞——”它叫着，伙伴们听着它的叫声，都伸腿拗脖子，力图站起来。它用力撞着门，新型模压材料组装成的墙壁发出叮咚叮咚的声响。终于听到了插销脱落的叮咚声。铁门倾斜着向外张开，它急匆匆地冲了出去，沉甸甸硬邦邦的乳房在两条后腿之间摩擦着，适才被同伙瓣蹄子蹬着了的地方火辣辣地痛。它不再跑，慢慢走，沉重的蹄子踩在吸足了水的草地上，每下都陷得很深，草地上留下一行它花瓣般的蹄印，并立刻就有水渗满了那些蹄印。在蝈蝈面前，它站住了。“哞——”它低沉亲切地呼唤着，主人毫无反应。它用嘴巴拱着他，用漂亮动人的蓝眼睛看着他漂亮动人的面孔。它闻到有一股咸盐的味道从他脸上发出来，便伸出紫色多刺的舌头去舔。它舔着他的额、腮、下巴，把他苍白的面孔舔出桃花般的艳色来。主人平静的呼吸直冲着它银灰色的鼻子，它的眼睛慢慢潮湿起来，瞳孔闪着水晶的光芒，瞳孔里有清晰的睫毛倒影和树冠朝下的白杨树。雨浥轻尘，雨后的空气潮湿稠密弹性良好，寻常听不到的县城火车站火车鸣笛声跨越过村庄河流，贴着地面飞到草甸子上来。笛声低沉压抑，颤抖不止，如缓缓爬来的黑色巨蟒，如慢慢伸展的透明触须。听着笛声，它缩进舌头，唇边挂着无色的斜涎，扬起了秀雅的头。

“哞——”奶牛悠悠地叫一声，和着还在甸子里爬行的火车笛声。笛声使它觳觫，笛声使它沉思。它的眼前重新出现那块古老的大陆，大陆上有一望无际的辽阔草原，草原上绿草茵茵鲜花怒放，袋鼠怀揣婴儿在草地上跳舞。初夏，衣衫褴褛的流浪剪毛工剪出的羊毛铺天盖

地，犹如白色浪潮。它依稀还记得原主人家有一栋白色的小楼，楼旁有一株高大的桉树，一群白鹦鹉用樱桃色的弯嘴巴把褐色多棱的桉树种子啄得像冰雹般散落下来……想到这里，它的眼前出现许多模模糊糊似懂非懂的图像，记忆之河结了厚浊的冰，水流在冰下凝滞地蠕动着。有一个钢铁怪物在无边无际的水上漂行，成群的凶恶老鼠抢食着牛粪，到处都是浊臭熏天，动荡不安。几百头牛挤在一起，跑肚拉稀不思饮食……印像渐渐清晰起来，从白色的面包车里钻出几个穿白衣戴白帽的人，用粗大的铁针管子往它们肩上注射药水，有几个体弱者，没等注射完毕，就仆地而死。

火车笛声一次次地传来，一次次地打断它的沉思又接续起它的沉思。它记起了在闷罐子车上度过的艰难日子。一行五个，被装进一节闷罐子里，沿途走走停停，不分昼夜。闷罐里的恶浊空气使它们掉膘脱毛，咳嗽流鼻涕，眼里生出大量眵目糊。后来，总算到了终点站，一个闭塞的破烂小县城。县畜牧兽医站一个穿制服戴大檐帽的胖男人和一个同样穿制服戴大檐帽的胖女人来接它们。当时，它吓得肠胃痉挛，返草不畅。一路上，形形色色的制服大檐帽可把它们折腾苦了。

那个男人脖子粗短，脖子后堆积着一坨子脂肪。女人的形状像个啤酒桶，没有脖子，脑袋垒在两肩之间，头上耸着弯弯曲曲的羊毛。她的两个大奶子可怕地耷拉着，走起路来浑身肉颤。蒺藜狗子！胖女人叫。这陌生的字眼把它吓了一大跳，它惊恐不安地望着胖女人，听着她又说：蒺藜狗子，你耳道里塞进了牛毛了吗？那个胖男人哼了一声，说：美人鱼，又发情了是不？胖女人说：发情了又怎么样？馋死你个骚狗子。它忽然明白了，“蒺藜狗子”、“美人鱼”，原来就是这一男一女的代号。它鄙夷地叫了一声。蒺藜狗子，你听，洋牛和中国牛叫起来一样是牛叫声。美人鱼说。废话！不是牛叫声还能是驴叫声？蒺藜狗子用一根竹片抽打着它的屁股说。噢，想跟老娘辩论？美人鱼把鱼眼翻了一下，说，外国人说起话来为什么不跟我们一个声？为什么还要请穿高跟鞋的大嫂当翻译？你还记得吧，上礼拜澳大利亚那个牛专家到县里来，坐着黑壳地鳖子车，从车里往外钻，就像大公鸡出窝，人没出头先出能把人笑死。跟在他后边那个大嫂，两个奶头像两个枣饽饽一样往前挺着，裙子薄得像蚊帐，里边通红的裤衩子都

看得一清二楚。那个洋人咕噜咕噜说一串，那个大嫂就用中国话翻一遍——你说，为什么外国牛和中国牛叫一个声、外国人和中国人说话不一个声？说呀，不是要抬杠吗？不是要辩论吗？本事呢？那满肚子尿水呢？美人鱼的大难题把蒺藜狗子堵得张口结舌，只知道抓着脖子傻笑。这时，一只喝够了牛血的飞虻想调调口味，偷偷地落到美人鱼汗津津的腮帮子上，低头翘屁股，把针头一样的嘴扎进她的肉里。美人鱼抡起巴掌，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子。飞虻被打成一团浆糊，腮帮子上留下五个指印。蒺藜狗子乐得像孩子一样笑。美人鱼骂道：笑你娘个蛋！当心笑出你的疝气来！……

哞——哞——奶牛感情饱满地叫着，蓝眼睛里噙着泪水。白杨树下那个鸟老头开始爬树，他弓着身子，曲着趾爪，坚忍不拔地爬，不屈不挠地爬，爬到半截滑下来，滑下来再爬，终于爬进树冠里去。

它、它、它、它、它，一行五牛，在美人鱼和蒺藜狗子的打情骂俏中，被赶进了畜牧兽医站的临时饲养场，在这里它们待了三个月，受尽了人间千般苦。蒺藜狗子和美人鱼是牛场饲养员，他和她轮流值班。它从他和她的言谈话语中，知道蒺藜狗子正忙着结婚，天天东跑西颠采买家具。美人鱼的男人在县城旮旯大街里开了一家饺子铺，生意兴隆，她忙着干第二职业。

二十三号上午是美人鱼的班，可牛场里一上午没见她的影子，奶牛们在栅栏里吼叫着徘徊，一个个饿得眼里冒闪电。它不停地叫着，走着，心里充满仇恨。它和她是结了深深的冤仇的。那还是它们刚到牛场时，美人鱼想挤点牛奶开开洋荤。她的动作又笨又重，恨不得把牛奶头扯下来。它怒不可遏，冷不防给了她一蹄子，正踢在她弹性很强的肚皮上，她叫了一声娘，一屁股坐在牛粪里，捂着肚子，半天没动窝。蒺藜狗子开心地说：喝饺子汤还把你肥成这个贼样，要是喝起牛奶来，你他妈的非爆炸了内胎不可！怎么样，牛蹄卷的吃头不错吧？美人鱼呜呜地哭起来，哭着骂：蒺藜狗子，我操你亲娘，你这个薄情寡义的东西，老娘受了伤，你不但不来救，还站在一旁幸灾乐祸。蒺藜狗子走上前去扶起她来。她弯着腰追打它，打了几下，也就完了劲，骂了一顿拉倒。天近中午，它们饥饿交加，便合伙撞翻了食槽，撞断了栅栏。

下午，蒺藜狗子骑着辆浑身松动的自行车来上班，见到狼藉牛棚，便追着牛打，累得满嘴冒沫。他骑自行车走了，从旮旯大街把美人鱼揪了来。蒺藜狗子说：你看看，你看看吧，光顾了饺子铺，连班都不上。告到站长那里，罚干你半年奖金。美人鱼说：你敢！你小子的尾巴根子老娘牢牢地攥着呢，要是惹我翻了脸，连吃饭的钵子也给你砸啦！蒺藜狗子于是不敢说话，嘟嘟哝哝地修栅栏。美人鱼娇滴滴地说：狗子呀，你别生气，老娘跟你闹着玩呢。今天晚上电影院里放《少林寺》，我请你去看电影。蒺藜狗子骂骂咧咧地说：弄来这五个瘟牲，快把人缠死啦。县里那些老爷们，吃鱼肉吃腻啦，还想喝他娘的牛奶。喝牛奶？让他们喝牛尿去吧！美人鱼大声说，这叫盲目进口，崇洋媚外，不看国情，违背实事求是根本原则。

这五个瘟牛，快死了利索。

死了利索？这是钱！每条牛花的钱能把每条牛用十元大票贴起来。

听说要降价处理，广告已经贴到火车站汽车站大街小巷去啦。

贴也白搭，没人要这些怪物。还不如杀了吃肉，氽丸子，剁馅子，酱、卤、红烧。

蒺藜狗子和美人鱼并肩走向远方。牛们面对着食槽中馊烂的草料，一个个摇头晃脑，心里充满悲哀……

奶牛站在蝈蝈面前，一动不动，它的四蹄已深陷进稀泥里，像栽在那里的一头石牛。鸟老头在树上活动着，惊吓得鸟雀吱喳乱叫。奶牛脉脉含情地看着主人安详的脸，嘴动着，像要开口说话。

蒺藜狗子和美人鱼走了，你来了。

那天，你穿着一件汗渍斑驳的老土布褂子，一条蓝卡叽布裤子，赤脚穿着一双破胶鞋，一根鞋带是细麻绳，另一根鞋带是细铁丝。头发乱糟糟像一团枯草，面色灰白如一块碱地皮，眼睛很大但缺乏光彩似白天的月亮。我长鸣一声招呼着你，我一见你就觉得遇到了知音。小伙子，看来你也是个落魄的动物啊。从你那宽阔的额头和灵巧的嘴角上，看得出你十分聪颖；从你破烂的衣着看得出你混得不强；从你眼下的黑晕和眉宇间的皱纹看得出你内心痛苦睡眠不足。哞哞哞，我们是背运的倒霉鬼。你慢腾腾地对着我走过来，我从木栅栏里伸出嘴

巴，你用沾着苦辣旱烟儿的手，抚摸着我的鼻梁。可怜的牛啊，看你瘦成什么样了啦！你拍着我的鼻子说，怪不得每头只要七百元。怪不得，贱钱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

你沿着栅栏徘徊着，你在沉思，打算盘。我知道对你是不敢抱什么指望了。看你那身打扮，打死你你也掏不出七百元来买走我，更甭说掏出五个七百元把我们全买走啦。但我不死心，我们不死心，我们一齐伸出头来，嗅着你身上散发出来的亲切熟悉的气息。

苍蝇和牛虻成群飞舞着，瞅着空子吮我们的血。那最狡猾的是贴着地皮飞翔、钻进我们的腿腋里的花斑虻子，那里是死角，只好由着它们咬。你还在栅栏外徘徊着，它们四个已失去对你的兴趣，走回食槽前，无可奈何地吃起变质的饲料。一只屎壳郎正在倒推着一个比它的身体还要大的粪球前进，它推呀推呀，推得粪球滴溜溜滚。我一只眼睛看着屎壳郎推粪球，一只眼看着你低头垂肩来回走。在你的身后的原野上，横贯着一道乌黑的铁路，一列墨绿色的列车鸣笛进了站。

列车进站后约有半小时，远远地看到一个姑娘横穿过铁路直奔牛栅而来。姑娘的步幅很大，膝关节十分灵活，走起路来富有舞蹈感。

又来了一个人。我向同伙们报告着。听到我的叫声，它们抬眼看了那姑娘一眼，一个个目光冷漠。看过，又低下头，愁眉苦脸地吃草料。我叫着，我向同伴们解释着，她也许是为我们来的，她也许是我们的救星。来呀，来呀，来呀，也许她能够给我们带来福音。眼睛有微恙的同伴斜瞥了我一眼，挥尾抽打着凶恶的虻虫，轻叫了一声，好像是说：你别做美梦了。

那姑娘放下手中的旅行包，双手把着栅栏，把脑袋从栅栏缝里伸进来。她的头发长，黑，亮，不烫，不扎，飞流直下，如同潇洒的马尾巴。澳大利亚良种奶牛！我听到她兴奋地说。她把头缩回去，高声喊叫：人呢？我把头又伸出去，不看小伙看着姑娘。她穿着一条浅蓝夹白色牛仔裤，绷得圆圆的屁股上绣着一个绿色的苹果。上身穿一件半袖白色羊毛衫，胸脯别着一枚白底红字铁牌牌。脚上穿一双网球鞋。蝈蝈！是你呀！你这个家伙，我两年没见到你啦。我听到她兴奋地喊叫着。我看到她几步跳到那个面孔阴郁的小伙子面前，并伸出一只黑黝黝的手。

蝈蝈，你当时没有说话。你倒退了一步，把她的手晒在那儿。你的目光冷冷的，睃着她胸前的牌牌。你对着姑娘点点头，嘟哝了一句什么话我没有听清。你扭头就走。姑娘愣怔了一下，但马上追上你，抓住你的肩头，把你扳了个趔趄。站住！你少给我装孙子！她野乎乎地说着，双手叉着细细的腰。为什么不理我？去年寒假我托人捎信给你让你去玩，你竟敢不去，我怎么得罪你啦？她说。毛艳，你没得罪我，我混惨了，没脸见啦。你沮丧地说。

是的，你是有点惨，看看你这身打扮。她嘲弄道，你是不是打算到饭馆去舔人家的盘子底。

我人穷志不穷！你吼叫着。

她格格地笑起来，笑后说：你这个笨蛋！谁穷谁狗熊。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年代了？知道吗？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别倒了架子不沾肉。听我说！

她的嘴唇灵活轻巧，话儿像河水决堤，若干新名词夹杂着若干旧名词，向着若干耳朵里灌。蝈蝈的脑袋渐渐地抬起来了，双眼放出光辉，黑眉毛不停地抖动着。

毛艳很满意自己的鼓动效果，闭嘴一笑等于休息，紧接着说：你围着栅栏转来转去是不是夜里要来偷牛？蝈蝈说：我来县城卖席，看到街上有畜牧站的卖牛广告，我们家正缺耕牛，就想来拣个便宜，没想到是这些怪物。毛艳说：说你笨蛋你还委屈，这是良种奶牛，每头日产奶量三十公斤，这五头奶牛能供给一个小镇的用奶。七百元一头，跟白拣差不多。你想让它们去耕地呀？那还不如让你去生孩子。

你说得天上下小孩我也拿不出三千五百元钱。

你敢不敢和我干一场？

敢。

好，蝈蝈，咱一言为定。我实话对你说了吧，这次期终考试，我有四门功课不及格，补考一次还不及格，学校新帐旧帐一起算，劝我退学呢。去年，我跟几个哥们儿跑了一趟买卖，赚了八百元，旷课二十天，学校恨死我了。让我退学，正好哩，我横竖不是个念书的材料。你们家在三县交界，有那么一大片荒草甸子，正好发展畜牧业，咱俩合伙养牛吧，我的知识养牛尽够用了。不上大学当畜牧主，更

棒。

但是我没有钱。

噢，噢，没有钱，银行里有钱，我姨夫是县农业银行副行长，我们去找他贷款，先把牛买过来，然后再想法赚钱。现在的钱路子多着呢，看你找不找。你不是说卖席困难吗？我读书的地区产棉花，每年都用大量苇席苫垛，你在这边设点收购，我到那边联系销路，不，我先去联系销路，联系好了你再设点收购，还要到火车站去送送礼，雇两个车皮，钻两个空子，弄个万儿八千的。

你说得太容易了。

本来就不难嘛，蝈蝈，放胆跟我干吧，你那个电子脑袋要是开动起来，成不了农民企业家才见鬼。

我要跟我爹商量商量。

商量个屁！等你商量回来，黄瓜菜都凉了。你多大啦？二十四岁，不小了，李世民二十四岁当皇帝，主持天下大事。走呀，别扯着不圆圆，拽着不长长，我是为你好呢，走，找我姨夫去。

毛艳挽着蝈蝈的胳膊，蝈蝈别别扭扭地跟着走，破胶鞋啃着毛艳的脚后跟，毛艳瞪一眼，蝈蝈吓一跳，咧嘴笑一笑，继续跟着走。蝈蝈的身体渐渐恢复自然，弯曲的腰伸直了，腿怒冲冲地向前迈，一步步都好像踩着红木地板，咚咣咚咣地响。蝈蝈的走相漂亮，比得毛艳发了黄。蝈蝈走路像豹子，毛艳走路像麻雀。他们越走越远，我闻到一股亲切的草原气息从他们走去的方向传来，我充满着幻想和希望，并把这希望和幻想传达给伙伴们，它们和着我一齐鸣叫。火车又拉笛子，笛声一过我们继续叫。毛艳的旅行包扔在栅栏外……

火车笛声又贴着白露闪闪的草尖儿，抖抖颤颤地爬过来，草尖上的水珠纷纷落地，野苜蓿在雨中开出紫色的小花，油蚂蚱从草窠里蹦到花额奶牛耳朵上，一个黑色的鸟影映在牛眼里，它用力地叫了一声。

六

……蝈蝈，你知道试管婴儿吗？又不知道，你他妈的知道什么呀，一问三不知。晚月从地平线下爬升到中天时，毛艳对我说，试管婴儿没有爹也没娘，放在玻璃管里搅和搅和就长大了。她说完就笑起来，我知道她在欺我无知，心里不由一阵阵火起。紧接着我吭哧吭哧地憋气声，她又说：我们学院里正在研究试管牛，搞了三年了，连根牛毛还没培养出来，我说你们怎么不把大象和牛杂交、把牛和兔子杂交呢？反正我也不想学，故意跟他们捣乱……

毛艳用一根梢头带着簇绿叶的细柳条抽打着奶牛的屁股，肩上的长发像马尾一样甩动着。你要知道，蝈蝈，我们今天的动作要是稍微慢一点，这五头奶牛就被那个厚嘴唇的小伙子抢去了。他那个洗得发了白的军用挎包里，装的全是票子。这小子肯定是个复员兵。现在的复员兵一个比一个邪乎，抓起钱来稳准狠，后娘打孩子，一下是一下。你干吗不吭声？她停住脚，用那根细柳条拂了一下我的鼻子，沾着牛腻味的柳叶拨弄着我的睫毛，晃花了我的眼睛。夏夜的风吹动遍地月光，沸沸扬扬掺亮了空气。疙疙瘩瘩的小径上一头挨一头排成一队牛，毛艳走在牛后，我跟着毛艳，寒冷的月光逼我抱住了肩头，牛和我们连成串，像一条瘦长的船，在宽阔的河里漂流。流呀流，仿佛流进梦里头，恍然间她成了织女我成了牛郎。哞——奶牛凄凄凉凉地叫起来，我心里打了一个抖颤——如果翻了船，不知谁是织女谁是牛郎。

连声牛叫，使我心里发慌，五千元贷款，不是闹着玩的！我觉着我简直在拿着脑袋开玩笑。牛们在歪歪斜斜地移动，不像牛啦，像妖怪。我说：毛艳，这五个大家伙，养在哪儿？用什么喂？怎样喂？怎样挤奶？挤了奶怎么卖？这些我全不知道。

不是还有我吗？我整个暑假——我不上学啦，就住在你们家了，我爸爸骂我不争气，代沟。你呀，前怕狼，后怕虎，白长了一嘴胡子。

毛艳像赶牛一样抽打着我的背，我们几步就追上了筋疲力尽的牛队。花额奶牛背上驮着毛艳的两件小行李，一个提兜一个网兜，网兜里的牙具缸子碰着小镜子，小镜子反射着月光，光影像只金蝙蝠，不时飞到路边的槐树上去。我突然想起中午时，我和她并膀走到铁路，我说：你的行李丢到牛栅栏外啦。她说：我故意放在那儿。我说：丢不了吗？她说：丢不了。我说：我去拿来吧。她说：丢不了，你不懂。

一只“刮头篦子”在草丛里叫起来，叫声扣人心弦。

蝈蝈，听说你结婚啦？她问。我羞愧地盯了她一眼，她的眼睛仰望着薄薄的月亮。

是的。

动作够麻利的。她说。不知是夸奖我还是嘲讽我。

怎么说呢。

过得还好吗？

凑合着。

有孩子吗？

有啦。

男孩？

女孩。

女孩好，像你吗？

像。

那一定很漂亮。

凑合着。

你就知道凑合，什么都是凑合。

那……不凑合又怎么办呢？

我的嗓子发哽，说话的声调都变啦。毛艳看着我说：蝈蝈，我警告你，不许你爱上我。我记着你的仇呢，你忘了没有，我让你帮我复习功课，你根本不理我。

我怎么能忘了呢？你用土坷垃差点把我打死。

毛艳响亮地笑起来。我们终于走进了草甸子，苦涩的草味儿钻满了鼻腔，奶牛们昂起头，嗤哄嗤哄地吹着鼻子，听起来像女人在抽

泣。草甸子里的昆虫感情饱满地叫着，虫声汇成一条潺潺的河流，漫过草甸子，又折回草甸子。花额奶牛驮着行李走在最后，不时用月光明亮的眼睛瞥瞥我和毛艳，毛艳的白色半袖羊毛衫上涂上了一层浅蓝色的月光，小银牌牌在胸脯上闪闪烁烁。

前边就是我们村，我说。

我知道，你还没忘记我来告诉你“回炉”的事吧？那时候，你正患着高考综合症。

真快，一晃就是三年。我说。说着就想起了老婆孩子，悲哀和惆怅袭上来，于是无法说话。见月光下奶牛们发亮的背散进草地里去，草地里响起唰啦唰啦的吃草声。

你在想什么？她问我。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她打了一个呵欠，说：打瞌睡了，你家有地方睡吗？我说没有。她说：我睡在草地里也行，小时候爸爸打我，我跑到草地上睡过一次，早晨醒过来，头发上沾着一层露水。我说：不会让你睡草地的。

我心里发沉，希望着永远走不尽这月下的草径。毛艳却轰牛上路，牛们东跑西窜，和毛艳捉迷藏。她累得气喘吁吁。我说：让它们吃一会儿吧。

我们终于把它们赶上了路，草甸子里起了微风，草梢上的月亮斑斑点点，跳动得美丽多姿。牛们喘着粗气，不时把头伸到路边草里去。走完了路，看到了雾气腾腾的村庄和乌黑油亮的白杨树。

是蛐蛐她爹吗？茧儿站在白杨树下喊。我没有答应。奶牛们自动停步，五头牛头尾相衔，像用一根铁签子穿在了一起。茧儿从树影下走出来，高声叫着：是蛐蛐她爹吗？我说：你瞎叫唤什么？我又不聋。

蛐蛐她爹。她低低地说着，立在了我和毛艳身边，她的脸像个雪白的大南瓜，眉毛淡得如一条线，蛐蛐她爹，我在树下等了你大半夜，衣裳都让露水打湿了。我心里焦急，不往好处想，寻思着你碰上了劫路的了。蛐蛐咿呀着哭了一会，等不来你，就睡啦……她期期艾艾地说着，像个做错事情的孩子。

蛐蛐她爹就是你？你这个家伙！毛艳把对着我的脸扭一下，对着茧儿，说：你就是茧儿姐姐吧？我是蝈蝈的同学。

她叫毛艳。我说。

猫儿眼?

毛艳!是来帮我养奶牛的。

什么奶牛?

什么奶牛!在你眼前摆着呢。行了,过几天你就知道啦。我心里空虚烦恼,说,快回家收拾一下炕,让毛艳睡觉。

爹和娘也没睡,就着月光等我回来。我把牛轰进院子,就听到爹和娘一齐咳嗽着,点亮了煤油灯。

毛艳进屋吓了爹娘一跳。

我说贷款买了五头奶牛,吓得爹娘哑口无言,一齐跑到院子里看。爹娘进了屋,娘索索地抖,爹说,反了你个小杂种!这么大的事你竟敢自作主张。

我说:我二十四了,不是小孩子啦!李世民二十四岁当皇帝,管理天下大事。

哪个村的李世民?爹说,你连你爹也骗。

毛艳笑起来。

闺女,你笑什么?娘问。

大伯大娘,蝈蝈没错。毛艳说。

女儿在茧儿怀里哭了两声,茧儿拍着她的屁股说:蛐蛐不哭,蛐蛐不叫,蛐蛐她爹买回牛,一条二条三条,八条七条五条……

蝈蝈,你别把心想邪了呀!爹谆谆教诲我。

毛艳来了精神,把白天讲给我听的那些道理又叽哩哇啦地讲给爹娘听。

娘说:闺女,你好像在背天书,俺听不明白。

毛艳说:您明白一点就行了。一代胜过一代,就像您这小脚,能跑过我这双大脚吗?

跑不过。娘说。

跑不过就别说话。毛艳说。

娘说:闺女,这可是在俺家呀,你扫帚捂鳖算哪一枝子的?

毛艳瞪着眼说:我要横扫一切旧思想。

黎明时分,爹说:蝈蝈,你是要这些洋牛呢还是要爹娘?

我说：牛要，爹娘也要。

爹说：留牛不留爹娘，留爹娘不留牛。

毛艳说：大伯，你们干脆分家，让蝈蝈每月付给你们养老费。

我说：分开也好。

爹说：你翅膀硬啦，不是前几年尿床那会儿啦！

我说：是你们逼得我。

蝈蝈，娘说，你娶了老婆忘了娘，老天爷不会饶过你。老天爷长着眼呢，十年前，天上落下滚地雷，劈死一个女妖精——娘顿了顿，睃了爹一眼，接着说，天老爷圣明着呢，你要是敢和爹娘分家，就让滚地雷劈了你个狗杂种。说到这里，娘的眼里射出逼人的寒光。我突然想起那个雨天，娘把脸贴在玻璃上，也用这样的目光，窥视着我和茧儿。我心中立刻堆满了愤怒和厌恶，我咬牙切齿地说：分家，分！你们的生活费我来出，只是求你们别管我。

蝈蝈！一直惊恐地站在一边听我们争吵的茧儿喊起来。蝈蝈，不能分啊，邻亲百家会笑话我们的。

毛艳说：第一个不缠脚的女人也被人笑话过，现在谁还缠脚，你缠吗，嫂子？骨头全缠断了，都是甲级残废。

村子里的鸡又一次叫出一个新浪潮，外面喧嚣着生的声音。从院子里刮进来一阵腥风，耗干油的灯迫不及待地跳动几下，熄灭啦。房子里灰暗了一分钟，潮湿的、浅黄色的阳光就从门缝里挤进来。屋子里充满热嘟嘟的腥气，好像刚用开水烫过死鸡死鸭。大家都困乏地立起来，被疲倦折磨得失去精神的眼里显出惶惑不安的神情。

这是什么味道？——洋牛味！——绝对不是——像死鸡死鸭。

奶牛在院子里叫起来，牛一叫，我立刻想到若干事，分家后，人到哪里住，牛到哪儿住，锅碗瓢盆切菜刀，一样也少不了，我头昏脑涨，甚至开始后悔。我抬头寻找毛艳，她用手扇动着唇边的空气，轻蔑地笑我。我说：毛艳……她说：你害怕了？我说：不是怕……毛艳说：是胆怯！枉为了男子汉大丈夫！手里有钱，地里有无穷的草，你怕什么？茧儿可怜巴巴对毛艳说：猫妹妹，你劝劝他，让他把牛送回去吧。

爹用手掌揉着眼说：你给我滚！牵着你的牛爹牛娘给我滚，别让

这些畜牲腌臜我的院子。娘说：蝈蝈呀，虎毒不食亲儿，爹娘全是为着你好，听说，把这些腥牛送回去，咱正儿八经地好好过日子。爹说：儿大不由爷，你折腾去吧，无恩无仇不结父子。

牛叫声越来越急，那股腥气也越来越浓，无孔不入地钻进屋子。毛艳恶心，伸出两个手指捏一下咽喉，捏出两个紫印子。不对呀，她说，奶牛怎么会有这种味道呢？毛艳一把拉开门，我看到她两眼发直，嘴唇发白，呆了五秒钟，退了三二步，惊叫道：蝈蝈，你看那是个什么？

院子里，五头奶牛稀稀疏疏站着，一个个都像患了感冒，流着清鼻涕，低眉顺眼，垂头丧气。在牛群中，有一个似鸟非鸟似人非人的怪物在行走。他的双腿裸露，细干瘦长，皲裂着一瓦瓦黑色间白纹的鳞片，脚脖上拖着一条粗麻绳，麻绳头拖散了，染着绿色草汁，沾着一疙瘩黄泥。他的步伐类似蹒跚，更像蹦跳，好像脚下安装着两根柔软的弹簧。他的头细长，带着一些不规则的棱角，头上一根毛也没有，两只耳朵像两只晒干了的木耳，阴鸷的目光像爬行动物。他的双肩与胳膊上，对称地生着白色的与灰色的扁羽毛。前胸上的毛蓬松杂乱，肮脏不堪；有的毛根儿朝外，有的毛根儿朝里，背上的毛很少，露着人的深深的脊沟，一群群的寄生虫在脊沟里像黑蚂蚁一样蠕动着。

原来是你这个老怪物！我啐了一口，说，你会飞了吗？老妖怪，别做梦啦。

遍身羽毛的老头阴毒地看着我，忽然振动双翅，发出猫头鹰一样的叫声。他端着翅膀，沿着院墙走动。土墙上伏着一片肥胖的蜗牛，他一把把地抓起蜗牛塞进嘴里，香甜地咀嚼着，绿色的汁液从他的嘴角流出来，沿着下巴，滴落到胸前的羽毛上。

这是个什么东西？毛艳惊魂未定地捏着我的胳膊问。没等我回答，那鸟毛老头就把双翅一抖，尖声叫道：别打我——我要飞随着他翅膀的抖动，一股更加浓烈的腥臭气扑过来，这已经不是屠戮鸡鸭的味道或臭鱼烂虾的味道，简直是腐尸的味道啦。毛艳掏出手绢捂住鼻子，跳到院子里。腥臭气把她瞌睡驱赶跑了。她转到老头身后，仔细地打量着，老头又聚精会神地吃开了蜗牛，根本不理睬她。

你走吧，娘说，你把俺墙上的蜗罗牛子吃完就走吧，俺一家老小都知道你本领大，敬着你哩。

抽烟吗？爹说，爹走到院子里，用手心擦擦烟袋嘴，恭恭敬敬地托着烟袋，顶着扑鼻的腥臭，向鸟羽老头靠过去。鸟羽老头回过头来，白眼珠子翻了翻，把两个腮帮子鼓得高高的，突然喷出了几十个蜗牛壳，像冰雹一样落在爹的脸上。

腥臭气和怪叫声把茧儿怀里的蛐蛐也惊动了。她疲乏厌倦地哭起来。茧儿拍打着她说：别哭，好孩子，别哭，你看，你爹买来一群洋牛，那个长翅膀的老头也来啦。蛐蛐往院子里望了一眼，“哇”了一声，把头扎在茧儿怀里，一动也不敢动啦。

毛艳站在老头儿背后，凝神片刻，腮上泛起会意的笑容。她对着我飞了一个眼色，便鹰扑兔般往前一冲，她抓住一束羽毛，用力一拽，只听到老头像兔子一样水分充足地叫了一声：别打我——我要飞——那束羽毛，连带着一些黑乎乎的臭气熏天的东西脱落下来。毛艳笑着，叫着，前后左右跳着，向老头发起连续进攻，她的步伐灵活，像拳击又像击剑。老头哭嗥着，转着圈防卫，但无济于事。不到十分钟，他身上的羽毛就被毛艳撕扯得干干净净，显出了又脏又瘦的身体。老头像青蛙一样伏在地上，痛哭着：别打我——我要飞——别打我——我要飞——混浊的泪水沾湿了肮脏的面颊。

遍地羽毛狼藉，有一两片在轻动。我看着毛艳，毛艳看着我，又一齐看着老头，良久无言……

七

眼睛上方有两块黄色斑点的小黑狗四眼正在村子里的草垛边与一条名叫鹞子的小公狗纠缠，忽然看到村头上电光闪闪，便撇下鹞子，踏着街上一汪汪的雨水，箭一般地飞奔回来。它跑到躺在绿草地上的蛐蛐面前，用冰凉的鼻子触着她胖乎乎的小手。蛐蛐！蛐蛐！它叫着，用牙齿咬住女孩绣着铁臂阿童木的汗衫，把她拖起来。

蛐蛐张大嘴巴，长长地打了一个呵欠，一滴口水像透明的蚕丝落

到阿童木的头上。她抬起手背揉揉眼睛，摸着小黑狗的头说：四眼，狗娘养的，跑到哪儿去啦？女孩站起来，提提湿漉漉的裤子，挪动着两根藕节般的小腿，向着蝈蝈走去。爸爸，爸爸，那个火球呢？奶牛抬起头，亲切地舔着小主人。滚开，大花牛，回棚里去。四眼，把大花牛轰回棚里去。小黑狗立即执行女孩的命令，在奶牛面前跳着，汪汪地叫着。奶牛使劲扭动着腰肢，拔出深陷在泥土里的蹄子，懒洋洋地往棚里走去。

女孩蹲在蝈蝈面前，大声喊叫。蝈蝈的睫毛像燕翅一样剪动着，脸上浮起幸福的笑容。爸爸，你醒醒么！爸爸，那个火球被我踢到哪里去啦？我的裤子湿了，不是我尿的，我的腿麻。猫眼阿姨怎么还不回来？爸爸，你说呀！女孩像个小老太婆一样絮叨着，我的腿麻，爸爸，我的腿麻。她坐下去，用手指去捅蝈蝈的鼻孔……

妈妈就知道让我睡觉，白天睡了夜里睡，我不睡么，我要找小狗耍去。妈妈就说：长翅膀的老头来了，翅膀老头红眼绿指甲，见了小孩就吃。你听，老头在树上飞呢！别打我——我要飞——我问妈妈：谁打老头啦？妈妈说：你爸爸，还有猫眼阿姨。快闭眼吧，别说话，别让老头听见……床上铺的竹芯凉席忽悠悠地飘起来，凉席托着我先是在天花板下团团转，后来，又从窗户玻璃上飞出去，玻璃好像水一样，轻轻一冲就开啦。凉席托着我在村子上空飞来飞去，白云彩红云彩绿云彩跟着我，一伸手就揪住了，云彩痛得叫妈妈。它妈妈是星星，星星挑着筐子，筐子里盛着糖、花生、布老虎。老虎呜呜哭，老虎老虎你哭什么？老虎说下雨了，淋湿了毛。我说，老虎，你别哭啦，叫翅膀老头听到把你吃了，咯嘣咯嘣嚼骨头……我看到那个长翅膀的老头在村前一道颓墙上练飞。颓墙有一米半高，墙头上长着车前草和蒲公英，妈妈说不是蒲公英，是婆婆丁，爸爸说也是蒲公英，也是婆婆丁。墙根丛生着一窝窝酸枣窠子，红酸枣、绿酸枣，把口水都酸出来了。老头在酸枣窠子中用破砖烂瓦垒了一个台阶，踩着台阶扯着车前草他爬上墙去，腿肚子哆嗦着，张开翅膀，朝着我飞来，妈妈！我怕！老头飞不到我跟前，像石头蛋子一样头朝下栽到酸枣窠子里，酸枣针把他的头咬得淌黑血。爸爸和猫眼阿姨来了。爸爸，老头咬我，我怕！爸爸说：不怕。猫眼阿姨用照相机给老头照相，叭勾

——！像放枪一样，老头吓得不会动了，抱着头哭：别打我——我要飞——阿姨说：他原来就想上天吗？那真也该打，就像打球，歪打正着。爸爸说：到底是打错了还是打对了？爸爸和阿姨走了，翅膀老头又活了，踏着砖瓦，哆哆嗦嗦爬上墙，他抖着翅，果真像老母鸡一样飞出去好远，落地时往前趔趄了几步，没有摔倒。阿姨！看啊，老头飞了！

自从那次猫眼阿姨拔光他的羽毛后，他不见了。人们都传说他去偷动物园的孔雀，进了狼笼子，被四条大灰狼吃啦。老头走后，村子里的蜗牛使劲增多，所有的墙壁都变成了灰绿色，下过大雨晴了天，蜗牛的叫声好像刮风摇树叶子。猫眼阿姨向村里人宣传：蜗牛有高度营养价值！猫眼阿姨还念报纸给大家听，人们都不信，说，只有鸟毛老头才去吃蜗牛，正经人是不吃蜗牛的。还说，要是蜗牛也能吃，那么蚯蚓、苍蝇、蚂蚱、蚊子也都是高级食品。得了吧，姑娘，他们说，留着蜗牛你们去吃吧，你们喝着牛奶就着蜗牛正好对味。猫眼阿姨摊开手，笑笑，退一步劝他们用蜗牛喂鸡喂鸭。村里人听了猫眼阿姨的话，用扫帚把蜗牛从墙上扫下来，放在石槽里用大棒子捣成肉酱，拌在糠皮里喂鸡喂鸭，全村的鸡鸭全都下起了双黄蛋。他们相信了猫眼阿姨的话。但他们还是不敢吃蜗牛，只敢吃蜗牛变成的双黄蛋。村里的孩子们看到我吃盐渍油炸蜗牛，好像吃花生麻糖，馋得他们伸舌头，都伸手跟我要。芳芳的娘，艳艳的娘，俺二姑，老狗皮爷爷，都来问猫眼阿姨：姑娘，这蜗牛真能吃？猫眼阿姨把一颗蜗牛扔进嘴，带着壳就咽了。村里人都拿着盆举着碗抢蜗牛，连墙角旮旯全找遍了。等老头扎齐了毛飞回来时，他的蜗牛被吃光了。

老头这次回来，身上的羽毛老厚老厚，翅膀上的羽毛又大又干净，像大扇子一样。他到处找蜗牛，找不着了，就从腐土中掘来红的蚯蚓，哧溜哧溜吃下去，像吞面条一样。吓得村里人脊梁像棍子一样直。猫眼阿姨说：这个老东西，懂得营养学，他尽拣好东西吃，蚯蚓也是高蛋白呀。

老头看到我的凉席在他头上飞，眼珠子都气红啦，他扇着翅膀飞起来，一把抓住了我的腿。老头伸出长长的绿指甲，要挖我的眼。我吓坏了，惊叫起来……妈妈轻轻拍着我说：蛐蛐，好好睡，娘守着你

哩。我从睫毛缝里看着妈妈，妈妈坐在我的床前噌楞噌楞纳鞋底子，妈妈有空就纳鞋底子。纳了一摞又一摞。爸爸去县城贸易公司联系业务了，猫眼阿姨去了特区。妈妈坐不安稳，好像被尿憋得慌。妈妈。妈妈说：蛐蛐，要尿尿吧？不，你才有尿呢。妈妈又跑出去啦，我知道她出去望爸爸。妈妈前两天老是偷偷地哭，眼皮肿得像葡萄皮。今天她穿着一件水红色的偏襟衫子，衫子的袖上补着一个补丁。衣服小，包不住胖妈妈。妈妈纳一会鞋底子，就坐在床头上，挽起裤腿子搓纳鞋底用的麻绳。她的腿又粗又白，连一根汗毛都没有——搓麻绳时绞光啦。妈妈拈着两片麻，往手心里啐一口唾沫，然后把麻按在光滑的腿上，使劲儿往下一搓，两片麻梢儿在她腿肚子外侧像四眼小狗一样摇着尾巴。前几天爸爸心烦地对妈妈说：你搓吧，搓吧，简直是嗜痂成癖。我问：爸爸，什么“嗜痂”？爸爸说：别乱问。爸爸从来不穿妈妈给他做的鞋，妈妈只管做，做好了就一双双摆在橱里。

院子里响起脚步声。一听我就知道是爸爸回来啦。妈妈撂下麻绳，放下裤腿，摇着尾巴跑出去。蛐蛐呢？爸爸问。在床上睡着哩，妈妈说。爸爸像大老猫一样朝我走过来，我把睫毛合了一下，从一线缝里觑着爸爸。爸爸下巴上的胡子刚刮过，胡茬子青白色。从他嘴里吹出一股葡萄酒的气。他的嘴唇滑溜溜，亲得我腮帮子痒痒的。我感到他把那只大手伸进我的开裆裤里，摸着我的小肚子。她没哭吗？爸爸问。哭着要猫眼眼。妈妈说。噢，她还要等些日子才能回来。爸爸说，热水器里放水了吗？跑得满身臭汗。你不跟我一块洗吗？

在太阳能热水器那儿洗过澡的爸爸，头发又黑又亮，像老鸹毛一样。我爸爸是个英俊少年。猫眼阿姨领我看电视，电视里有个英俊少年。妈妈红着脸站在床边，她说：蛐蛐她爹，你越活越年轻。爸爸说：我们都应该越活越年轻，人老心不能老。你今天怎么穿上了这件褂子？爸爸问。蝈蝈，我不知道，我想你。脱下来吧，爸爸说，像个出土文物。今天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爸爸拉开皮包，拿出一个长方形纸包，撕开纸，一抖，变出了一条苹果绿色大袍子。来吧，穿上试试，这是大号的，你穿恐怕还有点瘦，瘦点好，瘦点出线条。爸爸端着袍子往妈妈身上比量着，妈妈一小步一小步地后退，像被火烤着。她爹——别“她爹”“她爹”的，我是爸爸——爸爸，她爸爸，我怎

么能穿这种衣裳，穿上了怎么好意思见人，人家会指着脊梁杆子骂我呢——你怕什么？来，穿上我看看——不，不……

爸爸把袍子放在床上，用一只胳膊搂住妈妈的腰，另一只手慢慢地伸下去，解开妈妈的衣扣。她爸爸，爸爸，别这样，大白天的……妈妈呜呜地喘着气说。爸爸说：不要紧，茧儿。妈妈像只大白兔一样站在床前，她的脸和脖子像鸡冠子一样红，胸脯像牛奶一样白。妈妈双手捂住脸，那两个胖胖的奶子轻轻地跳着，两颗红樱桃般的奶头对着我点头，我使劲儿地吧咂着嘴。爸爸和妈妈被我吓坏了，妈妈躲在爸爸怀里，连气都不敢出。爸爸帮妈妈穿好袍子，前后左右地打量着。妈妈真好看，绿袍托着红红的脸，妈妈变成一朵粉荷花。太好了！爸爸说。果然是人靠衣裳马靠鞍。爸爸搂住妈妈，像吃奶一样地咂妈妈的嘴。妈妈嘤嘤地哭起来。你哭什么？爸爸问。蝈蝈，好兄弟，我想生个儿子。妈妈说。爸爸慢慢地把妈妈松开，脸色变得冷冷的。你怎么又提起这话头？我们不是领了独生子女证了吗？我还想生，我知道，我不生儿子你是不会喜欢我的，生了儿子才能拴住你的心。妈妈说着，眼泪成串地往下落。别说啦！爸爸厌烦地叫一声，一甩手，走了。妈妈趴在床上，呜呜地哭起来。我吓坏了，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

我知道，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要儿子，我知道……妈妈一边哭一边说，我知道我不如她俊，不如她年轻……妈妈胖胖的大白脸上挂着透明的泪珠，泪珠落到苹果绿色袍子上，嘟噜噜地往下滚。她举起一面方镜，照着自己的脸和身体，她对着镜子，用指肚抻着眼角的皮肤。一抻，皮绷紧，皱纹消失；一松，皮松弛，皱纹出现……妈妈把镜子反扣在桌子上，哭得更伤心啦，奶子像凉粉一样颤动着。她费了很大劲儿才把紧绷在身上的袍子脱下来，手忙脚乱地又换上那条肥腿裤子和那件补丁褂子。妈妈不亮了，不耀眼了，妈妈像只老母鸡。

院子里又响起脚步声，我辨别出这仍然是爸爸的脚步声，他每逢心里有事时，总是用脚后跟重重地捣着地面。爸爸又带着香气进了屋。茧儿，你听我说——你怎么把裙子脱下来啦？爸爸看着妈妈身上的衣裳，说，你为什么要脱下来？你为什么总是要把自己弄得像只老母鸡一样难看？爸爸也说妈妈是只老母鸡。她爸爸，我不愿穿，穿上

新衣裳我的皮肉就像被火燎着。再说，咱都是结婚有孩子的人啦，只要不露着皮肉就行啦，穿好了招人笑话，妈妈说。我给你买衣服就是让你穿。留着吧，等咱的蛐蛐长大啦，让她穿。爸爸笑了一声，两个嘴角上显出两条直竖着的深皱纹。你想得真远啊！爸爸说。他把那件袍子抓过来，拎起来，摸出电子打火机，一按机关，打火机蹿出一股绿色火苗。她爹！妈妈惊叫。苹果绿色袍子忽喇喇烧起来，爸爸的手在半空中悬着，像提着一盏灯笼。火苗燎着爸爸的手，发出嗞啦嗞啦的声响。袍子在火中缩小，最后变成一个大大的黑蝴蝶。几个绿色的扣子落到地板上，响着、滚着。爸爸把手轻轻一抖，黑蝴蝶飞落地。妈妈直着眼坐在床沿上，嘴半张开，肚子里呼噜呼噜地响。爸爸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了。房子里充满怪味，我忍不住咳嗽起来。我坐起来，叫了一声："妈妈。"妈妈抬起衣袖擦了擦湿漉漉的脸，走上前来，抱起我，使劲儿地搂着。妈妈，我又叫。蛐蛐，好孩子，别叫"妈妈"，叫"娘"，还是叫"娘"好。孩子，你爹变质啦，你爹不像个庄稼人啦，你爹全身上下连头发梢上都是香喷喷的味儿……不。我说，不。我摇摇头。我不叫"娘"，我还是要叫"妈妈"，猫眼阿姨说叫妈妈好。妈妈还在哭，还在说：蛐蛐，你爹变心啦，他不喜欢我啦。都怨你自己。我想，爸爸刚才还搂着你亲，可你偏要生儿子。为了逗妈妈开心，我说：妈妈，爱情是碗豆腐脑，趁热吃最好；爱情是盆洗澡水，先洗脸，后洗腿。——你胡说什么，蛐蛐，是谁教你这些胡言乱语？——不是胡言乱语，这是诗，是猫眼阿姨念的——蛐蛐，往后别跟着那个……她学，跟她学不出好来。你奶奶说，半夜里飞来只猫头鹰——我奶奶瞎说！我叫嚷着。奶奶是个老妖怪。

……妈妈刚把我生下来，奶奶就骂我：丫头片子。她那两只绿色老猫眼盯着我，我也恶狠狠地盯着她，一出生我就和她结下了冤仇，她经常折磨我，她用冰冷的火镰磨我的嘴唇，用臭烘烘的破布擦我的牙床，还用手指捏我的小奶头。我长到二百多天的时候，每逢妈妈不在家，她就用嘴嚼饼子喂我，饼子嚼得粘糊糊的，她用手指挑着往我嘴里抿。她的手指干燥开裂，擦得我嘴角火辣辣地痛。我的手脚被捆得绷绷紧，无法反抗，只好拼命嚎哭。她说：小鳖羔子，吃哭食哩，哭也得吃。粘稠的饼子进了我的气管，我噢噢地叫着，脸都憋紫了。

爸爸回来了，说：娘，你怎么这样折腾她？奶奶怒气冲天，把我扔到炕上，骂爸爸：杂种，我怎么折腾她啦？爸爸说：没有这样喂孩子的，这样不卫生。奶奶说：什么卫生不卫生，杂种，你也是我这样喂大的。

我们和爷爷奶奶分了家，我们在白杨树下建了新房子，奶奶和爷爷住在旧房子里。爸爸让奶奶和爷爷搬到新房子里住，奶奶说：没那福气。爸爸说：这可是你说的。爸爸每月付给爷爷和奶奶二百元养老费。爷爷背着一支长苗子土枪，天天在草甸子里转悠，碰到兔子打兔子，碰到斑鸠打斑鸠，有一次还打到一匹三条腿的小猞猁，全村的孩子都跑到爷爷家去看这匹稀奇走兽。爷爷领我去钓鱼，钓了一条白鳝、一条黄鳝，白鳝黄鳝都在草地上打滚，滚了一会，就不滚了，爷爷光顾钓鱼，黄鳝被四眼叼去吃了，连骨头都吃了。我说：爷爷，把白鳝给鸟老头吃了吧，爷爷不答应。鸟老头在草上追野兔子，追过来追过去，总也追不上。奶奶每天都泡在我们的新家里，什么事都要掺和，什么事都要插嘴。我们的“五朵金花”最惹她生气，她说：这些妖怪，奶子像大水罐。猫眼阿姨挤奶时，她就站在一边说：这是奶吗？哗啦哗啦像撒尿，镇上那些喝你们奶的孩子，迟早要生出牛角来。我捧着奶瓶跑过来，嘴噙着奶头，看着白里透蓝的乳汁射进奶桶。猫眼阿姨穿着工装裤，袖子挽到肘弯，双臂像白鳝一样扭着。奶牛呼哧着喘气，不时用蓝眼睛看着我们。蛐蛐，奶奶说，你别喝这些脏东西。她用手指着我的奶瓶。我说：牛奶好喝，奶奶，你想喝吗？猫眼阿姨提起奶桶，到脱脂房里去脱脂，她笑着对奶奶说：您老人家千万别喝，喝了头上长角，身上长毛，腚上长尾巴。

奶奶越来越注意我了。只要我捧着奶瓶喝奶，她就用绿眼瞪着我。那天上午，奶奶又像只老鹰一样在我们院子里待着。爸爸在研究糖化饲料，猫眼阿姨在单杠架上拴了两根胶皮管子，训练妈妈挤牛奶。妈妈真笨，学了多少次啦，总也学不会。猫眼阿姨说，用力柔和一点，再柔和一点，不能像攥锄把子一样啊。妈妈满脸是汗，动作更加笨了。妈妈说：妹妹，还是让我干点粗活去吧，担担水，扫扫牛粪。挤牛奶也不是细活呀，猫眼阿姨擦着汗水说。我捧着奶瓶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前边的草场上有一只蓝色的蛱蝶在一剪一剪地飞动着。

我放下奶瓶去追蛱蝶。蛱蝶飞高飞低地逗着我，最后扇动翅子上了树。我失望地跑回院子，看到奶奶仰着脖子，把我的奶瓶喝得呼呼噜噜响。放下！我喊，快放下，你把奶头给我弄脏了。奶奶翻翻白眼，骂道：小小年纪也会放屁，都是一样的嘴，怎么就弄脏啦？猫眼阿姨说：老太婆，头上长出牛角来啦。奶奶摸摸头，说：姑娘，别吓唬俺啦，这玩意儿还挺好喝。蝈蝈，往后，每天给我和你爹送两瓶过去。爸爸冷冷地说：好吧，不过，奶钱要在养老费里扣除。啊呀！奶奶大声叫起来，蝈蝈，你这个杂种，娘四十八岁那年才得了你这么个老生儿子，恨不得打掉牙把你含在嘴里养着。冬天怕你冻着，夏天怕你热着，你六岁那年，还嘬着我的奶头吃奶，六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给我算算这笔奶水钱是多少？你养着五头大奶牛，挤出的奶用平板车子往镇上送，连亲爹娘要瓶奶喝都扣钱……奶奶越说越感到委屈，坐在地上，捶打着地面，天呀地呀地哭起来。

奶奶的哭声引来一群人，人们咬着耳朵说话。老狗皮爷爷说我爸爸：蝈蝈，这就是你的不对啦。爸爸说：大叔，您不懂。奶奶见到人，更来了劲头，骂着：蝈蝈，悔不当初放在尿罐里淹死你个小杂种。认钱不认爹娘，天老爷饶不了你。迟早要从白杨树上落下滚地雷，劈了你这个小畜牲，劈了你这瘟牛……

爸爸，你怎么还不醒？蛐蛐打着呵欠说。

八

她坐在老屋里的土炕上，愁绪满怀地纳着鞋底子。

就是在这间屋里，我给你做了老婆，蝈蝈！

就是在这间屋里，我给你生了女儿，蝈蝈！

蝈蝈，你快回心转意吧，你不回心转意我这辈子就算完啦。檐雨敲打着一个破脸盆，发出抽泣般的声响。她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已经是第三次用针锥刺破指头肚了。她把指头放在嘴里吮着，嘴里咸，鼻子酸，眼泪模糊。泪眼透过那块巴掌大的窗玻璃，她看到在房檐和晾衣绳之间的巨大蛛网上，粘住了一只嘴巴根子还泛着嫩黄的乳燕。

小燕子死命挣扎着，恐惧地看着蹲在房檐下的那个乒乓球大小的蜘蛛。蜘蛛感觉到蛛网的强烈震动，沿着对角线爬到网中央。面对这个比自己大几倍的猎获物，蜘蛛毫不畏惧，它张开屁股上的开关，拖着粘粘的银丝，绕着小燕子爬来爬去，很快就把小燕子缠得像一只蜷曲的蚕蛹。小燕子快要窒息了，发出一声声绝望的啁啾。两只老燕子像麻雀一样噪叫着，扑楞楞地围着蛛网飞。蜘蛛慢吞吞地干着自己的事，睬都不睬它们。

她很怕那个黑乎乎的大蜘蛛，因为婆婆曾多次讲过滚地雷殛死蜘蛛精的事。怕蜘蛛，又可怜那快要被缠死的小燕子，这种矛盾心理使她暂时忘记了自己和丈夫的纠缠。后来，她大着胆子，冒雨跑到院子里，抄起一根滑溜溜的竹竿，闭着眼把蛛网搅破了。蜘蛛和燕子都落在泥水里。就在这时候，在几百米外的那棵大白杨树上，绿色透绿的火球像穿梭一样滚动着，她双眼发直，脸白如纸，唇红如血。未及她反应过来，那一串串的火球便从树上消逝了。几十秒钟后，牛棚方向一声巨响，一道火光冲天而起，空气像汹涌的潮水一样漾过来，院子里飘着浓烈的硝烟气息。她沉思了半分钟，忽然惊叫一声，扔掉竹竿，冲出柴门，向着牛棚跑去。边跑边喊：蛐蛐，蛐蛐，我的孩子……

她是趿拉着鞋子从屋里出来的，一出柴门，街上粘稠的泥巴就把她的鞋子脱掉了。于是她赤着脚，呱唧呱唧地踩着泥水，睁着眼，看不见路。远处的天空中闪电泼剌剌地继续燃烧，一瞬间她的眼睛漆黑发亮，一瞬间又黯淡无光。一种大祸临头般的感觉吓得她精神恍惚，她的眼前不断晃动着幻影。婆婆干瘪的脸，婆婆每每说到滚地雷殛死罪人或妖怪时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语调和表情，丈夫穿西服扎领带时的潇洒神态，猫眼姑娘那一口雪白的牙齿和修长的双腿……自从她那天夜里来到我们家，我们家每天都在变，什么都变啦，丈夫，女儿。

……那天，草地上开遍金黄色苦菜花，棕色的蜥蜴在茅草缝里迅速爬动着，野兔在袅袅上升的氤氲中奔跑，还有鹧鸪鸟迎着东方红色的太阳飞翔。一公一母是一对夫妻鹧鸪，忽高忽低，忽上忽下，背上和胸上的白色斑点像星星一样眨动着，就在它们要消融在草甸子深处的蓝天里时，一支枪口上冒出一股白烟，一只鹧鸪如一粒弹丸落了

地，不知另一只鹧鸪怎么样，不知死的是公活的是母，还是活着的是公死的是母。枪声传过来了。

丈夫穿一套大红运动服，猫眼穿一套白色运动服。春天的草地上，我的丈夫和一个大姑娘每人提一支熊猫牌羽毛球拍，欢蹦乱跳地打羽毛球。蓝晶晶的天。绿幽幽的地。红艳艳的他。白闪闪的她。心酸酸的我。

扣呀！蝈蝈，你这个臭球篓子。猫眼大声喊叫着。她把我丈夫蹓得上蹿下跳，如同走狗。后来，丈夫把羽毛球正正地打在她的奶子上。十环！十环！他兴奋地叫起来，像个大孩子，女儿小蛐蛐，两边来回跑，一会儿给爸爸加油，一会儿给阿姨加油，小嗓子都喊哑了。蛐蛐摘了好多苦菜花，用遮巾兜着，跑到猫眼面前，一把把抓着苦菜花，对着猫眼头上撒。她人小力气小，扬不了那么高，猫眼双膝跪到草地上，让蛐蛐把苦菜花撒了她满头。

我孤零零地站在一边，像一棵枯朽了的树，乌鸦和麻雀在我头上吵闹着。我想趴在草地上哭一场。毛艳跑到我面前来，她那两个苹果般的小奶子，边是边棱是棱地向前挺着，我女儿撒在她头上的苦菜花一朵朵往下掉着，她鼻子尖上挂满白色的汗珠。她弯腰从我脚下拣起羽毛球，无意地看看我的脸，走了两步又回过头说：大姐，你不玩一会儿吗？你玩一会儿吧。她把手中那只球拍塞给我。她对着我的丈夫说：蝈蝈，你跟大姐打一会儿。我的丈夫不高兴地说：捣什么乱！我攥着球拍，感到半边膀子都坠垮了。好妹妹，我不会打——我来教你——我笨，学不会，你跟他玩吧——我把球拍放在地上，低头不敢看他们，转过身，扭动着身子快步走，我心里并不难过，泪水却像泉水一样咕嘟咕嘟冒出来……

我从草地上走回家，心里说不清啥滋味，泪水一个劲儿地流，擦也擦不干。我感到委屈怨恨，但又不知道该恨谁。她就是比我能，就是比我“盖帽”——蛐蛐天天“盖帽”“盖帽”地乱嚷——她那两个小奶子长得那么精神，我当闺女时也是膨着胀，她的腿那么长，屁股上的肉那么结实，难怪蝈蝈喜欢她，难怪蛐蛐也喜欢她。蛐蛐把那么一大堆苦菜花撒在她头发上，使她的脸像男孩子一样招人喜爱。她奔跑跳跃着，我女儿撒在她头上的苦菜花一朵朵往下落着，有的碰撞着

她的脊背往下落，有的碰撞着她的胸脯往下落，有两朵沿着她敞开的衣领落下去，再也不见出来。我女儿围着她转，我丈夫围着她看，好像我的丈夫是她的丈夫，我的女儿是她的女儿。我嘴里发苦，我的命更苦。我两岁那年死了娘，跟着爹长大成人。嫁给了蝈蝈，我心里足得不行。我横看竖看看不够你，恨不得像抱奶娃娃一样天天抱着你。可是你一直和我隔着心。前几年你故意把自己弄得埋埋汰汰，没给我一天好气受；这几年你精神得要命，可对我越来越冷淡。我知道我不称你的心，不如你的意，可我给你生了女儿，生儿子我也能，你不要怨我，我给你洗衣做饭，也尽到了做老婆的本分啦，你不该吃着碗里的，看着碗外的……

我越想越冤屈，眼泪流干啦，眼睛里像有沙子，克浪克浪地响。哭也不顶事，命中没有莫强求，胡思乱想不中用。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我抓起柳条篮子，到村里豆腐房去买豆腐，蝈蝈、蛐蛐，还有那个猫眼，全都是豆腐肚子，天天吃也吃不够。每逢我们四个人同桌吃饭时，我就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蛐蛐总是一本正经地装大人，他和她却像两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常常为一句一点也不好笑的话笑得弯腰喷饭。

我抓着柳条篮子进了村，大街旁边的排水沟里，全是灰绿色的蜗牛壳，几只鸡在刨着什么，弄出哗哗啦啦的响声。吃蜗牛的风气还是从我们家兴起来的，起初我哪里敢吃，看着他们吃我都恶心，后来，蛐蛐捏着我的鼻子把一个蜗牛塞到我嘴里，没用我嚼，蜗牛就化开啦，味道又鲜又美，强似活鱼嫩鸡。猫眼和蝈蝈还发明了好多种蜗牛做法，名字巧得我连说都不会说。吃了两个月蜗牛，我原来的衣服就穿不进去啦。蝈蝈让我喝凉水减肥，毛艳拉我去草地上做健美体操，弯腰撅腚的，把人都快羞死啦。村里的女人看到我，都捂着嘴笑。蝈蝈训我，看你肥成什么样子啦！我说：我愿意肥吗？他说：不愿肥为什么不练？我说：蝈蝈，就那么比划几下子能瘦了人？我心里话：蝈蝈，我知道你怎么看我都不顺眼，就变着法儿整治我。胖难道不比瘦好？

村子中间那棵白果树下，围着一群婆婆妈妈，一个同辈的媳妇叫我：茧儿嫂子，来呀。我问：干什么呀？她说：这儿有人在抽签算

命，预卜吉凶。我的心动了一下，扤着篮子靠上去。白果树上挂满了破扫帚烂铁盆，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我挤进人圈，看到地上铺着一块两米见方的黄布，黄布上摆着一只黄铜鸟笼子，鸟笼子里养着一只黄色小鸟，小鸟在笼里跳上跳下，唧唧轻叫，鸟嘴是咖啡色的，鸟腿是淡黄色的。鸟笼子旁边，放着一排木格子，木格里放着一张张黄纸折子。守着摊儿的是一个面黄肌瘦的老头，一双黄眼珠子，很慢很阴地转着。一个中年妇女家里丢了一只羊，抽了一签，纸折子上画着一大簇青草，老头儿替她批讲说：狗三猫四，猪五羊六，靠草而去，你顺着草找去吧。女人眉开眼笑，递给老头一块钱，高高兴兴地走了。我出神地看着那只在笼子里蹦蹦跳跳的小鸟，那小鸟也不时地转过头来，用米粒大小的黑眼睛盯着我。我觉得这只小鸟认识我，它轻轻地叫着，不时吐出粉红色的舌头，它的下巴颏上，有一撮胭脂色的羽毛。大嫂，那老头说，你有心事。我摇摇头。你骗不了我，老头说，你有不高兴的事，花上一块钱，或许能找到一个趋吉避凶的方法。老头用黄金般的眼珠盯着我，小鸟也用米粒大的黑眼盯着我。我眼睛里只有老头和小鸟，旁边的老婆婆少媳妇吃屎娃娃全都退出去很远。我蹲下去，看着那只小鸟说：我抽一签。老头说：求者心中事，灵鸟早已知。他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黄铜小铃铛，对着鸟笼晃了三下，然后拔开笼门，小鸟蹦蹦跳跳直奔木格子。在木格子前，它东瞅瞅西瞅瞅，用嘴巴叼住一个纸折，扑楞着翅膀往外拽。老头把纸折递给我。小鸟进了笼子，吃着老头赏给它的金黄小米，还时不时地对着我看。

我捧着这张发黄的纸折，迟迟不敢打开，从纸折里散发出一股发霉的味道。老头说：看看吧，看看是不是你要问的事。

我翻开纸折，看到一幅阴森森的图画：在一棵柳树下，一个长发披散的女子，手托一条白丝绦，看样子准备上吊。我的心一下子撮了起来。画旁还有两行黑字，我说：先生，请您给批讲批讲。老头瞅了一眼纸折子，念道：好鸟枝头皆朋友，一木焉能支大厦。我迷瞪着两眼看着他。老头说：可对你的心思？我头不由己地点了点。老头说：就是啦，玄机不可泄漏。我把买豆腐的钱给了老头。站起来，往外走，撞着人像撞着高粱棵子，稀哩哗啦响。我一心想着那棵柳树，那个平伸出来好像专门为上吊的人提供方便的树杈子，还有那根雪白的

丝绦。我踩着蜗牛壳回了家，没有心思做饭。毛艳和蝈蝈的笑声从田野里传过来。他们笑得好痛快。我说，你们笑吧。那个女人披头散发，满脸泪水。她对我说，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托生。妹妹，别糊涂啦。死了吧，死了吧。她站在树下向我招手哩。我手脚不由己地站起来。院子里朦朦胧胧，那架单杠上生长了翠绿的枝条。好妹妹，来呀！那个女人引着我走，自古以来无数多情女子都从这条路上走啦。一了百了无牵无挂。我没有丝绦呀。那不是吗？她指着毛艳晾衣服用的尼龙绳。我把尼龙绳甩到单杠上，尼龙绳像一条河鳗鱼，闪着银子一样的光。我甩上绳子去，找来一个小方凳，踩着方凳固定好绳子，又挽了一个活扣。活扣像个圆镜子，那个女人在镜子里对我招手。我身上有一股酒糟味，熏得我头晕眼花，直想呕吐。阳光从镜子里透过来，光线里游动着一群群蜗牛。我把头伸进圈子去，刚要踢凳子，绳子吐噜一声掉在地上，好像鳗鱼脱了钩。我跳下凳子，再次把绳子拴好，把头伸进去，绳子又吐噜一声落了地。这时，草地上传来了蛐蛐的哭声。我像从恶梦中惊醒一样，看到院子里阳光灿烂，照着死蛇一样的尼龙绳子和青黝黝的单杠……

我们的奶牛忽然得了急病，起初全像醉酒一样，又跳又叫，闹过一阵后，就蔫不唧地趴在地上不起来了。蝈蝈趴在毛艳的书桌上翻书，毛艳也凑过去，那本书是暗绿色布封皮，皮上烫着金字，有两块砖头那么厚。两个人的头几乎靠在一起，毛艳光滑顺溜的长发拂着蝈蝈结实的脖子。我站在他们背后，手心里是冰冷的汗水。牛醋酮血病吗？蝈蝈疑虑地问毛艳说：牛醋酮血病，是一种新陈代谢障碍疾病。我们太娇惯它们了。应该让它们吃粗茶淡饭，应该每天都让它们去草甸子里吃草散步。蝈蝈赞同地点点头。他从药箱里拿出不锈钢针管，吸足了透明的药水，给奶牛注到脖子上。

奶牛们很快恢复了健康。阳光下的草甸子。毛艳说：多美呀。她跑回自己的屋子。回来时，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个方方的小机器。说：蝈蝈，蛐蛐，大姐，来，我给你们“咔嚓”一张。照相机！蛐蛐欢叫着，五岁多点的孩芽子，竟然认识照相机。毛艳把我丈夫拉到我身边，把我女儿拉到我丈夫和我之间，女儿抱住爸爸的腿，像狸猫上树一样，一直爬到爸爸的脖子上，双手揪着爸爸的耳朵，像骑着一匹

马。靠近点，蝈蝈，搂住大姐的腰！毛艳喊着。蝈蝈冷漠的胳膊搭在我腰间，我浑身一阵颤栗，乳房上爆起一层鸡皮疙瘩。大姐，抬起头来呀，好，笑一笑，使劲儿笑，从心里往外笑，不要皮笑肉不笑。蝈蝈烦躁地说：行啦，小姐，咔嚓了就行啦。他的手滑到了我的胯骨上，没有一点热情，好像他不是搂着他的老婆而是搂着一根电线杆子。我从心里漾出苦滋味。毛艳让我笑，于是我就笑，我知道我笑得比哭还要难看。毛艳单膝跪在地上，照相机阴森森的眼睛瞪着我们，机器咔嚓一声响。我感到胸口上像被打了一枪。毛艳又给蝈蝈和蛐蛐照。她让蛐蛐骑上牛背，让蝈蝈躺在草地上，嘴里还叼着一朵金黄色的苦菜花。蝈蝈也给毛艳照。毛艳趴在草地上，双肘支地，双手捧腮，圆圆的眼睛被挤成两钩弯月。蛐蛐站在爸爸背后，喊叫：猫眼阿姨，笑一笑！毛艳咧开嘴，白牙齿在阳光下像玉片一样闪烁，黑黝黝的脸上满是黄灿灿的阳光和从皮里肉里渗出来的笑容。咔嚓！我感到又挨了一枪，前后腔透了气。毛艳打了一个滚跳起来，抱住我的女儿，拉住我的丈夫，说：我们三个照一张。她拿着照相机跑到我面前，说：大姐，帮我按下快门。我不会，我不会呀！我把双手藏在背后，连连倒退着。不难，非常简单，让我两分钟教会你。她连珠般地说了一通话，把照相机递给我，就跑回去摆姿势了。我也是单膝跪在草地上，两只手像筛糠一样哆嗦。我低下头，看着方方正正的取景框。框里出现了湛蓝的天空，一朵白云在懒洋洋地飘动；框里出现了辽阔的草甸子，白云挂在一片青草梢上。我移动着镜头，终于从蓝天白云之间找到了他们。我的心在一瞬间停止了跳动，一股热辣辣的液体把我的嗓子堵住了。在小小的方玻璃上，他们的头像指甲盖那么大，眼睛像半粒火柴头。我的女儿紧紧地搂着毛艳的脖子，还不时翘起粉嘟嘟的小嘴去亲她的黑脸。我的丈夫歪着头，看着我的女儿和毛艳，他是那么专注，嘴微微张开，那个轻易不给我看的大酒窝也显了出来。他和她不断地交换着眼色，好像进行着亲密的谈话。他的头发蓬松着，似乎刷上了一层金粉；他的耳朵比脸还白，耳垂又大又柔软。那双嘴唇，那双曾经发疯般地亲过我的嘴唇现在正对着黑姑娘微微张开。啪哒！一滴水珠落在取景框里，画面变得一团模糊。我把照相机扔在地上，掩着脸跑回家……

自打照相那天后，蝈蝈一直不理我，夜里睡觉时离着我远远的，我只要动动他，他就唉声叹气，吓得我赶紧缩回手。茧儿呀茧儿，这样下去，你痛苦我也痛苦。蝈蝈，好弟弟，是我不对，往后我一定改，我好好跟着你们学。我不顾一切地把他拉到我着火般的怀里，他叹了一口气，慢慢地接受了我的热情。茧儿，他说，从明天起，你什么活儿都不要干了，专门学文化，豁上三年时间，你起码要有小学文化程度呀。我说：蝈蝈，我都三十岁啦，只怕你白操了心，我没有识字的天分。不对，只要有信心，只要能坚持，没有学不会的事情。那，我就试试吗……

第二天早晨，他竟然温柔体贴地帮我梳头，给我洗脸，还涂了我满脸珍珠霜。我被他弄得魄儿都荡起来，软绵绵地由他摆布着。吃过早饭，他在一块石板上写了十个大字，带着我翻来覆去地念。他让我把每个字抄写五十遍。他说：我去镇上送奶了，回来检查你的作业。

人、手、口、马、羊、牛……我念叨着，心里却想着夜里的事，他从来没有这样温柔地对待过我。我拿起铅笔，横竖不得劲，比绣花针还难捏啊！蝈蝈，我不是干这个的材料呀！我听你的话，好好照顾你不就行了吗？何必要学这些字呢？我想，他也不过是逗着我玩玩罢啦，只要对他百依百顺，不管他和毛艳的事，他就会对我好的，我放下沉重的笔，走到窗前往外望。女儿和猫眼正在廊檐下学跳什么舞，录音机里放着使人心里发痒的曲子。我拉开抽屉，找出一块雪白的布，蝈蝈，我的亲男人，让我替你绣双花鞋垫吧，我给你左脚绣上蝴蝶牡丹，右脚绣上金鱼莲花。老天保佑你步步踩红运。

没想到啊，他竟然发了那么大的火。他用鸡毛掸子把我的手抽肿了。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圬！他恼怒地说。我满眼是泪，把那两只已经描好花样子的鞋垫捧到他面前，战战兢兢地说：她爸爸，我给你绣双鞋垫子……他一把夺过鞋垫子，冷笑一声，捞过剪刀，咔嚓咔嚓，把鞋垫子铰成碎片。他的脸铁青色，说：快把作业完成。我拿起笔，手肿得像小蛤蟆，铅笔掉在地上，尖儿折了。我弯腰拾笔，看到遍地碎布片，像风雨打落的白花瓣。蝈蝈，我哭着说，你饶了我吧，我给你当牛当马都行，只要别让我学字……

九

老夫妇相跟着，一步一滑地向白杨树下走。老太婆咕咕噜噜地祷告着，诉说着：蝈蝈，我的儿，娘不该用滚地雷来咒你，咒过来咒过去，老天爷当了真，当真打了滚地雷，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娘靠哪个来养活……远处传来儿媳妇悠扬的哭声。一群绿色的乌鸦在他们头上哇哇地叫着，乌鸦群里有一只非常漂亮的鹧鸪，凄凄凉凉地学乌鸦啼，声音如箭羽，直射老头儿心窝。他站住了，目光凝滞，似有所悟。很远的地平线下，还有无声的血色闪电，老头望着那儿，目光游离。走呀，老头子，蝈蝈怕被滚地雷殛倒了。老头却掉转身，朝着来路走去。于是，老太婆向前走，老头儿向后走——反过来说也一样，两人背道而走，各想各的心事……

爹呀，娘呀，他……他要和我离婚。茧儿跪在公公和婆婆面前，断断续续地哭诉着：自从猫眼进了家门，他就一天天地变了，一直变到这一步……爹，娘，你们可要为儿媳做主呀，要打要骂由着他，他愿意和猫眼相好我也不管，只是别让他休了我，被休的女人不算个人……

杂种，反了！公公说，离婚，狗小子，这不是成心给祖宗丢脸吗？

蛐蛐她娘，婆婆说，你甭哭，有我给你做主呢，结发的夫妻，生死的冤家，一根绳上拴着的蚂蚱，跑不了你就跑不了他。我和你爹这就去找他。

那是个大晴天的晌午头，草甸子里热浪滚滚，白杨树上蝉鸣如雨。一只又脏又臭的大鸟在白杨树前爬上飞下，时而像只瘟猫，时而像团阴影。老太婆拉着老头去找儿子算帐。牛棚里没有人，各个房间也都关门挂锁。一定是让那个女妖精勾走啦。老太太说着，打着眼罩往草甸子里瞭望。草甸子里斑斑点点是耀眼的阳光，通到苇田去的那条小路像一根焦干的丝瓜。路上飘着一朵红云，一朵白云，红云背上还驮着一朵小小斑马云。他们在那儿！老太婆说，果然是被狐狸精勾

去啦。她一来我就看出她不是正道人，跟村西头遭雷殛那个骚婆子是一路货。老太婆忽然怒气冲天，眼睛瞪着老头子，说：根歪苗难正，有骚爹就有骚儿子！老头说：你还有完没有，多少年的陈谷子烂芝麻又抖搂出来。老太婆冤屈地说：伤心的事永世难忘，那时，你一心迷着她，心里哪有我？一年三百六十天，你有二百天睡在她家，在她家里你有说有笑，回家就哭丧着个窝瓜脸，好像欠你两吊钱！——后来，我不是再也不去了吗？不是正儿八经地跟你过日子，很快就生了蝈蝈吗？——那是老天长眼，滚地雷殛死了骚狐狸，你心里害怕遭天谴才回到我身边，要不是天开眼，我这下半辈子还得当活寡妇……老太婆的埋怨话像一条污水河，源源不断地往外流。老头愤愤地转回身，一言不发地走了。他爹，你不管了吗？你就由着他拈花惹草伤天害理？你不管我管，我知道你心里有病腰杆子不硬，没准还眷念着你的老相好，想去吧。

她气喘吁吁追着那三朵云，三朵云隐没在芦苇地里。老太太也追进了芦苇地。前几天刚下了一场大暴雨，芦苇长得青翠欲滴，她沿着依稀的路径向深处走去。芦苇丛中一阵骚动，老太婆低头一看，发现一只青灰色的小狐狸正坐在苇丛中望着她。狐狸的皮毛光滑，圆圆的眼睛上生着两撮白毛。它的眼睛像电光，下巴咧开，露出几颗雪白的牙齿。老太太浑身麻木，如同触电，瞳孔扩大，面前一片迷朦。她嗫嚅着：仙家，仙家……

等她恢复神志时，狐狸已经走啦。她一时也糊涂了，不知是真碰上狐狸还是假碰上狐狸。她穿过茂密潮湿的苇地，爬到一道颓平的土堰上，面前出现一大湾平静的绿水。浅水处生着稀稀落落的芦苇和一簇簇的蒲草，一只紫红色的大蜻蜓点着水面在芦苇中穿行。堰上没有人影。老太太惊恐不安地喊着：蝈蝈！蝈蝈！奶奶，你叫什么？老太婆一回头，看到孙女正在叫她。女孩坐在堰边一棵柳树下，身穿一件白道道蓝道道的小裙子。柳树干上生着红胡须一样的水根。女孩捧着一本连环画，四眼小狗平伸着两只前爪，趴在女孩面前，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湖水。

蛐蛐，你爹呢？老太婆恶狠狠地问。我爸爸和猫眼阿姨下湖游泳了。天哪！老太婆绝望地叫着，天！她举起手罩在眼上遮住阳光，向

明晃晃的水荡里望去。远远的水里有一片野生的莲花，一枝枝白莲高高地挺出水面，一白一黑两个几乎是赤身裸体的人正在白莲周围追逐着，溅起的水花很高，但一点声音也没有。老太婆嘴唇嚅动着，嗓子里叽哩咕噜响，好像在念着降妖避邪的咒语。

蝈蝈和毛艳在湖水中畅游着，一只孤独的大鸟单腿独立在湖心的泥渚上，歪着脑袋看着他们。它体长两米，遍身洁白的羽毛，一只长长的大嘴连脖子都坠弯了，下颌上那个粉红色的大皮囊不停地抖颤着。

大鸟注视着湖水，在它的眼里，那两个人就像两条大鱼。一条大鲢鱼，一条大乌鱼。

蝈蝈，会蛙泳吗?

当然会。

大鸟看到那个男人笨拙地模仿着青蛙游动的姿势。

笨蛋，这是狗刨，不是蛙泳。看我给你示范。

大鸟看到女人冲到前边去，身体摆平浮上水面，收腿——划水——蹬夹腿，红色的游泳衣在水中闪闪烁烁。她游得实在是完美无缺。大鸟惊愕地看着这个姑娘。这时候，她仰面朝天躺在水面，四肢一动不动，好像她的身体是用软木做的。

蝈蝈，你还差得远，你离一个农民企业家的气魄还差得远。

姑娘闭着眼睛说。她的线条优美的身体在水面上起起伏伏，湖水忽而漫过她高耸的胸脯，忽而又把胸脯露出来。蝈蝈在她身边慢慢地游动着，几次把嘴张开好像要说话，但又困难地闭上。后来，他猛地向前划动几下，紧贴着姑娘的身体，气喘吁吁地说：毛艳，我……毛艳睁开眼看看他激动不安的面孔，微微一笑，用手掌撩起一股清水，清水直奔蝈蝈的鼻子和嘴巴。她身体一翻，屁股一撅，钻入了湖水，过了约有两分钟，她从离蝈蝈几十米远的地方钻出来。

真不要脸啦，真不要脸啦，老太婆唠叨着，把目光从湖水中收回来，那些裸露的大腿和臂膀仿佛还在眼前晃动。不知为什么，她觉得在湖水中游动着的就是那个青灰色的小狐狸，她和它的睛睛都是又圆又黑，皮毛又明亮又光滑，牙齿又白又尖利。她来无影去无踪，神通广大，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道，不是狐狸精是什么？她

感到害怕，忧虑，担心着儿子的命运。

连孩子都不管啦，孽障啊！也不怕孩子滚到湖里淹死。——没事。女孩举起手说，你看，爸爸和阿姨把我拴到树上啦。女孩的手腕子上拴着一根细绳，细绳的另一端拴在柳树上。爸爸让我看小人书。还有阿姨的小收音机。还有小狗。阿姨说，要是玩够了，你就大声哭。

你这个小傻瓜，老太婆说，你爹不要你娘啦，你爹被狐狸精迷住啦。

十

花额奶牛站在棚子边上，枯燥无味地回嚼着从百叶胃中返上来的草，眼睛悲哀地注视着白杨树下的草地。

蛐蛐，我的孩子，你醒醒呀你醒醒……

蝈蝈，我的儿，都是那个狐狸精勾引你丧了天良遭天谴呀……

在两个妇人唱歌般的哭声中，太阳从重云背后滑到西边天际。这时，突然刮来一阵强有力的西北风，云层破裂，太阳钻出来，光芒四射地挂在西半天上。阳光把乌云边缘镶上金边，也把草甸子染成金黄，草叶上的水珠儿闪烁着紫色或是红色的光晕。

花额枯燥无味地咀嚼着，当它偶尔侧目东望时，马上把满口草丝咽到胃里：东边的天际上，一眨眼工夫竟跳出了一条跨越万里恢宏壮美的彩虹，光艳照眼，犹如天桥。颜色是内紫外红，紫红与中夹着浓艳欲滴的翠绿。几乎与此同时，在这道彩虹的上方不远处，又生成一道颜色较黯淡的副虹。副虹的色序是内红外紫，好像一个人和他的倒影。奶牛急促地喘息着，眼里闪着惊惶不安的光。过了约有两分钟，在第一道虹的内侧，突然又跃出一条虹，这条虹比较狭窄；紧接着又出现第四道虹，它的宽度只有第一道虹的三分之一。三虹和四虹颜色更加黯淡，紫色和绿色几乎难以辨别，只有深红的色彩还比较醒目。

四道彩虹飞挂天际，草甸子里顿时五彩缤纷。一草一木都空前的美丽，天地间寂然无声。少妇和老太婆抬起头，怔怔地望着奇谲的天

空，脸上都是一道红一道绿，眼色像春天的鸢尾花。女孩跳起来，搓搓眼，迷惘地望望彩虹，便格格格地笑起来，她把双手卷成圆筒，罩到眼上，嘴里咔嚓咔嚓地叫着。爸爸，你还不醒呀，天上架起大花桥。女孩喊着叫着，精神亢奋，她把脚后跟翘起来，试探着用脚尖走路，起初走两步就得落脚，一会儿工夫，竟然能弓着脚背走上五六步了。女孩变得忽高忽低，地上晃着她倏长倏短的影子。老太婆嗫嚅着：天天天，连这个小东西也中了魔症啦。

蓝色的硝烟飘遍村庄，村子里很快传遍了蝈蝈遭雷殛的消息，人们从屋子里跑出来，呼吸着雨后的湿润空气，一个个神色悒郁，脚下刮着小旋风，一窝蜂般拥到白杨树下。人们围成一个圆圈，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女孩还在草场上练习脚尖舞，一边练一边喊：爸爸，快来看呀，我也会用脚尖走路了。一群孩子跑过去，也围成一个圆圈，睁着大大小小的眼，看着女孩练。女孩说：来呀，你们也来呀。一个小男孩用胳膊擦擦鼻子，跳进了圆圈，刚立起脚走了一步就摔了个嘴啃泥。孩子们一齐张开嘴笑。女孩说：来呀。于是一齐喊叫着，挤成一团又散开，散开又聚拢，女孩是中心，女孩是他们的样板，好大一块草地上，密密麻麻地留下了他们用脚尖点出来的小坑。

蝈蝈平静地躺着，打着轻微的呼噜。围观的人有的主张把他抬回屋去，有的反对把他抬回屋。在乱纷纷的争吵声中，透出老太婆疲乏的哭声。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半空中响起了翅羽搏击空气的声音，一团黑糊糊的东西从半空中砸下来。众人齐闭了口，把眼看到落进人圈里的那个怪物上。立刻又响起一片紧张松弛后的吐气声。原来是你这个老疯子！也有人叫他老鸟、老妖怪。鸟老头的身体把泥地砸出一个鲜明的印，头上沾了一层黄泥，脸上有好几道干痂的血迹。他的羽毛凌乱不堪，大毛支楞着，小毛沾满泥，湿漉漉地粘在身上，十个手指头蜷曲着，像老鹰的勾勾爪。好一会儿，他才慢慢蠕动起来，转动着两只青蓝色的眼，细长脖颈上那两根大动脉一鼓一鼓地跳着。一个年轻汉子不轻不重地踢了他一脚，说：老鸟，你怎么还不死呢？活着让人寒心。鸟老头挨了踢，身子猛然缩得很小，嘴巴一阵痉挛，发出非人非兽的叫声：乜塔乌乌乌凹灰——乜塔乌乌乌凹灰——鸟老头叫

着，张着黑洞洞的嘴，嘴里一颗牙也没有了。他原来有牙吗？不知是谁小声地像是问别人又像是自言自语，于是众人一齐用力回忆，一个个变得像安静的植物。

草甸子深处传来摩托的轰鸣，大家蓦然苏醒，目光循着车声望去。从那条彩虹阳光辉映着的、两边如茵绿草拥抱着的、弯弯曲曲的褐色小路上，驰来一辆天蓝色摩托车，车轮飞旋，把一块块泥土像弹片一样甩出去。车近了，众人见骑车人戴着巴掌大的变色眼镜，头上系一条鲜艳的红头巾，车飞头巾飘，好像火把在燃烧。

猫眼阿姨！你可回来啦！女孩迎着摩托车跑过去，她的鞋上沾满了泥。阿姨，给我买魔方了吗？爸爸被火球炸翻了。

摩托车紧挨着人群熄了火，空气中弥漫着香喷喷的汽油味。毛艳摘下变色镜，挂在敞开的衣领上，牵着女孩的手走进人圈。她跪在蝈蝈面前，伸出一个指头戳着他的上唇。蝈蝈长长地舒出一口气，睁开眼睛对着她会意地笑了笑，便折身坐起来。怎么啦，你？毛艳问。蝈蝈揉揉后脑勺子，站起来，活动着腰、腿、胳膊。他诧异地看着众乡亲，猛然醒悟说：噢——！你们是为它来的，都看到了吗？真是奇特极了，漂亮极了，我原先以为是人们瞎传说，今日才知道是真的。

众人都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毛艳，我看到了球状闪电！还有蛐蛐，蛐蛐还踢了闪电一脚，像踢球一样。你怎么还愣着？就是那可能由等离子体聚集而成，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球状闪电呀。你不信，问问蛐蛐。蛐蛐！

蛐蛐从毛艳身后转出来，说：爸爸，我会跳脚尖舞，你看。她把双脚突然立起，身体增高了许多，胳膊平伸着，像大鸟的翅膀，脚尖鸡啄米般点着地，前进又后退，后退又前进，如同鸟在天上飞，如同鱼在水中游。

第二天中午饭后，乌云又从东南方向漫上来，云层中电光闪闪，奶牛棚前聚着一大群披蓑戴笠手擎避雷器的人。女孩带着十几个孩子手扶墙壁练习用脚尖走路——几个月后，一位悒郁的青年小说家偶尔涉足这个小村庄时，发现村里孩子的鞋头上都缝着一层厚厚的胶皮或旧轮胎，这奇怪的现象引起了他很大兴趣。他问了几个成年人，有的

淡漠地摇头，有的微笑不答。后来，他碰到一个女孩，女孩脸上的肌肉一疙瘩一疙瘩的，睛睛深邃得像两泓湖水，整个面部显出一种神秘莫测的丰采。青年小说家蹲下身，问：小妹妹，你们的鞋子是怎么搞的？女孩看着他卡腰葫芦一样饱满光滑的额头和某种森林之兽一样的眼睛，突然笑着唱起来：别打我——我要飞——别打我——我要飞——青年小说家大惑不解地站起来，看着女孩像鸟儿一样飞去了——蝈蝈托着一块秒表，聚精会神，连大气都不敢出；毛艳端着一架照相机，聚精会神，嘴里吹出鸟的叫声。

野骡子

十年前一个冬日的早晨，我家高大的瓦房里阴冷潮湿，墙壁上结了一层美丽的霜花，就连我在睡眠中呼到被头上的气流也凝结成一层细盐般的白霜。房子立冬那天刚刚盖好，抹墙的灰泥尚没干透我们就搬了进来。母亲起床后，我把脑袋缩进被窝，躲避着刀子般的阴冷。自从父亲跟随着野骡子逃跑之后，母亲发奋图强，艰苦创业，五年如一日，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积累了财富，建成了全村最高大最壮观的五间大瓦房。提起我的母亲，村子里人人佩服，大家都夸她是好样的，在夸奖我母亲的同时，人们总是忘不了批评我的父亲。父亲在我五岁时，与村子里臭名昭著的女人野骡子结伴私奔，逃到了不知什么地方。五年过去了，真实的音信一点也没有，但关于他们的谣言，却像那个小火车站上的运货慢车每隔一段时间卸下来的肉牛，在那些黄眼珠的牛贩子轰赶下慢吞吞地进入我们的村庄。肉牛被牛贩子卖给村子里的屠户杀死——我们村是个屠宰专业村——谣言却在村子里传来传去，好像一群飞来飞去的灰鸟。有的谣言说父亲带着野骡子在东北大森林里用白桦木建了一座小屋，屋子里垒了一个大炉子，松木劈柴在炉子里熊熊燃烧，小木屋的房顶上覆盖着白雪，墙壁上挂着成串的红辣椒，房檐下悬着晶莹的冰凌。他们白天打猎挖参，晚上在炉子上煮狍子肉。在我的想象中，父亲的脸和野骡子的脸被炉火映得红彤彤的，好像抹了一层红颜色。有的谣言说父亲带着野骡子流窜到了内蒙古，白天他们骑着高头大马，身披肥大的蒙古袍子，唱着悠扬的牧歌，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放牧牛羊；到了晚上，他们就钻进蒙古包，点起一堆牛屎火，火上吊着铁锅，锅里炖着肥羊肉，肉香扑鼻，他们一边吃肉一边喝着浓浓的奶茶。在我的想象中，野骡子的眼睛在牛屎

火的映照下闪闪发光，仿佛两块黑宝石。有的谣言说他们偷越国境到了朝鲜，在一个美丽的边境城市里开了一家餐馆。他们白天包饺子擀面条卖给朝鲜人吃，到了晚上，饭馆关门后，就煮上一锅肥狗肉，启开一瓶白酒，每人握着一条狗腿，两人握着两条狗腿，锅里还有两条狗腿打滚翻跟头，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等待着他们来吃。在我的想象中，他们每人握着一条狗腿，端着一碗白酒，他们喝一口白酒啃一口肥狗肉，撑得腮帮子鼓鼓的，好像油光光的小皮球……我承认那时候我是个没心没肺、特别想吃肉的少年，无论是谁，只要给我一条烤得香喷喷的肥羊腿或是一碗油汪汪的肥猪肉，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叫他一声爹或是跪下给他磕一个头或是一边叫爹一边磕头。如果生长在别的村庄，我也许还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食肉欲，天让我生长在屠宰专业村，触目皆是活着行走的肉和躺着不会行走的肉，鲜血淋漓的肉和冲洗得干干净净的肉，掺了水的肉和没有掺水的肉，猪肉牛肉羊肉狗肉还有驴肉马肉。我们村子里的野狗捡食肉渣胖得毛眼子流油，我却因为捞不到吃肉而瘦骨伶仃我五年捞不到食肉不是因为我们吃不起肉而是因为母亲的节俭。父亲没走之前，我们家的锅边上经常沾着厚厚一层荤油，墙角上扔着成堆的猪骨头。父亲喜欢吃肉，最喜欢吃的是猪头肉，每隔几天，他就提回家一个腮帮子惨白、耳朵梢子通红的肥猪头。因为这些猪头，母亲和父亲不知吵闹过多少次，后来还为此大打出手。我母亲是个老中农的女儿，从小受的是勤俭持家、量入为出攒下钱盖房子置地的教育。土地改革之后，我那位顽固不化的姥爷竟然还把积攒了多年的积蓄从地下挖出来，买了翻身雇农孙贵五亩地；这钱花得冤枉无比且给母亲的家庭带来了几十年的耻辱，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姥爷也成为村里人的笑柄。我父亲出身流氓无产阶级，从小就跟着游手好闲的爷爷沾染上了好吃懒做的潇洒气质。父亲的人生信条是吃了今日就不去管明日，得过且过，及时行乐。他说如果我的爷爷勤俭持家，土地改革时肯定会成为村子里最大的地主，因为我的老爷爷死时留给我爷爷和我爷爷的哥哥一百二十多亩良田，还有两匹健骡四头黄牛，我爷爷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把分到他名下的土地和牲口吃了个干净，土改时一贫如洗，成了村子里的头号贫农，而我爷爷的哥哥，却把他的家产在十年间扩大了两倍，成了村子里最大的地主。斗

争地主挖浮财时他的态度极其恶劣，为了捍卫得来不易的家产，他提着菜刀与贫农团的人拼命，理所当然地成了恶霸地主，被贫农团砸了狗头。历史的教训和我爷爷的言传身教使我父亲兜里有一块钱决不花九毛九，他只要口袋里有钱就夜不安眠。他常常教育我的母亲，世间万物都是虚的，只有吃到肚子里的肉才是真实。他说如果你把钱换成新衣穿到身上，人们很可能会把你的衣服剥去；你把钱盖成房子，几十年后也可能被别人抢去；你把钱置成金银，很可能为此丢了性命；但你把钱变成肉吃进肚子，那就万无一失了。那时候我很小，对父母的争论并不在意，他们吵架我吃肉，吃饱了就坐在墙角上打呼噜，好像一匹养尊处优的猫。父亲走后，母亲为了盖这五间大瓦房，几乎节俭到了嘴里不吃腚里不拉的程度。房子盖好后，我希望母亲能改善饮食，让久违的肉类重新登上我家的饭桌，谁知母亲的节俭比盖房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知道母亲心里又在酝酿着更为宏伟的计划：购买一辆大卡车，就像村里的首富老兰家那辆一样：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解放牌，草绿色，有六个巨大的轮胎，方头方脑，铁板坚固，宛如坦克。我宁愿住着从前那三间低矮的茅草屋只要有肉吃，我宁愿坐在浑身哆嗦的手扶拖拉机上在乡间的土路上颠簸只要有肉吃。去她的五间大瓦房，去她的解放牌大卡车，去她的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的虚荣生活吧！我越对母亲心怀不满就越怀念父亲在家时的幸福生活，对我这种嘴馋的男孩来说，幸福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可以放开肚皮吃肉，只要有肉吃，母亲与父亲的大吵大闹甚至大打出手算得了什么？五年中流传到我耳朵里的关于父亲与野骡子的谣言何止二百条？但我念念不忘并且反复品味的，也就是前边所说的那三条，每一条都与吃肉有关。每当那几条谣言中他们俩吃肉的情景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的脑海里时，我的鼻子就嗅到了诱人的肉香，肚子咕咕地叫着，透明的哈喇子从嘴里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每当这时候，我的眼里就饱含着泪水。村子里的人经常看到我一个人坐在村头那棵粗大的柳树下独自垂泪，他们便叹息着走开，有的人嘴里还唠叨着：晦，这个可怜的孩子！我知道他们对我的垂泪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我也不能纠正他们，即便我对他们说，我的垂泪是被肉馋的，他们也不会相信。他们不可能理解一个男孩对肉的渴望竟然能够强烈到泪如雨下的程度。

我蒙头盖脑地紧缩在被窝里，火炕上的热气早已散尽，薄薄的褥子根本就挡不住水泥炕面返上来的凉气，我一动都不敢动，恨不得变成一只裹在茧里的蛹。隔着棉被我听到母亲在堂屋里生炉子，她用斧头将木柴砍得啪啪作响，好像在借机发泄对父亲和野骡子的仇恨。我盼望着她赶快生起炉子，因为炉膛里熊熊燃烧的火焰会驱散房间里的阴冷湿气；我同时也盼望着她把生炉子的过程尽量延长，因为她生着炉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粗暴的手段赶我起床。她喊我起床的第一声还比较温柔；第二声就把嗓门提高，且明显地透露出厌烦；第三声几乎就是怒吼了。她从来不会喊我第四声，三声喊罢如果我还不能像火箭一样从被窝里蹿出来，她就会用非常麻利的动作，将盖在我身上的被子扯走，然后顺手捞起扫炕笤帚，对准我的屁股猛打。如果事情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我的霉头就算触大了。如果她的第一笤帚打在我的屁股上时我本能地跳起来蹿到窗台上或是炕角上躲避，使她心中的怒火得不到发泄，她就会穿着沾满泥巴和猪毛的鞋子蹦到炕上，揪着我的头发或是掐着我的脖子将我按倒，抡起笤帚，对准我的屁股，痛打不休。如果她打我时我不逃窜也不反抗，她就会被我的蔑视态度激怒，越打越来劲。反正不管是哪种情况，只要是在她的第三声怒吼之前我还没有迅速地跳起来，我的屁股和那个笤帚疙瘩就要吃大苦头。她总是一边打着我一边喘息、吼叫，刚开始是纯粹的吼叫，就像猛兽的吼叫一样，有激烈的感情但是没有文字内容，当笤帚疙瘩与我的屁股接触大约三十下后，她手上的力道就明显地减弱，声音也丧失了洪亮变得嘶哑而低沉，而这时，她的吼叫里就出现了文字，这些文字刚开始是对着我的，她骂我是“狗杂种”、“鳖羔子”、“兔崽子”，然后不知不觉中她就把矛头指向了我父亲，她在骂我父亲上向来不浪费太多的时间，因为骂我父亲的话与骂我的话大同小异，基本上没有新的发明与创新，不但她骂着没劲，连我听着也感到寡淡无味。就像由我们村子去县城必须从那个小火车站经过一样，母亲骂父亲也是骂野骡子的必经之路，匆匆而过，不得不过。母亲的嘴巴喷吐着唾沫在父亲的名誉上匆匆滑过，然后就与野骡子狭路相逢了。这时母亲的声音提高了，母亲在骂我和骂父亲时眼睛里饱含着的泪水被怒火烧干，如果谁不理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含义，请到我家来看一看我母亲

怒骂野骡子时的眼睛。母亲骂我们父子时，翻来覆去、颠三倒四的就那么几个可怜的词汇，但当她骂起了野骡子时，语言顿时就丰富多彩起来。譬如母亲骂“我男人是匹大种马，日死你这匹骚骡子”，“我男人是头大象，戳死你这个母狗”，基本上都是这种格式，母亲的经典骂句花样翻新但万变不离其宗。我的父亲，实际上变成了母亲报仇雪恨的一件利器，母亲让父亲不断地变幻成庞大无比的动物，对野骡子变换成的弱小动物施暴，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她的心头之恨。母亲高高祭起父亲的生殖器欺辱野骡子时，她打我屁股的速度就渐渐放慢，手下的力气也渐渐减弱，然后她就把我忘记了。事情演变到这种地步，我就悄悄地爬起来，穿好衣服，站在一边，入迷地聆听着她的精彩詈骂，脑子里转动着许多问题。我感到母亲对我的詈骂毫无意义，如果我是个“狗杂种”，那么是谁跟狗进行了杂交？如果我是个“鳖羔子”，那么是谁把我生养出来？如果我是个“兔崽子”，那么谁是母兔子？她骂的好像是我，其实骂得是她自己。她骂我父亲，其实也是在骂她自己。她对野骡子的詈骂，细想起来也没有任何意义。我父亲无论如何也变不成大象更变不成种马，即便我父亲变成了大象，也不会跟一条母狗去交配。种马经过训练，有可能与骚骡子发生性关系，但那对骚骡子也许正是求之不得的乐事。但是我不敢把我的思辩批讲给母亲听，那样会带来什么后果我想象不出，但没有我的好果子吃则是肯定无疑的，我还没有傻到自找倒霉的程度。母亲骂累了，就开始哭，泪如涌泉；哭够了，就抬起衣袖擦擦眼睛，然后走出院子，带着我忙碌挣钱的事儿。好像为了补回因为打人骂人耽误了的时间似的，她干活的速度会比平时快上一倍，同时她对我的监督也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所以无论如何我也不敢眷恋这个并不温暖的被窝，只要听到火焰在炉膛里发出了轰轰的响声，不用母亲开口，我就会自动地蹿起来，用最快的速度蹬上凉如铁甲的棉袄和棉裤，然后将被子卷起来，蹿到厕所里撒尿，回来后站在门边，垂手而立，等待着她的吩咐。母亲是个节俭到了吝啬的人，怎么舍得在屋子里生炉子呢？因为潮湿的房子使我们母子俩生了一场同样的病，膝盖红肿，双腿麻木，花了很多钱买药吃才能下地行走，医生告诫我们，如果不想死还想活，就要在屋子里生火炉，尽快地把墙壁烘干，买药比买煤贵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才不得不动手在堂屋里盘了一个火炉，去火车站买了一吨煤，点火烘烤我们的新屋。我多么盼望医生能对母亲说：如果不想死，就要吃肉。但是医生不说，那个混蛋医生不但不劝我们食肉反而告诫我们不要吃油腻的东西，他让我们尽量吃得清淡点，最好素食，说这样既能使我们健康又能使我们长寿。这个坏蛋，他哪里知道，父亲叛逃之后，我们就开始了素食，素得就像送葬的队伍或是山顶上的白雪。整整五年了，我的肠子里只怕用最强力的肥皂也搓不下来一滴油花了。

这是个北风呼啸的早晨，炉子里的火发出呜呜的叫声，最下边那节铁皮烟囱烧红了，灰白的铁屑层层爆裂，墙壁上的霜花变成了明亮的水珠，汪在墙上，欲流不流。我手脚上的冻疮发起痒来，耳朵上的冻疮流出了黄水，人被融化的滋味实在是难受。母亲用一个小铁锅熬了半锅玉米面粥，从窗外的咸菜瓮里捞上来一块腌萝卜，分给我一大半，她自己留下了一小半，这就是我们的早餐。我知道母亲在银行里起码存了三千元钱，做烧肉的沈刚家还借了我们两千块，月息二分，利滚利，驴打滚，货真价实的高利贷。有这样多的钱还吃这样的早餐，我的心里怎么能痛快。但那时我是个十岁的孩子，根本没有发言权。有时我也发发牢骚，但母亲满面愁苦地盯着我，接着就骂我不懂事。母亲说，她这样节俭完全是为了我，为我盖房，为我买车，很快就要为我说媳妇。她还说：

“儿子，你父亲那个没良心的，扔下咱娘儿俩跑了，咱要干出个样子让他看看，也让村子里的人看看，没有他咱们比有他过得还要好！”

母亲还教育我，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姥爷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人的嘴，其实就是个过道，鱼肉和糠菜通过这个过道之后，其实都一样。人不能自己惯自己，要过好日子，必须与自己的嘴做斗争。母亲的话似乎有她的道理，如果我们在父亲出走后的五年里大吃大喝，我们的大瓦房就不可能盖起来。住在茅草棚里，即便满肚子肥脂，又有什么用处？她的理论与父亲的理论截然相反，父亲肯定会说：满肚子糠菜，即便住在高楼大厦里又有什么意思？我举双手赞同父亲的理论，用双脚踩践母亲的理论，我盼望着父亲能来把我接走，

哪怕他让我饱食一顿肥肉后再把我送回来。

我们喝完了粥，伸出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根本就用不着刷洗。然后母亲就带我到了院子里，往那辆破旧的手扶拖拉机上装货。这辆拖拉机是老兰家淘汰下来的，钢铁的把手被老兰的大手摸出了明显的痕迹，轮胎上的花纹早已磨平，柴油发动机内的缸套和活塞磨损严重，关闭不全，仿佛一个得了心脏病又患上气管炎的老人，发动起来之后，黑烟滚滚，漏气漏油，那声音古怪之极，既像咳嗽又像打喷嚏。老兰原本就是个慷慨的人，这些年因为卖掺水肉发了财就更加慷慨。他发明了用高压水泵从动物肺动脉里往动物尸体里强力注水的科学方法，用他的方法，一头二百斤重的猪，就可以注人满满的一桶水，而用旧的方法，一头牛也只能注人半桶水。这些年来，城里那些精明的市民用买肉的价钱买了我们村里多少水？统计出来很可能是个惊人的数字。老兰肚子溜圆，满面红光，说起话来洪钟大嗓，天生一个当官的材料。他当上村长后，毫无保留地将高压注水法传授给众乡亲，成了黑心致富的带头人。村里人有骂他的，有贴小字报攻击他的，也有写人民来信控告他的，但拥护他的人远比反对他的人多。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兰就像一个高明的拳师一样，不可能把全部的武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他还要留一手绝活保命。老兰的肉同样是注水肉，但他的肉色泽鲜美，气味芬芳，放在烈日下曝晒两天也不会腐败变质，而别人的肉一天卖不出去就会发臭生蛆。这样，老兰的肉就不必担心卖不出去而减价处理，其实他的肉那么美丽也不存在卖不出去的问题。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兰的肉里注的不是一般的水，而是福尔马林液。

我父亲与老兰曾经狠狠地干过一架，老兰折断了我父亲一根小指，我父亲咬掉了老兰半个耳朵。为这事我们两家结了仇，但父亲私奔后，母亲竟然与老兰成了朋友。老兰用废铁的价钱将他家淘汰下来的拖拉机卖给了我们。老兰不但把拖拉机卖给了我们，还手把手地免费教会了我母亲驾驶拖拉机。村子里那些长舌妇制造谣言，说老兰与我母亲有了一腿，我以儿子的名义向我远方的父亲担保，她们的话纯属放屁，她们是看到我母亲学会了开拖拉机嫉妒，而嫉妒中的女人嘴基本上就是个肛门，嫉妒中的女人话基本上就是臭屁。老兰贵为村

长，腰缠万贯，仪表堂堂，经常开着威风凛凛的大卡车进城送肉，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怎么可能喜欢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我的母亲？我牢记着老兰在村于里的打谷场上教我母亲开拖拉机的情景，那也是个冬日的早晨，红日初升，打谷场旁边的草垛上凝着一层粉红的霜花，一只通红的大公鸡站在墙头上引颈长鸣，村子里响着此起彼伏的临死前的猪的尖叫，家家的烟囱里冒着乳白色的烟雾，一列火车开出车站，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奔驰。母亲身穿着一件我父亲扔下的肥大的土黄色茄克衫，腰里扎着一根红色的电线，坐在驾驶座上，双臂张开，扶着把手，老兰坐在她的身后车斗的前沿k，劈开两条腿，分开两条臂，抓住我母亲握着拖拉机把手的手。这是真正地手把手地教，无论从前面看还是从后边看，他都把我母亲拥在他的怀里，尽管我母亲穿戴得像个火车站的装卸工，毫无女性的美感可言，但她的实质是个女人，这就让村子里那些女人们醋性大发，也让部分男人想人非非。老兰有钱有势，是公开的好色之徒，他根本不在乎人们说他什么，但我母亲是个被男人抛弃了的女人，寡妇门前是非多，她理应该小心谨慎，不给人们留下任何制造谣言的机会，但她竟然允许老兰用这样的姿势教自己学车，这行为只能用利令智昏来解释了。手扶拖拉机上的柴油机震耳欲聋地吼叫着，水箱里冒着袅袅蒸汽，烟筒里喷吐着黑色的油烟，给人的感觉是既声嘶力竭又生气蓬勃，它载着母亲和老兰在打谷场上冒冒失失地转着圈子，仿佛一头被鞭子轰赶着的牛犊。母亲苍白的脸上泛起两片红晕，两只耳朵红得像公鸡冠子似的。那天早晨实在是冷，是那种无风的干冷，我的血液流动不畅，身体的边边角角像被猫儿咬着似的。母亲的脸上却流出了汗水，头发里散发着热气。她从来没跟机器打过交道，初次开车，尽管是最简单的手扶拖拉机，但肯定也是兴奋无比，激动万分，否则在如此寒冷的严冬早晨流汗就不可解释了。我看到母亲的眼睛里放射着一种美丽的光芒，自从父亲走后，母亲的眼睛还从来没这样明亮过。拖拉机在打谷场上转了十几圈后，老兰飞身从车上跳下来。他的身体是那样的肥胖但他的下车动作是这样的矫健。老兰下了车，母亲紧张起来，她歪过头找老兰，拖拉机的车头对着场边的壕沟直冲过去。老兰大声喊叫着：扭把！扭把！母亲紧紧地咬着牙关，连腮帮子上的肌肉都鼓凸起来。她

终于在拖拉机即将蹿到沟里去的一瞬间，将方向扭转过来。老兰在场内转动着身体，眼睛始终盯着我母亲，好像有一条看不见的绳子一头挂在我母亲腰上，一头牵在他的手里。他大声提醒着我母亲：眼睛往前看，别看车轮子，车轮子掉不了，也别看手，你的手粗得像砂纸似的，没有什么好看的。对了，就像骑自行车一样。我说过的，弄头母猪绑在驾驶座上，它也能开得团团转，何况一个大活人！加油门，你怕什么！所有的鸡巴机器都一样，千万别娇贵它，当破铜烂铁砸着最好，你越把它当个宝贝它越出毛病。对了，就这样，你已经出了徒了，可以把它开回家去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知道这是谁说的吗？你知道吗？小杂种，老兰盯着我问。我懒得回答他，实在是太冷，我的嘴唇都有点僵硬。行了，开走吧，看在你们孤儿寡母的份上，车钱三个月以后交。母亲跳下车，她的腿软了两下，差点摔倒，老兰伸出一只胳膊架了她一下，同时说：小心，大妹子！母亲满脸通红，好像是想说句感谢话，但张口结舌了半天，终于也没说出什么来。这突如其来的大喜，弄得她几乎丧失了语言能力。我们想买老兰家拖拉机的话儿十几天前就通过村文书高大爷递了过去，但一直没有回音。我是个小孩子我也知道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成功，我爹咬掉了人家半块耳朵，破了人家的相，人家怎么可能把车卖给我们？如果是我，我就会说：罗通家的想买我的车？呸，我宁愿把车开到湾子里烂掉，也不会卖给她！但就在我们基本绝望了时，高大爷却来传话，说老兰答应将车按废铁的价格卖给我们，并让我们明天早晨到打谷场上去接车，高大爷说：村长说了，他是村长，理应该帮你们脱贫致富，他老人家要亲手教会你开车。我们娘儿俩激动得一夜没睡着，母亲说一阵老兰的好话，紧接着说一阵父亲的坏话，然后就集中火力痛骂一阵野骡子。通过母亲的痛骂，我才知道老兰与父亲那场生死大战竟然是野骡子引起来的。我忘不了父亲与老兰大战的那个早晨，也是早晨，但季节是初夏。

初夏的早晨人们很疲倦，因为夜实在是太短了，似乎刚一闭眼天就亮了。我和父亲逃到尘土飞扬的大街上，还听到母亲在院子里大声吼叫。那时候我们还住着从爷爷手里继承下来的那三间低矮破旧的草屋，日子过得既乱七八糟又热热闹闹。那三间草屋在村子里新盖起来

的红瓦房群落里寒酸透顶，就像一个小叫花子跪在一群披绸挂缎的地主老财面前乞讨。院子的围墙只有半人高，墙头上生长着野草，这样的围墙别说挡不住强盗，连怀孕的母狗都挡不住。郭六家的那条母狗就经常跳到我家院子里叼我们的肉骨头。我经常人迷地看着那条母狗轻捷地跳进跳出，它的黑色的奶头擦着墙头，落地后还晃晃荡荡。父亲走在大街上，我骑在父亲的肩头上，高高在上地看着母亲在院子里一边怒骂一边用菜刀剁着一堆育秧拔苗后的地瓜母本，这是她从火车站前垃圾堆上捡回来的。因为父亲的好吃懒做，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像抽疯一样，富起来满锅肥肉，穷起来锅底朝天。父亲被母亲骂急了就说：快了，快了，第二次土改就要开始了，到时候你就会感谢我了。但二次土改总是迟迟不来，害得母亲不得不捡人家扔了的烂地瓜回来喂小猪。我家那两只小猪因为吃不饱，饿得吱吱乱叫，听着就让人心烦。父亲曾经愤怒地说：叫叫，叫他妈的什么叫，再叫就煮了吃了你们这些杂种。母亲擦着菜刀，目光炯炯地看着父亲，说：你敢，这两头小猪是我养的，谁敢动它们一根毛儿我就跟谁拼个鱼死网破！父亲嘻嘻地笑着说：看把你吓得那个样子，这两头瘦猪，除了骨头就是皮，白给我吃我也不吃！我仔细地打量过那两头小猪，它们身上可吃的肉实在是有限，但它们那四只呼呼喀喀的大耳朵还能拌出两盘子好菜，猪头上最好吃的东西，我认为就是耳朵，那东西不肥不腻，里边全是白色的小脆骨，嚼起来咯咯蹦蹦，很有咬头，如果用新鲜的顶花带刺儿的小黄瓜加上蒜泥和香油一拌，味道就会更加美好。我说：爹爹，我们可以吃它们的耳朵！母亲愤怒地瞪着我，说：看我先把你这个小杂种的耳朵割下来吃了！她提着菜刀真的冲了上来，吓得我扑到父亲怀里躲藏。她拧住了我的耳朵就往外拖，父亲扳住我的脖子往后拽，我被撕裂的危险和痛苦折磨得尖声嚎叫，与村子里的杀猪声混合在一起，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到底还是父亲劲大，把我从母亲手里挣了出来。他低头观看了我的裂了纹的耳朵，抬起头来说：你的心真狠！人家说虎毒不食亲儿，我看你比虎还要毒！母亲气得面如黄战，嘴唇青紫，站在灶前浑身颤抖。我在父亲的护卫之下，胆子壮了起来，便提着母亲的名字大声叫骂：杨玉珍，我这辈子就毁在你这个臭娘们手里！母亲被我骂愣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父亲嘿嘿地干笑

几声，把我拎起来就往外跑，我们跑到院子里，才听到母亲发出了尖利的长嚎。小畜生，你把我气死了哇……那两头小猪扭动着细长的尾巴，闷着头在墙角上拱土，仿佛两个试图打洞越狱的囚徒。父亲在我的脑袋上拍了一巴掌，低声问我：你这小子，怎么知道她的名字？我仰起脸望着他严肃的黑脸，说：我是听你说的呀！——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她叫杨玉珍？——你对野骡子大姑说过，你说，“我这辈子就毁在杨玉珍这个臭娘们手里！”——父亲用他的大手捂住了我的嘴，压低了嗓门对我说：小子，你给我闭嘴，爹对你不薄，你可别害我！——父亲的手肥厚松软，散发着一股辛辣的烟味儿。这样的男人手在农村比较少见，原因就在于他半辈子游手好闲，几乎没参加沉重的体力劳动。他松开手后，我粗重地喘息着，对他的暧昧态度很不满意。这时，母亲提着菜刀从屋子里蹿了出来。她好像故意把头发搓乱了似的，脑袋不像脑袋，像村子中央那棵大杨树上的喜鹊窝。她大叫着：罗通，罗小通，你们这两个混蛋王八羔子，老娘今日不活了，跟你们拼了，这日子反正是没法子往下过了，咱们一起完蛋吧！——母亲脸上可怕的表情向我们宣告，她满腔怒火，决不是虚张声势，看样子她是豁出来要跟我们同归于尽了，一女拼命，十男莫敌，这种情况下迎头上去，基本上是送死，这时候最明智的莫过于逃跑，我父亲生活浪荡，但智商很高，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一把将我抄起来夹在胳膊弯子里，转身就往墙根跑去，他没往大门前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尽管我家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但我母亲还是恪守着她从娘家带来的恶习，每天晚上都用一把大铜锁把门锁起来。如果说我们家还有什么财物能换来一只猪头，也只有这把铜锁了。我猜想被肉馋急了时，父亲肯定没少打这把铜锁的主意，但母亲爱护这把锁就像爱护她的耳朵一样，因为这锁是我姥爷送给她的嫁妆，是个象征性的礼物，其中包含着姥爷一大片良苦用心。父亲如果夹着我跑到门口，即便破门而出，也势必浪费很多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母亲的菜刀很可能让我们父子头破血流。父亲夹着我跑到墙边，一个鹞子翻身便翻过了墙头，将暴怒的母亲和一大堆烦心事儿通通地抛在了脑后。我丝毫也不怀疑母亲同样具有翻越土墙的能力，但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把我们轰出院子后就停止了追赶，站在墙边蹦跳了一阵就回到了房门前，一边剁着那

些烂地瓜，一边骂人。这是一种绝妙的发泄方法，既不产生不可收拾的流血性后果，当然也就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但同时又体会到了刀砍斧剁心中仇敌的快感，当时我猜想她把那些烂地瓜当成了我们的脑袋，现在回想起来，她更多的是把那些烂地瓜当成了野骡子的脑袋，她心中真正的仇敌不是我也不是父亲，而是那个野骡子。她认为是野骡子勾引了我的父亲，这是否是个冤案我也说不清楚，在父亲与野骡子的关系上，究竟谁占主动、是谁先向对方送去了秋波，只有他们俩能说清。

我的父亲是个聪明的人，他的智慧绝对在老兰之上，他没学过物理但他知道阴电阳电，他没学过生理但他知道精子卵子，他没学过化学但他知道福尔马林液能杀菌防腐固定蛋白质并由此猜想到老兰往肉里注了福尔马林液。他如果想发财肯定能成为村子里的首富，对此我深信不疑。他是人中之龙，而人中之龙是不屑积攒家产的。人们见过松鼠、耗子之类小野兽挖地洞储存粮食，谁见过兽中之王老虎挖地洞储存食物？老虎平时躺在山洞里睡觉，只有饿了才出来猎食，我父亲平时吃喝玩乐，只有饿了才出来赚钱。父亲不会像老兰他们那样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地去赚流血的钱，父亲也不会像村子里那些莽汉子到火车站上去当装卸工赚流汗的钱。父亲用他的智慧赚钱。古代有个善于解牛的庖丁，如今有个善于估牛的我父。牛在庖丁眼里只是骨头与肉之类的堆积，牛在我父眼里同样是骨头与肉之类的堆积。我父高于庖丁的是，庖丁仅仅目光如刀，我父不但目光如刀而且还目光如秤。也就是说，把一头活牛牵到我父面前，我父围绕着那牛转两圈顶多也不超过三圈，偶尔还象征性地将手伸到牛的腋下抓两把，然后就可以响亮地报出这头牛的毛重与出肉率，其准确程度几乎可以与当今英国最大的肉牛屠宰公司里的电子肉牛估评仪相媲美，误差不会超过一公斤。起初人们还以为我父亲是信口开河，但经过几次试验之后，便不得不服气。我父亲的存在，使牛贩子与屠宰户之间的交易消除了盲目和侥幸，实现了基本公平。父亲的权威地位确立之后，便有牛贩子与屠宰户讨好他，希望能在估牛时占点便宜。但父亲是个有远大目光的人，他决不会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败坏自己的名声，因为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就等于砸了自己的饭碗。牛贩子提着烟酒送到我家。我父

亲把烟酒扔到街上，然后站在土墙上破口大骂。屠宰户提着一只猪头送到我家，我父亲将猪头扔到大街上，然后站在土墙上破口大骂。牛贩子和屠宰户都说：罗通那人，是个二杆子，但公正无比。父亲刚正不阿的二杆子形象确立之后，人们对他的信任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买卖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就把目光投到他的脸上，说：咱们别争了，听罗通的吧！——好吧，听罗通的，老罗，你说吧！——我父亲神气活现地绕牛两圈，不看卖方也不看买方，双眼望着青天，报出毛重与出肉率后，一口喊出一个价格，便躲到一边抽烟去了。买卖双方伸出手，拍了一个响，好！成交！等交割完毕后，买卖双方都会走到我父面前，各抽出一张十元的票子，答谢他的劳动。有必要说明的是，我父亲进入牛市之前，也存在着一种老式的经纪人，他们多数都是些黑瘦的糟老头子，有的脑后还翘着一条小辫子，他们发明了袖筒里摸价钱的方法，给这一行当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我父亲的出现，消除了交易的模糊性，也消除了交易过程中的黑暗现象，那些贼眉鼠目的经纪人被我父亲赶下了历史舞台。这是牲畜交易史上的巨大进步，大一点也可以说成是一场革命。我父亲的眼力不仅仅表现在估牛上，估猪估羊也同样在行，这就像一个技艺高超的木匠，不但能做桌子，同样能做凳子一样。好木匠还能做棺材，我父亲估骆驼也不会有问题。

父亲扛着我来到了初夏的打谷场上，我们村成为屠宰专业村后，土地基本上荒芜；面对着屠宰行当中因为注水等等违法行为带来的暴利，只有傻瓜才去种地。土地荒芜之后，打谷场就成了肉牛的交易场。乡政府里那些干部曾经试图在乡政府前建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借以收取管理费，但人们根本就不听他们那一套。乡干部带领联防队员来强行取缔我们村的肉牛交易场，与手持屠刀的屠户们发生了争执，最后动了武，差点出了人命，四个屠户被拘留。屠户妻子们自发地组成了一支上访队伍，有的披着牛皮，有的披着猪皮，还有的披着羊皮，到县政府门前去静坐示威，并且扬出狂言，说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她们就要上省，省里解决不了，就打火车票进京。如果这样一群披着兽皮的女人出现在长安大道上，后果肯定不可想象，谁也不能把这群滚刀肉般的女人们怎么样，但县长的乌纱帽十有八九要被摘掉。

最终的结果是女人们得到了胜利，屠户们被无罪放出，乡干部的发财梦破灭，我们村的打谷场上照样六畜兴旺，据说乡长还被县长痛骂了一顿。

早有七八个牛贩子蹲在打谷场边抽着烟等待屠户，牛们站在一边，不紧不慢地反刍着，不知死之将至。牛贩子大多是西县人，讲起话来撇腔拿调，好像一群小品演员。他们大约每隔十天左右来一次，每人每次牵来两头牛，最多不超过三头。他们一般都是乘坐那列特慢的客货混编列车来，人和牛一个车厢，下车时约在傍晚，到达我们村子时正是半夜。那个火车小站距我们村不过十几里路，即便是悠闲散步，这点路也用不了两个小时，可这些牛贩子从火车站走到我们村却要用两个小时。他们拉着那些让摇摇晃晃的列车弄得头晕眼花的牛，从车站的出站口硬挤出来。身穿蓝制服、头戴大檐帽的检票员仔细地查看着他们和牛的车票，查验无误后才将他们放行。他们的牛挤出铁栏杆时，最喜欢蹿一泡稀屎，喷溅到检票员的大腿上，仿佛是戏弄她们，好像是嘲笑她们，可能是报复她们。如果是春天，跟他们同时下车同时出站的还有一些赊小鸡赊小鸭的西县人，他们用一根宽而且长光滑无比弹性良好的大扁担挑着用苇子和竹片编制成的鸡笼或是鸭笼，仄着身体走出车站，然后快步如飞地将牛贩子们抛到身后。他们头戴着宽边大草帽，肩披着蓝色的大披布，步伐轻快，仪态潇洒，与那些衣冠不整、浑身牛粪、精神萎顿的牛贩子形成鲜明对照。牛贩子们光着头，敞着怀，都戴着那种当时非常流行的、镜片上涂了一层水银的贼光眼镜，迎着火红的夕阳，迈着八字步，走一步晃一晃，仿佛刚刚上岸的海员，行走在通往我们村子的乡间土路上。走到那条历史悠久的运粮河边时，他们就将牛牵到河底，让它们喝上一饱。如果天气不是冷得难以忍受，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牛洗刷一番，让它们毛眼新鲜，神清气爽，好像崭新的嫁娘。洗完了牛他们就洗自己，他们仰躺在河底的细沙上，让清清的流水从肚皮上缓缓流过。如果有年轻女人从河边路过，他们就会像发情的公狗一样汪汪乱叫。他们在水里闹腾够了，爬上岸，让牛在河边吃夜草，他们围坐在一起，喝酒，吃肉。啃干巴火烧，一直吃喝到满天星斗时才牵着牛醉醺醺地往我们村子里磨蹭。牛贩子们为什么非要挨靠到半夜三更进村子，是一个属于他们

的秘密。少年时代的我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我的父母和村子里那些白了胡子的老人，他们总是瞪着眼看着我，好像我问他们的问题深奥得无法回答或者简单得不须回答。他们牵着牛走到村头时，全村的狗就像接了统一的命令似的，齐声狂叫。村子里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从睡梦中醒来，知道牛贩子进村了。在我童年的回忆里，牛贩子都是一些神秘莫测的人物，这种神秘感的产生，与他们的夜半进村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从来都认为他们的夜半进村富含深意，但大人们总是不以为然。我记得在一些明月朗照之夜里，村子里的狗叫成一片后，母亲就裹着被子坐起来，将脸贴在窗户上，望着大街上的情景。那时父亲还没叛逃，但已经开始夜不归宿，离叛逃不远了。我悄悄地挺起身体，目光从母亲身侧穿过窗棂，看到牛贩子们拉着他们的牛，悄无声息地从大街上滑过，刚刚洗刷干净的牛闪闪发光，好像刚刚出土的巨大彩陶。如果没有沸腾的狗叫声，眼睛看到的一切简直就是一个美好的梦境，即便有了沸腾的狗叫声，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看到的情景也像一个美好的梦境了。尽管我们村子里有好几家小饭店，但牛贩于们从不住店，他们直接地将牛牵到打谷场上等待天明，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有几个风雨之夜，小饭店的主人曾经前来拉客，但牛贩子们和他们的牛就像石头雕像一样在风雨中苦熬着，任你满口莲花，他们也不动心。难道就为了省几个住店钱吗？绝对不是，据说这些神秘的家伙卖完牛进城后，一个个花天酒地，将腰包里的钱花得差不多了才买上一张慢车票回去。他们的习惯和派头与我们熟悉的农民大不一样，他们的思想方法与我们熟悉的农民更不一样。我少年时不止一次听村子里那些德高望重的人感叹道：晦，这是些什么人呢？这些人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是啊，这些家伙脑子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呢？他们弄来的牛有黄牛有黑牛，有公牛有母牛，有大牛有小牛，有一次还弄来了一头奶子犹如大水罐的白花奶牛，我父亲在估这头奶牛时颇费了一些周折，因为他弄不太明白牛的奶袋子该算肉还是该算下货。

牛贩子见到我父亲，都从短墙边上站了起来。这些家伙大清早地就戴上了贼光镜子，看起来有几分恐怖，但他们的嘴边上挂着笑纹，说明了他们对我父亲相当尊重。父亲把我从脖子上卸下来，蹲在离牛

贩子十几尺远的地方，摸出一个瘪瘪的烟盒，剥出一支变形潮湿的烟卷儿。牛贩子们将自己的香烟投过来，十几支香烟落在父亲的面前。父亲将投过来的烟卷儿收拢在一起，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地上。牛贩子们说：妈了个巴子的老罗，抽吧，几支烟卷儿怎么能收买了你？父亲微笑不答，还是抽自己的劣烟。村子里的屠户们三三两两地走来，他们的身体似乎都洗得干干净净，但我还是闻到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血腥味儿，可见即便是牛血猪血，也是洗不干净的。牛们也嗅到了屠户身上的气味，它们挤在了一起，眼睛里闪烁着恐惧的光芒。几头年轻的牛屁眼里往外蹿屎，几头老牛看样子还很镇静，但我知道它们是强做出的镇静，因为我看到了它们的尾巴紧紧地缩了进去，极力控制着不拉稀，但它们大腿上的肌肉在颤抖，就像微风从平静的水面上吹过去一样。农民对牛的感情很深，杀牛、尤其是杀老牛曾经被视为伤天害理之举，我们村子里那个女麻风病人，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到村头上的公墓里大声哭叫，她翻来覆去地重复着一句话：不知道是哪辈子祖宗杀了老牛，让后代儿孙得了报应。牛是会哭的，那头曾经让我父亲困惑的老奶牛被屠宰时，前腿一屈就跪在了屠户面前，两只蓝汪汪的眼睛里流出了大量的泪水。屠户见状，摸着屠刀的手顿时软了，许多关于牛的故事涌上他的心头。屠刀从他的手里滑脱，当啷一声落在了地上。他的双膝一软，竟然与老牛对面相跪。然后那屠户就放声大哭起来。从此那屠户就放下屠刀，立地变成了一个养狗的专业户。人们问他到底为了什么跪在牛前大哭，他说，从老牛的眼睛里，他看到了自己死去的老娘，也许这头牛就是自己的老娘转世。这屠户姓黄名彪，改行成了养狗专业户后，一直养着这头老牛，就像一个孝子奉养自己的老娘亲一样。在野草茂盛的季节，我们经常看到他领着老牛到河边去吃草。黄彪走在前，老牛跟在后，根本不须缰绳牵引。有人听到黄彪对老牛说：娘，走吧，到河边去吃点青草吧。有人听到黄彪对老牛说：娘，回去吧，天就要黑了，您眼色不好，小心吃了毒草。黄彪是个有眼光的人，他刚开始养狗时，受到很多人的嘲笑。但几年之后，就没有人敢再嘲笑他了。他用本地出产的狗与德国种狼狗杂交，生出了既勇敢又聪明、既能看家护院又能帮助主人通风报信的优良品种。市里那些前来调查黑心肉的干部或是记者什么的，

离村子三里狗就嗅了他们的气味，然后就狂吠不止，屠户们得到警报，立即坚壁清野，洒扫庭除，让那些干部、记者之类的，拿不到任何证据。曾经有两个晚报记者化妆成不法肉商潜入村子，妄图揭开我们这个大名鼎鼎的黑肉庄的黑盖子，尽管他们在自己的衣服上抹了猪油洒了牛血，欺骗了屠户们的眼睛，但终究瞒不过狗们的鼻子，几十条黄彪培育出来的杂种狗追着这两个记者的屁股从村子西头咬到村子东头，终于咬破他们的裤子，使他们的记者证从裤裆里掉了出来。我们的村子的黑心缺德肉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但是从来没让有关部门抓住把柄，除了有关部门的腐败之外，黄彪实在立下了大功劳。他还培育出一种菜狗，这种狗都是傻大个子，智商很低，见了主人摇尾巴，见了入户盗窃的小偷也是摇尾巴。这种狗因为头脑简单，心地善良，所以就能吃能睡，长膘特快。这样的肥狗供不应求，刚刚生下来的小狗就有人上门来定购。距我们村子十八里有一个朝鲜族同胞聚居的花屯，他们天下第一等地喜食狗肉，喜食必然善做，他们把狗肉餐馆开到了县城、市城甚至省城。花屯狗肉大大有名，而花屯狗肉的有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黄彪提供的优质原料。黄彪的狗肉煮出来除了具有狗肉的香气外还有小牛肉的香气，其原因在于，黄彪为了加快母狗的繁殖速度，小狗生出十几天就强行断奶，然后用牛奶喂养。牛奶当然来自那头老奶牛。村子里那些坏人看到黄彪发了狗财心怀嫉妒，便恶语攻击：黄彪黄彪，你把老牛当娘养，好像是个大孝子，其实你是个虚伪的家伙，如果老牛是你的娘，你就不应该挤你娘的奶水喂小狗，你用你娘的奶水喂小狗，你娘岂不是变成狗娘了吗？而如果你娘是狗娘，你不就成了狗娘养的了吗？而如果你是个狗娘养的你不也成了一条狗了吗？———坏人们的车轱辘话把黄彪问得直翻白眼，他想不明白索性就不想，抄起生了锈的杀牛刀，对准那些坏人刺去，坏人们见事不好，拿腿就跑，但黄彪新娶的朝鲜族媳妇早已把那些狗放开，智商不高的菜狗们在智商很高的种狗们的率领下，一窝蜂般地去追赶那些坏人，在曲曲折折的街巷里，很快就传来了坏人们的尖叫和狗们的狂叫。黄彪美丽如花的朝鲜族小媳妇哈哈大笑，黄彪则搔着脖子傻笑。黄彪的媳妇皮肤雪白，黄彪皮肤漆黑，二人站在一起，黑的显得更黑，白的显得更白。黄彪没和朝鲜族小媳妇结婚之前，经常

在半夜三更时分到野骡子的后窗户外唱歌，野骡子就说：兄弟，回去吧，我已经有人了，但是，我一定帮你找个好媳妇。朝鲜族小媳妇就是野骡子帮他找的。

屠户们进场之后，交易就开始了，他们围着牛转来转去，一时好像拿不定主意该买哪头，但只要有一个伸手抓住了某头牛的缰绳，所有的屠户就会在三秒钟内抓住牛的僵绳，闪电般地，所有的牛就统统找到了买主。几乎不会发生两个屠户抢买一头牛的情景，如果有这种情况，他们也会用飞快的速度解决。在一般的情况下，同行是冤家，但我们村的屠户在老兰的组织领导下，变成了一个团结友爱、共同对敌的战斗集体。老兰通过向屠户们传授注水法建立了自己的威信，暴利和非法把这些人聚合到了一起。当屠户们抓住了牛缰绳之后，牛贩子们才懒洋洋地靠拢过来，然后，牛贩子和屠户一对一地谈质论价，争论不休。自从我父亲的权威确立之后，他们之间的争论就变得无足轻重，渐渐地流为形式和习惯，最终一锤定音的，靠此时还蹲在墙根抽烟的我父亲。争论一阵后，屠户和牛贩子就成双成对的，拉着年，走到我父亲面前，宛如去乡公所登记婚姻的男女。但那天的情况有点特殊，屠户们进场之后，没有像往常那样走进牛群，而是在场边逛来逛去，他们的脸上挂着一种心领神会的微笑，让人看了后感到很不舒服。尤其是当他们从我父亲面前经过时，那种皮笑肉不笑的微笑后边隐藏着的东西更让人产生不祥的预感，似乎有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只要时机成熟就会爆发。我胆怯地偷看着父亲的脸，他还是像往常那样，麻木不仁地抽着劣质烟卷，牛贩子们扔过来的好烟整齐地摆在他的面前，他一根也不动。往常里这些烟他也一根不动，等到交易结束那些屠户就会把地上的烟捡起来抽掉。往常里屠户们抽着从地上捡起来的烟，夸奖着我父亲的廉洁公正。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老罗老罗，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像你这样共产主义早就实现好几十年了。我父亲笑着不说话，每当这时刻我的心里就骄傲得厉害，并且经常暗下决心：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牛贩子们也发现了那天的反常气氛，他们把目光往我们父子这边投过来，也有的冷静地观察着转来转去的屠户们。大家都在心照不宣地等待着什么似的，就像一群耐心的观众，等待着好戏的开场。

红红的太阳像一个红脸膛的铁匠从东边的麦田里升起来后，主角终于进了场。他就是我们村子里的村长老兰，一个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的汉子，那时候他还没有发胖，肚子还没凸出来，腮上的肉还没耷拉下来。老兰生着一部土黄色的络腮胡须，眼珠子也是黄色的，看样子不像个纯粹的汉人。他大踏步地走进场子，人们的目光全都投到了他的身上。他的脸皮被阳光照耀，显得格外光彩。老兰走到我父亲面前站住，但他的目光却越过低矮的土墙看着墙外的原野，那里太阳正在往高里爬升，大地一片辉煌，麦苗子碧绿，野花开放，发出清香，云雀在玫瑰色的天空中歌唱。老兰根本就没把我父亲看在眼里，好像土墙边上根本就没有我父亲这个人，他连我父亲都不放在眼里，当然更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也许是阳光照花了他的眼睛？这是我当时的天真想法，但很快我就明白了，老兰是在挑衅。他一边歪着头向那些屠户和牛贩子说着话，一边就拉开了制服裤子的拉链，大大咧咧地掏出了那个黑不溜秋的家伙。一股焦黄的液体在我们父子眼前呲呲啦啦地落下来，我的鼻子马上已就嗅到了热哄哄的臊气。他这泡狗尿可真够长，伸展开来最少十五米，这泡尿他最少憋了一夜，他早有预谋地憋了一泡长尿来羞辱我的父亲。父亲眼前那十几根烟卷儿在尿液中翻滚着，很快就膨胀得不像样子。老兰掏出家伙那一瞬间，屠户们和牛贩子们发出了一阵古怪的笑声，但他们的笑声突然就停止了，就像他们的脖子都被无形的大手捏住了。他们张口结舌地看着我们，脸上都凝固着惊愕的表情。连那些早就知道老兰要跟我父亲叫板的屠户们也想不到他会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老兰的尿液喷溅到我们的脚上和腿上，甚至还有一些喷溅到我们脸上和嘴里。我愤怒地跳了起来，父亲却一动不动，像一块僵硬的石头。我破口大骂：老兰，操你的亲娘！我父亲一声不吭。老兰脸上挂着微笑，依然是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父亲双目眯缝着，好像一个悠闲的农夫在欣赏着房檐上的流水。老兰撒完了尿，拉住拉链，然后转身向牛群走去。我听到那些屠户和牛贩子们都长出了一口气，不知道他们的长出气是表示遗憾呢还是表示欣慰。然后屠户们就进了牛群，很快就各人选定了要买的牛。牛贩子们也走了上去，与他们的买主们争吵着。我发现他们的争吵心不在焉，我知道他们的心思根本就不在交易上，他们虽然没正眼看我父亲，但

我知道他们每个人心里想着的都是我的父亲。我父亲在干什么呢？他并拢起双膝，将脸放在膝盖上，好像一只蹲在树杈上打吨的老鹰。我看不到他的脸，当然也就无法知道他脸上的表情。我对他的软弱非常不满，那时我只不过是个五岁的孩子，也知道老兰非常严重地侮辱了我父亲，任何一个有点血性的男人面对这样巨大的侮辱都不会忍气吞声，连我这个五岁的孩子都敢破口大骂，但我父亲一声不吭，宛如一块死石头。那天的交易没听我父亲的一锤定音就完成了。但交易完成旅，卖买双方还是按照老习惯走到我父亲面前，将一些钞票扔给他。第一个到我父亲面前扔钞票的竟然是老兰，这个狗杂种，好像他对着我父亲的脸撒尿还没出够气似的，竟然将两张崭新的十元钞票用手指弹得波波地响着，似乎要引起我父亲的注意，但我父亲还是保持着方才的姿势，隐藏着自己的脸。老兰表现出一副更加失望的样子，目光往四周巡逡一圈，然后就把那两张钞票扔在了我父亲面前。其中一张钞票恰好落在他那泡尚未蒸发完毕的狗尿里，与那些胀破了的烟卷儿混在了一起。此时，在我的心目中，父亲已经死了，他把我们老罗家十八辈子祖宗的脸都丢尽了，他根本算不上一个人了，他勉强还可以算一根被老兰的狗尿泡胀了的烟卷儿。老兰扔下钱后，牛贩子和屠户们也都过来扔钱，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悲悯的表情，好像我们是一对特别值得同情的乞丐。他们扔给我父亲的钱都比平日里多了一倍，说不清是对我父亲不反抗的奖赏呢还是跟着老兰学样子冒充慷慨大度。看着那些宛如枯叶般降落到我们面前的钞票，我大声哭泣起来。父亲终于把他那颗硕大的头颅从膝盖上抬起来，他的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悲伤，仿佛一块干枯的木板。他冷冷地看着我，眼睛里渐渐地露出一些困惑的神色，好像他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哭泣似的。我用爪子抓着他的脖子，说：爹，我再也不愿意叫你爹了，我宁愿叫老兰爹也不愿叫你爹了！我的声音很大，众人愣了片刻，然后便哈哈大笑。老兰对着我翘起了大拇指，说：小通，好样的，我收你这个儿子，从今之后，你可以到我家来吃来住，想吃猪肉咱就煮猪肉，想吃牛肉咱就煮牛肉。如果你能把你的娘带来，我更是举双手欢迎！我的耻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着老兰的大腿撞过去。老兰轻松地一闪身就躲过了我的撞击，我跌扑在地，嘴唇磕破，流出了黑血。老兰大笑着说：小

子，刚刚认了爹就撞我，这样的儿子谁敢要？没人拉我，我只好自己爬起来。我回到父亲身边，用脚踢着他的腿，发泄着我对他的不满。父亲根本不生气，也根本不觉悟，他用那两只巨大的软弱的手，搓了搓自己的脸，然后伸伸胳膊，打了一个哈欠。这是一个标准的慵懒无比的老公猫的动作。接下来，他低下头，慢吞吞地、认真地、仔细地，一张张地，把那些叠合在老兰的狗屎窝子里的钞票捡起来。他捡起一张就举起来对着阳光看看，好像在辨认真伪。最后，他还把那张老兰扔下的让尿泥污染了的崭新钞票放在自己裤子上认真地擦拭干净。他把钱放在膝盖上碰撞整齐，夹在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缝里，往右手的拇指与中指肚上啐了一些唾沫，然后就一张张地捻着数起来。我扑上去夺他手里的钱，我想把那些钱夺出来撕得粉碎，然后扬到空气里当然最好是扬到老兰的脸上，发散一下蒙在我们父子头上的耻辱。但父亲机警地跳起来，将夹着钱的左手高高举起，嘴巴里连声喊着：傻儿子，你这是干什么？钱是没有错误的，错误都是人犯下的，你对着钱发脾气是不应该的。我左手拽住他的胳膊弯子，右手高举起，身体往上蹿跳着，试图从他的手里把那些耻辱的钞票夺出来，但我的企图在高大的父亲腋下根本不可能实现。我恼怒万分，用脑袋一下下地顶撞着他的腰。父亲拍着我的脑袋，用友好的口吻哄着我：好了好了，儿子，不要闹了，你看看那边，你看看老兰那头牛，它已经发怒了。

那是一头肥滚滚的鲁西大黄牛，生着两根平直的角，身上的皮毛像缎子似的，发达的肌肉在皮下滚动着，好像后来我从电视上看到过的那些健美运动员。它身体金黄，却生着一个怪异的白脸，这样的白脸大牛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是头阉过的公牛，白脸上生着两只红边的眼睛，斜着眼睛看人，脸上的表情让人感到恐怖。现在回忆起来，我想那种表情恰似传说中的太监的表情。人被阉了，性情要变，牛被阉了，性情也要变。父亲的提示让我暂时地忘了钱的事情，我转回头去看那头牛，老兰在头前牵着它，得意洋洋地往前走。他应该得意，他沉重地侮辱了我们，但是没遭到任何的反抗，这对于提高他在村子里的威信、对于提高他在牛贩子中的威信都大大地有好处。惟一一个不把他放在眼里的人被他征服了，从此之后在村子里更没有人敢跟他

叫板了。但是紧接着就发生了惊人的事情，多少年后想起这件事我还是疑神疑鬼。那头懒洋洋的鲁西大黄牛突然停止了前进，老兰转回头用力拉着缰绳，试图强拉它前进。它稳稳地站住，似乎一点劲儿也没使，就把老兰使出的蛮劲儿化解了。老兰杀牛出身，他身上的气味就足以让一头胆小的牛觳觫不止，无论多么倔强的牛，在他的面前也只能乖乖地等死。他拉不动它，就转到牛侧，抬起巴掌，在牛腚上猛拍了一掌，同时嘴里发出一声断喝，在他的这一拍一喝之下，一般的牛连屎都要吓出来的，但这头鲁西大黄牛根本就不尿他那一壶。老兰刚在我父亲那里得了大胜利，正是一个骄兵，便不顾牛性，对着牛肚子踢了一脚。鲁西大黄牛把屁股扭了扭，哞地吼了一声，然后就低下头，往前拱了一下子，它似乎还是没用多大的劲头儿，但是老兰的身体就如一张没有多少重量的草席一样，在空中舒展开来。在场的牛贩子和屠户们被这突然的变故给惊呆了，都张着嘴，说不出话，更没有人冲上前去营救老兰。大黄牛低着头继续向前冲，老兰毕竟不是儿人，在危急的关头，他就地打了一个滚，躲开了黄牛要命的一顶。黄牛眼睛红了，又一次发起进攻，老兰靠着他的就地翻滚的好功夫一次次地死里逃生，终于抓住一个机会站了起来。看样子他受了伤，但伤得不太重。他与牛对面相峙，歪着腰瞪着眼，连眼珠子都不敢错。牛低着头，嘴巴里吐着白沫子，呼呼咻咻地喘着粗气，随时都准备发动新的进攻。老兰举起一只手，看样子是想分散牛的注意力，他那副外强中干的样子，很像一个吓破了胆但还死要面子的斗牛士。他往前喋躞了一步，牛巍然不动，只是把巨大的头垂得更低了些，它的新一轮进攻随时都会展开。老兰终于放下了英雄好汉的架子，虚张声势地喊叫了一声，转身就跑。大牛撒开四蹄，穷追不舍，牛尾巴舒直，活像一根铁棍子。它的蹄子把地上的泥巴抓起来扬出去，好像弹片横飞。老兰狼狈逃窜，他下意识地朝着人多的地方跑去，希望能得到人们的保护，但在那种时刻，谁还顾得了他？都怪叫着逃命不迭，只恨爷娘少生了两条腿。幸亏大黄牛通人性，死追着老兰不放，不移怒他人。牛贩子和屠户们跑得满场散沙，有的跳墙有的上树。老兰被吓傻了，竟然对着我们父子跑了过来。我父亲情急之下，一手抓住我的脖子，一手托住我的屁股，一下子就把我扔到了墙头上。就在这一瞬间，老

兰这家伙，躲到了我父亲的身后。我父亲想闪开他，但他在后边紧豪地揪住我父亲的衣服。拿我父亲当了他的盾牌。我父亲往后退缩着老兰自然也随着往后退缩，终于退到了墙根上。父亲把手里的钞票放在牛的眼前摇晃着，嘴里解叨着：牛啊，牛，咱们近日无仇，远日无怨，有什么事儿咱们好说好商量……说时迟那时快，父亲将手中的钞票对准牛眼扬过去，几乎就在同时，他猛地扑到了牛头上，将他的手指插进了牛鼻子，抓住了牛的鼻环，将牛头高高地拽起来。这些由西县牛贩子弄来的牛，几乎都是耕牛，而耕牛都是扎了鼻环的，牛鼻子是牛身上最脆弱的地方，我父亲虽然不是个好农民，但他对牛的了解比最优秀的农民还要出色。我骑在墙头上，热泪夺眶而出，父亲，我为你感到骄傲，你在危急关头，大智大勇，洗刷了耻辱，挣回了面子。屠户们和牛贩子们蜂拥而上，帮助我父亲，将白脸的大黄牛按倒在地上。为了防止它起来伤人，一个屠户用兔子般的速度跑回家，拿来一把锋利的屠刀，就在打谷场上，结果了它的生命。屠户用力过度，把它的心脏几乎戳成了两半，他拔刀出来时，一股热血从刀口里火辣辣地蹿出来，把我父亲染成了一个血人。

牛死了，众人从牛身上慢慢地站了起来。红黑的牛血还像泉水似的从刀口里咕咕地往外冒着，血里夹杂着泡沫，一股热哄哄的腥气弥漫在清晨的空气里。众人都像撒了气的皮球，身体变得瘪塌塌的。大家都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但没有一人开口。我父亲缩着脖子，龇出一嘴结实的黄牙，说：老天爷爷，吓死我了！众人的眼睛转移到老兰脸上，让老兰无地自容。为了掩饰窘态，他低头看牛。牛的四条腿伸直了，大腿内侧的嫩肉颤抖不止，一只蓝色的牛眼大睁着，好像余恨未消。他踢了死牛一脚，说：妈的，打了一辈子雁，差点让雁雏啄了眼睛！说完了这话他抬起头看着我父亲，说：姓罗的，今日我欠了你一个情，但咱们的事还没完。我父亲说：咱们之间有什么事？咱们之间根本就没事。老兰气哄哄地说：你不要动她！我父亲说：不是我要动地，是她让我动她。我父亲得意地笑着说：她说你是一条狗，她不会再让你动她了。当时，他们的话我听得糊糊涂涂，后来我当然知道了他们说的那个她就是开小酒店的野骡子。当时我就问：爹，你们说什么呀？动什么呀？我爹说：小孩子不要问大人的事情！老兰却说：儿

子，你不是要跟我姓兰吗？怎么还叫他爹？我说：你是一泡臭狗屎！老兰说：儿子，回家对你娘说去，就说你爹钻进了野骡子的×！我父亲顿时变得像那头暴怒的公牛一样，低着头朝老兰扑去。他们的接触非常短暂，人们很快就把他们分开，然而就在这短暂的接触中，老兰折断了我父亲的一根手指，我父亲咬掉了老兰半个耳朵。我父亲吐出老兰的耳朵，恨恨地说：狗东西，你竟敢对我儿子说这样的话！

母亲吩咐我把手扶拖拉机的车厢后挡板关好，她自己去墙角上拖过来两筐牛羊骨头。她一手抓住筐沿一手把住筐底，一挺腰杆，就把筐里的骨头倒入车厢。尽是些大骨头，噼哩咔啦地响。这些骨头是我们收来的废品，不是我们吃肉啃出来的。如果我们能吃出这样多的肉骨头——哪怕只有百分之一——那我就一点牢骚也没有了，那我就根本不会怀念我的父亲了，那我就会立场坚定地站在母亲的阵线上，与她一起声讨父亲和野骡子的滔天罪行。有好几次我曾经想从几根看起来还新鲜的牛腿骨里砸出点骨髓解解馋，但结果都是失望，卖骨头的人早就把骨髓吸干净了。装完了肉骨头，母亲让我帮她往车厢里装废铁，说是废铁，其实都是些完好无缺的机器零件，有柴油机上的飞轮、建筑脚手架上的接头、城市下水道的井盖子，般般样样，应有尽有。有一次我们还收到了一门日本造的迫击炮，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用骡子驮来的。起初我们没有经验，既然是当废铁收来的，就当废铁卖掉，我们赚的就是那一分一厘的差价。但我们很快就学精了，我们把收到的机器零件分门别类，进城去卖给各种各样的公司，建筑零件卖给建筑公司，井盖子卖给下水道公司，机器零件卖给五金交电公司。那门迫击炮找不到合适的公司卖，暂时放在家里珍藏着。即便找到合适的公司我也坚决不同意卖掉。我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黩武好战，对武器爱得痴迷。父亲的私奔，使我在同龄男孩面前抬不起头来，但自从有了这门迫击炮，我就挺起了腰杆子，比有爹的孩子还神气。我曾经听到两个在村子里一贯地横行霸道的男孩子悄悄地议论，说今后可不敢随便欺负罗小通了，他家买了一门迫击炮，日本造的，谁要得罪了他，他就会架起炮瞄准谁的家，轰的一声，就把谁的家炸平了。听了他们的悄悄话，我得意洋洋，心花怒放。我们把不是废铁的废铁卖给各种专门公司，价钱尽管

比同类产品低得多，但比真正的废铁价格高多了，这也是我们能在五年内盖起大瓦房的重要原因。装完废铁，母亲从厢房里拖出了一堆废纸盒子，拆开展在地上，然后她就让我从压水井里往外压水。这是我经常的工作，我知道早晨的生铁井把子温度特低，能把人手上的皮沾去。我戴了一副僵硬的劳保猪皮手套保护自己的手。这副手套也是我用当破烂收来的。我们家的大部分东西，从炕上的海绵枕芯到锅里的铲子，都是收来的破烂。有的破烂其实是根本没用过的，我头上戴着的羊剪绒棉帽子就是从来没戴过的，而且还是正儿八经的军用品，散发着一股子刺鼻的樟脑味儿，帽里一个红方框标着出厂的时间：1968年11月。那时候我爹还是个尿炕的男孩子，我娘还是个尿炕的女孩子，没有我。我戴着大手套，手很笨，天气严寒，压水井里的皮垫子冻住了，边缘漏气，压着嗤嗤响，上不来水。母亲生气地喊：

“快点，你磨蹭什么？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你十岁了，连桶水都压不出来，养你管什么用？你最大的本事就是吃吃吃，如果你能拿出吃的一半本事来干活，就是个披红戴花的劳动模范……”

在母亲的絮叨声中，我的心里愤愤不平。爹啊，自从你走后，我吃的是猪狗食，穿的是叫化衣，干的是牛马活儿，可她还是不满意。爹呀，你走时就盼望着二次土改，现在我比你还盼望二次土改。父亲逃亡之后，母亲得了一个外号“破烂女王”。我名义上是破烂女王的儿子，实际上是破烂女王的奴隶。母亲的喷叨升级成了怒骂，我的自爱自恋降级成了自暴自弃。我摘掉皮革劳保手套，裸手抓住井把子，呲啦一声响，手与井把子粘在了一起。生铁井把子，你冷吧，你冻吧，你把我手上的皮肉全都沾了去吧。我破罐子破摔，什么也不在乎，冻死了我，她就没有儿子，如果没有儿子，她的大瓦房和大卡车就丧失了意义。她还做着尽快给我结一门娃娃亲的美梦，对象都有了，就是老兰的黄毛闺女，比我大一岁，小名叫甜瓜，大名还没有，她个子比我高半头，患了严重的鼻炎，长年嗵着两道黄鼻涕。母亲妄想攀老兰家的高枝，我恨不得架起迫击炮把老兰家给轰了。母亲，你做梦去吧！我的手握住井把子，皮肤立即粘上了，粘上就粘上吧，反正这手首先是她儿子的手，然后才是我的手。我用力压着井把子，唧筒里咕咕地响着，冒着热气的水涌上来，哗哗地流到桶里。我将嘴巴

插到桶里，喝了几口水。她吼我，不许我喝凉水，我不理她，偏要喝，最好喝得肚子痛，痛得满地打滚，好像一头刚拉完磨的小毛驴。我提着水桶到了她身边，她让我去拿水舀子。我拿来水舀子，她让我舀水往纸壳上泼。泼得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水泼到纸壳上很快就冻成了冰，然后她就往上铺一层新纸壳，我再往上泼水。这样的事我们干了许多次，配合默契，十分熟练。这样的纸壳压秤，我泼到纸壳上的是水，收获的是钞票。村子里的屠户们往肉里注的是水，收获的也是钞票。父亲逃跑后，母亲很快就从痛苦中振作起来，她试图当屠户，带着我到孙长生家学徒。孙长生的老婆与我母亲是远房的姨表姊妹。但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活儿毕竟不适合女人干，母亲有吃苦耐劳精神，但毕竟不是母夜叉孙二娘。我们娘儿俩杀小猪小羊还马马虎虎，要杀大牛就难点。大牛也欺负我们，对着我们翻白眼，尽管我们手里也提着雪亮的刀。孙长生对我母亲说：他大姨，你干这活儿不合适。市里正在提倡放心肉，卖黑心肉的事迟早要砸锅，咱们这些当杀手的，赚的就是注水钱，一旦不让往肉里注水，就没有什么赚头了。孙长生劝我母亲收破烂，说这活儿基本上是无本的买卖，只有赚没有赔。我母亲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孙长生说得有理，于是，我们娘儿俩就干起了收破烂的活儿。三年之后，我们就成了周围三十里内最有名气的破烂王。

我们把冻成一体的纸壳板子抬到车上，四周用绳子封好，装车到此完毕。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县城。县城隔三差五地我们就去一次，每去一次就让我伤心一次。县城里好吃的东西太多了，隔着二十里我就嗅到了从那里散发出来的肉香，除了肉香还有鱼香，但鱼肉都与我无缘。我们的口粮母亲早就准备好了：两个冷饽饽，一块咸菜疙瘩。如果破烂卖了个好价钱，弄虚作假蒙混过了关——这些年来收购破烂的土产公司也越来越精了，他们被各地的破烂王给骗怕了——她的心情很好，我就会得到一根油条的奖赏。我们蹲在土产公司大门外的避风处——夏天就蹲在树荫下——嗅着从土产公司前面那条斜街上飘过来的数十种香气，啃着我们的咸菜疙瘩冷饽饽。那条斜街是条肉食街，露天里摆着十几个烧肉的大锅，锅里煮着猪羊牛驴狗头、猪羊牛驴蹄、猪羊牛驴狗肝、猪羊牛驴狗心、猪羊牛驴狗肚、猪羊牛驴狗

肠、猪羊牛驴狗肺、猪牛驴尾巴棍儿，案板上摆着热气腾腾的、五彩缤纷的肉，卖肉的握着明晃晃的大刀，有的将那些好东西切成片儿，有的将那些好东西切成段儿，卖肉人的脸都红彤彤的、油嘟噜的，气色好极了。卖肉人的手指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但都是有福的手指，它们可以随便地抚摸那些肉，它们沾满了油，沾满了香气。我要是能变成一根卖肉人的手指该有多么幸福啊！但是我变不成有福的手指。我在寒风中啃着硬邦邦的冷饽饽，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母亲赏给我一根油条时，我的心情有所好转，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母亲曾经问过我：儿子，你到底哭什么？我就说：娘，我想爹了。母亲的脸色顿时就变了，她沉思片刻，凄然一笑，说：儿子，你不是想爹，你是想肉。你那点小心眼子怎么能瞒了我？但是，现在我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人的嘴巴，最容易养贵，一旦养贵，麻烦就大了。古往今来多少英雄好汉，就因为把嘴巴养贵了，丧失了做人的志气，坏了自己的大事。儿子，你不要哭，我保证你这辈子有放开肚皮吃肉的时候，但现在你要忍着，等我们盖起了房子，买上了汽车，给你娶了媳妇，让你那个王八蛋爹看一眼，我就煮一头牛，让你钻到牛肚子里，从里边往外边吃！我说：娘啊，我不要大房子，也不要大汽车，更不要什么媳妇，我只想现在就放开肚皮吃一次肉。母亲严肃地对我说：儿子，你以为我就不馋？我也是个人，我恨不得一口吞下一头猪！但是人活着就是要争一口气，我就是要让你爹看看，没有他，比有他时，我们过得更好！我说：好个屁，一点也不好！我宁愿跟我爹去逃荒要饭，也不愿意跟着你过这样的好日子。我的话让母亲伤心极了，她哭着说：我省吃俭用，积恶为仇，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你个小杂种！然后她又骂我父亲：罗通啊罗通，你这个黑驴鸡巴日出来的东西，我这辈子就毁在你的手里了……老娘也不过了，老娘要吃香的喝辣的，老娘要是吃好喝好，眼睛也会放出光，一点也不比那个骚货差！母亲的哭诉使我心中激动万分，我说：您说的对极了，娘，您如果放开肚皮吃肉，用不了一个月我敢保证，您就会变成一个仙女，比野骡子漂亮得多，到时候父亲就会扔下野骡子，插上翅膀飞回来找您。母亲眼泪汪汪地问我：小通，你说实话，到底是娘漂亮还是野骡子漂亮？我肯定地说：当然是娘漂亮！母亲问我：既然是我漂亮，那你爹为什么

还要去找那个千人戳万人弄的骚骡子？不但去找她，还跟着她跑了？我替父亲辩白道：娘，我听爹说过，不是他去找的野骡子，是野骡子先来找的他。母亲愤愤地说：都一样，母狗不调腚，公狗干哄哄；公狗不起性，母狗也是白调腚！我说：娘，您调来调去的都把我调糊涂了。母亲说：你个小杂种，就会跟我装糊涂，你爹跟野骡子的事你早就知道，可你帮他瞒着我，如果你早告诉我，我就不会让他跑掉。我小心翼翼地问：娘，你用什么办法不让爹跑掉呢？母亲瞪着眼说：我砍断他的狗腿！我吃了一惊，心中暗暗地替父亲庆幸。母亲说：你还没回答我，既然我比她漂亮，为什么你爹还要去找她？我说：野骡子大姑家天天煮肉，我爹闻到肉味就去了。母亲冷笑一声，说：那从今之后我也天天煮肉，你爹闻到肉味还能回来吗？我高兴地说：肯定，我敢担保，只要您天天煮肉，爹很快就会回来，我爹的鼻子灵着呢，逆风嗅八百里，顺风嗅三千里。——我用我能想到的花言巧语，鼓动着母亲，希望她怒火攻心丧失理性，带着我冲到肉食一条街上，掏出那些贴肉藏着的钱，买一堆又香又烂的肉，尽力撮一个饱，即便是活活撑死，也做一个肚子里有肉的富贵鬼。但母亲没有上我的当，她发了一通怨恨，最终还是蹲在墙角啃她的冷饽饽。看到我对她的意见大得无边无沿了，她才很不情愿地，到肉食街旁边的小饭店里，跟人家磨了半天，撒了许多的谎，说我的爹死了，撇下我们孤儿寡母，可怜可怜吧，最终少花了一毛钱，买了一根油条，用一只手紧紧地攥着，仿佛怕它长翅膀飞了，到了偏僻处，递给我，说：给，馋鬼，吃了油条可得好好干活！

垂死的猪的叫声响彻村子，煮肉的香气弥漫了村子。我们的车装好了，马上就该上路了。母亲从车座下抽出摇把子，插到车头前的十字孔里，深吸一口气，弯下腰，叉开腿，费劲地摇起来。起初几圈根是凝滞，渐渐地润滑起来。母亲的身体起伏着，动作富有爆发力，完全是男性的。柴油机的飞轮哧溜溜地转动着，排气管子里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母亲把第一波力气耗尽，猛地直起腰，大口地喘息着，一班像刚从水里把脑袋钻出来。柴油机飞轮转动几圈就停了，第一次发动失败。我知道第一次发动不可能成功，进入腊月之后，发动机器就成了让我们娘俩最头痛的事情了。母亲用祈求的眼色看着我，希望我

能帮她摇车。我抓起摇把子，使出吃奶的力气，让柴油机的飞轮转动起来，然后我就撒了手，摇把子反弹回来，把我打倒在地。母亲大惊失色，我躺在地上装死，心里充满快感。如果摇把子把我打死，首先打死的就是她的儿子，然后死的才是我。无肉的生活有什么好留恋的？与捞不到吃肉的痛苦相比，让摇把子抽一下算个什么？母亲把我拉起来，上下检查了一番她儿子的身体，看看完整无缺，就把我搡到一边，用恨铁不成钢的态度说：

“死到一边去吧，你还能干什么？”

“我没有力气！”

“你的力气呢？”

“我爹说过，男人不吃肉，就不会长力气！”

“呸！”

她自己继续摇车，身体上下起伏，脑后的头发飘飘如牛尾。平日里摇个三五次，老掉牙的柴油机就会不情愿地叫起来，铿铿铿铿的，像一匹得了气管炎的老山羊。今天它就是不叫了，它发誓不叫了。今天是入冬来最冷的一天，阴云密布，空气潮湿，小北风像刀子般地割脸，很可能要下雪。这样的天气，柴油机也不愿意出门。母亲脸色通红，大张着口喘粗气，额头上沁出了汗珠子。她用怨恨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柴油机不着火儿是我造成的。我伪装出痛苦欲绝的样子，但心中窃喜。我可不愿在这样的严寒天气里坐在比冰还要凉的手扶拖拉机上，颠簸三个小时，到六十里外的县城里去啃一个冷饽饽和半块苦咸菜，就算她大发善心奖给我一根油条我也不去。奖给我两个酱猪蹄呢？但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母亲失望之极，但还是不死心，寒冷的天气既是屠宰的黄金时间也是卖破烂的黄金时间。天气寒冷，注了水的肉既不会渗漏也不会变质；天气寒冷，废品收购公司的验收员怕冷，检查得马虎，我们加了水的纸壳子就会顺利过关。她解开束腰的电线，脱掉那件土黄色男式茄克，将里边的那件当破烂收来的崭新的化纤毛衣扎到腰带里，显得短小精悍，气度不凡。那件化纤毛衣前胸上印着一串弯弯曲曲的字母，还有一个凌空打飞脚的女子。这件毛衣是件宝物，母亲在暗夜里从头上往下脱它时，它就会僻僻啪啪地放出绿色火星。这些火星子刺

激得母亲低声呻吟，问她痛不痛，她说不痛只是麻酥酥的很舒服。现在我学习了很多知识，知道了那是静电在做怪，但当时却认为收来了宝贝。我曾经动过将母亲的毛衣偷出去卖掉换半个猪头吃吃的罪恶念头，但事到临头就犹豫起来，我虽然对母亲意见很大，但也经常想起她的伟大之处，她最让我不满的其实也就是不让我吃肉，但她自己也不吃，如果她自己偷偷地吃肉而不让我吃肉，那别说偷卖她一件毛衣，就是把她卖给一个人贩子，我也不会眨巴眼，但她带着我艰苦创业，连一根油条都舍不得吃，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母亲带头，儿子只好跟着受，只盼父亲回来任这苦日子赶快结束。她鼓足干劲，摆好架式，深深地呼吸几次，就屏住气不喘，龇出门牙咬住下唇，将柴油机摇动起来。柴油机的飞轮获得了大约每分种二百转的速度，这样的速度相当于五匹马力了，这样的速度如果它的燃烧系统还不做功，那这台狗娘养的柴油机就实在是太混蛋了，不是一般的混蛋，而是混蛋透顶。它就是混蛋透顶，母亲耗尽了力气，将摇把子扔在地上。柴油机冷漠无情地微笑着，一声也不吭。我看到母亲脸色焦黄，目光茫然无措，一副心灰意懒、斗志涣散的样子。母亲这样子比较可爱，我最反感最害怕的就是她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样子。那样子的母亲最为吝啬，为了攒钱，恨不得带着我吃土喝风。而眼前这样的母亲，还有可能挥霍一下，擀一轴子杂面条，炒半棵白菜腚，淋几滴菜子油。在电灯照亮了我们村子十几年后，我们新盖起的大瓦房里竟然没有敷设电路。当年我们住在爷爷留下来的茅草屋里都用电灯照明了，但现在我们恢复到了用菜油灯照明的黑暗时代。母亲说她这样做并不是吝啬，而是用实际行动抗议乡村干部抬高电价搞贪污腐败。当我们守着如豆的油灯吃晚饭时，母亲的脸在昏暗中一定是得意洋洋。她说：涨吧，涨到每度八千元才好，反正老娘不用你们的王八电！母亲心情好的时候，晚上吃饭连菜油灯也不点。如果我提意见，她就会说：吃饭也不是绣花，不点灯难道你还能吃到鼻子里去吗？她说得很对，不点灯的确也吃不到鼻子里去，不点灯也还是吃到嘴巴里去。碰上这样一个提倡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娘，我只能逆来顺受，半点脾气也没有了。

母亲因为发动不起来柴油机沮丧地上了街，大概是找人讨教去了吧？会不会是去找老兰？完全可能，因为这机器是老兰家淘汰下来

的，老兰自然熟悉它的脾气。过了一会儿她风风火火地回来了，兴奋地说：

“儿子，点火，点火烧这个狗杂种！”

我问：

“是老兰让你点火烧吗？”

她吃惊地盯着我的眼睛，问：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我说：

“没什么，那就烧吧！”

她从墙角上抱过来一堆废胶皮放在柴油机底下，从屋子里引出了火种点燃。胶皮燃烧，黄火黑烟，散发出刺鼻的臭气。前几年我们收购了大量的废胶皮，需要熔化后铸成方块，废品公司才肯收购。那时候我们还在村子中央居住，我们制造出的臭气引起了左临右舍的强烈反对，从我家院子里飘出去的带油的黑烟弥漫了整个村庄。起先是东邻的张大奶奶端着一瓢从她家水缸里舀出来的水给我母亲看，我母亲根本不看，但是我看到了：水瓢里浮动着一些黑色的小蝌蚪状的东西，那就是我家燃烧胶皮时落下来的烟尘。张大奶奶愤怒地对我母亲说：小通他娘，你让我们喝这样的水，心里不愧吗？我们喝了这样的水会生病的！母亲用比她更加愤怒的口吻说：我不愧，半点也不愧，你们这些卖黑心肉的人家，死绝了才好呢！张大奶奶还想说点什么，但看到我母亲那两只因为愤怒变得通红的眼睛，就知难而退了。后来，又有几个男人到我家里来提抗议。我母亲跑到大街上放声大哭，说几个男人联手欺负孤儿寡妇，引得路人驻足观看。老兰家就在我们家后边，他掌握着批宅基地的大权，我父亲在时就在母亲的嘟哝下向他提出过批一块宅基地的请求，他等待着我们进贡，父亲根本就不想盖什么房子，当然也不会进贡。父亲悄悄地对我说：儿子，有肉我们自己吃了多好，为什么要给他吃？父亲走后，母亲也向他提出过要求，并且送给他一包饼干，但母亲刚从他家出来，那包饼干就飞到了大街上。我们烧胶皮不到半年，有一天在去县城的路上与他相逢。他骑着一辆草绿色的三轮摩托车，挡风玻璃上涂着公安字样。他戴着，顶白色的头盔，穿着一身黑色的皮衣。车旁的挂斗里，端坐着一匹肥

胖的大狼狗。狼狗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像个饱学之士；它严肃地看着我们，令我心中发毛。当时我们的拖拉机出了毛病，母亲急得团团转，见车拦车见人拦人，拦住了就请人家帮忙，但没人愿帮我们的忙。我们拦住了摩托车，老兰掀开头盔我们才知道拦住的是他。他下了摩托车，踢了生锈的挡板一脚，轻蔑地说：这破车，早就该换了！母亲说：我计划先把房子盖起来，然后再攒钱换车。老兰点点头，说：行，还挺有谱气。他蹲下，帮我们把拖拉机修好。母亲拉着我对他千恩万谢，他用破布擦着手说：谢个啥。然后他用手拍拍我的头，说：你爹回来过没有？我猛地拨开他的手，退后一步，仇恨地看着他。他笑着说：好大的脾气，其实你爹是个混蛋！我说：你才是个混蛋！母亲拍了我一巴掌，斥责我：怎么跟你大叔说话？他说：没关系没关系，给你爹写封信，告诉他，让他回来吧，就说我已经原谅了他们。他跨上摩托车，发动起机器，摩托轰鸣，排气管子叭叭地响，狼狗汪汪地叫，他大声地对我母亲说：杨玉珍，不要烧胶皮了，我马上就把宅基地批给你，今天晚上到我家来拿批文吧！

拿到了宅基地批文，母亲激动不安，话多得像麻雀一样。她说小通，老兰其实并不像我们想得那样坏，我还以为他要怎么着呢，可人家二话没说就把批文给了我。她又一次将那张盖了大红印章的宅基地批文展开给我看，然后就强拉着我听她回忆父亲逃跑之后我们娘俩走过的艰难道路。她的语调是悲伤的，但更多的是欣慰和自豪。我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倒头便睡，等我一觉醒来，看到她披着夹袄靠在墙壁上，一个人还在黑暗中翻来覆去地讲那些车轱辘话，如果不是我从小胆大，肯定会被她吓个半死。母亲这次的长篇絮语仅仅是次彩排，等到半年后我们终于将高大瓦房盖起来那天晚上，正式的演出才算开始。那天我们还住在院子里临时搭起的窝棚里，初冬的月光将大屋照得很是辉煌，墙壁上镶贴着的彩色马赛克闪闪发光。窝棚子四面漏风，寒气袭人，母亲的话哧哧溜溜地往外奔涌，让我联想到屠户们手里那些倒来倒去的猪肠子。罗通，罗通，你这个没良心的杂种，母亲说，你以为没有你我们娘俩个就活不去啦？呸！我们不但能活下去，而且把大瓦房也盖起来了！老兰家的房子高五米，我们的高五米一，比他家还高十厘米！老兰家的房子用水泥抹墙，我们镶贴了彩色

马赛克！我对母亲的爱好虚荣反感透顶。老兰家的房子外边用水泥抹墙，里边却用三合板吊顶，墙上镶贴着高级瓷砖，地面上铺着大理石。我们家房子外边镶贴着马赛克，里边用沙灰抹墙，裸着房芭，地面坑坑洼洼，仅垫了一层炉渣。老兰家是“包子有肉不在招上”，我们家追求的是“驴粪球儿外边光”。一缕月光照在她的嘴上，好像电影中的一个特写镜头。她的双唇翻动不止，嘴角上粘着两朵白色的泡沫；我拉过潮湿的被子蒙住脑袋，在她的絮语中昏然入睡。

冰冷的柴油机被凶猛的胶皮火烧得吱吱怪叫，母亲趁热摇车，柴油机嘭嘭地响了几声，一股黑烟从烟筒里冒出来。我兴奋地从地上跳起来——尽管我盼望着她永远发动不起来这车。柴油机响了几声又截了气。母亲拔出点火栓，重新换了火种，然后又是一阵猛摇。柴油机终于发疯般地叫起来，母亲用手加大了油门，飞轮高速运转，看起来竟像木然不动似的，但机器的颤抖和烟筒里打出的黑烟告诉我这一次是真正地发动起来了。在这个寒冷的上午里，我必须跟着她去县城，沿着结了冰的道路，迎着刺骨的寒风。母亲进了屋，穿上了她那件白板子羊皮袄，腰上扎着一条牛皮腰带，头上戴了一顶黑色狗皮帽子，手里提着一条灰线毯子。这条毯子当然也是我们收来的废品，母亲的皮袄、皮带、皮帽子也是废品。她将毯子扔到高高的车顶上，那里是我的位置，毯子是我避寒的物品。母亲坐到驾驶座上，吩咐我去打开宽大的大门。母亲的大门是村子里最气派的大门，这个村子建立百年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气派的大门。这是一个用厚达一厘米的钢板和坚硬的三角铁焊起来的大门，机关枪也未必能打透。大门上刷了一层黑漆，还安装了两个黄铜的兽环。这样的大门让村子里的人敬畏，令叫化子望之却步。我开了那把母亲的铜锁，使足了劲儿将大门片两边拉开，街上的冷风猛地灌了进来，我的身体一下子就凉透了。我顾不上考虑冷的问题，因为，我看到，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牵着一个约有四五岁的小女孩，从牛贩子们牵着牛进村的方向慢吞吞地走了过来。我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然后便是嗵嗵地狂跳，还没看清他的面孔我就知道是父亲回来了。

五年不见，朝思暮想，每一次都把父亲的归来想象得轰轰烈烈，但父亲真的归来竟然是这样的普通平常。他没戴帽子，仿佛他们是刚

从麦草垛里钻出来的。父亲的脸有些浮肿，耳朵上长满冻疮，下巴上生着一些黑白夹杂的胡须。他的右肩上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黄色帆布挎包，挎包的背带上拴着一个白色的搪瓷缸子。他穿着一件油腻发亮的旧式军用大衣，胸前的塑料扣子掉了两个，但缝扣子的线头还在，扣子的痕迹清晰可见。他穿着一条看不出什么颜色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高勒的牛皮靴子，这双靴子有八成新，几乎装到了他的膝盖，虽然靴面上沾着黄泥，但勒子部分光亮如漆。父亲的高勒皮靴让我一下子就回忆起了他往昔的光荣，如果没有这双靴子，那天早晨，他在我的心目中就会暗淡无光。那个牵着父亲的手跌跌撞撞地小跑着的女孩头戴着一顶红绒线结成的小帽，帽顶上簇着一个蓬松的绒球，随着她的跑动那绒球毫无规则地跳跃。她穿着一件肥大的酱红色羽绒服，衣服的下摆几乎垂到了脚面，这件大衣服使她像一个吹涨了的皮球，使她的跑动像皮球的滚动。女孩面色很黑，双眼很大，睫毛很长，她的眼睛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父亲的相好——母亲的仇敌——野骡子。我对野骡子不但不恨，甚至很有好感，在她与父亲逃跑之前，我最喜欢到她的小酒馆里去玩，我在她那里能够吃到肉是我对她有好感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的原因，我感到她对我很亲，当我知道了她是父亲的相好之后，更是感到了一种异样的亲情。

我没有喊叫，也没有像我多次想象的那样，见到他后就不顾一切地扑到他的怀里向他诉说他走后我所遭受的苦难。我也没有向母亲通报他的到来。我只是闪到大门一侧，僵硬地站着，像一个麻木的哨兵。母亲看到大门洞开后，双手扶住车把，将小山般的拖拉机开了过来。就在她将车头对准了入门洞子时，父亲牵着那个小女孩正好也到了大门外边。父亲用很不自信的腔调喊了一声：

“小通？”

我没有回答，我的目光盯着母亲的脸。我看到她的脸突然变白了，眼光好像结了冰似的停止了流动；手扶拖拉机像匹瞎马，一头撞到了大门楼子的角墙上；然后她就像一只被枪子打中的鸟，从驾驶座上滑了下来。

父亲怔了片刻，嘴咧开，龇出焦黄的牙；嘴闭上，遮住焦黄的牙；然后再咧开然后再闭上。他从一种歉疚的眼神看着我，仿佛要从

我这里得到帮助。我慌忙将眼睛避开了。我看到他将挎包放在地上，松开握着小女孩的手，犹豫不决地向母亲走去。他走到母亲身前时又回头望了我一眼，我再次避开他的眼睛。他终于在母亲面前弯下了腰，将坐在车下的母亲架了起来。母亲的目光还是冻的，她茫然地望着父亲的脸，好像打量一个陌生人。父亲咧嘴龇牙，闭嘴遮牙、喉咙里发出吭吭的声音。母亲突然伸出手，在他的脸上抓了一把。然后她从父亲怀里挣出来，转身向屋子里跑去。她的腿好像被抽了骨头，看样子软弱得像面条。她的奔跑歪歪斜斜，拖泥带水。她跑进我们的大瓦房，响亮地关上房门，因为用力过猛；一块玻璃被震荡下来，掉在地上，跌得粉碎。屋子里没有动静，片刻之后，爆发了一声笔直的长嚎，然后才是曲折的嚎哭。

父亲朽木般地立在那里，满面尴尬，嘴巴还是那样咧开合上合上咧开地折腾不止。我看到他的腮上出现了三道深沟，起初是白惨惨的，马上就渗出了血。女孩仰脸看着父亲，哇哇地哭起来。女孩用很是好听的外地口音尖叫着：

"爹爹，流血啦……爹爹，流血啦……"

父亲蹲下，抱住了女孩。女孩抱住了他的头，哭叫不止：

"爹爹，我们走吧……"

柴油机还在吼叫，像一区受了伤的猛兽。我走上前去，关了机器。

机器声停止后，女孩和母亲的哭声显得更加刺耳。街上走过几个晨起挑水的女人，向我家院子里探头探脑，我恼怒地关上了大门。

父亲抱着女孩站起来，走到我的面前，歉恭地问我：

"小通，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爹……"

我的鼻子很酸，嗓子硬住了。

父亲伸出一只大手，摸着我的头，说：

"几年不见，你长这么高了……"

眼泪从我的眼眶里溢出来，他用大手擦干了我的眼泪，说：

"好儿子，别哭，你跟你娘都是好样的，看你们过得这样好，我就放心了。"

我终于从嗓子眼里挤出了一声爹。

父亲将女孩放下，对她说：

“娇娇，认识一下，这是你哥哥。”

女孩躲到爹的腿后，胆怯地看着我。

父亲对我说：

“小通，这是你的妹妹。”

女孩的眼睛好看极了，看着她的眼睛我就想起了那个给我肉吃的女人，我喜欢她。我对她点了点头。

父亲叹一口气，捡起地上的挎包，然后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女孩，走到了房门前。母亲的哭声一浪高过一浪，劲头还足得很，短时间不会停止。父亲低头想了一会，用手拍了拍房门，说：

“玉珍，我对不起你……我这次回来，是向你赔罪的……”

父亲的眼里滚动着泪水，我心里感动万分，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

“我这次回来，想跟你好好过日子。事实证明，你们老杨家过日子的路数是正确的，而我们老罗家的家风是错误的。如果你能原谅我……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父亲的深刻检查既让我感动又让我遗憾，如果他真的说到做到，那么即便他留下来，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吃猪头了吧？母亲猛地将房门拉开了。她双手叉着腰站在房门当中，脸色青白，双眼发红，目光灼人。父亲往后退了一步，那个女孩转到他的背后，吓得浑身颤抖。母亲像一座爆发的火山，向外喷吐着岩浆：

“罗通，你这个丧了良心的王八蛋，你也有今天？五年前你与那个狐狸精结伴逃跑，将俺娘儿俩扔了，去过你们的好日子，现在你还有脸回来?”

女孩大声地哭叫着：

“爹，我怕……”

“多好啊，连野种都生出来了！”母亲死盯着女孩的眼睛，仇恨地说，“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小狐狸精！你怎么不把那个大狐狸精也带来？她要敢来，我就敢把她的骚腚豁了！”

父亲歉疚地笑着，一副“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样子。

母亲把门又一次关上，隔着门骂：

“带着你的野种给我滚，我这辈子不想见到你！狐狸精把你甩了，你想起我们娘俩来了？滚吧，你在俺娘俩心里早就死了！

母亲骂完了，到里屋里去继续哭泣。

父亲闭着眼，大口地喘着粗气，好像一个哮喘病人在做垂死挣扎。过了一会，他的呼吸顺畅了，对我说：

“小通，你和你娘好好过吧．我走了……”

他摸摸我的头，蹲在女孩面前，让女孩往他的背上爬。女孩个子太矮，又穿着肥大的衣服，在父亲背后爬到半截就滑下来。父亲往后探出手，抓住了女孩的小腿，然后就把她撮到了自己背上。他背着女孩站起来，脑袋往前探着，脖子抻得好长，像一头引颈就戮的牛。鼓鼓囊囊的挎包在他的腋下晃晃荡荡，好像屠户肉架子上悬挂着的牛胃。

我拉住他的大衣，说：

“爹，你别走，我不让你走！”

我拍打房门，对母亲说：

“娘，让俺爹留下吧……”

母亲在屋子里喊叫：

“让他滚，滚得远远的！”

我从破玻璃里伸进手去，拔开插销，将房门推开，说：“爹，你进来吧，我让你留下！”

父亲摇摇头，背着女孩就走。我拉着他的衣服放声大哭，一边哭着，一边往屋子里拽他。我把父亲拽进了屋子，炉子里散发出来的热气顿时将我们包围了。母亲还在叫骂，但声音低了许多。骂过一阵后，接着就是哭泣。

父亲将女孩放下，我在炉子旁边放了两把凳子，让他们坐下。女孩习惯了母亲的哭声，胆子似乎大了些。她说：

“爹，我饿了。”

父亲从他的挎包里摸出一个冷馒头，掰成数瓣，放在炉子上烤着，屋子里很快充满烤馒头的香气。父亲解下搪瓷缸子，小心地问我：

“小通，有热水吗？”

我从墙角提过热水瓶，倒出了半缸子浑浊的温吞水。父亲将缸子放到嘴边试了一下，对女孩说：

“娇娇，喝点水吧。”

女孩看看我，好像在征求我的同意，我对她友好地点点头。女孩接过缸子，咕咚咕咚地喝起来，一边喝还一边发出一种小牛饮水般的声音，十分可爱。母亲从里屋里冲出来，从女孩手里夺过缸子，用力扔到院子里，缸子在院子里滚动着，发出当啷啷的声音。母亲抬手扇了女孩一巴掌，骂道：

“小狐狸精，这里没有你喝的水！”

女孩头上的绒线帽子被扇掉了，显出了头上那两根让帽子压得歪歪扭扭的小辫子，辫子根上扎着白头绳。女孩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转身扑到父亲怀里。父亲猛地站了起来，浑身哆嗦，双手攥成了拳头。我很不孝子地希望父亲给母亲一拳，但父亲的拳头慢慢地松开了。父亲揽住女孩，低声说：

“杨玉珍，你对我有千仇万恨，可以用刀剁了我，可以用枪崩了我，但你不应该打一个没娘的孩子……”

母亲退后几步，眼睛里又结了冰。她的目光定在女孩头上，好久好久，才抬起头，看着父亲，问：

“她怎么了？”

父亲低着头，说：

“其实也没大病，拉肚子，拉了三天，就那么死了……”

母亲脸上出现了一种善良的表情，但她还是恨恨地说：

“报应，这是老天爷报应你们！”

母亲走到里屋里去，打开柜子，摸出了一包干干巴巴的饼干，撕开油汪汪的包装纸，捏出几块，递给父亲，说：

“让她吃吧。”

父亲摇摇头，拒绝了。

母亲有点尴尬的样子，将饼干放在灶台上，说：

“无论什么样的女人落在你手里，都得不到好死！我至今没死，是我的命大！”

父亲说：

“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你。”

母亲说：

“什么话你也不用对我说，你说了我也不会听，反正你即便把天说破我也不会再跟你过了，好马不吃回头草，你要是有志气，我留也留不住你。”

我说：

“娘，让爹留下吧……”

母亲冷笑道：

“你不怕他把我们的新房子卖了吃掉?”

父亲苦笑着说：

“你说得很对，好马不吃回头草。”

母亲说：

“小通，走，跟我去下馆子，吃肉，喝酒；咱娘俩苦熬了五年，今日也该享受一下了!”

我说：

“我不去!”

母亲说：

“杂种！你不要后悔!”

母亲转身往外走去，她刚才还穿着的光板子羊皮袄不知何时换下来了，头上的黑狗皮帽子也摘掉了。现在她穿着一件蓝色灯芯绒外套，那件会放电的化纤红毛衣的高领子从外套里露出来。她的腰板挺得笔直，脑袋有些夸张地往上扬着，脚步轻捷，仿佛一匹刚刚钉上了新蹄铁的母马。

母亲走出了大门，我感到心里轻松多了。我拿起炉子上的烤馒头递给女孩，女孩仰脸看看父亲，父亲点点头，女孩就接过馒头，大口小口地啃起来。

父亲从怀里摸出两个烟头，剥开，用一块破报纸卷起来，从炉子里引火点燃。透过从他鼻孔里喷出来的蓝色烟雾，我看着他灰白的头发和花白的胡须，看着他那两只冻疮溃烂、流出了黄水的耳朵，回想起当年与他到打谷场上去估牛时的风光，回想起跟他到野骡子店里吃肉时的情景，心里真是感慨万千。为了不让眼泪流出来，我背过脸去

不再看他。我突然想起了迫击炮，我说：

“爹，我们什么都不怕了，从今往后什么人也不敢欺负我们了，我们有了一门大炮！”

我跑到厢房里，掀开那些烂纸壳子，把沉重的炮盘搬起来。我挺着肚子，步履艰难地走到院子里，将炮盘扔在当门的地方，仔细地摆好。父亲拉着女孩走出来，说：

“小通，你弄了块什么？”

我顾不上回答他的问话，一溜小跑进厢房，将同样沉重的三腿支架搬到院子里，放在炮盘旁边。最后一次，我扛出了光溜溜的炮筒子。我将支架支好，将炮管安装在支架和炮盘上。我的动作迅速而熟练，宛如一个训练有素的炮兵战士。我退到一边，骄傲地对父亲说：

“爹，这是日本造的82迫击炮，非常厉害！”

父亲小心翼翼地走到炮前；弯下腰仔细观看。

这件重兵器刚收来时，锈得像几块生铁疙瘩，我用了许多的砖头，把它身上的红锈全部打磨干净，然后我还用收购来的砂纸将它细细地打磨，连一个边边角角也不放过，炮筒子里边我也伸进手去打磨了，最后，我用收购来的黄油保养了它许久，现在，它已经恢复了青春，周身焕发着青紫的钢铁颜色，它大张着口，雄赳赳地蹲踞着，简直就像一头雄狮，随时都发出怒吼。我说：

“爹，你看看炮筒子里边吧。”

父亲将目光射进炮膛、一束明亮的光线照到了他的脸上。父亲抬起头，眼睛里光芒四射。我看出了他的激动，他搓着手说：

“好东西，真是好东西！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将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用一只脚搓着地面，伪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回答：

“收来的，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用一匹老骡子驮来的。”

“放过没有？”父亲再次将目光投进炮膛，说：“肯定能打响，这是真家伙！”

“我准备等开春之后，去南山村找那个老头和老太太，他们肯定还有炮弹，我要把他们的炮弹全部买来，如果谁敢欺负我，我就炮轰谁的家！”我抬头看看父亲，讨好地说，“我们可以先把老兰家轰了！”

父亲苦笑着摇摇头，没说什么。

女孩吃完了馒头，说：

“爹，我还要吃……”

父亲进屋去拿出了那几块烤糊了的馒头。

女孩晃动着身体，说：

“我不要，我要吃饼干……”

父亲为难地看着我，我跑进屋子里，将母亲扔在灶台上那包饼干拿出来，递给女孩，说：

“吃吧，吃吧。”

就在女孩伸出手欲接那包饼干时，父亲就像老鹰叼小鸡似的将女孩抱了起来。女孩大声哭叫，父亲哄着她：

“娇娇，好孩子，咱们不吃人家的东西。”

我感到自己的心一下子凉透了。

父亲把哭叫不休的女孩转到背上，腾出一只手摸摸我的头，说：

“小通，你已经长大了，你比爹有出息，有了这门大炮，爹就更放心了……”

父亲背着女孩往大门外走去。我眼睛里滚动着泪水，跟在他的身后。

我说：

“爹，你不能不走吗？”

父亲歪回头看看我，说：

“即便有了炮弹，也别乱轰，老兰家也别轰。”

父亲的大衣一角从我的手指间滑脱了，他弓着腰，驮着他的女儿，沿着冻得硬邦邦的大街，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当他们走出十几步时，我大喊了一声：

“爹”

父亲没有回头，但父亲背上的女孩回了头，她的脸上还挂着泪水，但一个灿烂的笑容分明在她的泪脸上绽开了，好像春兰，好像秋菊。她举起一只小手对着我摇了摇，我那颗十岁少年的心一阵剧痛，然后我就蹲在了地上。大约过了抽袋烟的工夫，父亲和女孩的背影消逝在大街的拐弯处，从与父亲背着的方向，母亲提着一个白里透红的

大猪头，急匆匆地走了过来。她站在我面前，惊慌地问：

“你爹呢?”

我满怀怨恨地看着那只猪头，抬手指了指通往火车站去的大道。

莫言创作年鉴

《透明的红萝卜》（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
《红高粱家族》（长篇小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爆炸》（小说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欢乐十三章》（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
《白棉花》（小说集）华艺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酒国》（长篇小说），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
《怀抱鲜花的女人》(小说集),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金发婴儿》（小说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食草家族》（长篇小说），华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愤怒的蒜薹》（《天堂蒜薹之歌》修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神聊》（小说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猫事荟萃》(小说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丰乳肥臀》（长篇小说），作家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莫言文集》（1－5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包括《红高粱》、《酩酊国》、《鲜女人》、《神嫖》、《再爆炸》）
《会唱歌的墙》(散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红树林》（长篇小说），海天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红高粱家族》（再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5月出版
《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小说集),海天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师傅越来越幽默》(小说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酒国》（再版），南海出版公司，2000年2月出版
《红高粱家族》（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
《莫言小说精选系列》（1－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檀香刑》（长篇小说），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笼中叙事》、《欢乐》、《冰雪美人》结集由九天汉思公司与文化艺术出版社合作出版，2001年7月
《战友重逢》（小说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生蹼的祖先》、《冰雪美人》、《新作加话剧合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莫言中篇小说集》（上、下），作家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红高粱家族》（东岳文库），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9月版
《酒国》（东岳文库），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拇指铐》（东岳文库），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清醒的说梦者》（东岳文库），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罪过》（东岳文库），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师傅越来越幽默》（东岳文库），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透明的红萝卜》（东岳文库），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什么气味最美好》（随笔集），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9月第1版
《司令的女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拇指铐》（二十世纪作家文库），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莫言中短篇小说精选》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四十一炮》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1版
《小说的气味》（随笔集），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丰乳肥臀》（增补修订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莫言文集1－12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台湾出版书目

《透明的红萝卜》新地出版社，1987年
《透明的红萝卜》木白出版社，1980年
《红高粱家族》洪范书店，1988年
《天堂蒜薹之歌》洪范书店，1989年
《十三步》洪范书店，1990年
《酒国》洪范书店，1992年9月
《怀抱鲜花的女人》洪范书店，1993年
《梦境与杂种》洪范书店，1994年
《丰乳肥臀》洪范书店，1996年
《红耳朵》麦田出版社，1998年
《传奇莫言》联合文学，1998年
《会唱歌的墙》麦田出版社，2000年
《食草家族》麦田出版社，2000年
《檀香刑》麦田出版社，2001年
《白棉花》麦田出版社，2001年
《冰雪美人》麦田出版社，2002年
《红高粱的孩子》时报出版社，2002年
《北京秋天下午的我》一方出版社，2003年
《四十一炮》洪范书店，2003年7月

海外版作品翻译情况

《红高粱家族》外文版：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希伯莱文、瑞典文、挪威文、荷兰文、韩文

《天堂蒜薹之歌》外文版：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荷兰文、希伯莱文、意大利文（即出）

《酒国》外文版：英文、法文、日文、德文、韩文、意大利文（即出）、波兰文（即出）

《丰乳肥臀》外文版：日文、意大利文、越南文、英文（即出）、法文（即出）、荷兰文（即出）

《十三步》外文版：法文

《檀香刑》外文版：日文、法文（正在翻译）、意大利文（正在翻译）、韩文

《师傅越来越幽默》中短篇小说集外文版：英文、荷兰文、德文、意大利文（即出）、希伯莱文（即出）

《爆炸和其它的故事》英文版短篇小说集，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出版

《来自中国乡村的报告》日文版短篇小说集，JICC 出版

《怀抱鲜花的女人》日文版中短篇小说集，JICC 出版

《幸福时光》日文中短篇小说集，平凡社

《白狗秋千架》日文短篇小说集，NHK 出版公司

《筑路》法文中短篇小说集，ROMAN 出版社

《透明的红萝卜》法文中短篇小说集，PICQUIER POCBE 出版社

《儿童视角》法文短篇小说集

《养猫专业户》意大利文中短篇小说集，EINAUDI 出版社

《爆炸与其它的故事》英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来自中国乡村的报告》(小说集)日文,日本 JICC 出版局 1991 版

《莫言短篇小说集》意大利文，意大利理论出版社

《藏宝图》法文，PICQUIERR POCBE 出版

《爆炸》法文，EDITIONS CARACTERES 出版社
《拇指铐》日文，《季刊·中国当代小说》
《天花乱坠》日文，《别册文艺春秋》
《良药》瑞典文

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的有

《红高粱》张艺谋导演，获第 36 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师父越来越幽默》改编为《幸福时光》，张艺谋导演。
《白棉花》台湾导演，我不知道名字。
《白狗秋千架》改编为电影《暖》霍建起导演，获日本 2003 年度东京国际电影节大奖。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莫言文集　白棉花
作者=莫言著
页数=507
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年01月第1版
SS号=11369904
DX号=000004660443
url=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4660443&d=E433A3DB0A47F47FE6C4AD152903ECE6&fenlei=0903091202&sw=%C4%AA%D1%D4%CE%C4%BC%AF